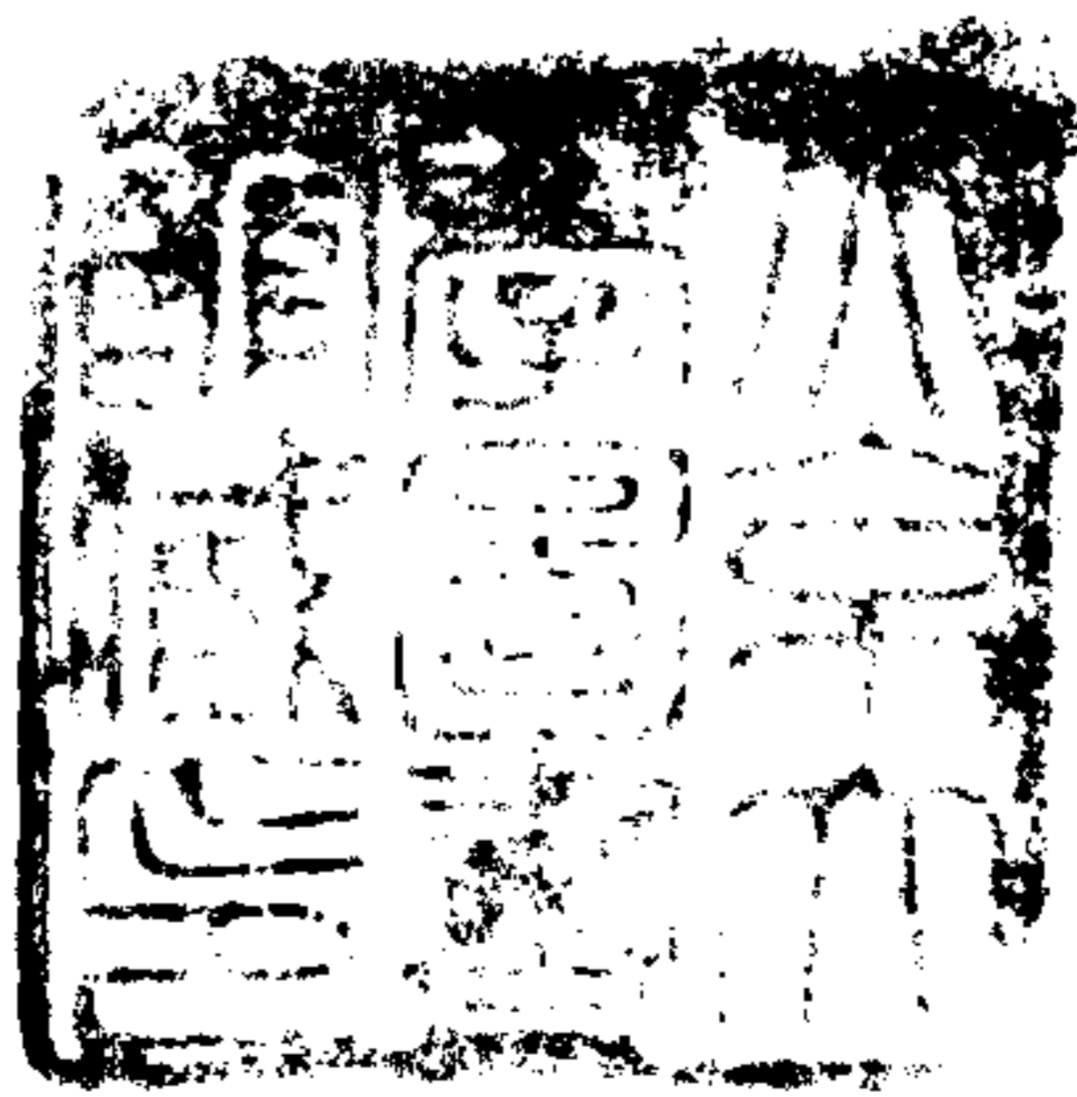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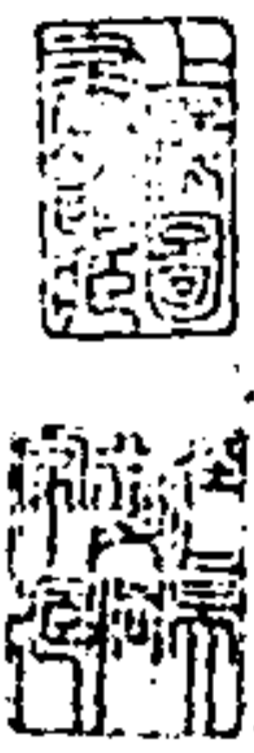
三五六・史部・編年類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

〔明〕沈國元撰

E277/06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克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兩朝從信錄序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洎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既不

輕下傳人間叢談襍家

兩朝從信錄序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也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邸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網羅或闕即薈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榷柵亦斷溝中賅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類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內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能殫見洽脊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兩朝從信錄序

五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經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贖是秋生試浙

闡感有異夢逾月而聞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聖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兩朝從信錄序

六

其叙述洋纒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既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兩朝從備錄序

七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為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弁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穴旋已脫稿且上下僅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兩朝從備錄序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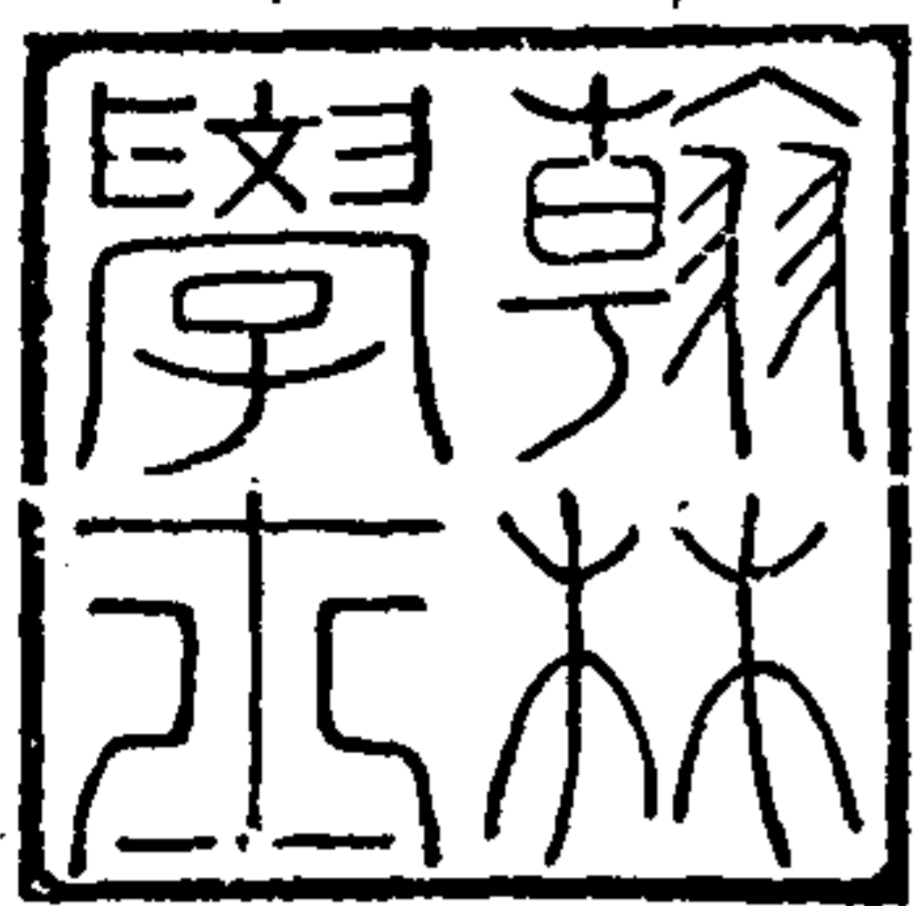
經營止二碁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弁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稗官而慙置且勿以典  
冊而求多云

兩朝從信錄

序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為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  
中。俾覽者一往了然。絕無分雜難稽  
之厭。一導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  
得歸一。一經

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述意

論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  
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罪露。或拚  
眾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  
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豈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觀指而竟其歸。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述意

二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真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潤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既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始吝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述意

三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嗔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慎。既移。適安其常。而

述意

叩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然嘆穴鬪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入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裨官小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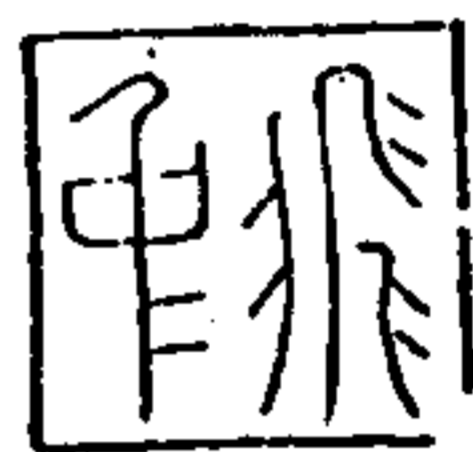
述意

奉

野楚塗歌。有則必謗。真則必錄。次則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致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述

本

校訂

|     |     |     |     |
|-----|-----|-----|-----|
| 劉羽儀 | 陳際泰 | 張明弼 | 吳天泰 |
| 吳佩  | 川鈺  | 周鐘  | 丘子旦 |
| 常彘  | 錢應金 | 孫耀祖 | 程千古 |
| 郭起鳳 | 劉斯階 | 黃維藩 | 荆良  |
| 周立勳 | 朱隗  | 余小星 | 甘禹符 |
| 王以繩 | 周莊  | 吳思穆 | 柴獻可 |
| 項世平 | 呂三錫 | 周延濂 | 沈耀辰 |
| 程定國 | 沈超  | 王節  | 王一經 |
| 尹任  | 夏金式 | 夏璋  | 尹衡  |
| 楊廷樞 | 李楷  | 沈榮  | 尤淪  |
| 王徽  | 朱羽  | 顧夢麟 | 楊葵  |
| 劉芳  | 朱廣  | 岳鉉  | 嚴名世 |
| 于土前 | 支如增 | 陸圻  | 沈蓓  |
| 沈中台 | 閔吉士 | 梅鴻中 | 沈竣卿 |
| 唐元弼 | 唐元望 | 沈昭達 | 沈期昌 |
| 夏之鼎 | 沈泰來 | 沈立基 | 沈嗣駿 |
| 沈果邁 | 沈葵  | 溫以介 | 溫儼  |
| 姚延啓 | 唐鐘曉 | 沈錡  | 沈鐸  |
| 包鴻達 | 沈瀚  | 俞允懷 | 夏之璜 |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己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目錄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七月 戊午

八卷

八月 己未

九月 庚申

九卷

十月 辛酉

十一月 壬戌

十卷

十二月 癸亥

十一卷 壬戌 天啓二年

目錄

正月 甲子

十二卷

二月 乙丑

三月 丙寅

十三卷

四月 丁卯

五月 戊辰

十四卷

六月 己巳

七月 庚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     |                  |
|-----|------------------|
| 十五卷 | 八月 辛未            |
|     | 九月 壬申            |
| 十六卷 | 十月 癸酉            |
|     | 十一月 甲戌           |
|     | 十二月 乙亥           |
| 十七卷 | 正月 丙子<br>癸亥 天啓三年 |
|     | 二月 丁丑            |
|     | 三月 戊寅            |
| 十八卷 | 四月 己卯            |
|     | 五月 庚辰            |
|     | 六月 辛巳            |
| 十九卷 | 七月 壬午            |
|     | 八月 癸未            |
|     | 九月 甲申            |
| 二十卷 |                  |

|      |                  |
|------|------------------|
|      | 十月 乙酉            |
|      | 閏十月 丙戌           |
|      | 十一月 丁亥           |
|      | 十二月 戊子           |
| 二十一卷 | 正月 己丑<br>甲子 天啓四年 |
|      | 二月 庚寅            |
|      | 三月 辛卯            |
| 二十二卷 | 四月 壬辰            |
|      | 五月 癸巳            |
|      | 六月 甲午            |
| 二十三卷 | 七月 乙未            |
|      | 八月 丙申            |
|      | 九月 丁酉            |
|      | 十月 戊戌            |
| 二十四卷 |                  |
|      | 十一月 己亥           |
|      | 十二月 庚子           |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 戊申

九月 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 庚戌

十一月 辛亥

十二月 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癸丑

二月 甲寅

三月 乙卯

三十卷

四月 丙辰

五月 丁巳

六月 戊午

閏六月 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 庚申

八月 辛酉

九月 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甲子

十二月 乙丑

三十三卷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 丙寅

二月 丁卯

三月 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 己巳

五月 庚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六月 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 壬申

八月 癸酉

目次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王培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

後改為泰昌元年  
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衣。忽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一與八月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界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歲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回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水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彙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會來貢

時西商卜石免雖據王號而力不足以制其費惟表  
印為爭講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未遷因制費不至  
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日西商已到邊而制費與其丹忠  
順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意此彼欲速欲遲將素之度  
許多端恐上之羈旅不耐或愈激為巢或則爭鬧充款  
苟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為嚴謹  
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  
途必難假借請罷例開納生負茂貢二款以安士心以  
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斂于賄不以教化堤防之不  
止今教化之地即先繇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  
才不成人才困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避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二十八

輔臣請復王易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易駙馬都尉劉光復辭願切直  
神廟以出位賣奏革職為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解  
網之仁乃再請未沐 賜環之儀故宰臣方從哲特為  
陳請并及當日註誤監生人等得 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避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 等伏諫

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廢棄并曠稅註誤諸臣已奏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 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諱成永

錫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郵錄欽此  
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  
矣

明綸一頒崑穴生色亦諸臣殊遭 清朝之盛事也 臣部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  
窮若沈晦姓名嘗不着聞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  
既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為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涸  
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 臣之所大思也再三躊躇仰遵  
明旨除事關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三十八

有分別

憲法良善

與一時人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  
言註誤 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一  
兩月而咨誦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况施為有序自關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恩于焉  
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岸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  
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逞君子不進故引蠱賊不去嘉禾不生為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嬖佞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

繼被斥在金花而實不在此

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報如何擅行濫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四八月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面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置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

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下之之說進蓋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 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後辟乃

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接引多出於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欺謬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為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為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為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五八月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權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

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久遽難更易聞司監之欺沿閣臣不過供閑體

而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為過之蓋緣閣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為翔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朔言詞林



馬氏子  
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其味也入閣而既嗜其甘  
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奪  
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露于中官及不顧咲  
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實間有人非  
敢謂繇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日見沈一貫朱賡奸  
貪鄙瑣漫無樹立認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木經  
紛華易溺一旦遭大投艱不覺手足脚亂若外臣清議既  
重糾察亦嚴磨礱之久頗多諳練等到高位臨頭時亦倦  
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園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  
臣之就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為此一閣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六月

也。在外官處之為宦成在詞臣處之為始進夫宦成易捨  
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  
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  
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阻善念俱  
乞

陛下而論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  
臣務于中外跋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  
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  
收其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  
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達數月半辭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  
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  
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  
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  
酋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悞之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  
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  
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月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彌罪  
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  
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悞有張居正之作  
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  
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  
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  
儀既著難聽夕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  
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在部臣苦心不然  
此日推敵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為哉臣言若激心欲  
嘔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苦一跪乞亟備閣員  
奉

二頁即史  
聖旨沈滄

聖旨朕覽脚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幄主持匡勦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選着吏  
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既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八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

十二日朝過仍照  
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

議以明歲改泰昌  
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為校卜推舉疏曰臣謬叨書路蒙

皇上災風解雨之澤彈冠結綬之初此真千載遭際頃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目  
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論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為之時也臣稽往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污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躬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災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九

呂張蔡之流淡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  
之相臣之關于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  
明旨速推校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  
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常事諸臣固不  
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  
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為今日之景象雖  
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莽之麟  
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校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  
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臣等盡足以集思而獨斷者中朝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  
果有通國之輿論登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  
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爲  
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  
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  
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侈心寇準之  
拔眼釘終嗟噬臍徽柔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徒薪防  
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  
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俯探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十八月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  
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  
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兪吁嘯不違道而違君可不  
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事  
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  
下人弼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  
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國朝相業爛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  
時表表此非

聖廟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  
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老焉寄移露于艸頭則以玩贊飄  
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  
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擲險外廷之無人此  
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漸安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  
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  
用黜則並黜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  
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鵠薄平分又何  
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開別行均沾雨露勿執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十八月

偏見各秉虛心使 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 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 臣一得之愚  
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表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安復  
相制助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降。

按

大明會典內府金花銀兩，國初折銀兩，但武臣俸祿各處後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在解州

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挪借，有此則如承可

減也。楊錦覆師李孫翰割地李如楨知柏夫機劉國

晉崇禎末大有影響，此律不嚴，皆當速問正法者也。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錦、李如柏、鄭之范、劉國籍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主八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溥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聰明剛健之

聖質難蔽也。然而嗛惜官爵，吝積財賄，發後批答，天下

其願虞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管在青宮，純德有年，而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圖數日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墾中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躬逢盛際，敢無

喜極而慮其後，頌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為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為難忘。臣謹封前疏呈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其所空着為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隆孝思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以其恩澤。居處稱號。毋借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曰攝。

辨聖躬

聖躬適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瘠質清弱。就不慮切心。隨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豁。欣然入耳。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繇是屏遠婦弄。時與周旋。畧朝謁之煩。嚴就啓談之款。洽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四八月

隆輔學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整萬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曰。時常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驚。而不足。邇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值其時然也。而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闕負之極矣。蓋緣

先皇。恫于用舍之過。或厭弃。人才扼抑。殆于中斷。今之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曾點閣臣二員

皇上。俞允用者也。史繼借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准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以為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擔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睿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慎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聞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晏而寢處。夫既不勞形。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陞謁故事。批荅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為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五八月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空言。四方差遣。而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毋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川。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為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劾一得之愚。特恐



皇上以規為填耳所願

皇上法言讜言立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蹇言

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

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後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

起廢棄廢棄諸臣

皇上業論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咨諏諸臣中有

因

皇上青宮初起過計而跡于譴激者有因

先皇橫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侮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

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誣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未八月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窺伺

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壑已為厚幸豈可濫厠名流希

微 新寵謂宜考其去國之情繇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替

故劍之愛收鴻達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吏道穢而多端人情兢而鮮耻風自下流答繇上作考選

速者孰不厭進而趨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遷轉一叙以資俸顯秩若此遷

諭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顧非銓步 諸司共  
相振刷而又以

皇上嚴旨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

狼狽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聞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

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闈寺

太祖時闈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

不離左右而嘖咲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

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破冒也蓋

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為私暱之則國或受其

敝而遠之則彼亦稟其安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未八月

聖旨口傳何所憑據恐以售借叢媚竈之奸錢糧孝順成

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實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為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

蔓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

存者皆市井備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

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

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

而徒留營兵為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嚴武備

謹闈寺



其總也。摠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弱，必先收其健悍者；健悍者收，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則于必中，刀擗期于必利，行陣步武則于合度，金鼓旗旛則于應節，毋徒虛衍故事，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未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八日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徵變之時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遼事不決，則各邊之舉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以備爲正法，以欵爲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之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爲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廟堂所宜長慮也。臣聞漢文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八日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戒，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命以來仰窺我

此疏入即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撤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徽懿莫可殫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之朝未始無都兪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况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不必然之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陞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為今之計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靡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參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况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為支強而聒之為踈言不錄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至若聖明在上原無籍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為嘵嘵哉蓋臺諫職言司馬賊兵司寇賊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二咨題留奮庸百年希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欲可替否縱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未宣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茹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  
迅雷故以艸楚視明延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廣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  
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幸始圖治正殷方且臨御日親召對日舉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憚而意沮乎且

溫肯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三八月

陛下之威宜睿也管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

成大智故人有瑜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

即為可采之葑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

虛則感荷憐憫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

之益空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

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際會明時不忍自

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惻款如此惟

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着該部知  
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軋恭捧

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

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

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即宜遵

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為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為

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允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為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三八月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前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羣臣于時元孫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奉

旨明以遵奉



遺詔為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况禪服之  
制在民間為二十七月在

朝為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  
月有餘正與前日之 旨今日之 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諭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五月

先後在天之靈下以荅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 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克舒

克舒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違臆沽名市恩賣直鋼繫高  
培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髯如雪幽囚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高切海  
內稱  
伏

上尊號

皇帝制誦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降  
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  
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  
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網解恢恢之殷訓用能使史稱民  
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膺曆數  
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  
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五月

落之在茲豈觀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摹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共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焯韓熾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黜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

特召草向  
高朱國作

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

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回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

四者皆轉  
之大要不  
可不作焉  
謹明者也

禮科署事楊璉申明禮制疏曰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入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美八月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

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

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

列為數端以佐邦禮之隆以維臣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臣劉章丁外戚

亂政之時李勉當十戈拾獲之時尚能彈治臣謹肅請臣

嚴肅禮

列我

朝禁制森嚴者在令甲豈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

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

掉臂于其間每遇臣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

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

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

行如仍前違玩誼譁不成體統臣等據實指參痛加懲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美八月

創其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闈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慄其于臣新政不無小補矣

一曰通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臣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安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特臣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帶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委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寒義夏原

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領臣召對臣謹肅請臣



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壘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皮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

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未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祭

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

略戰守機宜狡虜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悉稱料理以寬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担荷苟

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誠知儆職守無曠臣等職在言路遭

逢

聖明自必不為朱雲折檻之直擬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續之外開一出班而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日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

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號為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弃

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未 八月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至

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寬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闕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

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

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贖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體為重臣子之體面為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

幸無概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庶位單虛人但謂



先帝有辨爭之臣當用而不用。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當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古意。管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為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撓入眾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為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勘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為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為

皇上告。并為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蒿日疚心。為日久矣。幸茲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為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不繇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盡制隆。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軌行體健。精收明作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天祇若而裁成錫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

典

畢燭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遺詢權無勿落獨裁之斷杜窺矚以靖紛紜干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

教

納閎沈不以櫻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箴圖大以成裕教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好綱紀

簡

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高皇之宸藻表

光文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署貞觀之政要以至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幸

章武

銘齋頭箴省已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經堡塞之款封邊外藩之侵軼武定則剪鴟張于

安仁

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隕大定武功不謂是乎緩刑宥過因屏無克濫之嗟發賑蠲租稔歲拯流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茂以加矣崇居離聘之極位而

聖

兩宮賓天備奉胤思嬰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翳中闢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安人而立政詢哉優濟望成而克剛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恭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贊惟顯

之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粵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觀成製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為之益深繼精明于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法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觀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返百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幸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祗協彙章求光宗裕臣等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宣陰教生而儷體沒則同尊粵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彙贊成化理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蚤歲仰荷恩勤稟曆訓以保明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與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宏遵故典項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崇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屆禘祫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恩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邇厥之源則我生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言八月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靖今居禮帳徒有痛於懷倦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平

朕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附葬

承隆走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引去書恭怡老先生閣  
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外已有清評史冊自垂定論  
職等固不敢拾吐條以附忠告亦不敢絕細務以分論  
思惟是日下人情惶惶所欲一仰望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謂閣下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具說而閣下試垂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  
今日于閣庭實  
先帝主  
神器于宮序故爾留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通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  
之疾也今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憇憇忽忽失防慎于初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言八月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一官閣之隱憂以資  
先帝之托與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艱難養德備閣下  
謂舖張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請倪監口難防恐  
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  
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胆願閣下熟思之也職等  
官卑言輕妄為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且晚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官如潛消我  
皇上睹此大典幸與形神交說如河如陵萬年永壽豈  
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閣下施展經綸營中外照耀史  
冊系榆之叔諒閣下決無吝為此矣職等願肅儀世等因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奉告閣下惟祈裁  
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等從諸人老  
先生疏候

萬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動校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衙門時召卿等來見欽此  
謂心見志願 音不勝憂 推明主以若言為樂忠臣以  
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向困德是何急迫  
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惟是  
皇上一身乃  
天地

初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隆和之際為  
人臣子自宜萬分敬慎可于溫涼備澆之間及不究心  
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棕棚慷慨矢志  
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  
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二日  
寐思維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夫亦如 冊立東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季八月

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 慈慶宮夫亦知 朝廷之多  
危蕭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為亂安危  
之大木大原乎故欲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賢為第一義欲安 皇長子則  
以速行冊立速移 慈慶宮為第一義藉口 皇長子則  
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皆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  
掛閣直諫古人所以決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精  
忠報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  
小知外庭有人有所忌而不致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  
也人臣苟利社稷外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聽愚見伏候高  
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 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繕借資民力而貧民者則滋甚乘障

會官巧更 醜惡連患 而卒至貽 害中原其 可深止迫 也禍首則 初參邪道 與廢者可 勝餘哉

守隧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  
危不可得也 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費官為甚所以  
用費官者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為甚所以  
用債帥者則文職為之開竅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  
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  
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  
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  
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費官此與自取何異  
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麼階為民害 臣不  
願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季八月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橫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為停止庶民  
生不窮促海內猶可為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  
砂磧所持者將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  
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聽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  
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道路積功累勞未  
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  
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  
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縉其候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御軍之 俱上教之



借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煎之敵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不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脊脊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穀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為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繼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使期年而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莫發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素

八

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耳夫遼雖危也比肩頃之危何如奴雖強也比處允采石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功為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睿覽分別之部內為贊襄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旦行急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社稷之憂為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皇上採擇施行

此舉亦不  
待擬其  
病時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 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臻勿

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

服藥有効為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上策蓋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

害及不可言矣 臣 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 臣 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

面呈馳請

關外 臣 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 臣 惟

聖諭一則日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日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部，置乏孜孜墜憐，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

撫按等官，入境初，擬其定催餉三專，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款日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邊為一事，詳其

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詞之畢者，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駟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徵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揆年月日時，另造簡朋揭帖，以備

回部之日進呈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聖八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

已完，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

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聞聞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

功令耳，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

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審聽

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在應天開淮

北居民食中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桿，北渡江後，灶戶之捨食稻，飢民之捨澆糧，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米嘗有赤地

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洵洵嗷嗷，一人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索，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為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

法，一時扑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為催餉

之官，非敢為地方怖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恃，只謂蓋藏頗厚為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聖八月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于奇

婦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

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

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為東南

者幾希矣，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

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

索之，部部索之，地方索之，百姓索之，百姓索之，何處

豈可不為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

自己作賊，誰為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可雪、謹因催餉、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着

即議議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已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聖八

御史王遠宏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摠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為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關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 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

三親友猶為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為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頃有所謂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續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  
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疴宿積之病也乃  
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同安旋未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  
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  
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敬問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  
言果如 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 臣等恨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聖八

不得食用藥者之內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  
廷不敢遽拮蒙昨

召見大臣親問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因頃至此 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代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盡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 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間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洩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葦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南朝徐偉錄 卷之十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 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完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靜攝但隨意隨時召

皇太子同 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真和又擇一二通書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病快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聰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 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為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 臣慮假借之端一開希觀之念未止請為

南朝徐偉錄 卷之十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為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祿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祿或以往日之恩當酌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望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發生此心。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分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頌啓請。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閣臣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恩。要以愛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燾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連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賄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懿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肆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為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邊餉御史萬崇德上言。惟遠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空。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收。集按時播種。幾幸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為虐。少木盡枯。無穀則民餓。食枵腹立斃。無少則馬腹絕食。斷芻即倒。援兵雖資外。海運終慮艱難。况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  
苦攻掠之莫持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  
亦何救于危遠之數我在廷諸臣總總據謨無不謂計欲  
救危遠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  
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糶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  
侍郎李一本為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  
糶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  
閒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  
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押境簡兵秣馬以施訓  
練之方豈復窘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聖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買  
米豆六十萬石今遠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  
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  
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災眉無可為計  
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  
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遠  
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  
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及倍之軍必樂從實出  
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  
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匱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贖

軍而舟以運餉有累累之米豆必借累累之船隻開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原餼相機以造又募善占風訊之長年以便其  
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舡隻果如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為玩愒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  
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遠悞 國容  
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 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聖

為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 闕下 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遠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

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滿貴加以

早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

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

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糶米總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

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

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

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

必無民無民安能育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

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

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本

色

各

三

手

仍

量

扣

其

折

色

俟

來

春

耕

作

有

獲

再

行

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項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

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

無寸縷又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

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

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

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纜

之惠行而裹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辛八月

援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及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

策奇制勝蓄銳養成行有待矣而客兵又戍思鄉亦以速

一戰為樂臣未知其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

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截漕糧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踰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

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

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斯撫臣表應泰自



能辦此德

明主一甲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滿

防邊

外甥女即  
賜愛台吉  
所生次女

延緩德兵蕭如薰報曰套屬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槍黃  
聖其會陰懷異志長求遠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  
兵端今報稱夷地爭宿彼此起釁當此際馬壯惟所欲  
為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收火落赤男麻記  
外甥女不不言者許吉能將外甥女改婚與河  
東領義王下監市小頭日爾爾額不龍長男小拓不龍  
為妻此亦留拓不龍帶領妻小頭帶領席及牛羊在東  
略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避烟火落赤開的憤恨暗  
使長男抄胡兒把禿兒帶領部落二三百騎黃夜擒爾  
留拓不龍男小拓不龍回巢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聖本句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

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聖本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用入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萃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筑疾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績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囑宜蚤嗣皇帝位其恪守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祖宗英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内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貢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開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其儀來着又傳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各宗室又傳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說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撥選官軍于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

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

皇長子令旨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翊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乾清宮罪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罪遂擁護

皇長子出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懺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亦例行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兩朝儀錄

卷本

三

疏言師長之教不可不嚴提調之體不可不重可謂修治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下日登極自當移駐乾清宮矣從

此宮闕嚴遠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而諭臣等有待封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

殿下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且

有人臣之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娥眉粉黛時湘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

一切宮頌盡行隨入一以肅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闈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選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悃而

兩朝儀錄

卷本

四

析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為真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為終付託而社稷靈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難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權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權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

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青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寶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為薦，不

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而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

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參衆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真可

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是邪人行

疑

此廢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  
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天壽貴賤  
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  
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頒以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  
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關  
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善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南朝律傳錄 卷之十

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况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  
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  
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  
亦知仇關已成言之無補公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  
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  
所不敢動耳奉

令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  
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此舉入而  
亦有在處  
文身者尤  
疑念于楊  
流一疏

原使諸好  
實眼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匪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據錄 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南朝律傳錄 卷之十

屬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正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并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臣竊為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條爾

寶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李氏以進御舊愛微加封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九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指搭不遑床第私恩何忍獨急昨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緩議無容復贊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指搭鄭重既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怍也宜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慢咎無可諉然亦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率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既愴愴其哀慕復凜

凜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止班中九卿科道多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中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決裂有如此也又如鈇賞諸臣中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賢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灼宜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冒然拜承噫嘻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十

兩朝顧命遭此殊恩公麼貴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噓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捐軀身各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曰竊惟

先帝剛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川賢錄弃恤馴矜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孺慕股掌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 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 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親

兩輔從侍錄 卷之二

殿下粹潤之姿墨威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 君有子社

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靈

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昧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

居宜慎問誰冀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

傍問誰厘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

際必費苦心 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

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

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常格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

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嘗

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

由閣票擬大者覲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

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

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

之崔文昇也乘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

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

從而齊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罰無章 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慎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啜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遂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豈戴之

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

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二

五日巳卯。兵科楊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

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

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乎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疏。盡

臣復有專說。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

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過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真欲中外之 共主。遜避一

宮嬪乎。及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話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殿而悍然敢撓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燕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但恪遵

天語即是吉祥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養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兩朝舊儀錄 卷之七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既當鼎軸

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

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蓋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

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鑒隨即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

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即

選侍亦當退遠嫌疑當年郭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

之無得多生侈願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

為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

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

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

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奸賢崔文昇深防名封凌

通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願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

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

須養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

美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愛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遷避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寵

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狃恬能之宮人此無禮于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箋泣流不勝哀悵之至

選侍移居于仁壽殿

改元恭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日前今去登極之日以明年為恭昌元年願先朝臣皆知已蒙 聖訓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為元年也擬正不部決當會議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部決當會議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部決當會議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

兩朝從信錄

卷一

先帝係稱恭昌元年八月一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礙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祈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等項俱稱恭昌元年

御史張深揭曰

嗟乎吹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為恭昌不志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極以明年為天啓不志先帝乎以臣見謂當于即位之始會議妥當頒詔天下

皇考年號

既頒朕不忍以即位遽易其仍以明年為恭昌元年再除年始改為天啓在

吟思恭帝之何所古來須唐太宗者必曰貞觀須宋仁宗者必曰慶曆蓋政績零星難紀存談集道者率以年號盡之

先帝即位

一日惟祝盡罷希金大祭大條誥充耳目亦備即真觀慶曆不多讓焉若紀元事而不紀年世遠言溷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為恭昌以明年正月為天啓畢竟于先帝不遺吹元之意不甚符命然亦不妄中求其近崩于義和恐臣子愛君不敢為今上作此過舉也古來未有當年而改元者亦未有除年而不改元者亦未有除年而改元者亦未有除年而改元者

先帝情之所安

處即天下人情之所安處也然言此于今日亦自是贊談奉旨會議于心不安不敢雷同故抄出與天下人共商之謹揭御史黃士彥議曰稱元之義其義著于易而法備于春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德為仁于時為春四時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青元年春至五月解者謂先帝即位其體元以居故不言

先帝即位一月

善政不勝書其為共主明矣而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為恭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先帝晏駕除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為恭昌則九月應改為天啓矣于事為不信或以失紀恭昌年號為慮則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昔其宗皇帝于某年月日即位詔以明年為某元年所行其真善政某日崩未及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

歷朝諸帝即位

俱以明年改元于禮為最得先帝之明也明年改元是也而臣子欲于其崩後改之是以過舉也



此議當存  
恭日

其亦不沒其子之無可奈何者且十稱廟稱爲宗于改元  
 改之爲証于夫子之心亦未嘗改也或以事不經見不  
 妙通其權爲解夫權所以濟變也或以事不經見不  
 故聖人有化裁之妙非于理不通而強爲者也今改泰  
 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今改泰  
 以常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道考之爲是乎再  
 月而三易重事誠書史所鮮聞而禮則古今不變萬曆  
 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爲非是謹  
 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一事前已其小樹略陳其策今  
 奉旨會議宜再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  
 泰昌也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  
 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  
 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  
 兩言失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  
 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  
 泰昌  
 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  
 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  
 而  
 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于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天  
 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  
 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  
 始將不稱宗乎不稱廟乎稱宗稱廟有廟號而無年號  
 承將孫稱  
 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侄兄弟之事行于父  
 子之間乎以親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爲非理也泰昌  
 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  
 天啓獨忍于其親則削之是  
 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猶之不孝也  
 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  
 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  
 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父俯又不能  
 得之于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泰昌之子不足  
 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上之靈不安而  
 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

之宗無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并存泰昌綱目通鑑而  
 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嗟乎是士路年  
 不改元之非尤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矣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踰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  
 三大臣主持之力耳謹議  
 逸史曰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誦君德紀年有無于君  
 何與而辨議盈廷乎凡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何常僅  
 頭可以想矣諸  
 疏中士彥爲得  
 黃說據禮之經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求其所以  
 安人心合天理之一穩禮隨義起直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辛  
 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  
 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幕賓之主張傷殘殆盡  
 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類廢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叅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間無一人故隱忍  
 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續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爲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  
 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焉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夫僕哭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斷送全師罪八徇情  
罔上禹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因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  
不忍為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因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德爾塞責假非  
先帝神明莫斷從利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為禍何可忍  
言是從哲徇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為 鄭氏私  
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  
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為 貴妃封妃不得  
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為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川下洩剝代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迫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  
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  
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  
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卧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見之禮以拒眾  
請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  
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  
若懼禍不言聽從哲據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為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誣大臣  
有傷國體元輔已有青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翺野生色雖



堯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莫不瞻雲就日之忱  
畢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鳳表龍姿翔翔天際登極之晨天清日霽皎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為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摠欵欵之愚謹以最關切者為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上帝之所欵響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鐘愛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高視萬年者也青

任誠重且大矣冲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為力情竇

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為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

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席每典文籍每典啓閉

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

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淫色庶不見可欲則心不動

元氣固而神氣益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日定志夫

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

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因運之隆替關焉我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

其時矣乞

敕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虞荒于嬉也

勅儒臣取古今典章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誦

聞則歌帝訓俾時時入耳做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說

稍加修飾列于左右几席朝夕觀覽俾時時觸目做心我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剖決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成

矣一日講學我

皇上年踰志學之期未行就傳之禮賴

先皇帝廷訓最嚴循習已久然教有作轍學未緝熙

因計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乞

敕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宏開經筵接古誼

今力為闡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輟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曼靡華麗俱不足以眩



數

惑之矣。一日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即兢兢業業。尤慮有叢勝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焉在躬。先皇帝未盡之鴻猷。待之不振。加以水旱日開。民生日蹙。夷氛日熾。邊防日弛。此正

納諫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朝廷政令。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面相策勵。而振舉之。諳練久而天下不患不太平矣。一口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又何繇知所行之得失。故設臺諫。以充耳目。耳目通而身安。言路通而國泰。頃宮閣不靖。諸臣合疏。單疏。以請。願我

兩朝從信錄

卷一

皇上英明。臣掃而清。聽言亦既效矣。此後有憑城社以作奸。借叢神而營私者。言官不難披瀝以聞。所恃者惟皇上納諫如流耳。乞齊帝王之色。擴包荒之度。言觸忌諱。毋疑其沽名。語犯當塗。毋令其中制。隨上隨下。撓于轉圜。庶人知感奮。士鮮隱忠。而國無壅蔽之患矣。一曰謹微。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煩縵之惜。正名之先。又有深慮焉。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其慎也。我皇上寶曆方膺。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其慎也。我。笑無私。假。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稟諸

聖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己與焉。法行自近。權不旁落。而尤有場灶以下。斧鉞者乎。若藩封業已奉詔。藩府一定。急令之。國永祚。屏翰于以廣。剪制之愛。而杜構大之嫌。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慎。令宵小窺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姑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官庶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幹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有樂于中乎。昔江陵張居正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勲業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未一段精神。不用以奠安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名兩潰。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噫。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閣臣實圖之以贊。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日甲申御史聶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

先帝為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曰恭惟我

君德就

皇上受天之命冲齡踐祚臣民手額喜效嵩呼乃初五日

雨露之澤雷霆之威正當具儀肅戎收捕盜賊之會豈非

玄穹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雨霽雲開天清日朗臣民

舞蹈萬口歡騰于都感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于茲甚矣臣等忝班侍從咫尺

程廷

天顏當此極盛之時敢忘獻納之思哉一在經筵之蚤舉

蓋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為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橫經

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

輔臣首為請行慎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

音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

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

激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

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

天禧

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訓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

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問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

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蠢惑之奸不

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 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胆以爭

皇上轉圜而聽拔去根芽復何所慮然乾坤匹配首重人

倫况在

皇家尤為鄭重豈可一日無 中宮以毋天下耶且暮

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為請行在事諸臣必躬詢博

訪此中機窳毋再令人關通冷入關入以為後日假借之

地雖視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緒 密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 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即

窺伺之奸何從生盜夫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外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續續有數嘖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虞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強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人頃劉遜李進忠等盜

竊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已擒拿正法人人痛快夫寶玉

大弓之盜其意叵測春秋所嚴此舉再無有包天大胆敢



為游說者但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總不外此關寺之流其中為呂強為張永業讀書知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陽乘機不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啓天躬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厠足其間近日

聖旨沛如章奏疏通誠為快事然此間有發有不發意思令人可覓而至規切救正之疏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皇上之意乎抑有為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天威在上遂取賞封臣固知其不敢而軟語談言擇其不便于已厭聞于人者而停閣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并發下

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效一得者皆獲自伸行其私者動有所畏大家輔

皇上為聖人而已亦垂芳名于史冊如先朝懷恩諸宦寺流芳至今不猶命于徐取富貴憑籍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測者耶以此作護于內外廷之所望而我

皇上之所宜亟為留心而覺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佐理新政固見其勞而近事多外未強人意如崇李可灼以罰休人皆謂其不足以盡大膽之辜崔文昇者止查進藥日期及方法有無錯悞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為執奏

如票自關臣不知其解必罪之罪上通于天猶為寬假他

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悞當速為救改從前一切葛藤當力為斬斷寧負人毋負國寧負權豪貴戚之家毋負

祖宗先帝之恩提撥精神浣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可盡却前愆若享此大富大貴恐于負國負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向後何等神明晚年猶然倦勤從哲等念及于此乎保護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瀝血敷陳仰祈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慥奏曰恭惟

皇上出宸繼離乘乾履泰適當

皇考庶務畢舉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匝月之善政易循有道之靈長載啓臣未敢舉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聽但願

皇上取遺詔中所稱恪守

祖憲親賢勤學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等語揭之殿廷觸日儆心遵循省察寥寥



天語。即是 典謨奉奉服應即成  
聖孝。無疆大曆。恒必由之。此

聖明之首宜注意者也。若乃時事之足厯宸衷者。無如遼左一稟。竊惟奴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為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為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鉄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挺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

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匪不以開。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盛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願功于部院。揚翊其雄

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 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舂插挑澆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而尚嗔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祇以捍一孤城。而遼陽之戎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東虞。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

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况大眾雲集。能

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怨懟。而不敢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效慢。若以馳馬躬歷為勞。而以告病乞身為託。非經臣之所以為 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上。廷溺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溺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議論。慮不乏人。無捉定愆臣不敏。則經臣之言外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抑尤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任勞。臣



豈敢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竣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帳運籌，何事為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為密謀，所當決計，可顯言者，宜即拮据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不妨秘揭以紓。

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遜懦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溺失心報。

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為介介于人言涓涓于乞告也。

皇上奉天啓泰運，景象昭宣，諒此么麼不難朴滅，第瘡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踈，伏乞

皇上救亦廷弼，速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誤國事。

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為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首入撫順，大掠而去。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申廷謨請。

五元奏

何容易信

但廷弼不

米米言自

是日高刑

殺大事與

論皆然也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况膺特達之知，專閩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設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為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為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場碎首，曷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為功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批偏用以覆短，綆短而咎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直，以殺為威，以復拒諫，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美之已壞，乃謀欲卸担而却之也，此可為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臣以為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去，一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晚乎？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為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為司命，千里餽糧，五石勞費。



何不直謀  
宜以大軍  
御敵令民  
日取所獲  
之資即如  
此其無謀  
六之民毛  
之天故官  
不計也

北國忠義  
遷信

師不足  
服之

何如善戰者因粮于敵况自有而自失之也開鉄被陷遺  
禾滿野客貯場積皆為外儲廷海有謀必止選鋒簡騎倍  
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裹粮而返奴將不覺此其覺  
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龍一炬猶可不為敵資乃計  
不出此而今日恣搬運以當奴明日恣搬運以當奴會一  
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却  
敵于此彼賴敵時密防猶防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燼  
曾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搖  
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非關為  
奴內患為我外援倚角不失率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得不救聞道臣欲以二百萬為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  
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戰與  
守不同情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借甲士授田戊期有代守  
此計也浚墮增壘誠為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千  
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頓乘機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  
之專事乎乃健兒不以御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  
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賀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  
敵乎此其無謀四也潘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  
聲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  
制敵正在今日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堵回十

本館謹啟

萬戎行安在而數敗衄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  
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効扼吭之勢誠難委矣  
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  
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為守者得力乎代人守者得  
力乎安家行粮于客兵費乎于土兵費乎遼人可用而不  
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惡食間以遼事守遼之  
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剪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  
逞也今之請數有剪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  
乎據其取足者似手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者或一百或二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分  
臣始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因應然而動為  
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  
何為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  
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勅曰遼陽止兩監軍也  
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  
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能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  
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願廷臣恐其不能罪事也語



之亦以為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首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遼事之咄危假塞自肆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誤不過螳臂專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蟬飛脫殼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才一等莫展非疆場寄巖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抒臣此章陛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為廷弼之才可用請連名列保功當同賞臣非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日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七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為地方憂也不然止為廷弼惜不為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復敗之禍八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剝十八萬之貳貳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或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疏首條論取承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首奴也第四條論此必不可後且使軍士得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欺君三條恐不傳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馮三元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願隨等文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悞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與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缺委奔糧前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碾河起火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七

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鉄嶺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屢次按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駟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全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道臣屬誰况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娶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為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



李三帥入馬實未做王即貼修潘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為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推馬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潘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為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陪後所在檢拾而賊為我清久矣遂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棄曰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七

謂職無謀職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入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為高麗奴首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開江湖聲作賊至而奔潰徽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曠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祿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赤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徽三元言而職不知曠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倭征播川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

十餘萬人今奴首視攝何勢何地而詳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潘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職請往益套推糧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寧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豈可哉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七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眾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疆上日感失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嶺山城邊事臣查參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為六月十二日王大人屯邊事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而復薄責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奮然收圖也其設心甚厚而中外之人亦早知閱臣欲借事陳言之日久而今始得聞其謫論也花嶺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據帶帶分守道事監



軍道邢慎言詳報殺擄人數在該屯住民走脫回鄉及尤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呂日乾當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隨詳其稟花翎一事刑廳粗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廳詳上人無姓名詞多約略其稟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徒欲照官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時按臣據此查參而臣猶駁批仍委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查某處實有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方速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東邊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來屢

兩朝從信錄

卷二

望

疏上聞至今日而旋復生聚途中邊事雖憑道總開報然而道屢誰履其地第憑衙役視賄增減情實有何的確昔臣按遼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看邊之疏又曾言之地方之事若不眼到脚到無以知村屯之有無定捨奪之多寡欲約按臣躬巡潘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目見好得商量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為此而發假使臣欲隱方以按院不出門為幸何肯勸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二日之邊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臣稟職及回按臣稟帖在冗長不便入疏另為發抄與中外共見之往各道勘

邊事坐家懸擬今邢慎言在潘親見過庫為諸將忿激稱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道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敘錄以示鼓舞臣疏猶云不勝罪愧而但以配時勢而用權機一句結案未嘗借駁山城之案為敘功之舉也本無後慮而閱臣代為臣慮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刑威有時而窮廢群力而雄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不職罪狀閱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傷雅道臣極感服但閱臣凡七閱月臣曾屢書言河東兵馬召募之虛弱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

兩朝從信錄

卷二

望

草之既乏將帥之惟怯道聽之惰窳皆賴查閱以新一番氣象催請早過遼陽料理助臣所不逮願僅以一日教場一日虎皮駟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標之套數臣不勝失望計住遼陽城僅十八日其隨從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而此後皆海上遨遊賦詩晏會之日恐于臣之訓練部署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士經年異勞異苦不行薦舉使不與被論之知州都司經歷三四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悞天下蒼生則信乎其不欺不悞矣臣待罪年餘千危萬苦半塊殘土亡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待桑榆之收今已久病矣明俟



聖慈放斥外惟是花嶺王大人屯兩起邊事有無欺蔽以開將領隱蔽之門皆監軍道那慎言恭詳報前疏專行巡按御史勘議此是從來法體非部復會同經略再勘快也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速賜救下兵部復請行監軍御史查那慎言花嶺續詳王大人屯稟揭事情親往失事地方逐家一一挨查以定尤世功等之罪此必待再勘而後明者也况臣病軀萬分沉重欲擬第三疏懇求 允放不糾奴首黷賊復來犯捨只得扶病料理萬望

皇上速推經略前來代臣處邊事無悞而臣亦得骸骨歸鄉矣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為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養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日不辭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對疆必

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蒿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一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至于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科敵內科已尋一得當之者或循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

馬用若干資糧置營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

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以忠急

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俎統惟聖明採擇若夫兵馬倥偬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救下施行



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瀋河北地方深至大鶴等處隨將原設撥夜趕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臺被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幾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亡且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聖

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為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諒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以為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者仍乞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略一二人而論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陛下容職另疏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奉

八大罪既  
和使人欲  
亂林不得  
惟解不得  
如此論人  
論事必心  
并服

聖旨遼警甚急這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郎會議來具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醜虜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策無事為微子之謀有事為緝焚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毋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會謂不夙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而入長安既已受事則邊腹皆其身上事况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悠當樞如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聖

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相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相之必收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洩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收餉假非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籌敵之不審因之震傲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相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鉄嶺州繼陷次乃拾宰宰之殘殺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遂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如偵  
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  
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正本作為  
不知者表裏為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  
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灰驕白日矣從此  
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為黨大罪三也會  
募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七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

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道遙是何法紀制馭此

為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十兵各邊之調誠非得

已而中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

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

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

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

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

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為官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  
叅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

啓倖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

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

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

公論乎是嘉善之姻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總權不

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

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八

溫旨以掄之近又將借名

願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

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

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

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會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

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

竭力者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願，無人或以攀人，避面，每每徇禮，擬。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揆取封廢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攘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個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虜武備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突

聖主維新邊事，勅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下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尚有可為，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殞落，道路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軀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突

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歿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

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

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眾口誹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

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獲，財逆黨于

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



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弒逆豈必在彘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

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

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弒机匿于無形

有非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兩朝後傳錄 卷之二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惟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照人主之德上

通于天主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河必千百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世出濁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恒言海不揚  
波越裳黃耆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

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邊止稅撤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

棄允杖上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進道三並

五故天心效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

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蓋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

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

與兩朝後傳錄 卷之二

兩朝後傳錄 卷之二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糾經略熊廷弼疏曰昔諸葛

武侯之在蜀也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切怪武侯寧靜澹

泊人耳何戀戀于漢而必欲歿之及觀出師表乃知武侯

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

山呈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

歎如是今熊廷弼一荆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

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界之司

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 尚方

黃河清

此疏實此  
則弄文單  
而已



較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  
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廷弼試  
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乎吾意廷  
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纒繫奴酋之頭于  
闕下次則斬將塞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  
兵過門庭之寇于方張爲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  
落搶矣屯保破矣虜酋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  
曉曉強口臣就曰遣將而中制者收從古所忌且英雄舉  
事不肯僂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  
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吉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七

上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淮陰侯曰  
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

國隆重作幾許威稜今一旦抱頭鼠竄效童貫之太原乎  
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遣之他人從  
何處下手則惟

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  
破壞遼陽而遺之

君父耶且遼亡則

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北孰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  
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死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死又曰席衆待罪求賢速代彼知其必  
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  
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馬前耻  
居李後也廷弼歸而出其橐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  
可自娛如國事何如

主上何荆南父老或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入關  
耳叅看得經略能廷弼市好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  
復凌人之氣內侍與援聞人言迭出則眉目張天外催奴  
首聽胡馬驕嘶則肝胆墮地凡崇位隆恩攘爲已有將敗  
着殘局遺之何人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乞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七

救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褫其衣冠竄貶遐方急擇賢者  
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  
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經略能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半寇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  
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臺  
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  
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  
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無可奈何。修德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鉄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令止。冠履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沈怡請濬空城而逃，無論也。遼陽人非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逃去為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填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濬奉向為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

兩朝信錄 卷之五

七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脚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木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攢運。而軍中始有粮草。三路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鉄。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鎗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制箭，買角易筋，調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城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相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沈怡弃地，日肆劫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臣轉發炒花諸營，証其犯關。又招撫煖酋二十四營首，長勇堡僅特開市賞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犯之報亦數月希聞。臣自有法。姚宗文送四千金之後，正無煩修

兩朝信錄 卷之五

七

德再陳以夷攻夷之策，多送數萬金為閩臣續貂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守濬奉，各戍重兵，賊遂為我所緩。悉眾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綏。至于近邊零落村屯，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時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何下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修德何須為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職內恃與援也。而臣生平孤介，謂臣聽胡馬駙嘶肝胆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寬綏，擐甲冲賊圍，援瀋陽者。



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終當自曉。惟是臣以積勞積苦。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虛危沉篤。七月初始請告。非因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入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撐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是困賊無奈。內二豎入臣咽喉。掣臣手足。灰不得灰。活不得活。雖欲不負。

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貶竄去。則貶竄之耳。何必矢口矢人。遂傷雅道哉。頃臣遺閱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轉危而致安。彌且之生而致灰。

天地鬼神實共鑒。即為公所抹殺。而一段勞苦公案。自南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有遼水遼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公論。臣蒙罪去。輔臣票擬。定為眾口所挾。惟乞

皇上電斷。將職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當為後人代受其過病矣。

詞臣張爾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去。又曰。天大旱。又曰。後臣在側。屬鄭分。

二十五日巳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餉曰。先是皇祖軫遼事之苦。頒銀三十萬。聽經臣備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頒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聽經臣備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教諭諄切者。無抵餉一字。

論閣臣令旨云。今因遼餉關乏。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備賞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來看。又

南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奏

令旨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備賞。均需實惠。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腳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馴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復傳

三旨諄諄。速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備賞。其實不離前旨之意也。惟前後詞語。稍覺參差。舉朝欣欣相告。而面相覷。無不喜其沛發大賚。而疑其粘帶不明者。于是有停徵加派之議。有俱作正餉之議。紛紛未定。戶部商酌數日。乃定四六之分。今不謂其併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大計臣耻餅壘之不繼抵一分自幸免眼前一分之愁眉  
孰知悞一番反貽日後一番之爭執此二百萬兩自應任  
經臣酌量犒賞者戶部定不得執此為犒賞也若特發邊  
東一百萬兩既有闕餉充餉之 旨不妨作四分六分  
用况合前六十萬與今分四十萬已一百萬矣即霜露鋒  
鏑之卒飢寒死亡之輩優恤之格誰不嫌于過厚然賞濫  
則易置置則不可為久酌量分別經臣饒足以辦獨六十  
萬之抵餉業經奉 旨揆之情理不得不然經臣亦不可  
緊執之為賞資也且經臣念戶部支撐之難力拒道將之  
請增慨然湊給以發月餉戶部獨不念經臣疆場之委曲  
兩朝舊信錄 卷之五 五

接濟俾之饒足沛然急解以充額數乎但六十萬之不當  
分而故分一百萬之當分而不欲分部臣經臣各執所見  
殊失其平職謂其當兩酌焉今我  
聖天子繼離出震不殖貨財軫遼發帑豈其獨後于  
先帝加派停徵行且有日所患非餉獨不得有功者而賞  
之夫遼左勇將如雲猛士如雨訓練日久心胆激烈其中  
豈無設奇制勝而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者有之百爾臣工何難合請封爵勞金百萬以酬殊  
勲不然而能生擒李永芳及諸頭目者亦勞以數十萬金  
官職隨其功之大小而給之不然恢復陷地爵賞亦自不

平是謂停  
半是謂發

薄不然而虜至堵禦得定當與攻城掠地封賞亦宜竟從  
上格有功有賞而人知奮無功無賞而人知恥鼓舞之法  
既明慰勞之典自當計一百萬不足當一日論功之需職  
願經臣之更有進于是焉職雖非餉役事休相關讀經臣  
抵餉之疏義不容無一言以指其互執之端伏祈  
聖明垂察如果臣言不謬速  
救戶部扣筭六十萬抵餉之外亟亟多發無致闕乏寧有  
餘以果三軍之腹無不足以失三軍之望仍  
論經臣將六十萬抵餉之銀通發濟急如欲充賞另行造  
冊上請請庶于共濟之中不失同心之誼而遼事國事皆  
賴之矣  
兩朝舊信錄 卷之五 六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  
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為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  
無極德乞 願命輔臣思  
先帝德之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竊照天地之大德曰  
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  
源以迄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  
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即位之初首勅 皇上以違忤  
先帝遺訓者其來交構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  
皆其慘酷光景朕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  
嘆嗚呼而 願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論青史遺穢  
竊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肝膈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克舜夫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直可謂

原全不誤  
侍



為堯舜之第一義矣。曾哲嘗羊秉而曾子不忍食羊  
菜。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  
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噴噴。付之不聞  
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而  
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水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補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

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 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

有幼女。歡歡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輩臣子乎。受  
先帝多少宏恩。而玉體不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職久

望閣下之巨維也。但願閣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職雖解盤據之勢。尚鑲斧鉞。復何避  
手。謹

南朝從信錄 卷之二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

臣惟兵革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聞在  
渭濱草廬時有所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

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奪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

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遠  
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  
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  
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救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容奏。廷弼度能得將

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人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  
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劔印視事。李牧日費市租。享士虜人  
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因言  
者志灰矣。終不能繫單于頸報

陛下矣。則請令待罪關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  
許國之胆。二載暴露之勞。萬有巨測。守國扞敵之臣。誠灰

城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蓋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為  
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

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  
駟騷。叛者娃切。而于山東最苦楚。緣之不能成功。三。且蒲

南朝從信錄 卷之二  
河虜入。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諸臣。又

皆與廷弼均未經摧鋒陷陣之事者。即或勝負不常。無以  
為劫代毅括代頗。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為請寬廷弼

罪。使自決如甘心謝事。席菜塞上者。奪其軍未晚矣。至如  
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

夫兩軍相攻。士馬物故。芻粟乏絕。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  
密揭樞臣令得從中調度。臣詳遼左章奏。獨廷弼疏言十

八萬兵。餘疏第言十餘萬。衆無敢指數者。廷弼既目無加  
善嘉善亦無能向廷弼。置一喙矢一畫也。夫自古中外不

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多開府地方握兵符年所最深將才若干人豈無一二足  
智曉兵可使折冲者合各舉所知付幕府用大臣閱人多  
矣受

國深恩如薦文臣則薦無官之臣以市恩薦武臣則薦有  
錢之臣而納賄眾實有口大臣不敢為也為今之計請  
杖廷弼回奏身能破虜與否而後再計乞

俞允黃嘉善致仕再簡方略大臣握兵部下令大臣各舉  
舊時部曲堪為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則戶部法  
儼其事尚可支臣愚不知兵謹具議上 聞如此

刑科參失機功罪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不惟廉勇 更足謀智  
何與泰 元與師 補導人 是二條 錄案  
奉看楊錫表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曉曉置辯曰未  
嘗私利如相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推不敢  
抗違也 不思如相建旗專閫作遼東之大將乎當時出  
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相故  
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相怯懦畏敵不無求戰之意以  
故再出輒逃而錫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相身  
託之傳自于錫則錫之私庇如相甚明不然杜松輕進  
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相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  
行陣有古名將風聞錫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氣  
不昂將領未揚不便大舉錫貪功自用僅行不聽松乃  
竊志入進關投擄當其緩其師而如相偵知令人于  
關外邀阻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創見有松  
任總兵杜文煥他債投擄可謂即此舉動也念松松之  
死矣乃錫師如相伴松死而錫拜送曰吾以頭功讓  
汝松死而錫師如相伴松死而錫拜送曰吾以頭功讓  
錫如人為松師錫師錫其賄大抵松死而錫拜送曰吾  
與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  
以當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  
論說寸骨不存到錫亦復如相先望望不至遂碎首  
錫與如相同謀詐陷壞此長城為異山衣衣也地而乃

謂之生前  
又家汚之  
死何事

明承奉李  
維翰首罪

張張日明  
之論

左光斗案  
李選侍陰

罪有否  
難深究

所以休  
先帝之愛

皇上之仁  
而善之術

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即在編為此喪心之  
言計欲自隱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故較而決其功  
成不報日矣嚴誥催戰圖未  
明言閣下思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假令當日抗言  
天時人事未可決戰曰兵勢圍之大事臣不敢以用其  
為試 趙雲之失策 明主可與忠言臣不決裂如案  
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前愈下以吹破疾率那錫  
引魏學問何可相方寧夏之役學曾被逮禁而節制已  
定幾何時即復數十餘城獻獻之功  
皇祖論之曰學曾固罪之魁實功之首至今解誦乃錫  
與遠事竟何如也即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放至李  
如相與周承春失陷開原  
明言曰開原失陷無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  
如相與周承春失陷開原  
罪而李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  
一見而論不得矣李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錫  
翰與周承春難免首事同罪之條但錫不可不究如李錫  
已罪耳如相難免首事同罪之條但錫不可不究如李錫  
無刑死近川遼事不廢總務功罪混淆此案不早行究  
擬用快來慎見有受事無功負國負恩妄殺逞威老師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生貴人心散失兵力空虛欲復與援採殺公論懼口  
張抱頭鼠竄者何以處之三時存亡九邊懲勸在此一  
舉道  
明言而正國法法司自不敢安畏調停厥生免矣明有  
所逃也抄出嚴之

二十七曰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  
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時大臣從乾清宮中  
叩頭執奏懇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  
居 別殿踉蹌張惶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聞不容緩  
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殿玉好  
布滿陰為人心腹



皇上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公跪，有恤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廟定，社稷為念，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頓。

皇上保全，將臣跪祭，閣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再推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嚴謐，臣等舉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案

加額幸，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官明白易曉矣。惟

是自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能憶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即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

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為非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嘆服。因取朱熹

入直，此等體制自有精法，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該

壻時，語及宮禁，槩置不問，深為得體之。

皇上宜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恭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竊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

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宗廟安，社稷而已矣。

初冲時。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

案

皇考選侍李氏侍寵，履行氣歐。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

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覲顏口傳。至今尚含羞報

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慈慶宮。李氏又差李

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

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氏

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熾覺

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熾覺



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誣實未知朕心尊

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

賊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

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助囑當事搆弄脫罪波

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論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俾人言不息昨

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

成使聞知

兩朝傳錄

卷之十

李

從哲等又具揭曰選侍李氏平昔怙寵張威得罪

聖堦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

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而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旨編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祈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其見忠愛至意朕知道子朕弟妹皆骨

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熾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

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朕仰遵

兩朝傳錄

卷之十

李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老慈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

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

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罪

竊卒數百人踰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當是時河東

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

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聞鳴太什潘皆不行而鳴太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成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輸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罷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

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燕兒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刑撫言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時時視下操

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則仕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贊畫新兵無用撥供採草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遂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閱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園柱賀世賢李懷信守潘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扇皮駟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毅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閱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

與職書欲柴園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團聚邊地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潘又議職爲賊添中大舖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益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于總兵頗倒錯縱恩威不測謬謂駕馭頗得其宜惟贊畫與舊守道每爭抵牾而閱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坍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挑涼



築壩從一 二外引水以護其外，計修理外城，自築壕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潘奉之間，向無一人收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况城守不修，軍無倚靠，那跼立得住，如昨日潘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壕塼週備，砲車打退軍，且怯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為權辭，不必引也。查閱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臺之議，事完條陳，有修潘河西之議，至于邊關壙臺，猶反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者，豈在已言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主

之則是，在人為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為，以幸其欺，蓄意誠不可測，此工作無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昂後，復拏問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細打送獄，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喂，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特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于軍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細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開原遵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駢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

十四人而逸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于叛法，皆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見職講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少望，適當閱臣將到遼陽之時，藉此紛紜，移書長安，挫惑眾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群策群力而唯獨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閱臣所書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廢之耳，且閱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閱臣必藉此下補科之命，護領專，救以行，今所用所攻何在，是策且自廢矣。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主

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眾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夾按臣虛報增截，以為天理良心安在，不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閱臣所造至于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歿而去，何肯瞑目，當據單索行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共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查嚴參，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歎，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謹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孫貝錦，投界豺虎魑魅魍魎黑天



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為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為西虜所侵恭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動送單者之裹甲腹戈力相驅逐况職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旨行勘而扶全承襲裝人罪過没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

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單所從來証據明實奏請行勘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效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入大劄小入小劄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為役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中白眉餘多庸庸碌碌見在

官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輩諸將梁賁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于人別求好兵又卒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顧用法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付一廢將或于摠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人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抽不足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猾游棍每下營不知跼立在伍千把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

總扯其手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其手而安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死亦令人笑死川兵土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強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潰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兵于逃陣惟賚蓋所募者疏稱為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喉指奴酋李永芳聞之而畏懼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過驪陽見王平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平云只可



像曾在營位當過軍者何能戰過鎮江合城士民商賈公  
呈言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營見清胡因臣領奇兵策應  
步兵二十人教場札營夜半聞江湖聲以為賊至酌減數  
聲委奔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机搶掠民  
間財物且單聞平日奸騙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為民害始  
悟高麗見而喉指者端是為此恐閱臣亦不得借工作刑  
威為贊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  
實在堪于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選  
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池採草放  
馬以及大兵之後至于馬匹疲損短少更不可言者今言  
兩朝傳信錄 卷之二

者第見遼中今日被賊收拾後之人情光景遂謂援兵陸  
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為經略罪而抑知夫兵  
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今箭摧而張帥殞命馬上摧而  
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劊小入小劊  
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  
土兵然後進取亦未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  
也今日之事惟有 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為急着伏  
乞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幕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

先帝知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劊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  
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  
國威項臺臣顧慥論職謂尚方之劊僅供作威逞志之具  
職則不敢但職負 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  
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臆表裏為奸流言匿  
單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  
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軍  
馬錢糧任意虛靡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離伍者  
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也  
軍法妄信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聞江湖聲夜半驚  
兩朝傳信錄 卷之二

惶乘机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  
指騙閱視科斂各營賂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  
也職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幕待罪  
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做近來頑鈍無恥行徑而不能  
待謹將原賜劊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為顧  
慥過憂惟是劊為  
朝廷威靈所係劊還而職已無所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  
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 賜罷斥聽勘一面議遣才望來代一  
面移撫臣于遼陽督臣于廣寧前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辰 泰昌元年

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臣忝列諸臣之後。因見有詢及

遼東經略熊廷弼應代與否者。眾皆曰。廷弼應代無疑。有

語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支撐

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殺勝。隱匿不報。不敢謂之

無罪。則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仇于廷弼。而臣不然也。

國家為奴酋逆天犯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

亦一年有餘。此邊疆何等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月

君父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哉。以兵言之。天下援

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八九萬。有奇。而皆不足其

用。今廷弼之言曰。各省鎮所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不

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九邊精銳。盡來援遼。不

留一卒。以成已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輒曰兵弱

募亦不來。來亦逃去。皆有做工枉殺之懼耳。此臣為

皇上之兵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餉言之。一隅患耳。盡天下

之陸者。水者。輸者。輓者。無不受盡苦楚。除

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

矣。猶曰餉不足也。倘如是遷延。必為數幾八百萬。而後成

野發有難  
勢則二夫  
不遂不  
可執常而

功耶。夫一緡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如許之

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

東海之水為糧。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此。臣為

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仇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

府庫。向兵部委一萬有奇。捐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十

不得其一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字不臣。所當從重究處。然

皆以之供遼。而徒見日削日隘。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

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濟奉奴兵至城下。據經

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百矣。果真六百耶。抑尚不止此

耶。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

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奏何人看

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事。

此等糶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中奏報。而先督 尚方

之劾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痛。舉朝共知。何

待 臣言。此 臣為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仇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

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擄否。花嶺

王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機一指點實據。即欲劾

刃。冀胸。若曰。此邊疆常事。願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哨

不為無罪



探者其殺獲而以爲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爲樹科臣楊璉  
不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盡地嬰  
城如滌如奉曰此爲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飴流離如此  
而廷弼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有蔡  
榆之收不知其清撫開鐵之關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  
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爲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高  
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  
名將而又爲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罵之  
如奴人人辭憤氣滿胸腹而約結鄰國都求解脫只有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一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聞其入關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此真病取抑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  
今即當立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書及  
于朋友而不敢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收乘  
鉞亦無成事廷弼固自知之何必問曰某道某將也不見  
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  
以悍然冥行乎此臣爲

皇上之人村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  
而且以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  
取漢臣諸葛亮即以方廷弼何居始而泄泄自用以封拜

白以爲廷  
病後後  
經帶未  
亦受請不  
受可憐以  
有用之才  
月同

爲唾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繼而總  
總首丘以敗局遺後人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  
忠之義在今日爲廷弼計亦惟有日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街亭一敗削官自贖廷弼  
獨不聞乎則繳 尚方之劍鑄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恩  
惟威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愛廷弼者曰廷弼一年之間原有功可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四十一

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曰

國家負我舉朝負我而我未嘗負 朝廷如與友人之書

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遠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爲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爲之以圖一去以甘再悞耳臣言官

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親望避忌

巧爲今日之緘默妄計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

論俯竭愚誠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恃有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臣何惜區區之怨口哉



經略熊廷弼與黃本兵書

昔日見老先生辨揚學科疏謂以積怯之勢當方去  
 之勇及經臣以寬政而實本兵于湖廣吳老先生之考  
 推一揆字也雖然不悞有不悞之累積在姑舉一一以  
 相質記去年十一月有部調兵上有兵出關一驛四言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不肯為  
 皇上獨當大村屯時即候丁汝夔等故事蓋謂諸臣亦  
 何補于成改之數蓋責老先生之慢也今年正月有  
 明旨推兵愈嚴中外處應如故疏請 旨考及兵部內  
 有仍乞  
 天語叮囑極巨日前三路失守之後後為禦兵出關張  
 揚聲勢賊必不敢入犯關賊乃利誘而賊莫不慮  
 既已被賊窺破連陷重城給令帶罪受事若此番調遣  
 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而罪與受事若此番調遣  
 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益又責老先生之慢也夫各  
 邊巡撫仰息于中樞尚非老先生慢事至臣謹敢輕  
 引丁公事例相加之而實疏相心亦可以思矣若大關外  
 之事自有不接調度豈老先生所能制但從未經略節  
 制諸鎮一應兵馬錢糧將調發如意今獨節制河西留  
 兩朝後信錄 卷之三 五十月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本兵并協  
 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 臣方從哲回奏曰

初二日恭請 天壽山

定陵時即請

梓宮同至

獻殿 隨供事諸臣朝夕行禮如儀至初三日午時

梓宮先後俱進

皇堂 臣與奠獻監禮各官同入周視百凡安妥至申時掩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惟時天氣開明六合清朗人事謹恭天心效靈大

典告成羣情歡暢

兩朝後信錄 卷之三

六十月

皇上至孝可以竭盡于一時而

皇后明靈行將永安于萬年矣至于相擇吉地 臣于初四

日偕內外諸臣候拱宸黃克纘等閱歷數處其潭峪嶺形

龍山二處諸臣皆以為未佳至皇山二嶺則眾口一詞以

為天造吉壤自

長陵外當不多得但事體重大不厭詳慎輔臣劉一燝與

侯拱宸等欲于次日再行覆視俟有成議然後奏 聞

先是擇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遺事宜恤渣人開屯田用

餉以行行間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為救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謂其硬口飾辨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  
 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  
 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  
 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  
 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巡撫表應泰經略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效請釋遼左時皆壯  
 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月

十一日甲寅敗會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遣言官疏曰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外內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  
 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于  
 事祈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  
 報或另差官公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  
 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項臣接得遼東經略熊乞勅原參科  
 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未  
 聖旨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稟擬之意  
 或曰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違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議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駁之口不知勘者  
 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  
 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強挾  
 眾逼處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須新經臣經營未  
 定乘瑕抵隙儘有可憂若突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  
 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  
 也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故聽勘  
 既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  
 聽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月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  
 臣以全付精神緊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  
 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  
 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  
 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  
 交爭弊端期于違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  
 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能  
 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終不降心以從議論日紊  
 葛勝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駸疑誰執其咎閣臣即不自



愛絲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體臣等不敢不  
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匪茲三韓敗  
血

皇上瞻焉東顧特起經略能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  
尚方資以金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為廷弼者上  
之開誠布公除克雪耻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株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  
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慝以仰聽

兩朝從備錄

卷之三

本十月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  
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柳榆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

似上應下  
難免于禍

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狡酋因而窺竊  
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擄村屯長驅疾捲人畜

一空疆宇口感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蹙額憂結  
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

修德相繼具本糾之非佞廷弼也正所以為封疆而忠干  
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

往勘奉

聖旨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

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  
速勘無以明罪洵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為

皇上陳之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  
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

三臣往勘猶復以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敗壞邊事者益何  
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官闕亦

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遠事便擅扯借往則後有掩敗為  
功指鹿為馬者誰肯復為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一役

兩朝從備錄

卷之三

十月

也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  
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今科

道之中饒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  
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喪言官之氣而生奸雄

之心矣于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  
共為是慮合詞以請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連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  
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

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官官論事  
當核實如  
以風聞為  
主不無虛

官失情功  
罪亦當悉  
原任事



風明以定  
可非非朝  
之色九種  
名錄

備之矣

兵之矣

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獻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聞伯夷謨曰儆戒無虞  
 國闕法度蓋眾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  
 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  
 建奴肆逆遼左垂危舉朝蒿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  
 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  
 窮而搜括搜括窮而扣派後議稅火廣事例青衿可禦當  
 舖可括一切苟且猥瑣之政秋毫無悉然錙銖之取總不  
 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  
 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任海內之凋耗而莫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月

之憂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言之一方有  
 事誠不妨量為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  
 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為之  
 檄水兵又為之募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  
 刑政不立未統兵而先准加銜既失律而猶令招撫條而  
 議守條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  
 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遼左曾不得一臂之川以此  
 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  
 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  
 武勳臣俸祿庫局等項復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

兩朝從信錄 卷三

皇朝制

皇朝制

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遼左援兵十八萬計水陸脚價  
 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  
 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蠢爾小醜騷  
 遍海宇今西虜觀釁而動又胡以禦之難已潰而猶不收  
 舟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聽  
 禍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為國救時長策  
 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  
 兵自強夫京營兵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十餘萬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月

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  
 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惟怯乃掛名虛冒  
 占役賣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  
 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  
 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  
 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  
 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  
 為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  
 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  
 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增至四千餘萬



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盡以養死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強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為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雄

奉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孝宗

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

今日乘鐵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

兩朝使信錄 卷之三

十一

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

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有不足當亟復屯監之

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剝肉之難邊軍枵腹

之苦國勢燃眉之急財用雲肘之艱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察民苦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

者停之母貽負薪之誦食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母蹈

割股克腹之譏愚納牖過巷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圜聽之者因損得

益轉弱為強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微幸

且夕無事火已焚燼尚未知瓶壘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廢如故徒惜人情國

急 國事點鐵既苦于無術象人終不可為兵禍切剝膚一旦

決裂流涕痛哭 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

召募非所以敵愾 請為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十餘萬

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

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干戈竭精衛以填海不

知

兩朝使信錄 卷之三

十一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

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遠餉

可以相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

胥上下為奸雞犬不寧室家難保疆圉未必寧謐而根本

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誦必盈不節則雖盈必

誦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遠

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

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

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狼所在生心重以

兵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戢之禍且深而尤



不加意撫恤日事驅迫恐嗷嗷待斃之民則逞逞思亂之衆即急下蠲租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人心而輓方蹶之

天命乎大厦將顛嗷嗷何及其不可回也夫以

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徇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遠事結局無

期廟筭豈宜再悞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

以為亂遠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擾之非奴

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勵世磨鈍之大

權頃黃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遠東疆土半淪腥

膻乃不嚴行譴謫尤然廢子慰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

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

憂國有心匡時無術揆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

以為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穎願中外

大小諸臣嘗膽臥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智天下

事猶然可為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慎毋再襲

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淮何宗彥入

閣

信賞罰

群工同心

此以下言君克其難

此以下言君克其難

此以下言君克其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

廣徵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健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

皇上以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圖史未親則今日時習之

功毫不可緩舉朝總總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

當慎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竝蒙

聖採隨諭禮臣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

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六十月

皇上當自克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

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

又進講雞鳴學孳猶望立見講臣再圖循問學戒自諉講

或信心講或未信心寤寐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愧師承

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直又防君忌

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譽狗情浮言完

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為耶君克其難而臣不

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矣綺語連篇聽

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敷離反可煥發天聰更可開拓

睿識豈能補裕聖修堂簾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希將罷席乎向而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一覆考乎情氣稍乘講期偶輟獨不可尋方振起盡其力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願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揖讓祇修辭文章句徒鈔耳目君德成毀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憑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七

吏部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綦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

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勲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

茲簡任着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

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部從優紀錄故諭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為揆席特從傳奉舉朝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負緣以維廉耻臣等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能鍾有年熟軟無骨臣等不忍苛求其生平以傷雅道但就日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可知漠然于棄擲之時視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耻可知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八

即曰大典動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伐也

皇上覃恩頒賚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公為克賞之具

九重結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出鉉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駢注而以瓦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徑以進其亦何面孔踞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既從諛

先帝之中旨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嘿嘿而忽以傳宣藉令不知是誰票擬藉令



知之敢爾擅權日無糾繩之臣手携爵祿之柄自此而

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為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

臣如游寧恐掃盡廉耻林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會撫安○右通議呂邦耀奏曰臣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睿質安詳其不世出之姿真大有為之

主且諸臣隨駕召資不時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聯

官府為一體超三邁五夫復何難臣所慮者外氛未殄內

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先聖之烏弓又墮

此漢言言定除在力行之耳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九日

太后慈顏具隔

中宮敵體未述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懷誰吐痛痒誰關孰為屬毛

離衷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輩滿宮宦豎有賢而亦有奸

終日嘲笑可窺而亦可借或探

如此則必不自不致以邪說進

君側欲謂有罪而護之者或為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

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願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

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

一一咨之于眾披誠以露其隱露色以飲其威察其人之

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

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問于家上之問奴令其明白

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含糊不為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已降志以問大臣自然悉意以陳司票擬者曰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日

皇上來何事臣代為分猷司賞賚者曰

皇上上的見何人有功臣代為旌能

司料應者曰

皇上上的見何人有罪臣代為祛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

心如城獲之護主件件置辨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



之陰謀或可明助乾綱之獨斷人人可師事事可行以俗語常言開發粗枝大葉

皇上聽之不厭其煩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憚且每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管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管十三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筵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虛往實歸亦可驚心于燕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二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一日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又何疑哉臣生長京師曾叨諫職身依日月心履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避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懇乞

皇上採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宮闈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憤激昂不難侵臣密勿之大臣慮周邊防者直發氣舒不

難摘師中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俞受中外戰志而敬從惟昌言之無諱何至治之不臻臣謹廣其義再申言之則辭佞不可不預防也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養君德者惟慎選左右之為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地近而情昵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際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絕聲色貨利狗馬收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為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轍相尋歷歷可按如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一日

武廟初年夾輔得人固可與大有為之資也惟其寵信劉

瑾輩

傾命之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朝綱流毒海寓大盜藉以為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臣而虧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于此然慮患當慎其微蚊穴之潰寸炬之燃九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見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為泥沙雲霧所彰混耳願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側媚澆



薄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貶竄庶幾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  
于是矣臣所謂僻佞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

即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污隆世道之否泰萬姓之愁愉四  
夷之叛服許相業者執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  
年試請自省必不憚于獨知何惟于人之言之踵至也

皇祖之朝動輒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

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日中

旨傳宣益覺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默寓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三

十月

陷言官之心職以為輔臣受

兩朝願命無補浴之功而先行推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  
如是臣不敢苛求以傷

國體但願輔臣潔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仇直勿喜  
靜而塞謀以精自事

明主以冲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恤之精神疏通于官府之

問明開其善念而默寢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

縉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令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

彩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心變其貪競而盡還

于恬靜將蠻夷慕義而獻琛反側稽顙而悔禍弼成中興

臣不從此

實錄

行狀

之上理為中興之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轉

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華易過千秋之衮鉞難逃富貴可

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

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夷之策不外勦禦兩端

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犁庭掃穴雪耻除克而後勦之局始

完禦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備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

後禦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開落鼓舞堵截

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無用之兵糜難處之餉

不至疲敝固左以為根本憂運之數年未能成功于勦亦

可收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福諸臣論列業無利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二十四

十月

義奉

旨行勦無容再贊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

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蓋

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懈軍

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喫

緊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未

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悞國之

罪即旁觀者俱有背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

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



任禦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而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  
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為供辦徐  
觀後效之成願應泰精籌彼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  
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賊驚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興諸公主見居坊勤宮與賊驚相  
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賊驚宮雖毀選侍李氏暨皇八  
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復官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十日

南臺御史傅宗阜奏曰仰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祥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溥海  
內外相與歡暢鼓舞莫見太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  
抱疾數日迄於

彌留逮適臣民間報之日無不舍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

藥悞

聖威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

悞藥為無心耶何以謂護有年不問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悞投尅伐之劑遂至照食俱廢肢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法宮遺毒 用藥之悞 誤服藥之 有無皆不 可懸斷報 擬旨進合 不已不惟 無我子 先帝而且 有傷子嗣 似但謂 一容亦 林新 敬將之 心切 世以 投子 尾 尾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典居無節侍御盡惑以圖蓋其悞藥之愆而大玷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為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為此意者幾

微與竅之中別有爪牙情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宮未聞迂避故違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十日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泱月以來所屢遣者何

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為查出與文昇一併

物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

俾之廷鞫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縱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眾通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亦



日前吃緊一義也然茲事開詞禮監方今掌印為誰虛受  
見在何處決不冗以究處事屬之語云投鼠忌器虛受通  
夷有據納賄有因若仍側席詞禮職身禁近將來潰敗決  
裂之禍益不可支蓋未有近侍敢輸國情於僑虜不致  
起羗戎於葦下者臣誠竊慮之也臣願  
陛下速逮虛受併勅法司明正通夷罪狀竝殲官府連結  
諸黨然後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留都不能盡知  
掖庭近態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目昧開陳一以正  
奸臣悞藥之誅一以明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月

祖宗內廷之法一以清肘腋逼近之奸伏惟  
皇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官府政體從此明於白日  
宗社萬世無疆之慶自此益肇培之中外臣民咸加賴禔  
福之不淺矣  
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請  
正典刑

十一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畧今聽勘熊廷弼揭

揭云日來見馮道長疏要將臣逮下法司莫令奸臣脫  
綱張道長疏要將臣逮下法司莫令奸臣脫  
尚方與王督揚守謙并論魏掌科疏又舉出一裝逆榜  
極不可解之罪要逮至  
闕廷如楊錫例意其急急除奸問罪一得往遼會勘之  
命而夕就道不俟駕行矣臣恐滄海關外為人口實至  
望山海趨發以便三公出關行事及昨見兵科公疏又  
要收回  
成命而為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問罪之意何察其留  
行大旨謂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通真臣必不服而其  
實不然原告被告例聽堂上處分臣以封疆大臣甘作  
被告以聽勘于三公之原告者誠降心以從也假使三  
公專主勘得悉行胸臆而高下其手焉勝或不得已今  
同勘者有經畧撫按有部道府廳有總兵諸將軍民審  
一人有一人口詞勘一處有一處結狀經一官有一官  
勘語俱當一一奏聞三公不得而增損一字也即與  
按會稿具覆而撫按內憑本心外憑輿論亦不肯以地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方御三公而聽其輕舉重也誠如是而通真也敢不服  
敢不相下臣意氣雖類經營久定即奴酋挾眾恃強逼  
處撫順而藩奉諸將自能應禦無瑕無隙無可憂也七  
八九月十月分最緊急過此數月至十一月十二月冰凍枯  
矣是其緩時道將精神儘能照管不至驚亂也若謂臣  
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為大則又謂其言矣使功  
罪而無關於封疆也焉用勘正惟關係封疆也勘而是  
以安衆勘而罪則處臣以懲衆如分功罪封疆以為兩  
是欲勘臣于封疆外也或謂臣實勞績彰彰然在地  
方中也無可勘者而無持以歸甚不便故三公不敢來  
者然而來固無妨也昧心違公論以徇科道計承勘者  
不肖為而稍作調停語回護于其下以存科道之體而  
或其不免者况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抑說說欺欺誣  
善言賢而有此四字足以蓋之當今之世誰敢向兩衙  
門問安言之罪而又何論乎來勘之一行哉謹揭此  
為三公勘駕附經畧熊廷弼與姚問科一書誠悔  
得罪之錄不欲發抄以存雅道今見問科辭揭謂以不  
行為舉問罪經何巧而文也乃補發姚與海內共見  
之至于揭中語意自有遠東雖然勞績在問科說破



口無益也書云自台駕入關後每分疎薄見外于有道  
目遠每日隔坐成乖忤年來責重罪重勞深深察一切  
罪矣有無虛實流布國中者無不曲盡其致而昨者大  
疏猶止懸括其前以示薄規此厚道也愧之感之念愚  
拙不核所以開罪于臺下者良非一事追維悔亦復  
何及茲欲一一求償于臺下未審許否夫開視之役為  
舊兵舊餉而按院閱疏纔上則無庸問焉新兵新餉而  
經撫道將兵馬俱初至亦無庸問然必于閱者借題  
目下補科之

命而圖用夷攻夷以博奇功此中外所明也當其屢催  
不下或謂不佞他疏留中獨于臣疏輒報若催閱視下  
可為他日同心共事不佞恐違十羊九牧之  
言未敢從及至遼而台札亦以訪問西虜優卹朝鮮大  
疏言之易于得  
音見而而不佞又未及從時惟撫院連上催疏而臺下  
由受事亦連疏稱獎以報其賜不佞慙省無繇也此不  
佞之罪也去秋八月初到忤亂每奏報必送書揭開札  
或有商量者當時只作順帶語意不及復後聞以答遲  
甚見惟每向人云經畧自視太高不肯用人言及查來  
書多言訪問金白子姓精力意急欲取指之了而愚不

兩朝從傳錄 卷之三 李 十月

能會此不佞之罪也刑夷一事地方屢求虎齒不理及  
差取別鎮往懲營講事竊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  
國體不致不忠言商確何意遂逆尊旨致以擅遣肩肩  
是辨雖日後無從下手半白送四千金與處結訪問之  
局而徒惹夷使一場之侮辱必思不佞當日言為不謬  
而由關乘輿之初不宜直遂以阻其趨此又不佞之罪  
也台意本不在閱而強求實閱本不欲東而屢促遼東  
第知委查之事河西少河東多河西輕河東重河西緩  
河東急當駐札河東就便待查而竟忘河西安且急河  
東危且緩也旅言即次委欠體恤初望台駕久駐遼地  
細將兵馬點閱以信三等批選之概乃騷費各營路一  
番而草草以完虛套始悔從前所擬求實閱者全不悅  
人意此又不佞之罪也楊萬鵬之批原從舊守道起念  
聞台大怒對撫院謝停如許始解熊錦揚于涓誠不難  
聽台劾以悅一贊畫老師之意而天理人心實過不得  
張昌胤柯汝棟原為公道憐才求免敢有強執允用將  
領各道開報印府廳且難作准况跟隨游棍詩查哄騙  
如何可任自謂于此頗有救正而反疑為把持每與人  
書輒云有所懲不敢蹈專擅之罪而竟為此忿而不慈  
舉此又擅不佞之罪也往督撫于閱兵使者早辭厚禮

已往也

阿意曲從惟恐一失長者惟而不佞獨事事操臺下意  
宜其不受而遂至于此然而為地方一段主張發揚固  
自可諒乃操舉罪過增添誦託之微言形之顯奏窮工  
極巧無所不至何相報之過也  
朝廷半塊殘破疆土付不佞而與之保全以無虧不佞  
以一付完全身子子報  
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復存不佞且之  
生而致成  
天地鬼神實共鑒即為臺下所抹殺因而鼓煽為眾  
口所銷鑠而一段勞若公案亦遂水遠山在私衷固無  
憾若臺下出關一應公私舉動自知亦甚密倘據道理  
為責備指事實以數陳豈遂無以復臺下者而不佞不  
欲言也惟畧述其所以開罪于臺下者一一概  
悔以祈禳解如此而已矣月罪唐突惶恐惶恐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揚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  
別批答五親典禮六公賞罰七彙奏疏八宜和衷九慎保  
舉十飭京營十一責成閱邊十二增廣武舉  
兩朝從傳錄 卷之三 李 十月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不聽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  
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憑几言猶在耳豈可忽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  
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印出視事母得噴陳有蹈不  
敬其言官論事亦當為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離黃至  
隱諷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  
陳毋得故為含糊致人猜忖癸感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  
各官協恭和衷共修職業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畧能延弼交代疏日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  
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等項一咨  
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以破壞遼遺  
他人欲勒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去又恐去後事體  
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  
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瀋水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  
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

南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一

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沈等城咸為賊陷或致  
自棄雖未遠復而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  
守寬愛瀋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  
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入州兵  
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接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  
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伴貢車牛夫  
使催趨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毫不相于昨據餉司揭  
報自去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科糧  
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  
米草止用過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何來經畧徑于錢糧舊管宴賞欽賞賞功優恤各行  
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閩科助修啟  
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  
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九  
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  
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一百三十  
兩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一萬  
一千有奇為新經臣犒賞之川但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  
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  
疏請內庫咨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一

巴上者以數百位計每斤七尺七寸以數百位計百子砲  
以千計三眼鏡鳥銃以七千餘計盛甲胸包臂手甲梁以  
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鎗又以二萬  
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鐵  
鑊斧鏈以九千餘計鋼輪火人火馬火鐘萬餘敵砲以十  
萬釘板牌通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  
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捕西虜而  
抄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煖兔二十四營而東  
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擒否半年已來塘報  
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閩臣姚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遺



慈之力抑職估庶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  
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作示進取而賊又  
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  
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  
項者捨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  
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  
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  
其大景也何一伴而非賊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  
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  
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

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  
矣一時綱紀廢陳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為之好機  
括惟只將懦將庸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湊手願臣私與各  
道議曰誠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眾  
一剪賊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  
用懦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  
築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  
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密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  
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  
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浙

名兵出寬愛川上各兵出清河入搗勦此兩處賊無重兵  
可衝行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  
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箱櫥帳鍋口斧鏢繩釘之  
類已做諸將秘辦停當即上城不能遠築權川木城亦做  
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軍  
士暴露冰雪若寒當俟春暖日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  
五月必盡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逼急則不  
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縱使降而我無以應倘為賊所覺  
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寬愛者職謂不以重  
兵殺撫順賊猶得分兵東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

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頃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  
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職向不欲明  
言以俟中外之應援速臺省之催戰今到此地位不得不  
言而猶非臣做出纔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持自守其所  
不能攻別道之夾搗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謬此  
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  
帛僮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丐西乞操作苦撐支成一  
家當亦欲自己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為官訟  
誣纏而欲陷之歎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臣今者實類



于是河東地方係重留殘遼家當係新造豈不願自  
收其成無奈福過災生勞積成病既為二豎所逼而堯宗  
文又為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百方傾陷為奴首效驅  
除首功雖欲不蒙勦而去亦焉可得哉趙克圖曰兵戎國  
之大事老臣何嫌伐一時之同不為  
陛下明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不言  
諸臣必真謂遂破壞愈荒張風囂阻制後來不得行事  
願諸臣勿以破壞為他人慮也乃若為他人慮則有之  
年來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

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為說  
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闕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  
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此見職收拾纒定而愀  
然者又復周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竊  
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劫着如向前漸逼之法  
雖武侯復起不易言幸聽言無輒催促而謂改兵之  
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為二三年之計  
前議木城乃遮搶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恃也築城定須用  
軍士勿以為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順必不可  
據賊必不受偏雖守藩奉十年何益此之所為新經臣  
慮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

以徵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備乃  
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  
多騷費更大遂必喪于各部之手戶部新餉銀兩當應時給  
發兵部馬價案蒙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區處若  
仍前咨計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語僅批咨回兩字以相復  
悠悠秦越遼必喪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  
必不為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責狀存案毋徒以  
失悞專罪經畧此又職之所為新經臣慮也一切調發定  
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精銳以裨實用鎮道  
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即以白簡從事該督撫不  
得護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謂而  
無不如意庶不掣肘前與樞臣黃嘉善言善謂各鎮有尚  
書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固其  
權而不予經畧專靠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  
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  
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為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  
如柏李如楨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川閩升議督護何非  
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常聽地方官為之彼既處  
內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括語徒  
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艱然怒謂人則憤若為同年如親道



身敗而不任其咎恐古亦亦照此法論斯科矣

央保舉不遂而輒參人以快憤老成如此更覺新奇至于領兵出口遠制債師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以死古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零碎損掠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為經略過求者若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究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臣之所為新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為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 臣 疏立案仍將 臣 所慮事宜着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 臣 去後無已之思也  
所有原領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世

查收

給事惠世揚遇災陳言曰邇者 天心仁愛災毀一號殿之噦驚宮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旬日有異氣關日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愕然未有言之者蓋以 天心正春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火災又見告矣 臣 愚昧敢一言以俾上下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開也冗官之當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皇祖

先帝相繼賓天

皇上應運嗣服為人臣子喜痛並切竭力從事自是本等職分而叨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為嘖嘖何物禮臣又當鼎鉉異數也說者曰夜半 宣麻已成故事何獨于孫如游疑之則一悞再悞 臣 有餘愧焉如游生平固無大過當此非分之獲即宜懇辭求去乃戀戀大物聽從哲秘傳借

皇上頒曆冠婚大典微

特旨以為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暗于大道矣古有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年來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世

剪除異已百計排擠有指之為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變而為西北之黨以處之者又有目之為

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則西北耳何必發難于

東朝仇視

君父芥視縉紳若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采陛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見用則輿論之所以憤憤不平也聖朝無棄人何昭曠之途不可共游而傾陷無已時乎國家多故非官之患而官不盡職之為可慮也巧用人而抽程材密持議而疎課績至此時蠹亂不勝言矣劉國縉



云

武備

民窮

四字是家  
者真以

之贊軍畫以虛軍冒實糧所謂無益而反害之者也即徐光啓素負經濟竟以當事者處置失宜練兵未成道遠長安道上且贊員視之而又以添一海運使無濟于轉輸徒滋其煩擾是亦不可以已乎奴酋犯順三年于茲矣言策者欲為取勝于廟堂而苦力者未能決戰于原野終日言兵兵不足終日言餉餉不足終日言道將道將不足遂竭天下之精兵聚之遼陽曠日持久為自守計庶幾其微天下之幸以保有殘土乎而廣寧而山海而薊鎮何處不常宿重兵何處不常有重將乃于京師根本之地不一加意令陰巧險猾之許弘綱入司戎政將以十二營為委曲狗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李九

人之資敗且立見而武備何時可修也遼難一日未平加派一日不已哀我軍人竭力以事公家之急而不肯有司因之為利焉見年而為逾年之徵地不論肥瘠糧不論遠近年不講豐歉丁不論存亡樂立科條肆行督責夫民也父母妻子長保而能不相率為亂乎薪盡而火滅木實而虛枝葉隨之是可不為之寒心臣言之止此矣願皇上當此多難之時深思開國之道勵精圖治以養天和諭令閣部科道等官公忠體國母開伴門隱伏其情自處于可議毋寒賢路類創其術示人以可疑毋矯眾非而容獨是毋勤遠畧而忘近憂將

見政本清壅塞通內外皆師師濟濟之選順治威嚴大第奏效何殷憂之不可以啓聖而災異之不化為吉祥乎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而

先帝默祐感格又在尋常之外矣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閔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

爰壘卵者無大于東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

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于田間不次之擢不御之權繇勇

史而躡躡經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李九

賜劔上方游加卿詠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之員乘債轅一至此也蓋其傲視高趾獨智于雄羣策羣力傲屈失策于是禽志益驕虜騎紛馳殺掠時告蹂躪之餘陰晦之夕厲魄吞冤磷鬼哨聚戎宗日垂邊計日短青瑣繡斧之臣熱腔豎髮白簡霜飛前後虜列殆無剩吻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竊計廷弼曩者之罪狀昭昭早懸之衆目旦夕之罪案察察將著之冊書臣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閔臣姚宗文府與閔宗人蒙莫發臣靜觀旁觀傷心結臆居代謝稽已稔而竟未見有啓半喉一為



皇上陳說者，心營發，不能自安，幸叨南臺之選，解解原非越俎，請質言而緩數之可乎。人言宗文生平詐偽，益世神奸，雲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窮奇，皆不問，只就閱視而言，夫疆圉之任，界之經臣，監察之柄，界之按臣，而復添設閱視，偶奪分席，且以踞于其上，寵靈之任使，迥溢尋常，擔荷之烜赫，倍難報稱，為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何如詳慎，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擅之咎，豁怒難填，巧借閱視，急徵補科之命，而騰落于出關，愴怛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者焉，又借閱視，捷取清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上

卿之轉，而計精于鑽穴，俯仰依人，有如賤商之孜孜登陸者焉。迺共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躲閃，字瓶之智幾何，坐井之窺不廣，以夷攻夷之策，有何勞畫，盡得虎慙之要領，否金白之裔，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而擲之于虜穴，反聞其凌侮，夫靡而廢之，不惜其逝波，還而按之，復茫如捉影，如此等畫，果其合于欲取固與投，批引瓊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主事劉國縉，上川遼人事，事決裂，遼廣之恨，不啻人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推諉，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恭賣國之隱乘與，周永春于沒遼餉，紛紛破目，道路之口，亦既講潮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褒，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涿鼎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戈，重二十萬，一日而畢，毋論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間，勢難稽核，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徐多許，將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訝邊，諸之虛掛，尾閭易洩，漏卮莫供，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略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強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上

利鈍之相，說城池為金為湯，或且為復，聖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彈劾廷弼，庸庸無完矣，觀望倚惶，懼將自及，始乃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處，錄而謂明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慷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諤，前此在閱，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又不可言，閱視之遺，毋乃為駢為枝，真濫竽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查，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閱，戶曹乃代為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濫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閱視



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百圖  
解免計無復之強臺省糾參公疏盡卸之宗文坐為鼓煽  
挑激宗文股慄噉噉致辨推而遠之惟恐粘着嗟嗟廷弼  
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為發縱  
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為護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  
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辜作何緣故閱  
視之奸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援經畧之罪狀相掩也此來  
公忠發憤多為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國體而後倖得  
另遣科臣往勘之責職每評之遼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  
罪咎宗文豈局外之等閑前日之閱閱遼事也而閱廷弼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望月

尚可為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一一皆從宗文  
身上行事拈出或屬通國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  
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  
假借藉端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立  
賜罷斥以為人臣陰險不忠欺君悞國之戒職觸犯奸鋒  
自知不免然蒙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  
是時科宗文者科臣也士龍則有同舟抵括之誦臺臣  
力震瑞則有當局不言之誦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繼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四月

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假令  
宗文前日之閱閱遼事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復煩今日之勘  
既有今日之勘錄無事而之有事恬謐而致牽駭又何取  
於前日之閱閱上行私宿奸養亂疆場之隱蔽滋紛朋黨之  
葛藤不了誰開厲階宗文可勝沐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  
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  
從建繫之杜總督專制一鎮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聞  
貶削之律國法安得不弛公論安得不鬱今若再置宗文  
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事尤而效之富貴非惡誰肯孤行  
介意天公司直挺然為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

之而論議之夫議論何常哉要在持論者就目前之緊  
要施對症之針砭或急或緩當輕當重宜唱宜和可關可  
休毫不參以成心而  
廟堂之上乘至公至虛為之斟酌庶幾可以定國是而羣  
情無所搖若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而不必追尋者門戶



勤學宜平

屯田自給

練兵宜精

郊廟宜時

之說。是也。年來之檢。懷不休。既已兩受其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口。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激玄黃之戰。黨之一字。為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鬪者。助達之事。是也。善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潘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謂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過強。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蔽後罪。但平其氣。一助自明。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罄。已懸。加派之法。難繼。若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 五月

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慮其晚。非責任者。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但說練兵。何曾得手。京營。惟知吶喊放砲。邊士。無一衝破鋒敵。如奴酋之羣。醜計。不過五六萬。而潘奉之屯。聚亦儘可以相當。然此嘗至于負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強。而敢數來。若使訓練。扶戰。何以縮。怙不前。有至重大。而當執其敬者。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饗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躬必親。猶新主肇稱之殷禮。當舉。若必在。衰經之中。未可遂行。郊祀。則安有為天子。必待印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舉

在從宜

妙語沁心

見切新

朝歷。誅事。豈嫌觸有。至。鄙。至。汚。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也。爰。立。必。繇。會。推。貢。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品。望。不。應。驟。躐。揆。階。若。使。半。夜。之。針。封。遂。爾。亂。顏。就。列。則。是。枚。卜。之。大。典。可。以。聽。人。擅。取。非。裂。其。麻。何。以。屬。耻。此。皆。議。者。之。事。為。臣。輩。所。職。掌。持。其。見。而。進。之。于。廟。堂。至。參。密。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也。輔。臣。雖。賢。必。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即。素。望。輔。臣。亦。必。不。求。多。于。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其。任。二。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 五月

失職。掌不肯力。乘遂有交通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不防其漸。而亟收之也。以皇上冲齡。中外構疑之日。惟是輔臣是賴。籍云輔臣能盡其職。掌以為主。權重。臺諫諸臣。各效其議。以左右匡扶。而為輔臣重。大小秉忠。物議不譏。則國是自然盡一。而太平不難力致。伏望皇上責成。二輔使其每事秉公。奏聞。而皇上亦宜虛衷聽納。無以內批為慣。當臣輩亦得矢忠于聖朝也。尚書黃克纘奏略曰。法官也。欲以法成人。必使其罪皆



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還與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研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李選侍事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祿中之物，安知無出于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月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必瀆陳，克纘又上言曰：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纘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克纘軍四人，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

欲邀恩于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而迹有涉于忘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十一月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然景象，以為郡邑如是，而都鄙復然，以為城市如是，而村屯復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思我

國家深仁厚澤，超絕萬季，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休息，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若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疎耳。請得以細數之一，臣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



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形驅勢迫即綠林之象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渺小者耳稍上而為長吏則有罰穀有美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詳下聞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然此猶其渺小者耳又上之而為方面歲節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携之于家歸之子孫又非鬼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割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一

刑以至於盡也所恃以稅貪夫之魄而消官腹之饑惟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為民夫揚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又况乎漏網于吞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爵菜根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困頓而銅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嘆其計拙嘆其命窮顧影自憐撫心誰賞廉吏安可為而貪吏安可不為也最可嘆者撫按之白簡賊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

東也、不可轉而西、絲之縑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雄文、何益毫髮、高村魏第、實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末路之可新乎、銓部劣轉一番、倉廩驛遞等官、極其誅求、而真實剝民之肉、吸民之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為不刊之章程、駢語薦語、總為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難成、法固然獨不思、養猛虎于深山、俟期限既滿、恐毒吻之餘、斯人已無、噍類矣、撫按之糾彈其疎于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疎于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為而貪吏安可不為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一

達無論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朗斯民受福即皇祖初政一錢若廢致厘聖懷不須借芥規于異代也况主上幼冲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懈弛所宜勵精振刷又當何如者夫以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化而為賄賂之乾坤浸成一因疲之世界今若一以寬裕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瀾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暮夜四知而慎白日之一介如軒輊海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阿堵



爲性命、視性命如草管、如錢若廢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法之逮、造資格一字、真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是土、羹、塵、飯、吓、可、嘆、也、可、恨、也、卽行取曠典、而九載理官、一塵不染之鄒維璉、尚爾棲身于甯署、京堂填滿、而三年學憲、清標孤登之鄒俊、亦始卅籍于南藩、而軟滑無骨、晦嘿藏身、或占勝、以爲趨、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寄、勸懲未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穢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關民生、以激濁揚清爲今日第一義、內責銓司、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清者、特擢一二、人以爲榜樣、極貪者、立逮二三人、以爲覆車樣、亟將從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

前姑息套數、一筆盡勾、耳目一新、而又嚴諭在廷諸臣、肅然澄清、無容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乎、以今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凌夷、卽如陷城隕將之遼撫、尚鼓腹而樂鄉閭、叱咤謾罵之經臣、又公然而過

闕下當局不言之閱視、又安坐而享清卿、至若望三台而流涎、志萬口之共唾者、官惟後之彈章、爲催官之占兆、或以一日之黃扉、換舉朝之白眼、考之典故、實未經見、又何惟碌碌小臣、睥睨而遂臭也哉、愚無所知識、凡一切培

養、聖躬、嚴杜中旨、消異同之見、助師濟之風、諸臣言之已悉

無俟臣之贊陳、當見吏治日壞、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瑣、謹效其區區如此、冒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五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臯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效

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二年為滿一年止事

二年員外三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焉

如京營衛尉司道當以二年為滿勿數月一更

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歲科兩考為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而輒議更

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早者媚庸剝軍銳者氣高兇舛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一防推諉以責實職一明進退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一 三月

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覆

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

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邊事故前疏謂

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

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妄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

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

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

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眾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

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

兩場未請  
急在練兵  
然必將得  
其人則練  
有實効持  
中而定見

當調用者也聞寧夏提兵王汝愈甘肅提兵祁秉忠俱身

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頃遼左新經撫有請

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說之日三鎮并叙

可也至宣大密邇 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即

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叵測先事預防必得謀

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 當之此弁生長中土夷情

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專以燒煉採戰媚人今之

遼左已為殷鑒尤可任騙貪之將一候到底乎臣以此深

訝去國諸臣藻鑒之不明也聞去歲宣軍激變副將楊愈

茂能解散彼中曾以愈茂為大同請不知樞臣何故易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二 三月

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投之京營之地及近

日有言 之短者樞臣又為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

臣之悞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掌樞者非事外之人

獨得無恙已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申用懋督臣

王象乾咸以奴酋必叛為請彼時無有應之友有阻者至

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為宣大計即

為臣言為得何益哉總之疆場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

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

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千總葉時新守備成已百戶鄒紹

中王三公 曉暢邊情



武皆謀堪決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已繕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俸薦不論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練臣練兵初意原為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以為若重取軀之勢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宿兵故智即協臣黃克纘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二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倣漢武教羽林遺意也後乃浸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六七千堪練而老弱若牛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北與之鬪矣夫練兵若以援遼則當練之遼地遼事平而練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功成今既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遼事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何以為衛京城豈費幾許金泉幾許官職幾許搜揀不能為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協守之用固無庸一大將又安所倚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為一萬移山海關則又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奉旨汰處然則汰處畢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照南兵三千如不繫之舟既已糜餉又習教玩揭安所置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費一餉得一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為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鎮之重有便焉敬陳于左南兵仰給南糧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原為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遺餉即養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北軍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勢必相妬有甚于今春之鬪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京操未明而集日舖而散不聞鞭賞一人間稍振刷群起而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四十一

嘩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昌藩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各內寇設有一重兵扼其中何敢驟指關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餉一轉移間耳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合無京營量挑選鋒之雙帳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為一營于兩營酌中之間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單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詞一千既畢許即營中選鋒別更選調周而復始其  
掣回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懈庶幾二三年  
間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強矣獨  
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既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  
議數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  
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賞可也此非臣之臆說亦科臣楊  
連科抄中而謂更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其確  
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論楊愈茂者然臣知其  
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才  
力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南朝德備錄 卷之四

五十月

陛下念疆場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六日巳酉御史張捷慎微決壅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於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冲血氣未定日講既輟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日  
又不過起拜套數半响還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客適者伊何人取筑筑六尺形  
影相憐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大賞大刑  
嚴宜慎重  
絕有關係  
之誅

然然也

皇弟皇妹嗟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  
念之臣心欲嘔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微似  
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為

皇上念之耶恭祝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真是

聖躬有關於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

敕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之至而

南朝德備錄 卷之四

五十月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嘖笑之時假如生如

存之念或解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于左右便

嬖今

皇上謂煖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

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

焉新進恃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為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

遂以將順為容察悅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疵毫

舉安知非吃緊防川之自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

機臣輩亦何仇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諱吉諸人于

官中能多所



三揚刻節  
諸公方誌  
川此地  
人以此  
並所用

人賞

匡正而一毫不以私意抗外廷臣將贊揚之不遺何疑之  
有不然臣于大臣猶疑之何況中官科臣之疏有曰大臣  
與言官為二則必與中官為一知言哉臣謂大臣不能與  
言官為一則不如善一二力乘至公折衷群議何乃驟  
無可否而推折之術又敢干明用也大臣不能與中官為  
二則不如善一二因其惜富貴之心堅其顧名義之念使  
誘掖獎勵之有方此輩何嘗不可為善上以勤護

聖躬中以調維骨肉豈無少補耶且

朝端之地儘有光明正大一語聽大臣之自立自行更不

須仰人鼻息者如今日最不可與人之大賞莫如王昇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七十月

同官徐揚先言之部臣黃克績又言之支吾敗露情迹顯

然實勞當酬殊封難目有何不釋之疑況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早為他人所竊且而

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此正

聖心所大不安也臣謂

聖母嫡親家屬不須尋訪只須究王昇父子可立見矣但

准其自首從寬仍不妨量示優容陷詐偽之重罪沒望賞

之微發臣有以度小人之腹其愚斷不至此也今日最不

可緩之大刑莫如楊錦李如楨編逮年餘如快逮又數日

天刑

議邊

矣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業奉

嚴旨有難結之案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周

永春輩又安望其議速議禡不為網外之漏耶至若忠有

當乎安儲用貴存乎程品念提期于為國事有異而同歸

年來軍兵告急航海餽根颶風作祟動遭颶失數百人之

生命以魚為窠數萬石之軍需以淵為倉傳聞登萊附海

諸郡大戶虛應窮徒包替不惟利彼重鑑兼以耗我軍實

滿載泥沙漂沒根船並下豈可無術而處于此既急軍興

勢不得不海運欲善海運道莫若覆題餉臣于五月間過

徐見南岡臣于仕廉者籌之甚悉仕廉清品真才留心經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八十月

濟處徐數年親歷踏視鑿鑿以為可行官則責成治海之

方面有司而民不騷擾外則更番增額之防倭班軍民不

苦勞計費金錢二十萬而足大新河果成則以三百里之

安流避大洋數十里之湍與其委百萬餉于莫測之洪濤

莫若損此二十萬金錢聽罔臣條上而採行之成見當融

毋持廢河悞國之邪說便宜當假毋蹈經臣掣肘之前車

練臣狗國恤而并請重任練臣者務事權而責成效欲用

則必假以為之權不可用則當還之故吾之地奈何處彼

于若用若奔之間灰將來勞人志士之志臣恐籌國事則

智者誠多顧身家則愚者亦少且夕有急相舉而創練臣



彼肯為 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 朝廷大賞罰大機宜  
自當平心定議為

皇上力持之豈盡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意而  
為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存深宮慎防之至慮嚴

救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又使大臣

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為一體而明良比隆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官前後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光景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諭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為龍顏

今一子焉匹婦耳當 噉鷓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為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堪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堪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且又

誰敢為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

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憫設如

論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論內閣不令發找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十七月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殿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

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

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閹之細橫來批頰之兇在 選

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如龍此臣所伏願



皇上掛酌者三父母之職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同體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為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日之曰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雖不憚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留中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七十一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官始末疏曰前月李選侍移

官一節避

移官始末  
此疏詳明  
有以也

至尊之宸扈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官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

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

情景未若則在外之閑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臨

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含濡不言之過

矣臣以一介草茅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日擊當且情形亦其身任事內再

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日輔

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况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七十一

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日紀念



置謂

先帝宜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官人閉官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官之景

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殆

不宜草率張皇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為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

而在旁之窺伺誰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官有謂即當責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撓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

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忍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况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官之

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官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官又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正位恭及李進忠等之疏摠以官既不得不移自不得

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官即欲加恩選

侍原不在官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為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官嬪

踞

天子之官以抗

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與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揚公謂酌  
極善無乃  
後之揚波  
甚矣者矣  
甚耶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  
諸大臣說。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密有訓。停。即本日緝獲罪  
瑞。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五十一

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

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官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臣子尋嘗事臣

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

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

計私愛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官嬪之有可徇。亦絕

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

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井者。或傳處罪瑞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

夙夜憂時之士。悵收為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口不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官之

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官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

懲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瑞等。又譬如人家主人

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寃問。創懲。此亦

清靈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

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六十一

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

事。于以保惜。先年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為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驚官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官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陽

求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察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懇言，更於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及其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亦遵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上曰：登極移官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七世月

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慙朕心，着昭示中

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忿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為大小臣工皆朕臣子，

開誠布公，勸勸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

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

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官始末，以釋群疑。

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而見大臣，李

選侍許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朝，如此者

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

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

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

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

象，安乎危乎，當避官乎，不當避官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

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六世月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

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

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為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忖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未有憂色選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九十月

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官乎選侍因殿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為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孤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為

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較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為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今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十月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燾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塵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官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悽境危衷究其在且臣等不勝感憤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毓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官閣秘密，諸

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過為

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

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官禁，一壯維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城保護，皇五弟一慎內旨，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部

覆，一勵廉耻，一接群臣，一論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器奉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糧，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

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挖祭器，

疎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敖

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法紀，東

廠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挖牆窟水溝，

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疎虞，該衙知道。

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題稱南軍挾賞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酌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敢扞網如此，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啟釁之原何故，其訛

傳之語始自何人，眾軍聞訛言而喧嚷于廠府部三四衙

門者的，為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大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殲

厥魁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玉

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眾心。往

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留

都為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日久恫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三十一

以訛言蠱惑，其關於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海

思亂之邪民，并窺伺之奸賊，恐禍之流溢，有不忍言者。是

在當事毋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

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

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

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

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殺

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為眾軍所側目，幾為煨燼者。科

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闈，而淮

南寢謀，則戡禍定亂，實在川人，而銓部拔滯仲任，尤關鼓



舞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黃建中汪有功等其人者蓋  
與文輝比有全署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強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觸  
其姑心公道至今寃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謫籍不得與左  
袒要人而必扼之使下乎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衆心不許以盈滿  
召人神之厭孰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辣手不施則毋薄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強從事夙夜匪  
懈臣尤願南卿貳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專其官益精其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聖

職庶幾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特輕倚重六師克詰萬年寧謐  
鐘阜天塹增其高深典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虛非托在下也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必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曰南軍原無賞例聞訛鼓譟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衛門嚴查首惡併該管各官分別奏處  
大學士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密勿茂建勲勞

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苦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  
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者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  
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  
學士就第賜銀一百兩綠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  
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詹事公鵠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聖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徬徨又聞  
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  
為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  
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為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晦詞密緝推科  
臣楊連疏中所述情景最為真切意欲紀為一書傳之久  
遠以資 兩代光明謚靖之治



禮科李若珪奉 旨回詔奏曰臣原因司禮監李實劉克敬各一本為恭選 大婚事內請隨帶推筭官役并請給勘合臣意選婚之法必由粗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容後以及于本家之籍貫蘇州縣而選之府蘇府而選送之司道而後推筭八字彙選榮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推筭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筭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陽生為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彙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筭非謂必不用欽天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祖制也臣習見往日之驛騷恐兩勘合並行一路民愈不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堪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推筭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泰乃冒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除席蔡待罪外請候

明旨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鬪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遑一一屢指聊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梁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超岐鎬而越豐沛真千古一再見矣既而 燕山定鼎則畿輔之人蒙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為真主定策姚少師固姑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相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宣千古之泰交文正挽一時之劫運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

南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都之馭權藩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為蜀之人平原蒲州內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為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為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為齊閩其人然而梁文康之章詔游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隄方絕傲而高賢大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為 國寶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知各有意膽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大誠見大 詳論有用 文章堪與 則亦侯直 密致小人 之奈政 垂不朽 謂公謹確 謂當用人



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可勿問也。人又有  
 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未路全差。事業  
 無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改三日之觀故論  
 才者但用其才足以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也。  
 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每  
 見有一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  
 博名聲一為認理而着脚一為藏身而借夥其後日復一  
 日樂其臭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雜者又  
 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  
 爭之生皆在于此不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七  
 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  
 合于清流亦有生平之好修無慚衾影合議論與生平論  
 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劃開天之妙手有局陣  
 已定而拾衆口之殘涎合開創與蹈襲論之而後品可程  
 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東林  
 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而貌  
 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說話不  
 差乃至盡寬其行檢又如同一論察典而畢竟捨死報國  
 者膽氣橫空同一論淮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  
 同一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撰禮卿而

人

四人授官  
可補其官

堂

招權者及覆者如見若夫坦衷直腸寧去官而不肯賣友  
 者豈容並論則臺臣徐揚先之微言為最者也。以類而推  
 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豈  
 易言哉。人知爵祿趨避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友  
 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為不愛人也。而不知舍之  
 儘足保全其身價士亦有雅負清修而難言經濟亦有共  
 推蹇謬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籍而不為贊畫至今享  
 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騰豈其敗裂  
 遂至于此乎。大抵使人者常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  
 因人授官而一人效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八  
 矣。今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遺情  
 既已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任  
 即清卿不足以盡其才。盛世永潔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償  
 其品。韓光裕立朝有色而假元牽累至今為不了之局。實  
 子儼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  
 九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  
 易違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以類而推用  
 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紜  
 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唯唯靡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  
 者不肖投俗而時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過當者。以激發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為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擯甚密雄鷲者冲鋒深密者遣將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真可為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

人臣事堯舜之

冲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己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開事則為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天光無爰之地與日逐逐患我軀幹不厯氣力不前不

患人之隘塞也今欲使之歸混同永無爭軌則救時急者又可深長思矣有未勘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

是路粉紅

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察之匪人

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已無藩籬之

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為

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

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痒用一半君子又用

一半小人此其為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憐才不阿私矯

暗或本  
銘司是根  
源之識

枉不過當此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砍木永斷葛藤全無掛碍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眾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為物也有雜有鏐一鎔以大冶則暉暉蕩蕩皆化為精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治者也陶鑄若類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庚午都給事楊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陟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旦禍發于桑情

不八日命危于好豎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

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繇一疏自分妄言

官朕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一伏  
使人拍案  
以絕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為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移官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官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官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乃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官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瞭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

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為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離

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高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官。群瑞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官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抗。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

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捧虞淵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

兩朝從信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

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為悅。

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為

諱者。又況移官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

德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號麟之人。

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論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加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綉。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款龍逢。比于于當年遭遇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

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不免借

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

政逐。鞭之情。而陽樹犬馬戀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為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

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

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遺身天際  
人豈能及  
之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路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同無稅無忌之山農。

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資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裁。

辛未

論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彌篤。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兩朝從傳錄 卷之四

奉公守職。三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輔臣如游。為朕首簡。實嘉清慎。特用番。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論不遵。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拒。阻否。至于尚書嘉謨。克績一事。小嫌。何難

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

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柱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單賞之後便為紛紛求去之風。忘國厚恩。藐朕冲幼。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克繼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賓陳。朕又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再傳宗各官。務各懃懃。自當恪恭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秀水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竝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為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繼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續續進講。其經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等具儀註擇日上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

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請執

初二日中時



穆廟奇妃葉氏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為

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神宗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

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 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一爭

冊立即紛紛得非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

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為生色然猶可諉之

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挺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確

有主持何士晉之一 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祜之而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決而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有哉其言之也光常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劍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自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

一 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為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憫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可不磔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

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臣選侍亦宜首疏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四

請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為，扶

皇上以垂簾，將不測，况又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毗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

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為何如主，今即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闖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為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之匡測，罪不在賊，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李選侍之定案也。迺

臣因是而更為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五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為司寇者，豈不聞此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為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兇豎漏

網之門閫之。長安謂群豎負質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為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為是，則臣

請以一言折之，夫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為九

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誅崔文升之屬為



先帝一申寬為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耶。倘以縱放逆犯為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鳩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

大臣毋以

聖躬為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為至計而息其煩囂 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六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為宜而今

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

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

為奴酋出入經緯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

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受然須

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教場為屯兵之處如坐通

衢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管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

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

引導籌畫為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脇朝鮮而時圍

獵于開鐵汎懿之境矣造鈞梯另採木打釘新造為攻城

之具即今驚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強也奴之舉事節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強未可乘危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非敢冥冥決事也

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聞

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

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受一員職以為說皆是議于撫順用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卡

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董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受用金伏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吾蒲河為撫順後應

為三岔兒要衝且兼涉西虜况巴殘破提兵應緩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徒卒應調守蒲河而濟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遠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非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塞奴若南越清河寬遠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而蒲河隨為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川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

兩朝從信錄 卷五

八

資。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資。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其。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為。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川。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國。家。為。微。幸。也。蓋。奴。會。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勝。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年。之。局。而。國。家。之。憂。之。擾。

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尚書黃克績。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署選耿志焯。俱出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迪。陛辭出城矣。又聞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逞忿。或引嫌。或因

兩朝從信錄 卷五

九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者。國事與國體耳。誰為作俑而决裂至此。請先責黃克績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克績服官雅有清望。立朝素著勳渠。此昭然在人耳目者。迺因其同鄉張維樞列之陪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囑託推用大典。夫以邦刑重任。官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紛起。有謂其在先妄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向來兼攝戎機。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蒙



譴責而欲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錦。不樂勘問。而欲去者。信若斯言。則克績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彼。求去在此。私尚便矣。于公論何干。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臣謂克績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橫逞私臆而去不可也。于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也。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為逼真矣。且今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天啓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丕屬具瞻。而元老大臣。遠爾冥行。舉

兩朝律例錄 卷之五

十

動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家卿之去。原來如此。已不可為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為推用。鄉人不得。輒結毀家宰而去。家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忘情

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聞且見哉。至科臣楊連。雖有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

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

旨。未嘗損望。而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廢國事而妨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舉而輒罷。羽書未戢。肺石未懸。且

今典時類

大禮將舉。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辭。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為國家行政。用人。鋤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充。凡康有傲。而翼為明聽之失職。不惟萬幾日廢。亦且體統寢微矣。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家卿以開誠布公。酬塞與望。勿違私怨。致妨登明。顧俊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嫌。致失忠

兩朝律例錄 卷之五

十

君愛國之忱。竝

勅銓司出竣。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國事國體。兩存不失矣。抑因是而有感焉。夫大臣以體國為忠。言官以隱語為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葉有日。則雖賢者不免。以致異同。滋啓堅白。愆分無惑。乎用舍之飲水。而進退之維谷也。最愚昧。竊有杞憂。再祈我

皇上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持公道。務奏隆平。至稟擬盡歸閣臣



中旨倍宜慎重庶

君令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需也疏入已而黃克績

周嘉謨耿志輝奉

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悞

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為辭况內帑自有經費近

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

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

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

兩朝從信錄 卷五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其處拖欠如其處冒破即行查叅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誤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口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確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即便指名

能盡之言

幼主乘乾權歸閣宦故凡有章奏語常及此其為此輩所

側目久矣近為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為渠所痛心故

借抄參為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畏長之

則西厥緝訪之故事也可為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禮

之議簡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

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筭又為帶領

者重請勅令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勅令足矣何必

兩勅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駟路

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有慨于中久矣况今民生困苦萬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五

能堪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符

言官之口後為所欲為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

文卷為典制殊為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為典制不知

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

獨不可

請而減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因酌抄參乎借云帶領推筭多給勅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亦但言俟選就緒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為無過而且有常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學今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為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為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請輔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 國家大禮值此時勢將欲皇上為何如

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古

主將欲自己為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御史馬逢臯乞

嚴勅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 臣伏觀科臣楊漣移 宮始末一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蒙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潔其名

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

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

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績李汝華張問達等

也上移 官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

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

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瑄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

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古

未誅而發罪瑄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填門總為

朱履之容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議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融含糊一旦吾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曾汝召喪



氣之言。潘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虛妄哉。臣愚亦以為漣  
近來一疏再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為前移。官一事大移。官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  
身。止知

皇上為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為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媚  
者進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五

六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日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  
不知近臣以為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

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  
居功。一一具單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  
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  
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為而去也。  
夫其不安者在移官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升之一疏當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  
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抉髮。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為震悚。忠收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願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宸。  
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為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

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  
皆並等得于日擊。泰皆眉隨。而餽于後之者也。若夫

兩朝從信錄

卷五

七

侍移官。則公議鴻宣于封事。于官。嗚俟于殿廷。非漣一  
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  
惟群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不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  
無損分毫而

宗廟鐘虞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真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聯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選侍。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

送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于言。即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為



國百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初徑行扎付計告中外為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 典禮

之罪人也乃因緣忝竊忽進尚書夤夜暗行再躋 東閣

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賞道之所簡主之所貴情實乖舛不應至

此已聞台省之彈發無刺矣濡滯至今皆相吃為怪事近

聞乘春水泮決意求歸或翁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六

方凝河水雖泮心火未降突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

有意如畫游之鼠何人之動靜以為起伏又如入室之賊

聽主人之寤寐以為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罕頻見章奏開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如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以公議去一人俾端不啓

而公道秀昭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為第一義矣且雖觸忌

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六

科臣成明進規言昔周成王將冠視察月使王近于

民遠于後晉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撥開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

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于論議臣初

人諫垣有 國是未定群議漸繁一疏蓋深鑒往年之覆

轍不可再尋欲大家為 國事起念即為 國事起議庶

可杜紛囂之擾耳頃者伏誦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後

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為凜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明旨一察于公而又存紛嗽不定敢于扞綱者必非人情  
然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強之使令且向來之習氣  
亦未易猝捐蓋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聞橫口雌  
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為實有苛求一疵束縛  
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為平有始屬無心之  
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為  
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顯為人作  
鷹鷂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為正此猶一人之彈  
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隘路相逢刀鋒互競此以為否彼且  
以為滅此申其說而以為不肯彼即逞其辨而以為大賢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幸

使彼毀彼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  
以為偽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核之法幾窮  
矣。

皇上所論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眾矢叢射人皆以為不  
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惟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論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板附則可  
倘與按居間彼已自博其黨獲部且逡巡于處分即欲議  
亦何容易也且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于  
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  
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  
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  
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眾推而糾  
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  
除也宜集眾以咨前議至于隱語暗挑使人揣摩于鬼影  
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  
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為評者三人占  
則從二人而况于評論人亦有不從眾者乎大抵獨倡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幸

難憑僉同則可信天誅之人亦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  
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誤者刻者勸者譎者日紛紛于聚訟  
之場而國家不得一別白之術將何以為人把柄哉  
故臣折衷之法不特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  
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煩于踟躕仕路日見其寧靜而  
本之則  
上為倡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申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絲綸無拂眾之嫌也政本已清用人則當公道章明之日



且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逞私者執其議而至于相所相  
構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于  
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  
聽言

戶科章善遠備六說意以請幣不可為常長策無如會  
議屯田鹽法而外所當酌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廣鼓  
鑄查稅契嚴出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日進守宜議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之秋而因為振

本寒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  
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遏塞

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  
擬擬擊之好化為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好

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

家誠非高品臣亦言垢者自垢矣然察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奪其

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俟露彼鄉紳備極  
遺之而必處于階處之後可乎至于休之禁錮張廷之鬱  
死又為甚即謂不尊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沉  
鬱既深繞一開口而又以語籍之日此人無事等事要發  
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為虹血  
且為碧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  
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于了萬了又何難可發  
而顧為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分  
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

君父臣言之已自心驚然而不新不禁也臣又不容不平

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

流奸險貪穢實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  
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

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抄也除諸臣已經奉  
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

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  
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登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

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屈

抑無聊幾一開口而又以一語捕之日此人無事等事要

翻局而不知



朝廷有用之人才，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而不知人心有千快萬快，又何局可圖，而為此不必然之處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官之事，夫移官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為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臣居之以為貴，而未嘗遣會乘機取

中旨之閹老，將謂臣居之以為富，而未嘗驅神使鬼取罪階之金錢，臣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五

借以為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實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于呼吸之間交

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秋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即不移官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因何罪使漣，當知如此，只合唯唯喏喏于

兩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兩朝從信錄 卷五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皇上堯舜在上，而真有交通之臣，且用腹之間，有敢于

矯旨之閹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臯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為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翻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五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增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為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微忠，可錄葉茂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延捱，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



勿懷陳語而日姑候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限定日期早為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聖躬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日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發風從

坤來六月水多怨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

言凡五事擬擬千餘言皆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難

于轉石通在

上而滯每在下此脈絡之患也一政府窮

旨護身之泰末而累足伏莽熱中之彈謹復厥心頌在

朝而躁必在野此心替之患也一言路萬國承冠咸拜

旒于雙闕六垣領袖半投簪拔于長林感激忠直之衷

默紛紜之口此耳目之患也三會議救途如沃焦釜當不

惜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伶俜先生命不清其出之途轉筭其入之孔此庸膏之患也一方與一隅小醜騷

動中原之上三輔二東獨苦海陸之衝加編不聞有乘除

之策子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弓旌

久貢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長安

越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與情有未協抑畿地偏不及此

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

恤咸相慶為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遇請名請

婚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然親之以為患者此

也一刑獄生入主門之罪無延月東山死有餘辜之囚編

待特西市一當遣而不即逮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拊膺切

齒而共以為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為直抒公論闡發真忠仰祈

勅議易名以光謚典疏曰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

擇臣每先謹直臣聞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脛以

鳴忠或剖心以見志或袒胸而進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

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

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烟寒芥之墟

沉埋于敗墨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為磷而肥身保

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做以一日浮榮歎其百年共盡此豈



宜見于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日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 簡升。近荷

皇上復允禮臣之 請。一劾于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

不灑然。勿慮。欣欣然有不得為忠之恐。而臣願猶有言者。

在已。論諸臣品。階定于沒世。名字馨于千年。議者恭難。受

者無愧。獨間有未經 廷議者。非名室于子姓之彫殘。即

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或時經易而

未及。詳將使一腔指白。無人肯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天

聖明盛典。掛漏不尤。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

考據。最真耳。目。故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己者。若

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

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與閩司計奏。與大

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為持平。得以不寃。 朝論避之。十七

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為廣曠。蕩斥邪佞五事。中投楊慎馬錄。呂純馮恩

諸臣指斥。吳璋葉素趙真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為民臣。常放故實。傳

其草疏之久。鴉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

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丸一七得生。發之。誦詠忠厚。悱測。絕

無懟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所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

情。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復為通政司叅議。歷

太僕寺卿。蓋自努力。于馬政諸弊。搜釐殆盡。所以太僕寺

志。見在岡寺。時海內嚮注直臣。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

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之二疏

既老家居。每期望。必朝服望

闕拜。示不忘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天

君。又家窘產薄。獨置田六百畝。贖族。又以田二百畝。贖貧

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讀其

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

往覆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疾卒。家

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杯土荒涼。忠義

之魂。長夜凄其。嗟嗟。蓋臣。饑士。何代。茂。有。要。以。或。激。于。名。

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尚。足。不。朽。矧。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

絲。衷。其。為。令。則。有。如。米。之。守。其。立 朝。則。有。碎。首。之。危。絕。

漢。大。荒。則。有。竝。類。誦。讀。之。娛。長。組。玄。踵。則。有。懸。車。急。退。之。

勇。自。起。家。至。九。鼎。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



留名宦有臣如此。願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呼  
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賜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拊心橫涕。而不能已于長  
歎者也。方今衆正登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  
年。

賜環今日。一時美泐。大地為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倘亦  
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為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惜魏冠大綬。  
褒直臣于峻巖。又錮之餘。豈獨斬片字。單詞。揚忠魂于美

報朝律信錄

卷本五

事

報之後。尋崖望岸。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顧憲  
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

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仕同  
遠。瑗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

空百代。氣盛千秋。操持無愧于古人。著述有功于當世。之  
三臣者。品各不同。並堪不板。卽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墻

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  
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

震震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時而臣謂

蘇。極禹與聖賢家法。譬君避世。君子難容。視人者當觀其  
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如必苛求毫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  
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證林。卽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  
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論者。先王之所為名  
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存  
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當成三臣。氣韻

尚新。見聞未遠。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名。從

報朝律信錄

卷本五

事

公議。覆俾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胆

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  
者。

皇上卽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為吏科左給事中。

復駙馬王昌勝養田租。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燦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按彭鵬化。彙奏本省建言。國本三臣薦起。岳元聲請卹。姜應麟。馬德澧。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

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梗槩。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十一

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勅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

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其所真知者。邪正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註數語。無涉含糊。明註姓名。

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一掃淨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藉之。以為資。一事之瑕。亦

不得終身指之。以為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而才不長於割割者次也。有才甚盤錯而迹類揮霍者次

也。照懸若水。案定如山。簡明彙奏。將次第而內外用之。若諸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自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諸臣去。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差數懸矣。日者柴起

清卿。畧無位置。以為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改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待以不次。半常者。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管轄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惠桂。二王府。起。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十一

禮科汪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義。一重督學。

職掌學文。卓切惟考試。曰。嚴。曰。公。曰。明。尚。難。確。據。只。在。勤。慎。實。實。可。按。其。為。以。為。有。三。反。焉。外。史。記。文。衡。為。清。華。井。負。學。行。之。望。者。不。得。與。之。而。科。場。一。壞。挑。李。已。收。轉。口。實。勞。怨。卸。但。惟。恐。不。速。一。反。也。歲。考。未。週。不。得。遂。轉。不。知。幾。經。申。飭。何。都。邑。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累。考。未。易。宗。師。二。反。也。歲。考。例。嚴。雖。遊。學。真。病。不。免。督。赴。而。乘。考。畏。卷。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是。以。劣。生。置。諸。于。膠。原。孫。寒。畏。足。于。棘。闈。仰。有。雄。文。雋。才。亦。務。結。納。鑽。刺。女。之。不。貞。婦。導。之。矣。今。當。嚴。勅。以。後。省。直。督。學。完。歲。科。兩。考。方。許。陞。選。如。資。俸。已。過。量。為。加。銜。說。服。着。獎。優。以。由。轉。期。于。功。令。盡。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官官漸盛一曰人心漸絕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罔騙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恐默不言當重處

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選楊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 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月三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異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利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勸經筵以慎養德之始

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稟擬以慎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慎

裕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也言忌盡而是言第忠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

盡矣言忌異而此言又第忠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囂異之極則從異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速為覆結將在茲矣試思今日

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則主于索垢大紆之

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遺詔之

恩光也九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

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

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起

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

泐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為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

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

行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月三

次

士無陽九之劫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為得也次則當觀其  
大凡人服官藏拙甚易觀望猶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  
事則胆力可佳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年前  
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為不推  
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累後之議



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置。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  
 補浴之才。掀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溝中斷木。  
 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龐終是  
 不真。叔放衣冠。傀儡竊為椰榆。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  
 國家多事。用才為上。人各言材。得真為要矣。四則防其過。  
 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既遷。  
 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  
 虧欠。乃獲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風日原因。籠天櫻  
 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  
 石火夢身。舊帳也是。冰山而泡影。鷗浮新等。局思鐵板。寧  
 再四而圖。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越。似為非法。事成極重。又  
 豈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  
 則仇者亦安。非騎牆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  
 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列卿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即不然。雅  
 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留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參藩  
 泉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俟資等于按貢。守  
 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鬱而不通。反  
 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收樵何為哉。如是則起用庶不  
 虛矣。然而猶有說焉。其此官聯前途有寒之形。誰能排  
 闥而直上。果腹無分。甘。養寧能強進。而嘗鼎則滯不可。

兩朝從信錄

卷五

清欽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侯逐日不休。袴父亦必渴  
 灰。矧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  
 嚇。則缺不可不清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即  
 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高。再不  
 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  
 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卓  
 保。王英。偷安僥倖。蘇萬春不行簡祭。都着法司提問。

兩朝從信錄

卷五

二月六

十二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真駕。杖尉闖出。西班  
 之前。喊稱保  
 駕。來遲。主公宥罪。二語者。再隨該錦衣衛員役奉  
 旨。拿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關張劉備孔明先生  
 與夫唐太宗李靖四輩五業。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  
 遼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等  
 語。又手持揭帖一。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末二里七家  
 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  
 國。老祖傳流。恐  
 君不信。擬帖為照。等語。供係本日。從晨。有不知姓名人  
 將。駕衣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親似顛狂。語無倫次。見在該衛。審問。該糾儀御史  
 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支吾。神情變幻。腰  
 懸木牌。悉憑謬。不經之句。口稱。聖。犯。震。驚。無。赦。之  
 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蔡思恭。濫。屏。金。吾。之。笑。罔。思  
 玉。陛。之。嚴。較。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將。謂。分。轄。之。有。人。要。知。統  
 攝。之。何。事。當。是。平。日。之。故。縱。難。委。臨。時。之。不。知。倚。屬。如  
 細。不。遲。之。徒。階。之。為。厲。誰。執。其。咎。乎。况。茲



天淵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寶寧所獲之潘文成同日而語也

臣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為今日持議之衝疏曰

嘗槩觀往昔

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回之臣為斬其藤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若父而猶習涎取吐甘負 明時之大罪孰過于此故

不敢以時之所喜道者為獻而願平心為我

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二十六

皇上陳之 臣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構

開導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面哉

臣 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襍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

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寧皇康不揚等而為之首

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襍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

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

徐縉芳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

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襍

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為

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穿時則有开詩教趙興那等

而為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

小人之接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種毒

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二十六

即有一翻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為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

難捐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

投羶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

來之破敗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為眼下之靈符苟有不合

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

亂爭先取伶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

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

前後不同柔猛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汗暗則此數

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



翻諸人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任路信其雖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迫于一朝垂盡。焮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為糞土之蝮蠅。不身死于賤行辱人。卽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竝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願欲借往事爲衝者。非謂今日速有已甚之事。而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兩朝從信錄

卷五

二月九

厭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棠升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聞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後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凡筵者。復來事外之

約言

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秉。旁觀。冷覲。早已有此二慮。而况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幻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墮前人。之舊窠。一則爲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旨哉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襍。以同升。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佐關。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若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翼。主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淨捷。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歧。正可爲參互之籍。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儘可置之說裏。卽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更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既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長。臣卽不暇遠引。卽以今人自况。亦非平日孤忠。聞其家



名賢正論

若絕口不言。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成投荒。直聲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為師法。諸臣等頭更進。豈止護此為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人于故步。此臣於用未川。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次三冬。靜觀頗定。姑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何慮之太早。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信如。臣說。則公道。聿伸。無憂間沮。仕路甚廣。何懼旁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四十一 二月

英主中興之日。羣工師濟。

明吉如流。為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為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為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為其真。志願須圖其。

大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速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開心定氣。細味。此言。脫有以。

臣言為未然者。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追禽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內巡做事。具職職掌。邇來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巡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盜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拿究。遊手無藉。潛住異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一兩朝從備錄 卷之五 四十二 二月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旂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占。僱覽頂冒諸弊。一體奉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請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誤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即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催替諸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姓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校認熟，臨期簡點驗明方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役，依次隨導，不得錯雜擁遮。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可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逐，即赴該城報名聽選。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衙門即將為首拿獲，具奏不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沈振龍升車駕司員外。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大明禮樂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

一曰樂章宜正。臣代奏

世宗御製，稱孔子曰：大哉宣聖，一曰維持王化，似非沐泗木色，然簡之皆元人治業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用元人之器，以祭不亦輕朝廷，蓋當世之士，况元史所載，顏曾思孟，各有八句

歌章，而我朝一切刪去，以致八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

復得八句，重歌一倫，以候獻官之事，竣成何聲律。此樂

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曰樂音宜審。臣稽列帝特諭，神

樂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賜之庶餼，胎之淨衣，披之袍帶，典何鄭重。今跡混道流，

不接節奏，歌舞高下，一片道腔，竊恐俗笨之象，難測清

廟之中，異端之聲，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宮商角

徵羽，半商半羽，七音以合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

之序，夫然後高下有則，輕重有法，抑揚不忒，其度庶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奏后德讓，風儀既舞而四夷來王矣。誰謂聲音不關於

治道哉。此樂音所當釐正者也。一曰八音宜備。臣伏觀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在竹匏土木之音

具在，獨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在竹匏土木之音

廢弛，臣甚耻之。查得九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河南懷慶

府鄭府世子載堉等，註為樂書，琴瑟有譜，搏拊有法，以

及園丘方澤廟享房中，無不具備。章章可考。若按法而

調，亦非難事。試令協律郎等，潛心學習，挑探合局，考擊

中，度豈不足彰

國家全盛之樂，此八音所當修備者也。一曰舞位宜定

臣伏讀六經所載，鐘磬琴瑟陳列堂上，于戚羽籥陳列

樂歌聲在上，舞容在下，似若可觀。及奉

命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歲暮大除，樂舞生列

于殿外，孟春時享，樂舞生列于殿內，致祭孔子，樂舞生

列于殿外，夫一樂舞生也，修而殿內，又修而殿外，何其

無持操耶。問之樂舞生，則曰：舊規，問之左右，則曰：因仍

已久，竊思舞生在內，是于羽可混于堂上，所稱舞于兩

階者，謂何。此舞位所當齊一者也。一曰香蠟宜慎。臣竊







贈 楨太子少保磨一子八監

戶部總報漕運到遼

上命紀錄勞事諸臣待事平復叙

舉經筵頒賜羣臣有差

頒天啓錢式

兵科蕭基夷謀叵測

廟筭宜周疏曰 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

夷卑職阻攔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

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真夷并黃把

都兒索我投降夷人之報 因而嘆曰 惟哉此收降夷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四疑五處  
六四地  
七遼東

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

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

方覺困餒聞經 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

夷降者麤至豈殊權鼠突之衆盡鶴形鶴膝之儔保無借

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噉腥膻不

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

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

五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

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殲之勢所必至而昔胡

寂寂今乃信信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白土難馴蹄齧

跳梁莫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  
進之又帖然奉

命是何其從容向化緝讓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

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末也原無固志

其住也成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

之極難狼顧而驚鳥合而起蕭牆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

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

支糧軍餉尚爾告虧夷腹何時得飽况其投降數日或張

百以成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錢供賊剝

肉補羶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達之地居民之所出

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

夷勃跳擄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決其可慮者三也方

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

方候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

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稟帖云與你要說箇果斷虎

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然恐樹怨即在于樹恩而

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耀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弊端索

我重路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

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

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為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爲真而萬一或僞欲認爲真萬一或真將欲阻  
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盜  
憎主人之衆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遠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  
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投奔  
否問鄉陳友良果可信否擄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三役  
赤身放回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無  
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  
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  
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削黃把都兒之灰

兩朝德備錄 卷之五

命使不怨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下  
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狡弁王猷詐許歲輸如例  
者問我往論而餘屬爾我使張汝觀者問會責諾而我屬  
留會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餌之其望難繼違之其鑿  
必潰若此所傳王猷張汝觀等道路所傳一切匪不以報  
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  
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  
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怒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  
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叙彼中招納之功  
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界督

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日記况山海遼陽亦  
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人遼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  
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  
彼緝探厚其原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  
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血脉無使隔碍以茲危邊如焚  
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大  
而畧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便

兩朝德備錄 卷之五

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  
部院者也趙克國之制差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界今  
不得的見彼中之局段而預爲不必然之處使彼中一則  
聽命二則聽命固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未無  
定計

廟堂諉之邊鄙邊鄙諉之  
廟堂不幾盡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當何時平  
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關係甚大  
不可不究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易



世貞相臣  
極大  
此  
無此  
列狀

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千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  
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筭臣以為遼事之壞不壞於  
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界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  
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 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

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

國者沒無定見徒使暗濁卑流嗷嗷出議而輔臣因以為

票擬之準竊遂以為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

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

掣還此時惟有備開元聯絡北關為死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 國者復沒無定見所票

明肯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轂一統袴之李如楨疎養之

劉國縉倚為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

陷屬夷淪區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

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

延爾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秦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為

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遠

與當國者復沒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

定策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

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胆志多其峻防守廷弼已效之

規絕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  
一破櫻城自守之議洗明廷弼孤忿不平之氣持之幾年  
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 中國市賞之利而悔  
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者也乃當  
國者復沒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  
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  
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  
奴已沒沒蕩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縱容迂緩為太平宰相  
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  
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上  
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昭見天下之大勢而屹  
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瞭然易見  
矣一同之地戰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李酋  
搆首僅據彈丸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憑  
蓄鏡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世貞相臣

極大

此

無此

列狀

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千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

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筭臣以為遼事之壞不壞於

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界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

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 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

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

國者沒無定見徒使暗濁卑流嗷嗷出議而輔臣因以為

票擬之準竊遂以為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

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



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大奴之勦絕，終不敢必也。為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則雖盈。

廷紛議，眾口譁然，羣指我之為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為敗者，則雖高談介子，侈論終軍，日買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遠識，非諸

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即不能出于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為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禱，條而奴退，遠言進取，條而奴來，便思退避，寧使繆籠反在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不幾為趙宋之覆轍也哉。臣請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形勢皆悉于胸中，即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知于平昔，即眾言互異，誰得而焚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思筭，即道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千九百萬者，可細為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涂宗瑤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未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天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誠能具此議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以輔

新主於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願相臣急圖之。今日能主張遼事安穩無虞，即他有關遺可從寬略，畢竟為天啟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歸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為相譜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觀表，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禁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止之蓄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款貢。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復大臣決策，而欲依違築舍，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遂宮保而貽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



繩和臣以難為而獨規用臣以定議相臣議定而遼事安矣相臣不任誰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皇上早勅二輔急圖遼事毋再迂回毋再推諉知臣罪

臣不計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關外機宜仍當參求盡一

這所奏裁定兵餉同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

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營事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五月二十日

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營路

軍起發根因一併查參具奏

其初其終  
竟以計  
擬處海內  
寔之

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揭為逆監轉換支吾欺

君貌法直揭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

虜宸難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自任承平

時毅然整頓恒約鄉士夫及城探壯快書吏鄉民每月

三令躬親校射設處鼓舞恨不一當得自效盡應積玩

而振刷之幸蒙

聖明不棄片其振置昌鏡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

及長陵等九衛專一操練人馬政臣效犬馬以報知遇

之日也抵任之初即值慶監鼓衆挾賞之後深恨橫

從營路如陵軍督令本管查正身清匪外此亦常

之不復多資分該監見蔡都掌科疏中陵軍六千餘名  
該監開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歸烏有且彼之  
應查者應儘虛冒俯潤私家之囊索項門一針洞見幽  
隱此輩口禁心悖自知奸情畢露無所逃罪矣亟亟焉  
再議強辯欺罔滿格猶可詫異請就其言而折之前疏  
陵軍止五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八名此外何以又  
有四坎六百二十名此外何以又有巡山巡邏謀工部  
提督其軍漫無數日陵軍有 神宮監軍有 柳東掩西  
有巡山巡邏 九陵提督所轄軍皆陵軍也柳東掩西  
匪多就窺已屬通詞而云分班直奉何  
明旨向來月餉並無軍冊點散有何待支故事豈上班  
者領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豈五百名軍如此之  
少而快賞銀兩乃至一萬二千四百之多耶未 旨邊  
軍每名二兩今除五百名應快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  
一千餘金入何囊中應急追還 皇帑今備查得快賞  
陵軍十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又看守 壽  
宮軍人六百名又 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九百四十  
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十四名  
過賞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就為確據孰為疑似一指  
障天該監何所真一至此也最可恨者快賞則召募市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五月二十日



未究審且其  
聖明日月之下大奮乾剛張進忠等原係倡亂成首伏  
各軍統領出哨搜出是否立迫赴營操練今改以迫赴  
營操為迫赴出哨理屈詞窮肺肝立見原牌具在令各  
軍細數附錄于左為此具揭須至揭者

一原牌行署  
天壽山守備乃原任坐營張福安道街為軍務事竊照  
得 皇陵後背逼近廟菓且樹木森密易於竊伏  
陵寢重地深可隱憂查有巡山等軍向無專官統轄巡  
邏總屬虛名合行委官督率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  
即將護守各 陵并巡山各項軍士逐名查點真正本  
軍日逐統領出哨按山自東至西週而復始遇有賊夷  
即便相機截殺一百餘名本道速撥標兵應援務保萬  
全如各軍不遵約束及冒名頂替者即拿解本道以軍  
法細打先將查點過各項軍士花名造報查考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辛未三月二十七日

長陵  
神宮監軍一百三十七名巡山軍四十二名巡邏軍  
七十七名夜不收軍七十七名黃土軍四十三名行宮  
軍十六名天橋軍十三名地坎軍二十名本戶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一百二十九名巡邏軍  
四十六名夜不收軍十九名黃土軍七十八名行宮軍  
二十四名天橋軍十七名御馬監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一百五十八名巡邏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五十二名黃土軍六十六名行宮  
軍十名天橋軍十一名本戶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一百四十三名巡邏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一十四名黃土軍四十一名行宮  
軍二十一一名天橋軍十四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二十一一名巡邏軍  
四十四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五名行宮  
軍三名天橋軍三名御女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六十二名巡邏軍  
五十五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一名行宮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九十八名巡邏軍四  
十四名黃土軍七十名天橋軍十四名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一名行宮軍一百一十二名巡  
山軍九十九名巡邏軍九十九名黃土軍二百九十九名  
夜不收軍一百名朝房看料軍四十四名李貴妃軍士  
二百名金錢山軍士三百名御女軍一名  
定陵奉旨督標營軍看守軍士馬會愛等六百名原係  
內監統轄亦隨陵軍挾賞領訖又天壽山守備下城標  
軍士九百四十五名并九衛軍士二百六十名俱係九  
衛額軍亦隨陵軍挾賞領訖以上共軍六千二百四十四  
挾賞過銀一萬二千四百零八兩為此附揭須至揭者

日暈  
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甚為  
閃爍條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  
面東非而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淡如月之在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辛未三月二十七日

日暈之上大團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  
狂狀似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同知段展呈看得日屬純陽  
君象也宜清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曰經見  
耳至層層異常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早職未習  
天文不敢妄說休咎但遠左大兵屯集城滅如酋正在  
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乏恐不能得志亦在此時  
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為謀求耳寧海道何廷恩申  
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虛生日光為巨近據回鄉口  
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逞于草  
青騰壯之日業有其兆矣况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  
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為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撫順為傾  
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為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  
奇借大疑下近邊未必奏手調家丁于九塞尚逸叩關  
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  
柴樵料之支持幾賣絳而釋殺牛車之搜索血竭澤而  
焚林萬一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奴與軍俱敵國內與  
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徒竊  
托憂除痛加修省申傍城守儆令道屬文武將吏嚴加

忠肝表胆  
洋求遠慮  
漢下通露



戒備外  
遠東經界表應泰疏曰：舊開日為七辰之先故  
天戒以日為重，且其位陽位也，其象  
君象也，所以欽若著于虞廷，庶微陳于箕範，猶感忍  
理不容誣從來

明主良臣，未有不因天戒而增修德業，但

皇上龍飛啓運，如日方升，茂祀永祚，親賢問道，種種

敬政，兆億萬年無疆之休，宜有光華之歌，魏美容，雖

天心仁愛，亦安得以象告，而臣邊吏也，就邊事言，今日

之為憂方大，如兵馬單弱，罷械空虛，糧餉艱難，將吏缺

乏，而逆節磨牙，裂骨，豺虎正強，堂堂

天朝，無一可操為勝者，昔敬塘以日食而憂，招討之

軍，元亮以雲物而料吐蕃之變，皆事而備，一一不棄

宜道臣之術，得驚懼而不能終日也，願苟勉有言從

天而領之，孰與制天而用之，先儒亦謂

君相宜造命，不當言命，則夫博災為祥，易禍為福，是在

皇上之勵精，與內外諸臣之協力，而臣與在遠文武吏

士，自當枕戈嘗胆，而不敢頃刻寧處者，耳彼楚莊，宋景

弱主也，尚能謹天災，退災感，以克昌其國，尤

聖主也，念祗德，仰是景星慶雲，和風甘雨，而何蒼蒼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李二月

格矣，統

不消哉。

三法司會審楊錦李如楨等，議得楊錦李如楨所犯，楊錦

合依臨敵失機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為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錦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禮部上言二藩竝建，未

聖旨，惠王分封荊州，乃

皇祖成命，依議於見在舊城營建，以免各宗移徙，工費浩

煩，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宗禮氏 洽上下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與湛初覈實  
欺侮凌辱，湛初依恨而沒遺孤，零仞，時論大為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御史汪泗淪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五 李七月

李七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秀水 沈國元述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經綸之出當平

爾時批票言官之牽制之文當夫一柄互

而無勾銷積弛或廢大宜振綱官府之法當一

謂中官既

于禮部張捷能德陽之議當從也

政刑之明當速

保舉之法當嚴

巡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收

搜羅材武不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

以二年為期至期赴部便與請

文卷之刷宜嚴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宜有議驗

宗便就該衙門內專責

一官清理收職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

間在內府每卷一宗必令抄謄立案以原卷送巡視衙門

設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庶職掌巨細年月終始

何若日呈御史照刷不為故事

而孤鼠出沒之姪可執而問也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已奉公兩規為君莫先于虛已而以

篤學勤政聽言為大為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

事為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

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

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垂  
日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  
借逆揭為櫻鱗逆耳之說拚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  
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將  
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異位上來黃塵四塞占

日有暈戰人主憂客兵傷蝗害穀又曰猝兵圍邊城有

早風雨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傳示兵

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

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議察防範

禮部奉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

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入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



之防設前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荆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鑰。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陳寧。居民陳榮。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效。榮祈神。神忽聞。言。既可愈。目疾。為之日。抵。數十。遍。每。一。朝。豁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其。家。勢。甚。危。榮。從。外。舟。救。極。母。歸。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鄰。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達。岸。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官。舫。內。都。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都。守。睽。舟。待。候。自。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都。守。驚。詰。何以。孝。子。而。得。復。生。榮。曰。孝。子。知。孝。惟。伏。十。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曰。微日。風從陽。微方。來。大旱。有邊。急。有兵。喪。又曰。工土。與。食。物。貴。一。日。有。火。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韋蕃。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按臣

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黨惡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爪抱空夢。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棍柏木等棍之兇器。打死小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四 又二月

命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賊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入心。請劔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癩。以為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

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為教內。都頭改為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

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

不問也。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癩二字相肖。主事王之案。懼為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咬處



察典既入彙錄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分勤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受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案諸臣所由得罪奸僂之本未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煽漏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宋居官有議胡不處于作令之時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罪不相準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兩朝後傳錄 卷之六

五月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為是為當賞而西獨于之案督過之深耶况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殲奸豎九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敷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耀于光明而

三臣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數天忠臣義士所以歎嗟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單咨訪而臣謂之家二臣而外不知誰為歷卷何者忠

君報國之外無真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且臣堂官張舊為司寇見在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案李俸諸臣應否從公勘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妄之罪倘之案等為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兩朝後傳錄 卷之六

五月

立賜擢用以為人臣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謀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查之案作令清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諄諄言之者非為三臣也為

先帝也為當時舉起官中舉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身抗疏奮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弃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赫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非楊連本無功而諸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為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手願與天下萬世共贊之。初入班行內不知忌諱伏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恩詔例召用惟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日期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

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本部復准以後

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何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

選之命再不輕

允為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為題留各部又放假另考

人才儲官著空

國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

速下三資速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

觀期前家臣中飭貪廉恬兢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舊

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為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

下尚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肖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為節次行取將日

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必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半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觀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察之

典又何為而夾集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為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体足

者不多幾人修筠玉笋泠泠數竿為缺亦易補用亦易再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吾曹是愛

吾用無愛再無變志也一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異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宜慢事使

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也愚竊謂即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俸已及期者總舉為一單即遍政之各省撫按除不肖者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俸足者稟

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添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考俱

免其朝觀令其解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節次考

選續于今咨候補之後以次進衙門至于朝觀時止存

俸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為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

容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單取

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為明白可信可遵者矣

至于論休之說

前朝昔三年內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為

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為是難題以消托人心耳今似當



以三年外者即筭俸足不必四年四月為休足也此又任  
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固不能代庖矣祇緣  
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為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

上命所司確議其復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謀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

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慎防前門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九月

封郭棟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

石

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照

承陵丈尺培築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表應奉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

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介

在呼吸非可徵幸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推至有事緩時而

推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有若緩

七

時尤可駭矣遼左當屢屢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破關錄

不移時禽宰賽如反掌日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三韓

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

臆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

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

耳至于布置平時相機臨敵功臣罪且未暇論無論諸

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耽延者乎以兵馬言之

征調強半脆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鎮將領若為奇貨

如總兵王汝金坐營陳應武類者紆弊百端難以枚舉遼

左曾不取半臂之力然猶曰古有驅市人于閭左而戰者

有朝從信錄 卷之六

在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衛都司王表各

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

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督臣嚴催一

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

座淮揚巡船不堪補驗必須拆造而復該于錢糧不湊手

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順三年之內船可修則請修

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

三年不知其費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

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運糧

不肯渡海此猶在 都門外者也至在京浙兵三千名



客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履任即伏疏請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超懦怯縮胸，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

寫得可恨

釐蔽之下，且敢捍同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早出關，未必無助。乃又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

錢銀

至近湖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昌宣大止月餘之程，而踪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糧言之，馬足專靠糧艸，今糧已絕，斷數月，艸亦轉運不前，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夷馬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十一

軍士專靠月糧，每半月愆期，輒借貸豪門，或質當鎧杖，至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率萬而此可抵當夷人乎。

然

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貸質子錢幾至強半，各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弗振，實由于此。

海運

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運

益

請小車一萬八千輛，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之汰兵，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脛難馳，目前又不知作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十餘萬之兵，又頓于邊枵腹，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一年，當早辦數月，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騰飽無日，戰守何資。此錢糧之應援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禦虜長技莫如火器，內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造鐵砲，然非一朝一夕手足所成。頃臣疏

請發劄保宣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打造先那各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委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十一

戶部矣。戶部復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悞，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謂也。至硝磺尤係吃緊，臣于客歲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斤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斤，銅鍊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鍊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讀，耳不忍聞，而矚目無以應其

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臨虎穴，如避湯火，若近恭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議



調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卻挂冠而去惟在道諸臣期以身殉疆場不以賊貽

君父項臣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難憑仗

臣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

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圍協備之奉集自以為敵無不

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呢視

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

接臣慮夷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此

意立刻帶數百騎入廟皮時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

揭塵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志 又四月

矣漢人有言夫且為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仗節

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

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焰薰

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遼左之用者趙

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僕撫臣力言其宜用且曰吾輩身

在洪濤期濟國事非有所私萬一輦鞍猶膠故常致有

後言僕當出疏百口贖之摠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追恤

人言況此際危迫焉

宗社需人豈為一已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牛維曜皆

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僕會臣以邦清會督臣皆深為

許可復臣書曰才華骨幹如邦清當今天下無難事此語極為得人倘以治勝者治遠有兵不練乎有田不屯乎臣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謬以為謀宜從眾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為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各

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仗節死義論則不妨

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共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擇

而用之者也亦皆被過考察蓋個體負俗之士視官爵若

敝蹤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往往從盤錯中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志

而

國家有難畢竟無此人不得且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

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全冠革既若彼以

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

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視陰敲篋且

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哆三足徒歎曲高靡和獨拍無

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款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糧草料缺乏者斬

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衝耳鐘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金匱也奈之何泄泄也伏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糧不敷器械不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社稷不安惟

皇上下大賜乾斷凡

從前所請立刻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或退期于中機斷不敢為孟浪之舉也廟堂之上勿先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五月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

臣前所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

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

臣等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抑

請焉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定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蓬蘆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勅下該部議復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撲滅

臣當束身闕下請受責貶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

臣死而封疆不可為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

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

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侍

講經筵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

王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

臣奏說係局外之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

罪不宥

禮部奉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

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

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

上官各行禮

刑部主事萬燦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恭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

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慶喪與塞

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仲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

法空乘其精力未衰起用整正

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并奉昌元年月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又三月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

虜防禦東夷并

勅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

各分巡兵備道以消孽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

矣

上諭戶部太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

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

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該監

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俟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叅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事之壞

也種種之弊套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攻劄後中

紳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

誠為得策矣領所謂守者非徒嬰堞堞深壕塹之孤城固

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擊掃以

探扁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為截殺也

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犂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

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警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

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禦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

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潘奉之內而肆然無忌也此果奴

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繇我之指揮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又三月

者習蒙蔽為故智以掩飾為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

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姑

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為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

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為功任其大入

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

經臣督臣每相告誡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

勵庶幾不至頹越以遺疆場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

秉誠匿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舊按臣陳王

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叅

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過重視

封疆為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熟窺奉集之淺深。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虜計或不免。臣當即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傷士馬。擄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九月二日

去村民人畜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首級保全孤城為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往奴以數百騎嘗我。倘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道不至有今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臨期又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消息已斷。人心搖撼。奉集為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等莫展。百計欺罔。禍之首罪之魁。補斥未足以盡其辜者也。有謂朱萬良。請警赴援。

一過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塘報。猶妄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當日駢殲載道。毫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稱精選。維時教其可戰。則戰固可控其銳。即不可戰而堅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近。直抵沙河。曲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幾不免。雖曰眾寡不敵。然恍惚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來自衛。藉口信地。瞻望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眾而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日以精卒為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九月二日

可追。且以知己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矧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未做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躍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整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獨不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至。實為規避。悠悠遲返。而奴之創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為奴。描寫而張其勢。若此。奴尚安所顧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復來。即未深入。暫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置一彼勢在。



高言

可思可恨

入心玩

必逞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搥其能  
 就扇視無足怪者且殺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捨掠我之  
 將士軍役亦曰保保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捨掠姑置不論  
 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糧又得其子女生畜是我盜保  
 城之虛聲而奴得捆載之實利矣。遠圍絕塞兼值兵荒雖  
 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巾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  
 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荆棘生  
 焉非若西虜修捨修去而居民傾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  
 一舉而畧威寧一帶再舉而掠扇皮左右藩奉派注勢必  
 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  
 兩朝德信錄 卷之六 辛巳二月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川。今遼左建  
 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為士卒先而報我  
 朝廷萬分之一。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不  
 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疴怯未  
 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  
 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膏之爽不止也。遠事至今破  
 壞極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拊懈干城又豈  
 敢不愛惜諸將但奴禍日剝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  
 心戮力大破積套率眾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過奴鋒而

以此致諸  
已了改此  
之於始

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板皆以作事謹  
 臣望風先竄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  
 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間無  
 人烟至此極哉。昨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槎  
 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即  
 稱驍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之  
 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驟故因循藉  
 釀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扼擊曰  
 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  
 兩朝德信錄 卷之六 辛巳二月

自能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  
 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者  
 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  
 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  
 凜凜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  
 之敵氣哉。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畧遼東表應秦據  
 所聞當日之情形其實

上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巡按御史嚴加覆核分別功罪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疆于萬一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  
招林之難測

昭和殿災奉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勸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

陛辭而出即坐馳彼中還返三千餘里行住七十餘日逐  
處親到逢人密訪備查卷宗實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  
質以廷弼所辨白從公案實矢諸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天且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謹一一為  
皇上陳之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為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  
勸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  
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  
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  
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為失事至  
于蒲河灰山豹冲斬殺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  
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  
久傾塌當開缺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為

憑也廷弼緝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關城之上下  
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開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  
之周有才人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  
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為從實奏聞某事為欺隱未報勸得疆場  
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  
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  
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各口間與撫臣所參稍有異  
同耳

勸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勸得瀋奉之外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凡有村落因山為居塚石為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  
民居不過一三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  
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  
金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  
屯劉普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日瓦溝子屯終考  
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  
也  
勸諭曰士民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勸得三次入犯  
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  
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



房屋八十五間，豈密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盈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拾袍一十四領。

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臣勘得前後陣失折官

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

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

二百四十二員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臣勘得自萬曆四十七

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

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八釐，除收過銀九千九

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

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為

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奏，勘得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

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担。

聘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之頽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鼎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為進

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避道而代之

嗚，謂數萬生靈，皆延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得論事之準的也

心服

其得謫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辨殺擄一節，噫，嗚呼！有花名

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

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都中所傳為萬

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

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為人所蒙蔽，是罪贖也。廷弼必居

一千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

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答萬分之

力。滿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北門。

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冲，不欲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

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

故借微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

更心服

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

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

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非

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

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

役無割免，又網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勝訟，聲乎所以流

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臚傳以入告，而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泰昌元年



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焉

國家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延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  
屢疏致辨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  
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遺微  
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表應泰

撫臣薛國用按臣陳張從公按實謹具奏聞伏乞

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矣

奉

兩朝從信錄

卷六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能延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  
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  
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石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

薦異木

南昌貢士萬長生樹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園  
成田畝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酒不願受職  
義賊賊功成身而退今將本技器具于左  
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十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  
則文不利則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  
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入門中央高築將臺上將輪巾羽  
扇端坐臺上逆等不用士卒不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

古來行兵  
出奇無旁  
勿以馬  
須有也即  
當此以  
見此以  
亦足以

旗任敵入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

一陰兵發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

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

里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持者火器而傍之輕視而攻

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

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毒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

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

如履坦道

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

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持以滅虜者火

器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

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持而虜戰屢

非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空

奉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抗卒十萬二十里可坑

千三萬

一錦帳懸鈞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奔營而走

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

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繫其足

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地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截于中而虜騎

不能犯者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車輕而便利

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

便兩入可拾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

敵陣于去則母願母去則子願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

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入可俱成灰燼也

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

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

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然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



可憐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議方考試并對稱選是  
在禮試外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

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奉

聖旨移官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

不聞乃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

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

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

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有悔悟引疾迴避

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

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

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會議遠餉

一 肅官鼓鑄制錢 一 肅官督理屯種

一 南都牧馬場地 一 長江上下蘆洲

一 東南半辟海田 一 版裡衛所屯糧

一 南非戶工關廠 一 省直房屋契稅

一 督撫應節軍餉 一 郡國應裁冗員

一 州縣應汰民兵 一 省直應請循役

一 南非諸司改折 一 內外諸司積存

一 省直倉穀糶銀 一 省直開地變價

一 事例改輸本色 一 加派分析各部

一 海陸召買轉運 一 省直催征起解

一 內外查核收支 一 內外中嚴考課

兩朝德信錄 卷之六 五十九



此處雖特  
謝奏而又  
特出人意  
外稱詳察  
矣

三月丙子

御史侯恂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汎汎悠悠。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勝我。屢郵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宰賽故。顧瞻西虜。翅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憑城設防。保茲塊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奴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扼奴之吭。而感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遠言。犁庭切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為足矣。

兩朝從信錄

卷六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洶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冲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縱騎之虛蠹。作何修舉。作何厘剔。以澹不涸之源。塞溢觴之資。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餉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騾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伏為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訝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卸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不遠矣。通籌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



軍糧

精器械

練營兵

五斗最近任往近六十里。通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羅于商令其自敗自鬻。利之所。在皆為貴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厥造者又屬虛糜。真欲張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

兩餉俸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佔也。影射侵佔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別祖軍之虛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籍可呼。而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隊以千人為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為簡閱。而窺覓者無所容矣。而老弱者無所濶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千十。汰十于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軍餼太薄。定當加厚。以塞謀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姑酌雙糧。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精。并給于所留者。豪鷲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

初五

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誦。不能無怨。必須慷慨。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藉畧。熱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弄包占。牢不復破。收軍放糧。但須數文。顧竟之錢。而事已畢矣。國家亦何愛于鳥。有而任其漁食。為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三錢。是一

兩餉俸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筭。不費錢。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為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我見顏敵之術。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春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瘠。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况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付建河南以存留。而濟餉置州縣如海州。密云華亭。長清。以楫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為。亦力所能為者。一日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遠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木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凡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脚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辨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侍道臣賈之風。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脚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為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系。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濤。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竄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慢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值催至遼陽矣。而又責運潘奉以為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下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趨趨。須以短催便。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為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遜。驅畿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三十一

遠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充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千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日支銷錢糧之有潤滑。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參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驛若干。細加簡閱。嚴為訓練。列為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有禁家丁之冒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庶籌撥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政。凡羅本脚價。舟車催船。造檢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潤滑。稽數季報。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為奸。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疏曰。夫閭閻之設。原以備戎。未有不備。而反以啓戎者。欵恤之舉。原以弭障。未有不



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萬餘，可不慎乎。值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擾，蜂屯羶場，將無寧日，則作備者，固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每見虎首等備極驚駭，旋免紗花等紛求新賞，督臣疏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啗之。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揚灑灑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為猷裂眦而先為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及于奴鋒，而席捲之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為羈縻之術，恐西夷觀象而動，假此東之，亦計無復之耳。聞臣叩

神朝從錄

卷之六

三月

命以出，高下在心，方能制苗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為之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為之不則已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冥冥決事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問督臣文球與經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實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切語宗文此舉失策者三，其目罪者五。夫遺金入遼，捐金資遼，虜不過以金台什二，孫女為虎墩兔愁之妻，一為腦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代其交云耳，不思虎首亦與奴媾，不存為其女婿者乎。且今懸百方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奴為難，而區區四千兩餉之，猶黃葉止啼，操豚祈歲，彼何常任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為一針一線，必執以為例矣。王猷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券，不足塞耽耽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某處分捨，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杜，日後違之何緩，目前洶洶之勢，且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為鞭笞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

神朝從錄

卷之六

三月

變兔巴陵之獮，紗花諸子之詐，一動百動，愈構愈危，始以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不為例之盟，虎首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說則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操衝之警，為開閉之絕，而夷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經之術，虎穴未填，狼門伏闕，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道罪狀，辱國一也。不聞繫留我通使，張爾觀四人，幾悼異域之魂，裂碎我半樽黃把都兒等，大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擇



檢崖之怨毫末消釋而先以成賂之吞恰榜什等之計全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躡乎樹群敵三也不問無乞免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搶掠于郊原滿旦母子卜素叔侄之構名為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問王猷飽囊而歸投揭謁樞府為營進之謀事敗而遊尤悄悄往來通灣舟中為通藏之屈乎貪賄賂五也不問猷利虜之利宗文利猷之利參貂盈囊行李百輶之運私為幽係傾折曲房之棟為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投載來嶂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檄而拘新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言曰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三十一 憂國憂時之意味心甚矣嗟嗟 臣更有感于宗文之狡也其揭旌出關布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共事冰炭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勛者報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者迨其擁橐入關自負豪舉以為仰答明旨止此卹賞一事而狡弁之詭金縢之要歲復一歲矣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波蹶取太常則以閱視為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為奇貨之居視國事為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克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來拖一種啞口吞蘗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廷邊諸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為殘遼之續宗文之罪在楊錫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罪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為奸人手障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誦諸夷之口庶反側有儆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隱橫險躑之狀人人切齒掛彈文者 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觸舊是所弗避也 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聚眾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冲入內地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吏科朱欽相奏為天做日至民生口感仰乞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以舉循省實政章下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志則外官鼓動無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的名劉光先為名吳金祖又名吳大真以斤逐公元鼓扇無知來南留空虛虛名選亂焚屋殺人劫也 臣等除道臣請還援兵各將坐鎮海州自海州咽喉要 恩一而招安弁從有能擒賊者賞格升賞既 當絕賊奔仗之路又當除賊乘機之安宜要審也



浙江巡按彭繼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並下所司

海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實麻二副帥黃泰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擊高中選參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潰散李鎮守聞急親率參將黃顯帶領兵丁合戰中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寨大兵遂入寨內實承武麻宜王化薄等不從從谷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創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板水者十之七八吳天與羅守忠俱歿兵中

庚子駱從字克日講官

所朝從信錄 卷之六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廉循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萃禎知州

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千三百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准年終通將所屬府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題其分別薦舉否行參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題荐大約為俸淺甲科而設後因人數頗多不便熟議遂格不行勢不得入之揭薦而都員愈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註定俸必須半年數不得過廿度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若于不足亦平人情

以陳大綬為尚寶少卿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這陣亡官兵人才屢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叙奏宜需

渥恩劉挺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升三級仍膺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堊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膺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蔡趙夢麟馬林各伏原職贈二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膺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堊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

南朝從信錄 卷之六

事膺一子人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嚴俱贈都督同

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

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

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慈官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

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夫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祭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鈞梯傾巢而來于十一



三日濟陽

高祖

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十三日已被賊  
寇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  
密佈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火充塞俱有  
奸細藏伏為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  
夾當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炮而城上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濠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總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四三月

面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  
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  
人者總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為藩  
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  
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  
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  
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  
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  
之城分城布列且難况于捍敵臣已與經畧議急撤川浙  
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為奉集

兩朝從信錄 卷六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  
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鎗  
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  
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北危城而臣已  
先與經畧密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  
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  
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專使之往來應援而  
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  
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  
查明另疏題奏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四三月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社稷亟下廷臣會議殫禦長策仍  
勅兵部速催達奇勳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  
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疎防怠玩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  
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一七三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候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燼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

事工部買辦稍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陷瀋陽指臂斷為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能延溺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躬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遼陽

遼陽

遼陽

遼陽

志如今之闖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躬之才識胆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躬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躬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過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摭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廷躬上雖黃茂國家之利害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吟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雖然遼之已無及矣為今之計瀋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光榮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一七四

燕巢飛幕魚浙沸鶉此豈諸臣漫言世泄之時哉



聖旨這本說能延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遠之功郭  
華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  
會議具奏

人人以此  
為事濟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  
童仲撥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潘  
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  
及知潘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潘在此  
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  
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  
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擄殺斬賊

兩朝從信錄

卷六

三

落馬者三千人賊劫而後前妹是者王後虜益衆諸軍  
餒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  
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  
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攻者甚衆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  
渡河時朱萬良姜彌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遠  
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  
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  
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  
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朝廷臣甚壯之私與

使人勝烈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方扼賊咽喉可使  
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殘卒有  
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時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  
但願為主復讐臣亦為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心  
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哉自  
奴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  
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卒其烈烈英氣  
庶多為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勦  
亟宜從優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沒時曾  
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為未

兩朝從信錄

卷六

三

可再調寢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退回約尚有萬餘  
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  
誰為督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  
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彌畏  
奴如虎臨敵趨趙胡馬一嘶更兵相踵雖兵止萬計衆寡  
強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潘陽之圍又不能救南  
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  
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強敵之鋒且遼之戰將歿亡畧  
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  
再照經畧袁忠心為國竭力籌邊歿生既已早忘利害詎



能逆視但既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懷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者暴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之懼則有不待辭其責者蓋平日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日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眾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竄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甚難而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舉足財遼非困

家之有恐不能以九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館此危難

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塹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階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傳奉川浙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勸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胆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即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于孝請皇太后發國一其費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勉成

大禮禮皇祖之隱屬結

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其清華將及却不肯隱忍數日而必欲發揚其本心此時此等男子可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乎萬一用不及時位不配望書之史冊主爵者之羞也高攀龍當太倉矣二十餘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其深靜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遊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鳳矣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

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

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

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閱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

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舖經畧袁應泰即督能總兵侯

世傑李秉誠梁仲美劉承勳朱萬良參將劉綎等領兵下

營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督

戰臣留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

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眾擁砲車過河在東山舖一

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

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

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驥從

兩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米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

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為經臣按臣與分守道

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日泰不允

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聞外責尚可收拾餘

為退守河西計泰成且不行聞各門爭攻益急三人復

分城死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

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

裁按臣罵賊不屈賊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

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

忠貞在

忠貞在

其事向不  
處志皆然  
人人皆然  
忠義性成  
不以地限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

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

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

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

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

兩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米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

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為經臣按臣與分守道

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日泰不允

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聞外責尚可收拾餘

為退守河西計泰成且不行聞各門爭攻益急三人復

分城死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

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

裁按臣罵賊不屈賊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

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

從容就義者矣此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

將收美西兵許以月餉三兩入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

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

而西奔三岔南至海土而賊且四出擄掠骨鋒矢板崖

拓恭案條

聖旨

聖旨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敦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閱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卜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慰朕孝思嘉悅不已營造規模已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

倪斯惠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恭尚寶少卿王之棠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剽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礮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為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住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淺可奉裳而過然巴免抄花適當其冲我能以利害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暇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正可問也若奴悟而使虜屬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為遠且夕必亡進行可免于是干城之將不及東山之曠夫爪牙之選不如遼海之懦士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為痛哭流涕也急出兵遠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至本職一身性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洶洶之時左顧右盼手口拮据幾不知何身許國復何所惜但恐一旦力盡而死則無復存以樂瞻瞻者可念也則就近速添道臣知無俟職言之甲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送家眷南還者搖動人心大為不便即職之家眷尚在關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言但願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知存否臣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真正全疏  
無缺之天  
下東辭推  
不為心

四語見光



說這玩池  
之情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循餉幾遍海內主  
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  
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  
其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為備為悍亦且精于用兵善  
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響應廣  
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便東夾西虜已  
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  
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為治反危  
為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  
我國家所有也

附錄地備錄

卷之六

書

亦是大臣  
分內事非  
過不也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  
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為任之是非毀譽  
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  
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為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  
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  
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期期仍  
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  
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  
客歲曾為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堞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蒞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其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卒為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為護衛之川其新差撫臣當亟為

詔勅俾得速為叱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書

書

而足以當關就為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  
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冲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  
揚帆誰氏弁裪可居上遊之雄而於帆無儼何處徒卒可  
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  
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  
脈可無重兵以宿之手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為長慮  
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基置原為三輔近  
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  
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提督調營



兵整項二萬，即少亦當整項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為護

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為殘局之復整，為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歷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樞曹既為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為遼事宜布其力，倘為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是兵憤戈揮甲，揚旌關柵，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兩朝德備錄

卷之六

聖諭

或亦足以禡瀾寇驚風落懸之魄，壯孤軍有死無生之氣。

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

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揚衛舍人段黃炎次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暨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即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誠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議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慢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兩朝德備錄

卷之六

聖諭

根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就快即

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失換過表，應太一敗塗地，當

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

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綠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

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腑，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

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冲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

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叅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稟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叅。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勅。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棍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茂。或回理部事。或救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住天津。即刻取回。以制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謹。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勅。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遍苦累。人心洶洶。空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遍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克。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丹候部復。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態。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

侍。維經皇八妹入井。播揚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

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

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為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

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

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隨竭膏。無一日之休息

者。以為遠也。而今其已矣。遠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為

此等語。三岔河口。以餘糧。馬化此等。為山海。以領定。氣化此等。為天。短知。取校。皆之。十步。之內。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鎮。失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兩輔侍信錄

卷之六

奎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日者桃林口之挾實未休。而虎首乘

榮。阻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

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薦無薦。考其騎射。枕長

之等策。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

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健丁二百名

為率。參將以一百名為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為率。新升京

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

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或能辦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

其本衛教場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廕官一二員統之。

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

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鄒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

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

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二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地三將率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時月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

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兩時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

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為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

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

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

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

宜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摩費

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員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

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於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

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

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摠之

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悠悠

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李時月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嚴超添注五府京營諸

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

津萬那乎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

時之劑，張聲勢以補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裨于

遼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掉

舟，浮海直搗奴穴。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

且坊牌突被回祿明屬奸細為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

守也中書令人郭萬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

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苦盡調援遼兵勢單

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

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動戚及宦賈富室各有身家性命

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國家各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為首者以

兵數多寡授級勅賞以獎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慘

今奈何蔑三尺耶宣大總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

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

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

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

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

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勅諭愷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

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勳宦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恢復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

更平曠無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匣口進

步行達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

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

駢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

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遣選

終成紙兵耳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

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資

事有核實  
隨調隨補  
獨不可乎

參兵山亦  
主此說

上亦有思  
勇任事之  
數

卷之六

李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為急著

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

惟誤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兩轉傳信錄 卷之六 李 四月

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焚眉已

履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

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

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

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

入其中如瀋陽攻陷比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

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為難其人

不歸遠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弋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

動矣 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糧兵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關入之思期

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

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為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

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制府之患不知登萊盈盈

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

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

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 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議者謂速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甚

急但修之非可暫且補葺也蓋城薄則易攻亦甚

難守敵入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禁厚

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爲內城之護而郭外之

城又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

聯橋於其上後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質即於此山

取大木爲鹿角欄懸置於兩岬建舖窩於其內以防撤

橋禦敵之守蓋橋以外胡馬不能入橋以內火砲可潛

具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去

海遙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陸爲之非

奢也規制有法只葺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緩也是

在當事極力責成之耳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工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 刑部主事項

夢原行人張樾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水廣寧人原仔通判奉經臣委收根于遠遼陷不死乃  
判頭投降其心臣勝逆引見如西首以大紅蟒衣之  
與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過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  
身為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但判曾列冠裳受國厚  
恩還自賊所甘為我首既為誦德以諉其往又為彰  
以迫其從榮華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授之誠無  
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判人心  
大快地方稍戢隨上疏自劾殺之罪奏中有言若少  
緩一日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  
有不及殺已耳可為深識之論廷議遂之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為弃城陷虜之說  
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  
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棍解來京究問其餘道  
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兩朝傳信錄 卷之六 本朝四月

按出揚畧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  
通李承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  
守之策必欲使倭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  
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遠  
焚遂內潰不支矣臣僅與一僕攜關防昇閣而出夫豈  
敢愛其死而賊寧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為國家計刑  
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既論喪矣河西又不宜  
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不宜棄諸  
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哨之以此地為餌使西虜相構而  
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賊在海州而城已空問三岔  
河間賊已據不得已至益州見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  
張楊二同知先賺舟待發矣瓦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 臣 趨  
朝行至山東有言邊事急者 臣 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  
陷問里遂有尼 臣 于道者 臣 笑而不應 臣 以身殉國政兼  
程而至則舉國皇皇 臣 語雖至庶敢不避懸陋敢以膚况

劉幼疏云  
舟廣寧即  
山海關在  
前鎮恐當  
事不察一  
感此言聽  
經撫之疾  
呼而漫然  
不應即應  
之亦不其  
急不再復  
而天下事  
志矣良足

此語亦  
人  
初第一條  
事為因  
民之隱知  
無不言而  
聖明發其  
行其諫都  
命之風滿  
然在堂

上請 臣 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  
以推賢進賢為事以錮賢逐賢為第一義迺相祖述言臣  
不以公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何朝不多事  
而究大臣已死恩責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泉落得 臣 等  
與諸臣共憂其危何濟于事 臣 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  
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孤立其家督杜門憂勤一心撐持門  
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  
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  
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

兩朝傳信錄 卷之六 本朝四月

不和之流弊也古入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  
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  
平無遺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  
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  
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 臣 意意在  
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 臣 所知者如徐宗濬  
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  
舉之矣能明遇劉憲龍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  
推升 臣 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選學沉機通政  
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史馬孟禎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牛生未竟之李縉。可備急使。此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謫。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由光祿少卿。推遠撫。少年甲第。爲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而至于千里。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遠。跣地之士。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贊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李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爵者。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

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知縣

柴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

諸父老子弟。語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于戎夷。

一旦都門有敵。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復觀山東。自

四十二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遠餉。又

疲驛。通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

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

兩朝從信錄 卷之末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

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強。愚爲兩省遼餉。宜全

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

價以辭。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光天輝日者。必無是事

也。臣日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老且盡。豈復省世間事。念爲

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未議曰。自癸巳歸里。灰心業



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似夢似想臣

即千死萬死何能答

天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白日奉佐

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羞艸茅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又負浮名

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培植人才臣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國元氣為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臣心

甚虛不敢以垂老強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為物薄用可重也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倦倦保泰之股如此家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推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家臣如不得已誠慎之也察其

故日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為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其所則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

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眾之以成長

正大臣事我為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檢

才地作選佛場比不甘老死庸下者誰不如我而今老死

庸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礱左足入朝必

致多事不知多事為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

曉曉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

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

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拭目以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一曰闢幽人在益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

靈睿隨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

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擔

疆場見有未中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蓋臣

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攬拾之畧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

之神骨悽楚臣記臣在田間臥小榻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石星者共寓一招提上下嶮道始而訴其衷曲繼而

戛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

諒為同然

此類  
治道不出  
觀之古今  
併陳二疏  
併入一類

此類  
幾人無免

此類  
立念自別

此類  
拔茅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  
大害誰復為 國家廷諍巨艱大患誰復為借籌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嗜善

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雖  
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  
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  
在彰往察來微顯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關無  
有遠近幽深臣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為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處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

以上者差可權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  
且有虛糧虛丁租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  
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  
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乎泣  
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為苦未暇為小民  
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為計何知為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  
楚然民為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為商  
賈多擁雄貨取百之一抽毛于拉取窮民是求錢于針氈  
豈不津津足聽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權稅之門難言二

江濤拍天買客風檣多弊魚腹難言三願諸臣敦計之也

臣以為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部早為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

公費或各區上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曰理財管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衆皆訟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狄塞財在外民無

復流轉今為奴酋事司農頭鬚為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

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

為富強今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

事也屯田參議吳搆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

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

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勸屯田官臨田而

勸好軍以民為屯官唯唯不知所辦臣竊嘆之臣切謂國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  
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  
清其有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  
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  
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

國者此臣愚真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  
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奇孫之益其選  
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  
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充未之  
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秦巡淮揚濯濯喘喘清時孤風以  
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贈郵典勞臣依恨何極况在事俸已  
滿司計者何如計焉水田如徐貞明路水客談出今西北  
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勞苦四起今宜  
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惟開粒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  
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  
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朔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非紅  
錄可查也臣為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為失算兵法  
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收局奈何不敗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固固宜臣又  
以知酋之無能為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  
能為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人  
冥冥懣懣其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為者兵法  
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  
兵攘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說者又曰無將臣為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朝五十年間間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  
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  
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  
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咻之其  
人多踞地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  
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  
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攸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耐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故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振開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振。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夫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振。其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驛遞驛遞之苦。自管為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為家庭飽奴僕。不復為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其

停招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問有游心濶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涑姜士昌。過客知做小民家。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疏。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涑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

納銀本地方。自願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

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

田間。親煩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索而返。不但垂索。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

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倍奉一世歡顏而已。而則

心非。退則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奢。人亦念

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遇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其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為提唱。上負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為也。其二在儉。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良難。揔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自其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親嘗有臣不自作主宰亦向煩華中走是臣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束馬糞為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今

上者臣子適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過借以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果先憂後樂手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金危破愁顏時一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臣亦不推厭之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清心清可不非此若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

不推厭之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為卿為

光房濶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并已今廉臣貞臣短氣不知同已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為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為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為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為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為轉念奈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日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逆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舍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于人臣人臣萃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太僕五卿一真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

趙南星恬約遠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箴詠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鋼之丁元薦賀煥此皆國之名賢也啟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為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臣者顧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剛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箴效忠之維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暮夜指正之侍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沒寧  
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呂故省郎之于孔兼故  
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  
泉永閔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雖黃襍出諸臣不負  
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管人俱享得士之  
報惟在厚恤職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  
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惟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  
備餉備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禎下  
不得世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八月

和不過為國計一跌而身死罔回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  
平以身殉國為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  
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鬼則有以緬事  
遣戍之李材夙負雄翰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  
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  
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  
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  
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弛擔入  
國門感時觸目籌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為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為獨創一腔血誠救國  
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  
皆當眾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錄臣年志衰惟取人  
之長志人之短樂人之善累人之過倘治滴有補臣寸心  
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續陳諸款其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罪援遠迤邐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鉉  
命科道尹同臬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八月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本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臬  
示有功負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  
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  
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  
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日錢從德捉獲奸細  
男子一名那于成面生可疑似是好和隨解到南城御  
史方雲處會同巡視廣其罪狀文侯密得城內成實  
定府人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茂檜出關本年三月







陵寢重地大本難拔于連觸忌誰測其深而任其責則幾  
 旬之人心空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滯危  
 計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  
 不倒囊徇之其苦心應耳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  
 莫適以農則東役西旱此傷不講而加之三釐才幾六釐  
 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商則  
 包採輸權織造倍蓰虎冠常津望關墮淚去年弛禁今復  
 重典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為畿輔乞蠲加  
 派誠萬不能已乎蒿日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內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糧何如  
 兩朝從信錄 卷六

善散以寬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為之天窮愁轉令莫展  
 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千至萬非有為之賊惡得  
 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  
 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 京城之區  
 盡召募之機空關內之綱繆通津之防謀 前疏請宿重  
 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  
 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焚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  
 以當戒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言之因仍  
 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劍  
 行之藤葛為悠悠為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脚亂 廟堂既

須有大議

六釐方備

可備邊

兵

無截鍊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進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  
 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  
 人心空亟收也蓋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為堅城何至見  
 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遠人之離心內潰而快快用其狡計  
 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喻千古堪為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  
 心為吃緊實着 嘗觀史管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  
 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  
 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  
 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  
 而能操勝制虜矣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六

全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  
 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  
 將士流涕一舉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  
 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  
 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  
 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速治姑着住俸戴  
 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  
 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川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

臺臣鄧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日導輕厭之機

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攬之階來挑間之弊成雷

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闕卸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道將各官拊軀赴難忠義節烈良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諡廉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

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廢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

諡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廢一子

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傑贈都督同知襲

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成金

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

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廢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夷

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諭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

牌

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  
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張思任奏言日擊艱危疏口原任遼東經

畧袁應太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乃于二月

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被寇之

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前經

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歿亦無所恨乃獨與臣

友趙佑輕裝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

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歿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

臣為寇臣而出經臣歿莫適為主矣臣歿何益不如留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八十四月

一身以圖報稱臣雖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

萬劫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叩命而出單身而歸累

革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

悉有為瀋陽之寇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

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外備火器

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

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親

什其練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

為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川機轉動如戰



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壑。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殊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伴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為其所笑者。有為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並轡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檢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為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兩朝從信錄 卷六

民之圖窮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機挾賞章。兔欲堆疊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柩于官舍。每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起貪心。一則日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為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仍存吞聲  
不可使人  
聞之也

全是國債  
俸于不可  
知之數毫  
而一隅盡  
動而更行  
不測將何  
以終之未  
滿網羅豈  
虛語哉

見一新烽燧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  
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月夙扶  
痛人都以為葦藪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  
之議論日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  
為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唐報既不足憑人  
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闡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  
辭煩謁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  
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

南朝傳信錄

卷之六

聖曆四月

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思謀我聞我而我以格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而我以遠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為膏血遼  
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方可惜感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想臣  
狂愚鑒其誠惘

天子傲揚于上羣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捷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

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况幸延緩喘得以耕田鑿井為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符劍  
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痾舉發已成廢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之聽廣對非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為  
社稷計不惟臣夙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啖入地臣亦得  
藉手以報知已矣疏入

上曰張思任既悉遠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南朝傳信錄

卷之六

聖曆四月

命三法司熱審○防素酋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煥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  
疾至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且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  
城池無一可恃且晚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馬若干紀  
無一至而庸樞崔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  
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悞殺了百萬性命  
應斬一今又不差官速催聞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  
山海關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前門一帶應斬三若待  
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晉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逃兵部尚書丁汝璈侍  
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儀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部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雖景祭必不  
來一而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  
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蘇定  
有公疏而涂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併嚴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論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勒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璫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榆關不前  
見疏叅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總兵郭增輝近高  
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以杜人言以求為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關門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慕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已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總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已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魯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總兵趙夢舜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

可使朝鮮或可論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刺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

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

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

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

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為良妃段氏為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傑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巡視貴州道梁之棟等干本月二十五日...  
 逆劉保于十七日...  
 研審據于翰供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  
 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承券券家丁高月送來...  
 私買馬牌劉保乃為提塘官名稟稟驗放...  
 月八月中高州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  
 成恭亦來京探探等語又據于翰供稱本年...  
 日親為伊父劉保寫答賀世賢書內開...  
 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知多少...  
 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河兵馬更難...  
 京都何難日今兵馬調赴不前...  
 也茲韓宗功回遼中草此家報如有...  
 給茶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  
 係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  
 丁作奸滑法通賄賈官遼陽將領...  
 易通線索至犯滔天之罪明志不...  
 無寧寧國有危形其貽禍之烈也...  
 而飲血在劉保當校謀反大逆之律...  
 時劉于翰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  
 劉利馬你林小吳從二孫賓等俱...  
 重並其妻妾應得之罪另疏上請...  
 奏入待旨俱依擬行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為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  
 婚葬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  
 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

闈而奉

九廟帥六壺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不衍邦家之慶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南朝後傳錄

論免經筵

時以天災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  
 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  
 免是為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推乃至天討之方張復得天心之默相捉獲

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程

羶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和虜財而為彼窟穴詭言誑

惑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言何關

廟算今劉保誤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誤以朝報為秘謀小醜無知自干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愾并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首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會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之維揚化佞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眾知

兩朝從信錄

卷六

卷六

補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韓初命山西參政專理廣寧糧餉運回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疏不思自己職掌國家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日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算祇靠帑金豈成政體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計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住休停陞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

別旌罰斥陟務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奏奏憲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仁廣西兵部郎中孫毅刑部主事碩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限期到京分發

兩朝從信錄

卷六

卷六

應援外今查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號精強兼可朝樞夕發但漢上既殊非用一大將統帥恐人情不免參差彼中總兵黃守恩近陞南京會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邊總兵官黃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選委謀勇素諳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被中推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四川湖廣浙江仍各委風力據當司道一員監督發應事權重而赴義自速各處依期應接不得遷延時刻其安家行餉餉賞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在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糧內那用仍徵新餉扣抵要使士氣踴躍軍聲風行如或逗撓稽遲以致貽誤機事撫按及監督司道各一體參治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竊臣聞官論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為多口詔尤自弁于日月之側予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吾言然後可辦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臣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責矣臣昔年諸論人部言戰勝守固必指強兵欲齊強兵必強甲利器其選實練是謂曰恭



其不刊以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皆皆勇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登頓火地待其來而殲之尤為中策奈何今將兵兵位置之城外一間寇至望風九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陣無守兵人知必破矣城內黃自然之勢是請嬰城自守之名而實則失守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况未必能如前日於今欲求非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練遊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巨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火砲千城之壞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寧甲既精度能為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者必商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以喪失中外大小火鏡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鏡勝之莫如先練少御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廠造以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諸鎮諸臣器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鏡鏡也此功一成一與國家萬世全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夫不攻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矣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為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而相咨問皆以臣言為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城壕之外者皆請以身執其外矣都城既安就以此法行于邊境恐以兩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誠者之備非以厚戰上以精器也自然人人買粟何至如今畏敵如虎

如陷井平伏乞 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地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遠在千三百萬金錢委者遺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計畧具前上諸疏中容臣即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餘隻尅期擬渡報至邗城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畢合詞仰請 聖訓 陛下聞報富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詢以無兵無將之故資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沛發帑銀數百萬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奉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音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為當緩乎夫三岔廣寧等處必當屯重兵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得之現在勢不得不出于調今調兵一萬費銀二十萬矣兵不得盡之調勢又不得不出于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撫臣道臣不奉 旨募練平而銀不湊手尚滯邗門之郊故百萬之借發在陛下若存乎見多 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百萬慨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為有用若  
濡滯至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為家。  
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  
祇為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可為  
後需。速遞破而竟為奴有乎。即小喻夫。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  
在若干。一併發寧外庫。諭令戶兵工遇急奏發。不惟下無  
再三之責。

兩朝從信錄

卷六

重刊

上無煩聒之擾。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彥。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述論遠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銓臣推用非宜。  
或慮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勅一道而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

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詭。已暗令

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遺部。即果爾。然亦  
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

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

糾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感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  
百將從。何盤計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

兩朝從信錄

卷六

重刊

非過慮也

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強劫。合則  
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

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關外事權在握。果能簡  
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若着實事。未聞

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  
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  
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庶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  
柄。何謂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臣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  
圍幾空，今以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  
冲騰，蒸為旱魃，臣茲熟審

皇上異命堪憐，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  
錦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前同法官會鞠，如蹈湯火之

雞，般豚之牛，曹祖之鹿，悚惕有懷，宜酌羣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為可生，即應遣戍立功，收系榆之川，如以為因

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鮮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  
謂慎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聞

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國門，可付以帷幄折冲，而熊廷  
南韓德信錄 卷之六

所張鶴鳴，膽氣梟雄，鎗鈴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前  
遠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

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  
可膺戶部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厲精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  
聲色而厝天下于太山者，是為旋乾轉坤。臣將謂輔臣喜

倘于三事拂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立  
墟者，是為折足覆餗。臣將為輔臣悲，喜悲悲，惟輔臣念

之至于臺，臣梁之棟，檜莫真奸劉保，大是有功，迨臣吳殿  
邦盜臣去秋一疏，亦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惟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  
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欵，有議寬如植楊錦之意。臣讀之

不勝駭愕。夫如植楊錦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  
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以

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  
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  
有目者，誰不共睹。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評，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  
南韓德信錄 卷之六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  
發端兩言為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

完為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  
擁護 孝端 嘿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  
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  
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為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

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橫  
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席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辣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因爲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中  
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  
使一時

兩朝從信錄 卷本末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

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黯無色迴腸自憐忘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 臣不能爲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  
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  
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  
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  
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葸譏議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草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  
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績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非奴氣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  
尚以便身荷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圖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兩朝從信錄 卷本末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檢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

諭中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紳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 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淵等將南四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糧則賊之



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潰卒皆赤身徒手難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得不分河上而黃泥霍之可愛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抄花為我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稽察已耳今抄花以種田地而黃泥霍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盛甲請發帑因提塘官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拊心欲嘔而竟無如緩不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及事何也盛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没于遼陽客匠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鉄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根皆從停關虜使在關坐領厚資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綜核需人為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安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不敢為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盛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十萬枝煉就建鉄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鎗

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特

勅科道二員督發僱覓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關經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臣無俟臣叩請之煩各鎮亦無俟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可及恃于旦夕而捷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廷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遠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益並重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為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徇大臣之意以為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為徇任獨斷之行而必不可辨言官之口以為行如一事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局量而止不必執為言者之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為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如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陷、致煩

聖恩、及經畧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竊度之、此無論廷弼告病在先、彼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股、眾方急望、廷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項讀廷弼所述

初論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是此事頗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始成其為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遣恤一軍之驚、為將推羊、無問盈筐之謗、不早斷葛藤、省今日之再召也、昔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票、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榆關而遷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如曰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往勘焉、不可、則言者亦何得不

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

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耶、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為國

勘者、亦為國疑者、為國信者、亦為國交、神于國、即全全異

異、亦何為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為奉言、而測于

廟堂、則為國是、覆于大臣、則為廷議、而行于

皇上、則為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

旨而去、遼召而來、陶鑄總、是

若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驅逐出自小臣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

之有、諸不具論、即今庸樞、快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

空補折檻之贖、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

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

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遡流窮源、進而罪之

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

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合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

亦何嘗曰、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為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豈一事必總總焉。筭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為國家等事。察策。發難。指佞。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劄先起于。筮下。若廷弼。此來。非為劫強胡。而但為除異已。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急難。于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今力赴殘途。料理職守。但得。奴酋授首。自然騰閣。各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與。南朝後借錄 卷之六

言者為難。而又何必代為報復也哉。伏乞。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之。雙美。抑更有說焉。從來無理。眾口之英雄。亦無不坎。珂之世界。品經眾論而定功。以助証。而真如必無非無刺。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弼此後。作用保障。與遼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擔當。亦何妨。慮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回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自今而後。若以言為戒。是視廷弼為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述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薛。國用之語。是真以封疆為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權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病。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旬之間。即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此處。肯一心服自後。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言不無少補矣。何乃舍却正佐題目。寂無一語。而獨以權衡等。南朝後借錄 卷之六

語為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皇上之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如是耶。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之時。且亦非。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史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馮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遠來我亦何以輕  
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  
寓接引之意奴兒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間伐罪吊  
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  
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為備倭之用  
暫借游防况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  
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  
鴨綠鼓柁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  
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  
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

請飭從信錄

卷之七

七

調券喇寨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  
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  
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徑竇不得  
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願往又  
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  
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  
只無自免之策故為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謀者稱  
遼陽打造船隻及鈎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  
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  
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為用之  
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  
一旅之師製遼陽之虎紆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  
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率奴酋之慮一面速調  
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未調之兵再行嚴催  
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  
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狡奴有授首之期矣  
遼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請飭從信錄

卷之七

七

時遼事危急二臣先後引去撫臣參之科道諸臣迭請  
之際止司官彈壓之時一為請吳之長一有兵戎之奇  
也并體民社職守相關議論  
至此而兩臣無所逃法矣  
加贈沈整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  
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府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  
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父時在江右，慷慨上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恭揚錫非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厥後錫以輕出，喪師殞以堅守，寧宇在。

國家何事  
子以先見  
之名子臣

廷諸臣始謂臣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臣父不能辨。而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辨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臣父行至山海關，經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迨入遼陽，力與之爭，而兩朝從信錄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參，又恐激變降夷，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快、快察有異志，復獨授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潘遼繼陷，皆反噬內應為之祟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耳。嗟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竟冤祇寄悲風，夜月一聞，臣父罵賊，盡飾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不知衆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此舉徒無益，當請

疏有子之  
有父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酒泣拜別甫入都門，聞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諡，廢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置棄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臣得

為忠臣，亦不失為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

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大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舍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修力辛勞，死者死，冤不泯，宜有賞賚。

優卹。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他去。



絲幣查照職級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幣金內給發  
御史奉勅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  
給發造行故諭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大局大勢  
大利大害  
每利皆隱  
每名藏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史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

祖宗二百五十年開拓之封疆淪于左衽忠臣義士恨不  
剪滅朝食而無奈畏怯之餘人心振恐不得不暫議守以  
為恢復之圖顧守亦未易言也三岔河一衣帶之險我既  
與賊共而廣寧彈丸之地夷與虜又交相垂涎其間則勢  
不得不羈縻西虜以緩河上之師脩備禦之具此雖秣馬  
厲兵枕戈待旦恐有意外之虞而何塘報稱緩議論又紛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大臣憂譏畏譏之意多而擔當國事之念少平章者不聞  
有謀斷之資而徒推諉于

題復筦樞者不聞有帷幄之籌而徒卸擔于會議兮旌蒲  
輪負天下之望而躋

聖明之朝者不聞有扶危定傾補天浴日之經綸而徒浮  
沉于時局夫既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既受  
至上之深恩又焉得托病以解免奈何數日以來閣臣劉  
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  
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  
人望者而入朝未幾歸念頓生矣果爾空人之國自貽







吏選將選其才而一割之粗豪未可遽當登壇之重任練兵練其膽而甲兵之堅利即壯三軍之前茅項聞京營一缺鑽營甚眾萬一用非其人則害非小斷不可草草從事也此時速速守土之逃官急削病贖之經畧屏禁地之孽璫正辱

國喪師之典刑自然紀綱振肅而戰勝廟堂矣區區小首何足道哉項南科臣汪應蛟等邊入議志誠憂

君憂國當事者採而行之未必非救時一助也職愚不識思諱言事伏惟

兩朝德信錄 卷之七

四

聖明大奮乾剛速

賜允行天下幸甚 國家幸甚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諱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門

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恩蔭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并給新銜少保

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詔命

大塔加恩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今遼疆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以今試一會所入之數無論加派無論內帑即舊額九十餘萬所餘為八萬兵之用今可全用之廣寧大司農當自可不患夫今所患惟兵而已今之所料理惟大司馬而已兵之所取不從天來不從地出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今九邊之備處處皆弱可調不可調未見參酌今募兵之使或先言用或既言不用或先言去或既言不去可募不募亦未見處分然則兵可以不調可以不募乎新司馬熟悉邊事自可一言

兩朝德信錄 卷之七

五

矣山陝宜大之調徵新御史有可自愛之身名必不肯同棘門灞上之兒戲若是者參酌處分固可坐而定而未宜猶豫也至于兵之調募有成議矣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決數日而定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二策應山海京師為第三策今且專言廣寧出關之兵若干未見實數設防三岔河黃泥窪築壘掘溝未見實用新撫臺沉勇勇等邊實心做事方不欲過為張皇而裡面人遂以為可幸無事應之以緩而肩之以徐塘報急則急塘報緩則緩然則廣寧遂真棄乎鏡前人之所以失則當圖今人之所以得我為事中之人分之他人不得則痛癢惟我自覺代



後請

之他人亦不得。則痛癢惟我自擔。何以報君父。在竭忠赤。何以責議論。在砥躬行。濟變與其用。智寧用愚。乎勝與其用。躁寧用恬。精神詳用之。看朝報不若詳用之。看塘報機。智妙用之。測人情不若妙用之。測軍情。意念常用之。防官爵之壞。不若常用之。防封疆之壞。凡此皆新樞臣所僥為。而臣姑贅言之。以效他山之石。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闢忠貞。以備起用。郵錄。

恩詔開一。建言廢弁。并礦稅。註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六

終身。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郵錄。看得原。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正氣充塞。兩間直道。遠追三代。力。排並封之議。

牛字是也  
水部實錄  
功在社稷  
功在社稷  
未易量數  
眼前名位  
何見云

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疆場藉以底定。惟骨鯁而。道難合。故身退而名益高。既有功于國家。宜亟登之廊廟。

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孤忠揭日。介節凌。

霜。丹書七年。徒與累囚對泣。黃堂兩月。頗遭稅使含沙。被。

逮。幸爾生還。抱憤溢焉。究切封妻。陳孺人烈凜冰霜。貞堅。

金石。傷心。桎梏欲請。闕以鳴冤。痛切。折楊。竟投繯而立。

盡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萃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郵錄。

學

以勵世風。據司府呈請前來。相應具題。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施行。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

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丕贊洪圖。聿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武。

事。神九伐之威。矧鄉闈試士之秋。正豪傑觀光之日。釋奠。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七

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勅辟雍。垂作人之訓。于斯為盛。寧可後時。臣等遵制具題。

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

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暴謙貞。江西編修周延。

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西吏部。

主事唐暉。戶科主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容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兩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常

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

衙門備查、或如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為

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

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為例、

禮部上言恭遇

兩朝律信錄 卷之七

皇上繼

天立極、景福維新、葵章邁舉、即今山陵襄事、幸學大闋、郊

祀、籍田、典禮煩重、必寅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民乞

勅尚書臣孫慎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

視學擇八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紋緊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復、括取緊要、使覽勿冗複

此處以  
全其體略

經畧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應  
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構之愈異、懇乞嚴  
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軍實、早  
圖恢復、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決、極難抵當、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糧餉若器械等項、盡擲于遼陽、今從

新計、美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川着西北虜、

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鱗次雲集、可不患寡、

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置場、火器、車管、興工製造、可戰有

具、而獨患之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兩朝律信錄 卷之七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

一聞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

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

道起程何日、上兵則路途遙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執不

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而終日與本

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某事該催、趨某件該料

理、勒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

何為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為先、着以

京師論、則山海關為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

路皆先、着醫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



合諸臣精神全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為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舛也

何謂心當同而構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自救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為君父計即自為身家性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屬官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

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為異勞緒木就而壞之以為異事體本定而變之以為異情分本

兩朝從信錄 卷七

七

細觀經略此說忠義勃然極怪人之與人

諸而挑之以為異更有難於檢舉者然而諸臣又非不知大事之難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一團自顧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輦轂門戶口且顧我局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記彈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為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

皇上嚴勅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愛國籌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

兵馬糧餉器械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補邊臣苦之令宜如其鎮調六若干通籌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聽臣驗發不堪者効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氏兵應附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若募兵於河南山陝各處延山換派有何中用應

兩朝從信錄 卷七

七

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募錢糧聽募補庶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趨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答兵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據為成例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辦兵部無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空文搪塞此戶部銷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撥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為者今日之事不但兵



馬在途。缺乏行糧。在途缺乏之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即調募

夫銀。至候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借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

失候。臣不代任咎。至于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

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為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

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

入臺僅一月。往接遼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

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逢

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越勅

忠等。驟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

兩朝從備錄 卷之七 主

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

豪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

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

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

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

接撫臣王化貞賊謀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欬噓

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

管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

用。餘皆象人塗馬。徒滋遼累。京運盛甲。不堪盡置高閣。又

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

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真定新造。與前昌堪

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即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當應

用。來行之疏。正與臣前調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速復。如數給發。仍請

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

失候。河西再速剝膚之禍。其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二員

已經命下。數日皆避難不往。假使人人如此。

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叅。責取不

敢失候供狀之案。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速處者

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會錄人情。以難為易。以急為緩。以後

兩朝從備錄 卷之七 主

悞。先以同伐異。職略舉四端。為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

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鉄井關

開鉄井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

幾賊特不即過河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

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

忍逆視者。臣言愈直。雖同一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

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

遣御史蘇述巡茶陝西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復



禮臣上言此者

大婚典禮皆奉

神廟昭妃頒諭舉行至遴選教習碑厥心力以至選定

三宮並皆賢淑上承

宗祧下慰人心其勞績詎諺少哉宜有殊恩異數以答

昭妃

上命該部擬奏

上以貢途壅滯當酌為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

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南朝從信錄

卷之七

七

七

七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城宜春宮几筵前行祭

奠禮况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圍子手等項免行

扈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畢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門

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事曾櫻以時迫途遙請寬場期

停御史張捷俸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為天潢之后宜賓

至聖之后須達其略曰臣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勢

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大典必有一

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收觀今年

龍飛天啓正文明蔚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正文體

遵傳註慎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為諸臣所已言

者臣不敢贅臣惟自切習東魯聖人之條而世沐

南朝從信錄

卷之七

七

七

七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即在江

右名藩華胄隆隆維城夙儒奇美彬彬滿服每遇督學歲

較時有冠場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點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緣資格難破改將來士鄙

宗學人間



恢恢天網何可復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  
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响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  
西陝西四川等處政可做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隘本省  
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止  
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侈口黃屋借途青衿即從此登  
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引例  
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來學澄清

南朝從信錄

卷之七

某

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熙運 國家文治

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

明經歲荐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第堪絃歌

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

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扼腕

籌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

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自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典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攸

崇

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開風以興起亦且星  
布恭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為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既與宗室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

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

內人士相向手額曰

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

不爭相奮競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夷虜聞之亦曰

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

不既多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某

皇上倘不以臣言為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伏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臆也臣不揣愚昧激切叩聞

上曰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各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

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面奏屢辭出去是朕留爾

等有何權斯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冲齡三宮年幼時賴調護

爾辭待

聖恩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山京奉安畢擇日出朝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實擾特諭

兵科給事蔡思充奏曰比者臺臣傳宗龍募有新兵五千

名俱健壯堪戰又總兵楊愈茂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

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令經臣委司官一員再行挑選

務期精銳安家銀照授兵原例并衣甲器械如數給發蓋

選擇既精不讓泰晉之銳卒豈其索之數千里之外而顧

遺之目前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

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論以急公之

義欣以破格之賞棟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令隨

出關俟兵少集擊回通州者則於入衛之約束不爽議用

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今札天津毛兵易野馳

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罷甲

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

有餘臣之所慮部分而法不盡行議多而事不盡實故才

品不相遠稽其心力之勤情敏鈍難懸斷察其報完之遲

速至于甲罷之態雖在月破亦在節省蓋冒破則委之近

波節省而不堪用亦付塵土須任怨耐煩着着親行獎賞

乃塞總理季報吏部紀錄以示激勸庶指臂可聯貫也抑

臣尤有說焉經臣空拳而出其睦睦反顧在三部接應而

三部頰眉相視在錢糧不敷為國家所全者大伏乞

皇上為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德順太僕寺不許三部

拍分一切調兵製襪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

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職草疏將完接總兵劉渠報

奴集馬步達賊二十萬于本月二十五日祭旗在犂駟站

會齊要犯捨廣寧不啻危於累卵急於燃眉伏乞

皇上即面召經臣賜與尚方并符驗旂牌諭令即日啓行

仍諭三部大臣日夕拮据無遲時刻如兵食足器械精而

成笑无策罪在經臣如兵單食缺甲薄罷鈍罪在各部臣

謹以糾劾隨其具

皇上有破格之恩必有不測之罰彼時身名俱繫勿謂職

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即為議復施行

排選出關之兵

神機營備錄

卷之七

文

神機營備錄

卷之七

文



七月庚辰

孟秋享

太廟造國公張惟賢請

定陵告祭

皇祖

嚴禁匿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為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才品最優

棘圍搜卷議

議曰主必搜者慮致遺珠主不搜者慮開別竇不若各房考各盡心目于本房之卷而以搜卷歸之主考于定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十七月

榜之前一日主司會各房空信手公派同坐公閱以防遺佚各房更不許私自互搜以避嫌疑庶幾無弊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

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

楊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盛甲

械船隻挨牌俱已齊備據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

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

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說趁今廣寧兵馬未

集容易成功今抄花所熟果于張義站會兵以二十五日

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放宰賽為名以要西虜并

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劫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  
逆奴顏行奴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  
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二萬臣屢  
請不得招集遠兵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臣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在驢馱送至遠今皆  
及關而返關外驛遍疲累運送不前即臣欲待而奴不能  
待也若兩路並進臣豈能剪紙為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  
用并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兵馬器械到底不能應手奈何

推經略出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十七月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趨趨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遛中  
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戴聖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

贈官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漸于禮之

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于恩之外

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

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廷諸臣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領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左右者，惟容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容氏調護之功矣。今幸冠禮久成，吉典。

游臻，釐降之儀，肇舉，闕維之慶，方新則。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

所容容氏住足，容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舊例不可不循也。容氏

即云勤慎，願。

兩朝從信錄 卷七

卷七

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容氏但欲

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

其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酌報既已滿足。

臣子何敢言功，則遐遜不可不早也。夫容氏有保護大功，

諸臣何得不為崇重，願恩以禮拘情，緣例格應如科臣之

請。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即令

勿戀。內廷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早離權勢之嫌，常

守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及，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之大有造于容氏，容氏受。

恩更無量矣。諸臣合辭以請其出。

宮者，欲以保全其功也。無任激切。

通州報宣大調兵，省遁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禎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彙首正

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其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

綸扉，軍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場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

叙賚，歲月~~分~~不惟稽之典章，~~文~~任受而亦且參之

名實，辭無可辭。項~~臣~~祇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

聖明無私之鑒，乃。

兩朝從信錄 卷七

卷七

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

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感茲

隆賚，愈以徊徨，夫

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潤沾濡，何能自外。然亦必有

根芽之萌，而後可以為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

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

之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

無措，跼蹐靡寧，無可更端，祇申前懇，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丞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

感荷知遇，榮逾。



龍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書熊廷弼特磨新簡奉

命專征空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勅各賜勅書一道尚方劍

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額解經

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

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

堂上掌印官陪錢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卽于前領帑金內領發御部可傳

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練京營選鋒

兩朝律儀錄 卷之七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雖

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廩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

下補足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

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應天典試諭德黃炳儒黃立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翼孔廟追祀議

漢口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  
典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議禮之朝不類聚訟之日常禁  
二千年來竟有所廢缺而不備者直為我  
世廟而始創舉之啓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

百五十四

精進崇孔  
子祖伯夏  
曾祖防叔

德之古今  
皆與昔無  
不安

尚存所疎畧而未則者又將待我

皇上而始備舉之啓聖祠之不獨記叔梁紇是也尊自

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知有孔子哉而世爵世號

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官世爵世號世

出也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稱徒具典

禮無聞乃我

太祖開天國子宋濂言之矣而兵戎倥傯未暇舉行

孝宗嗣服特講程敬政言之矣而甲乙紛繁竟成寢閣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聰議

詔立啓聖祠祀叔梁紇配享從祀濟濟一堂豈不稱殷

禮哉惟是二臣建議不緣尊奉孔子起見原為顏曾思

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庶下據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禮

求所以安處點鯉無由但得叔梁紇一祀可以配諸賢

者不暇計矣張聰稱引是說遂亦無所推廣致令

世宗降禮孔廟之典尤未大備殊為缺然夫國家之事

孔子無不至矣獨是加思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

又進之而防叔俱派派無聞不得享封崇之榮與樽俎

之列臣實傷之臣謂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體追封

奉祀禮法無用別營第就啓聖祠做同堂與室之例增

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處左叔梁紇處右或並稱啓

聖公而以世次別之可也或並稱公而以世次別之可

也或並稱公而酌定二謚以別于啓聖可也此禮舉而

孔氏父子祖孫並荷

恩綸並食國祭孔子在天之靈庶幾用慰而

朝廷之崇報孔子又寧有缺畧而不周至者乎或曰孔

子之報與天無極尤當以十世享之而臣不以爲然也

孔子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推太王季文王豈以

素王而收踰耶司馬遷叙孔子世家亦斷自防叔伯夏

爲始則議孔子而至於防叔伯夏亦無容見少矣武又曰

一切祀典必求其所表暨防叔伯夏無所著于春秋于

禮何居而臣又不以爲然也羽淵之血不可以配天乎

孟氏之激公室又安知視防叔伯夏爲何似也且顏曾

思孟大賢矣而視

孔子則遠矣周程朱蔡大儒矣而視孔子則又遠矣彼

且以其父配孔氏而享從孔子而祀而孔子配享僅一

啓聖而止無所加于諸賢諸儒何無等也不可解矣一

聖明推恩四品以下上一世三品而上適有增加何

秩然也聖賢分量豈當位崇卑乃推

恩祀典也聖賢而無所軒輊不可解矣臣子一沾品位



恩寵榮施三世何優渥也而啓聖嗣之封爵准獻祖以上不與焉豈

至聖先師反出保傳下耶尤不可解矣為孔子賜

尊和教宗之心為萬古神綱常倫理之報非

皇上尊師重道之首務耶抑臣尤有說焉夫為孔子遠

祖光所使為司徒敷五教而遜五品者此萬世教化之

宗也孔子道統所自來也視稼穡之獲穀黍稷先並垂

承頓應與功臣祭典以湯武之故不使配享遂而設而

不祀何耶臣載按大魏禮樂以後稷配春官先兩有事

焉而明倫如堯教化所助獨無處與明禋之末何草草

也臣謂

帝王廟傍宜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謂稷已與配別祀所

著一辨又不宜有祠請

昭闕里為之祭丁于分官致奠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

典之錄補塞而無滲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滅沒而無

聞矣方今軍旅合皇豈不得迂談組豆乃

兩朝從信錄

卷七

三六七月

禮部侍郎周如盤纂修

王牒

戶科參定稽查錢糧法

凡省直之額解俱屬于簡司各是鎮之年例俱發于太倉出納之非原自井然惟是解到之日既照省分而隸之于東司又轉發之日復照鎮地而承之他司即十三司中已自錯綜不一矣至于銅司查餉止據其所解之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亦止據其所出之數無憑問其源流此中外所以相蒙出入所以不相照而司籍徒具承無清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條請查盤已奉

旨又巡視御史周某志崇該部十三司查解太倉之銀按其故籍而理其舊額究底查等可謂洞悉其窳矣今本科給事阮某又擬為庫司各部之議每月以朝聖令各司自知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而于邊鎮之出數毫無結算其法與巡視加清均引繩批根懸懸可行者總之外解之弊詭巧萬端更須責令各省直于

解文內明開係某年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則開全完未完則開實欠每解一次俱如此開載則數目分明一覽盡

如矣

廷杖建言為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生負虛懸升上言先臣首匡

國本

草恩遍及遺忠懇乞

聖明俯宏郵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

吏科參看有得盧洪春一片忠丹滿腔赤誠抑罷幸嚴立長立愛之防再踴躍起居歷必躬必親之慮致逢聖怒首被廷杖迄今讀其疏想見其為人其意氣何烈而光景抑何慘也九死餘生千秋間氣倘老成尚在自當與履于筵席乃天心暫遣可無蒙

恩垂泉壤所應查例優卹以慰幽忠于既往以鼓臣義于將來

大學士沈淮上言乘時因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勇捐貲獎率前來具見為國忠猷朕心嘉尚收管訓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兵科酌議豫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

夫援兵之惡其擾也必設其處地而後援者可飛馳而行之恤其疲也必額外補奏而後疲者可避顧不設誠亟師行路處而不突入民房未有材狼入室而不肆行奸涼者亦未有拘常數而可望驅通支應者至于沿途進京一望無烟鐵錫委填三月不運則民生國事兩者俱感矣故經過地方嚴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聽院道參處備撤棚備而故擾民居罪在兵將庶其實者兵象示而將制打其最衛驅通董給新餉于援遠大馬一欸另行造報州縣正官仍不時查核無使驅蠢因以勞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聲憤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

一曰定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為陣止則環周匝以為營車之上設鐵籠以捍矢石下設鐵楯以衛人足賊來按...

南朝徐偉錄

卷之七

一曰掘陷坑奴之來也偵探必先知之可于要路夜率諸軍潛掘長坑深丈餘愈深愈妙以竿浮搭其上...

馬夜陞一人以駭其軍奴賊必俱為神兵而逃矣... 皇太后下兵部會議如封非之微可採...

南朝徐偉錄

卷之七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回天計早忤... 聖明考事核疏俯加... 恆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辛若六年節經首存二十年七月行取本年十二月授刑科給事旋抗言天下墮蔽大害并陳防奸切要事宜指中貴與故相交通旁切深根固蒂幾罹不測幸神祖聖明甄克留中二十一年二月一十六日禮部接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并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時輔臣王錫爵新從宗起揭內有萬不得已必欲推行等語舉

朝錯愕驚顧咋舌如堅夜即草疏上其略曰臣等連奉綸音其以

元子冊立于二十一年舉行天下臣民喁喁翹俟近于本月二十六日有并封待嫡之

旨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前日已明之

旨

陛下尚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

旨羣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

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弃乎無嫡可弃乎少遲之語

陛下為待

中宮者也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乎

兩朝從信錄 卷七 李七月

陛下援

祖訓為據人咸為假

祖訓為籍天下之

陛下體

中宮為心人咸為假

中宮以息天下之疑

執狐疑而來諛賊持不斷而開羣枉此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願

陛下早定大策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

皇三子

皇五子分封大藩長幼有序儲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等語二十八日奉

聖諭已有旨了王如堅道斷選應修報巧詞疑君惑亂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本當依例處斬姑從輕着革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該部知道欽此是日執救疏十餘上

聖怒愈益甚已而輔臣密揭認罪申救

聖意稍解二十九日內閣接出

聖諭昨發成王如堅姑着為民充戍不許朦朧推用是時

元良幾為之動搖中外幾為之感亂盈廷雖共見其隱

存之以備一特權宜之舉

禮部題為襄典屆期京闈當議舊制順天府鄉試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場二十七以後揭曉恭照

皇考妣擇吉日于八月二十七日發引前期三日百官禮當哭臨若鄉試仍循舊制則闈中諸臣既不得哭泣之列而吉服將事于禮不稱于心不安順天府揭擬暫改八月初六頭場初九二場十二末場似可賓與早竣孝誠稍展矣謹用具題伏乞

聖裁

禮部上言禮因人情而生然非天子不議

兩朝從信錄 卷七 李七月

皇上因心創制每參情理以拆衷酌古準今務會節文而立極矧恭查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同日發引啓奠祖奠皆先

皇祖考而後

皇祖妣及靈駕進發宮車後隨至午門內梓宮升大昇舉行遣奠禮夫

神宗顯皇帝梓宮原在乾清宮

孝端顯皇后梓宮原在坤寧宮相隔不遠故可更番告奠



光宗貞皇帝梓宮奉安仁智殿

孝和皇太后梓宮奉安宜春宮若先往啓奠復往祖奠不  
但煩勞

聖駕抑且恐悞吉時况宜春宮在東華門外

皇妣梓宮無從外入內之禮

皇考 皇妣梓宮升舉亦無一內一外之禮似應先請

皇妣几筵行啓奠禮啓奠既撤即行祖奠禮奉起 梓宮

從

闕左門出至午門外升大昇舉然後詣

皇考几筵行啓奠禮祖奠禮奉起梓宮亦至午門外升大昇

兩朝從借錄 卷之七

舉正禮謂堊先輕而後重

皇妣先出以候

皇考則禮順而心安且

中宮皇后以下隨

皇考梓宮出行遣奠禮畢便可還宮亦不至久需挨次若

遣奠該午門外較之昨年在午門內者僅遠咫尺亦仰體

皇上下大孝多送幾步即哀慕之誠多盡一分矣伏祈

聖明速賜詳察庶便進呈儀注通行恪遵也

遼東郵賚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疏曰臣

于前月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竣事而河西儼

報適至因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專遣臣以激勵將士不乘

奴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上臣竊意

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聯絡

豫催兵將徐為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廣隘始不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

房為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

取又輕信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真足恃蓋臣今日而

始知其為夢語矣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

不見有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

兩朝從借錄 卷之七

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

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

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

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過之豈有是乎河之不

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

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冲淡之處如黃泥淮張又站者皆虜地也

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水合遂成

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

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

臣身未到  
境中親自  
度量一番  
口中筆上  
想不可換  
故持論者  
不可不細  
也

臣身未到  
境中親自  
度量一番  
口中筆上  
想不可換  
故持論者  
不可不細  
也



奴之蚕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則士氣已頽。我以撫順。奴巢爲界。則人心自奮。况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聲息不得通。今奴酋住遼陽。一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砲無筭。昨以之擊我。連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圖也。奴父子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即如近日殺郎萬言之事。父子尚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圖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餓兒望乳。而痛哭慘動天地。奴誅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襄者奴兵常專聚一處。故鋒不可當。今既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海州城矣。又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將雖多。自李永芳一二人外。未必人人效死。首丘之念。人皆有之。但怕死而劫于威耳。我一舉事。勢必響應。六可圖也。川虜一着。雖不足靠。然畧足以制奴。近日載遼陽金銀首飾三車。餽送西虜。猶不足得其歡心。唇亡齒寒。虜亦被撫臣點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而中彈。金鉞子留骨間。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淫人之妻。奸人之女。廣寧在剝膚。恨入骨髓。土著之民。人人爲身家計。九可圖也。奴用舊經畧時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胆智。真是經

幕

臣幫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之智。杜松之勇也。而敗之。潘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兵力未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爲孤注乎。不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遼陽不復。廣寧無站脚處。榆關一線。豈足以鎖薊門哉。此非臣喜事之言。而墮淚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不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異時異。人皆聞鼓聲而奔走。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皇上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住之法。益思河既無守。不得以將兵爲險。不得以乘機遘會爲險。不得不以制聲援爲險。速催兵將。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機。若過却。八月九月。大事已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熟計之。萬萬不敢倉皇僨猿。蹈馬上催戰之覆轍。以增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西寧堡望之。真如鐵壁銀山。而守河之兵。衣甲器械全無。惟有空拳以當百口已耳。事急矣。撫臣之望兵望將。望盛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聖明速行該部覆題請施行。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畧



軍前贊畫。中嚴曠池之計。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處。

順天監臨御史李凌雲、吳應琦。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真才謂策論

濫套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

水戰攻擊當預。

慶陵工報竣。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為奉御。外家閑住。

降太監王安為淨軍。看守南海子營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七月

火軍

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我軍非捨倒。即箭射死。毋怪其屢入得志也。臣于

神宗朝。曾上請。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

偏而小車。各一十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為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縱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鏡。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疲。營寨可燒。此與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啻天淵。倘火軍不煉。與弓馬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勞。但以慣習為主。自擇知火攻之將。

統領。而練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一戰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山。我軍縱得勝。長驅卒未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兵擊之。則不敵。必兵困之。則不能。是自古之常也。昔廣

東。德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謂宜詔海上貿易。貨。所。可。千。百。以。上。者。官。五。民。三。勿。令。太。重。官。照。時。給。價。

水軍

即建隆略  
三方布置  
意

私免其抽稅。之堅固。即百倍于遠。載中八分。又無患于漂搖。其船上領受。非千人之美。即萬人之深。其火六手。無不督力。過人。武裝。情。強。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為。自。稍。把。以。至。余。游。皆。給。空。頭。制。付。有。功。者。定。授。又。主。之。以。副。經。界。統。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如。清。運。故。事。則。人。樂。為。用。不。推。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前邊界備京師尚為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七月

本兵行邊佳。應前鎮行。總督事。責任事。權並重。體統禮秩。空優。一切事宜。具勅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為。

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行。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饌。

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界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開竅處。與。

經畧商。未濟。妥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

重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勳到京面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真情懇切控辭未蒙矜允隨復具疏中

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不敢不祭今于五月二十

九日該禮部差官賫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偃臥山中扶曳匍匐

闕叩謝于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一介書生素無才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望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

固已昭然其曉于天下矣况當此艱難危困之日加疾病

垂危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忍然

俟至受命之候

皇上視其庸劣困憊之狀必悔于召臣而諸臣之望

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聞定傾危戡禍亂全在人木

今羣賢濟濟畢集羣下諸所為保全封疆剪滅逆酋

之計固已犁然畢具而撫臣王化貞修議鑿鑿神間氣定

足當闡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

有請必應有應必速

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尚可辦也至于兵餉缺乏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冒破神謨淵盡切中窾會

皇祖開礦權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為若此繇今觀之殆若逆知

天下之有變而預為

聖子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為兵屬今大內金氣

太盛恐將召兵深以為然時舉以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發帑非但成

終警戒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皇祖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未有積

而不散者而散之善者常多保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

結萬姓之歡消內窳而固根本其為吉祥善事孰有過于

此者此臣之所以深為

皇上喜也倘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列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

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

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

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安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

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掣拘之所



當破者若 綸非政本安危所關今雖

簡用多賢而以 爲之首孤衷羔袖深恐非空謂空俯從

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望足以鎮物

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

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 愚昧之人素無籌

策萬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身病途

遙未能旦夕達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途卒填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採擇至如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栖復潔

身而去

國自駒將繫更衰足于畏途此則在 廷諸臣當有同心

而無待 愚之饒舌矣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言路疏曰 聞之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故蓋臣謀國猶欲釋之以外懼誠以敵國外患何

代茂有而惟是有法家拂士圖維于內者最兢兢焉我

皇上睿齡初茂聖智日開用人快于拔茅納諫迅如流水

雖古關門訪落何以加茲故前者奴賊聯陷駁駁飲馬于

河破竹之勢銳不可當征兵無兵遣將無將甲馬器械無

一足恃而所恃者獨

皇上盛德景福爲

帝心所仁愛

祖宗所鑒臨臣民所向注而又如天之度靡物不容若谷

之懷無言不納集羣策以謀之紆萃力以圖之蕩平固自

有其日耳乃邇來諸臣感憤時事深憂過計奏廢者至紛

紆議論豈能膺合雖人人言殊而一點忠

君愛國捍圉滅賊之念以 度之誰敢爲異誰忍自欺

皇上初欲鎮定器爭不得已姑示裁抑而不善體念者遂

疑

皇上之厭薄言官也而有意猜者又轉疑相臣之假靈

皇上箝言官之口而擅其重也夫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試問六科十三道所職何事若徒取

充位不欲其有言則于職掌何若耶

朝廷亦何爲以有制之祿而養此無所事事之官爲也從

來

聖帝明王建鼓懸鐸招之使言未聞監諂防口而以言爲

諱也 臣固知

皇上決無此意也相臣平章軍國治亂安危于焉樞紐吐

握既切驕吝自消姬公所以成其聖諸有忠慮于國但勤

攻吾之闕則武侯所以爲相天下者法也 又知相臣慮

卜桂類急

八字是和 英保本大 調領

此等議論 實非以重 君相非謂 臣也

兩朝雜信錄 卷之七

四十七

兩朝雜信錄 卷之七

四十七



必及此也且

神祖末年雖不用言官之身而實用言官之言故言路重而莫敢有竊權壅蔽者至今愈服

皇祖之神即輔臣方從哲當國以來不難以身為閹汶之藪未嘗處一言官以自快其私至今而服舊輔之饒有相

度也臣屢釋

明綸為戶部請帑內云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嘗有一人

悉心調畫抗章指陳又為遼東撫臣催兵馬器仗切責兵

部該司內云此等緊重事情科道官何不指名奏處是

皇上于言官何嘗不責之以言而言路諸臣亦何敢不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聖七月

自溺其職哉第公車章滿積日累時然嘔心而陳者竟吐

餘而棄之矣責之以言無所逃罪責之以瀆擾責之以逞

臆快私又無所逃罪為言者不亦難乎將憚逆鱗之批懷

投鼠之忌則榮華易悴眉耳難施將指橫堵之軼埋當道

之輪則

震震海加弱羽易折勢必躑躅直者獲譴以行而滑捷者望

風而附巧伺意旨傾擠忠良臣竊為言路慮也而亦為相

臣慮宰相位冠百寮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駁者獨有諫官

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也誰為爭而

誰為糾者操縱自如而愛憎隨意同己者庸異己者去百

官奉命惟謹可以為所欲為而果其有益國家無愧余彰夫亦何憾但恐邴竇善借縮大獎噬迨至悞國家誤身名始悔為諸子所誤嗟臍何及况

皇上聰明天縱穎慧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庶務一旦豁然貫通追思從前

詔旨何者為

宸衷所親裁何者為閣臣所稟擬慶賞刑威或僭或濫果

睿斷之不可挽回抑閣臣之不為補救彼時週初政之得

失與宰執之貞邪稍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盈背禍溢于

世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七

聖七月

歷朝覆轍良為炯鑑臣故為相臣慮也而更為

主德慮

人君以優容狂直為聖宰相以輔養

君德為賢今

皇上璞玉渾金未瑤未琢生機方長善端可克抑折必諫

豈迂儒之陳談艱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

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

幾諫官得之顯諍方今罰調降削不啻土芥而相臣竟莫

為調護似乎用意摧殘但喪其敢言之氣者夫以爵祿還

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往不得貧賤而獨是諫官不得



印引道者  
智者見其  
幾信然

行其言宰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想不冠不見為汲黯乎為  
公孫弘乎鷄死懷中為魏徵乎為房玄齡乎又試揣引燭  
焚詔長有此權當否檄責弄臣長有此作用否銜憲握符  
而內不可問借鼓揚竈而外不敢言自是諸臣媚子稱萬  
年之觴溢志悖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  
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收明言達聰之益少成若性  
積漸使然臣弼無能轉移何術臣故為  
主德慮也夫  
皇上睿聖達天動容中禮自非習染能移然而周游罔淫  
不邇不殖雖

南朝德信錄 卷之七 聖 七月

明聖不忘儆戒則臣雖慮所不必亦其不妨于過慮者相  
臣而慮及此也縱不為言官計獨不自為計乎縱不自為  
計獨不為  
主德計乎况當今之時水旱頻仍災稔亦迭見賦役張而  
不弛法令弛而不張盜賊公行于  
輦轂逃兵肆掠于村屯窺關州澤之微時聞土潰瓦解之  
形立見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奮挺  
大呼間閭偏于夷狄而嘉言結舌且以為鼠竊狗偷而不  
足憂也此之慮慮在民心又况奴情愈張我疆日蹙將卒  
怯于公戰糧餉匱于私廩法立曾其知威惠施未必見德

馬侍御明  
也亦深言  
之

行間隊伍豈皆奮擊之雄調募龍貅猶是荷梅之羣且戰  
守緩惡尚無成謀欲用機權未聞實着倘虜騎飛渡烽火  
達于甘泉而危言虛鳴且留之司馬門不一即上也此之  
慮慮在邊事諸凡種種可慮摠歸言路不通

皇上豈虛懷以求之霽色以承之尤懼人不敢盡言也不  
得聞過也而况乎上直厭之譴責隨之也哉說者曰  
皇上非厭言也厭夫言之不當者乎夫人各有知有不知  
見各有到有不到如必吐詞為經則咨牧之朝何以有都  
兪吁咈之象是在可者採用之不可者姑茹納之勿以冒  
觸

南朝德信錄 卷之七 聖 七月

威嚴為忌勿以指摘當路為嫌者唐太宗謂公卿曰人欲  
自見其形必資明鏡若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言若苟復諫  
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  
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中主耳不但已肯受諫又欲執政受諫故貞觀之治  
照耀史冊豈以  
皇上流唐漂虞陋太宗不足為者乃遜此而未遑耶抑臣  
因是而有感焉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害也然必  
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為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



而後能為

人主重彼其議與議革百年之利病攸關條止修行四海  
之凜承恐後寧先事而斟酌其宜毋事後而二三其說則  
論事不可不重片語敲推頃滅班行之色一言獎借頃生  
岩谷之春袒稍分于左右衡即倚于重輕則論人不可不  
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而論人而東西南北  
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而論事而爾我異同勿問以  
藏身之恕而求人非人以勿欺之信而為直為誠庶乎不  
媿屋漏可對大廷言之能為  
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錄此臣不敢不與諸臣共勉之伏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七月

惟

皇上曠天地之量采封非之微徐宥狂愚以疏通言路使  
民生休戚邊事安危無日不陳于前而  
朝廷威福臣庶陟斥無人敢竊其柄更望輔臣恢張休度  
捐除成心藉他山之石增玉鉉之溫隨事以開陳迎機而  
挽救務俾降削諸臣併還舊秩毋令潞公專美于前則相  
道光  
主德懋傳之四海播之四夷皆知法家拂士居內折衝言  
路之氣壯而逆賊之膽寒內治修而外患靖矣

卷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  
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  
毋得疎虞○廕名臣海瑞于海晏入監

亦有關係  
之疏廣之  
人議書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開幽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  
談之若迂視之為緩而團體人心所必不可違必不可無  
者則今日議鄒公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  
呼頰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  
不知品望與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歿諸臣俱蒙 卹恩即

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為也解之象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折倘甲而未  
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倘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  
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  
上龍鍾老德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  
及心間滯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為祥為瑞

在德長  
心術自是  
不同











不盡之詳

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新舊皆錄七十  
二類條由呈報到職為此理之據  
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  
行謂之制孔子為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  
從時王之制即魯亦可觀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  
附廟之舉奉

欽諭禮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附廟有期當定祀選之制

題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祀

廟堂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正廷序天  
廟祀之禮

兩朝儀備錄 卷之本

睿宗宜祀及接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玉芝宮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祀之昭穆臣部職也照穆

之序親盡則毀而通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

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通遷宣王之世穆王為昭孝王為共

弟而繼其為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

莫敢廢焉非者某居其不如而于中逆祀也鄭注祀之定

超近上去遠廟為祀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

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  
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寢遙于此而不為之節則泛

原終并然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祀二者實相為用凡附以近  
而屬遠祀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祀常稽其序  
是入一法祀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祀也臣以為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

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

祀乎

祖訓親王便殿叙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為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

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

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

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為天子而父子行視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唐出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不然又僖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開國

宣宗憲宗世宗為昭

孝宗武宗穆宗為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穆為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為人子者為之後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凡終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兩朝從信錄

卷八

天子不考

唐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避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之意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裕祭同集祧主于

太廟禘祫並重謂祫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故必奉

玉芝宮不必合食方為得宜臣豈以為非忠臣孝子之極思哉第此等議論值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藏主藏主必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難之奉主于

王芝宮不祫則非宗苟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為快况序不及之時先祧于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入而反索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下朝夫

天子雖貴人乎也身為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兩朝從信錄

卷八

天子不考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何常之與有宋祀禘祖朱熹以為是德懿熙仁以太祖皇帝遂為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蓋倍閔皆莊子不躋倍而莊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道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而不通。漢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十一月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守拚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拚人守又以人守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考

廟圖則贊

孝廟而不礙敢道非

聖人之孝乎。俎豆將百年矣習為經常更累朝皆順祀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冊為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

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于叨倫大典

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十一月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廟此非太常之說歟。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為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既以

睿宗為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規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况祖乎。則漢唐宋亦無



心即大  
芝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斟酌盛德而祔。不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度數四。心有不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自以為是。請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上疏。復據情以脩。

聖明採擇。眾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三十八日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祀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華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關家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緒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糜。偏體斑文。天成麟甲。連叫數聲。婦不知。以為怪也。擊之而滅。欲瘞之于土。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其為麟。擇地置塚。告禮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塋。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獲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自大明門進。東直至得勝門。裡外直抵。而慶陵。遂。帶。而。進。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三十八日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為令。

贈注可受兵部尚書。廢一子汪道春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為禡。或

駐義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臣汰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併從實。參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為。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前次經畧

時。無疏不哀求。料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于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  
支撐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為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冲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盡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死在京各衙  
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為人臣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擔塞之物而延綏人馬則不幸  
而 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南朝後傳錄

卷之六

十四八月

氣驗一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  
有所逝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 臣下教場同山右道  
副使陶珽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  
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  
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  
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塞管內丁六十名傳  
良臣鎮原任總兵亢乘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  
克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板十尚可  
得入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  
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

點酌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  
物臣與鎮道皆感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棟十不得  
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  
千總項守程下所領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

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  
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  
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  
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  
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勳總領委坐營高驎臙臙驗  
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

南朝後傳錄

卷之六

十五八月

滿即本日扶至點所一而點而一而倒者種種也退軍遠  
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成道路  
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為本且暮待數回又無  
料行不兩三日饑歎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  
鎮估價值餒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  
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  
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日留之亦聊以備看營  
守家搬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  
揭稟鎮將等官賣派弱推送押領一二情節不欲殫述入  
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參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裁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以賣破而卸屈無他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欵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就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摠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原有才望

兩朝從信錄

卷八

未奉

履任方新自所謂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摠兵杜文煥父子叔侄世愛 國恩而頃以 廟祀郵廕加于違制債師遺禍劉令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據報接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稟每兵馬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下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爲子代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弱其言固難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下間亦抽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爲子精選者爲出關

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爲過但事係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豎屢見推託臨期偃臥終候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應換軍馬原調家丁摠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衝擊而文煥愛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壯各路殺手及門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即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摠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兩朝從信錄

卷八

未奉

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難保無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 臣 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充補此皆在未奉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行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摠兵



定行逮繫 必不致自食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勅之議未成彼亦視此  
而四衛為不足慮今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育重  
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  
萊者也是以發兵戡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陰整其  
謀犯之兵并布置我路之計轉瞬風高波濤為易我應  
為難勢在孔林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  
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克奠約  
結朝鮮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一八八月

二十二日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收于九月

十六日因襄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  
之謀 臣 有成策于胷中久矣 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 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  
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前百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國費  
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寧行額二十兩始招一人尚趨趨  
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表不降指在絕域倘不加存  
恤為德業所迫散寓外方則不能盡忠義之心亦且損  
軍實之數當速資金錢數萬宣布今

其居亦  
有川江  
與之計

天子既去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洫則就中豪傑可為  
商之夷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固急宜招徠者

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 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為勝  
韓宗功為我廢而其肺腑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  
隙謀殺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尚有督卒曠徒設奇  
取勝擊折叛臣示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曠徒與承  
芳為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  
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為  
昭雪復以重權付之東方一何可以鼓豪傑忠義之心  
所當亟加以重權付之東方一何可以鼓豪傑忠義之心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節制之方也

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  
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捷其利兵以出則奴  
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在之心亦浸浸而起惟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眾數千人內豈  
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間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  
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臨則四衛頓復四衛為我守而遼  
瀋之人心摧破竹之勢操在矣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開沃魚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奴

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

之財因我之財以屏利其兵甲而練其眾以得志于我

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為用亦不能盡其類而

虜也我收其餘眾用間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

一用朝鮮以通江夷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朝鮮咸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用朝鮮以通江夷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之着其間養師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

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機不可預洩

一用朝鮮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為籌畫參貂商市

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為籌畫參貂商市

自能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

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

仰給些須根柢于小邦則我輕倒人鼻息安能戰勝攻

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

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恒酌量而行

一多齎兵餉以成特為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

入旅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法曰兵以正合

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泉餘

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泉餘



且臣之客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鮮久任便營老于  
行陣而劍使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據于東朝鮮  
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及戈與  
臣爭遼陽于西而詔臣又安行人海宮塔矣奴如分兵  
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得以後遼滿復開鐵  
撫順而奴眾不依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過四五  
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頻行  
十萬之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  
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遠慮尚不更則可東復而李  
承芳之首可敵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  
之一奇也  
一多齋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  
也故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  
之垣標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  
可用東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  
將軍之屬六十位佛朗機六百尊砲三千三眼砲一萬  
桿所用硝黃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爲十隊步步  
爲營步步爲守其間設伏用間候臣彼時相繼進剿伏  
候也

聖裁  
程番等司廣西泗城等兵每兵拔弩長一發五六矢傳  
族以藥毒不可言中者或接接者或看視而點藥者亦  
或談利器也倘令彼中選募多人預備箭數萬可應敵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外并宜奉官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  
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  
鶴鄭壁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  
陳顯李精白王守謙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全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醜政敢畧陳其槩鹽猶  
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  
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  
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  
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  
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關中之法與長蘆兩浙  
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  
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  
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  
濟邊廩之虛遠平即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  
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  
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整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  
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  
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  
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遠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

兩朝從信錄 卷八  
三十一



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冊籍簿籍錄

卷之六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學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火起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所燒二十日酉時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廳地上微折處血水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體積作亂跌足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刻方上既掘沈深至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體積母曹氏父故復錄梁家生弟梁彥才彥才長成賦私積被地方同職客擒獲彥才殿成體積與兄體餘受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志居住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則在上者惡可不猛為修省乎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冊籍簿籍錄

卷之六

明主思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磷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容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為獲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一似私恩為惓惓者

御聖人預  
在後此三  
大為歸故  
百世發之  
不准服片

其平心體  
物之非非  
借步履時  
也

至口不談  
不其其心  
亦長苦矣



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纒振。捷代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等不諱者。以為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狀。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在艱危。曾不得如左春之人。微

聖裏之存注。

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待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若

聖諭。加給田土。明示叙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况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進事甚難

疏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聖人等語。其

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旱洒。以謝知已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資金。急乘警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遣秦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

關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請大體。姑且不究。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守禦。未有不以練管兵為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有成法。近查省陳言。有深

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管。數廣西

道。房壯。麗欲新管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

各欲擇分練之文臣。而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管兵之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厚資以餉其私而  
 鼓其氣衣甲器械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  
 之急需而敵地如此太僕寺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  
 之騎操而餉若此又巡撫諸臣所當一一置則責  
 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擊斬盜賊演放火器尤  
 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關終以軍旅為重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勳臣品級高者為重  
 開每軍帥而以前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軍管理已前又  
 輕易為勳臣益勳臣與國同休戚勞共安危六軍  
 之衆耳目手足屈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體不便合無  
 仍于勳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  
 會推營管多缺幾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官將除  
 文煥見任翰林總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  
 肇基議加府衙備用其願思忠節將官宋維忠商  
 國貞施從煥他經臣分別咨用所稱長時異才若李邦  
 華楊鶴熊明遇楊廷李若廷平茂陳徐光啓那敏言李  
 若星劉時俊朱國禎章嘉祜倪斯惠翁恩恪等該吏科  
 附本局及時起用非臣部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  
 後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適看詳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  
 等為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  
 勝仍作速會疏密奏欽此總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  
 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摠為毛升孤軍當援  
 南衛屠戮堪憐兩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米將合之候  
 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筭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臣竊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曩時而  
 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持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  
 以憤激制挺可以撻代西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懷好音  
 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  
 攻破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因求救遼陽奴子二人并  
 三四叛將又率八千人往至蓋州持一月糧為困圍鐵山  
 計夫遼民萬死一生據險扼之以待弔伐此民心之可信  
 者也虜或懼禍買勇為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為我後勁此  
 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起距有灰之心或燒息餘營無  
 圖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數者廟廊之上未必知而  
 諸將徒徒然也  
 主考九月

經撫三臣稔知之使虜悉眾向瀋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據  
 海州迫遼陽奴喘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筭萬一懷  
 猶豫而鐵山之圍勢難坐視以灰舉義之心則偏師渡河  
 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鐵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  
 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鐵山而吾躡襲海州  
 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抹此于法誠合第岔河距海州六十  
 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  
 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  
 不敢援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  
 河上多張熾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蓋州



以寒奴胆。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圍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窪衣帶之隔。宰賽既納賄以請和。抄花固須結而勿變。經撫必饒有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外。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苦掣肘。亦不慮提襟。伏讀

聖諭。兵馬錢糧甲伏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昭如日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車牛莫措。尚費區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製造可用。徒糜錢穀。則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劬按

臣方震孺已久。為揚請梅花甲。續有造完。不論多寡。該廠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乘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遣其行。本折三色以養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宵旦。察察無忘。三四月震撼光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度幾無負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遼犄角。豈得不亟為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經撫書辭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其濟。仍將彼已情形。進守機宜。遵前

旨會疏密奏。卿居中調度。宜諒計異。同從長參酌。贊朕裁決。以收崩厥。

戶部禮部  
如恩文表  
大臣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長峻等。上諭內閣曰。朕今

皇考妣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卿等傳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

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孝。而後知古先哲王之濟。猶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則繼述。不能繼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而在有天下。而以萬年之統緒。屬望

聖明。當靈駕之駐內廷也。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闕。附廟肇舉。臣等趨跽有事。涕從心墮。我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為慕之于几筵。按掃其墓。為虛而見之于陟降。覲揚其墓。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彌留之言不願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  
左右待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即為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罷勉乎。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寮克滿位守可不假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詭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爰問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時若區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心齊真以為心齊。不嫌畫接之勞。耳目

真以為耳目。常擴止聲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

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帷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

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日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

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勒銘于

盤。于昭鑒于戶牖。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思。非章句之徒

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曾燕間之可荒。但期與日俱

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皇七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旰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

輪遍于海內。加派空平。閭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

仁宗昭皇帝。開准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  
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問該都為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昔詔用璽。隨行

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為民也。

皇上宜以此為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

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

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頃者

中關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恃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

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時不

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

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祗慎也。願

皇上常存是心。鍾鼓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

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強固之福。與鴻龐之祚。維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其慰藉當何如乎。自蓋受王安兩奸。瑯各

就處分。魏進忠辭免。恩叙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關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酒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禁嘖笑不假不惟端董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後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氛未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實成相臣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固願

皇上之早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

端主心每有所嚴敬而地聯容勿精意又步是感通臣每

謂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

可以正色收之弼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

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

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為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上者也共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棊之惻自矢阜蕤致主

堯舜以無愧于顧命之惓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克橫內使李添祥王景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一教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廷皆從原籍起文

一官守也至于來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

目想謂此輩受蓋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

移自不致為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

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偽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

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

費為難止于木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

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為例



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  
恩典并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  
考滿數革之候缺為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為  
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  
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  
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為定例

鎮江復陷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趙賢佐塘報奴酋將劉愛  
塔封作總督蓋伏全三衛鎮守總兵李千總封作全州  
游擊惟伏州單游擊不從收束人壯丁約有五萬  
盡赴長山島遊賊駕舟渡江被水淹斃一半正在相持  
遇見平賊冠帶偵探官達人張進忠領了單進忠得此  
消息即聚住長山島望救至急平賊船隻調往鎮江止  
刺賊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接應事干軍機理合先  
具塘報請兵請船解送速催發前來軍機候風順先  
赴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  
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  
中督陣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兵總練孫應麟差定波州  
兵張才齋執票執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

島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王參將令諭  
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遼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  
浪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電電近開兵船岸  
將至偶值賊黨擾害地方一時奮激聚眾擒拿數十達  
賊解獄恐賊怒恨不時兵至則此輩無唯類矣今吾等  
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塗炭死民多義聚者正收拾人心  
之時論令應坤等撥曉遼等船五十隻督親招渡各民  
家屬安置島中使眾民無內顧之憂可奮直前之勇不  
惟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等因到職  
蒙此應坤等即督遼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開  
得辰明到浪山等屯其把總袁進旅順中軍周名世奉  
嚴都司亦撥曉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接招  
渡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李獲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  
奴賊發達子八十分撥各島又因廣寧差夫都司毛文  
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首大發賊兵三四萬  
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  
大兵應援只得同所載遼民暫棲鹿島等處本日  
即據被難遼民駕獨木船來無殼哭聲震天咸稱達賊  
巴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戮燒毀民房  
不知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目及逃難遼民三萬餘

風潮不  
忘朝廷

例

可憐可恨  
言於其詳

名口已渡過朝鮮海一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二日前  
逃過朝鮮去訖以各島難逃民尚有二三萬等情稟  
報到院又准鎮江沈總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南兵  
把總李天培帶解各兵兩箇月糧餉到彼今在彌寧堡  
守候引監軍道梁副  
使到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廬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將保定戰車業已解到許多該部漫罰不敷不支令解  
軍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兩朝後傳錄

上命本兵議復

按張神武溫然之度斐然之章第謂武科中之獨雅者  
耳乃達濟繼陷寒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  
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敗即  
獨奮不顧身其志義乎結更有足多者夫寒忠之與查  
遊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酒血沙場便登相  
豆則二三大神觀頭而後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  
魂特慚愧欲因圖西倫之水以制曹子之  
烈未必非此來風扇之也足與惡可以已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  
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臣方倉  
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為是  
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  
始語冬來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爲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札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來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任寧前。半任關上。有事則盡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爲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九月

別議而不可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願繇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倘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眼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勅下兵部會同戶部。揔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肯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疏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襲蓋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九月

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講。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與不助。皆可不。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專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不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况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國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權  
日。然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  
矣。恐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廣寧城池士馬  
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必命使其不來  
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  
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  
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  
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  
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必命乎  
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  
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矢脫于  
機機脫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况于  
權臣。臣願拒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  
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  
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明自撫臣屢疏催  
兵馬甲仗且言抄苗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  
形進守機欸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登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此公論  
事始明  
可以  
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  
熟悉其利害豈不闢切即請餉之說舌數頓委以博計都  
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為苗可撫而不勦  
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而轉德信錄 卷之九 十一月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擒必誅火之燧  
原豈速不可嚮遇而今日復一盜賞之酒肉明日復一盜  
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  
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  
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  
局始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  
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寇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  
有如劫 詔使驚代巡戍職官戈攢道臣之與河荆同知  
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川也是亦輔重阿  
堵為之四而豈馬戶店戶之縱乎又如昔之樂舞嬰兒

張公功在  
社稷

刀劍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城一燒絕  
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  
馬戶店戶之為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貴鎮遠施  
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山曲水孤懸一綫施  
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幾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  
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  
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  
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  
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  
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轉德信錄 卷之九 十一月

而以黃老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見州驛至  
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  
襄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  
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  
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千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  
職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為異時黔不立有哨  
手稍可以扼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況乎  
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昔  
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忠  
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為元子則必當以天為大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做斥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

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茲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 恩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

及祭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見

聖幸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抃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為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眩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法法  
十其候  
無勝于法  
此二法  
見案者有

以天性至  
情相感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

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

順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為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

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胎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

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思可累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

廕其胤子例屬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

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禰之好左

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

留意不容割使經綸拂經喜怒垂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

見也臣以為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不便  
牛是苦口  
之樂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闔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蓬密。保姆何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賈惠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使生。鐘鼓時聞。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五十月

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說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此固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爲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觀之時。精心講孝。軫念邊疆。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加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官闈爲重。以統天立極爲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嗻。嗻。嗻。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奉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五十月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責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賜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官闈。以光聖德。以釋羣疑。項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云。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嚴整。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上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笑惑聖聰。為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遠。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思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七月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為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解。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速。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奮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林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地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八月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尤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過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尤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籍籍與哀。梧捲飲痛者。特外廷遠。無由得知。而天憶泣保姆之。諭使臣工見使眾庶聞使



天下後世尤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為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曾公慈母死欲為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尤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故憶臣昔旬送喪之日萬姓肉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眾中道路指日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古橋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駱師恭曰此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九

先帝保媢恩寵未述是以悲耳臣喟然與歎同此掖廷阿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尤怵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群小內外鈞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聖寵而煽江京李聞之奸趙姦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毒流籍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處而已哉不爾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曉曉勿聽何為者也竊臆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十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諭詞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關力爭臣喜此心即可以為堯舜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為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為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問勞示毋忌簪較再不令出入大內瀕近 宸嚴至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為逢者也但



類

皇上勿喜謾而惡規。勿倏任而倏綏。勿旋罪而旋賞。使展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終委其罪。明棄我之冠裳。甘為賊之肺腑。逆節數將分守鎮江。吾欲雪耻除兇。計須扼其咽喉。茲者天心厭亂。兵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倭酋等成擒。提兵二百人。擄長鯨于海上。開闢數千里。獻俘虜于闕前。向間奏捷。日勝入。國門之期。今見紫四人人。喜笑逆賊之內。風風山之腥。遺風掃三岔河之戰。士色飛。遼左與師此為。吐氣賊奴授首。此為先聲。

吏科倪思輝未欽相疏論客氏奉

南朝從信錄 卷之六

十一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指比宋廢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臆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王德完科臣李選知道。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未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表奏引却慎夫人坐。帝怒。慎夫人亦怒。及益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為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官禁之嚴。益以小臣慙直。乃爾文帝下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况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官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聖

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朝。是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却坐之愆也。不意有于

聖怒罪以沽名。遂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設苦心。積

慮不遂。散于

南朝從信錄 卷之六

三

聖上之心。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治我。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病危矣。然而世必難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拜者曰。舍已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皇上能有之。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將請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選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切中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旨。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不能為一體。中外不及為同心。彼牽此制。事事抵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第義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吉甫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權。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櫻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奏章。更祈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詞。一一不碍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見臣同官馬鳴起。繼述為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為不世出之

主。舍已從人。未嘗不可為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為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賡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黔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論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吉甫

私。何可云踰。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幾至狼狽。力疾前行。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祇謂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竽重賞。項兵部差官賞束金幣。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賞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

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妄取。此亦老成之

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

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

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

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逃匿。替伐羸弱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五月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

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釁。狎

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

視遼陽之成敗。以為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

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

為救接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

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

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

力。毋尼成。毋苟掣。共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之隱憂。此

實普天臣民所共期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項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

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

外遏奴氣。于方張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國廟勝于萬全。有

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疆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

臣一腔熱血。擗酒榆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五月

臣一榻。謂奴調魚皮達子。萬餘鉄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

請關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關上無一兵

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砥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關

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為關上前茅。一則控險扼

要。為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稅變。在于

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且

晚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干。而

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

縱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為攘臂徒搏耳。從廣



修門

修門

補給家

補給家

補給家

補給家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遙接廣寧聲息相通輔車相依

必擇宿將提健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

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

密通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

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邊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

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片石桃

林喜峯等處宜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為綢繆同心共

濟補緝躡捕每叫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

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赴後勇力可資而每

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蓄不足當亟行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二十九

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川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收膠挾纜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命者職不信也若統川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早

為之計毋輕付統務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

覺兵多而職等據開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

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服穿尤寂無音耗該

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

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湧貴伏乞

修門

粉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脚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准輸則

軍無菜色可冀投超馬無倒換可冀騰襄共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為有事之防毋

有事紐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蓋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二十九

皇上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

卜年等皆經畧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

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

滅賊至于債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腸一心利害

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

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

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為

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



為人媒孽其心原苦而其情有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薦修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為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十九

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為國非為私也經臣疏云將修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噫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究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為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條罪條寬條用條罷如兒戲然天非銓衡之法有損朝廷之體臣愚以為修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修養真云修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修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修大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拔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遂棄一有才能之士耶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為宜置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報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

番公案上以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二十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聰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恩諸臣亦殫心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自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冠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

日進城二十九日見朝十一月廿六日辭朝



大逆佟養真伏誅

佟養真三名凌遲 何國用四名處斬 功與已故明特賓泉首領示遼東前案劉子高并夫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自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悚庸蠢

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避

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鉄既陷。且立功于遼。潘遼潘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

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一

皇上金既無缺之天下。不足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

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水不開。夷情緊急。口口事事。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為經臣把住

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有人看菊花鳥者。臣密

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為臣言也。連日廣寧城

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麻卒幾許。亦

不知誰為戰。誰為守。誰為正。誰為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又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徒丁沙汰。殘卒有驛承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日從事焉。奄奄

真心任事之臣

罪

非是情狀。今此更無別耳。

可為經國。救時名疏。亦可為明倫。蓋性快。書古人已得可勝。不忌若。

不忌若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為。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

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今准撫臣手

本。兵馬已有着落。東奏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為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提兵。既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

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二枝。嵩殺進軍。進將使三軍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為高。臣且感且驚。夫人

莫不榮仕進。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

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言。蓋有隱衷焉。臣弱冠故為刑

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迥隻千古。臣官其官。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譴者。臣里則御史

傅應禎。劉召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



死之身。頓起立。朝每憶昔游。不勝琴亡之戚。臣獨何心。久玷斑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抑掄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提之期於不負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竭。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平犬馬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履鬼神鑒之。

論遼事

陛下朝講無間。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知厯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爲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萬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爲重。性命爲輕。山河爲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答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繁。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彼握筭。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悃寄物

論遼事  
論遼事  
論遼事

論遼事  
論遼事

物

悲

可悲

論遼事

於人。可得失。夫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迄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垂成而有餒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倣。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資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爲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十月

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勵之耳。憶臣癸未。備官板垣時。偕同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養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熊。皆効力疆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鈴不忠。無側儻非常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警。拊髀而思。肝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勿以緩圖之。頃

皇上以客氏故。諛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蓋幼讀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語又讀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俾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為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

在一反掌間耳。始乞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環諸臣。同一

言事也。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

南朝從信錄

近日事引

以寬馬鳴起。張捷何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

平矣。不然。蕭玉霜。霞岐路。冷愕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

自悲。更有為朝臣悲者。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纔入。朝受寵鐘。鳴漏盡之請。不

若使諸臣在。朝舒鳳鳴九臯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為

矣。所望收回。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

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梁笏。故不勝惓惓。雖然。臣

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密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

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日望之。

禁阻。曠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採礦。

上日前者戶部言。檢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礦啟。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萬曆庚寅。國本未定。建言者非遭斥逐。則疏報留中。公于時。曾具草。妮妮千言。因所忌諱。已而思之。曰。此其事未可以口舌爭。官聞無轉。移之。悅。即

聖天子欲從公議。而財賦間從中撓之。無濟也。下是。以正論。諷。鄭。成。晚。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貴。妃。求。轉。移。於。內。意。謂。貴。妃。縱。不。計。宗。社。豈。不。念。身。家。誠。念。身。家。而。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成。晚。初。不。應。公。言。之。念。屬。口。矣。危。在。此。矣。耳。不。以。性。命。感。動。多。方。得。請。吾。儕。且。憂。及。之。耳。且。日。無。唯。類。矣。成。晚。俱。乃。以。情。請。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

神宗震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彼時。雖未出公名。而

神宗。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能。升。孫。公。華。而。降。論。之。貴。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罪。之。由。在。默。扶。國。本。也。不。然。一。案。降。請。再。案。前。籍。孫。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夫。廷。諍。頭。諫。雖。繁。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思。固。揭。于。日月。乃。公。憂。國。若。心。直。欲。哩。哩。轉。移。以。定。大。計。身。冒。履。虎。之。險。則。其。平。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耶。使。幸。而。清。雖。四。時。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口。不。道。後。後。獨。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則。有。能。道。其。詳。者。時。正。舉。閣。由。之。典。故。大學。朱。公。國。非。等。公。揭。表。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啟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



特發帑金一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着  
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臣一并加賞。仍  
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俟叙稱朕體  
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項因逆酋構禍，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  
爾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  
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  
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  
孤。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  
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發。  
內帑從優，卷之九 七十一

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  
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畧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  
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  
日就道之事為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  
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廣  
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  
以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謬更甚，即報捷獻俘，不  
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  
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繼芻糗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  
而動與為難。此二方已屬盡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速件樞臣意事事抵牾。兩三月來樞臣意典所發揚神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  
到永平撫寧，計住關實止四十二日耳。  
內帑從優，卷之九 七十二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  
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  
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候。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  
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  
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故實不得而主張也。  
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謂近兵一萬八千，止九五



千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  
布挑練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檄早商量而從違  
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  
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  
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  
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  
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  
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攝之苦懷定要疑及  
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  
日安排常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特樞臣使也臣一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注十

而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賊虜所笑凡樞  
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  
常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若中馭外之體今既  
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卒定本兵腔  
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  
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  
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  
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  
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  
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已意懸斷樞臣答書論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注十一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  
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  
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  
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  
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  
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  
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斃然怒  
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與  
人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  
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願專責之不巳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繇而為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川中將士

述程與撫臣議曰本職久宦邊陲以諸虜態生長西蜀備知川兵如永寧宜撫奢寅其屬則有樊龍何祥符國禎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不在宜慰馬祥麟其屬則有陳思宇尚時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如施州宜慰單永化其屬單之餘單文化皆百夫之傑其兵可募二千也如羅網堪二十四堡其長單大李黃懷劉登榮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羅塘衛如方武重之為臬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為英勇其兵

兩朝從信錄 卷之本

三月

可千人也蓋川之兵地險途隘兵不用馬又不懼危是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行此川楚土漢之兵常勝于西北介馬之兵也自述程為諸生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後親過差蜀土司頗相認識今願以冬抄餘日親至蜀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計得一二萬人必極精極勇者以備登萊前茅之用餘以各省新招者佐之有此敢死之士當前批處餘兵接濟揚虛政恃以牽制廣寧方為着實儼獨此也登萊所缺者船隻器械萬不支用職抵川湖招募則路必出荆州可即于荆州打造船隻凡綿甲腦包弓矢鎗箭職主之再撥一府佐相助皆可刻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募兵近在楚蜀職之兄述中見為鄭陽撫臣相與圖畫則招征必速而齊帶錢糧不足皆可那借以代補還且職兄素能以威信服四省之籍兵而荆襄有材充斥之地藉其指揮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錢糧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中先動三萬兩餘俟多方陸續運發務數招兵二萬之用而二萬之兵即于部撥原額五萬數內扣素其月餉亦于戶部原額數內支銷殆非增兵以糜餉也倘若前所言處所各鎮已先征及則更有建武邊縣太平長官觀口六律于浪土

司平州下司其主將英傑皆可一揮而至之構而求之不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朗先上疏言臣先有疏欲于原調川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亦思充以廣寧待用川兵甚急不能分濟則舍道臣往募之一途更無處法矣夫兵在額內餉無外增似不必再費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下部之命而職不能待覆為之然有不得不上聞者矣

兩朝從信錄 卷之本

三月



十一月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廷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

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

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乍聞遼

信指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兩朝從信錄

京管依式製造臣擊轅歎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

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管乎照得遼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

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管軍既無馬豈敢冒支

今車止四輛不免為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

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餒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管聽臣會同

各管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管以便責成造辦戰車

有裨實用噫臣為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為人事

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寤寐乞憐于司農而為

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五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叅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前官乃拜

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且符奉 勅前往相悅撫勦

是以查負山以蠶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蹶期

減此而後朝食第賦勢日熾匹馬投荒不無肘腋之慮

幾欲稍請兵懼多滋費計惟湖州一技見在京師固

新帑給以行投便干費額銷其月糜是地方稍得多士

而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相公處職

濟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代乞當道照題督行小

臣幸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

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兩朝從信錄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璋太

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

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官倪思樞朱欽相王心一以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檄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翁喇哈犯

合水環縣變勇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事文遠賊四

五萬八月初二十二日從黃志嶺過邊二十五日圍安塞

縣洋子谷驅人民被殺盡搶掠店房燒燬火焚焚



共三千餘  
家可比大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閏三月三日。將府學牌樓用火燒燬。初一日賊回。留說諸着撫院李丁杜德兵便罷。如不。杜德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於是近震動商賈。逃移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有衣絲帶。隨押包馬。騎入關中。作換馬狀。入殺殺人者。有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在內死者。有謂有謂婦女。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擄掠去。有謂總兵官。坐入橋。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馮大。陳。張。領槍掠。稱說李永芳。他古。遠。東。賊。不。能。占。陝。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壇。首。有。謂。賊。牽。來。馬。駝。數。萬。滿。載。驛。歸。前。後。劫。掠。生。畜。人。口。不。無。遺。落。我。兵。收。得。糧。報。奪。回。者。又。據。府。縣。申。稱。八。月。二十。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縣。子。街。東。至。延。長。縣。千。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沖。要。熬。子。原。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人。口。生。畜。踏。踐。田。圃。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徐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驟入左支右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 嚴旨屢頒 朝算可謂周詳

竟未有戮力衝鋒為 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無死綏之

志或真病而絀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

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

床褥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貴劉徵黑雲鶴周守廉

高國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黷懼怯者不少聞有散

根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

留以自衛不官今當錄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

銀入已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有

方奇正合乎 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  
遼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  
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  
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  
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備闕無若朱騰擢等  
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  
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驟入烽火達  
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職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有  
言虜投設書不拏杜德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潰邊  
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德何辭以解第大將而為虜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一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設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

留夷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

而臨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

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內素仇文煥更

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

文墨竟為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為地方肩睫計誠為確論

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畱治令即出料理抹馬勵兵務保

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核餉盡數解發使

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

登萊之兵第使游防海上則一萬已為多若使之會同發



取用銅炮  
是見都諫

棹進薄南衛制奴舉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明旨矣顧裁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兵報發僅滿萬閱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勅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炮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七月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逮鄭之范于理追贖抵餉

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撥辦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

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

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勅下該部施行

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

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核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

放擇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

功在國本故也

當

三十並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

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諫

旨下廷杖一百為民骨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先

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弃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令主宅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慕之者擬為必岸然一

廷杖事輒引為耻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

眾鬪殺事奉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八月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鬪首禍的嚴查具

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叅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真如嚴霜烈日令起孽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

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

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

之時通州密邇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既工部之衣械

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

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為而淹留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解



良法

也。向使景珍非入京，資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田景坤固為戎首，張景珍實為禍始。今景坤難免議，則景珍安容輕道。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微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效嘆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則復必以整空應無乃，股軍藉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為令，一切接遂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五月

部即具請加銜，違是而干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奏上，誰不望榆關而踴躍，庶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為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跲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列，孰肯住足于通薊。庶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插關上，警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務者寔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捷伐不難矣。

虜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參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眾，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五月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南北即墨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州溫界，過陳錢下人金羅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到河崇明，迤邐進江，即狼山樞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三百餘里，前溪水可食，可種植，可殺，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蜃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為盜，此在日本南南相去約百餘里。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力有足  
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納致各衙門終日川中兵變入報又未見  
肯下茲事急矣商兵圍省城過二十日盤踞松林風息  
不通危在呼吸有如會城失守全蜀潰裂難以收拾請  
萬不得已走健足具疏報  
聞天地翻覆突起鄉土身罹其害慘不忍言矣而在台  
臺衆位老先生遙聽關心其苦更倍倉皇既揭僅得其  
樂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敢盡推至望賜力協心  
速為拯救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着實上緊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救遠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帑尤至急着蓋被陷諸郡縣公私俱入賊手而附  
近地方官逃民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那發蜀清而  
此後將何支撐至官之缺之在平時已不成景象而今  
盡化為烏有最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故省城之圍諸路  
應接不濟手今東南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線可  
通車書可容逃徙而岷岷乎旦夕不可知矣併此路一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三十一月

斷後圖恢復從何處置力此時急宜簡一脚踏無恙之  
監司速來坐鎮劍門必保守川非門戶不至阻既使與  
神京氣脈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漢間與綿  
印兩道四圍策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說無及痛哭何補惟台臺定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有兼程事非小可時  
勢至此尚可奈何請深懼辱  
命狼狽趨伏當計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效力勢迫情危萬乞垂矜

吏科給事甄淑請端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碚司泰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 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蓋自遠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  
親弟秦民屏遍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  
染沙場每懷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 臣兵  
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抹馬洗兵以備點發  
蒙本省撫院憲牌先發永寧平茶芭梅三處石柱之頭限  
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  
重慶教場候點聞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  
州縣官戮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諭城通行  
擄掠大逆不軌 臣聞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生  
隨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聚行根同胞弟秦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四五月

明屏胞兄邦屏長子生食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街枚勒馬潛渡諭城札營于南坪關咽喉之地以扼  
羣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所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 臣親統殺手六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 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劍懸 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親信弟任



同佐指揮籌畫惟臣胞弟明昇征播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遼蒙部札街都司會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臣  
與賊相持孤軍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諭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憐念忠肝謂臣不謬加賞參游職銜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冲鋒臣佗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効川庶人心得以鼓  
奮會且夕可平臣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逃  
難商民傳說仁懷赤永道合洲縣為奔兵所破長壽涪陵  
兩縣臣信錄卷之十五十二頁  
百姓乘機自亂草木皆兵除臣一面恢復諭城安撫鄰邦  
州郡外俟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候  
事平優行叙賞其賊情着陝西鄜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  
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請蜀事便着與彼中應  
用

廣東道董翼奏曰蜀于諸夏為十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  
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芋九泥而封  
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員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

里差直當天天下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  
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與黔非我疆土其為中  
原禍豈淺抄哉臣因謂蜀患不滅遼患而救蜀當與救遼  
並急也

蜀帝佳德一時建議者或命別封疆或情別宗國或痛  
生靈之塗炭或與蛇豕之滿窟忠志不盡義見請綏用  
載不磨之令甲

重興曰蜀兵卑弱捷伐難舉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  
一日無兼制之策四省之兵一日不能撥也督臣可且  
木兵曰廷推總督已稱得人誰定駐劄之地居中調度  
應在東南而令叙河一帶半屬賊寨則控之難宜取

上游順慶一府南敵重慶可比于建瓴西應成恭  
不難于及腹此建節之無事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省  
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界以龍靈賜之尚方無得便宜行事而長兵革  
計用赫天威猶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返旆俱聽相機督發毋得中制  
孫之益曰牙囊虛懸謹為恭錄今幸補撫臣朱贊元矣  
塞上有夔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蜀先開報在後地方仍虛無  
人可慮也宜生夜着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與黔界東以北上游之  
聲勢一提兵于永寧境上以作鴛巢之聲援二臣押于  
此地候代不相妨也仍  
勅令沐國公提重兵于畢羅建昌境上以候調援并而  
掃蕩又  
勅安宜慰率麾下各軍或備其巢穴或乘後追襲彼昨



道

道

道

茅連服世受國恩當有舍卒之變而不為朝廷効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仍勅諭陝西撫臣遣探兵一枝于朝天嶺上以為防護守送之資庶四路聲壯而賊氣可先奪也董翼曰蜀以樹道為門戶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秦撫之出鎮漢中更一旅住沔陽或住寧州以樹聲援乃關熱節鎮原為四省而建蜀之霍塘忠州衛所並東師無

祖宗之法豈無有深意乎宜勅令移駐別前督發入變兵馬如歸州之役撫臣江鐸提督前元事何處楚蜀聲援不至隔絕而蜀之東南西北首尾可以應擊呼吸可以通氣也又曰道臣之難宜酌今日之蜀首莫急于重慶次莫急于叙州而涪州去渝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軍事地方一履任之期尚杳如也能不聞報而憂足乎獨有叙州道赫發近在龍安可備緩急耳急宜移文督促就道而要宜破格陞補亦便計矣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七十二月

議道府

孫之益曰今道府被裁者數人矣中外另推何時可到宜于本省府官中之有才畧者即補道缺佐二中有才畧者即補府缺知縣中有才畧者即補府佐或之缺其有經緯長才舍卒應變者不妨破格錄用以濟危難即銓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舊按臣災之俾已入都矣其于諸臣之才品不啻燭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也按壤漢中為西蜀咽喉復奔豕突必成馬蹏躑之所兵變以來郡守周道直紳士著修城隍守要害懍慨幹濟又已疾陳矣宜就道推補以濟保障

議城守

孫之益曰永平既久人不知兵垣雉單薄誰是全哉宜勅諭川省各官今歲自布政司以下俱免入覲令府州縣正官嚴督鄉兵護守城池即途次問

認者速回利任異日賊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護守有功者俱從優論違者以失陷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卸責也

議將帥

孫之益曰今川兵作亂土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乾近地方擇名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庶先聲所至賊首寒膽而不致之擾中原大肆殺戮董翼曰今之將蜀兵者已陞道以念德矣而蜀自成都至羅塘可三千里時且有夷兵竊掠險阻可以一余懸通制乎宜併勅新設鎮楚總兵詳來胤統領接連川兵之逗留者徑由巫夔直上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國初之平僞夏何常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孫之益曰此間餉額必有一鄉一國之家後為之首倡舉無有如合州程宇鹿董董倫董崇捐金號召倡率義勇而蜀口形勝釣魚云頂之墟得以扼其要害者宜亟令本地鄉官士夫備能驅眾聚眾擊揮全漢勸與地方官參謀協力請告者即為超陞罷阻者起用舉監生員皆分等職銜以示鼓舞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必無逃遁而就近州縣互相應援為合之舉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也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八十二月

孫之益曰守巡兵備官及各衛所官俱各有城守之責民兵壯勇衛所屯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予之否其作其忠勇令嚴則勝守則固雖是臨渴掘井而救焚拯溺舍此無策焉

梁之棟曰益州人民利羅兵乘有流亡在道叩心泣血者有父兄子弟仇備者驚悍之民掠財物掠婦女不甘心叛亡即散為盜賊倘當按令郡縣官照起兵備其丁壯營力并家強悍者編為隊伍州縣官即動徵收錢糧常加賞養倘有養力機警之輩或命為十人之長百人長特厚其糧糗果能驅集固守率平之日破格獎賞仍分別獎免以酬其勞績如西災荒之例庶父兄子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為賊用而我乃收一臂之力也

之兵千民

之兵千民



董真曰：蜀自徵取夷兵，絕無一毫帑金之發。蓋蜀府庫僅括三十餘萬，支撐不給而變起矣。按臣職中謂榮昌等縣一空，不但以府庫委賦而諸款其復有長物乎？成都所調松潘威茂等衛，想已集二萬人，而秦良玉之趨長壽而仗土沱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帑金而遂遲不解，何不鑑前車之轍而為此返通矣？宜急遣賢能官以帑金二十萬為兩路，以三分解赴成都，都一以解赴至夔，急餉軍士，毋俾脫巾可也。

議防守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黔與邊又地界密邇，烏江之險，可阻敵兵之來，而涪潭、甯安、餘慶、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驅而入，萬一勾連七寨，兩江之南，如虎傳翼，擊之大事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謹防涪甯，非兵數萬不可，而川餉二萬八千金，況及于重慶，僅餘楚餉，除解到者，用盡將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倘漢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之行糧，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又憂兵。中于遵義，則辰院急通分守，荆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隨會撫臣徽鎮歸州，而以江陵道移駐江陵，聯絡策應，相機兩朝從信錄 卷一 九十一月

兩朝從信錄

卷一

九十一月

防援一帶，江城嚴行申飭。荆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按臺云：薛游擊帳前勇士僅一、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或可呼之即至。又有夷、陵州教師孟希叔者，亦募壯士百餘人，願隨薛將軍滅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鼓行而西，此非為我守歸巴直為蜀平大難耳。平職竊見此人勇而有謀，士樂為用。蓋令嚴明，必能成功。其所携餉共一萬有奇，蓋帶至山海關支前隊者，而工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奔兵。今即以餉者減，奢者為直，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面支發，似亦無碍。至于守禦之策，早職力所能為者，已畢力為之。其不能為者，尚俟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目前吃緊之着，則自巴東歸川、夷陵宜都、枝江、松滋，以至荆州之沙市，在有奸人，日有偶語，其州縣正官，除松宜原係裁減衙門外，恐歸夷巴松盡當免職，萬一屬不即平，他日征調紛紛，俱由此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議賞罰

木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既任專職，義當死守，乃自合州、江津而外，為違義之責，任者何比比也。烏合賊眾，

未必遂能陷城，而城先自陷，勿死勿去之義，諸臣獨不聞乎？周禮嘉命登戍，危城獨任，應行後中，撫按從優獎。勅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笑，應聽該部錄其餘逃竄諸臣，併乞勅行督撫按臣查勘情形，分別論罪。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獲逆賊者，不為戶之封，并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眾皆做憤，反側歸心，奢賊其為。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犯着嚴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奏奏重治，水西屢從征調，効勞安位，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得稽延。○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兩朝從信錄 卷一 九十一月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論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遵旨實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籌，共極危疆，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軍機，罪責有歸，戶部專司芻餉，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那伯裕為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以光。

聖孝。

昔貞觀在禮垣，以國本未定，疏光九上，梓音為民。

兩朝從信錄 卷一 九十一月



贈恤遼潘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參事裴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  
一子本備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參事裴陞三級俱從  
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裴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  
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裴陞三級曹登爵等三十三員各  
照本職上贈二級裴陞二級張鄂等九十二員各照本  
職上贈一級裴陞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  
應勝彭相舟各贈千  
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夫 國身輕大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一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因言忤 旨彼時

聖意雖未即愆然 已自甘斥遠不踰月

皇上龍飛御極新 詔首復 官此其 國家二百四十

餘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 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每憤

朝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利 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息不請事體誠有如此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焉示

天地同容 臣 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牛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為職舍進言別無可為効忠

之路 臣 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為戒乎且今天下

事千差萬誤 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

場大患終其急于妖氣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

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莽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

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籍有一班急難之才近

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會事馬紹芳忠痛一疏大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一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

亦慮及之而 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

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

搯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

祖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

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滸舟于陸不惟誤國亦

且誤人以 臣 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

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

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臣 謂方今在

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蓄務必以繫其心使之戀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咨濫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生擒活捉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聞表帽之頒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戡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殫變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李

或高法善

閣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元人節

親各正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局幹耳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符開京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問勤質長才勿限明經一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廷推人又欲竭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影其人之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求監軍之選固知其俾有餘地矣然業已蓄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副極亂非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

蓄騎督餉視師但憂隨試不效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

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因其巧算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盛

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果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旁開俸實俾諸臣務得緣是為

速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部著謀改各省銓部一番鼓舞祇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為催官星不誣矣

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

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察家界限華夷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西

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誦即所以自為豈直無見第

如危時 冲聖何猶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家之急

者也嗟此久遊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遠撫 未遐想邦華而連策及之 一念報

主葵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謬誇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學用塞罅漏立 勅衙門議覆施行真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 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不得任意揆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潛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事

詹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遼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止宣付史館

兩朝德備錄

卷之十

五十四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遼左禦奴一事

祖宗之金甌視為安危都城之心視為離散草澤奸雄不

逞之徒眈眈視為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

者何如干係而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含糊

為兩可以為兩可為責成乎臣久欲吐胃中憤懣而緘口者

三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即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嘗曰疆場之事

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

寸呼號日夕辨駁踵至其執為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

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

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

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

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

令吐氣其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

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為經畧節制

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

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

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

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具官稟成則無權

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

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

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

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

形勢狡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臣

血正直言  
心無兩可

臣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利戰守不合而紛紛煩。

廷議為哉。若夫會議之指，有以揣之矣。意或搖于詆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憤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頌化貞之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為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遼事出羣情無不景仰。宗社無不加賴，果真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間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一籌。兩朝從信錄 卷一〇 七十一

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泰績別有奇才，不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雨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

東冠西擾之際，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持據微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屠劫，効忠戮。

力之世界，其以長門戶之葛藤，于首輔有厚望焉。非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取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潘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總撫二臣議論參差，然勢有緩急，若有先後，兩朝從信錄 卷一〇 七十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潘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等何容輕議。續接經臣守事分撥，纔定戰事，收拾難進，疏布置周詳，防守緝密，經臣有盡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為同，此事概見，臣等正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以與  
 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胷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  
 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宗  
 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聞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  
 州辭意甚決蓋聞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密令  
 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  
 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第勵以慎重  
 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  
 兵馬不過三四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趨隨  
 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麗兵殺奴衆二千餘而不能  
 南朝從信錄 卷之十 九 三月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興安勿拘寒暑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粥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項之撫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溝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賈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報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道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  
 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  
 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心以而從見在器械  
 細細整葺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  
 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百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憂  
 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  
 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謀未真請  
 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敷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 三月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為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項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助勦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思屈萃策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畧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真時方為道臣獨能從容  
 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經畧之命

是遼東  
 一論如兩  
 宋北樓  
 下是難斷  
 六是不斷







皇上亦以為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

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內糜必生恐其

禍不止于蜀也曾舉趙克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

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

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

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習

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 臣章共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

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行毛文龍

兩韓德信錄 卷之六 聖 十一

事得下國紳老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真

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

事機此又 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經畧能廷弼揭項閱報見閣下葉老先生廷議紛紜

疏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

局則內糜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克國策與經

臣籌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

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

老病昏迷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

謂屯田一事職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惶懼查葉

老先生原書曾引西夏事未曾舉趙克國策籌度也時

恐仰 臣元老憂民憂

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籌度其所以不可行不

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答以付明問今往復札俱在也

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但

一付之精神元氣定當關外之寄者行之守而治以

不任之罪易耳何處不能主張之有往者臺王東里

諸君若輩劫賊不用遼人不肯屯田以天下使作

君父兒戲為職罪若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

詳而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守入字為日後再復一層

公案設內養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謹將原書發抄與

海內共質之業相公來書云承教遼事未可議自是確

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撫臺已歸想此念亦冷惟

是明歲之事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

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

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

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

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為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

國家物力果能辦此否歷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

隅即屏弱如宋以元吳之強開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

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安如無征調轉

輸之擾也今奴酋肆橫其勢尚未及元吳而海內糜爛

大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往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遼言

屯田之利至為詳悉屢勸

明旨褒加獎許

兩韓德信錄 卷之六 聖 十一

神皇之所以知門下或亦在此此後經畧其地全不談

及又何故耶即云開鐵清河諸處迫賊不可耕然全惟

海蓋之區同其宅也何以一粒一粟盡仰給于內地泉

用兵而盡仰給內地未有不改者今毋論奴能渡河能

剋我廣寧但使盡三全為界集騎不侵而每年千萬之

餉從何措蓋不義而取已困矣夫人身瘠而為毒誠足

傷生乃善治瘡者必歸其源去而膿血已先裂矣扁鵲

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克之劑以取效于一時曰我

能治瘡疽也不知瘡疽未去而膿血已先裂矣扁鵲倉

公寧不計及此哉頃光祿何公深為慮上書欲置遼

陽專守廣寧有能守者則不愛茅土之封談者雖以其

棄遼陽為非然使倣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遼者即令

世守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市租田賦山澤之利盡捐與

之俾之專力捍奴毋累四海內庶幾有息肩之日乎矣

風壯猷如門下亦豈有意于此乎此亦書生之談未必

有當聊以質之高明至于大札云于言萬語總是經緯

之不合而此中精神千萬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在

遼安不合則遼危其關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在

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更望門下深念封疆之計舍短取長其此不世之憂



業毋至于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厚在夙愛故盡言  
無隱倘恕其狂愚而終教之猶生之幸也職回書云項  
承遠示深以遠東用兵發動海內為憂欲要如黔國例  
捐遼之例俾人守其地專力捍奴毋累內地此寧邦  
之至懷而固國之長計也反復籌之將已復全遼  
毋渠而恐其不能卒涉也俾世守以捍奴而毋累內地也  
而言指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捍奴而毋累內地也  
國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後人民掠盡屯推荒廢雖有  
租賦搭放軍餉僅存原額十三雖有雜稅僅供官役廩  
料公費與撫賞之用而每仰給度支額民八十萬馬  
價入九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吳雖  
橫而我所據守遼原秦鳳環察諸州郡皆生齒財物殷  
盛之地其人皆中華固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富而  
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遼東三絕地也自秦漢以  
來止設督護驛驛未著版圖後且淪入夷狄千餘年未  
有歸於一境如此其久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盡是謂  
天絕四面周道三十餘里皆虜皆海僅關外橫亘千里  
與內壤相接如筋繫贅疣于身外而極難救援是謂地  
絕其風習性情與虜相狎徭役利急則怨言而願隨虜  
去是謂人絕是奴變以來遼不為以遼守遼之說周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二月

撫疏主力行而不效李如楨自請往募而不效劉國香  
以遼而不效今志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有奇半多孱  
弱每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縱一遣往西寧鎮武設防  
而棄甲馬以投河東者屢屢見又生齒絕少料民趕牛  
且苦無人而何况兵馬其不得不得調于內地者勢也  
軍中所需鐵鉛煤炭船角系錢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  
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于米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  
而此路又斷夫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  
也故經界其地開闢其利撫諸處豈但迫賊不可耕且首  
為賊所有金伏海蓋之區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  
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見住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  
而遼陽地土見為民種又未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  
先是時添奉與賊對壘僅六七十里即撤鎮道每馬隊  
五正內探一軍總領放牧亦不可得何況屯屯田誰是三  
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產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虜特  
志督餉具  
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領軍已少不諳屯務  
又無人應若督接軍屯而每歲支餉廿金所出不足  
所食議遂止蓋按遼時領軍月止二錢五分或三錢

兩朝從信錄 卷一〇

分故留屯牛以食半以佐餉為有利而今且人人食肉  
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賊對壘  
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得屯矣其不得屯  
輸于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  
定備內地徵調轉輸之力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  
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毋累內地恐非范再生黔國  
出亦不敢任况黔國之於滇亦非全用中原之兵是乎  
定其地而後捐與之利以世守之非先委滇黔黔國  
其自守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  
置遼陽專守廣寧之說意員語盡為言者所駁不知能  
專守廣寧者即能全復遼陽者也若沿河設險掘固內  
護農田以培其根本外伺倣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  
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倣而行之耳初見  
賊氛甚盛人入奔情急欲滅此朝食而後行方齊一  
完俱完焉不再舉之計免得零碎延誤費反大是其設  
俾廣寧一舉成事也如目前下兵餉必不能應手而三方  
之設無用其若遂議裁而歸并廣寧一路為持久之計  
則山海兵馬亦可半裁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解  
內之得以少計十四之危豈非審時度力酌標固本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十二月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揆之恐決非  
冲聖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担科道所能靜聽而外亦  
非今撫所能幹辦通  
國欲殺之孤獨所能更端而議也即謂亂談以復明開  
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  
一言實是意見作法有斷斷不合者若但受節制而  
苟於事體果能據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不肯相  
量而行而解猶重謹奉封疆以從敢有違誤于其間哉  
憂之不盡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蔭一子中書。  
贈講臣郭正域太子少保。蔭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崙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日者所



急切之詞  
又欲使向  
日無光

十二月十  
四日

風異

關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  
 尚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應而居若故常乎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晦暝固所間有迨時  
 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歷日上東  
 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溟溟通天皆  
 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撒起為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  
 不虛作臣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庶徵然如此之類常蓋  
 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  
 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  
 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  
 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响而止當晝舉  
 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畧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雪人終  
 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天地重昏亦  
 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腥虜子橫擢鋒刃

風凶凡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  
 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為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比比肩構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尋隙怙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迫而近郊關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南朝從信錄

卷七

末

祇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槩知傲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殺于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風為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諉為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臯諸臣亦矢鎖承間，川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

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地。况忠義奇杰奮不

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橫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

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為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五月

國家惜也。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

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刺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

臣奔逃，鄭重經畧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

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收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

內疆，促于外舉。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

無兵，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

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為

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鉄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

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又幸有毛文龍者，持

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

鎮江擒逆賊，修養真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鉄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

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糧，使之收拾殘民，立

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

制奴一奇策耶？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為恨，一

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虛騰塘報，破壞功臣，竊傷之以為

文龍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

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

修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為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縛

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為奴所遣，以誘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五月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

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讒妬其功

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愚以為文龍

縱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

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鉄一草一糧而

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

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

今有三文龍，奴可撓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蒙之鼓

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參上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弁文  
能于絕北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  
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為養其報仇佐奴首而  
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  
不收以為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  
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後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  
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含有  
用錄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己好  
惡如此不已臣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

社稷已危也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三十一

千城內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為失策如不避狂瞽言之伏  
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  
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為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  
仍

勅梁之垣當月險曲達將所資銀兩宣諭

朝廷 意遍加

賜奉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議飭前門守禦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銳抽調盡空虜幸而不逞其  
窺我無備則庚戌之變實有可憂不止遼左烽火之相  
照也蓋原值之兵補而不補額將口無而况老弱之  
大半居中原虛冒者且影占無資延袤千里其誰禦之  
查原調名數陣亡者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額見在冊  
者另給贍家所懸名缺悉行召補而時以簡練之法每  
路比試上者食薪糧為選錄次為守兵又次為雜兵分  
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為將領之差有聞臣之京殿  
在又誰不稔然舉手南兵乘障正為人非土著則台堡  
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候管邊防之勤節時在  
日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  
臺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  
上必有復親親威將軍之舊者至于休將毋以鑽隙而  
希陞遷毋以震怒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託遜虛人既  
相習為通融後亦復多方為營窟難事之壞微獨前  
門為然雅意整制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畧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遼事既委經畧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三十一

經會議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  
中制今却紛紛貴朝廷過斷咎將誰諉據奏與巡撫當必  
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  
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  
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  
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  
作速去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  
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  
按二司方面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  
俱赴金水橋南候  
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  
鳴贊贊排班班齊鞠躬四拜與平身鳴贊贊跪鳴贊贊  
皇上官週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如左  
凡八臣當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資望淺薄待罪嚴疆

過蒙

聖恩凌躐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  
而后朝食又見幾圍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為  
國家憂而奴猜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瞻右顧有可承之  
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大此

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車騎甲仗未能湊手臣  
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精備兵亦足用又水堅可  
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水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胥  
向為夷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  
昨所趕耀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口北行因聞鎮江之  
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貨婦人不許纏腳凍餓而  
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  
皇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為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為也東望  
貴戚徬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如左  
凡八臣當

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  
具稟云水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毅之人共舉幸勿拘  
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  
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策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  
謂虔誠揆著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  
問臣進兵方畧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密行部署  
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  
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  
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論其稟經臣且無  
來該道亦回城搃兵和乘忠久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羸弱憊之亦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一一授以方略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馳赴西平與總共劉渠兵議謂即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之夷以奪賊氣以撤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此時準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後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強半單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三

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前後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矣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驍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令臣因傳明早西還却暗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往監軍高出同總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及回鄉數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即當具稟經臺仍議進取不然文龍獨為男子而吾輩為婦人也正具稟間而經臣遣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厲辭復下檄于總旗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語難恐挑釁速禍臣不覺撫然鎮道亦來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

顧必不能來轉服兵汴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真為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即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駕歸矣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為詞也自承乏以來為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可更為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既以吉筮報又親督車騎而為貞后動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夫矣既至鎮武胡道始有賊隱情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亦謂土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因諭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西平奉台檄決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蓋牛庄精騎三千奴恃為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以迴台臺意主慎重道在相成貞豈以是為慰封疆大計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鎮道况台臺乎議論不同貞自不敢輕進非為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速道路之詞以為高歸俟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百不在地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既分水火之形內又分左右之袒此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臣以為憂心亦何安貞悔欲彌縫之望台臺口角間稍斟酌貞必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四

合有所不  
之可也  
其非布已  
定現精銳  
俱在廣寧  
惟我調度  
奈何快進  
後退只是  
字見不定  
算算不透  
耳  
行師全以  
秘而斷取  
勝如此進  
制擊財共  
捷宜淺矣  
一成功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答我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為萬不得已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我愚于怨萬懇，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貞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上兵至，天氣漸和，尚及冰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怠常玩屢報見虛之說，謂職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為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勘河上冰牆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為乎？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為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一次乎？今我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暴餅餅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為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為我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為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矣。威安在耶？經臣謂賊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

矣。至謂南路軍兵饑凍，復有怨言，敢謂無，但眾半係單視畏寒，奉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不過五十里，即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為乎？經臣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言下藥，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遵一定之畫，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竝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為見虛為見虎，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見虛為見實，而職之見虛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用，不敢以為然。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屢進屢退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固圍手，而使愚者當局，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踟躕而不敢一下手，滋苦矣。今與陛下約，在國家如雙鳧乘鴈，何足有無，願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叙賚，遼民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我歸老山林，為太平逸民，于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六



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常。奴不復振保，不為河西受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感之，滅奴必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摧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蒞蘆先登守者，即紛然逃散，其臨陣以木夾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亦知受惜，肯輕試不測之淵伏矣。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為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為臣所撓亂也。  
經畧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免使兵困不戰而怨，併亟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都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即位，首闢四門，故勞搜俊，又畢竟為聖主第一善政。我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並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聖主... 禮部... 國家創制立法...

年來經文緯武之臣十九出此途出，上既視此典嘉重，而士亦翕然望之為重，即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為恨。而天生賢杰，亦非此進士一網所能盡取。是以每科比諸士就試，則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皇上龍飛聖主，聖恩誕布，靡人不沾，豈其于計借多士而反靳之當此虞門初開，必有一番非常之收，以昭聖主廣被之澤，矧于鄉舉已荷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既加于往例，勢亦不能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頃禮臣自宜執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巳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在今日鄉舉之隘數，自合疏通。推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無難色。願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與其下先為設，不如上先為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自轉而漸開，而天下蒸蒸感治。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欲廣登庸，瞻晚近何常，遂揣夫天地將交，而拔茅茹，以其彙自是貞吉之象，究之一榜果稱得人，有如呂蒙正、張齊



賢等英才輩出相與內調玄化外靖胡氛而一時治化旁  
流遂亘絕近古

皇上寶籙初登治機方啟趁此多士鼓翅之時四網羅之  
不使宋之太宗專美于前定以五百名之制暫行一科以  
觀雲龍之會以迓治平之來安知無命世之才進會乘機  
匡時翼運群賢出隱竟成治微

新天子向明而治一代芳規此為最上斷而行之惟

皇上之所命之若猶是拘方泥格躊躇于氣運之轉未必  
由人賢才之生難盈此數亦須于近額三百五十名之外  
大增其數決非僅僅再加四五十名便是厭群情而應景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九

聖意斟酌固自飽滿更宜早渙

明綸使深山窮谷莫不知

新主臨軒大張羅網以蒐群英風聲所播賢哲競奮舉多  
年約結之氣一旦發舒野無遺佚之嘆國迎滋至之休勿  
或

傳宣後時直至乞請之章屢

上乃始倉猝報可何求何應

懿旨未宣徒令薄海內外謂今

上覃恩即至胥吏尉宦之賤猶然下究故是科禮闈選士

亦得推廣此意慨沐洪波夫此思皇多士

聖主所倚為王國之禎者乃亦勉引施恩之例以求假推  
惠之名而進士方僥首希榮而兩間之英華不削自盡千  
載大交之期祇以嗔一時之齎予而  
上無定命下有倖心真才因而短氣  
盛典為之不光斯亦 等不能先事開陳者之過用是早  
計披誠仰求

聖明裁察速勅該部覆議定奪至于賢路宏開濫觴為慮  
則夫今次科場簾之內與外規制又新隄防更密容 臣等  
酌昔准今另議條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上斷不敢苟且踈畧負此  
昌辰貽前之羞滋日後之悔矣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揭云職聞報見吳北陽夏滿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  
事大意在撫重不宜輕戰憂深慮遠可謂蓋哲之極思也  
成之石焉也真不徒敢不佩服人言西虜助兵費許冬要  
結許多金幣其後歸還難填要扶念甚恐禁禁有過于奴  
節又謂書以前詔攻土著而唐竟滅之于南詔宋以女直  
滅契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廢墜不遠無異引虎  
以自衛况陽向陰背假奴首以窺利未可知日前費賞百  
萬如投無當之管等語戰戰兢兢之不勝慄慄除遣戰一節貞  
屢以為言不過執彼已情形言之耳上有  
廟其下有命謀朕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實起于  
我敢不服罪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領高平軍民  
逃散人心洶懼朕目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宋與爾絕使  
先聞之則遣使要我無西虜印許納款登花之役屢故不  
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奪度如費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



義亦有益  
得請

與公一疏  
善為安頓  
今于處分  
此不說  
亦別無生

謂以去人始有固志。虎賁免。慈。其貴人。系阿。思。案。等。來。詢。我。因。言。共。役。奴。款。五。為。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為。乾。銀。之。費。受。約。而。去。抄。花。間。之。亦。率。其。五。大。營。未。言。助。兵。亦。領。乾。銀。一。萬。兩。留。騎。為。我。哨。探。要。有。新。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房。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勞。應。之。日。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真。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勞。始。未。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然。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及。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益。以。終。前。歲。加。獎。賞。之。局。分。外。吏。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吏。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皆。有。藉。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想。之。用。房。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抄。花。之。部。落。在。焉。我。不。用。所。為。奴。所。用。戰。疏。曾。云。慈。遠。而。難。守。可。保。其。不。合。于。奴。抄。花。而。食。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為。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房。于。卜。思。亥。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抄。花。也。慈。為。房。帝。念。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遼。瀋。之。所。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持。然。后。就。中。取。利。耶。惟。是。講。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室。堂。天。朝。方。欲。輕。捷。四。夷。不。宜。借。力。于。房。則。耻。聞。命。矣。除。抄。花。駐。泰。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慈。部。夷。先。到。五。千。后。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慈。率。大。部。阻。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為。遲。彼。一。時。也。房。不。得。不。用。此。一。時。也。房。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香。夷。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房。不。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廢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微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賜奏曰竊惟遼事之壞向不敢一叅未議戒  
旁撓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念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奉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敗立見  
臣亦有心能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公案  
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業  
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視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  
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問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強責中朝止將  
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  
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明白回話以聽議  
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職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不知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並有相駁疏語頗多激  
烈噫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真正  
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既有此番饒舌度具  
覆疏決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決于何時又  
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決不肯再  
留關外即詰問不亦能待  
請直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士心而  
用房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為去撫以就經者  
此非真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既不能保能聽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平日威望猶足以懾奴志而牽李永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為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既知其不可合也而分又安與其既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難為居外者任職也臣謂宜移延弼于密雲出本兵為經畧而行邊之舊樞仍還攝部鶴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其聽聞外之紛紜寧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旂嘗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畧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畧者代化貞為巡撫以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延弼于登萊以終其三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三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分分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勒令解任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由登撫之誤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迴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以縱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為首四路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快後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手是不可解嗟乎龍小小一捷回自稱奇何是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為救而故為推排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寧徒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衡矣今罷朗先逮紹勳并查梁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資文龍

勅為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既定若更有推誤更作咆哮

主雖冲切

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人有命三尺無私勿謂尚方劍專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內外臣工改換面目洗滌肺腸盡去格套另做一番而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四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決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胸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毋再諉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為遼事日危辨言日亂董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監經畧官言會議未盡詳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為夷情正規情形。

朝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

遍集諸臣，各書一單，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

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

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兩朝律儀錄 卷十一

五

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

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

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

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

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

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職者，太常林學曾

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

科蔡思克、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

一者，侯震陽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潘汝楨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允撫

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

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

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

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

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核閣臣書言，嚴君不能稱慈父

不能強，倘差官宜論而仍不聽，不亦衰

兩朝律儀錄 卷十一

五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

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

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倘

令撫臣退步，豈聽經臣之所為，然議者必以為撫臣一撤，

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

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

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遮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舉王舜時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  
侯震賜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  
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  
並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眾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  
之難也舉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祇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後追咎殷鑒不遠耳使  
臣子而各緣自家之利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國事何賴焉爲

困而使臣子有不客不躲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

功即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  
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送觀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大計制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事者之勸謹  
將告文且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寫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  
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往河上犒軍在西度歲  
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黑雲鶴  
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  
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上佳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  
太平而慟頻年之征戰孤兒寡嫗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  
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既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  
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  
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  
馬不得湊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疑之以故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冰泮奴未  
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  
國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董謬陳五要一  
日用短不如用長 一日用雜不如用精 一日用多不  
如用少 一日用棼不如用傳 一日用舊不如用新何  
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  
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  
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學伸一營  
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  
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克從魯之由二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

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為教師使人人皆火

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為完策

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莫者意主防奴故

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今一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

則無用之兵量萬人以營衛備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

汰有汰法各將先為汰各道次為汰而臣與撫臣而為驗

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人庶精銳者不得冒

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且不至集一羊以灰群虎之氣所謂用雜不如用精者此

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摠兵

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祇緣河東新失

人畏遼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揀之原非得已然一官

有一官糜糧一官又有一官役糜從糧之糜費且不必言

而後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參游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

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

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後軍

志歸一指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即撫

臣亦深以為然今冗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器使者在

撫臣轄門候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庶將令盡一而軍清  
餉省猶屈第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  
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

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閱恐

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定以道臣高

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諫一大

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為吃緊之著則三道臣自分派后

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異時某一軍得

捷則某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冒破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多監道猶鼠同眠者臣之曰前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

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溢所謂用禁不如用專者此也

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寬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

輕而孰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即強

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勃之威令不行

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

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後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

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夫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數奇

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烏敗不復闕而乳饋

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凡所言皆平平無奇



而數四諱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方用奇用敵用間用謀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為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為我用者一皆真實有用矣譬之匠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窺一二藥性再為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日參耆補苓蓮寒薑桂熟雖有蘆扁不得不為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勅下部復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日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為人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一

此其為矣

收時第石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茲者奴氛未平蘭酋卒起戍士興嗟乎采薇勞民致慨于萑苻此乾坤何等時為今之計再無可証調之兵矣而東征西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釐額當清查也再無可加派之民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實核也至于廟堂之上收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國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何以休明之

朝為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審辨駁彼又一審挑激竟成口關使一人之身而甲可乙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為難竟甚則

有竊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翕訛成風

而莫挽乎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

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為仔肩之

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為結局之時且也

苛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因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

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

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慢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儕而

相猜相詆分域分担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既成從旁之枝

蔓愈熾玄黃之戰一起從中之釁漸開甚且寧謐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一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真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弄長獲短人豈

甘心使嘔心瀝血者有不為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寧為暗昧必不肯為虛公真不得其解也則

仗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差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逃而拚身撒潑任口

咆哮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夔龍接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耻不至潰

患官嘗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表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聞人亦何樂于自好而不為趨附耶至于以  
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為其言厲者蓋亦難矣  
方今行取已舉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真才真品得  
以見奇何慮

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內修之要圖外攘之至計職愚不  
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清世稱職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寇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督  
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

與世洪雷安世世襲雷震鳳翔縣人後領兵三千名堵截

兩湖德信錄

卷十一

五

指揮周那

陰險十五日周那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那太下

再世洪雷

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洪至九泉扎營賊兵已

安世覆天

扎營山上彼據高臨下眾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雷安世

戰死

罹英死之張燈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

旌借號四面夾攻放火炮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

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藩茂州龍

蜀中情形

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單

一筆寫盡

財賈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復與未布政及右布政周

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燦恤刑劄可謂共議戰守機

宜而適松藩參政帶管副總兵沈崇極至留督督署兵管事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魯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  
擊范繼道緣事副總兵顧鳳翔各官兵奔酋眾薄城晝夜  
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既不遺餘力乃

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  
鄉村慘殺男婦擄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為持久計者夫奢

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干乘捷途之役逞亂逆之謀

羶穢冠裳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屠戮

巨萬家黃昏俱是烽火妄窺神器顯冒

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

寥寥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糜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賙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根因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

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臣今摘舉一一緊要

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

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濳至變而自然之妙脉脉可

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為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

是在衡之者庸為羅而精為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

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齊諧越絕者悉置不錄要之



格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證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侯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區心于寸管一家言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狎飲徹夜懽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鄉場噴有煩言會場當以為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總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為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恭不待言至塗抹數句者一不相干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恭治庶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一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侯

聖裁一禁撓越夫門生故友誰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某官入簾預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橫考官為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凌逼淆亂大典如庚戌之事至今為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非不許隔房撓取摠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即付本房恭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賄賂之風可清也伏侯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人止以頭場取中遂爾畧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俊猷戡亂斷非摘句尋章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摠裁于每一房中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縮武之彥持先資而奮勵者矣伏侯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檢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鉞眼折角刺頭裁尾之弊嚴騰錄對讀以防奏裏探花插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一

明而人乃故帝視之無惟乎鬼域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資繩之以重法使之惓然樂為凜然不敢犯而騰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騰錄生于先后巧拙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為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復附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參罰伏侯

聖裁一速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至辰后者蓋緣詞語行長鏤板為難而主司過于慎重失



聖旨

之大晚諸生銳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半。且呼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場前晚戌刻。即行鏤板。黎明早散。至其開防。慎密毋致露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真才為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實與大典之同効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屢經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十一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雖經停註

及文辭。惟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容隱不舉。着

部科查明。參奏。該部知道

時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三道與六科體統相等。科臣入內而獨遺臺臣于外。非所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得同節科而入。何獨于臺臣而道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逸說。精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圖史。看章奏。軫怨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見遼東。石報聲息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

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當凌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頹弊最頹靡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頃刻而忘惕勵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侯代半載。舊協理許弘綱告病。泰宗濬頌身。而新推之饒景暉。被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歲。卓有成

功。但終以目覽萬姓之爰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

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

等。參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營段應龍等。坐營張萬

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

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

月糧。糧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碾銀四分。兼以抽扛脚

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

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掃雪

扒沙。以排門圍宿。毫不敢緩。搬運。肝祇軍器。揆送銀兩。火

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

嗟。此時何時。興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

覲。歷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

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之

之

之



撥用其箭樓、滾水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查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為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環以溝環，車中實上上列水桶，中載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次。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潛埋暗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二曰：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冲擊，既可蔽馬兵，兼可獲步卒。我俯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後，可以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三曰：營牆之當築也。每營築牆，牆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牆，十步一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塞以戰車，牆中藏軍，附近民移入牆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後，可以無臨時瓦解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儒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弃，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况賊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弱難定，非河逆時預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二十九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畧，懇惟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妥確，竭力盡心，亟為修整，腳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後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祿戎術，將一載茫無寸豎，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閑賚之人，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為試，而以社稷為戲也。奉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同黃克績用心料理，不必辭。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三十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眾臨河欲渡，官軍搦命相持，錢糧匱乏，饑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還用虜銀兩，以保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土墊街，知奴有西犯之志，已暗行部署戒嚴。頃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群賊，發勾梯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矣。時總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讓賊長驅者，將士皆斬。先是虜首密請于職，欲東擾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之今奴報緊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茫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犒之得以知其多寡強弱之數據報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祇挑精騎七千劉世勛卒遼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誠之曰遠偵緩行聞奴過河卽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惟柳河之兵尚覺單薄恐奴乘虛搦復移書鎮道將杜學仲車營江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幸

朝棟步營預置河上太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周守廉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固吾圍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遇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卒兵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蓋我兵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之防禦倍宜慎茲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難糧料

幸足然荒涼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鎮城不可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屬烏有恐凍餓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賴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爲聽之腸斷而本地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夫乏數月皆擁訴職聞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五萬部裁不發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敵部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計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幸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哺衆怨如沕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怜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額請戶部多不之信惑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催册未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册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日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今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以謝諸軍况於兵部之銀原發為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餉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一切雜費難以為槩即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銀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備邊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著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有慨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罪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光宗之苦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垂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即位册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嗣彼僅一月餘耳其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即于

光宗請册立不報請儲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慎重之意而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密揭繳還册立之

詔以為意不必急者

也向非羅大紘險佞病臣依回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密揭三王並封逢迎

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

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參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

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

向非

宗社有靈儼生光死不肯承認事又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密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官勅孫慎行為人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荆楚之流岐黃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為之庇今且黃緣起川事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謀大畧亦即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

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何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鼎革之間善政固多雄基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三五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既沒紀元之稱從來僅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鏘滿而難為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贈謚兼加恩廕濫及非所以別忠邪而昭勸戒也去年詹事公鶴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職甚備之至欲倣效韓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于情尤為允當此即宜即令公鶴專主其事又令孫承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饒有才學如李邦樞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處所見聞明為較正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視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思以裨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輯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館先修

光宗實錄既成而後併力于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三五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胆銷肘腋之憂關係非淺鮮也

南御史趙世期奏言臣見邸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破陷沒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迺敢馳于東騫於西入於南分投別遣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

不逞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為崇常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其逃竄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隨入行伍

而助兇殘之焰是民變憂方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臣

廟堂之長慮却顧與新督臣到彼一着迺吃緊耳連則大

誠特民情  
了于指掌  
救益快論  
恍于聚米  
至于先帝  
飛速征進  
可謂仁義  
之師矣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棹。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且最可憫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今轉盼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入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畊。終歲何望。恒產自亡。何地不可憂。何人不可憂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之下。望大兵之來。何膏雲霓。遲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即克城之民。亦難久持。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顧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南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備。且無患也。儘力殺之。有功無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借虎狼而處。負荆棘而眠。縛之急。則屠戮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當巧于復重慶也。然其法亦只有一。賊住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泐則脈絡也。屯大兵於資蘭之間。賊不斷而為二手。賊面西。吾由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向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為死守計。則有涉江遁耳。忠浩之兵挫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哉。故曰。巧于復重慶。不忍吾民肝胸塗地也。雖然。賊何足道。即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為賊誘。

或迫於挾從。使之駢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為三章。示之福福。既不桀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臂之用。民散而首解。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其密定。已如斯。而遊覓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無足慮。惟是蜀為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憂不小。其土地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一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可選度。臣亦不敢資

南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天聽矣。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沈雄偉畧。運籌決勝。恢恢乎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擲旅。將為政。即昔年播酋。初甚猖狂。一聞劉鋹。而賊胆遂寒。惟其威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參遊。偏俾不可勝紀。今推轂專閫者。揚愈懋一人也。仍宜再簡宿將。以先聲奪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提掖。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進者至于誠意。伯劉蓋臣。素統



議將

議兵

議餉

以通河

謀畧大有肝胆，已經監臣戴君恩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已，乃我既無兵可恃，而專倚土司，在我則有狼虎之虞，在彼亦有狐兔之忌，非勝算也。今計微回援兵萬餘，薛來胤招兵數千，臣鄉太常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贊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難立致萬眾，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數萬，儘足制酋死命，但懇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手

充餉以保無竭澤，并免脫巾耳。兵食誠足，捷伐無難，然待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固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而時東不守，共慮一旦長驅得稍緩，且夕可以經營料理，及奴酋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令任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侈口三四十萬，以騷擾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開西蜀之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躁功，練兵選將，固守以需，庶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川劫鑿而開戰守不和之內難矣。又令握筦東拒有遠，見有佛畧羅蒐天下之奇俊而

拔任之，即不然，採封非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規為當有次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水將泮，虜必渡河，今冰凍未解，傾巢而至，摠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岌乎殆矣，不可支矣。萬一廣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唳，皆為無人之境。

皇上試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蹂躪深入，何策以待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令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惟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畢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為申諭，責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為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前時為虜寇進入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知兵黃克績，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以為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南兵部主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職同官，鄒復宣所募浙兵，原為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抵京師，似當專勅兼統前進，屯于薊密，為山海後勁，此萬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犴轅，宜分地設防，各扎營數處。



每營川兵數千互相犄角擇勳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為提督蓋京營素為訓練士卒相習允為可用此斷斷不宜緩者也至城中好細不可方物聞神棍 十百為

群禦人通衢慙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可問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狎禍者貽譏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燕火焚棟焚鼓翹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

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志為江湖不知禍至之無日已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乘上瀆乞勅大小臣工救焚極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廣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

謀勇畧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肖子者封侯俱予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山首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積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畿官民人等恐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嚴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放火炮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閉照常差官將各門直日官軍查照不許顧覓頂替摻塞如違從實叅處嚴詰搜捕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聖諭朕覽其灰石砲鏡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舖面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嚴衙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叅來重處會試舉人私歸者禮部查奏除名逆首罪貫盈神人共憤朕仰奉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為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憐衣玉帶還與向方劍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大僕少卿賚畫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職



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行事即仍上緊  
星夜前去餘俱依擬 題差中書沈自省等五員解解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績條上京營急務

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付將一員共六員  
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  
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  
官令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署  
管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  
分之二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二三  
管今非其時矣列營城外及領軍營俱苦乏人當聽  
臣等咨部于頭中經委推用庶幾軍有人管領  
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  
振則列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  
舊外其城守每城只派軍二名今宜待班軍至每學編  
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學增編民夫  
二名庶有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壘近議協理會都  
李宗廷疏請營盤各築土壘其常備軍之若太長廣則

兩朝從傳錄

卷十一

甲午

難卒疏合議定每所四面各以百二十丈為率長短  
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壘高不過丈即于  
牆外開溝闊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壘其  
工費似當責之二都每小堡不過費三百餘金若營中  
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為各軍  
容身之地不若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  
令營住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賴一議浚濠查得京師  
城濠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濠為川心然終屬欠  
深可乘春雨水降濠心再開一深濠濠內底深三尺  
若有水時則人難窺濠深其土須挑入短濠內庶不至  
不復填濠一議軍器照得營中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  
砲守城鐵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買到稠木棍  
凡此數者已收遼東取去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為  
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軍器器械合容臣  
差官赴工部揀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為城守之  
用一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每次操演畢只較弓箭行  
賞罰而火器者無一二今既添一將專管火器至官  
每操日隨將火器入教場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  
前令付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  
補雙料選錢及石半壯丁時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

兩朝從傳錄

卷十一

甲午

一名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  
其所短禦其所長次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  
城下扎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砲黃查  
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若不甚用臣在營乃另造有二  
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  
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妥堪用每春秋操  
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砲黃聽總協委官領  
來另造夜時感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  
日迫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  
家甲冊將男婦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  
得遺漏而寺觀僧道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  
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跡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舉至  
于巡捕營官營止巡捕道舉報而總協則否今應拉  
聽總協舉報庶可督責嚴結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  
運車馬照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  
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在演象所有二百輛  
可即抵運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  
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營廷取與軍  
騎六千匹即留宿衛軍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  
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  
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  
行者不敢盡責也伏候  
聖裁

兩朝從傳錄

卷十一

甲午

勤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其疏曰臣聞遼左之變急行各撫鎮臣征調兵馬收拾  
器具以備戰守又聞東來遼人傳說奴酋首攻西平堡未  
下劉總兵與劉參將殺賊數千賊離廣寧三百里外未  
敢西犯及御史方入城下道劉參將戰賊甚多與臣  
所聞相同臣隨出大陣三面俱自山海一傳至德州一  
傳至大名一傳至宣府曉諭居民使知奴兵已退毋使  
驚惶潰兵商民之至開外者彌望遍野臣出大陣幾面  
傳諭分列各鎮兵馬營人各另屯列靜聽放人毋驚毋  
擾二十五日據臣差出旗牌官黃進忠等口稟前往遼  
東行至中途被遼民假借西虜沿途劫掠將進忠等隨  
帶夷漢丁免獨亦等俱打傷本月二十六日午時又據  
至臣差官口稟濱兵滿路填塞前途幾為所殺今月死  
前來投取及臣聞開經臣手書大約稱今番逃兵與前  
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以開以免激變至于



西歸者應盡數放入，彌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漢况係。

朝廷二百六十餘年，受養赤子生靈，叩關而送，仍為大羊北。

冲壁仁慈，所不忍聞也。等因。至本日申時，經臣進義羅城，臣與部道諸臣詣大約，稱遠軍進，遺兵官劉深陣亡。廣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願虜者奪門而逃，其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籠亭欲縛強臣。

王化貞迎賊，有西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為賊殺去，有名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奪去一駱駝，化貞口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群賊攻圍，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將官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化貞至關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

親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口化為夷虜，且以益奴之。臣而憐我之敵也，沿途逐人，數千假扮西虜，且裁劫掠。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于前屯守前等處，逃難逸民，不得前進，職領兵殺，致擊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沿途遺棄兵所棄甲仗，與逃民去，棄勿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有奸徒，利開倡亂，身率親下地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心驚，擬與寧前道付使張應梧，特設後等語。又傳說廣寧寧前各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謹將情形先具疏，飛馳以聞。

吏部舉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命自強，洪世峻，按察史陸完學，程啓南，王豫立，郭尚友，張爾基，參政，陸爾達，李成名，劉洪英，沈自彰，魏說，王化行，副使，盧英，田徐如，珂真，應時，恭議，宋繁，知府，沈奉，顧，孫昌裔，徐從治，王城，方應明，黃元會。

上諭：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寧河南道御史，引奏，同加獎賞。吏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

禮科惠世揚，摘恭場弊。

辛酉秋，閣大司議者，南京則有高如麟，已經彼中當事，即時糾發矣。順天則有二十九名張維勤，文亦相通，情難控，獨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奸，且發覺，即勤之親明，謀係勤之友，有指表中切，惟上為關節者，又有言主考。

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經法司提問，不知得情與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廷楨，首場七義，聯可支吾，但磨勘及其七筆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塗抹，教言其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安賣噴，多口謂，據囊有廉金，胸無片玉，場中文字，係買人代筆，揭曉後，為積世踪跡，得此遂，黃夜至，櫛所，蘇聯共一百八十金，以去，捕以此深憂，詭破，復很，南奔，試卷明有機關人言，伏爾嗜切，宜悉吞提問，以信三尺，浙江第四十三名，錢千秋，三場清與，似不難徑，探高科磨勘，共首場七義，每一作繁尾，一字牽強，支離，及台七作七字，順序談云，却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語執為關節，似亦無辭。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 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領乘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績。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林鈺。丁乾學。薛鳳洲。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督管府事。

時。吏。推。史。示。安。為。編。學。議。兼。通。縣。署。才。賦。立。訓。紛。紜。經。紀。能。新。風。稱。軍。聲。習。符。鎮。遠。大。得。民。和。遵。義。之。民。聞。風。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一。

歸。附。宜。加。以。職。銜。署。府。印。使。之。一。而。經。理。一。而。撫。循。督。官。兵。以。從。思。歸。之。士。合。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以。拾。人。心。恢。復。舊。疆。之。要。著。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吏科侯震賜乞簡。別嚴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

輒坐死而守令儼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力。行。此。法。則。十。日。有。百。成。危。時。自。有。法。矣。其。後。所。謂。守。令。者。亦。有。其。法。矣。

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

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况大計入。覲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奔酋一朝發難。而烏驚兔逝

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據報虜與奴通。薊門承平一

帶。在在在危。不惟外憂并虞。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二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

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潦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

拘而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

保疆圉。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

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

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劄切指陳。職甚違

之。茲事更急矣。慨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

謂宜即日。楊諭列為條款。令各殫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

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著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  
陳再為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  
才貌歷歷在前除類弱植觀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  
能分別困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為謙  
讓不逞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  
據職所知如張福珍呂際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  
庶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奮効。漫誇甲第為榮。  
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輦轂或以利。或  
以名。夫孰非憑依。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三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腑。  
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嘶填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  
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  
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  
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弘化德  
陽字論本  
兵部訂

綱是直古  
劉公自命

警已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贊全無正論。途既陷。皆因經撫  
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頃張鶴鳴慷慨自請視  
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下  
今必結党賣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道何在。爾  
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  
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壞于收蔽。然或邊  
與邊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四

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與中樞無與。假避功希冀此陞。磨耳  
未有悍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  
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  
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  
閣臣。恐廣寧或為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為後效。以  
固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  
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通曉而退。  
次早。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  
撤撥橫置。滿口穢污。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  
之。又臺臣劉蘭和為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噴怒。臣即欲糾  
奏。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緩其誤。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揭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問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其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因而問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為撫臣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為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為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官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各有獨奏。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參巡撫。皆欽奉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眾。專鎮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以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為說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扶助。為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拘盡驅之戰。以致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奔城。先奔一年之撫。緩何在。城已弃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朝惶惑。經略獨參劾。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捏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禍。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况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遣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一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速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遠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極，三敗  
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按地即  
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為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  
高出以言兵逮，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弃之  
謀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勞朋比之職方喪師弃城  
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  
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確曰：

兩朝德備錄 卷五十二 七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  
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  
長慮，屢疏剖折，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  
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來之時。  
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  
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  
緣。只此亦可立劄更乞。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  
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弃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  
二十九早何以代為收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  
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  
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綫  
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為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  
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  
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兩朝德備錄 卷五十二 八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懇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  
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  
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  
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  
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緊要軍機盡成耽擱，及虜  
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為尋常，監軍者用脫逃  
為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為便宜，令人髮墜，毗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為障蔽所  
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  
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  
自應立加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為存亡經臣當  
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鉄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  
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  
以為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倘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  
人心以關外為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畏足不前  
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  
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九

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  
商所以守禦之策夫燕京鼎建卜萬年之英雄關屹立  
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  
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  
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闖入今宜速委通  
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  
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關入可過也以腹  
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為緊要重鎮  
今宜速置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鑿

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仕也如各鎮調兵恐  
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開召即至是在各督撫  
妙算神威以為應援至于京師門禁盤詰為嚴在太平  
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開警則  
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  
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  
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  
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掘  
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  
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十

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霄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為憂勤  
勿以葺廢為持重勿以意見為議論勿以調停為和平則  
未必非易危為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  
願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  
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綠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  
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疆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  
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綠







詳大邦佐無錫冠之冠有八七四歲之母  
向爾謙故凡難從容就義其烈大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鶴克經筵講官儀制員外  
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遠等侍班

命宿將仕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董等分營練兵

下意從位  
紛紜之日  
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  
塘報夷虜暗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

方震孺  
于去德臣  
中作竟

經臣熊廷弼各自右屯趨閩陽以援廣寧廣寧弃于二十  
二日是時奴尚在沙領也化貞休于先聲又為孫得功所

方震孺  
于去德臣  
中作竟

迫脅馳至閩陰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  
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覘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七

豈客偏為出入  
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  
此番失事情形不  
比性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  
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  
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  
大袖威儀為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  
脩文束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構立煽通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眾操  
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  
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豈客偏為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  
比性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  
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  
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  
大袖威儀為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  
脩文束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構立煽通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眾操  
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  
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聖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

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京師何以設

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勃王之師  
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

重二城周迴數十里守塚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  
清查各門何以開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

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  
尚不撤兵為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封鞏轂之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七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緝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濟之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

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  
而為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

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  
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

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職方之  
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

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



刻期報 奏施行

漢守前屯  
以迄明標  
最忠家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獲急宜駐兵中前以爲  
山海眼日夫河西既陷經撫既已入關山海一堵之外即  
爲賊矣喜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夾安見榆關一  
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  
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  
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  
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嚮道此日  
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  
人伏祈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莊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  
奸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  
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劍則寧遠  
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  
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文及諸道  
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  
安岳縣二十五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  
一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後聖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舖  
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  
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  
已多泰良至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  
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  
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  
寬

皇上西顧之憂

如此直刺  
其正平心  
之論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其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慨自河  
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傳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  
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閱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  
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  
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  
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開陽分兵應援  
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  
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  
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庸慙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隋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腹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是本經王  
心死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固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焚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

次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詔許。鬻凌沒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况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卷遼東之事。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詈。經略蟒衣玉帶。道遼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殊思。惟本心

者。本兵好為之。至于查揆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劄陳。仰冀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免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又安方內。

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憐愍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

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其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

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

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為義。稍俟奉

本兵亦所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年騷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保保甲。里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勵。或關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肖從賊。來歸內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兩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之禍。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茂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元輔葉向高。翰。俸助農。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克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奉。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逆將等官。着撫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

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蒲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開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為戰。次之不能為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

也。向經臣以為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

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耐此。

隆興。臣不敢為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

天地而負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

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為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為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  
後計較。蓋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  
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時。

定案

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  
撫臣言賊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纔  
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  
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  
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

何知不免

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  
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南朝德備錄 卷三十一

三

論諸道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全勳業。當亦無幸。臣不敢為撫臣  
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  
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若。而功者。高出胡加棟也。有聞廣  
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  
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  
而廣寧已陷者。那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  
廓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  
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  
嚴勿寬。一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難。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高標

信譽忠

劉

五二  
其上好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  
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  
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邱典宜從重。自下待  
言若諸將。神乘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  
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八旬母為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承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  
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

南朝德備錄 卷三十一

三

乎亦。聖招降。施承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  
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屠。昨楊丕顯走出。始得其  
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  
所各官另行具。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  
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  
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爾。水上一跌。臂助俱  
折。病發。悞事。無有靦顏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庶  
蒙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陝西延州 稟報 先接報 該商賈司司丞到時  
 後具題奉 聖旨 朕情着陝西鄜州延州等處巡撫官差人負保不時確報欵  
 此 將已 經 報 外 今 續 報 陝 西 分 道 關 右 道 湯 光 華  
 報 稱 今 將 四 州 陣 中 所 遺 糧 食 雜 糧 等 項 悉 數 搜 括 奉 聖 旨  
 台 前 允 中 不 能 逐 位 裁 報 僅 將 十 一 二 日 至 十 八 日  
 止 事 實 上 開 十 三 日 萬 縣 兵 與 敵 對 陣 殺 斬 首 級  
 十 五 六 顆 十 四 日 探 報 兵 與 敵 對 陣 殺 斬 首 級  
 頭 領 探 報 遇 賊 相 對 斬 獲 十 餘 顆 內 有 大 頭 賊 完 事 矣  
 十 五 日 賊 假 新 部 鄉 民 旗 子 二 百 餘 名 來 同 去 賊 賊 有  
 萬 縣 兵 三 十 餘 人 同 去 首 有 二 百 餘 名 至 前 村 將 賊 正  
 則 圍 住 云 你 們 白 打 子 認 着 我 們 是 鄉 民 不 是 正 賊 等  
 只 去 不 曉 即 與 對 殺 可 憐 奮 奮 之 兵 與 賊 賊 止 有 八  
 人 大 傷 殺 回 大 首 首 說 鄉 民 與 兵 兵 與 賊 賊 止 有 八  
 子 云 我 們 去 殺 着 首 將 兵 殺 了 二 三 百 人 痛 哉 痛 哉  
 至 十 六 日 首 云 我 兵 將 他 人 殺 去 甚 多 奔 前 于 十 七 日  
 五 更 自 有 起 身 直 抵 石 梯 橋 將 標 營 圍 困 加 射 指 揮 賀  
 民 等 等 曾 與 首 等 在 重 慶 相 議 認 得 的 即 同 大 罵 一 陣  
 方 出 營 對 殺 民 望 將 白 頭 子 一 鎗 刺 死 各 頭 爭 先 又 馬  
 純 祖 督 我 邊 須 援 援 萬 縣 兵 奔 出 將 首 賊 三 千 餘 奔 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奔髮者本  
 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首必寒心而逃矣  
 正侯二十後看有緊急逃否再報營中死元不及專布  
 乞將此信看過一與齊一處以慰遠望之將據報打探  
 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打探共計功二百餘顆  
 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簿內查明十七日會兵統領二千  
 有餘黃德編備往交戰力敵不住那推官放白杆子出  
 陣兩兵一攻將奮兵圍起河中岸無故火說則敵天明  
 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會戰又來戰場中死屍內尋  
 者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日會戰又來戰場中死屍內尋  
 監軍道報會戰差馬兵十八騎前住何方探報恐往錦  
 竹至安樂綿州打聽進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  
 當要盤詰不可亂放一騎馬人及又差楊千戶領兵去  
 什方綿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存報來今抄報報傳  
 與通衙知之可須將兵備盤詰好細不可大意人約  
 水手不過指日等情轉報到職緣係叛兵消息理合謹  
 報

以白兆慶為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督神樞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一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宗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  
 中國大患不在外訖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為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 國臣子且然而  
 况於  
 天朝宋襄公使尤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况於當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世往歲李選侍氣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好相方從哲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為西宮貴妃計  
 明旨點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日順者此復仇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禍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  
 齡彌留之際飲恨以前比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謀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  
 平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橫也。戎無華也。張書紳曰。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脩書請出。帶書漫罵。則盧受之為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棍。闖進時。突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忍視。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一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

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

拜禮關王神。逼清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

是日。欲決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

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

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其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

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動。何物兇惡。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

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塞。

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欲化家為國耳。國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尸。夷其族。楮其官。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摠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擬。無非深怨積仇。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向使張差事發。追究根因。究治

逆奸。今日之盧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位。而謀政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忠臣。賊子

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

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一

藥。慘於差之梃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

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為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

令中使往來。聽其自裁。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

內宰內豎。閹人寺人。隸其名於冢案。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夥進來者。

敢乞



皇上應爲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而在蕭牆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虜薄城下，白蓮因土，皆可爲患，即死難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侯伯鄭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回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就打殺一個，闖宮門入內，化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引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

喫連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著打殺他家亦不得了，招還欲打上，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仿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蜜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

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攬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盡押，堂官請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官去打，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遷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着人就打我到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糾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隣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跡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為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七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講去撞一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邊貳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拍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謀殺我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明人割繼體說千連人多士相割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初未受賂舉筆直書后士相於旁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昇張業王仲為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肯復招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叩首當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插下葛楷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束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司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三改爲柳本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本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單欲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休看招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謄真問駿聲等填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而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盡押欲另舉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道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休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為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為投入教內臣義結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真人主持鉄死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蘄州年四十五歲繫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官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樞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宮之人改寬為教欲為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為砍欲為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內府也嗟嗟諸奸亦為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突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國家大獄官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因謀危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文

武

近強遲暮近衰。急為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之長。務擇廉于羞色。尚可披儲。而廉力不私。幹乃有用。遼可積餉為兵。凡應聲之征。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為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為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偏殿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俾府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人之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為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為歎。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做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敵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蓋

國家為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貴之勇烈。俱為可寬。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文

武

至于敗。臣又以為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起家毛錕。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為選才。然試觀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蓋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以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為飯糶。而擇一賢才。無皆嘆惋。故吳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詎而不得繫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敗。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為而相次入網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為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遼事界之。小勝小。皆勿問。要守關無闖入。而徐候兵力之厚。為恢復。非糜兩處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為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昇之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韓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虜不足結。而糜之為外護。似不可略。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眾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之屬。無一不悉其窳擇其可以彈壓眾部者。而挈其要領為之。繼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計餘萬為外藩。然偵謀須得



紀民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獻冀為誤。至於關外即未盡頓復而當為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裸藏奸列在近關亦易為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非平居京東皆可屯田聞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限胡馬以糧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亦可為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當大脩葺即可以按其踪跡而為之備前門永平今且為陵京重鎮更為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而既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為急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十一

贊其

管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煩盛而易諱也臣以為先簡精其管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升為親筆而拳勇絕技皆藉記之以次選用而類此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為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益不變常不動眾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許日但責其若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予票以為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為考家更宜發數萬金令近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為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于糶以惠于人而官饒其息至城堡可為守者其人灶之儲可令守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策

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備所俱令各該鎮撫府道一一料以理銷亂萌如淮上當南非之冲當以德鎮據其上流或即以漕摠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干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凡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且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捐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廟堂此往代夫着至言出而各崇擬之不連旨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望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十一

贊其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葢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當天下共由于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眾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炙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半護面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目天下之私忌以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非得人主為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忘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為皇上主持也。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諧衆人之意。不參酌時勢，期于合法，亦何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為此謹具 奏聞。

此實以  
防奸

護守朝陽門，祈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 朝陽門，點開官軍，忽報領

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念怪之。我國家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

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

有年，歲時頒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至三五百人，且其悍獍鴛鴦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

關下，潛結居民，橫行市肆，致與營兵相聞，至有殺傷。即太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酋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

且屢隨名城，俱由內應。此中能保無東首奴糾混入其中，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 輦轂之下，而賣刀

賣鉄，通夷實繁。有徒部臣之摘發，加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此論公平  
兩人之案

已定

皇上亟 勅該部，不必拘往例，就延時日，即宴賞勅令。出

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款諭，照西非諸事，例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全將驛遞之費，量增賞賜，必

欲令辨髮文身泥首。關廷以黠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坐邊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賊守所關，倘有好萌，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為此冒昧

上聞，冒勝激切之至。

行邊督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亭，逃走根由，與經撫從來治軍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兩朝傳信錄 卷十一

奏

大辭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得欲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先鋒，到渠為主帥，正要交鋒，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

翼，退後讓到當先出馬，繞一交鋒，孫得功帥兵先奔劉渠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殺。此時如商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核兵不進，使臣堅守廣寧，不致或疑。臣將所帶兵五百，自開陽飛馳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臣二臣一自開陽先去，以為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不可復禦矣。以

無臣言夫在，柔而愚，惟信問謀，惟信途人。西虜不得安諸路各將之心，以

非軍兵之入，然在撫臣。臣馬就逮，百姓避道而哭。臣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逞，則竟

之允，剛柔之別也。孫子曰：為將之道，有五。智、信、勇、毅、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臣所缺者仁。病則一散，罪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之失一也。誰得以意而輕之。故

朝廷不欲，欲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勇毅全備之經略，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愎者來，徒



黃兵馬與錢帛何益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好同年與  
無臣從無一面亦就衆人公論一明布之耳適又限西  
虜入犯有三百餘騎到入  
甲虎門上成殿矣請賜

給事中侯震賜以 聖學驟報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聖旨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幾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 旨若謂輔臣奉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為小小闕失也  
皇上以冲年紹統踐祚之始登示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感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困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

之至計此誠為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常不虛心以聽受然路隔一曠惟有 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窺宸腹心開壅蔽而啓聖憂而寂乎其未  
有聞也職政欲效愚忠而奉此旨文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 明君諸相有此國法否豈

經筵日講之一謀惟以章句庸談為粉飾太平之具一切  
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苦焦悴而不暇  
移片卷造膝敷乎至謂寧謚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

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倥偬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陶養之功就病之益耶此猶緩言之  
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問將有

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微于井泉而變乃又有蕭  
牆之內亦閃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  
見乎比晏安鳩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耶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尚乃 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  
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

年 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有左右到底不敢  
恣為欺罔然而疎惰之終即釜鬻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

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諱之而

鋒穎錮飲 御左右思多苟貸患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易賢奸而杜煽

灶勝十堂威行于闕外豈異人任而翻以捨攘之日道之



塞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假講可以復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人主之術又開要譽 君父之門惟假講即可以什其故此一疑也官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以千古有評事已至此須徹卻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 國之不滅身于何有今師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聖

師濟濟在列克廷而救主之綱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祈

皇上察察一念以自為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舉行毋以訓誥了事直取前禍敗之故從后修緝之方奏剖聽施行庶 若心可潛而君德克修其于妖氛不日可掃而蕩平日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擬焚草及奉 旨仍云較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一毫反躬自咎以實 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青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以為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不成禮以褻 朝儀蓋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為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閩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作令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聖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裁衛監軍此從前臣際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

但非臣且不得為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覲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

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赴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

遲一日候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遂

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腑借祝師行邊二尚書尚度職

事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

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或驟車立刻發去至于立營壘諸料如竹木蘆蒲秫稻鐵鋤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太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復。發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者。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禦。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望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鐵之海上。有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京令其整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胤昌。把摠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並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須明白

聞坐以便給發。王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例無安家衣單。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咸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時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罵也。臣與叔任其怨。土兵之逃。而罵也。林翔鳳任其怨。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况臣叔官粵。林翔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望

官。前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破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為輕事者之戒。伏乞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孰時。此東事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今奴嘗當此善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舒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時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徵長也。為此謹具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蔭伊子六

朴尚寶司丞應得 卹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淮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

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假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

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唯有三尺法

耳惕然正法則國安則謀賊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

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

奉公為國計過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蹶數千

里而來為遠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即盡言商

確不識忌諱為遠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

已者亦為遠事也但臣之為遠事者唯恐能廷弼本無殺

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遠

棄遠而諸臣之言遠事者則不然本非為遠直是護一熊

廷弼耳既以誤遠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既以為

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為此言者為關乎

為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

西藩籬也今既撤藩籬而宥道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開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

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逮或勘及後來

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嘗

語有云此之揚鑄更多一逃此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

字可不謂鉄索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

也奉

旨而佯為不聞既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

不禁邪党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

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為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堂奧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為

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若辭且各都于家卿上怒其規避並任為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鎮異

初二日三更其門鎖連響三聲鎮關落地隨即窺視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

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四

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

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

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

八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蒙之私臣以駑材責之

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視險巖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蹶

躡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

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請從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

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

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

開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囑臣隣中議論孰為直孰為邪孰為

國孰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决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懸慮急救傾

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

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四

原任經略今華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

祇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若若祇若既要臣同

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

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

既詆職阻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

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

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為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為說謊悔已為快信，又自謂快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為憾，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即黨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主先逃入關為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閭陽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參被逐，日路

南朝後傳錄

卷十

四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黨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實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賣謠言，出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尉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為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麻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領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會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怨留，不敢白晝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為東賊冲地，極近極薄，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各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為新令尹告而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日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兩朝後傳錄

卷十

四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于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為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不若目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速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蘄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張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十一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還仰體朕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掠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且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虜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票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

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

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

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

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

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

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問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

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眾投順先用大船十五

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

住島上為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十一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士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賜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

主意候震賜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

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仕縉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火鬱之烟霞即九泉故老猶沾

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為張網恢羅者。真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卹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為速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側轉。閃忽不常。過電。卽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日轉迂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述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為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助猷。居卿。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為之

子若孫。孝方具疏上。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恩。感。請者。因緣于利。卽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備

國本。為題。目。則。捏。邊。功。為。勞。助。以。致。生。前。之。奸。污。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為。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為。單。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為。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之。至。計。老。成。謀。國。六。議。深。中。事。機。可。謂。老。成。謀。國。之。至。計。

亦輕。恩例而失風厲之權乎。此後遇有陳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為覆疏。無槩據一子之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既該加贈。后

人又蒙慶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為故事。卽臣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宦后有零仞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恩典大衰。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兩朝從。俸錄。卷。上。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為序。故官有

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中。而倖竊無所容。其私

矣。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謗菲蒙

聖恩。振臣于儻。儻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邊

者耶。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邊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揚于風。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散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防內患

一人有慶。為百靈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患。當河西初清。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為急。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五十四

爭鬪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奉師徒手。須用防閑。賄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橫。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諱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防內備

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蠶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護奸之人。知情者。竝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遇微。即搬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驚。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五十五

防內備

都中緊事。莫緊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網。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伙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道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邀喝。至于等閑時日。查點不主。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銷萌剔蠹庶

行內條

皇居遂密杜蕭牆之繫矣五日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酋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捐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南朝律條錄 卷十二

五十六

憲內處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密密清查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百凡內廷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日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木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監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決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為等閑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君心之默運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造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南朝律條錄 卷十三

五十七

御史江秉謙罪樞臣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貸

皇上待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為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皆聽其蟒衣玉帶優游關上乎將猶覩顏入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陛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即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與尸之凶第倭奴侵屬國僭主和議遂以誤國論死視鶴鳴之剛愎自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人

司道帥紫纒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候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即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件初尤不過齟齬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俸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限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候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為變局是查舊案也是查舊政輔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弼一咆哮言官即為佐闕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言已驗而愛國之誠反指為佐闕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賊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五人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候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口之是非漸冷又將蒙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為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有此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



劫下法司。併究欺如把如律。庶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

江乘謙。欲申前請。倉皇責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薦彈實心。息浮議。疏曰。惟國家之興。成于衆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途一

殞之惠。思所酬之。雞犬一畜之微。不負所養。况上可受七  
可受七  
時服深吉  
賜下海天  
五訓實美  
沙也祖宗百年作養。詎止一殞。臣子半生光榮。奚啻一畜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覲面而棘心也。或者世主剛復兩朝從傳錄 卷十二 六

釜鬲。閣格。即有誠懼。未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六

天顏辟盜。諸凡以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遺此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驚競。乘以廢弛。隱為十人可憂。而以其憂胎

君父乎。職謬具

祖宗剪棘披莽。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瘡未所胎也。作俑于輕視奴酋。梯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藩。束手歸降。失羣

瓶之守。開濫觴之端。威國辱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其衣。喪其師。開其累。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藩之喪。慨

然正法。誰甘犯刀斗。投奔鎮者。錢神作合。與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

或開風而棄城。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減于門戶私人。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姪。今且有山海

關之虞。不太逼乎。腹劍舌鏡。甲乙角勝。雖今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為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關。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兩朝從傳錄 卷十二 六

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厯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督畫題兵。未見確有勝

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為偏裨。加釘之疏。併報奴酋。騎橫必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

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叩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難。而悍氣為驕。代衆爭

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清弊。密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以督守。督戰。懼

其為廣寧之續。大可憂三也。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究之于大司馬，故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簡楊石二將，遂能長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社遂虛。何至今日而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國家尋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像雄紛拏之迹，遊手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與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為處分，此正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之錢緡，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惟正，再殫于推稅，再殫于邊役之加派，師行而懷愈煩，輸重而求彌刻。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李

馬疲而箠益毒，里多虛舍，滿徧弃骸，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為洋海之茫，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爲西虜兵集，而捐十餘萬之稿，迨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禍，撫臣又何以爲西虜且至，而積十餘萬之資，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削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干旂，荏苒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中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賸之民，結轡之氣，匹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訖而雖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真償所失亦不得，正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螞蟻沸美，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宮禁，日仰天高，蜚語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雅有天地河山之護持，尺弱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假成古之伯仲，訂回視萬曆初年，離襁保者未久，一張君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此，窺垣有戒，伏莽有懲，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爲不是，但其給屯安插，不宜密邇。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李

京師就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遼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矧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瞻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插處不爲响導，恐又尋開潘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爲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賸撫，嗷口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媾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啻借奴酋二萬卒，耶彈力取，雖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獲廣寧所撤之



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猶訛傳西虜之留戀。賸撫也。賸撫猶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魄。如此顛倒庇護。始干党。終于賣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因私。愁苦無聊。應與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閹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反。應與獻決者。或以鄒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福堂養寇。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十有餘。累幾許愁腸。安知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做乘。急內証隱隱蔓延。危于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李

乾坤何等跼踖。

君父何等霄肝。吾意凡為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疇濁疇清。意氣投。則墟贊之。揚詡之。甚或托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績之。臭味殊。則誹謗之。挫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遍關都。往往塵于

容覽。臣怪其是非之生。閱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彌逢。人工彌逢者。決是無本領者。交厚則罪可飭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愆。馬謖或併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摠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洞混一之圖。草廬等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陳陶叙之師。覆絲宿望。富平之役。敗自各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為乎借。借見長。提桴遠攝者。而必欲斥之。課政有聲。韜鈴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一

李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皇國乃得即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為國用而為党用。豈

私交斬于

主思。蓋簪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顛樹寧有遺卵。臣怪其為國與家兩俱外也。已或此所私而党也。先誣人為党。以張瞞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為汚也。以置箝口之鐵。滅獲慢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諄諄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為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自身為糞。為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之候。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陸續得聞邸報。儘有清議。堪效者。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為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定之局。臣尤怪其為。楫為棟。木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態。合于十大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噴噴蠅蟻之穴。闕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非故習為叫號也。當途半跪于虛權。臣不樂問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暗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勅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實效匡襄。勿蹈模稜。勿習伴食。勿墮向陽之卉。勿眩影兮之坏。勿再兩朝德信錄 卷十一 本

狗門戶。體面舊套。促損我邊疆。動搖我步至。有不恪令者。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帝王有師傅。勝誦采及。務莠者。盛治光萬。禩馬采朝。講之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為即次之。而部院大僚。又次之。而察案散職。亦當就輪。須問其詳。策舉。昌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為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諱。臚列

上陳。惟皇上視臣疏為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

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挽。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修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資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歸于內地之盜。臣每恨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為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供十年通李永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犁然可疑。但十年叨登進士受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殊叛逆之罪。非為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兩朝德信錄 卷十一 本

華較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聞見。不敢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終十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正典刑。如枉。宜為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究亦可以消矣。陝西雜異

居民王運榜家  
白雄雞生卵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能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業發書與三法司明  
日中府會審能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  
步問與能廷弼無可奈何出閣職見廣寧撫臣不守  
而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閣職見廣寧撫臣不守  
而并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住扎廣  
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  
又呼王廷撫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  
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  
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如首過河廣寧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三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  
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逃歸寨任知縣請萬三府  
入城隨議  
遂復桐梓

涪潭賊降

按涪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  
掠人民都司陳一龍退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  
駐遵義涪潭一帶以寧  
兼重慶尚為賊據耳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  
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  
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六十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  
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  
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為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為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三

如抹焚拯溺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後  
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  
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

開列數款上讀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為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  
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叠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  
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  
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一綸扉尺地千百為奉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聖裁

一安遼民臣親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股鑿昭然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宜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聯保甲為戎行國

分屯以安流民既可以散其勢又可以絕其力是誠最上者

送見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管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為設處即捐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費也至山東登萊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謂時處處于文處處論之流論可下其說

國家不得以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讖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

一明職掌我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間斷閣臣得而裁之否今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強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問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劾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為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其說

日當完達者私治諸臣皆以為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首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復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為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絡繹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輻重累累一至

極言和議之苦



於此而且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備庶職效  
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哀如  
克耳頃良鄉百姓詣 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  
冠裳身受 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  
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  
心遠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為供給夫馬傳送還鄉  
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晉淑怵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  
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  
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恭治罷斥有不發  
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 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  
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  
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  
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搖竊亂又  
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  
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  
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賚段匹外太加減免俟事平之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 恩出自 上至于內府一應宜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陛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磐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山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 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為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為最切耳臣等亦知與係 上供  
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無可措處不得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摠之為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為事勢急迫敢為此言耳  
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試，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不同，張差劉保垂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為，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為，則斧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肝腹之隱禍可銷。

國家悉絕法，大明天官，神氣再振，然後戰守之舉次第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從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賊，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訖，第與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好細已入膏肓，一跪內稱科臣止

許擊杜茂一人，如多擊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旨調外任，用印見我。

皇上杜鑿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若輩輪情勾夷，明奸賣國，中外共為切齒。凜凜三尺，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防其濫。我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兇黨，良民盡奸宄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魂未定，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縱騎之騷擾，其何

以堪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論，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之意。于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吻入告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構害，別有難端，職等不暇直挾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為發奸而德陽為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為溺職言而得當，是即忠誠，別官旗傳言未的，聖明業已洞悉其區，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國，而一番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

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監生何仲燭足智多謀，胸有武庫，延納義勇，使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滅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號中簡選五。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賜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于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

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

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為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

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為也。要以收拾人心為第一義。

夫收人心，則去其夫人，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

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

變地方，臣以為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爾者宜議也。滇黔

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

而最重，如臣脚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臣以知  
無不  
五戰  
又向  
且是  
以是  
湖士  
之小  
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上

臣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也皆不得援也。遠地聽聞，易訛有司，格剋最慘，而強梗易借，以為名也。原輕者本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

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為

照糧者，而恩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

根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為宜立號

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

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煩，一省有

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

解用二號批，次解用三號批，三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

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為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

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十

全，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為不多，萬金而辨之一邑，

不為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為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置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額，非比鋪宮細布，亦非賞軍遺布，為決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已疏濬，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積逋無算，海濱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象，有司或未任而苛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為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聞，為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夾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擇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賦庫所儲，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所請脩齋費，出無度，以為穢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父及管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墜竭為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克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嚴旨中飭，合井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為一心，問源尋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末易言也，而職鄉吳中為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勝既而乘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賦輸賦，何以百倍他省，豈非震澤為之輪灌乎。水能為利，亦能為害，禹貢

此說雖極無謂一大事不惟無任之者亦且無古之各儲公千是千也且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開濬以後，漸就堙塞，且中所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由宣洩，一遇春潦，千里為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曾告疏上聞。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見，舉其概以告。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為朝不謀夕

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瑞不樂聞言發帑，則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恐言哉。臣又憐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其愚，惟聖明自為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為迂，不辭矣。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部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義等奉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跪下，言職起回開復任，經略原議住孔山海，並無住孔廣寧字樣，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解，其責况屢奉明旨，內云提審三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



事勢必果  
到此自謂  
詔欲見了  
許多日子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疑  
 有如此反得罪于朝廷能將職下獄廷刑相爭多  
 時王尚書說公今不有進部叫錦衣衛旗衛督時同到  
 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自加一言難盡商取一捐投上鄒王云公  
 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能廷刑請自請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捏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遣  
 蒙 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屬官會問職但為封疆受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  
 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  
 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  
 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  
 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  
 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赴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  
 日而出并防開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且亦謂開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  
 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  
 昔榮肥哉故為京邊所以為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  
 之心奉 君願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  
 而科臣侯震賜疏薦部臣沈際若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  
 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 天聽臣非不  
 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  
 之子得効涓埃願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疾羸之士卒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厚薄之選堪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勞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桑棧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  
 有淵源行無虛飾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銳  
 台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其能易也氣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改方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臣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膺 簡命本緣素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物不過為謀  
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  
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鏡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  
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  
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遠巡苟且糜俸冒差以干悞  
國之罪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愚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履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兩輔德備錄 卷十三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以矣每觀其子若孫重前而  
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  
埃齒鬼精鬼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  
一往不送 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  
豈後臣也即贈已為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  
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觀諸臣顰髮蕭蕭以  
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  
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視顏路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  
才如輔臣與家臣若何為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忽以其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通年京  
察滿 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明黨之別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  
滿成賀煥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秦一棟麻信王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  
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  
國令甲不知在人真贗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直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清訛之 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况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摠為

實才海才  
之意與下  
古相為類



皇上沒者恤錄存者召用之。古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  
性善走，伎伎行者為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晚愚陋，  
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起口，無能為。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藉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  
盡漸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  
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觀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錄用。  
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橫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  
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

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高目  
受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及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

還乎鴛鴦，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為徵用者

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  
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

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界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為知己死。况兩人頗  
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

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  
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聞一場。華河西拱手送奴，竟以

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  
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為左衽。孰是經略，孰

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  
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藩，爭長短，強生

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  
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用間而  
反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

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  
鶴皆兵，鼙鼓鉦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奔廣寧如數履。匹

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寇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  
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

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  
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能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

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  
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是是  
亦非論  
不然無以  
朕化貞之  
心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三

三五七



以言持此  
不勝如何  
復又昏眩

大送

日兒重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劔賜莽玉侑以金帛饒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春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 音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巨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而執從信錄 卷十三

悉等開置之。道廣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  
 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  
 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為  
 守。及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  
 求末

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劔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  
 餘燼以圖恢復。及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  
 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  
 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益世之氣料  
 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留此等清  
議于八關  
如趙堂律  
今使人不  
抄程記

開一錄之

唯

壞封疆 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  
 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  
 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  
 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  
 觀之也。比之楊錦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  
 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錦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  
 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  
 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 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內地震驚此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 弒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盜須除大慝懇乞 明速正典  
 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值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密一時形迹可駭  
可疑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  
九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  
假併血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連劄自裁  
以謝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議

皇考義之上也閣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宴然  
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四藉調理豈以已實  
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上反可恐乎又豈以已實為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  
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藥事  
否乎臣以為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  
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  
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之態即曰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緣倖而突傳此言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

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

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

宗廟社稷以受顯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處則以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

任其思無所伏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諡稱恭

皇帝事諡議首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

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

諡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諡為隋恭帝降周主宋

其亡也宋諡為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列無前豈

無他美懿可稱而此降王逆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

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

整實乃呪咀君國等干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磨、小豎、何遜、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忠，隔晚業偷珠寶，蒞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懺悔，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擱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煽

兩朝從備錄 卷十三

素

忍。冲主之捏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資，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為忠愛，而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責，困在刑言刑，縱情殘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壞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昇華間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能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舍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兩朝從備錄 卷十三

素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疤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懷邊事，窮兇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斷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極惡，然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梨，千古人心，尤有遺恨。今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弒逆顯形，又林甫輩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為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如壅大川，夫奴首薦食，直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岌岌最可愛者也。而職以為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禳却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哉。



一日不計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坐管挫敗絲芬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針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愛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叫 帝閣發抒積誠祗緣兩足廢裂跣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親

皇上大孝宏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 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七

日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寔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雛腐鼠之身也其于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長蛇之身也其于 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國脉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鴛鴦之逐烏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嗷嗷之口耶職誠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七

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芬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臯馬鳴世吳錕喻思恂樊尚燥陸獻明鄒伏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其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吏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奏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形多恐其不一不暇入報據稟領三衛三十六家頭目內軍人並力傾太前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倘那彥不利度台吉台那顏等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即素又等索羅世等前後報東大都為左至失恐額賞無處出辦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而欲與奴賊戰則我難應但得其帖然不來作及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邊左全波藩籬盡撤器甲車鏡盡委而賣奴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統聚聚未練一塔之外便為旁騎沖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旁穴無論如首即西虜一動口唇可入者甚多我防後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望實西虜為第一緊要者數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各為拒奴而實為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奉議

兩朝信錄

卷五十三

奏

那廣言總督廣寧前虜賞錢糧委前道副使張應吾專官廣寧前虜賞貨物委同知華崇官前撫實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守信名色守備張東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擒胡尹來春李貴樞泰出入虜營往來傳宣皆得謝表情通表話明泰樞重請折合宜委番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利亦揚喇嘛情通經典熟練虜情諸虜首皆膜拜頂禮于中論以禍福曉以紀綱虜人信服往還講折輕略尚書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述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犬羊其欲無厭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柔順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一宗規規模設立原善彼利歲賞終就從索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城兇惡劫掠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獨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斷寧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根無人敢取此皆以拋棄之故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日各虜連袂至關與百姓糧賣換布關上糧賞虜利其布百姓利其錢珠為兩便各堡尚有邊鏡令心軍職怨虜獲送載回大砲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界虜接砲直送至海邊船上一時劫贖若可訓養而夷性無常難保無虞臣詳曾在臨鞏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虜彼處原土未獲無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虜祖宗俱管撫賞督臣察宣論帖于數十道虜皆加頌叩拜痛哭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論肌決隨之眾無不亦似可龍絡控臣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于指掌諸虜相傳胥為傾服誠不過從前唯諾受成而已然撫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取言廷臣所不能知臣視之為不武計臣視之為浪費言臣視之為罪府者臣敢一一剖明白陳之為須賞有定數不關外虜將到邊口有牛半段布米麵果酒之賞名曰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賞亦如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講活或報某事報某警頭緒正多皆賞米麵酒肉果品名曰獎食以上各項賞費更倍于領賞却原不在領賞經費之數之內費唇舌那東借西軍糧明扣百姓明帶上邊恐而不取發下舍怒而不取言少有殺戮一有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其非耳實何偏邊臣與此類若也計其費以全邊之

兩朝信錄

卷五十三

奏

額餉極實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關門并用之撫夷紳有餘備也而又不為節省空名減其加派以貽害疆事此一定之籌不心再計又須督臣暫住山海月餘方可定也各邊既靜然後一意戰守漸圖恢復如誰以有觀之意見擊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必不可為而禍且及于宗社矣

兩朝信錄

卷五十三

奏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邊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曷曠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一本進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為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為必如是而後為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皇上以輔

皇上為堯舜囑諸大臣誠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遇者伏觀

皇上法 祖緒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者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徽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

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青要條為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 聖志先聖夫堯舜

所以為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是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為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渝耳目未

惑志氣清明為力最易堯之為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發火滑夏其患

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散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

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冲聖之定志明

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 宴闈之地常

有以自保非堯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 聖學從此始

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

止耳舜復權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得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

繹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為心累是故

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

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

既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

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

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

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請研脩，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慎恐思，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白，一隱微之間，源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為萬古一宗之學，聖王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兩朝從備錄 卷十 奉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稟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間知之統。皇上直繼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賦制，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廢之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做戒無虞之意。夫惟天子勤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折衝于樽俎，制勝于廟堂，又孰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辨朕心，知道了。壬辰大雨雹。

禮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兩朝從備錄 卷十 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謫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卹，已而得。贈光祿正卿，庶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為青陰，有負所交。盧數椽，風雨不蔽，既調運得縣令，遂走已蜀，一家相隨。突旋如美，常諫諍，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蒼邑，某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將振德甫出林園，悲趨還邑，繞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孫及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燄，其殉節止長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生之際，乘隙而動，則當郡邑奔竄之時，其用苟且，恐生  
之計，而振德能，然自異，矢志列節，至于舉家投繯，如  
一轍，此真疾風中之勁草，而木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  
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升過南中，諸士紳  
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述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  
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書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聞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好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  
詳盡，令其併併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發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淮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勇，効力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忠，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淮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書

職非好為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閣臣第  
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暗而不言，無論非同  
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廷遣經略時，職  
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氣  
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  
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  
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祇取怒。然  
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  
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跋扈也蓋東西交江禍起于遼遠之失着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率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為憂甚于遠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益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朝廷辦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醜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兩朝律例錄

卷十三

七

天二四月

治亂圖類

五月巳酉

陸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燠旱

草木為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即應願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

之前先降水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陽雨

兩朝律例錄

卷十三

七

五月

水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者陽象也陰為臣下為小人為

夷狄陰之勝陽為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

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為陰脅陽臣迫

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裹指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

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江川黔告變之特乃于盛

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

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為四端凡此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皆



皇上俯賜視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即元氣俱為恟應  
內盡一掃則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即遭愚  
愆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  
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  
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  
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  
赤全無徒思縈繞寵列公孤而恬然入血曾無戒心豈唯  
面自軋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哭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  
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廢乃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  
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章甫投謹  
呵隨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參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  
是

皇上之震疊為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倚度  
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  
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  
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奏外庭噴噴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干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踰其能進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

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共說必且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術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為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同朝從傳錄 卷十三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

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穿何為乃至黃

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

僚既構此為新題宵人遂雜附以愴語噴血之口任旁吐

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

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

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

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載

復驚心于繫羊之謫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

在廢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視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語即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

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

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即陽氣頓

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為旋轉即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

修可謂言無與天道而僅以庸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

事乎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寇雖有不為災

剛朝從傳錄 卷十三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伍未嘗勤惕自克待旦而

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中為憂

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

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傲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

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于羣陰方盛孽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聖祖一過  
便行快  
或恐而入  
登直攻以  
後忠議論  
絕確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  
情緣。灰靡于習套。營惑于奸訛。深人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賞不為勸。罰不為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胡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為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聖

五月

大不事事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脈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  
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為受  
殊恩。負眾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  
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債。賴而猶且于城倚之心。齊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表忠。卹死之

典。亦視為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新言也

操乎。臣以為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屯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卹錄。若將買干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遂正。諱

則處。而開曹之旁。器則不處。愛與憎。何以持。權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辨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陽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今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以得而雹之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臨降之虐更甚而陰戾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魴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關通下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妖兩朝傳錄 卷十五 五月

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為威人人為

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邊疆謀而不為身家謀于以轉難為合化弱為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為哉

魂怨氣亦有以干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愛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兩朝傳錄 卷十五 五月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歷請郵之

恩例宜核

玩將宜治

兵制宜

軍制宜核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慙息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為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道無可耽延。而且公然闕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副三總兵分練乃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  
如無設也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即明急切  
即使費及  
抄復生恐  
不能加一  
髮危之詞  
于其上

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藩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高目

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兩朝從信錄卷一三

五月

為痛哭者四可為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成繼之可也乃持劔衣蟒者聞先聲而宵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乘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逝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

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死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為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戈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奪旗也乃統

務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逆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亦公然與督臣為難而廣寧三二進將匿影埋形莫踪緝  
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為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采股不敢言病食不下咽醫指示  
信者誰其人哉可為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拮據

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曾鯨吞而

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

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自

書持梃蜂擁楊參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

策殺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愧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兩朝從信錄卷一三

五月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藜節士無二心

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為痛哭者三頃聞經臣疏稱逆難人

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鑄之叢體芒刺

之負背乃處救焚拯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

將今赴赴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

講器械今割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即奉

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為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

即來乎臣以為正患在不即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

醫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即來正策萬全圖大

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處已也。可為痛哭者。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迫于迫呼。劍心管眼。嘆嗚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  
 家之俱困。斯民鞅鞅。感額無措。怨罵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日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災災黎庶。咸感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為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  
 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  
 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為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為。固懷乘機伺  
 隙之計。為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為  
 流涕者三。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兩朝從傳錄 卷十三 五月  
 一問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為全軀遠害之計。  
 欲垂察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攜載而行。將象齒因  
 以自焚。索索嬰嬰。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  
 象。無論大敵壓境。卽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  
 之象成矣。可為流涕者三。將心縮胸矣。軍心驕悍矣。民心  
 在在搖動矣。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  
 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焚。兵鈍刃不可以  
 截肉。偵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嗥嗥。此時豈臣子所  
 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逆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  
 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為。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眾者。卽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結離析。不  
 兩朝從傳錄 卷十三 五月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  
 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為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  
 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徇情好。勿空言飾聽。勿目前塞  
 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  
 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二人入都。為  
 國血誠。備極苦心。崇微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  
 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  
 渡河笑曰。南朝可為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宜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天地為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為

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

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為兢兢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蠲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媲美

二祖天下稱為中興今主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教

忠善社部  
垂示方謀  
疏也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五十四

也有陰收陽弄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肯了有明拒顯禁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

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今中外

以言為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

唐宗哉亦建議稟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

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

擬請以聽宸斷之自我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益之未及今新查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愚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劄之外易傷于峭

勵而又變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整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為逆耳之

資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為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

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

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

之如已言矣矣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再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接拾以塞責耶。每見初服持白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鳴之喙。嗷嗷然非樹已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即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讀案呈矣。如山莫移。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被爰用。是多指透視。視耶清穆德信錄 卷十三

以為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本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非。為舉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為一疏。十三道。合為一疏。或科與道各為一疏。或科與道共為一疏。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贊。以開聚訟之門。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掣。議論歸一。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稟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平時。且不可為訓。况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於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手。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即如近日應決之

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磷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台之瓜。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煽。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鑿中外磨齒之公憤。此皆輔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

惟誤。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為担当。有必當奏議者。照

前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朝共以為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筆批煞。即官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為不敢商者。不難直報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為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以時且勅之以奏報。

朝廷不頒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足當百世之請。

一曰覆議。忌于恒怯。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五月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決也。一覆則百寶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國家得結不了。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惟面占風望。氣習成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寒資若疏中之意義有路。輒高東以莫聞。

皇上試檢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即嚴旨竊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

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

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若落也。非玩視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

公參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為倚閣。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為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五月

願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即議可覆者即覆。大家放下冷。而各衙門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

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疏。嘔盡心血。句句收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

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參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鼎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電靈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袪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為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為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即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為明。非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弊可挽回。而清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皆以氣為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倣望風遠遁。此婦人而羞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為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家棟。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哉。何為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息於人間也。逃臣得免。擊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視顏仕遼白骨。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網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筭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為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倣。喘馬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者有。高邦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暱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卽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且殘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首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卽使壯猷元老伏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誰乘

圍成而昇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我聽其欺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菅天方投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固圍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刺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剋城陷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卽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爲壘斷且無論剽民剽軍見金不見人卽攫取官帑一節賊私狼藉是肱箇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鑿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旣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犬豕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禱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惟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禱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之以威。則對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時時防禦。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棄。馬匹

字字斷疑

兩期雜信錄 卷十三 本五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種土腥風。灌莽滿船。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席舍。破壞棚塌。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沸騰。而錢糧更加。卽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避。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卽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為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沈澹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艦濫而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效頤浩之愚。以海為無足虞也。城地為角山。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逦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枕之。綠垣于山。是為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闕為閘。刀以喜嶺。蜿蜒綿。逆繫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下。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牆

兩期雜信錄 卷十三 本五

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戍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戍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塞者。豈真謂時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為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敵。但計費正鉅。而民夫當用數百人。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為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除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跋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合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堵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斬溫。以擊鼓。血。到。支。以。榮。錫。決。不。以。虜。遺。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李三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樓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為重。敢不控聞

宸聰為先。時內備之計。所為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進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為趨利。此為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

苦邊塞之危者乎。在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陲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增不得。邊軍立潰。則都下之召兵為之喘矢也。添一官。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折令箭。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為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墨。漬。難。之。椒。蚊。聚。烏。合。之。兵。即。為。狼。奔。獸。散。之。兵。難。多。亦。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李三

矣。以為薊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腸。霄文枯骨。亟宜令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輦。較。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求危邊之一線乎。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我。皇上。冲。茂。勵。精。臨。御。不。輟。於。九。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此疏編歷  
可以計人  
心之精也  
尚空舉行  
不容稍緩



捷如轉圜。謂為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空懸。章程不飭。絲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殫生紳。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拮而議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為不多。征兵不為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兩朝。德信錄 卷十三 空函 五月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為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削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為實。而無采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為借者。藉口韜鈴。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為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為將帥。即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遇。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思之用。自握符者。多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破難。藉買。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藝以用之。對壘者為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為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射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革命中為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其者。始以吞刀。走索之徒。充選。聞有槍關之調。遂挾衆置凌。甘心斥逐。兩朝德信錄 卷十三 本署 五月

前日聞奇弄技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為實。而無務浮巧。藉火器人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鏡。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鏡。最為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為火鳥。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耀。賭聞。不知剗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為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裨於衝突者為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推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弄勿習。而竊裝緒。李筌之偽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剋之理。識者辨其為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肯鬼教以低頭砍殺。卽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偽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修。究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拘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濠陷不挑。究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肓。為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尚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諱則逃。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為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為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為悚也。欽表一莛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葦葢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為常事。乎司寇之獄。近紳逃弁之逮。繫是矣。若不速為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為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為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朮附效亦猶是也。以禦虜諸軍。若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眩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實效。一惟

國法為凜凜。寧直畫闈為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為效。小臣沽名。噴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檢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眾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劾廷宜原以言違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華亦因違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為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二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為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播惑人心謀為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制臺房公壯嚴必法審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肅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奸莫大焉于盤石勒

兩朝御信錄 卷十三

李元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共襄捷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經界王在晉揚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其揚為運艘回津順齋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刊部為照毛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因虎難關飛鳥難依臣部向議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憐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准上兵勒期渡海竊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疏輔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布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一當此軍興缺乏之臣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准兵見在登萊堪以即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部再發糧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兩朝御信錄 卷十三

李元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盛甲藥物隨船帶去庶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即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允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彥發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充西兵巡道劉調羹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雷兄弟各倡異教較射爭鬪皆為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濟署李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州遊擊張協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剿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隔越飛渡無奈命子真之不然也微報日聞不知從備罪之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會父子虎視瀘州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舉瀾沒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



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也  
是總理四川監軍道在志充貴州監軍道揚州程會同  
帥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  
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將楊克明等兵直衝賊營石  
林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  
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人佛圖關下  
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滿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  
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盛如斯日者也  
二十五日部行督兵突賊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  
陸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賊于二月發部下衛鋒將  
士兩路漢士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衛鋒將  
士旂手領兵得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女將  
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  
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  
一鼓奪關賊兵大敗逃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  
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王戊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卷十三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  
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  
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點猾眼目顯  
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麗保劉成卸身  
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  
癩之計破

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誦以爲張差報雋以爲  
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  
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癩外邊如何有許  
多說話卽此觀之風癩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  
風癩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癩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卽

卷十三

先帝一用之太平天子孰敢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  
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案等同罪乎章下所

司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

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

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

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為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為

顧命輔臣貂璠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今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護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

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白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

早即開

上拜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有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多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回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噫慈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家卿具疏臣因當日視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家臣與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惑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大虧，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乘國威，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強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兩朝後傳錄 卷十三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為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浙江道日彩遵

疏曰：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為禮臣孫慎行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益益移三宮事奉。

昔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天

神宗寤天鼎湖再泣，在河東巡撫，木躬逢一切鼎革大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踪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即為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為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即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好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為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宮中尋兇兒，琦方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疏，當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祖說，未必從哲有心受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諷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既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卷十三

在九月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為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遺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器悠悠富貴議既不足次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眼昏常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啟我

皇上平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守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為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慮乘無禮而布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造青冊

時工作煩與需外解甚急而侵月奸弊百出子定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様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五加

星變

山東巡撫趙參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附明從哲

卷十三

在九月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惟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

此時從哲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奉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貴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逆信可灼有矣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秋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為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為從者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為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為。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者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干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點借以

君父驚天之威。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為風魔。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霖。明其不

癩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嗚呼。於忠義亂賊。遂混將指衛。前星者為亂賊乎

阿

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為忠義

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為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兩朝從信錄卷十三 終

了廷元



二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庚戌

忠義  
正心  
先為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  
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 國家功臣以褒忠褒義為  
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光君素  
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 特詔顯揚凡  
以忠義為 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 國祚長矧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  
揚遇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四

皇上激勵節義之 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  
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  
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 召見稱云異人留為子孫光輔太  
平及 建文時為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願其身被戮殃及十族蓋古  
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  
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  
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 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其蹈  
刑戮有必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諸  
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  
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當時以  
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是累朝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四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疊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  
未見激昂秉彙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為智以舍生取義  
為愚臣目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  
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  
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  
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孝孺之來節同志夷齊乾坤所  
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脉耳今日必特  
加 褒贈錄其子孫庶以行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 勅部亟為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

胤盡數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為星

辰在地為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臣臣斷骨碎即 崇褒顯

於於者何有要以 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 邱錄諸

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 國勢在固人心

欲固人心在獎忠義又當獎真忠義勿致濫 請混淆臣

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 勅下該部速

為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附葬原籍仍 命

兩朝從優 卷十四 主

議蓋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

甚猖獗各處索餉 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

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行欲速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

速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凡稱病

求去欲速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

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

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

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

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係三

手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一

可缺乏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

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

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

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

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

處土司亦有聚眾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

減安首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

靡爛决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銀九

十萬總督張 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 請餉六

十萬貴州撫臣 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度

外其餘皆係 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 允示擬下

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來之接濟毛文龍董

之地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懸兔懸

索賞補罕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

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 帑金皆

論議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議云何人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為此。又切窺。

聖心為疆事焦勞。而臣等堅儒。茫無一籌。可以仰贊屢屢。

煩。實以發帑庫為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延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李充州府通判。鄒縣。據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

兩朝從信錄

卷一百一十四

辛

此賊是

三聲。响。城。三。聲。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判。李。印。走。出。東。

門。又。報。稱。十。日。四。更。時。有。關。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

入。縣。城。諸。賊。奔。逃。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

楊。國。棟。河。溝。守。備。王。文。輝。率。兵。馳。赴。征。勦。外。查。錄。營。兵。

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臨。德。二。營。亦。發。強。半。白。蓮。在。在。

留。亂。州。縣。在。在。請。兵。省。城。無。兵。可。與。只。以。練。訓。鄉。兵。責。

成。在。司。而。已。臣。于。去。歲。會。題。泗。州。添。兵。一。萬。二。千。名。省。

城。添。兵。三。千。名。已。奏。

欽。依。推。補。將。官。矣。因。登。萊。開。關。三。方。並。進。計。部。之。額。餘。

不足。海。上。之。榜。腹。可。虞。臣。不。得。已。將。兵。一。萬。五。千。盡。

赴。登。萊。為。同。舟。共。濟。筋。力。不。惜。費。之。外。忠。也。不。意。計。部。將。

前。撫。臣。題。准。九。千。兵。餉。亦。不。准。留。用。從。於。露。肘。無。可。奈。

何。今。妖。賊。突。發。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解。可。給。矣。

若。非。遼。事。之。決。裂。妖。黨。豈。敢。橫。逞。又。非。遼。詢。之。搜。括。東。

思之流汗

移鎮入心動。桂。恐。壓。四。起。難。于。收。拾。為。中。調。度。無。不。

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士。

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

笑。少。疾。兵。將。會。合。盡。勦。鄒。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鄒。滕。

快。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

禍。亂。空。發。萬。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戴。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斧。鉞。之。

誅。臣。僅。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

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勘。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

姚。文。胤。并。行。勘。問。嚴。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寧。尚。可。為。

也。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

祭葬。

兩朝從信錄

卷一百一十四

木

此賊是

經略子在晉欵戰。疏曰。自正月復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

隔斷青桂。遂絕。自虜設盟。為我向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

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

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毡包裹。

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為不祥。而置兵也。斯時也。潰卒雜。

披人。被馬倒。關門一湧。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

論。山海豈沒有薊。永茂。夷善于馬。而馬蹶。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冲聖之仁明。惟阿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且。此無異奮恃。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岑之犯。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之祚。即此已窺數之嘿定矣。嗣後間賊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述回。順帶錄州生員趙啓口詞。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瀟水寺逃回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強。懼虜之眾。招呼其部落也。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李承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得情

六三方布 置法三方

即領一 節後能 我不能 何法

鐵

民得不饒。今于戈懷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并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并射殺一哨探家丁。槍馬五匹。今諸夷亦抽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反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金二百兩。銀若干。和參數駝。以購反青。必欲與之婚。婚之任。為反青之婦。職令煖太間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購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逼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房中之王。稱慙者也。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眾。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慙而購反青。豈謂慙之不足與耶。抑慙先為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慙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慙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慙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慙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納。麟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慙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慙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非財力真 不如奴所 用者皆我 之資且皆 我之精銳 更何吝焉

獨是我 國家之財 林下浪費 侵隱力窮 于邊思治 忘一且有 急財反不 為我川亦 本何哉

兩朝錄信錄 卷十四



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

考成

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  
眾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  
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換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  
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宇傾頽亦難終守且虎首  
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兢功我未收螭蚌之利而奴且効  
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  
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  
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審探虎首之情而勵哈喇慎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九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慙眾索賞之使重來職  
在關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  
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  
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縱間倡言朝鮮  
已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  
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為倭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國威即  
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  
之議論墮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  
仇功罪見妬毀瓦畫墁而始良工之苦心裴足蹶塗而憤

答

駢騶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蓋驚之形于今成矣奴  
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  
治柵裝糧塞裳極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  
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  
心則天下無難為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  
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為

已盡詳禁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舉  
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財于所不必用兵  
于所不必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  
不及耳伏祈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十

聖明垂鑒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時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  
餘顆火砲打賊六七百人又毀燒武安集賊巢及近傍  
小寨賊胆已寒勢已窮悉奔梁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  
光誓心少海之瀾可回遑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埋  
光雖力抗虎冠而身汎圖土血濺螭陛而影灑落長松一  
事櫻鱗各處之人併案一官忤

朝廷陰典  
崇君大節  
共為不朽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十一

曆十二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安希  
 范南直人任南京少卿封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因言補  
 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張貞觀南直人任禮部萬曆  
 二十二年因言冊立講讀諸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  
 卿王如堅江西人任刑部萬曆二十一年因言冊立  
 三王並封威命革職論成擬光祿寺少卿沈琛南直人  
 任信豐司員外萬曆二十一年因言抗言國本察隆擬  
 贈光祿寺少卿吳弘濟浙江人任湖廣道萬曆二十一年  
 疏論閣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學曾廣東人任光  
 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請冊立革職為民擬太僕寺  
 少卿顧文選南直人任南京戶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屢推郭元標不用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朱維京江西人任  
 光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因言冊立論輔臣充軍擬  
 太僕寺少卿于孔兼南直人任儀制司郎中萬曆二十  
 一年因言積南早京察不公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楊天  
 民山西人任禮部萬曆二十九年為三禮積遲被論極  
 邊擬光祿寺少卿喬胤江西人任刑部萬曆二十二年因  
 申教彭應參革職為民擬太僕寺少卿吳文梓南直人  
 任兵部萬曆二十二年因言軍政考選降級擬太常寺  
 少卿馮生真四川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三十一年因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十四

等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為楨南直人任吏部  
 曆二十六年因  
 上怒吏科不糾舉吏部降級擬太常寺少卿林培貴  
 人南京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時政可虞降級擬  
 光祿寺少卿戴士衡福建人任吏部萬曆二十六年因  
 建言革職論成擬光祿寺少卿錢養廉浙江人任給  
 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因言甄別司官欽勿為民擬  
 光祿寺少卿陳泰來浙江人任禮部員外萬曆二十一  
 年因言輔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道亨北直人任  
 史科萬曆二十六年因言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  
 深山東人任禮部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因言吏部等衙門  
 覆疏道旨甄別司官欽勿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  
 紹先陝西人任戶部主事萬曆二十六年因言內監論劾  
 本官勒措軍糧榜問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密時鎮陝西  
 人任職方司員外萬曆二十九年因言遠東稅監高惟泰  
 總兵馬林復木稍遲將本官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  
 陳謙春江西人任刑部萬曆二十九年疏劾稅監降級  
 擬光祿寺少卿費必具河南人任南京禮部萬曆二十  
 四年因言中教取監龍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士  
 南直人任禮部司郎中萬曆三十年因言起用于王立

華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萬國欽江西人任山西道萬  
 曆十八年為阻宗伯存問事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劉  
 文卿江西人任文選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為推陞選  
 論官員調南京擬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浙江  
 巡按萬曆二十二年因言被祭酒范應琦妻吳氏誣奏革  
 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泰浙江人任刑部主事萬  
 曆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媚倭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  
 張納陞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禮部  
 員外陳太來疏論輔臣將本官一繫降級擬光祿寺少  
 卿顧允成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陳  
 泰來論輔臣降級擬尚寶司丞諸壽賢南直人任禮部  
 主事萬曆三十年論白憲臣海瑞革去冠帶河籍擬尚  
 寶司丞薛敷教南直人任助教萬曆二十一年論大臣  
 降級擬尚寶司丞崇格湖廣人任職方司主事萬曆二  
 十四年因言東封非策一疏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曰臣復見吏部尚書孫慎行綱常大分宜明一疏為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請正舊輔臣方從哲弒逆之罪奉

聖旨卿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并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

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據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大小之獄未有

兩朝從借錄 卷十四 五 眾証不到而可招詳許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眾証

也事關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

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弒君三十六獨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紛况以

新案傳古人果徇真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未也從哲為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慎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議論尚有彼此若會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

黃克縉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願命元老豈肯為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

善志如師舟模稜如味道竊謂為大臣者斷宜遵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

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貴于親見者以弒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明無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

證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回藉調理明以君父為戲而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戰四路斷送封

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法者此也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先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弒逆之實臣未敢定弒逆之名臣何忍聞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

趙抗言崔文昇以為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其投藥之好愛君卓識臣甚憚之然則史筆之無曲



誇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臣能議者據所聞以備。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摠之共成一箇是而已。

川師克復渝城。

鄧陽巡撫楊述中捷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德鎮盧奉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

天。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鄧勝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掃蕩清運咽喉豈容為賊所據臣為是憂心如焚札兵集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七

餉無米難炊但得梁家樓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惟暫留班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其精壯者隨營勦賊更其老弱者在各守城底幾隨取隨足可省召募之費有官存舊又無脫伍之累籍以興工催取不啻再三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前門之修築為列國也查欽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皆在濟南附近地方職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非精諸之罪不敢辭矣原任總兵楊肇基一空忠義滿腹甲兵素裕選等決勝之才紳有冲鋒破敵之勇職雖咨請督兵賊未本

明旨難議約束兵將相應并題責成者也東省領兵僅有數千而賊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撤豆成兵乎况吾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各處職惟以訓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命議營兵丁即有勦力掃逆豈非能計但職之職守封疆固非成非莫非請官軍以東省之兵足下東省之事何敢乞雲于人員其推委之咎也初三日接報見胡廣道吳之仁一本為妖賊糾眾稱亂等事以請留廣兵三千名請兵三千名鎮守錄學張秋以防備運三節要添處速職深所收服本日又

德河陳道亨揭新運漕儲甚急妖賊蜂聚可虞等事內稱調降首潘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營兵赴濟護衛新運一節在欽倭略職所感銘後思鄧城之賊被圍不出鄧勝之賊屢經收斂運之事向未可知惟照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勝縣入再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將勇可以立刻掃蕩又

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鄂李明府倪元璐楊玉珂倪加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齊

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衮許士柔劉先春

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解陳寬

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六

詔給冊命冠服

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瑣崔文昇咄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熿等在前皆知

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

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一本奏以釋群疑事奉

聖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忽然爾每當存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

知道



臣等野

臣等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得焉近

臣孫慎行奏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跪凡滿公車指日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跪而票擬旨

欲付史館若以史為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副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宜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宣可灼不准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奸乎可灼不予告乎宜宮閣

等事

呈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宜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自皇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史臣不能一

殺若舉前後

古並書也則一事自相抵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慎存此其

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跪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政惟是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果應進

下藥

皇考果應不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速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

親見以寬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

也職聞

絲綸之地為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背權與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

且亂者從哲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

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污泥之中不能自脫今

日事理黑白雜操玄黃番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

不主持誰為主持以重

皇言定 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帝票擬

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

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

欲全國  
禮節之此  
法度即平  
情禮之安

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  
○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又有辨說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揀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  
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

禮部等官請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附錄後備錄 卷十四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  
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奏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証之  
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宜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屏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  
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次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

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九少  
頃又問進一九至中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附錄後備錄 卷十四

皇上乞保安急迫余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

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此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寤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壹臣王安舜等疏  
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謂係癘崇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閣者猶

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

皇考罪即請叩謝我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罪人心洵始定臣等相目視遂拂我

護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走云此事既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選侍而使輒去臣等與合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勒行該省撫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勒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人



除二惡，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劄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為

國是為 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况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辭焉。耶然日

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為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遠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剛朝後信錄 卷十四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

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

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

邪佞開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

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

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

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

時艱不得牽纏資奏再生事端

是時以次出跪則有薛文周張慎言江日彩安伸溫臬  
謨周命令汪履伯方有度傅德徐景濂沈應時羅大中  
沈惟炳彭汝楫韓燿  
訂議議則有尚書汪應蛟正承光侍郎陳大遼李宗延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傅東明尚書姚思  
仁侍郎丁懋選左副都御史左會都御史正通政使  
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參議馮時行孫世調呂邦  
耀梅之煥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  
扶克倫曹于汴郭尚質吳應琦王命雍太常卿陳于廷  
少卿朱允祚韓允祐王紹慶耿廷相鄭三俊太僕卿肅  
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徐倫李之藻歸子顯劉策孫  
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泉滿朝薦熊明遇賈龍光光祿  
少卿高攀龍徐寧中趙時用甄淑詳文周董允儒陳熙  
昌周希令周朝瑞未童蒙李選知賴良從沈應時木大  
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劉弘化沈惟炳薛大中張鵬  
雲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興治御史王遠宜  
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希祖江日彩倪應春  
李時榮陳保泰陸獻明張文熙張汝懋姚應嘉施傑溫  
李時榮馬鳴起劉芳鄭復直李日宣吳之仁董瑛楊海垣  
馬逢世馬鳴世侯世沈猶龍錢士貴吳桂象思倫焚尚  
學蔣允儀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責張應辰府  
尹沈光祚等或專制或合論文亢不能盡錄聊述一二  
于左以

備考核

卷十四

天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所差之  
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非 御藥供事之人  
也胡為手有紅丸之進乎竊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  
漸之藥務豈可雜授以  
君父為漫當以 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  
可灼罪不容赦夫復何辭或政尚書黃克績會議一揭  
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藥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  
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績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保之也此實可灼死  
案之一證也克績為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  
臣從善計輕易進藥之罪將對文昇李可灼並實之法  
安得四治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持不待不實之法已也  
豈不平凡有忠厚之性者無不為之髮豎大抵是案也  
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



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寶錄昭矣

三日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先帝崩殂討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章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幸土忠義之驚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國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誠能毒于女謁俟元精耗損德不可支

而蕩以暴下之劑燦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其著何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即名為弑以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計賊者誰甚聊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可灼以賞獎

可灼以忠愛竟可灼以醫傷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代為委之乎

先帝之病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

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嶽所詭吟之

竟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憚于意也爾入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國奉之意

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即國奉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

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罪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逆

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

除者真耶假耶如以偽假則克繼之言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始臣所敢為捏克繼是何肝腸

乃欲匿遷侍之凌虐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靡率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先是肅清宮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

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大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

臣同官楊廷選前疏垂清宮禁後疏敬速移宮始末中間

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已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胡為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

葉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基偉略史不勝書說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近想

景談之令人歎服法下迨其末也鹿人之盛也崔文昇

之京制李可灼之氣九同六机輔今之畫策者即昔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庚

馮諸者也善輔方從哲獨乘 國威憤結與授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若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 臣孫慎

行所為公正祭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 嗚呼全在李

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富鼎湖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 痼疾誰令

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 召大臣託孤託后事一息僅屬 勞苦在即

此正虛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 雖

先帝考終正寢 雖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 令人不能

無遺恨矣何物 罔不知重計而實之罰之 詩以

溫旨遣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諱前而觀 從哲過信

可灼有妄進藥之罪 由後而觀曲庇可灼 有不討奸之

罪 罪味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 左都御史錦元

標 罪乘 國史交相番成 禮臣憲臣 互為 察明一則扶君

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 臣忠

君愛國 陽奉陰違 若心未可為 腐淺者道也總之此

者 崇奉妄投大黃以傾 俾元氣者崔文昇也輕進藥藥

者 崇奉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 不逮可灼無以



服天下不逮文鼎無以服可均不削奪從哲言階錄庶  
無以度天地神人之怒為法受惡百口何解焉  
因討罪三尺不貸是在  
皇上下大書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今開局修史將職等疏  
罪及詹事公卿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宣付史館  
以成

光廟實錄庶 國法清議大明于一世 姦臣邪黨遺臭  
千萬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御陳大道李宗廷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踐同歲 選侍番簾意欲何為說者謂與封后  
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一遲至  
初五日豈總歸枯究之想乎 錄今而觀封已侍官已移  
往事若可無論然皆藉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黷  
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選  
華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為何如人也  
侍御張維世陳秀騰議 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

兩朝從哲錄 卷十四  
解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見之舉豈特查劍而後知其  
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歸還內降引義力爭而汲汲傳  
奉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  
可挽矣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  
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  
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  
自解也

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  
于顯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某請朝薦熊明遇  
黃龍光議  
聖體虛弱宜投以世瀉猛悍之劑乃從文昇初以泄  
業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罪即肆諸市朝猶不  
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何為而  
賞以天府之金葉皆從哲何為而罪以回籍調理之  
青舊轡之心毋亦寬可灼以爲日竟之地耶至若  
帝崩之後從哲不能引諸力爭願含糊其詞曰不知

有此例否至若移宮番簾此乾坤何等事而優柔瑣瑣  
不勇決制陳利害及眾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大  
臣有立談之頃而真  
神器于大山之安者辨輔間之當擢或矣若張差之橫  
挺入 宮古今莫大之變風顛二字終非信狀舊轡乘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后之考信者得誅姦雠于  
既成而稱信史于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  
東二年舊輔身犯不韙公論不容豈僅能流言之比更  
當斥回原籍無貽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窺盤據焉  
將來 宗社憂無窮期也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禮部尚書孫海行論劾方從哲  
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陽開千萬世君臣之義其  
功偉矣夫春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  
狀歸趙盾而爲政也夫張差之梗美妹之賦大黃之藥  
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伯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  
困處之怙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  
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計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相國  
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持  
而敢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也相國所以爲無君  
所以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也相國所以爲無君  
兩朝從哲錄 卷十四

國原是一人又與可灼厥是一案進封移宮之制諸  
臣壽日所親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  
泄華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爲掩護曾  
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成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升髦手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  
下藥先于紅丸可廢 國典乎  
給事中劉弘化議  
先帝升遐環海勳疏仁之未久  
皇上踐新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爲臣子知慟知愛  
而已何忍議惟是 官閣素積孽孽極當儘最宜決斷而  
舊轡方從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機關殊爲可  
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改幸于  
皇考夫紅丸者正歸辭奇與之藥成民有疾亦未敢言  
試考夫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然調進邪能引進恨  
因尚存諷卸而回籍調理之票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下  
見唐之拂說葉近不見王全等所坐法于舊轡于此准  
有東身席葦屏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惡之則  
兩朝聖恩所進階級結從乘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伊尹之私，則後宮之  
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非舊制之可矣。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爾濟、議  
先帝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憤，遂自行入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粵自龍飛，廢煽惑，足智工切，愚以其屬毛離裏之親，藉奸  
大統，貽禍紛靡，幸其著者也。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獨蕭之國，大本爰定，而陰疑水堅  
謀乃益棘，慈慶之抵，幾入五步之內，反中於發，發者以  
考功之法，當其時，計狼露，謀道路以目擊，其間謂相  
亦厥發千端，而癩族差者，如出一口，謹乘因成，親臣既  
于接踵矣。

神祖登遐，反側者念不自安，遂文衣之，鑿進，最下之制  
進，純火之節，既削，且弱，危瀕危，皆即金石鑄，其能固  
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為表裏，何以逆節之形，首三首尾  
其間，乃竟視之而不置，計夫能固之獄，歸罪于府  
亦惟以其不討賊也。况從而為之地乎？賜革之際，復泄  
泄于后之封，官之遷，而不以  
若父為意，故幸於相，厥罪維均，而三逆所憑，抑又其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擅定，若劉養正既奉  
明旨，亦宜遠徙，崔文昇必立羊其首于棊街，李可灼當  
比杖斃于秋，必罪孽正天，計仰  
皇上斯以為人子為人臣，敷天為人臣也。蓋春秋之義  
也。  
治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也，而妄議  
移宮也，而怠緩，苟非包藏禍心，何其大專，劉塗，若曰：別  
無肺腸，豈盡不學無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腹  
所書，並觀而合議者也。  
師史劉芳，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不可知之，福注  
應重罪，皆文刑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政事突如，此中不無機關，罪  
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豈患無人，各容伐性  
敢為輕重，前  
聖失在，蓋其用刑，一謀索而後，其尤為巨憝，流京  
河，神祖身竟論，其罪，歸鄭獻章，首  
皇上，而不忍，負罪，既逆，逆節之者，而無一用罪之詞  
向辭，以謝天下，萬罪也。

御史侯詢，議  
先帝崩，服未幾，頒製，羸弱之冠，紅九一，一  
兼湖，隨注，鴻，非診，脈之官，紅路，非對，病之劑，舊醫，按  
人法，雷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苗，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口，莫，噴，矣，然，而  
孰，實，主，張，之，非，方，從，乎，身，為，元，帥  
若，父，生，成，恐，聽，小，人，嘗，試，甚，至，求  
朝，攻，奏，而，仍，照，回，籍，調，理，之  
青，明，示，俊，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為，得，罪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為，得，罪

皇上以垂簾之禍，是為得罪  
早上人臣有一于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願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御史將允儀，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舜持跪糾參，內  
有，章，為，薦，李，可，灼，者，進，紅，路，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為，相，國，立，一，罪，案，矣，乃，一，得，再  
揭，曉，曉，致，罪，即，據，解，可，灼，見，伊，于，內，閣，自，稱，有，紅，路，藥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可敬危，論因令與眾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大內之時  
先帝因問有鴻，蓋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夫可灼  
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令計議  
先帝隨有詢問，事當遣逢，既有專達，此自辯乃日，家兵  
至，貴，如，傳，封，選，侍，修，宮，二，事，千，古，稱，名，教，所，關  
不，待，智，者，而，後，繞，問，臣，但，無，二，心，似，存，專，力，若，特，修，儀  
即，是，逢，逢，矣  
御史劉徽，字玄，議  
先帝於落，青宮，四十餘年，福壽母子，朝夕，固，寵，一，時  
射，液，之，毒，伊，而，向，藥，從，昔，日，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藥，毒  
氏，之，進，矣，女，也，而，不，聞，諫，止，聽，謂，又，辨，之，用，也，藥，也，而  
不，聞，而，藥，毒，可，灼，之，進，也，而，不，聞，而，藥，毒，也，而  
先帝以女，為，之，德，繼，以，毒，餌，須，臾，不，拔，輔，臣，為  
人，主，之，家，相，凡，官，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  
操，于，不，及，知，亦，不，得，諫，于，不，能，為，不，恨，尤，崇，奉，之，主，使  
是，成，毒，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藉以至於，問之人，則殺以，後，進，之，章，而，會，不  
拒，正，此，何，說，乎，不，迷，謂，封，后，之，非，紀，是，勝，也，猶，可，以  
先，宗，之，旨，為，詞，至，昇，均，之，藥，立，保  
皇，考，之，寶，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



大學士沈淮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為職掌也為國家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印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者不明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視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是吠罵繇人貪戀富貴舉平生煙瘴之守而盡喪之進思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為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自喻職雖今日即去而使古先哲王陳殷置輔之徵指與祖宗多備閣員之淵衷借一愚慙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

兩朝從備錄

卷十四

三

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空去負重劾空去同居政地而心不諒于密友空去身為大臣不能調和百官空去事

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空去臣去而區區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獨小臣也大臣亦有之蓋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

中于腹心故所為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喉心之計而虛海內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按察無已一朝跟

踰誰不繇此而今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運道咽喉之地養

蠢曠目逆我顏行海內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不太息痛恨于此者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微言反此天下事豈真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朝日決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能王之舉初兩致青勳其協和共濟已而憤爭愈甚從遠海起念者亦無不致恨于繼撫而況政本之地乎直陳安危之介一流言皆足以快遠秦遠非護王而障熊可知是非當久而自定至在閣議以關遼空有備禦力主遣王象輅總督前遠一時虜情夷衆頗以駭眾稱紆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兩朝從備錄

卷十四

三



七月

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

時山東妖賊復鎮阻絕運河侍耶陳道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首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特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特俊素受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

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

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聖治疏曰

今日我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國家富外氛內變迭見層出財賦甲兵提襟露肘揆之繇

來聞見若岌岌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却走之日而臣等

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德聲色不殖貨利

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微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

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

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優容言官

賜環降謫一事大言官之責最重蓋為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為爭論也而事有所關

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

蘊盡此言以盡此心僅止求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嫌過

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勘之于事前後而

容之宥之鮮不片言齟齬終身約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寬什盡復班行異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其澗天若有

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响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

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鳴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憂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

君則一意為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戒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日尚未舉行想萬幾叢煩無暇省

視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近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命下其科貢未收者且論破格錄用大哉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共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皇上愛惜人才之念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陳乞也。臣等仰奉 新諭。故為補贖。伏乞

皇上垂慈。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謫朱欽相等八員。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殫力于垂禱之飭。則諸臣之忠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翊 五位。兼集羣策以制四夷。

聖德丕揚。

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兩朝德備錄 卷十 四

三九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

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為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

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

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

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

不明。居于敬則明。騖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

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為明也。何者。朝參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

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為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

身也。循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

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騖于動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末如是。不為

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則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兩朝德備錄 卷十 四

四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

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宮之中。得肆。雖

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

保之。而後為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

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為賢

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合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

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聖慮。臣以為。即此書。及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續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為聖母隱諱。則為孝。明知

聖諭以為假捏。忠如楊漣以為無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君父有急。令眼有親。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聖

聖

說孝也。不知其為孝。不孝也。以為大孝。忠也。不知其為忠。不忠也。以為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黑為白。何事不可指

鹿為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于君。世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

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皆若可數。在

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計。何可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見

陛下真有為堯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為唐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

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

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

日而溫。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聖明少垂察焉。奉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聖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

請事體。不遵明旨。又來齎奏。其選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為慈妃。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拏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軍。纔



害毛文龍擊到劉一嶽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嶽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審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候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擊到奸細劉一嶽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為名顯是推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為民其餘各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聖旨 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朕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皇考在殯却祀尚未既承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禮部復奏謝

淫雨傾壤山海邊垣官民慮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堪憐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為災遼人墊苦登城各處傾塌關係緊要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備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為賑助以救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丞

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小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擊解來京嚴

審具奏該部知道

御史帥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彼已 陛辭回藉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已在途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為陳賚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敵舟在在堪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然處此而不為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假  
款以爲藩凡天險人險亦既備比而不疎矣是守法之不  
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  
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  
石一路無抵關之扼塞無大房之掩襲附枚疾趨信宿而  
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聞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  
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佳爲  
所闌人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  
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蘆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  
致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如從此入可  
挫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爲關門之倚角所謂攻  
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  
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  
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  
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蓋將賢自練習兵以有  
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以必死而不潰將賢自多  
謀兵以寡無改着而不潰將賢能燭奸兵以精無伏軍而  
不潰又以車爲衛運有足之城摧控弦之騎奴之長技弗  
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憑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同  
并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爲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爲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  
要挾之奸而款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絕其依違之  
念而毛文龍之孤寄也穩守關之策其直截湊于似無要  
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魁罔不潛  
踪同心之朋鬼神若爲避銳苟利封疆即如虎之相爭勿  
計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驪即鑄甲之多寡勿  
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  
而樞輔孫承宗又閱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抒  
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恃款之心用  
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減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懷  
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  
骨則遼事尚可爲也遼患息即奢安二酋且聞風鬼奪又  
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  
事者爲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着即刻勒限統領前  
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  
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同守  
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中。敕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聞中事。務一切不聞。昨方具疏乞罷。東裝待命。乃今早忽聞有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為民矣。紀與閣臣沈淮相攻。談者亦以為過。

皇上但責以大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終十年。劉一燾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燾十年之間。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衡。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謝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

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斷勸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

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通夷。亦竟以巡按官之勘明為妥。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為兩盡矣。昔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將殺人。什之堅執不聽。此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微獨臯陶什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故萬世稱二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為

皇上誦焉。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蜀難。鄉

官如董盡倫以計全城。張健金富廉李大儒等誓眾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榆關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若全無一兵官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勅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詔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為之後勁。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盡。決不敢黨獲徇私。為九廟神靈所殛。伏案口占。語無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已具。適聞同官亦有公揭。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俟。

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土。通國飲恨。遼廣陷後。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真正奸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耽延。藉口為辭。王紀全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旨。

師中之詞  
何洋以暇  
無亦大人  
之疏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為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百里。近亦二三百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便于期會者也。為餉計也。再疏擬住鎮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待糧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為慎重。而不敢輕發。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糧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

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糧。悉于俸米。載道而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亦不食。何況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糧官。而黔官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付之長太息而已。微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負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既進而提兵。復不能退。而慮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登。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住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旨。以臣具疏之日為始。即便移文管事。其方面有司。敢有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不動聲色。而漕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舊



按臣史永安尚在園中。新按臣已任監餉。舊按臣應任監軍。蓋其任黔久熟。請爽情。身陷重圍。練習兵事。况剝膚之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賴其共濟者也。至于舊撫臣李樞。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偏沅。彼尤止蘭州一酋之變。當此兩酋並起之秋。為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懷觀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增。應否即留任鎮沅。乞  
初下吏部覆議施行。

聖諭論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

兩朝傳錄 卷十四 五十一  
粮煩多。例應該部辨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魯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况內外庫帑罄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內庫查簡脩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匱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粮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巡鹽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為鄉人乞旦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為  
皇上陳之。方奢首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命曰蜀與滇唇齒也。無蜀是無滇矣。不憚征繕以俟。

計切桑梓  
自無正說  
通達以  
余亦對之  
勢均為得  
妥

朝命。既而曰蜀危矣。三朝命遠。恐不即臨。裝粮而前。不逞啓處。不謂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參將尹啓易等。一聞敗信。自烏撒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為土婦設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人敗于疊水矣。尹啓易又以三十人為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于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遣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賊賊首。賊賊眾潰。滇之會城。免為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之潰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資。居送。祇為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壓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每謂遼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遯歸。露平已次第收復。天暑盛而寇必潛踪。驚寇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月十月之交。米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懋炳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接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人。迤西僅徐務王之機二人。迤東僅聞傳一人。監軍



惟有黃士華而愛護畏讒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  
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據臣即竭盡心  
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  
等觀其癯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臣將有城而  
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為絕域乎尚能  
保一年無事乎臣寬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  
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城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恩也臣懼與全旗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雄入雄安從其  
却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  
矣臣之勉為此行也仰奉簡書國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  
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為鄉人  
乞旦夕之命于  
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  
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  
瘴癘為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  
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益

賊亦當斂手此收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

矣其次則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誼不惜傾儲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

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

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

以為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昌滇

兩朝從信錄 卷一四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乞

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

勦東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

川為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

搖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

可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為矣其次則乞

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益自玉斧一

畫而滇不通于上國矣

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  
太祖遺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上路之



論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又未開關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梗而後有入滇之任紳必滇與蜀氣脉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為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為同室矣若

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雄貴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被中事宜而告之按臣張論書

達之樞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為社稷業有同心然非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定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廣西南半壁終為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莽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苦於怔冲望

皇上之一憐憫也

賊攻曲阜却之

曲阜為兗州左時侯以孤其勢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至城下如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眾賊不能陷旋以糧至

而後得早力攻府城縣令揮却如此力亦難矣

按警而後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南來濰州府通州所派船共四十六隻在於運河彭家口灣有拾夏鎮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拒截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領等齊集木營快壯軍兵并沙溝附近四處鄉兵共三千餘名飛至彭家口拒敵活擒賊人孟光漢李有安等共十一名殺死賊人四十餘名孟光漢係偽封總兵李有安係偽驛驛者也報稱搶去七隻沉水二隻救回三十七隻俱獲回轉各賊解充東道審問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遼陽城火

據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幾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近者

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先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無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德兵楊肇基報得本鎮力疾  
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遣深兩連與李于本部院下  
七月初五日親臨視師初七日早率監軍王副使徐副  
使同本鎮督領兵將至教場點閱官兵隨給祭六月念  
三日陣亡將士忠魂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  
仇祭禮未竟忽報妖賊象擁一萬餘路而至已近城  
南三里大橋外本鎮而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中嚴號  
令先發游擊蔣紹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  
都司楊國威廖棟分兵二枝逃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  
死千餘抱頭而遁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奔竄據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李

張被水溺死無救候天霽道開即  
統兵南下都勝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勦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勝鄆之  
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  
糧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煩瀆不謂彼賊雌伏之後復爾  
鴟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圍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  
州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遠至梗塞衣冠文物  
之區盡為戎馬此其患何如者况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  
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  
補請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  
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事機之當議有三而勦賊之要者

惟一敢備陳之二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項臣

疏添游擊就見在舊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

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揚之後勁此一要也

浦口南北之冲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

喫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折非

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為諸省問渡之津而應

安徽池太寧六府幅幘寥瀾祇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

之不及而况此何時也後安道且何以押運行矣千里之

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

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六合皆可遙制且有事可以移住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李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庶西

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

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

隨時斟酌焉若夫糧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

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

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

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為借給事平查

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

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

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恭



一房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弩齊發可以堵之于彼岸可以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糧之當議今糧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喫緊項已奪袍船糧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歛之漸南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糧尚未起運項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為該府備禦之需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勦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兩朝律例錄

卷十四

七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

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糧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亦一二千四面環攻期于盡殲摠之事平銷算益合則力

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羣力羣策以救焚

拯溺而後寇盜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

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

言如此者伏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隨時斟酌耳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謚等四十二名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  
禮部尚書孫慎行乞歸允之  
兵部尚書黃克績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帥尾孤搖宜憐

乍聞海外消耗描寫島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監督憐枵酌餉飽士卒慎攻

守漸圖雪恥除兇事從來譚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為一

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

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兩朝律例錄

卷十四

本

初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為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真臥榻之側

也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十年來秦養邊臣

戲視 社稷恣填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悛我

國家全盛金甌殘視殘缺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已歸

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棲魂

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

海內豈少李承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

非

非

論文龍者當以此疏為準的孤為情狀極不察不後至遲之未必制奴之死不置則則為之政實為實步言



皇上忠義之士為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傍之築迄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皮島也不謂我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屠戮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既屠也。甚為文龍危之。計文龍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徵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社稷遼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文龍遇合於開關險阻之區。山瀾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李

龍與非文龍之為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得不然也。蓋臣謂籌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拊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文龍仗社稷之靈以徵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徵者。其說有幾。臣謹拊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為愚者之千慮。而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國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氓。混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踰望海澗一步。則夫遼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李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李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生死肝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勝。得文龍與之唇齒為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剗之以縶弁紵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共有非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雄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若與共飢寒與俱者。非必文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比隣。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與師日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襲香餌以招搖。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衝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道聽。或兩朝從備錄。卷十。由旅順而塗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憑

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邊功。訛以傳信。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皇上海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知篙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譚者。徒舉毛文龍為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說。喜談文龍者。謂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

真父子一報奇捷。賜劍賜蟒。是赴赴干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無有入犯聲息。又何

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屬浮浪。此夫裁節漏卮。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眾曰。龍居皮島。跨鮮制遼。控陬上游。蹂躪寬奠。攪擾南甯。枕奴手足。居奴腹心。更有劍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我。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寒。投石超距之未遑。生

聚教訓之不免。甘心於鼯鼠之眠。聲張為龍虎之鬪。仰海天而飲泣於巖岫。溟渤之衝。望聲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兩朝從備錄。卷十。之問。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譚文龍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只一書。論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略。聚米可圖。爾其墜旆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精師沿海嘯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運。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為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如畫

眼孔宜大

如畫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糜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于朝鮮曰爾國聲容文物略似中華風俗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年來世受國恩毋相凌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望盡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爾先正羞如是則朝鮮感恩欲死且吞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頸可繫關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寇之莫返悵呼槍之無從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皇上試下一令。樹之曰爾遼煙雲稠密為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攸困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屢生聚朕將宵旦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迺家如是則遼民死竄未盡者將携老扶幼裹粮宿師以候王師之至。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 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修省疏曰人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庫金劫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廿六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淮淮兵亦宴如也然密查揚城內真正思亂好民殆以數千計而龍山一派則不止揚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五  
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矣尚不知何日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哉留揚郡鎗械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矣清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然窟于粮船且皆此四十人勾連可萬人職不敢問有深意焉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萬人攻良鎮吳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費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夏鎮哨官不見守備葛秉忠經過



相值無馬無械聞差陸化熙侃之使戰衝殺一陣殺傷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徐兵不來四面火起乃奔遂船船已先焚矣先熙化之手書現在化熙權一時之急非有地賜也替黃官獨手殺數人亦戰歿至宿遷職前營守備王鴻鵬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抱珍等遇賊于黃池山下幸自幫有火砲數十件向前攻打賊走方追之擒賊首一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日擊也職鞠賊首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捨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偽稱安民王以廿八人塗面稱廿八宿口稱我佛出世廿八宿俱已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二萬餘人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職已決意殺賊即于宿遷縣推牛督師將劉永明開刀祭旗說臨刀猶稱寡人受享已發但弟子不來救云云當賞王鳴鶴等銀一百兩又杭州知府李燁然船已被賊留住亦籍鳴鶴等救脫護至桃源李燁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許之功也若在他入決定精忠一篇守文字以報內矣職而不為也夫葛素忠之敢戰忠也其潰也以無械且無援也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抗也以稍有械也亦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督師厲兵一面發榜文數十道提醒鄉愚曉以禍福以為解散

計一面委加銜都司藍學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督揮併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赴夏鎮矣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救鄒滕充鄒尚不過五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謂何六月十六日臣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家語云黃河清聖人出

中聖已當陽矣安用再清為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瓦皆動天異謂何六月廿二日怪風大作折木發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掀

送在岸者艤艘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入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靡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向南脚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蓮賊之為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敢喜而見地變天異又不能不懼矣皇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為社稷計也若夫駟馬當蘇人人言之即沐陽賴檢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十二匹昔為僻壤今有逆賊則濟上鄒城路皆阻塞而此二邑頓化為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每一使客至正



官報單騎自顧馬於民間若可知矣推斯以往苦寧止於  
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即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  
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慎察郵符而備馬戶逃嗣官亦  
逝至

國有驚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脈絕矣若用兵之  
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着也此亦早  
計修省于百中之一也矣職以痴心慈謗伏以熱腸陳言  
職愚已不可藥矣

太僕寺少卿滿朝荐天人交窮疏曰臣荐每觀前史辨忠  
邪之分途著與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五 四

踈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之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接引  
正類其罅補漏可轉亂為治世有大奸巧飾諛辭時傾善  
類黜瘴借援濫治而為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為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置 國家于蚬蟻  
沸羹之場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天監赫焉尚不悔其顛倒  
也一乞骸耳周加謨劉一燦願 命倚重之大老以構  
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誦王紀執法如山之  
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騰騰于三十劫疏之閣

臣即去而尤加異議焉擇美輻于鋤藪屏奸眩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  
已重為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  
盡之計孔融等去而漢益促李膺等逐而宋不統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欽夷索百萬之費邊臣尤  
慮其飽伍卒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驅鷄終至毀  
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  
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如添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  
月冤臣冤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五 三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溢條  
至于遼廣為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萬段何足惜乃  
湖兵則臣郡辰州應募者遼廣失陷郡人在陣日及每以

桑梓求見臣故得訪其遼廣二事之詳遼揚之禍起于袁  
應泰之納降夷盡估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送縛  
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席寧之孽起于王化貞濟金以贖西勞而不給使卒偶有  
聲息驅之城外行禦運雷苦雪難為固守化貞知其不足  
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舞荒忙抱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五 四二三



頭走矣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一謀一局巧一局謀求于奸細不過為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會輸之近資軍國歛之民皆髓血乃棄城數撫擲三千萬如渚而之沙巧騙撫資銷三十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請蜀加派稽遲隔若九關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具時叛亂不獨蜀黔齊魯已也泥沙委弃而漠勿求膏血殫竭而征勿減

兩朝從傳錄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獎票擬主持清議况今剝伏關頭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救正不為不多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極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適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迎款過道中托數千金于盧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盧受敗則又營窟于奧竊遣狎客日伺內府交歡跋扈之奄借以招寵又助奄以樹威振瑤潰裂之繫皆奸輔作之備焉祖宗朝逆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院所不當前何至以奄

人銷骨之私說幾

皇親之三僕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姝傾國之私昵清母儀之芳規藐媚肯于與臺褻壺範于履屨此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為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荐之言不實願徵惠于祖宗之靈遊五行吏捫其魄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甘之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深

兩朝從傳錄

縱而審美机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壘狙獍者觀望而

容探聲息浮游者虛權而弁視蓬蘆以祖宗金輝玉煥之煥典肩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螫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雕鷹美犬之樞策弱子計

專拖水淫婦口善汚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不知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

陛下乃至此臣子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汚而喪心其為青史斧鉞又不思陛下祿陰之及臣可以覆露奕代臣子顛倒之禍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復天綱能容此輩或漏哉臣豈不知韓文諫于暴奄楊繼盛死于毒輔然一腔血豈性而灑誠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于于地下猶生之年也訪巢許于

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勘明種種顛倒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而黃虞天下無難者如執成心出諸血流恐遲則瓦解魚爛之端急

則四分五裂之虞留此公案于天地間垂之奕代不泯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疏入奉

聖旨落職為民

科臣朱重榮疏劾騎弁張士顯妬害揭榜劉鎮華情罪請

亟議處分

首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加着賜文綺

一襲銀一百兩仍賜

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願游入貢艱險備嘗

其領賞外加賞新絲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絲衣一套隨從

員役各賞銀三兩以彰朕懷來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

禮部侍郎朱延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御史侯伯 陛辭敬陳十事疏曰臣碎錄片非以磨按駁

之 命力小肩鉅正博飲水而黔撫適以敗聞

黔撫于六月初六日抵平越各兵將在新添衛相距十

十里聽至鬼之言妄謂與神下陸相助遂于初十日發

兵此時副總兵徐時逢與參將范仲仁以爭各不相同

十一日范總兵于龍城河先與賊交戰因失利止折損

數百即時殺傷亦各相害尚未敢也而徐總兵不救即

申范參將于黔撫處言其擅違節制輕戰失利黔撫即差

官柯提范參將令其兵悉聽徐節制范原古鎮美有兵

八千皆其原領各兵一聞此信遂一聞而散于此少失

調停徐便勢派至十七日為安賊所圍遂至全軍覆沒

甚弁如孟長真高唐忠等固不足惜若馬一龍白自強

皆表表者而今皆陷豈不痛哉

聖心之憂勞念正事之迫急畏此簡書違政即安惟此

去 國遠慮 主深 于畏 朕朕 不能 自己 切嘆 方

今戎馬蹂躪且夕從容豈日無時乃天未嘗負人也而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人每負天 封疆雖遠中外布列豈曰無人乃

君未嘗負臣也而臣每負君感時觸事有澆于中久

矣茲舉目前要務軍 國大計事得十焉

聖上陳之

斷美不可不也 殿平不可不和也 極貳不可不備也 邊苦不可不也 俾恩不可不也 嚴威不可不也 國運不可不也 兵料不可不也 召募不可不也 于部而總于閣一切機宜必須再三斟酌然後請 旨條下所司畫一行之令 論罪之地先自崇同如向 者搜括無遺錢糧之與夫監軍實畫之不得與兵也 李深信之謂山海也

明語已領開揭乃從而駁之意見之不投耶商量之未 及耶而謀勸交資古諫安在而令人安所從乎真謂 臣之念之也易謂 殿平當和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即 便各具別解寧得過執成心今一事之爭不勝抵牾如 二將之分轄布置既定忽有奇變遂致調兵部左部與 科左科與道左而神且內與外左堂與所左通見無不 控疏之罪二臣臣亦連章求去得無以此分于此念不 化成隙非小昔人上 殿刺乘下 殿不矢和氣何請







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暨陰陽其志之麗人牽制奴無西犯儻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派處海隅瞻依闕庭未嘗不太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為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劉某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為我用而

不為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歿于詔使之還既發我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固疲極矣而無籍之徒非謀賈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札動騎官馬滿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為橫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為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札以入麗者此登萊聯朝鮮法也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洋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時聯旅順密通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

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慮無不効命者夫或招或勸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龜磯島皇城島為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為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部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

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部應援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標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叅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伸以海州叅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林茂春署葦州備禦事入守葦州即命劉可伸為之應援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二十餘號用巡撫



委守簡程攸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鎮  
寬駿二百里即用經略札委鎮江鍊兵遊擊張忠札委練  
兵都司署瓊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瓊  
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  
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懼吳之術虜之逸  
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眾營各兵憑山海扼險直逼遼城  
山海關更出師蹙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  
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  
遼兵既免安家行粮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  
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奸毋令渡

南朝後傳錄

卷十五

古

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實懷報國且棟其壯丁  
為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遠處何好之有惟速給臣餉三  
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  
募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  
守以冀恢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首不敢窺  
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勅下酌議處分儻以臣言可乘速  
賜裁次誓以慕義之餘年為 國家竭東隅之報効且臣  
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襲取寬鎮八月撫臣即渡  
河東徒以事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城復陷致臣

効忠効義之雄心淪沒於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遷延危  
疆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說空談乎  
况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  
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豈  
能安枕且奴眾雖不能搖舟而遼民捕魚為生者多為賊  
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  
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原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  
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懇 廟堂以未  
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  
挫過六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東朔事不可為奴得併  
力山海悔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石畫  
第祈我

南朝後傳錄

卷十五

古

皇上 勅諭諸臣用臣未議使得悉心計而盡瘁乎鯨吞  
蠶噬之中即粉齏有餘榮矣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參看前事抄出到  
部為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  
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  
奈之何哉假令榆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筆使文龍即不  
妨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



其後也。文龍滅奴，即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溝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况其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時即悔接濟之遲，悞何及哉。據文龍疏中談奴情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下統，以其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為中國歟者亦且數萬。誠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選遼民勇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遲之悞，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七

寒，不勇戰鬪者，費倍省而氣復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其不可九泥封鞭，善使者，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為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為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疏所題，閩兵招練渡海，有且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旨過海而果足，淮揚藉口剿妖，多繡之威稜，自行自止。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昭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之，以為害而奸者顧涎之，以為利，所稱假借制委，擾害無厭，藉其力不恤其私，利其物致孤其望，則乘遠之謂何。臣部當與經撫諸臣，亟嚴加申飭矣。既經具奏前來，相應復請合候。

命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遼，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疏曰：臣頃于講筵，讀秦關城事宜，仰蒙

皇上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

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

眾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

營，將未來伍，有逃將議築議整，口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

不前，兵不練，何以為守。西虜決決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

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

萬之工，而待歲月，逃將之破冑，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杏

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為夷虜，關城數萬之流民，豈

可忍其盡為溝瘠，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與可緩之工，如寧

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首所未到，而今讓為西虜之

暴場，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

及而逃，受難于危也可乎。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縛其

手足矣。道將偶有籌策，而彈文又剪其羽翼矣。將使才賢

稟計于逃官，敢勇程材于逃將，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

嘲笑有聲，蓋精意綜理于瑣屑，神情凝滯于偏枯，認不可

憑之數，以為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為目

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為公勳，而或隔于忠

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為公勳，而或隔于忠



計聽不可信之話。以為忠計而更疎于公勤。此山海之大槩而逆官逆將之為也。經略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意在守關。自是滿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逆者。遂借守之說。以謬逢主意。而既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已之。不為逆者。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之者實難其人。已今舉

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疏三四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猶未盡滿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而臣尤得以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大

自竭其力。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柔其短。臣亦可以為道臣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之日。奴未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為

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知欽敬。克鋒則

臣與諸臣將先簡。驍勇有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提振全鎮之精神。如遠人可用。決不敢以眾疑而棄。棄遠人。西虜可撫。決不敢以眾信而遂。憑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豫進可攻。坐可守。然後用事。諸臣中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先皇帝之生成也。臣適與禮部侍郎。即以偉議。以偉謂臣不可去中樞。仍當擇任經略。而以臣往來關上。為督視。其次第極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萬不得已之時。諸臣或抱欲為之志。或抱有為之才。而木見關城之事。臣亦既見之。而不以身任之。豈惟仰負

皇上委托盛典。即臣內自修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臣心。或謂妄以經略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為才不堪負。荷妄自擔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睹。臣俱有所不願。矣。事急情迫。惟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大

皇上憐臣真懇之心。唯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兵務。數日內便可單車赴任。待歲終稍有次第。便可還

朝。其令行事宜。容臣另具以聞。尋得

俞旨

遼東經略王在晉請旌苦節。疏曰。據平遼總兵官毛文龍呈稱。照得職原係山西平陽人也。寄居浙江杭州。年九歲。父監士毛偉弃世。母沈氏年二十六歲。即守制。家事寥落。職伶仃孤苦。無以為生。幸母舅今順天府尹沈光祚。養育成長。職念母老家貧。因遊邊塞。緣仕以斬俘西虜功。升萬戶。旋蒙楊經略加銜都司。母年六十有二。抱病在杭。歷



其言幸甚

書召職私情烏鳥罔極私衷南望涕泣腸為百斷陳情院道不俞給假此時職亦念忠孝不能兩全 國家正當多事不即南歸而母因念子展轉床席已成終天之恨矣雖比皁魚之痛竟同吳越之仇此職所以呼天望雲而每不禁涕泗也然在遼建言上院亦未蒙下擇芻蕘遂致遼廣連陷職每念臣子當以身許 國故沙場掩骨為將之榮但慮一旦累革則職之為臣盡忠 廟堂必為職顯揚而職不及為母氏陳其苦節則為子盡孝之道職實有虧而職母永霜之節操是以子不孝蔽其善矣今當聖明以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天下如職母者應在旌節建

南朝從信錄 卷十五 幸

坊以彰風化而本部院鼓舞將吏之法必能達其萬分填結之心事以得其寸心感奮之効力職非真駿亦怒蛙也願居鼓舞之中敢求心事之達且職有職無援自分一死報 國職歿而誰為職母鳴節乎即職弱弟毛季龍肄業錢塘庠學亦安得如職有口有本院鼓舞將吏憐職之海外孤危為職題 請旌節乎庶職生彌奮啣結之心庶當與賊不共戴天即或從事疆圉而忠孝無虧得含笑見母氏于地下矣伏乞照詳 請建坊 旌節施行等因到職看得毛文龍之母沈氏青年守節臣宦浙多年業闈其槩文龍別歷邊疆伊母倚閭屢盼天涯遊子念華髮之垂堂

海外孤臣感白雲之在關函貞成其素志威彰伊母之賢淑德本自名門玉成厥嗣乎武文龍為 國忘家為君忘親當體必至之情而朝廷教臣以忠教子以孝須為錫類之典即其立功名于異域亦宜標懿哲于所生 旌表之恩似應覃及徑具呈前來擬合題 請伏乞

敕下禮部覆勘旌揚以示激勸施行

改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以閩鳴泰巡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修十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劉得功等俱斬罪寶承武斬罪

總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革逃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勅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魏思仁吏部侍郎王舜卿禮部侍郎錢象坤翰林宗道武士升等揭為明久未明之公論雪久未雪之沉冤懇 聖恩以振士氣切惟寶典取士 國家盛典即有取錄不掩長短並存苟乘至公理無背負豈意士子順天慘士子劉達不辰端思玄黃之戰爭禍成邊境大之義非 累學賢無劉考官而禍士子及諸上人借士子以巨名中式舉人今彼輩以監生聽選重學費論其勤則不盡不府而堂何十年論其貧則露踵露膝其勤則索而結祇以平日好奇之過試卷不無句字之疵適當



世局之紛紜 惟滿草之慘 戮一紀流落四科 叩  
 先帝於臨 匪月恩 遍區宇 升遐一  
 詔 倦愈士 頌之無 奉 設 此 阻 深 暗 忽 聞 之 皆 涕 泣 感  
 動 所 司 奉 行 每 恐 議 論 之 旁 紛 遂 至  
 聖 恩 之 照 格 存 幸 詔 切 維 系 均 知 宛 國 試 以 一 言 贊 之  
 公 論 近 來 士 子 中 式 之 文 安 能 片 言 隻 字 皆 無 瑕 瑕 但  
 收 羅 出 自 無 心 則 過 會 亦 其 運 命 况 文 之 奇 正 工 拙 不  
 能 自 言 如 其 刻 畫 已 成 不 妙 收 之 一 種 擬 以 存 尚 積 有  
 羊 殊 珍 狂 不 嫌 過 正 但 當 輕 則 擬 試 重 則 罰 林 何 忍 無  
 罪 見 斥 令 已 獲 之 飛 竟 為 不 反 之 况 滿 毫 估 論 哀 苦 萬  
 狀 凡 我 同 人 能 無 酸 鼻 况  
 先 帝 恩 詔 澤 及 枯 朽 豈 以 文 理 積 滯 之 貧 士 不 得 此  
 作 奸 犯 科 之 罪 人 均 沾  
 聖 治 以 此 較 彼 情 何 不 平 伏 聞 孫 宗 伯 于 學 賢 之 呈 批  
 以 久 稽 不 惟 以 知 宗 伯 惻 但 慈 仁 業 心 關 學 賢 之 困 但  
 怪 前 人 之 衰 閣 姑 俟 異 日 之 平 反 但 在 宗 伯 未 免 成 心  
 况 天 下 更 多 公 論 作 等 言 之 又 言 自 知 其 賢 但 恐 河 清  
 難 俟 人 壽 幾 何 倘 學 賢 奔 走 長 安 窮 道 無 措 一 旦 憂 慮  
 成 病 幸 犯 霜 露 使 士 類 長 有 不 伸 之 冤 氣  
 兩 朝 從 信 錄 卷 十 五

先帝有未布之深仁  
 天下久有不明之公論 豈不可痛 豈不可惜 且學賢名  
 雖被斥 志不少衰 朝夕于不停筆 若以前卷之未詳 則  
 請再觀其因 爵之後 舉是亦保全之 中不失慎重之意  
 于復者非侍 于懇求復學賢者亦非 勇矣 今于于兩正  
 考 鄭 老 先 生 未 老 先 生 皆 在 京 師 矣 昔 日 學 賢 革 而 二  
 公 去 今 日 二 公 歸 而 學 賢 復 正 公 道 明 則 俱 到 之 日 也  
 二 位 老 先 生 淳 淳 學 賢 言 則 嘆 息 耳 郭 蘇 門 老 先 生 臨  
 幸 之 際 更 以 壬 子 榜 中 未 復 二 生 為 痛  
 吾 恩 師 義 兩 賢 豈 有 私 哉 若 夫 學 賢 原 分 考 于 發 藁 之  
 首 卷 非 鄒 之 麟 之 門 生 若 以 之 麟 尚 有 門 生 座 主 之 情  
 則 當 之 麟 後 官 之 時 何 不 為 學 賢 一 語 若 以 學 賢 一 復  
 之 麟 必 有 灰 灰 復 燃 之 意 則 公 論 再 處 之 麟 之 日 何 以  
 科 舉 一 端 是 之 麟 當 以 之 麟 論 學 賢 以 學 賢 論 兩 老 絕  
 不 相 關 不 宜 苟 藤 不 斷 纏 連 不 化 者 也 至 學 賢 既 革 當  
 時 不 第 之 人 紛 紛 造 謗 流 毒 十 類 人 皆 知 之 籍 紳 先 生  
 尤 能 道 之 不 必 更 言 矣 伏 乞 速 奉 恩 諭 速 抹 公 論 即  
 賜 奏 復 復 學 賢 俟 來 科 會 試 國 是 幸 甚

學問應地  
 已久性也  
 聖聖理趣  
 洋瀾非教  
 及

九月癸丑

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共學之原以完眾志疏曰 臣 以待

盡之年日有家園之志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

聖廟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皇有子 臣 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

情 臣 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

為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

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

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

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

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



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琳宮會館舉目如林韻語新聲擗耳如雷豈獨碍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嘗思之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竝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十四九月

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即兀坐深箬者六年滄海南北樓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危救

近學亦論其真不真

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煩有徒益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勤勤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東髮至老不敢頽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眾和幾消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十五九月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其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國家幸甚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愧愧竊惟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特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兢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講學二字始明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兩朝從傳錄 卷十五

三十九月

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置對今臣等勸建書院于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為

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惟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辦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審議論臣即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兩朝從傳錄 卷十五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著何以人言引咎者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講學欽贊

聖功疏曰 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公卿序列充廷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非不歡欣祝頌

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回心而向道此舉

聖而明統而切可謂善矣



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也。師既向學。臣獨敢自弃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也。仕者仕其所學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情之名。判而二之。豈仕之學。經徒為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弁髦經傳。禁口講習之功。師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而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羣臣可不學。則面墻者何云。前代勿論。于祖宗講讀之官。崇顧問之佐。何者非勤聖學。以為臣民之法乎。從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為

其和與疏 恢乎大意 引證以明 仁其古德 之流亞歎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為不便。臣獨以為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於千道。岸誅罰出于帝側。警師動衆。必以降衷。恤性為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化。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為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切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惕法紀。表率憲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仰贊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為。皇極勸興之人。必其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為

皇上開首善之功。臣入署新治事。未與愛草助之力。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庸淺。不能取信于人。至累三臣謬蒙淳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復丘林。誦詩讀書。以終路齒。伏願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悅禮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隆矣。奉

聖旨。朕畱心學問。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遠稽月令。除氾之仁。兼倣周官造禮之美。近搜

附朝從信錄 卷一五 四三五

國典。復有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和。疏曰。臣幼讀禮。周官惜人之職。以掌除氾禁。孟春有掩幣埋鬻之令。卽古之築觀者。豈獨張武功明德義哉。蓋謂多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荒。所必至也。查得

景皇帝朝。先臣李秉巡撫宣府。奏掩土木。鷄兒嶺戰歿遺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荆諸鎮。并掩不下數萬。彼邊臣也。而葬骨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瀋黔等處。弄兵潢池之赤子。節接

指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是亦如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五 四三五



天之

主所心側也。則掩埋之月令不可思乎。李乘故事不可激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矣。二祈曰造與所而祭之也。三祈曰殄。凡國之凶荒與民之亂喪皆禳焉。又有小祝掌小祭祀。時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臯疾。解者曰臯自貽之毒疾者屬氣也。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遺憲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瘡痍乍起而妖教繼之大惑不解駢首就戮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查得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幸

敬皇帝朝先臣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秦晉大旱特

請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邀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禱明信潛孚兵荒永息

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為荒唐矣。臣官贊太常叨小

祝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識者或不與

宣室夜半之對同類而共譏之乎所以然者為

國以禮禮設帳稜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稜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成象也。六曰骨陰氣蒙日光帶也。三兆數見而東省所報人字之象尤難臆豫則所以預禱國荒修禳民亂忍不與穢鬼祝網之仁亟亟竝行哉。雖明德薦馨無煩尸祝而遇災知懼不廢禱祈。臣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聞詩聞禮潛據其為上為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遠遵周禮近循

景泰洪治二朝事例遣祀除祀用彌氛祲俱限冬春之交

各該有司于屬壇相近所在另置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幸

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先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

月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屬邑壇外仍宜

倡建鄉屬壇社屬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

設壇歲祀者撫按徑行旌獎此事據。臣所知在山東則濟

南府同知唐謙吉昔為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質之山

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

自蕃前令天長摹古循良之治近質之保定巡撫張鳳翔

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省院司專議委用必稱

任使非虛與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身首異處之遺俘

浮江而下者。臣鄉賢監同守令自能覩物興慈恩流枯骨



無假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但下流日之所見而上流之仁政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觀吏治民安

犬馬愚忱無任敬禱之至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王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廣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玉牒

紅面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畧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曰西虜以懲為主懲之

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夷所視爲重輕故講賞爲懲

之費鉅而賞英恰者虎會之倖臣其部曰明素其人則桀

鷲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懲之

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

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

夫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

陷沒愁實誤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

有西虜不款有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

難卽一年一賞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

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賞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復

諭之曰猷何在甚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

十六疋之價而復諭之曰馬何在甚誰與償使使語塞

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

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鑿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

減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愁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

盟陰合常雅顯罰蓋指天爲証也姑與之而深裁之處其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梅張喇嘛王系吉

請後請也是役也副將

以議自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謬於其間而

浮議絕牧民老且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迴百折而

款事成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

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不欲其多來而

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懲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

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

之賞屬寧前又及青雖係懲族而不與懲同賞然其賞有

數不若懲之費矣鎮安印宰賽也聞抄花亦願來受款通

使以爲幸蓋抄花切近於奴奴動抄花必先知之奴地距



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於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為急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為迂矣。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為虜中最悍與拱兔反青為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肖受約曰。愁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愁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攘臂者八部既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反青拱兔所。適與奴使會。羣食於帳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不固可虞者二。愁貪我之歲賞以為恩。見我拒之力。姑與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為之擡置藉之為牆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為唆。朵顏諸部亦漸生需索矣。昭明信於犬羊。責寒盟於羶狗。難為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窺我之弱。率眾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者。烏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為賞而非為助也。助不可

常而賞遂為例。我峻拒不與。究必生事。啓釁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責。英哈所占頭目憤投抄花。抄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真夷雜處其中。聞我圖恢復。遂悉遷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間。悉用真夷。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為款虜也。而不知其為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間。彼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翼廢之術也。戰守者自強之策也。夫籌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筭。至于後虎會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當竟成之。臣可藉此以寬。

聖明暫時之東顧矣。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曰。我朝之制。文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

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營。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制



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亨途也。此文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懼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嗜仗銳披堅之味。卽號曰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見捕之捕。而遽責以微。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真才。恐不效于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而後真偽定。今大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出榜勤使招募。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乘其負劍抱策。羣然而赴。

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之帑費。飽有名無實之人。目上渙下。楚之欲孰若宏吾網羅。

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寄耳目于羣情。施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聰

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入毅多士。弓馬試矣。策論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縉紳

之實。况論武與論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矚宇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臣讀

皇上比照之場例。除頭場瑣屑。不敢煩

宸嚴。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共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訪。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投單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商訂揭進

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衝。分官讀卷。一聽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

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之庸見如此。况總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嘉詳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用

而繇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間

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 無任激切之至

揭屯田事宜

血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太僕寺

卿兼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戰

存者故以兵屯當年糧餉即減如趙光陽侯先零各史

內車行金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屯田事宜 卷七

早田可二株只須澆灌舊河數天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即令召人挑澆陸郵諸人皆畏事勤力其行也不勝馬不乘船自備盤糧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河家團葛沽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鑑法開之千箱萬箱即在吟秋但恐地方有司不官以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 臣聞之語曰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矧烽火戒嚴干祖法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廩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也 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

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 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軍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為俵寄而額日絀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緩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屢奉

欽依嚴行禁止今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矣不知今日 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 京師乎恐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堵東省之妖民黔蜀之騷動 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郊關

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寺臣於法而今日

張光宇等照法因今光祿署丞陸善田督辦于德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



之馬豈更富哉

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於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卽誅魯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疋例止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尚可謂之馬乎

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耐走而每疋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謀買之叩杜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中書

不思其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利病

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願臣受

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

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於寺卿張典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閔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謀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爲例是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爲巨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妥也伏

乞

皇上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並行該寺遵照

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陵京有恃臣愚幸甚

宗祖幸甚

禮部接出

聖諭朕皇王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見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中書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禮

內閣接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固監候慎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

贈直諫吳中行姜鏡廢秩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垂念貞勞憲臣以勵羣工疏曰 讀書至九經章曰敬大  
臣即繼之曰體羣臣曰體在血脉心志固不相流通之謂  
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在

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

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誠在史籍班班可考願

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舉首為百僚勸然敷政外

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撐貴陽數月矣

此兩三月不聞消息臣憂心如持平越兵敗不知誰為接

兩朝從傳錄 卷十五

聖 九分三十

濟張我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撫李  
樞督學劉玄錫此三人者如稿葉之禦衝風一出入息若  
日如年矣噫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即陞都御史浙竟賴  
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地無他虞即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錫玄在兩司中孤掌獨拍如蜀中之戴

原周著萬編等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

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

明君之行賞也煖如時故人勸極力而樂為盡情雖所以

原諸臣亦所以衛

詭秘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  
義其既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臣中間有遲回者  
亦人之情不然涉此帖之事執掌儼仰安處之詠陟詩備  
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為雲貴兩省及山海

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事平仍舊無論

事體不比中原之一即道路風氣見者心傷亦鼓舞人情

之一道也臺臣雅有志操近日梁之棟先年拿獲劉保此

奇功彼不自以為功今馳驅于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

作二差彼不自以為勞臣聞其復

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

兩朝從傳錄 卷十五

聖 九分三十

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差者無所用勸臣心豈  
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額

天叩懇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叙的即與錄叙其

李樞史永安劉玄錫萬編等見在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

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准筭兩差候事平照舊梁之棟依

議優叙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暉直陳虜誑在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

兵毛文龍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啟節該本月初三日副總

聖旨得交  
奴之所長  
也不可不  
辨可以破



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站。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真達五名。前來獻捷。真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城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構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為生計。以為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候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若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我之經緯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以照前項。真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此言。極是。謊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說。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錄奏聞。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四十四 九月十三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啟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調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於副總兵。豈有密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於小邦威鏡道。滿浦在於迤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為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即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為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

事乎。據此推之。虛誑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構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於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備益甚奉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四十四 九月

聖旨。楊奏。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特旨。制用。在天。試以真藩服。該部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六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獻闕下請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六

十

旨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三十一名俱於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恭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廢性最兇狡煽奮首而謀為叛逆事豈僅然假樓邊而明動于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傷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騷騷幸天威之遠播致嚴郡之立平元魁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繫纒而盡戮捷若承蜩事豈人為孽由已作亟宜解

論總督宜  
駐邊義不  
宜居成流  
情形如特  
丁然并快  
可謂謀勇  
之良謀未  
與而運  
矣固然則  
妙計之一

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闕立奪葉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獲賊盡驅扶傷帶死之苗追勅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為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密定暗擒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霞盡洗根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六

十一

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預卜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其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懸否傳示天下以為土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湖廣道徐卿伯奏曰臣前疏欲督臣張我續救黔路由綦江住遵義蓋遵義通川貴之呼吸扼水蘭之吭背去貴陽不過三百里可以作黔省之聲援去平越不過二百里可以為撫臣之犄角至于牽安酋使其內顧而省圍自解斷水蘭不得合交而奢勢亦孤為黔為蜀計無便于此也亦



進一退其  
係州書  
略小改

無重于此也。譬之奕，此點眼一着，而全局皆在我矣。督臣聞命之日，即倍道而趨，尤嫌其緩，乃職闕其仰遵。

明旨一疏，大意欲住辰沅，噫，呼，悞矣，悞矣。夫辰沅在黔之東，去黔尚千里，其進師也，止能解黔一面之危，孰與夫三方適中，形勢利便，如遵義者之為得力也。且所責督臣援黔，政以其在兵將，堪以應急耳。今舍川適楚，又須一番料理，道里迂迴，不知久圍之黔，能待乎否也。職謂督臣斷宜住遵義，再不然，令鄖陽撫臣暫時移鎮沅州，事平即回，俱無不可，而督臣辰沅之住，當夢想不到者也。職請以遼事驗有毛文龍，以住彌串之間，可以窺奴，不敢狂逞，使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平

文龍今日回而繇山海始出，廣東繇廣寧始趨遼陽，則失算矣。是役也，何以異此，伏乞

勅下兵部，即刻議妥，馬上差人傳諭，張我精無得畏難，遵義規避辰沅，致悞封疆，責有所歸矣。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徐行謝之  
言在耳也

聖旨遵義不守，賊復猖獗，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塔禦接勅，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雛勤事死難，併龔萬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命魯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首叛逆，惡滔天，萬難招撫，六

此疏最為  
簡捷切

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奉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首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達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削，當旦夕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規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拯救無術，姑為此漫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州，不南朝從信錄 卷十六 四

為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首叛逆

聞之不為不悉矣。豈尚未信為真耶。豈臣原稿為賊所得

被賊改竄，撫臣代題者，非臣真稿也。撫臣何為望臣稍緩

征戰，規其動靜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規之已久矣。第規其

自二月初九日統領蜀賊苗仲敷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

矣。其造雲梯，製滾廂，築墩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

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剝掘，枯骨無不拋擲矣。其今日打一

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煙一洞，殺一堡

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第規其今日縛我一塘報，明

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規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攻，而無休息

時平不五  
兩軍處可  
更強冠外  
攻仇兵內  
江人民相  
食我投不  
並熱之為  
然亦交及  
天城守諸  
公之亦不  
既烈且傷  
哉



矣。又聞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糧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聞其攻威清、攻平堪、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又聞其陷安順、陷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迤西守備王懋淑、各衛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几矣。安酋之動靜大略如此。叛耶非叛耶、戰可緩耶不可緩耶、聞撫臣趙兵趨餉倍極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電而來，藉其威稜，退賊三舍，果啓其首鼠觀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可殲渠魁，救協從，亦可彼時勦撫惟意，又不必執言夾攻。

兩朝從信錄 卷十本

五

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偶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堯等和之，奢社輝至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未叛也。况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戕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啖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耶。聞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率眾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疊水舖，賊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

近自安管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或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伎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况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胆，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髮禿，如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射書云：兩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啖我之言，撫矣。况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耽閣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兩朝從信錄 卷十本

六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上念黔省城守功力，陞撫臣李榕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贈成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奉。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這征調援勦等事，着給救聽便宜。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准暫奏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



已通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紫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

福建撫按題稱前事。兵部復請。疏曰。紅毛夷部。落種殊多。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閩之澎湖島嶼。奸民濫秀等。實勾引之。六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何以未飽而退。我不過。憑降夷者之三寸。第聞沈有容。以美食饋之。以甘言退之。耳。夷是役。未甚知有大利也。然而。後智。頗開。情形。漸熾。十數年。大舟巨炮。載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絲綿貨物。悉為彼有。而亦稍。附。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為。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湖。今。且。以。三。舟。直。入。停。嶼。矣。其。欲。愈。著。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外。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厚。刺。深。涉。不。利。膠。淡。其。火。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兩。朝。從。信。錄。卷。十。六。

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其。厚。利。貪。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咸。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又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猶。其。不。得。志。于。粵。即。不。須。却。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命。下。移。文。該。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國有典立必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褒貶。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皇上嗣服之初。重崇儒。又橫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較舊編摩。各優

長其間揚

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模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日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動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既。既董狐決策于志違。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偏遊之餘。尚古確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宦成。紫陽綱目。剛于學老。即我朝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耆舊。發抒積學之明效。大驗哉。今

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已。日開東閣。凡講樞勞臣。為兩朝從信錄。卷十六。

公論共惜。在廷業。勞。獲。類。舉。野。无。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葉清芬。東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蠶。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訓。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昨。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諫。決。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章。論。荐。無。非。欲。資。一。得。以。禪。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為。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党。卓。



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

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

短長從古如此而况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為

起用得操直筆于秘館哉又有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學

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所當如

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參

佐載紀者也外此如昆宜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

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糝薰藉以濫奏贊伏祈

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

勅下閣部將李維禎周獻臣即時特起俾預纂修之列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七

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年記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愆

青史永賴而我

皇上慎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山東登州府通判王一寧上言援遼原抱同心報國豈

懷異見敬陳悞聽訪因兼報出海日期懇乞

聖明亟賜褫斥以安愚分事職間遇事而協謀者就臨事

而忤見者危職讀聖賢書閱古今史豈不知臨事好謀是

何等語廉藺寇賈是何等人而身墮于至危至險之中乃

當此無踪無影之謗耶謹請為

皇上備陳之臣一介書生去年因憤遼瀋失陷挺身獨往

朝鮮借兵回至鎮江適遇毛文龍禮聘決策擒獲佟養貞

俘獻 闕下蒙

皇上欽賞職銀五十兩及後部科僉議授職以通判之職

職受 命飲水圖報無地及今奉

聖旨前往朝鮮救援毛文龍參酌軍機相時征剿職于五

月二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日蒞任隨將所帶官丁八十

于監軍海防道處過堂開糧因船兵未到齊候至七月十

八日祀海開洋間忽奉登萊撫院批道據平遼副總兵毛

文龍呈稱上年在鎮江差生員王一寧及加銜守備蘇其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十

民解功請兵今春千總李景先回稱一寧等船駐鉄山改

換文書有孫尚武者蘇其民奸彼之女冒名領賞真叛偽

官李世科是一寧受其二十金改在歸順數內并挿入由

棍名字及世科歸嶮山殺人是一寧受賄所致公文九角

止投二角有功官員都無陞賞各懷憤恨等因職讀之嘆

曰異哉何異國來此異聞哉夫文龍與職桑梓至誼段莘

至情他鄉辨結患難共之蓋骨肉不啻其切也胡為乎來

哉此語職涕曰必此天之不欲職捐此餘生以助文龍成

此斬賊恢復之功乎何物李景先么磨鏡口毒人一至此

乎益景先向在遼與職有隙此番以職將佟養真等俘獻



必獲我

皇上優賞知之深故不覺譏之毒也職不意文龍蒙錄聽  
敏與職如此交情乃為一謗言投杆則文龍亦大乖生平  
矣且無論職與文龍為官職係生員原未授半職屬文龍  
轄文龍未得輒稱差職第請就其所請者臚辨之李世科  
者文龍所錄鑽之解犯也當其跪赤附舟時數日不得食  
賴者民單文條食之則其貧可知焉得誣職受賄及世科  
至廣寧方按院因其善辨釋之且收之答應是方按院放  
之也焉得誣職賣放文書九角除經撫按院今遭離亂無  
憑查考外其投兵部者見存明開擒獲哈山守堡李世科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六 七  
並無歸順字樣且文龍書手張元祖可弔審也焉得誣職  
改文龍鎮江功員係去年七月內擒獲修養真文龍于次  
日即差家丁從陸路馳報撫院據此具 題蘇其民所齎  
報功公文行按院查核未蒙 題覆兵部及通政司可查  
焉得誣職埋人之功以致眾懷憤恨抑不特是也李景先  
以去年十月內復回鎮江既稱職有改換文書等獎何不  
即于彼時稟鳴經撫而及今方言此又最不可解也切職  
原奉  
欽旨渡海救援文龍文龍弟聽李景先無稽一言以呈投  
登撫職豈敢因文龍之言輒中止以違

皇上之命生死須走此一遭故今以八月十三日解維揚

帆出海但職既被詢職焉敢擔重以故原奉 兵部  
題准解餉銀五萬兩今盡數辭解交與守備唐堯卿等而  
僅留一千兩隨帶官丁廩糧之費原 題准領過海兵三  
千今盡數辭領交與守備汪崇孝等而僅留八十八名為  
隨身隨役渡海之用嗟乎職異域孤踪形影相弔此千金  
為八十八人食給所延幾何時職此去惟有藉文龍為命  
耳文龍與職素契結無嫌猜職面文龍時自當負刑以請  
諒文龍 國事為重即職有大罪狀定當冷然一咲釋然  
與職交好如初共圖勦勦惟是李景先無端謗職天下咲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六 七  
職者謂此行不入虎口必葬魚腹然天下豈無知職者謂  
此行是重  
君命亦以敦友誼哉嗟乎職本書生苦志燈窓顛毛雖種  
種矣鉛刀尚圖一割倘職辱文龍之收而倖共成功乎是  
職之幸也倘職不辱文龍之收而喪身他鄉乎是職之不  
幸也倘既不成功又不喪命將此八十八人飢餓于海上  
既如觸藩羝又如粘壁蝸則惟願  
皇上亟視職容復還青衿仍歌咏我  
聖世菁莪朴棫之化且勉此八十八人之命是職不幸中  
之幸也職今出海去矣落魄蠹魚不能以文佐太平又不



文獻不詳  
遂信無憑  
之可以自  
携其同心

能以武紆宵旰。徒立後來人榜。標曰武臣之未成功也。多藉文士之籌謀。武臣之既成功也。必謗文士以究死職。回首五雲。不知其涕泣之何從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兵部請旌義烈士司。

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鯤。彭天祐各贈都司僉事。

奉旨接透一門戰歿。真血錄之所不悉緩者。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大約謂九月雷已收聲。而亦稀少。正各兵權建營房之日。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辛

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歷賓邪雨。時始晴。朗融和。至次日時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偶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愷試銃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時盡燬。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摠局。此係造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再四審覈。供報相同。委屬試銃。而灰于其旁者。籍籍如張愷輩。皆關於火藥之人。則其非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捕該管員役。嚴行究處。至次日水兵營游擊金冠等報接濟過十三山。遼人三

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如首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夫百務方興。秋防甚急。天出雷風之傲。臣何敢謂遠不可振。而况軍務之急。需即秋毫無損。而二萬顆燧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于道亦可憐。而萬千速敗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切人事之殊。更屬惕勵。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傲。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正賴加意綱繆。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古

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禮部接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女。該部知道。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著。城守有功。着即議起。川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將各官。著有功次。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張我續履奉。

勅諭。嚴旨督援勦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贈章文炳太僕寺卿。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欽照冊封各府正副使。代府趙之龍。甄淑。肅府劉嗣。錄霍



守典益府趙時用李芬晉府李國楮李彬唐府黃龍光盧承欽韓府王廷宋鳴梧慶府金秉乾閻可昇趙府李精白陳堯言潘府李孫宸張其平福府魏大中李昌齡建德王府繆昌期金麗兼樂安王府韓日績謝雲化

鄒城恢復元克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疏曰鄒魯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孽蓄謀日久睥睨甚奢乘邊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眾倡亂借號改元一舉而陷鄒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南北梗塞遠邇震動誠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克徐鴻儒極奸極狡如鬼如魅始稱雄於梁家樓為我兵所敗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七

逸過河東繼竊據于紀玉城又為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納成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忽然在鄒滕往來召號踪跡詭秘又善能用眾群賊效成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為之祟也職等竊計此賊不除終為國家之患隨令總兵楊肇基挑長壕設長堤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隧道築馬道為必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竊計城中男婦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惑者亦有強擄入夥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天地和氣恭釋

皇上顯仁  
諸公陰德  
合而編單  
國家靈長  
之神

聖旨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宣布

皇恩准開一面各照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

人皆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罪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柴與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為

上破賊次之諸將士之功視破城為更大矣妖氛已靖城

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豐者又復追勦無遺而隣封之北

直河南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

氓也前後功次相應題復乞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七

皇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

賊首徐鴻儒自解城發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

荷撫按二院會題督勦隨同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

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解鄒城曲阜之圍連次

師克府七月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

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平二夏店紀王城嶧山

等處巢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領兵七十員名

至相與復勝城平錫山投豐沛賊餘氣計大小三十餘

戰俱獲塘報訖鄒滕嶧三縣復舊城邑降賊去旗幟

李徐鴻儒等督兵五百出高向官歐陽德鄒九敘道清等

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鄒院傳令

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降眾賊流懼始擄徐

州縣之民于十六日安撫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







皆有心間而携之從中為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海  
尤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  
三我兵有制彼留眾自縲被斗櫛外一鼓而竭望岩以奔  
能善召之又為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收彼自作孽然我  
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首四  
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首三大中丞方能  
成功今富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富  
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才別有一  
種意態今輻輳京師者异才也新發于爾尚屬朝氣在當  
事遂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左布政林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九

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即以  
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奮首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  
原巡按貴州楊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請若指掌可借  
箸也又如原任尚寶司卿彭遵古給事段默原任知府黃  
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  
司農汪應蛟口宜先減半付之各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為  
議處但可為民拯水火之厄不必究其施為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陸天挺聖神即位二年動法古帝以臣度

陛下必享有道之長

陛下即位未幾黃河澤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項山東亂糧船難渡天雨半  
月賊窘嶧山飢疾者半天助順者二年救豐登民皆有秋  
天助順者三雖各處有賊寇之儼然

世宗初年亦始于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告今日時  
勢與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

天地祖宗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為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  
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為先寡欲則精日充

精日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為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灰  
一粟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不敢賤惡其身

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帝王大經  
大法即此為之根基亦所以為社稷也內帑時發臣不為

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民散之旨  
臣語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

漂屋蕩舍民惡得不徙水之散也民始安土剪茅以居惡



得不聚。

神宗拮据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為兵事散盡好賊騙盡此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况居九五之尊順天應人之

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問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間草木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

兩朝從信錄 卷十

主

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

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異聞見不作人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轉曾不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務行所知以不負所學能耶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

朝端享清靜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委靡退託之氣急宜頓整如諸臣建一議本

肯必行矣願得

肯必令速抄也抄而未必即行行而未必即覆也日抵一

以年推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口角上談過山

上無責實之令故下多因循之習愚謂一科定當二月自

正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奉

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冊送閣一冊

留科至雙月終科臣以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

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著實

不記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為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高怨亦多千年萬載

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自有知之者不

必避也然廢棄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徇常格山林久

兩朝從信錄 卷十

主

滯者亦當念其衰遲公事見逐如熊德陽等亦當早為牽

復以天下人才裹入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載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親

堯天舜日之盛臣生固榮歎亦榮矣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為 國步恭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職聞

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

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氣正熾羈虜隱禍方深徐淮

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

針時痛痛  
大臣王  
歲科  
者師  
大臣王



且虞惟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瓜牙之足。寄紛紛矣。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胆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安然。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自愚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幸

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真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

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憚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項。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興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非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篤行。才。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幸

皇上之庠智。何自周通。職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問閤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扶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務。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照融。及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大。



大君臨照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

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

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亦久矣國典家範盡茂之為升

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眾喙之紛紜

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蠶

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

出共偷安于無事全虛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

圜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

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似濁流之投罟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

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夫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策蹇快

于馳驛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職史官

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寵拔日擊時事階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

中霄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

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庶吉士鄭鄭昌言當採疏曰臣蒙

聖恩讀書中秘既觀作古興亡之轍復覽今日理亂之機

每中夜屏營愛心如持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為

明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遐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決旬

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官府間之膝理也

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營窟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

明一付之閣寢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

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

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轆轉圓之義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粵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

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燭炷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

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為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古用以肆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用以陰消聖慮其徑竇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未微易者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表

皇上之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為治亂關頭且數日以來未見為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陳梗概伏惟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僞偏藐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鄴這廝當護同鄉窺探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乙卯

禮部接出

聖旨光廟選侍劉氏封為貞清賢妃皇二弟追封為蘭懷王皇妹追封為悼懿公主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疏曰聖節在通扶病勉出恭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資其他事惟是脩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鄴近以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冒昧揭救尚未知足動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講學勤政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表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觸聖怒只在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分難存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款款之恩而欲效之此書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講筵之啓沃在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歉然不敢以震孟之說為盡迂也若其



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之不以為過千古傳誦以為盛事

皇上方為堯為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解哉若鄭鄂所言蓋因震孟疏留中而為之申請且鑒于向時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甲尤莫重于甲之第一人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為龍飛第一科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本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應傳之曰舉朝相慶以為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催謫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已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誑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推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彬鄭鄂亦三吳名士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為可惜竊窺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觀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

先皆以狀元直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為嚆矢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被謫于彼之名得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情震孟等得無為

聖德萬一之累乎况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將謂我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乎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竄然臣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六 李本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為負

皇上負國家負皇祖皇考即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愚如此伏望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聖德與天地同寬而令名並堯舜無敢矣玉牒纂脩已完勅司禮監送館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侍郎周道登所正何承順典藉鄭崇光等六員中書陸宗本王應



其說亦與  
文

遠等三十四員銀兩符錄表裡鈔貫

御史蘇瑛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

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

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為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

如也以為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為源未盡開耶

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

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

每有逗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蓄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

司計者真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眾隨餐索

飯半饑則猶或能忍全餓則與執爨者為仇當此家計何

兩朝從信錄 卷廿六 三

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權度於萬不

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

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

條為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脩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

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 御覽

則天下之人數與 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

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

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

其說亦與

地也則究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

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

部以為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為戰守耗費說者曰邊

額雖亡遂費方鉅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

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

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扣寔耶昨者覆 疏

何未悉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

縮厨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大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

地何年何月道買馬之數亦不直沒沒也戶部之各給米

兩朝從信錄 卷廿六 三

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

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

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

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筭願使

諸司百執事共為

陛下筭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焉之

乎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筭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

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卒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

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

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



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匪民窮馴致於亡亦  
惑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  
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  
之

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冒以  
不貨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為請而

皇上驟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  
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為

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剖分焉德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為

兩湖通借錄

卷十六

五

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  
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  
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為十八運矣財本循環

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

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

官不在民者悉為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可用及

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

之用始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

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

七人之言

此以立本  
人正疑例

清切

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  
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  
厲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為  
有用矣蓋職嘗聞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為戶部易

水磨明盛以擺錫則一盛可作三盛之用陳爛牛皮以者  
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

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弊以塞漏卮職所謂節其  
流三字行之每有逗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

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  
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發于戎日尋我

兩湖通借錄

卷十六

五

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  
不作十錢之用况於受

天子明命藉 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據臂

乾沒如其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囊復

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

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畫錦優游職不知積厘積分

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

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闕 陵廟侍

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緩靜而徒為四臣窮奢極欲  
之資也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為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

請干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開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芳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細相為表裡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三

之不敢為盜也。已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

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餉或可得而克乎抑職又有說焉凡今日部覆之套往往大分吟域每日某臣疏中條某事屬某衙門非某職掌應待分抄題覆職之所言雖事體多端而今日財用則戶兵工三部寔其出入之樞萃懇乞

皇上將職疏着三部堂上官及總理三部事者作速主張與各衙門互相責成刻日上報庶職言不成盡併而得措之寔用矣職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本行物也  
因運人本  
沈敬初之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曰臣備員西臺列在交戟之內恭遇我

皇上萬壽聖節獲與千官萬國共效華封之祝而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當九龍結

聖之辰應五緯連珠之候陽氣方至璧星正中猗歟休哉

臣觀古之臣子自

聖誕則有千秋金鏡之獻遇冬至則有進履貢襪之事所以祝泰寧而介景福如此其至也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

黃鍾通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

陽以養成來復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三

皇上以當陽之 聖主遇一陽之令節所以扶陽抑陰調

燮大和而維持元氣者在此特矣臣謹此頌而悉數之夫

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

然 深宮燕間之中尤宜提醒體認譬如對賢士大夫至

于頓笑必嚴威福維辟盡杜擅竊所謂冬至于之半天心

無改移者此扶陽抑陰之一大窳係臣所願首為

陛下獻也 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西蜀東省相繼獻俘捷

書時聞稍吐連年屢屺之氣然薦食之奴酋方窺伺于一

關之外視師之行重煩樞輔恐非 中國高枕之時也宜



丞允臣同官劉廷宣之請更置大帥選擇監軍于以新壁壘而煥旌旗庶幾捷伐之威振而陽德以奮乎爵賞陽也刑罰陰也非例之封旋見停止失事之辟明啓爰書可謂陰陽不二矣然囊頭之人犯每路斃于三木之餘罪囚之蔽不出司寇恐非先王泣罪之意也宜深省科臣尹同臯等之疏調免立枷永除苛政庶幾好生之仁合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為陰陽也係于國運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君子小人互為進退而陰陽倚復也關于國脈者也

皇上御極以來遺廢登用言路疏通真陽長陰消之候然兩朝信錄 卷十六 三十一

而有可慮者三朝之遺老以講學而去官一代之名賢以謫言而削藉切直敢言之臺必未盡以三折而收連翩抗疏之詞臣又至以一鳴而斥典刑日寡士氣日衰恐亦非

皇上之本意也年來門戶畛分網羅密布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藉正人者靡不巧加羅織橫被摧殘陰邪盛而陽氣傷馴致有夷狄之禍今計期已迫丁巳之事可鑒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向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之氣屬陰陰則向晦其謀慮巧于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常寬于三小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盡于一綱丁巳之被

察者傷辨銳利漸致亨途而斬刈未盡之英賢為小人所側目者尤不可不加愛惜也詩不云乎王國克生維周之積以國家積幹之才使之摧傷剝落為斬而復生之孽豈盛世之事乎臣願當事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慎防丁巳之流毒早伐邪謀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蜚語一一禁絕此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也臣款款愚誠靖獻日久敬因聖節陽生之候冒昧披瀝以比于古之人臣金鏡履機之獻伏望

皇上留神省納俯賜施行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為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

兩朝信錄 卷十六 三十一 泛且近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誅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狄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論內閣 聖諭前次降諭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消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各准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復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卿等俾示

聖德如天 聖恩如海



該部遵行特諭

貴州賊寇窺板角關大肆殺掠

守門總羅輔報稱板角關賊匪新安等統賊兵數萬扎營清塘水攻劫大公屯村搶擄生靈數百殺死千總一員指彈一員又于本月初六日殺至那家場落溪溪殺死士民不計其數

經責并井可垂不刊不獨江右可行也

江西巡按汪泗論奏曰竊惟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將其患日甚一日而至於不可結局今日宗藩之當議處是也蓋宗人賢不肖雜選志意各殊賢者指不多屈若貧者鴉衣索食流聚市井而不肖者小則豪強橫奪大則行劫流剽公然扞三尺而不顧項如齊庶人不肖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三九

之尤者乘海內多警包藏禍心幾於蠢蠢欲動幸蚤伐其謀未得狂逞蓋諸宗以無所事事之身而錮之一城之內即秦以帝祿猶不能保其無邪思矧祿無所出是奪之生而驅之以不道之行罔之以必陷之罪也臣以為等費耳以內外論則邊餉不克其患在肢體宗祿告匱其患在腹心而宗祿等耳用以嗷嗷待哺之時則上見恩而易德不得已而與之舐望鴟張之後則費雖倍而衆不親相提而論不待臣詞之畢也抑尤有說焉天下有必至之勢通之以時則不窮國家無不裁之恩節之以禮則可久以今宗藩審時度勢其不可不深

計者三曰限祿之明旨當遵也頃

皇祖允部臣請業已頒限祿之命第須欽祗而力行之無使毫厘少溢彼以有限之餼供無窮之齒不得不自為珍奇花生姪生之弊不禁自除此以限祿而兼厘弊法莫良於此者也二曰賢不肖之激勸宜舉也宗齒多至千餘臧否之品懸絕姤脩不彰則善者將倦惰淫無忌則惡者日多臣謹風勵之典宜歲舉行諸宗中有恬靜端謹德行卓然者歲舉二三人報之撫按量動官帑為賞格令守巡道造其虛而禮焉其有志氣不倫作奸犯科者廉訪驗有寔跡者嚴懲後或發本管戒飭或具疏奏聞有華衮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四

以誘之而又有斧鉞以懼之後庶其束於三尺而弗潰乎三曰管理之舉刺宜行也管理之設董正諸宗而往往妄自菲薄營者弗敢枉者弗理塊然尸素將安用之此無他任匪其人而責之以不定也似宜慎管理之選而稍重其權賜以重書寄以督率而仍以激勸之柄屬之兩院每撫按復命必另疏具題該宗欽哉守法者是維管理功則有薦歲久則請賜明旨宅里以杜之該宗恣橫置凌不能鈐束者是惟管理罪則有劾請廢置而更易之或貪黷昏憤之尤者仍聽不時勅遣權有所歸而職有所轄管理必人人兢奮而



諸宗必無敢即怙淫以自扞於法網者矣。或亦憚歷之一策乎。臣非不知事忌紛更。宗政整齊非易第。宗藩勢難。刺割機貴預防必有。宗祿以安其生而後可以施整齊之教。必有管理以約其散而後可以全親睦之恩。勢似迂而寔急治似標而寔本。此未可以緩視也。語有之。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有不終日之計。有數十年之計。有百年之計。臣之所請。固不敢自謂計安百年第。設誠而致行之。數十年可保。怙然無事。不然。以既置之恩。而又移於無可奈何之勢。日窮一日。日迫一日。後來景象。有不敢言者矣。伏乞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皇上深維綏莫之策。勅下該部速為覆奏施行。

諸宗幸甚 社稷幸甚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 獻俘之日。請卹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魂。事。臣惟人臣事

此疏發明 忠義之心 引証增補 之例考史 一詩錄業 以主此符 奇宗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封疆九鼎為重者。上也。功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戮。斷臂挫心。然猶身死。舍冤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摠之。或立功。或明節。或為玉事。褒卹之典。摠宜寬厚。矧封疆多故。抱頭委膝之輩。統指為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冤寂寞。不一。關揚者。重慶之變。院道。流血橫尸。一時風聞之誤。不

曰無糧而講。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寔哉。奢酋謀叛。已非一日。觀變于援途。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幾倖有成。執訊獲醜。見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變乎。變非激成。則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王事也。變起倉卒。百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為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回援。甘心袒受而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即逆首叩頭膜拜。尚有海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狗

兩朝德信錄 卷十七 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

蹂尸淫夷。冠履枕藉也。悲夫。犬豕盡噬。寧傷殘。我將吏。腥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鈺。當為從容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凜凜見節。而乃冒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冤。空染悽燐之碧。愁雲慘結。終于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苦。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凡此皆焚龍張彤之惡逆。而若海之指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為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



屢逆商而獻之。闕下則諸臣之冤憤亦當并且道臣孫好古府臣章文炳千澗千磨矣。此數臣者其與變同其死節亦同而卹錄之典有不同則國法為不公。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接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未賞死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畫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接兵從叙瀘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尚晚今不罪遲遲而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再舉從信錄卷十六

聖

國法為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果不侔于遼疆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封疆者死亦論資格乎。則于國典為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無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重臨陣戰歿。例有潘宗顏之例在。郭象儀楊愈懋即冒輕進亦有杜松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比之張銓潘宗顏革則多捍賊

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即不得錦衣之世蔭亦當襲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皇上惻然軫念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卹加其薄秩襲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叙錄庶賞罰不紊而拱木欽覓不至墜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嘆含酸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職蜀人也知而不言誰為諸臣言者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歸來。總督劉綎檄人打票取贖。吳等無院張榜臺各令飛。雲關把總楊德中計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偽票偽印簿籍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寧。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積等謹揭。為辛酉科間有無情弊。自在執法訊究者。士升大中等何敢置喙。然千秋之木而止。查則合郡之所共知。其悉者不得不公言之。千秋原名廷。屢試前列。食廩學官。湖口館設。以戊午年。改今名。頗負時譽。辛酉入。士升頻相。嘆服。以為得一宿名之上。且其家世清寒。至千秋父子。則一貧微骨。此無論鄉里耳目。俱在。即有仇隙者。不能曲為之辭也。夫。黃線關。與市棍。多有空疎。榜腹之。而千秋之才。如此。必出。當。素封之家。而千秋之貧。如此。被泰之日。海鹽。樊父。母人。觀在都門。至。天。誓。且以。其。無他。是千秋之才。不特洞。知于。里。開。亦且遍。獨于。長安矣。國法在上。公道昭然。事于。關。節。自當。乞見。分明。如。情。可。原。尚。當。嚴。加。覆。試。士。升。等。之。意。第。以。孤。窮。才。士。實。迫。別。于。銅。臭。不。識。下。之。流。以。引。桑。梓。中。關。借。之。公。意。非。敢。私。徇。木。牛。也。謹。揭。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劉尺王文臣臬示各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李可灼遣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刑部律例

卷五

律

十二月 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大學士何宗彥捧册

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修復孟氏孫墓 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

御史吳桂炎異登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陛下以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日者

沉雄悲切不殊大株

聖壽無疆高呼萬國二侍維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為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首安首而奴為甚奴之謀寔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奴之奸細遍都城而我求一遷卒探虛寔不可得譬之敗屋頽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至猝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闕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輔其足供樞輔驅策者尚

刑部律例

卷五

律



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首之勢正熾。奢首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芟除之期。各處之備全虛。楞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庚辰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裝受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徵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裝受無餉。猶議加派。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禦貨。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為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騙官侵帑。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蠢動。然已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以供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折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為溝中之瘠。於是人變為

妖。民驅為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大鳥日號。啄人肝腸。飲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我西陲復遭茲變。

陛下不及今下德音。發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忍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朝廷恤民之意。而憚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為盜賊。妖民齊呼。揭竿四起。奴賊動於外。窮民訐於內。此時即良平為謀。韓白為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一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脩。國有百竭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為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如雲。以為武備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能守之將。

士。但見樊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為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吏。屠我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為太平可期。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關門譏

察安在。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為。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總之

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脩省。且有不及脩省者。噫。危矣哉。職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已。下詔求言。上白皇躬。下逮



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為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當時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閔散之徒。為之左右。先後有無。變佞

織巧之奸。內無游駝犬馬之好。外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

落謀。始小。茲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

戒。盤游如此。而後為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

而況世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職竊以為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宋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夷

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變。皆當寫置座右。時加做戒。或有

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

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夾情。條列利害。指陳

得失。使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開悟。

若心毓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機也。然諸臣以

仿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寔事。謂

宜即下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為防

禦。以安反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

據黔將劉超破谷龍

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

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

濟。天變可弭。職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疏曰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開十月

十三日。據總兵劉超軍師李世將先鋒參將楊明楷史器

都司孫元謨。報稱蒙遣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背兵

後行。夜抵賊寨。此寨深窅。四面盡皆苗衆。又在萬山之中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宋

懸崖之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

止。生擒賊屬二名。段守貴陳應典。因將其寨當時燒毀。比

至天明。辨驗時。于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鎗三橫。約二

千餘杆。又標鎗一大房。約萬餘杆。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

生漆顏料數十桶。拏箭絆馬甲絰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

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貴供稱。首賊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

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女。俱爬山逃散。等

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未報。有兵搶得未燒長鎗等物。當即

驗視。鎗長二丈。援弓五尺。俱金銀畫杆。精巧鋒利。上嵌書

壬戌元年官置。嗟乎。觀此。而逆酋之處。心積慮非一朝夕



矣。即此一司之富強則安。可知是豈易撫者哉。又豈易勦者哉。等因。到臣爲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寄者也。超爲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英雄以超爲異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值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倉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著數爲不虛矣。誅賊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臣第一次遣將援黔。是爲劉超。超已先建此功。異日大兵雲集。而其功當不止此。臣第二次援黔。是爲陳一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三

龍。龍乃川人。川事未平。川中官民皆不欲其往也。臣屢檄催之。而該道報稱水賊烏河迷。但截烏江中。致一龍之兵不能前進。退而把守桑木關矣。臣第三次援黔。是爲秦明。屏屏亦川人。雖臣題升黔之參將。畢竟自顧其家。徘徊涪州者閱月。臣催之始過。思南矣。總之驅川兵援黔。千推萬阻。不肯過行者。亦其勢然也。以臣一人。入楚中。而分巡荆南道。盧瑛。田。募施州兵一萬四千。已令游擊周基命等領之。而辰洗兵備道胡一鴻。募鎮軍兵二萬。已令總兵金汝佐游擊李師元領之。而巴東知縣戴文箕。募兵一萬。已令部司馬倫領之。又有秦中參將。帶祖党師尉。帶姚河家

丁二百名。臣遣之星速前行。臣既奉勅。惟蜀援黔。豈敢有斬焉。以上各將官兵數目。俱臣屢次遣以援黔。而不敢不報于

皇上者也。除河南兵路遠。猝難便到。俟貴陽知府朱家民親往催促。至日另報外。止將擒燒賊寨功。次會同巡撫王三善題乞

勅下兵部紀錄事。寧之日。一併議覆施行。奉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其見勞助。張我績。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叙。已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三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人。自援兵甕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構壘戶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城東隅數處有山崗。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板。砌石以格銳弩。連木成山。意欲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燒毀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西門外數處。皆有山崗。東南隅城架相連。草控洞砌石。進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梯數架。擺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糧米未匱



使人

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例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餓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攫其米捨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于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極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卒尚未大謀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瘠會城其大如斗一錢烏道四路雲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實心以沒然對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五

二祖列聖似可無愧質之 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心盡矣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關交叛 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糜費 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未發一錢一粒而流涕而告急之疏報之 題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 國法且天理人

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務皆謂撫臣自聖自賢司道府所不敢借一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報舉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極驕悍之兵卒去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候一二日不得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即以奸細嚇之遂至拚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一塘報聞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德催繳之急即尋罵之欲甘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仲仁差官提老致二千兵散營壘方空遂有蕩城之敗跡是三萬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五

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寧為被逮之揚經略必不為袁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囑希圖弛擔者有謂藉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誘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暗與賊約指新添為鴻溝者種種清節噴噴有口顧暴戾逞還之罪尤可言也割地悞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我續及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答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 朝端自有公議在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藉十三年庶嘗五年候 命二年按黔又一年被賊圍困指



掘防禦受盡苦楚。糧餉又匱。兵民俱無。此深惟有。天兵  
神。兵。些。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  
進。發。恐。不。及。待。况。未。必。發。平。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  
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  
臣。經略黔地。以匡復此千里。封疆。西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復奉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李五

聖旨王三善張我續著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  
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  
具奏。李松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

上嘉其功。候事平優叙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今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  
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  
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  
有一事之是非。斯于恭酌。揆歸之至當。能自察者而後可  
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

察去留不審。又虞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  
敢盟心。天日。務乘虛公。以仰佐我

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  
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  
寧者為真才。不則厭薄蓬蘆。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  
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談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為真品  
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  
觀人。尤責農之呻。而責女之真也。無飾說也。然而未易言  
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之印  
官。而奉。首者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六

李

堂官之品。隨欲定焉。揭考選之歲。裡而畫題面訂。又何有  
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兼有乘  
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  
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媿。當人之面目自在。無  
意中賞鑑偏真。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  
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弃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  
巨奸有漏網之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道與衆觀之。亦不敢侈  
言齒斥。俾中人與竭澤之嗟。以至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  
傷。宜投火。貴郎墨客。曾有造草性。直屏門墻。狀之耳  
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詆閤。幃而飾曖昧。情節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揚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

沈更有此  
次龍在

委官竊效按臣復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劾甚

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

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入列姓名盡在薦揚

之中而歸重於推官孟養志武帥越祖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為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

乘隙掃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

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自為以誤文

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 中朝有

不可除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

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盧龍為 神京第一咽喉永備為

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夷虜內拱 神京萬灶云

屯百務蠲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  
地者識暗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  
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照乎遼之  
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濟文武悠  
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遼之土安得不失也遼  
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  
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為我  
皇上陳之一議駟遞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局站銀共三萬  
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糧役不能支而避且盡  
矣有司不善酌處遂愈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通  
轉而催舊之積憤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  
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  
家計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  
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駟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  
局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  
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為酌  
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為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  
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  
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  
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七

二天二



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真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駟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為應也向為軍儲一派今為駟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為永平駟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卮耳臣以為宜如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李天正 考成法一切各駟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 奏祇候

皇上斥陟駟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駟費無涯物力有限節浮清耗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堪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密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根于駟不擾于民不因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用此道臣為哉一議報

草夫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况東事茫茫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個家事視 國為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平郡災慨然以米且為已任製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憐災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取民者然物粗路遠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豐誰不熙熙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為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為今日而作者傲而行之真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為我積而我不能辦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備也一恤臣私向司牧北平者政事本簡而養廉反厚今各官拮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歲裁革紙張銀十二兩至支移自行買辦已屆不情而適減通判各官既憂百責交萃又苦一飽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殫其心于遠復奪其粟于遠左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胥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誨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奉

旨通行搜括各役始為權宜之政所宜免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疆既縮則山海自當云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儘足勾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五十二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屬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略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戎間却與武之役軍者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胥取之六局更番往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成若之六局明知諸役之苦雖欲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了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情只此為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祇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

討終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遊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莫可練也禦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驚若不早加收拾則內潰可虞也須將兵中諸色之川盡取之別處且嚴禁貪墨勿使腹削底疲累之民稍見喘息然後曉之以利害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遵化鄉官馬思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異才甘為石隱恨廣寧之陷遼人失所乃感奮出揭悲歌痛快令人動墳墓之思今具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六

揭為募義者刊遍長安其為桑梓慮最詳且遠也此時宜酌量起用開募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或者曰權無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應求有司簿書殷煩不暇時時照管第問一至鄉與鄉紳次第操閱勞以牛酒獎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慮始既練于鄉矣不得縶以兵而征調不及需索有禁誰謂恩威不屆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挺撻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子遺為







文法亦如  
九龍八陣  
出沒變化  
循環無端

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之堅體。若以他木為之，銳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為之，便發重而難行。如此一車，一軍便有五六十輛，如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站不住者。至于倒擊，過多或不站，不站而已也。又于鋼輪車管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為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為一臺。上安二將軍，二門左右為二臺車，其製從高倒擊，比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間或雜光欲大將軍為三提心，若論一篇，今若變二將軍為三提心，則收臺之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向未為之耳。有此臺車管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又復有鋼輪車或不止，站立而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為營，士卒咸有法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有轉動此活法也。以鋼輪車為營實法也。以臺車為衛，以小車為鏡，活法也。因門為臺實法也。以臺車為衝，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救之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而活。不獲者何如。且愚以為站立不進之法，亦無此矣。凡此製法，即用于前人所止鋼輪一車，隙孔而安大箭噴筒等器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旋斜板避風雨，中為運鏡之心，下為三匣，與夫小中車長短尺寸，提心鏡前後輕重平等，飛天火貫台車，皆變前，後因管手造，以意長工成之。以為安營推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管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張之帳車，與片將所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兵若干，揮馬若干，以備逆殺。與夫推飛天虎賁，以臨城無雲梯之類，而多其擊傷。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以部司局宗乘之教習，練放令其觸處為是。故兵雖多，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為中，而以鏡為中。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內宜有皮絮，每統一位，乃更裝葉飛天虎賁之車，尚有防牌鋼輪車之車輪，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現在以進，呈者第以為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內營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產南方，欲借其江東富家

兩朝從信錄 卷一七

三事皆仰  
路之急著  
合無一失  
其策速有  
大方之變  
此即

驗助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聞。及計所費，其廣而人少，有應者，即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二餘款，以多造若干，呈呈而職得代應行。部臣差亦及瓜應還。朝故僅將所製成鋼輪車一輛，中車十輛，飛天虎賁車一臺，車一輛，心鏡十門，三匣，小車一車，與原造官兵部扎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填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利銀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從陸解進。交工部驗試，如其可用，即有諸臣見製車營不皇命工部依此式為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督之。以至盡禦旁之職，職每見易言違事者，輒敗違事者，以此稟稟凡先後材官技士，以獻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付之扣之一不確，即不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惡准，即一一擬議之至切，以為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綱繆之用。而一念芹曝，不勝倦倦焉已耳。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羽書告急，則至以三月十七日也。維時閣部大臣有見職者，皆感額長嘆，業以為黔不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日。至撫臣之髮可截，按臣之血可刺，即督臣趙超不進，胎書長安，輒以廣寧喻黔，即是前者指關以外之說。此時即旁觀局外者，亦視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旦夕而况身處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何怪乎大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詬恚而洒涕也。今以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馳先之弱  
 于虎狼之吻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守之利援兵  
 一日不至陷危一日不解且為時益久為計益艱羅雀掘  
 鼠嘆巢穴之已窮易子折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却難  
 前晉鄙之軍委果無奇徒堅亞夫之壁計無復之有詰張  
 許于地下付馬革于夜郎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  
 為震怒鬼神亦為飲泣故飢餓垂絕之余猶能銳斃賊首  
 火燒雲梯舉葢爾貴陽城幸如銀牆鐵壁歷歲月之久攻  
 取之煩而不瑕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望堅  
 城以為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穗表有臣如此雖  
 所朝從信錄 卷十 十一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靳焉職謂冲鋒破敵勛效猶待  
 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顯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遼左  
 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效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  
 為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賞此也臣聞秦捷之  
 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  
 身免亦幾盡賊之噍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進  
 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  
 來職道西川親友祖餞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五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焜耀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叵測  
 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奉  
 廓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糧糈亦出我非乘人  
 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眾轉禍為福黔可百  
 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  
 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登陳玄黔等仍削其  
 地以陸廣河為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  
 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援勦之局如前日  
 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獯狁漢家冒頓為証則無  
 策也何也獯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王  
 所朝從信錄 卷十 十一

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  
 而腹心之患也其電舉颯然不啻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  
 救焚者又率觀變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李  
 檉史永安諸人長與戮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  
 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為鬼方地稱不毛力耕  
 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  
 高山白骨抱撐鍋煮食之餘野燦青燐幸箭頭刀頭之血  
 室廬化為煨燼丘隴蕩為荆榛歎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  
 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賑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蠲恤之恩黔禍非比凶年黔民無賦可免職願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糧十萬石改運于黔以為賑

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祝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更

有說焉黔遠在天末荒瘠之臣止賴楚蜀為之協濟今蜀

亂正殷前項無出平時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

股何處賠還况黔無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

之費尚無定數取之願外還存手乎見少而縮之額內何

兩錢傳錄

卷十七

李天三

以能不困也懇乞

聖明立下戶部將前項錢糧作何議補庶久病得續命之

劑而厄歲收梁肉之功桑梓幸甚封疆幸甚

黔師敗于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宋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聞人

主德合兩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

古雲官鳥紀之世建後應圖受錄之君凡能俯慰黎庶仰

協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

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鷺赤蛟洋洋管絃灼灼

簡冊茲者鳳凡中州斯誠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狗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汪沛等乾元之

覆育合坤載之網維誼薦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

又卿遠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潤烟阜動色受言輦路

兩錢傳錄

卷十七

十四

青蒲白簡生輝銷齊魯之疥癬故桴以靖威黔蜀之蛇豕

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賜振威東虜旌麾

加受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戶諭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

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瞻鳳鳥之瑞所以呈

祥也臣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

講揚榮作頌賦在史館臣不敢謂敵金戛玉之筆可追前

人特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聖瑞敬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穴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

所到之地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興草滋木植谷靜川



澄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大王者承乾運理調和陰陽  
柔天者明審地者昌上假玄命悟禽見祥延頸奮翼集  
於東崗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於玉繩降於祝樹  
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揖讓作又黎蒸乃爾儀  
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集于昌戶焉自是  
以後神雀五鳳徒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  
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耶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  
誕

兩朝後信錄 卷十七

十五天三月

御請幄之必勤聞鳴鑾而輒喜豈東帛之莪莪普林岩  
之悉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  
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  
理元首股肱之恭明良喜起之慶後刑尚德教洽澤周  
文經璀璨武緯綱繆思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雍  
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  
瞬千載而放靈縈標霞之紫氣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  
之燦煊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  
人民歡忻羣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偏寰宇莫不曰  
斯鳥也奮騰輝耀然高適隱德幽光為  
聖明出故旋青曼而遐鶩辭瀛州以無藏如景星之灼

燦如慶雲之飄颻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以自為聖論  
臣工以交儆用答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繩劬  
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未提邊關澤徧霜肅風清  
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聞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嘉  
慈和之能兆庶懷父母之戀英華道德淳湛八區普天  
率土罔不沾濡要荒異服域絕風殊武功所屆文德所  
敷莫不宣靈暢化鏤臆刻膚順則受赤珠之貢逆則獻  
犁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莫於泰山安於覆盂泰階平  
而玉衡正帝德茂而

兩朝後信錄 卷十七

十六天三月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 聖作物睹今天朗地寧玄功丕載今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今問之四夷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  
宣兮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子史  
冊寥寂惟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祐自天兮  
神靈斯呈山雷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  
齡小 臣 作頌兮敬炳丹青  
晉翰林學士陳懿典為少詹事



學要覽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

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  
孳乳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  
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  
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類譜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體相襲  
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  
音以羣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軌  
勿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  
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歎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七

夫以及博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  
猶不知正韻之宗擗詞一章錯悞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  
程科場不以輕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即  
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清其點畫積  
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王未果今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  
學要覽為

皇上

經筵日講之供又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仿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蓋

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  
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矣然字有一形而數音  
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  
八音嫌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  
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  
會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  
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  
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  
聖目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益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七

聖之心也若等韻篆隸說文韻畧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  
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  
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  
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  
有蓬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隨疏上  
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錄刻未就容再  
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時不棄要覽俯

賜電觀或可少省繁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裨考證。原本哥覽。仍舊刊板布行。該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教中。前奏進經書字學。遵

笑覓

旨。送稿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日甘。厥水。悉損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肅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頌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河韻德傳錄

卷一

上

三九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于義。盡之一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堯演為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于是矣。是中之一字。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真萬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誦高皇帝監規。皆此中之訓。而衍其義。為廣規三卷。皆借竊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真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益

聖猶願

皇上于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于。發。皆中節。處。體。驗。躬。行。稟。危。微。之。闕。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中天。無微不照。而于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神祖實錄當

卷一

上

三九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纂修神祖實錄。當御極方及十齡。首習書學。真艸絕精。每于清宮宴閑時。以習書大字為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字學之妙。今古罕儔。背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筆正。惟我

神祖字學

筆正惟我

皇上誦讀之暇。勤學于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十一套。隨疏上進。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奏進刻成字學廣規併陳典訓要指知道了書俱留覽還另裝青帙的徑給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不必具本該部知道

宗伯公以諸臣推薦而陟官以不阿權當而休致其於出處之際亦既卓然矣昔在天下多事進退聲海內及任成均競競以斥私奉公掖動職情為求已之事雖謗怨沸騰視一較不啻亂絮也緝其異資間出四齡便能擢管弱冠成名然絕不以仕祿世味稍榮其志自五經至百家天文及草木無不研窮其源流音趣異同輕重是非得失之歸隨筆所見入而成帙如字學要覽會編廣規而外則有六經解火攻書卷已進呈悉蒙優旨褒嘉一以為所心實學一以為詞林風望洵哉餘如四時志已付棗梨詩存二十種擬授梓人此特公偶觸之緒見耳烏足以窺其淵博乎哉惟是有解會而樂與天下共知者竟不自宅為山藏花秘必以上獻

當守下祥後亦始於不逾其公辦之一念斯真美而足紀者於今樂廣河清兵簡之議紛紛如公心能起而折衷之余小子拭目以俟焉公辛丑進士起家廣常河南光山人子琮瑛皆以能文名

三月

春初志  
公供以內  
外參用為  
請而備補  
土之優從  
故事文  
矣用外之  
難望也此  
疏雖善如  
不用何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時之相今黃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恭眾矣政以其眾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為雲低則為泥為鼠恭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類請添補閣臣也獲窟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請枚十良謂時事多艱大厦非一木之支相國職荐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聞邸報奉有會推才老成於經濟用之貴臣不勝加額然枚十于

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揆路使別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從去鈞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祖宗之舊也臣姑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絲御史相者則有王毅慈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繇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得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璫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潔若薛揚之取重中貴求一而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毋奈枚卜一番諸臣紙做墨塗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狙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之無以自解故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荐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為愈臣願輔臣襄此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為

國運爭盛衰不為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冲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標兼用外內之制從茲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脉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鏢化為繞指之筆如沈一貫朱賡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也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辭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夷首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

下命則動徑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眾

口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踏虎尾而不辭眾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蝸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即憲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場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担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托後輩為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

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陳竇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叅知經略可做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而占風雨投契務求真正幹濟以資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計慎使命以嚴大防疏曰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闕域內外與撫鎮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至夜分不解衣而假寐漏未盡輒做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為常而西虜日報掠劫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鴛鴦未得以漢法相羈縻東奴聞臣且帥大兵臨四圍則先驅四圍之人于其而土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今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橫發所幸遇



皇上以輯寧天下為心凡一語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為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既頒而又特遣近侍

勅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為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內臣原

奉命交割罷甲金幣未有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天三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諸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例

救旨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為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為令行禁止以抗顏軍中惟是仰藉

皇上信任威靈而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諾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為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非邊來臣向以單車巡行邊人尚為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諸表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邊等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鉅刃而各邊疲卒疲馬寧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天三

堪當眼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謂意兵馬之顛闕即諸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參酌顛闕之兵馬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為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養提撥以養其飛揚強毅之氣稍稍見于眉睫而一旦頓銷鏢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榮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聞邸報不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藉然臣所深念更不在此凡以仰藉



皇上明勅不投地方自可無虞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即諸臣知道理仰奉

皇上明法不必過計而臣所深念殊為惓惓即今

天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

常其或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為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于兵事必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常今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為感誦以全政體以昭

國體

兩朝從信錄 卷廿七

三五

御史霍鏜奏國史期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

紛囂勝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霽盡烟消天光立

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

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

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避無亦同

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

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寃使言路莽莽世道凌

夷白馬清流自貽挫折而國運隨之臣為此懼請以其

大者一為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

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遺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

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為之洗盡凡為臣

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為親者諱為

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若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

千古天下後世未揚

兩朝從信錄 卷廿七

三五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

處之狎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

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為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冊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

之日

平臺宜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即善為諱者必

不能為持挺原未入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吸



進于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蓋至機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觀。覩復欲傳向者衣鉢。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机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疑亂。臣賊子之猶緩。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而力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為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輩。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天三三

手。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參以岐趨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己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第今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中國之不化為夷狄。人類之不殄為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有處焉。據事直。詞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著。而兩朝之止慈。止孝。自彰。國是定而世道視之。知我罪我。又何足乎。抑臣于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夷弗誦。覆轍相尋。大要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國。能廷

奶剛復自用致悞  
封疆鉄案已成。十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林廷筮引旁及多人。無乃啓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既任。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即憐才有心。何能以撫民。救虜之微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一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臬。只有廷弼。而又借化貞得一幸免之例。可不深長慮哉。况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以何至。葉銜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孺。兩朝從信錄 卷十七 天三三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疆事壞也。自簡森然。誰能寬貸。第思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識與封疆守禦之臣。當有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聞議以糜餉多也。招搖過里。誰信其為念毋受過。但萬有餘眾之兵。業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棍。私販軍糧之賊臣。又有分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兇鋒不可向。適人情觀望。裹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接芻第一功勞。何以不與戴君思等同沾假敘。妖氛猖獗。虐焰彌天。來斯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技。此固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徠有素不及此。至今優敘未及于發。微而厥初。招選兵將之非自嚴。何以不與李邦華并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爵之採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相為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令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之庶。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寶錄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八

秀水 沈因元述

四月

貴州巡撫李撰敬陳新撫救拔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為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臨期七日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為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辦事竭防。受幾許怨。謗。為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戍式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奔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四月

又不能情法並窮。笑啼俱得。即鄉宦潘潤民倡義捐資。破產贖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其他可知。職痛念身家。不歿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授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成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父母歿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委之劫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百口。憊苦付之烏有。切恨。歿有餘辜。孰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收此殘山剩水。還之天朝。披此憊卒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

危急肝腸 處非僻語

聞之尚堪 捐涕沈身 當叩

難勝之守 鉅鹿之戰 未易與李 王之功相 低昂也



無及職則日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  
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沒俱燼耳自遭自受無可奈何新撫  
則望洪濤而投足觀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  
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何益封疆且  
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陞之賞之為此職所  
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  
職共處二十日荒涼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  
立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新撫索視數本封識宛然職  
問之曰日來止辨討賊無暇觀觀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  
立志之一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沅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十一

二

何地札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  
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論  
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  
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  
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實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為左  
部而撫臣自督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  
自感臘月不與帥者撫臣斥之職服其決機之迅臘月朔  
朔日之方欲試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直候諸撫臣曰毋  
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母楷湖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  
十里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疏議退兵撫臣曰退則盡

叙次五撫  
如客陳  
如客陳

下載如引

粉耳吾以死捍之援兵不動卒無賊知為奸細訛言使站  
立不定又是甕城河續危哉職服其疑定之議四之日命  
劉超為前部抵龍頭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  
聲眾股栗欲止撫臣曰前驅當賊必有退者吾當為後勁  
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  
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首阿成驍勇  
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逆撫臣之  
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之職  
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住龍里城眾議曰此地去省會四  
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累數  
日糧為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空急  
擊之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眾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  
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眾曰吾當增  
兵來助遂遁去賊眾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  
冲之險七之日進兵畢舖賊步騎如雲視者失色孫元謀  
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  
兵如瑞而進賊亡奔所棄鎗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  
職與鎮道各延之入城新撫不可日賊去未遠兵心未定  
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  
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遠遁陸廣河外職服其次策之審此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三

四



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職曰：唯唯否否。夫以二萬餘人，避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不知，及閱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艱之乏，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萬眾，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避賊之夕，雨雪薦至，何謂非天助而非然也？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且如賊所云立志之，發機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決策之，奮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遲，其咎獨任之耶？眾任之耶？職自聞甓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諄諄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為要着。此數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截我者，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為賊耳目者，苗仲散也。龍頭斬二邊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洞之捷，衝鋒破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遲中得者，遲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債事，則

史公深知黔中情形，故述其詳，鑿可行。

勦擒之計，無出於此者。

撫臣半載，遲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為勦功之定案哉。伏乞皇上褒揚優異，專任責成，仍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吟感掣其肘，一時小勝小敗，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敬陳蕩平疏曰：貴陽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向日升負弩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眾，以勞而破逆。孤軍而脫，十月重圍，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惟安邦俊先薨於銃，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糧土，尚延柔千里也。烏得而易祝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慎重，振旅河干，佯為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嘗，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途途，饋糧餉，充實會城，一面期會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希旦暮收功，儻



天厭賊惡而奪其鑿。一鼓掃蕩之不亦奇舉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兩河之敗。據各道者。稟報有謂先鋒楊明楷率官兵萬餘。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札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拿獲奸細。吐供賊糾大眾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劉副總。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矣。明楷方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灰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營壘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縛者。有謂前後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蘭西。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八

六四月

與安效良等眾并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總鎮交戰。賊眾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秦兵因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遂同張總鎮退回威清。止獲商游擊劉都司等兵。黎明被賊圍掩。及冲突出。賊乘勢逐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不可安撫。絲是逃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遂致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為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周里報從龍里。以致瓮城被劫。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向叅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押門承差運糧楊。

大疑

通判或家人被擄。或子媳盡慘。或劫其輪扛。或搶其本摺。軍師李時將卒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半。嗟乎。如此阻截。何殊未解圍時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劫。亦復如是。日今省城。聞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曩時。百餘金之價尚遠。切恐危急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顧我日採米。而兵則並擄其囊篋。並採其妻孥。既撫之。復害之一。聞敗。羣起流劫。則實侮之。緊誰之尤。是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况我日採於苗仲。而官兵則並採於軍兵。即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蓋藏。是向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八

六四月

之守寨。緩採百里內。將解無糧。而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難以協力。復業之人士。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威清不得。攻平虜不得。復退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猝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餉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固。糧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者。惟有疏龍里餉道。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則疏龍里餉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乳息。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截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暫鎮新龍。相機馭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漢兵二萬將到。付之總理魯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



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緩則出劫官道急則連窳山菁難以逮言掃除亦惟置一重將設萬餘兵留鎮備與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臣欲暫留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惟泗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營兵不聽其約雖在會城實為贅龐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募調兵肅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稽其驥足也然此一要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兵時臣每慮苗勢急迫或出烏江出涪黃冲突偏輿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慮及此汗即浹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添廳稟稱得奸細一名供稱羅賊已入山菁昨陸廣鴨池之助戰

兩朝從傳錄

卷六

八

者實令蘭兵七萬猶欲發兵由漏窺以下偏立與阻截糧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為命者惟楚楚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舉又非合蜀黔而為一不可欲會蜀為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

封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蘭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蘭之勢合使我兵進搗兩河時蜀亦進搗紅巖則蘭兵何暇而助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搗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搗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

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事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脉通此理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碍一則達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添設之煩擾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蘭之后門當重慶恢復時黔苗屈朝宣等各領烏合之兵萬餘即聚於此且開道廳皆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使督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窮擾有言今已恢復者總未恢復大兵一到嘯聚之寇當即解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西下以俾水蘭之肘東可以壯漏窺之藩遠可以與興備

兩朝從傳錄

卷七

九

嚴勢相倚而消逆首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為直搗大方之舉惟是賊顧首顧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自可得志督臣已計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當備使麻總兵果督泗城至俾其恢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恭將許成名都司黃運清副總張鶴中土司於勝龍等相機勦洗羅沙諸寇以通滇黔道路蓋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蜀滇黔交相為用又何難據逆酋之魄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蜀路必由楚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近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吸縱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着督臣大舉也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關后楚兵勇西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兵亦過三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者散之一日有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哉臣前疏所

請二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蓋以供黔蓋亦揆時度勢非此無以計蕩平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實得餉銀五十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僅解得一因城而勦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設身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

請數日

慨發濟急無惜小費而候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而逆之巢穴靖之數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餉尚可濡之日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耗米不知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用而二十萬石况黔之一線身經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

層累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

思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輒以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

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去之虞矣况勝則破格而爾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德乎驅除虎貌皆一家蕩惡掃氛皆一人今聞南將與北分既以矛盾致

令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桷生傾軋非當事則藩籬平心駕馭則陸廣之鑿不達矣戰守機宜難以臆決而夷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眾獨斷

於已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羣策可不集乎此一時之對症而潛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苦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守之端上實不能忘情敢效操舵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內都勻圍尚未解而

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羣起為亂逆首近且借牌造橋直欲進逼鎮遠等語固逆首之蓄足謀久也臣疏言當復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緝而狡賊果冲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踵附者數萬黔事真不可知者臣謂清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粵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容旦夕而待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難其後有五  
朝允夕解刻期南行兩月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為  
最上急者一便也或用以備從前之缺乏或蓄以待日  
后之關領無一事不湊集無一人不蒙恩較之憑虛搜  
括者此最為實者二便也古有以投膠而鼓衆志者為  
思自上出雖微必感况以五十萬之金錢傾自內府三  
軍有不感泣而效死力乎是為鼓士氣之機惟莫妙於  
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偽折敵鋒者使知軍有足糧  
敵自無敢犯况以  
九重之

寵命資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達疆而忘  
優帥安自有不風聞而逆思乎見為夷膽之妙其莫捷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四便也職非為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資五十萬

帑金而盡舍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協濟者通融者乃能陸續接濟不致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奏處之萬餘乎是以一兩月見

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令

并數百萬之

奏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勅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廟祀并贈祭禮仗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良鐵

欽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從祀本  
廟庶

聖朝無缺典萬世有信史矣

按陳迪南直人

建文間為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迪責問迪不俯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今日就修割

賜等鼻舌食迪勉仍不服俱凌遲死妻從氏合門縊死

遣孤呱呱五月解縊時氏從溝中潛出之至八歲幸免

遣成達萊縣丞禁未還

黃觀南直人

洪武間中三元

建文間為禮部侍郎侍中請雜師渡江詔未

詔上遊家人自

宗奔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翁氏携二女投淮清

橋下死家屬亦入壘後承死觀北向再拜曰臣不能報

陛下矣投羅漢死藉其家并遺孀童

黃鉞南直人

建文間為給事中以外報還蘇州知府魏善義激善當

一面增壯兵勸善總蘇松嘉興五郡兵勸王不克善人

因惡善死吾獨恐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為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時

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辨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獨

帝座甚急清獨着緋遂收之得所藏劍請責不屈而死

是夕精爽迭見又族其家而入

殿廷為滿又藉其鄉轉相振濟為之瓜蔓抄付里為墟

上良

建文間為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策躊躇未決妻問其故我分應



死木知所以處汝耳。妻口于為男子，乃為婦人。婦子遂抱其子如廁，至池旁投池。或良舉火，令室自焚。并諸甲亦焚。

上怒，徙其家屬於邊。

文皇帝注 駕北平，行為兵部尚書。至

上登極，尚書兵部尚書，已而擒致至，不情，令一領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領，勞其精至死。子嗣安成。

陳思賢為漳州府學教授，時難

君位，哭謫如禮，郡執送京師。思賢置六生告，不使誅死。

御史彭鯤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恬

退，欲消議論，當息紛囂。欲師成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

嚴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廣西道宋師襄謹陳審勢馭臣竅要疏曰：臣惟

國家之定亂，猶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有症有變，治其標而

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未有不至於憊困者。今

天下危急之患，獨患有奴酋耳。席捲兩河，紀年借饑，是非

其本歟。滇黔巴蜀，聞風煽禍，是非其標歟。練兵積餉，睥睨

關城，是非其症歟。治楫揚帆，海外窺伺，是非其變歟。數月

以來，籌

天叩 關焉黔蜀

請命，此何其詞之澆灑也。至於途事直謂姑置之而姑聽

之耳。猶曰急則治標，此亦一法也。若夫關城一障，

內護 京關外屏

宗社之安危

皇業之隆替，悉於是。要竅豈與夫區區海上之一旅較輕

重乎哉。今之策山海者，不務多其備，而務多其官，十大一

城耳。文武之建牙列戟者，何其累累而若若也。官多則

權分，事權分則意見雜，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諉，意見雜則

議論易以囂，雖有子儀之畧，猶以九節度而無成功，則雖

有狄青、漢武，猶以專將而得成功，自古及今，未有將較不

一節制不行，而能立功名於關外者也。且如楊錡與周永

春水火而有四路之喪，熊廷弼與王化貞冰炭而有廣寧

之失，姑欲兩用以助其成，率皆兩傾以速其敗，詎非已覆

之前車，而目前之殷鑒哉。設使廣寧未敗之前，或經或撫

蚤撤其一，

封疆大袒界之一人，悉心備禦，而不以

中制，不以旁撓，或尚可支吾歲月，即不能支而潰也。處分

情罪，片言亦可立剖，何至如今鐵案久定，而袒分左右者

猶投戰而未休乎。若夫從山海而津門，而登萊，則緩急之

情，漸以異矣。蓄兵於險關以振



中國之威置偏師於登萊以張犄角之勢而以數千兵置之海上使毛帥時出不意以疑敵敵誰曰非策然而兵微勢阻有小才而無遠略可以瞰敵亦未必足以制敵也胡張鎮江詭遇之功又倖獲屢捷聚機械習詐反獲傾危之數十輩而望其全心勦賊豈不貽笑於夷虜哉近見登撫

奏報文龍移文自翊諸奴奄有兩河以來口中已無山海若非本鎮屢擊其后復何憚而不前等語似已不知有督帥大臣矣及詳其制敵之術不過曰屢次開洋被風阻回而容竟曰內督師關上將士洗心旌旂改色又何矛盾而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六月

不倫乎若欲獨倚以成不世之功而反視關為可緩可急之地閣臣為可去可來之官抑何輕重之倒置耶此臣所謂治其標而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者也嘗稽古之知人善任者每每有術淮陰彭越則御之如養鷹時其飲啄而謹繫縶之惟恐其飽而不為用度毛文龍之為將其視樊灌等曷若乃任以大將 寵以

賜劍彼此注視而求夢未夜而與暮其惑何如彼且已睹富貴之極而又肯出萬死一生為朝廷堅八寸乎不然海風占候夫豈異術何渡海之師偏與石尤相值哉始也知有歌舞而不知有駕馭繼也知有

法蓋生平

驕惰而并忘其為鼓舞矣何望邊防之鞏固而克逆之迅掃乎抑臣又有請焉軍旅之功罪互立斷於封疆官方之耗治當朝決於 衡憲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此分間之義古人所以外無敵而內順治也今不得於外者闕捷而邀重於言路不得於內者營窟而借譽於邊臣以致慶罰無章斥陟互異不但邊患深而

高皇帝之三尺特院剝蝕於有事之秋者其亦無幾何矣甚至

廟勝未決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十七

廟議勿定而遠藩之假路狡虜之偽稟予奪生殺

天朝幾為無權其於尊

中國而輕外夷謂之何哉 臣初入班行感愷盈臆願念

朝廷大事莫有重於

封疆者敢率狂菲陳其一得伏惟

聖明當斷即斷及時賞罰庶使黔首可滅東虜掃蕩回轡

金甌永保萬萬矣



此疏關係  
世教不獨  
後引古今  
明切爾雅  
也

五月

御史吳姓請舉視學

大典疏曰 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災亂群

維雲擾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

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况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刑洽文治覃

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大小隨化八方清肅是

亦

帝王之盛節也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八

五月一

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

郊社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蓋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資績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大閱

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

德音在

陛下垂情典謨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為千古懿舉徒

以禮臣高蹈致稽上

請然海內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視為

太祖

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高皇帝肩億兆君師之任當宇宙文明之統首建

國學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等篇親為講說反覆

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垂

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共勉之復撰

御製碑文峙列學宮自是而後守為彝章無不紹明續述

以光

兩朝從信錄

五月一

大典者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其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

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青史榮之魯僖公紹脩文德思

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夷獻琛懷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

衰季世主則不然用鬼瑣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

達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或崇信乾竺漸

成左社之風蓋倡率不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

日偷廉耻之風眇而忠義之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

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開主之衰習。端風教之首務。

勅下禮部預為脩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躬行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脩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倘儻。素志忠孝。感時念殷。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簡。致彼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堪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知溷

養元氣。坐致鼎鉉。一有諫諍。便詔為異。然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直。不罪其蕙。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儻且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

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倣。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囂凌。不勝慨嘆。即如國家去天咫尺。而假生市俗。充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

所恭摘者。棍徒得濫衣巾。而干禁私謁。肆行無忌。見於臺臣。方大任所糾題者。畿內尚然。何怪各處青衿鼓噪無忌哉。夫為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之間。尚存木鐸聾瞽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諸賢倚席不講。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狂瀾安砥。臣切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其職。至於各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自譚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比而是矣。學政當脩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臣有特

疏奉

旨。看議司官何意。久沉高閣。如謂臺臣不堪任督學之事。亦當明白具

題。如果督學不可無風憲之官。何不酌議。嚴奏。不惟視學政如贅麗。亦且等

明旨若弁髦。臣竊觀今日

陛下有納諫之美。部臣有拒諫之寔。其所寢閣不獨臣疏。但臣所言者。學政也不速為釐正。恐天下孤寒之士。聞而憤慨。以黃絲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要子



弟則舉手相賀風俗日偷人心滋偽其關係甚不小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內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教為緩國經術為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其襄雍庶之理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尅復遵義

時叛賊九朝相繼繼而叛賊應繼據府城副將秦衍祥會同侯參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布各路夾攻先將致手埋伏誘賊於九接灘九朝相繼繼而叛賊應繼據府城副將秦衍祥戰捷賊被斃擊於天斬獲十三級賊即潰敗逃走復追南城分扎四門防禦出示招撫賊兵至於城內民房燒燬大半僅存道鎮兩署

安鑾率妻子部眾來降

安鑾為齊前右臂監軍趙邦清謀所以招之密使副總兵侯良柱諭鑾心交僧人丁相說之又使鑾親詣文高曲勸之奈為符國將參妻石氏切于安在國圍入大寨無計可施自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扎營十四日與安戰敗之是時隨即差旗牌楊應芳前去暗誘安鑾心腹大管事劉崇德親管事羅加旺等前來密諭厚賞以結其心發回勸化安鑾亦見助實潰敗何順之念愈堅隨即暗約良柱助兵挾取妻子渠村良柱未必發兵亦借以親我虛實良柱深審此意一面諭令羅安良進圍公灘以牽賊一面點選親兵舍人侯國滿等七百餘名以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鑾部兵於十五夜經三寨統砲震天賊不知我兵多少待圍而進先走餘寨倒戈叫降安鑾當將安石氏子安有嵩等數輩回并楊崇三寨及勸勸二坪偽都河盧河等計五千餘口即日渡河良柱九令多兵扎營河濱接應并安搭浮橋接引降兵李宋口過江當賞安鑾所伊子安有嵩紅銀各一兩銀花銀牌各一面冠帶一副付以良柱黃蓋燈插二兩銀花鼓樂迎獎其餘犯日逐一厚賞仍令安鑾父子及偽官

盧江盧州趙興朝劉崇德羅加旺等前來投見趙道隨有參將衛國初部兵三千願作嚮導引官兵攻取立功趙以彼鑿初來不立能建立功之志故收隨營乘勝以收全捷料衛等首可計日而得也

朝鮮國王李暉為其侄李綜所篡

按李暉原以前王李時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綜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李暉其妻安氏常侍李暉左右用事掌管軍札之役入春因是李暉有疾遂起謀逆先令心腹哈臣遊說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綜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緝李暉殺之李綜以死并其世子官奉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伏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綜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輝并鴨綠江邊鄭道敷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引賊過江戍遠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張賊為總兵以守鴨綠州內賊韓復謀為本國都總兵

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貴使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以并力遇奴為榮今我正不以偽儀為恭而專以偽動為恭又曰一向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應亦照常若以貨物易參則不能從命今各布政勿復採致行天朝使臣貨物之集貽害我國以故接待各官其禮見亦殷勤如非而節谷漸不逮時昔矣李暉之事天朝彈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後難者皆所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欲兼以供億願願國人若之今春僱計日久有以爲真病者有謂知朝之將及也而深居以避者方不虞其竟以不免也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曰本年四月十八接得授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為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內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左議政朴弘者等中前事於三月十三日承奉王太妃勅



古我先昭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奄棄臣民惟子泰居母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已故妾金氏出兒謗郡瑋請為承襲節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罔有紀極聽信讒言自生猜隙不以予為毋戕害我父母虐殺我孺子幽囚困辱無復人理葬倫歇絕禽獸一邦屢起大獄毒痛無辜先朝者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劫建兩宮土木之營十年未已賦役煩重誅求無已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兩朝從信錄 卷十 五月

祇奉

天朝殫竭誠悃二百年有餘况我先王虔恭候度更掩前世在位四十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怠而嗣主瑋忘恩悖德罔畏

天威督府東來義殷動人策臣不誠未效同僇神人之忿至此已極

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舉義咸以陵陽君綜仁殷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位號以嗣先王之後葬倫優叙宗祀再安咨爾政府備將事意具奏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奏欽此欽遵卑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叙葬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奏

允者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勅旨內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謂滅絕天理敦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廷諸

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兩朝從信錄 卷十 五月

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玉真之養於官中屬意重於諸孫

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鎮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鎮得以駐

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流離無畏糧之粟兵卒乏隔宿之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糶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為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清

大變臣民廢立出是王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瑋之不君十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



即召虜密謀邊臣鄭遵等首即卸罪明心之舉益知悔過之萌遂使李參商以恭賞文懇乞轉

奏鎮係武弁因知可否因據其臣民推代位分已定况今夷狄竊發之際東面多事之日鎮惟回慰溫詞冀無意外

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稍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否承蒙得無借越請乞

上裁庶與儀攸遵藩封可定而進勦有依矣等因脩揭到職該職看得

若臣之分等於天地無上之罪春秋必誅瓜分之變綱目重書元藩國報

自廢立皆法令懈弛人心變亂之漸也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東西醜類尚遠伐用張計日

授首况有朝鮮李綜之異變哉夫李琿之策爵外藩也膺皇祖之

命主箕子之遺疆雖稍柔靡未聞大過已十五年矣自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恪恭亦

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為該國之嫡孫且為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為具奏得

允者也夫琿既奉命為王則該國之君也綜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

定分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正位號何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

奏以待天朝之命投竄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

頃使天地之大經一旦攸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

也不意聖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為嚴討以振王綱者也

儻為封疆多事恐勞師害民當遣使宣

勅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亟討篡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致廢

若果李綜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為弄兵以圖

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猶有間為輝境往來員役

兩朝從信錄 卷一八



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惟而獨李頌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下可不慮  
到此

中國因罹今日之變而李綜又係倭夷之壻廢立之舉實  
借倭為之備如此也則徐可北聯夷南通倭舟楫帆檣倭  
所慣習載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職接報之日  
偶被慶賀陪臣李顯榮等梁時獻運國之蚤職且從前之  
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而  
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  
職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為肘腋藩屏計長策也伏乞

兩朝從優錄

卷十

李頌

勅下禮兵三部酌議施行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為不必議討者有  
三而其不可述

封者亦有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為李昭之  
孫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  
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達  
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  
之嘗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為念以協力助兵為辭豈其以此趨前王之罪過而  
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

必攻討者二也李綜篡主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  
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  
糧五千亦未過糧德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  
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慮是不必攻討者三  
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弑君  
以姪弑叔既違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驟加匪人彼其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  
兩朝從優錄

卷十

李頌

不可述

封者一也李暉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剿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為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  
可述

封者二也李綜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



國事然而居王之官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候

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遂難方物大慮視變向皆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狂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賞

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綜是否當立候其輪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慘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區處未為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

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棄於國體似未為得也至於以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贖貨致輕中華此尤喫緊要著亟宜申飭者也仰祈

聖明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若大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大有資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辱於專對并祈

勅下該部查照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題昨運

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胤恩運官王文憲等一體優叙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各部除授黃胤恩加以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

兢勸矣

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葛

沽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表可立有屬國擅行篡主之疏而鎮臣王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然而起不覺髮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奉

旨候勘之因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下此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

臣安敢嘿嘿而不為

皇上陳之今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策應乎責以同歸乎而鮮人之廢李暉也有王妃之敕旨焉曰志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曰策應不誠，未效同讐。此鮮人列李暉之狀而為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暉之狀矣。

請即以此為問罪之法。去秋之疏有云四日五日以後，鮮以增夫數千，助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忽自漏洩，固畏。

天朝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艸艸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賚捧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聖諭往彼曰：爾為大臣，作王心膂，當暉通奴，爾胡不諫阻，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是狀，忘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政府無辭。又出王妃而問之曰：通奴一事，使出於臣下，而暉會不知，則為主昏昏可廢也。使出於暉，而臣下不敢阻，則為背

德為逆，可誅也。傾或廢或誅先

請而後廢，則為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為背

德。或李綜借宵卜之媚，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讒毀，或相

煽惑而促爾以先廢乎？則李暉齒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嗣耶？使無子，猶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又胡不

請於

天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

已正位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篡也，

待王妃

奏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為

恭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天朝也。為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戴非有他也。則又

勅王妃與議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為通奴二

語。若不為通奴也，是篡也。非恭也。逆戕造於臣下，而嫁禍

於君，惟暉以不軌之名，而自為不軌。爾國寧復有人理乎？

若果為通奴也，是恭也。非篡也。止多一擅耳。而綜之應立

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觀爾事，以見爾心。爾能集鍊精卒，十

倍於初，乎群臣百姓既聞戴綜而君之賢能，皇皇然割牲

誓。



天合國之人共為綜出死力以殺奴而明祿之無他明王  
妃之克循人情乎乃益信向者之舉是為我

皇上討賊以元爾宗即以李成桂例處經當無不可而王  
妃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禮義之邦

明紀大經大法書之史冊以遺千古羞釋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忿豈敢有愛焉

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  
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太僕安插說定於是為之查其原籍列其姓名據各州  
縣原報寄住地方以  
開今而後士歸之學院并若民歸之地  
方有司矣至於建學一議尤為喫緊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泰國等兵潛至  
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參將楊應岳等督軍  
官居敬等而餘騎兵四五百人齊殺至城下城出四  
門皆被兒勢將黃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  
周宗泰按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降  
投降二萬餘城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蔽天逆酋文  
子合管列在江岸上本鎮札於江岸對面高山上投降  
各人本鎮總帶存大與父母存還其父母外命外命  
以此由鎮不許在管混亂切思利報之賊兵  
已散入牛不鎮必蒙也倫速管以報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於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即遣貴  
州衛指揮朱國安劉光持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  
邦彥綁縛來獻准為代

題免死據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  
二十日接兵供抵會城此時府無半鎰倉無十粟諸事嗷

嗷亦辭爵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大苗  
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擄就掠浮糧以食來賊眾心摧

膽折之時猝而壓之或可撫也按地圖陸廣河一路抵大  
方香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為先鋒孫

元漢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都清道楊世賞為監  
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曾成為先鋒黃運金汝李師沆等佐

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為監軍進威清  
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運楊世賞暗渡大破賊營于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

屏等連戰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賊不勝私喜以為二路俱  
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日報賊數十萬環  
攻渡河諸營因眾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  
之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掠浮糧壁壘不日  
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  
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歛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  
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為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

逆兵岌岌而下詢為其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  
糧也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



氣姑還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  
 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  
 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回劉超等原  
 提解圍兵祁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招之兵  
 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  
 欲圍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死而人心始  
 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即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惟此時  
 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因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  
 兩水銀鎗二千杆馬二千匹封為偽總督督洪邊之兵苗  
 仲為右翊與偽督兵游擊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入姑蕩平  
 入莊苗仲為左翊而自統水西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  
 制人迫其合而後圖之必為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調  
 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乘我必飄飄往忽忽  
 來戰士不至久頓於外而會城不嘗虛於內使賊不知守  
 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  
 忽遣游擊神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  
 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二  
 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  
 劉志敏宋廷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玩佐

擒斬宋萬化

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  
 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酋  
 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忿謀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  
 二月二十八犯會城臣於本夜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  
 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  
 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焚毀積聚以數萬計  
 而賊糧窮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窮其謀遂寢而  
 宋萬化不知也許降以規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調委監軍  
 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倉皇  
 出戰遂被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職不慮邦彥而慮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為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秦明屏兵至平越復回與鎮臣同  
 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  
 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眾有求為  
 開場貿易者有求糾兵保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  
 各高壁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彥見諸苗多懸黃旗果  
 懼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於水  
 西城脩補屯兵而已職初聞楊明楷之被執也傳一白牌  
 與安邦彥魯達等若不殺傷參將盡准投降不修一人如  
 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為伊報讐寸草不留二月十二日



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臣往救，茲述彼中賊情戰恐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贊傳諭水西內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參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令行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聽，尚不知狡酋又作何狀。大都逆賊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自食其糧二便也。道路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三九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僻賊喪羽翮四便也。計人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患夷情叵測，不知省圍未解之先，苗仲畏安酋，聞解之後，首遁水西。苗仲於首遠而我近，我勦速而首救遲，故苗仲附我，况又嚼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時奉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候兵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逃職恐終不齊，而會勦終不成。揣摩

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

請帑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真可痛哭流涕。職至愚謬，以為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與有。但今與者協濟盡付督臣，撫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餉自募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芻蕘一得之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侯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勅下該部，如果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募精兵若干，選委有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親望還縮，如廣西監軍周世臣參將王慎德者，俱聽督臣查明參究，其入黔之行二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三九

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勅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萬，用果不足再行續解，但時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捉衿露肘，必有以致逆酋之灰命，但零星完解，職見後解未至，前餉已空，募兵慮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橫由心，揮毫如意。其究也，耽延昔日，坐失事機，雖累數百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電燭

速賜裁察，命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着會同總督官盡心



誠改特之  
實者非先  
海之憂也

調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鯤化以朝鮮變出不意空嚴山海之防其疏曰自全遼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為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搗其巢不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國內變國王李暉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旦為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况無

君之人豈肯倡義效順助力

天朝且為倭塔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首其勢益大如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四十五

虎生羽毛文龍失其左軍心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九泥塞也今嚴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為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然則今日之關而作安關視是燕之幕也今日關內之地而作安地視是魚之游鼎也雖關臣苦心極力料理整頓必定規畫屹然金湯然聞實心憂邊者惟關臣一人將吏之下不知果皆同心協力否人心固而脚跟定然後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而人心尚未可必也  
皇上聖明仁厚培植

國脈甚速

上天眷祐必助萬年有道之長而亦未可盡憑

天運也急修人事修城練兵使器械皆極精利而士馬不致饑餒仍鼓舞振作一番激發甚是忠義使人有勇知方有進一尺無退一寸而後此關可保也此外急着猶有達偵探查奸細製火炮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可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空募敢死之士達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制於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四十五

祖宗德澤

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為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易為利使何至人心多為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多而此類實煩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火藥之焚多出此輩宜

論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庶戎狄不伏於肘腋也

中國長技火炮為上呂宋火炮關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達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

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



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領大補牢之患。着惟嚴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頃占候者云。大援城火戰之事。朝鮮之變。適值此時。危關深可寒心。若猶悠悠忽忽。探時度日。以山海派注。付之一擲。憂根本者。寧無左衽之慮乎。處分早定。專有望於朝廷。臣因是而

請內操之當停焉。時方多事。胡上內操。古有

殿廷習射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夷允服。蒙根永斷。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致煩今日之舉。然日前借兵成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聖旨 之德之成其撫局而已。

議定營中  
移鎮居  
而又黃城  
之久任之  
以克恢復  
河東西之  
計測為得  
象

六月

御史王夢蛟奏曰。臣惟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籍樞輔為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遠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攘之績。非其人立見頽敗之形。今日之遠撫固庸眾

掉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頃

廷推撫臣四人。亦極一時之選

皇上猶然慎重其事

亟命該部斟酌堪任與否。並及保舉之人。仰見

聖心持履危疆。必用人得當。而後可爾有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聖旨 若如此。逆知夷氛漸消。侵地可復。

祖宗相傳之天下。可保一統於無疆矣。臣方慶幸之不遑

有何奇計。可以仰贊

廟謨萬一。惟是兵當屢敗之際。氣已不揚。將經數易之秋

志復靡一。所恃者獨樞輔承宗義。膽忠肝。圖上方畧在爾

夫五部瓜分。各據信地。中部統之。馬世龍以守關。而不知

廣寧已空無人矣。既知奴酋歛羽河東。因而圖守寧前。為

恢復河西之計。此着庸可已乎。九世祿為前鋒。王世欽為

中堅。馬世龍為後勁。且北據山。南依海。結排山倒海之勢

所謂攻守相兼者是也。由近及遠。漸抵廣寧。據河西以營



河東如毛文龍令之揚帆鎮江揚聲其尹人升俱磨器過  
 入用之整兵益奈遠近同心首尾策應而又激遠左久憤  
 之人心開叛將投降之生路斬將塞旗之績可計日而待  
 矣。目今樞輔既以殫心任事撫臣當以生歿聽之益樞輔  
 自請督師居可進可退之地若撫臣以遠左為名當出守  
 遼地為將士倡山海豈遠撫駐足地方况三軍惟開府是  
 賴遼民惟開府是依號令惟開府是肅居中布置與王世  
 欽共處中堅前後照應方為萬全如縮朒於關門之內無  
 論一柄兩操易生嫌隙且寧前寫達真成替麗矣然而責  
 成久任之法又不可不行也事惟責其久任斯閱歷久而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六月  
 調度精至如李維翰之後節節敗衄累累楚囚致山河淪  
 沒於腥膻孰若責成久任一意肩承之為愈也若其喫緊  
 處又在重其權寬其文法毋掣其肘俾得展布至責成鎮  
 道一如前法而夷氛不靖  
 封疆不復 不信也

羅平涉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賊上馬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  
 因奢因亂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相見官前於是設立  
 提差以漢人領之謂之散戶爾時建羅上下守法禁  
 覺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烈之外增添派一項  
 以剋剋夷民而散戶又指一科十餘其馬牛草折其田  
 土各夷始驚然表其樂生之心是勸矣值天啓二年東  
 烏雲擾處處動搖羅平首領乘而用之遂以九月  
 率眾攻城幸官兵大集圍城七月而解然二十四營土

省內操之  
 實以練營  
 兵練防兵  
 尤為善計

首順逆者半賊不過七八千人使能隨解散之時窮亂  
 之自痛加處分俾漢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傳雖在近而  
 九在遠內操不過護衛  
 駕不遠出設此何用宜以內操之費操練防兵以充  
 守門戶乃所以固堂與也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兩朝從信錄 卷十八

五月 六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

是是非非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

實也彼身為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溺于生前而口誅筆

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

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

今者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神光兩朝官閣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

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水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

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實之罔聞奸雄數十番睥

睨攘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憤首滅血

爭大計者番此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錄字何居而亂臣

賊子更獲何忌之與有職為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

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

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於陳平

竊論密疏  
青為之  
借

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青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青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徐臻王學會岳元聲顧允成

于孔謙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

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請舉而封

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

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助誰出錫爵右

者而乃飭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

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關國體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諸臣稿項黃誠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

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今資志以沒乎

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

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

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

之徒手而慕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以其袖

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

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放故漢高得釋放不

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為

君父隱可也為亂賊輩隱則何為借

君父為逆賊護身符青史為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拆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為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為從先志則輟之者為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前而立 后者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三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况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 貴妃私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迫脅之情奈何猶稱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為阿附傳封者開一而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彼不美之名而當日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投攻尅之劑羣議

洵洵方蓄疑慮變之深湊值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底奸者借題以逸其罰主意較有異全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 鼎湖再號

皇上子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闕狐鼠實頓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然而以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四 天七月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

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為功何至反以為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為無病之沉吟此羣臣霍錕楊方盛所以慷慨

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為真見聞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聞于選侍之

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知

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

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

之日粧點罪案以為矯殺王安者陰開一面是濟世所言

者非昔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鬚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

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真忠孝人也彼初原為

君父起見不意為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竊謂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五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喙即當年母愛于抱外議誼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明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為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

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為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

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 案亦幸存者

耳陸大受李倬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

後九原不作而槐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

絲此言之誰為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

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績邵輔忠等

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駁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六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

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

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為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

也意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禱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

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喝夷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攸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參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勤尅險圍破蒲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迫二西  
十五日尅莊莊人圍二十日攻取天台兩賊即具  
牛酒奉領數千人納降二十日官兵張華等分投安  
撫紅漆四十八寨一帶安插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千  
二十八日五月朔一日又紀功奏政閣夢德副使李  
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領中軍盧世卿李  
明呈解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千  
總司定邦呈解偽副總領陶騰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衛  
遊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繼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  
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徐光容呈解偽參將宋可棟藍  
世卿呈解樊虎偽先鋒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據石  
門朝使傳錄 卷十九 七  
柱中軍參將秦可呈解秦崇明水寧撫司印信一顆又  
據承寧衛指揮雷世忠解承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據  
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逐一會審得  
汪澤遠承寧衛人係偽造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  
犯擬在南溪居住反賊攻城不犯對賊日馬飽肚裏空  
蓋言賊中無人也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遂陷官民  
盡遭殺戮夏奇雲承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隨奢  
寅出門到處殺人強姦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承寧偽  
兵科都給事中張學海江津縣人住承寧原係書手秦女  
將實出其手張學海承寧衛人審係行營參將未國恩部  
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強賣客貨不知其數趙日  
光首攻人係閩州太守軍將專一占人婦女趙邦泰  
出門殺人秦應龍承寧土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為偽  
軍王繼臣供稱承寧土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為偽  
都司今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岩行至中途撞兩道拿送  
到官張華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蒲關  
關首張宋萬華供係承寧人樊虎部下先鋒守備將  
文道南供係承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凡出示寫札行票  
害人無厭周世昌供稱承寧生員充兵部偽員沈宋

可供係承寧左衛所軍隨奢首破榮昌回瀘州授偽  
守備伏攻竹洞水竹洞江門家嶺加授偽都司職銜各  
口詞在卷又據三道特報撫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官  
潘應奎等生擒水西賊偽都督總兵駱文奇偽參將  
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羅錢湖邊田有  
金等偽關防一顆連與母加偽徽號千卷一軸偽勅  
書一張交通各夷雜書啓四錄偽曆日一本又初七日  
推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街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  
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審得田克忠係承寧衛人乃安酋何紀名下兵吐稱奢  
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  
巴通河到獅子山有酋把總領兵六營尚札赤水  
河聽得首家商議將兵一乘同鎮雄兵三營包承寧之  
後以兵一乘同鎮雄兵一乘入新寨攻承寧之前十三  
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  
人古蘭焚其巢餘賊奔潰

兩朝使傳錄 卷十九 八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復賦

王撫力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賊勢漸衰。其  
中據賊心，寒則候不可不為，為賊定者，無不為賊  
馬頭，其夫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接安南，水六  
四之地，綿延數百里，而當首會之衝，龍里若無，則  
上游，其布數百里，而當首會之衝，安南若無，則  
略無顧忌，其恃有此也。乃王撫化極惡，窮克精悍，而  
復有益州神奸劉洪祖以任之，交那彥偽官總兵同謀  
造逆，當刑方初，因之日，潛入城中，縱內候見走壁，賊  
悉千金，賞合德，善於力擒之，不得忽而躍出，犯于  
改龍里，偽總兵自稱龍里王，何中爵共成，刑彥而一  
月，乘而食人，至今全黔火斷，烟亦一望千里，橫屍流血  
白骨如土，刑彥之得以噴聚，神前數十萬，圍省城十  
月，王撫竭力盡心，冒矢石而後解者，以有此兩賊也。解  
而後，諸首亂動，所在見告，邪彥聲言捲土重來，深山窮  
谷，無不聚糧餉，以應若謂死灰可燃者，亦以有此兩賊  
既除，會勢孤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逆奴內潰情形

三年二月，內後州灣總兵劉興祥，即受察獄及正內應  
使金應，繼賞進，各章求獎，撫免死，加卸牌票，登撫以因  
間川開計，給與之命，總兵尤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  
出海，相繼接應，去訖四月內，賊見勢，兵北來，毛帥之兵  
又交相接應，疑其攻，築將全州沿海兵民，擊擊復州及  
劉交塔，又差張應利，通初，賊城求帶，按應大抵，言七月  
水歸也。五月，登兵與高神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到  
受塔，登允文，并全州生孫應武，工因任等，各差人同原  
差，暗探回，總高，等仍通款訂，即已會議于六月二十  
五夜，先與登州，另令高，恭約定，受塔，不意有復州，備崇  
王，而食，其，受塔，其，劫，怒，奴，將，王，內，將，去，內，仇，口，首，受，塔  
內，惠，情，賊，怒，奴，發，兵，三，萬，圍，復，州，將，受，塔，等，去，其，復  
州，若，民，劫，殺，不，盡，者，赴，往，止，去，并，將，承，寧，益，二，城，男，婦  
將，劉，興，仁，王，內，將，論，心，賊，潰，而，封，與，賊  
將，將，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際，也。

九月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六月，中奴以到愛塔之故，將全伏等處，遠民盡行殺戮，  
逃離人民甚多，守備張盤，將老幼，共計四百名，口拉，無尺布  
該，渡，盤，招，撫，遠，民，男，婦，老，幼，共，計，四，百，名，口，拉，無，尺，布  
逸，身，挑，選，壯，丁，有，三，十，五，隊，日，哨，探，全，州，城，內，有，達  
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烏，鎗，火，炮，等，器，再，探，的，確，十，七  
月初二日，統領該部烏兵，并帶壯丁三十餘隊，以及老  
幼，遠，民，助，張，盤，勢，黑，夜，上，岸，書，代，夜，行，于，初，三，夜，三，更  
時，分，奔，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軍  
聲，振，天，連，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遣，城，安，撫，若，民，果，又，于  
城，南，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前，後  
共，得，大，小，炮，鏡，一，千，零，十，四，位，前，黃，連，藥，五，百，六，十，斤  
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住，劉，金，州  
城，池，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報，毛，鎮，乞，奏  
請，劉，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請  
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闊，田，土，肥，饒，城，高，且，堅，又，臨，海  
畔，洵，稱，復，四，鄰，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烏，民，統，新，編  
兩，朝，從，信，錄，卷，十，九，十，五，頁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滿清昌城之捷

按文龍設立瞭望臺，甚密，以梯為號，其傳，先連滿清邊  
江，至老米，至新水，自永口，至甜水，至沙場，等處  
其，遠，近，險，易，文，龍，素，知，之，前，自，偵，探，回，報，賊，有，西，寇  
之，期，以，為，非，從，便，上，統，覽，之，彼，不，至，我，阻，故，相，方，略，分  
之，順，率，能，用，計，以，取，衛，也，又有，勝，而，天，心，守，此，全，城，寬  
恢，復，四，衛，之，首，功，况，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  
葫，蘆，既，得，以，扼，安，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  
三，牛，嶼，皆，為，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  
糧，招，撫，屯，種，即，登，鮮，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無，大  
洋，之，患，東，可，圍，德，益，二，帶，西，可，通，順，寧，等，處，是，進，取，之  
有，其，基，臣，何，用，開，拓，友，盟，取，全，復，全，焉，此，若，唯，是，無，險  
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是，許，登，之，頭，兩，崖  
距，海，中，乃，由，泰，陽，僅，一，百，步，其，地，係，是，許，登，之，頭，兩，崖  
守，又，得，方，略，便，可，結，住，足，保，無，虞，然，倘，不，按，兵，不，能，而  
城，隻，又，少，火，藥，器，械，其，在，江，東，者，尚，不，具，用，何，能，以，守  
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誠，是，急，要，情，形，速，為  
接，也。



授諸將兵分五路而文龍親為策援計我設疑彼必傳  
擬奴日親全軍內顧而返遂三設空營以疑益為以驚  
益疑四以刻其時日復令杜貴相機直冲水法奴必  
彼統全軍回顧勢所必至豈知其既斃于空營火砲復  
斃于自相蹂踐又復斃于奔跑

防紅夷

閩撫南君益塘報云看得夷情及復既經投款復皆占  
據彭湖北港往返宜論實為無益其停泊風櫃存乃彭  
湖信地此外若語與白坑東旋前頭古雷洪嶼沙洲甲  
洲等處皆漳泉內地亦敢于任情出入矣每稱撥船往  
日本既明示我以勾倭之意而巨寇如李其輩又陰載  
以為內向之舉彼夷盤踞日久變詐百出要挾不吐必  
至狂逞除行該道查審逃回商船以杜奸細仍檄巡海  
各道選將練兵倍加提防俟兵力稍充相機進剿  
按彭湖為浙血湖惠總要之路匪出關關中自金中丞  
海議力爭守此地關二十餘年不受倭害浙直諸處陰  
受其福不知何時撤守竟  
至今日復夷披猖通商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

項接邸報

見婦寺子任繫籍世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項接邸報見婦寺子任繫籍世  
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富有澄  
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為祭他日裁之必以為辱

皇上奈何于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如以寵幸之  
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陵裘馬翻  
翻豪舉上之惠在繁縷敝袴之外諸監之曹總歸韶華富  
貴之中賞不犯公議官不壞

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共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為情難遣也適聞而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  
而為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  
遠謀無故之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  
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口亦不可不畏也誰  
謂中涓遂無賢者兄不及此耶此事一寢在

皇上為施既沛之膏澤諸臣已感其踰涯在諸臣受恬退  
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即統承而攝食何忝于清白董  
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  
燧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雀  
或血流西蜀之鵝生者霜露為食骷髏作枕即臣子誼分  
兩朝律信錄 卷十九 李 遜 尚 書

不敢希望

恩澤而

朝廷鼓舞

朝廷鼓舞於惟有此術若棄御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  
不短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遠東巡撫張鳳翼規復遼東疏曰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

秋防漸急兼以戎士方呼庚癸遼民正苦流離關外之情  
形殊難逆料局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  
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  
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夫自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

守關三看  
石莫不修



叙發并井  
文承爛然

不功德

為煨燼遺人之負險望救者既尅沒於東夷避難來歸者  
 復微截于西虜豺狼當道烽燧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  
 幸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羈縻而助素拱兔諸酋始  
 有為我送砲鏡者然而荊荻猶未斬蕞幕猶未移也迨樞  
 輔當關軍威大振於時驅逃汰冗選將徵兵設三大帥于  
 關前提十萬師于境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插邊庭有相望  
 之旌旂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可稱  
 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未固虜馬驕嘶居民思接浙以  
 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  
 咽而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淫虐欲死不得欲逃無  
 所自哨兵出而接回男婦一萬餘人矣向來叛賊抗我顏  
 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師擾而奪還火砲六十餘位  
 矣凡此皆輔臣之安攘大略豫畫先筭故職得頻首受成  
 為

皇上撫茲殘土以壯開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  
 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  
 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克強半是執挺持竿之眾  
 盛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  
 而莫由問富強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巾最可慮者  
 城被燒殘在在盡頽垣敗壁人當挫時時驚鶴唳風聲

極是

至是

雖輔臣極力網繆苦心率勵然八城奔師非一年可就之  
 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  
 顧旁皇誰為衛霍所為鯁鯁慮禦禦憂也故今議勦不能  
 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  
 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備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  
 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  
 片石浸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泛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  
 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  
 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  
 於阻釋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故職謂守關之策有三  
 南朝從信錄 卷十九

其一以山海為家當以前屯為門戶以寧遠為哨探以一  
 片石芝蔴灣為左右壘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練且耕且守  
 奴不來則用趙克國圍軍并法集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  
 法養威蓄銳俟我生聚多教訓熟然後與問罪之師此正  
 著也其一以前屯為家當以寧遠為門戶以廣寧為哨探  
 以興水城覺華島為左右壘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  
 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訖與之仇殺以伐其交  
 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貳以潰其腹乘機  
 觀變候彼燬可投隙可抵突然為批吮之舉此奇著也其  
 一以耗文龍為前哨以沈有容為中權以查國芳為後勁



一則揚帆皮鳥一則搖櫓連雲一則鳴櫓于三岔口上下使船舶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會假金白復仇之舉聲言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方以誤之法總之為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足以此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橫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防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搖關以西尚得安枕乎此皆輔臣秘筭深圖而職得之面相商確者也若夫全聽回鄉之語謂奴會八子已亡其半佟李二賊實不相能其棄廣寧而不取為畏我避遼陽而不居為遠我纔因雌伏便忘鴟張襲師老財賈之談為省餉銷兵之計此非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室虛盡燬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鳥舍鴉噪寒煙燐鬼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遠民我進一程則奴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微倖

封疆應照輔臣原疏簡才智沈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圖維為

皇上出死力以悍嚴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

來為幸哉若職既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侯臺堞告竣鷄栖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為榆塞嚆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為郝靈荅傳介子而輸攻墨守饒有成謀此時且亟丸泥異日徐操人組必不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

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

專閫且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克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繼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

玉帝之勅旨調天關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為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

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巨寇而使生靈苦于戍守軍國疲於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

第334册續修四庫全書第34版反內



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眾矣後竟敗亡

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自稱佛母能剪

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

逆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效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鼎孫傳惑于郭京

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

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

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

關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為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

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

乎夫選將不以精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

閉門修齋之王鈞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

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

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

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為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

胆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者兵書况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鬼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况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

告正為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為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勅謙益斟酌慎重揣度明時果有真正將略不為羊公之鶴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脩疏曰今之司計者日稟察憂  
餉之不足無日不勒考成之令蓋因催念急外解彌緩雖  
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  
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敵比年甚  
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  
職請籌之益職觀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  
之似屬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

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

有盈餘民必躊躇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

遑餉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遑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

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儀門書征收不用火

耗六字今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

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

甚職每見中人家片紙入公門衙妬數十輩魚肉之迨

一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窶子頃日撫按至府縣以少

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延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

無構閭相安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輪納視昔必

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歛而耕耨出入奏楚可持

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靈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為官

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

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

矣職伏願

皇上一下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營一事

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時偵察有濫辭

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委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刊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歛而耕耨出入奏楚可持

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靈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為官

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

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

矣職伏願

皇上一下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營一事

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時偵察有濫辭

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委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刊

屏榜諭與眾通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克佐貳之索而

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官當議職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

每冗邑之衆循會數年村之未足署官數日制之有餘切

宜著之令甲通行送并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

賢聲者不署倘委用乏人寧以降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

種蠱蠱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克署官之索而得盈餘以

奉公又完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摠

歸于阜民之義而餉之根本植矣若川餉有當議者關門

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樞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為餉

也閉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良未深便清

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

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成撫按  
使

論前者之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觀矣而今得無清  
兵與清餉耶清與軍餉等費清兵以清馬耶清豆等費  
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  
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  
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畢智竭慮為

皇上致之 閣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摠于急公不為  
皇上致之 閣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  
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  
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  
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有而徒為部司官添禁還里之樂為不肖有司開筆楚搜  
括之門驛遞搔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  
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白民間通者有自州  
縣匿者有府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欠餉之  
之窟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  
告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察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  
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  
餉也職言之甚陋而足餉之道慮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  
今天下呼應不靈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點鉄兩金而  
殊有巧術委戀如登萊盜撫勸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既

往局傲貪橫于將來有盜如此而遷延期糧不逮正刑  
庄其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  
么靡之譚謙溢竊取三萬金入手而以數朝兒戲之車完  
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梳局也蓋議論混淆功令失  
實至今日而極即為行取一途今日軍功明日邊俸恨不  
肩摩入朝而真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表見于天下  
而徒以供人之污曠克人之刀祖令豪傑徒氣欲死又如  
職已未吝中多少龔黃卓魯之吏沈景初邵良知輩皆治  
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者比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四

及三年便思躍治天下事可勝托庇哉職在戶言戶戶  
于壽餉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統祈  
望明垂擇  
聖廟誕生命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  
請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日急請兵餉  
上命給漕糧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寧龍也  
詔嚴獄禁



時李維翰等朝 出入長安右門 知錄長板 悉家  
人皆之 上怒其非法 命該科舉 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圍屏  
逮登撫陶朗先

南朝後信錄 卷之五

五

閏十月  
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漸廣 謹陳賑恤消彌大計  
疏曰 職以十月十二日從輔督二臣之後 再閱邊城 見鵠  
形菜色之民 無地不有 告苦陳情之狀 無日不聞 夫職固  
守土之臣也 兵馬之權 雖操之大將 而 封疆之擔 則荷  
之微臣 職不拊眾安邊 無所逃罪 况見聞已確 何敢不以  
實陳告 以辜

皇上任使之仁 慨自廣寧失陷 河西一塊土 盡染腥羶矣  
賴輔臣慷慨當關 經營閭閻 扼方張之虜勢 聯幾渙之人  
心 取破碎之河山 葺丘墟之城堡 是昔日為盛國 而今日  
南朝後信錄 卷之五 朱子 本

為豫國矣 豈不快哉 然而細察人情之恬苦 詳觀時事之  
隱微 則見可憫者有四 而可慮者更有五焉 何謂可憫  
祖宗綿世澤 以厚武 蓋亦為載在盟府 毋相忘耳 乃喪亂  
以來 號帑告身 幾為煨燼 其僅存者 又力不能承襲 俸無  
處關支 困憊顛連 日向職哀鳴 求祿而職不能為計者 此  
可憫者一也 國家勵學宮 以作人 蓋亦自此此薪 煎以  
求用耳 乃奔逃而后 衣冠圖史 盡付泥塗 其苟全者 又無  
嚮序以棲身 无祖庸以代食 流離尾瑣 日向職怨恹乞恩  
而職不能為謀 此可憫者二也 人必居食饒而后 稱樂上  
遂民樹蓄 出廩 俱歸覆沒 或糗糈不備 一飽無時 或苦益



不完數椽周措如田珍張思聰等千萬口向職號額而職無物周全此可憫者三也人必室家聚而后慶有生逐民夫妻父子強半化備或被俘東夷竟消雪窟或見羈西虜淚洒冰天如羅舉劉漢傑等數百家向職泣訴而職無計救援此可憫者四也嗟嗟干戈患難死別生離爲人之苦趣極矣遼人兼之

皇上試思此室家關外之衆不。然。在。湯。火。中。耶。若。夫。寧。前。一。帶。雜。處。賊。巢。嘗。聞。殺。掠。况。今。有。間。可。乘。王。燒。餅。之。挫。方。新。哈。喇。慎。之。窺。又。至。頃。且。欲。使。通。奴。開。夾。使。射。傷。出。哨。官。丁。吳。文。前。狼。後。虎。此。在。奴。衆。者。可。慮。一。也。然。猶。曰。戎。索。

兩朝從信錄 卷二

是稽也。若戍卒臨戎。從來善走。以十四萬之衆。猶忽爾潰奔。况今無強兵健卒。故缺餉。則甘心投虜。從出則跬步難前。頃防寧前者報駐。前此亦告通矣。風聲鶴唳。在在是矣。此可慮者二也。然尤曰。軍法足繩也。至遼人逃難入關。如飛鳥依人。爭入州而州不見。憐投縣而縣不任。受甚且扶。騙者指爲逆黨。佩劍者目爲劫徒。以致忿懣出關。但言報復。倘奴氛再熾。恐其有伺遼陽之戈者已。此可慮者三也。然尤曰。恩膏難結也。彼奴首賄用漢人。嘗開關探事。通從水。乘者以萬計。投陸者以千計。不納恐傷王度。納之俱蔽奸人。即盡城之內。短髮成羣。倘奸細匿中。恐有習三岔之續。

者已。此可慮者四也。然猶曰。盤詰難清也。最寒心者。新討之驚。竟未定。收合之餘。虛難支。且城廓不完。米粟不存。甲器不充。應接不及。萬一奴驅長騎。岌岌危垣。其有幸乎。此可慮者五也。職所謂日夜焦思。而肝膽塗地者已。幸輔臣多方存卹。惠此子遺。極力網繆。遐彼亂略。亦既令逆奴竄伏。畿輔不驚矣。惟是可憫者。情殷于望。救必發金。發粟以資播種。不能以安集哀鴻。可慮者。禍隱于難。知非足食足兵。以壯干城。不足以剪除封豕。則今日政無容偷安旦夕。而

以封疆性命爲嘗戲也。第恐是五者。見之關門內外。商旅烽屯。市廛蟻穴。方且言兵。可日銷餉。可漸省職。于茲有

兩朝從信錄 卷二

皇上。勅下該部。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至于還鄉男婦。于撫賞內。量行賑濟。凡指揮千百戶文武生童男婦。容職行關外寧前三道。查明便宜處置。至于扼西虜。緝逃丁。懷保難民。提防奸細。與夫相機進止。以定戰守。機宜職奉輔督。許謨已拮据。匡襄幾倖。秋防無事。至此而一切軍需之。湊手。不能不仰聽於。廟堂主持也。更乞。皇上發盛甲。并遼東節年馬價。並求發用。以市騰驥。庶安民禦虜有資矣。臣草疏方畢。見輔臣有任事得人。一疏。內稱使撫臣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才。切照關門軍務。輔臣



子何政

提其綱領臣理其條目譬之家督授任而主伯亞旅各效其能亦何體之不屈且盡哉見各鎮援兵非輔臣提之不勤五部將領非輔臣運之不靈中外流言非輔臣鎮之不肅東西狡虜非輔臣察之不威此何如關係而可一日少輔臣者若欲臣肩茲重任是責小憤以當轅必無幸矣懇乞

皇上 亟賜 慰留以安危鎮是 宗社之福也。

附史部議遼東官舍蒙替例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官舍死在氣伏者十之六七其波海外關者尚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其心實傷之事出非常委宜從權勿執邦政條例責其流慈勤勤務補給流路問禮陳守祖陳所問湯德武陳耀武五

兩朝從債錄

卷三

九

名雖有可據所供錯亂羅英傑漢汝達劉文炳應時崔應選鄭天重史洪訓于混黃捷武等雖有自供宗圖象口稱保俱誓准給執照各送督撫門食總總逐各各後凡有逾舍告假者俱從違道途無衙門告詳查嚴無礙方為起送本部詳奪施行蓋恐奸生意外申買宗

吏部接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著准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該部知道

冊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懋著宜持加恩示酬元輔向高加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尚寶司丞次輔廣加左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彥承宗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國祚承謙延禧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廣徵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御給與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

京馬佃捷報

兩朝從債錄

卷三

十

京馬佃地在江東奴畜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歇毛文龍偵知領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火攻斬獲級馬驗賞有差

牛馬大捷

時探奴情蠢動文龍調水陸官三萬製二十日俄兼徑而進分為三隊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口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大端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曰臣

以一介疎愚荷叨接楚受 命而往中心永惕勉思所以

仰報

皇上以無責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藉于外吏外吏不職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朝端之虛係于內察內察



不整即百端粉飾皆故事也以今 天祐

聖明誕生元子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會有新冢臣之 命適當其時羣心

踴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太運者允在

今日矣而臣以為慶有自生祥有由集賢人君子者和氣

之所鍾而人主善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珠海之祥而以萃

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 朝班臣敢稽列大端

仰聽 採擇而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開夫班行充滿賢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士布列可謂過于寬矣然臣尤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

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拔一久辭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

構者當就一事而日其端委誤出一時之倡者尤當就一

事以雪其生平疏庸抑以暢太和護吉人而光 王國者

此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為用入之路則宜

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綱勢難拘

以嘗資而考其生平應稍為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

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因抑同

者當核其註誤之根因有註誤同者又當查其情事之真

偽同一爭 國本而或杖或奪或留中宜分同一爭礦稅

而或逮或謫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

為冢臣者預為參酌若惟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遇缺推遷

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彙升之世反開躁競之門而中

正之途及來濫觴之謂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鍵

也而臣以為用入之權則宜專夫冢臣者廢長之躬而為

之表者也家有長子羣主伯臣旅莫不伴而受成 國有

保衛即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駁開

名利之口于主伯之地屢問升降之自所來日廣則後應

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嗟蠅起毋論催勇謀而不

清亦且體衰狎而易犯古大臣正色立朝啓事入而人且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莫知其由除書出而下且無從措手此風軌未違可師可

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為用入之法

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

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

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

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風望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

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

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為遷轉之低

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

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仰有孤子者各類



首于程期之用。遇以自慰。用人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而難測。于升除之中。寓化驗之法。又何統均之府。爭為講讓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臣聞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為好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助。猷可思。預轉輸而督運之功。入可念。矜齒沉而數奉。

兩朝德備錄 卷二十 三

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底甚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而皇上之信任在時。而老臣之報國亦在此時矣。臣仰承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鼓舞之辰。而進榮征人之說。凡以為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天顏。聊抒芹曝之獻。統祈皇上速勅允行。南京庶宗。庶鑑監生陳開相。謹述事。覺捕繫署倉場戶部侍郎陳行庭。題請。奉酌行預放。以免。

盡以裨實用。言職代庖倉場。查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撥派改折實進。正兌改兌。僅三百三十餘萬耳。自徐青妖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去年之陳糧。而今歲新運兼帶。去年糧五十萬石。諸臣已疏其苦。茲昔秋涉冬。正兌日輪坐撥未滿。一輪轉眼。水落水堅。不知陳糧又作何狀。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既止。有此數復又截去賑濟貴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任家兵墩軍等。按月坐索。難以縷舉。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又如此也。是以進度者口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向之支放挨陳。直在五六年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一二

兩朝德備錄 卷二十 四

年以內。耗竭之形。可為寒心。是食之策。何以措手。且每糧一石。起腳水次輕資等費。比之到京賣價。不啻五六倍。非比田畝緩急。加編尤可立時權宜者。縮則日縮。固別無取盈之法也。職正與司屬日滿。粒米如金。毋得漫視。太倉一粟。積餘一項。須求實用。無屑虛文。而筦新大海運會主事曹履吉。呈稱。自天啓三年正月十二日受事。歷任九個月。放過挨陳米三十二萬五千石。零免尖凍糧四萬六千六百石。共三千七萬一千六百石。除加放存米三千五百零外。俱解而准足。巴米堅好。不損軍糈。仍積出糶米一萬二千五百石。職先自



立節貯厥國貯俱係揚淨籽粒可食乞行坐放免致耗盡  
尚餘放積票另報等因臣後查前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李  
宗延于七月內具

題放糧必依挨陳遇有雜批泡爛另版收貯各官不得慕  
羨餘之虛名將空米土米舊版米混報其歷年餘米倒盤  
驗作月報坐放明見各官苦心清操不許歷年又貯今人皆  
為塵飯土羹者慮無非欲軍有實惠官有實濟也今該司  
既已挨陳除去泡爛日盤新積存立版廩至于請行坐放  
則又知顆粒皆實與希上虛扯別項者何常星淵而隨時  
給軍則正前督臣不許久貯令人指為塵飯土羹之謂也

兩朝德信錄 卷之十

夫履吉管倉不匝歲耳而積米至萬石餘司計者皆若此  
何憂 國用之終匱倉有大小放有多寡而視九閱月所  
放新陳多寡之數以為積穀無不可也臣方苦積貯不足  
憂心如焚而乃有溢于額外者臣之喜亦出望外矣本官  
雅才卓越而乃竭力與司專藉會計尤足重也臣故于批  
行坐放外特為具 疏以達

聖聽伏乞

皇上 勅下吏部紀錄自後督臣于各倉積米咸令各自  
立版各于任內隨時清覈正項隨時放坐放乃稱實節  
省乃為實幹濟將虛報者無所容而苦節者有所勸其用

人理財豈曰小補之哉

湖廣牛妖豕怪

辰州沅陵縣民家特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  
一心三腎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紫猪身人腿

雙眼

陝西怪鼠

鳳縣民入山刈薪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穀  
打獲一鼠狀若鼯鼠之狸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  
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后爪趾五  
細長其色甚黑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  
特不高耳剖其  
腹行有升黍

兩朝德信錄 卷之三

去



十一月

鄧可冠中  
明憲職禮  
衆事再創  
及心二端  
結不負表  
述之義永  
示可垂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時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蹙。陳劄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而爲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骨察得罪去。蒙

利治治  
實實一  
相仿是以  
君子不可  
不慎其始

陛下復起之。游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愁苦而

不憤其始

兩轉德信錄 卷三

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以從俱良  
心爲任何  
勇于道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鉅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弊。欲獎

可也

恬而抑。雖然其良心爲富貴。洎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于之則力爲推殺。不干則任其淹滯。誰將之而

正人再  
無官階  
保之

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

其恐

行也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荐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荐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升者。調煩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可復閉。其若犹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其恐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荐賢者皆欲其爲京堂。南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實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

其恐

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又羣人所以相容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其恐

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漸入情

曉散非一日也。味里必知之。而後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  
其時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為之典兵。動眾以符。修  
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為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  
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眾逐之為功。則孔子之論。列

其可絕制

其食是弊

其所以亂

無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友論前官。任及一年者。  
則令之。戴罪捕賊。焉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  
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  
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腹其  
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  
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為耳。謂宜以職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

九

法行則犯

究問。確然而復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  
有所囑。受賄曲為庇護者。臣奉奉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  
亂萌可消矣。故曰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斯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  
司官所言共事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此  
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具  
任者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製錢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年間始用之。以不盡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錢之法

請復舊制

為是而行

之在平其

人會舉之

法益不可

不功

用人行事

皆求其可

是大臣心

辨

聖明

討缺無不如意。御史崔學程之疏。至以為可笑。良亦無怪  
其然。荷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為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  
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而不意天下之果有  
此事矣。以宜變之以復  
祖宗之舊例。臣必不敢徇私。官無不相信。即有徇私者。亦  
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為善。必得  
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  
陛下猶 天也。伏愿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  
敢望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 三

御史樊尚燦。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  
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飽騰。事因而不設。機運  
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刊商。而因  
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偽。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禁浮  
課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即今套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



鹽壅而商愈困因而虧額課而國亦困甚至私販不  
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國徒以飽奸究之腹而國與商民俱因此豈大海之利

朝廷不能究而反為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  
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知行三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  
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

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  
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日有新舊之混淆商電  
有奸良之雜沓就中猾胥乘間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真

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予以澄其源而障其淵安能  
兩朝從信錄 卷三

令商甦獎絕稱愉快系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  
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  
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脉寄

托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縱勞人任士未有  
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自今以後斷宜  
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率其屬以甦商裕國

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豫擬其前途之不遠無  
緊存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  
揚之一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

勤自好能效一官者亦宜照級叙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為

羶穢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  
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  
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  
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被船為  
甚舳艫百千揚帆緝圍倘搜緝稍怠持延放火萃擁拒捕  
莫敢呵阻夫百萬准課九邊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撓販大  
損國儲此其日中寧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益於鹽  
政清政者不小皆以御空無官至此合無申飭各官遇

兩朝從信錄 卷三

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  
到淮進關與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  
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  
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國課自寬  
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揔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  
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於守令其間行  
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祖制鹽法攷成最為重汰為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



私罔一遇考滿虛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定今府州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策銷案繳出府而道而院確查其銷繳之分數以為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而商本國課咸有定濟乎臣極

聖朝無厲禁明主無專欲獨是陽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驚神缺餉飢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子國家誠何愛于膚髮諸所陳喫緊事宜直據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國計民生幸甚  
戊李可灼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三

上以川貴播粟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叙于是朱燮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級仍俟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詢候翰林宰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燦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康虎言向日升徐清揚世賞各升一級周著楊述程丘志克准各起用楊杰程丘志克仍加升一級餘俟平賊另叙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自備兵欲集兵於遼東統各將隊  
應許日新等進兵牽搦掠險設伏斬獲賊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邊承

時蘭賊者崇明奔竄屢敗心大慚愧蜀局已將告竣而水西安賊復助兵合謀一窺邊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

急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巳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定宣

府寧夏

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為滇寇者內夷曰補鮮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

外夷曰女勃良曰祿千鍾曰兩王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寔

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五

者有一焉不誅鋤勘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海師平羅平搗六佐以為所向無前不知漢兵數萬衝鋒實止三四千並暫為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或見東那西奏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歷過之糧餉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握四五篆定不免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瓜叻暫匿張世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于水鳥未可認賊作子也或見阿九已授首補鮮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遁普界捲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犯情可際見憂未



歇也。至安勃良桀驁由來已久。方蘭州未叛一年之前。于  
 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真俯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彼  
 以快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禍機猝發。東川需益  
 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援。此目前大危也。又水  
 西緊壤。泗城臣初欲用之。為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  
 長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叛警轉戰殆十餘日。而泗  
 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我用。可以泗城不為用。恐安南  
 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亦既通集上馬。統以諸將  
 以參將尹啓易駐交冰。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施翰  
 兩朝衛倫錄 卷二十 五  
 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  
 蓋發武尋兵之在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為賞。駐倘甸。以  
 名色守備李峻。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  
 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精。安出乎。臣又擬普安州署  
 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遣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  
 之。駐新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西望平夷。相為呼應。臣所為  
 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容兵地利。不習。餽運不繼。勞逸之  
 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會  
 本地米無携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海師大舉。因之為  
 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乏精。滇不得不按

月暫給。又安南孤城。又困。城中至易于而食。臣責銀千三  
 百兩分發賑救。其為  
 皇上。延此子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呼吸救。死  
 不勝。又有餘貨。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粵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土。蜀莽無事。而兵力十百於滇。黔之危。感雖與  
 滇。壤。顧地近。路活。呼號。可以立達。朝廷亦以全力赴之。  
 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遂用之文武道將。  
 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  
 冤至苦矣。若不及令。將前後紙上。題允之餉。一一如數  
 兩朝衛倫錄 卷二十 五  
 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致違違。殊異。促使來滇。臣無米必  
 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廟堂上無棄滇之心。  
 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軍事  
 方急。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隨  
 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  
 之。共嘗之。而廷臣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  
 自已。于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寧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  
 請焉。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  
 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



知接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飢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備飭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逼騷而駭亂之謂已沸而加薪焉歟已驚而又爲毆焉此斃斃出出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揚竿耳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搏噬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漢之疏益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傯之秋昔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甯護憶鎮臣今春曾移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續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聽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界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所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迤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將鎮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哈刺慎部夷郎素貴英先是永平道張稱字只素報郎素等

三十六家夷人于前月二十六日去遼東看空作不據石竹路參將梁柱朝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存留達子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遼外打圍暗要作反又據坐門夷人讓奈召吉報山右作反係郎素三家達子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任牧喜峰口外近挾賞于關門鴛鴦狡猾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芻撤去坐門夷人除興水以東爲拱兔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歸獨仙靈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郎素爲崇臣于初四日遣撫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勦失事緣由并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峰口諭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未

喇慎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總兵趙率教諭讓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鼓煽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廉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狂奔問明即臬庶警將來隨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孀稚其逃官逃兵周繼武等當場梟首傳示五部參將王楹并死事員役候另題優卹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微備雪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郎素之欲甘心于所不遂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不撫西虜獨是虜既不以撫去殺奈何我以撫廢勦竊意小有殺傷即行



勦討毋得事始息如養癰終潰為患更深即建酋亦故  
 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獨  
 是臣所為訓練者什舊格于諸將而以臣一片肝胆提  
 撥一鎮之精神見一肯為肯前之士則立加獎賞立加提  
 援見一頑鈍縮懦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吏  
 似覺漸有生氣即王楹舊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厲遂以功  
 名自期每托其于于友誓以死報仙靈之役楹自可以逃  
 即逃無罪而奮臂當賊立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  
 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不顧特令總兵官擇其受  
 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令五部然而臣之為撫為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一 堯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略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  
 定 封疆大計臣曷任激切屏營之至  
 既而復上防款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遠為用而要  
 不能不撫謂撫之況且日擾不撫又將何如然而撫之地  
 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款勦相合相分諸務宜明  
 御史李玄樞輔遠撤非宜疏曰聞邸報見云貴總督楊述  
 中緊急軍情一 疏知陸廣島池二處進兵失利黔危不  
 可救此風一播恐九邊所鎮莫不生心則根本之地亦不  
 可不倍加嚴隄備因思榆關去京陵數百里非黔省之遠

在天未者比寧可徂日前日前之安而遠忘業土哉前  
 皇上眷樞輔孫承宗仗鉞臨戎拮据關前許以過秋防還  
 朝辨理閣事此固惻念老臣體恤功臣優崇重臣之意中  
 外臣工誰不欣欣欽  
 皇上使臣之有禮哉茲秋防將畢臣愚以為度時度勢則  
 今日之召還尚屬太早業具草入 聞見臣同官劉重慶  
 之疏內言及敢中宵祭臣可無言及讀  
 明旨猶兩可游移未定 欽限也豈以是為非突紫石畫  
 哉蓋樞輔一身非可有可無之身在 朝朝重而在邊邊重  
 奴酋席兇之窺伺莫不兢兢于此朝鮮登萊天津之觀望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一 堯

莫不拳拳于此撫院鎮道軍將之血脉莫不流通于此商  
 賈士民之精神莫不係屬于此試觀去歲廣寧一捷俱捷  
 所關非淺鮮者試觀去歲廣寧奔敗之后人心洶洶不商  
 鳥驚魚潰一時遠邇有口者咸謂榆關以內非吾之有幸  
 皇上于危急之際推轂輔臣以理殘疆未幾單騎到關而  
 驚者息潰者定帖然無譁人心遂恃以無恐則輔臣之去  
 留豈其微哉職每讀輔臣 奏報而見者節要精詳指畫  
 周到其一段深謀秘計長駕遠馭之略不惟他人擔當不  
 來恐他人亦無此識見不惟他人料理不到恐他人亦無  
 此才譎適見遼東撫臣閔鳴泰 奏報擒獲作反夷人一



疏內稱不他氣將伊犯邊賊夷塔不代把兔兒等三名梟  
 斬以獻為數百年未有之奇事此非輔臣之威信素孚有  
 中國相司馬之望何至使夷人之悔罪若此又聞沿海一  
 帶挾從之民望天兵如雨歲鎮則西赴偷關機會如此  
 可不乘之以圖進勦而輕撤輔臣哉況輔臣在關則浮議  
 不生輔王去關則異政必起究且各騰一說以掣當事者  
 之肘無論年來經撫之覆轍殷鑒不遠即如近日貴陽之  
 圍撫按嚙指斷臂折股易子其危苦之狀許遠而后未能  
 前匹率能效死全城以成外援雖與王三善同功並勞而  
 猶謂失輕重之平又且有以消未亂之患者妖賊鼎沸山  
 左幸撫臣趙彥之赤心報國亟為并滅前恩升賞而  
 樞輔今欲撤回恐撤後未免無煩者况今內計公平人心  
 痛快通國咸服已無癸亥內計之害臣方欣幸之不已  
 而頃且有以香火之情為展舞之計不願  
 皇上明旨之已論甚至以衛國本除隱禍之忠  
 煩抹殺清議亦不願國家萬世之非又何有關底諸臣  
 哉邪議之涸清而妄談國是橫議封疆所從來遠矣如  
 為社稷封疆計輔臣必不可撤撤則恐偷關失盾豹之  
 勢而毡裘重睥睨之心矣職為輔臣計不宜自求撤撤則  
 九仞之功成虛而三至之扞投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二

五

皇上即垂念元老不可久歷邊外亦自有奉養優禮之法  
 但願在關諸臣大家同心協力皆足以分輔臣之憂而輔  
 臣則當坐鎮棹握為萬里長城而以軍國重務分寄之  
 則群策群力之畢集自不至焦勞稱苦徐待秋防后相時  
 而進必自有成功可紀者也職念切危疆不徒為輔臣之  
 勤瘁計亦亮輔臣國爾忘家願自忘其為勤瘁也故遠  
 陳其款款之愚伏乞 速賜允行

兩朝從信錄

卷二

五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蒙

皇上拔置西臺為諸御史之長兢兢自守以求寡過而保

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仰此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

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職仰臣之稱職彼出而

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則為

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

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

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俸深升

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

記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

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為鬼桀驁者為盜

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墨成風無術可禁自

大戶改為條鞭征收日重有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

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司無不立富者買物則給

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茶謁上司令行戶隨行置辦

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

小一怒即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

官不之知也又豈真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

病根

安民必先

容吏以恐

方之稱職

為稱職其

不愧風紀

之長

獨見其大

卿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

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舉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

和于下惠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

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卒多從

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

怨之于保祿位甚為不便臣年歲以忝位竊過分如不肯

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

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發河南道查核亦謂之

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為考察

事奉

兩朝德信錄 卷二十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

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

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即便奏奏改斥

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全吏部會議薦

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汎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

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徇私違的

該科茶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力行



考為大第  
之妙

之。即。為。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及。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惡沉迷

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董

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這諭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即提問追贓充餉

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三五 天三十一

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

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不則即以不稱

職論夫臣之欲報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

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

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俘虜亦可謂

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

者乃忍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

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

為英方不  
可不舉為  
考

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倖。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赫。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為。迂。濶。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

為素餐已久干職業毫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宣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為議論也伏祈

救下吏部協力舉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六 天三十二

上曰御史問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為文具巡按所屬

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

深擬問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

所聞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

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

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

川貴總督張我績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緒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

陞張師釋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亮南陞吳陸封即 烏雞太捷

此出馬路 可謂多矣 以兵之捷 其奇命不 違西行耳

平遠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啓三年又十月初一日據添  
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下本年十月二十一  
日奉差前至遼陽惟了三日即有天命長錢保得奴酋  
帶了兵馬從老寨回至遼陽傷官傷民甚多情狀慘  
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檢江准兵從下家莊進派兵  
從水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進擊光景和兵從鎮江進  
易從惠從寬莫進曲水思從後陽進又撥王輔仕貴從  
鳳凰城進刻以四日將至島嶼關賊于本月初二日統  
督陳繼盛楊模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至身離關口候  
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左社貴  
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右將全軍退關十里下營其間  
口空管理兼大炮在內令選鋒遊擊馬應奎統兵五  
百直進攻深河寨斬連探三名近寨各山柳聲齊响攻  
至三日奴酋全兵俱至馬應奎不戰而走賊騎表兵止  
款百騎儘力追趕馬應奎引賊逃開關近我營空營號  
兩朝後信錄 卷二 三十七 天三十三

平遠總兵毛文龍為乞酌安危執重省費執真謹  
請足餉以完覆粟事臣聞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從  
來軍興以餉為第一着願議餉出之何項費從長酌算庶

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虞此在承平皆然況全  
遼已失乎此在邊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  
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  
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董遵視師閣臣所議以山海為正  
為首以鮮鎮為牽為尾而持其巢夫牽其尾而持其巢兵  
須用五萬足以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  
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挑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  
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其募足五萬亦  
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盔甲  
馬匹船隻等項應總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  
兩朝後信錄 卷二十 三十八 天三十三

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船隻軍需等項悉皆具  
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已體貼艱難業為籌著矣但臣屢  
疏請餉戶部屢以匱乏為辭又以兵民並言為托今即就  
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事  
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  
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  
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矧登津俱有歲額糧  
餉于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  
米二十萬石其發養官兵發養馬匹平朝鮮告荒客帳尚  
大那借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寇執危而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甲子 天啟四年

正月

王師進搗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炯、監軍道尹伸、岳見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眾潰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燒巢窠入火灼堡賊首黃立極徐光啟充獲逆首若崇明

獲逆首若崇明

川師殺人龍張陣擒逆首崇明妻安氏賊黨恭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啟充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實錄副總裁

長興縣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

吳縣縣為葉明生餘黨逃匿黃德長與交界地方縣官日緝捕之彼仇視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族人十二房

於正月月初一日賀正回野無等到縣放火毆殺一

縣官餘黨無恙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押去時滿城

新勇捷足而領者其地方之一奇變也

刑蘇州同知楊姜職

姜素廉直合議監李官憲其強項証以遲誤滋造嚴吉達之進至周啟元力諫得奪職歸里

御史楊建烈議請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

所係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

倉儲積弊甚於此疏

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

弊端稔知今日司吏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

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為碩鼠之搏志切貧饑

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為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

有謂收漕米一厥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

賂而從容過國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為市而賄金

既入認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棧頭聽旂甲與

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

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者有

躬操市販賣紅籌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人知為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籌下

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之日令歇

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

逐子母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

賈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

陳米汜爛糶取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

厥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歇家常百不補一

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為記者有倉口空厥不

預為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

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為自潤之



劉嘉春清

李孔度奉

熊師正

地又縱令坑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與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藥同操列厥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冰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公釐弊城社夙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場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矯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決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處鈍之功其素以獎廉懲貪收實心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籌每見躑張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辜頃復借敘功之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而起累吏貪人逃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為破格懲勸計勿使節次漏網之后司庾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進

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別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為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為一年人人視國廩為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僑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為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業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段絹襪禡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為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阜祿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為懲戒勿徒徇情面輕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

兩朝從信錄 卷二一 四



御史李應升補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

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惟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斧鉞不靈跋扈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五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孤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渙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敵天下以備奴如添派慘于剝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艸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剝掠部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縷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

切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為之岌岌乎有不可為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罷瑄遣而嫚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裡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六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母乃以護紅丸之故獲風癩輕封疆之故輕爵膺積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各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賡襲滿志矣而轉移念難坐視直臣之鋼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穢骨久沉突為昭雪試思中主在上垂廉尚不忍言况權臣在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紳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媚皂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廢漸興或勢若負



嶠巧通脉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尺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搽戈慕戀方濃望門插尾何惟乎譚謙益之欺騙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禎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輩之風遠故避聰之氣哀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不可解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荅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伏不鳴之謂觀望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置之何益從此以往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七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歛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思以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於夷狄因小人求濟是欲飲鳩却病也二者爲我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嘗在我奴之不趨虜穴也彼亦慮爲害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彌縫虜飽騎后憂方大別李侁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輕遣卑官貪鄙辱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言是封

何以平奴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纜之恩撫道嚴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數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無數之贓實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噴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做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八

胡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之法可搜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問問卽會議碩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有呼嘯計惟專賜勅書而泰昌以前舊遺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徼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既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卽如事例之設原非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爭言可惜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者百孔鑽入幼勞儒士獵取而規殿釘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騰濫觴任子如職先臣李夢陽所



如是者為公

有是元精

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薰蕕不分顛倒莫適臣為通查四年來得罪臣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黃克績之類停其臣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諤乃昌補缺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自簡原非虛說皂囊豈屬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臥瀝丹楓陞者青史空傳劉朝諶死而抄參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不召無期忠臣之棄棄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鳴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九

鳳者反為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鳴者歛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皇上

聖德冲年正精華采鏡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

庶知之不日聞第患

神明之不日鑒願于臣深宮燕閑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惟

越樞或有不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董于逸遜之戒獨正于羣陰之上嘗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見睨自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為 堯舜連天下為一身何慮扁之足喻哉

御史張鑛上言 國家置立鄉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贊襄皇猷時危則折衝樽俎者也 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持斧木綉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十

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用則有官不如無官况當躁競成風推諉冒濫之弊成習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况在幅帽遼瀾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為長便之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憂聞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為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当今雖奉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慎擇于先而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即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  
少如其才不能任或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  
豈觀望之會家園豈養俸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  
非藉拙之高蹈而解經邦之閒命脫卸惜其晚矣願樞

忒然思之也按差之常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  
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

藩封之恭佈苗夷之環伺視各省直尤為難理直指使者  
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粵蜀壤地相接頃

因黔蜀告既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若  
以為苗夷之性反測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次第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荆襄  
岳長寶等八府其駐扎之處或在長沙在常德從長計議

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  
同心共濟莫便於此者况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

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  
此又借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獲妖首王好賢

山東邪說之也實好賢之文王森所借森家洋州以  
一妖狐狐冷斷是燕之招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附  
請為國教主遠近响應信而森遂資巨萬好賢以  
此謂為聖王放之十謀反盛意而某州于秋志由東  
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啟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  
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聯連好賢為薊州差官所賣

考不以  
深門絕祀  
之意特  
不傳耳

得以拒捕逃去學妻于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為揚州緝後  
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  
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藉而散吾法門弟子已逾  
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就敢搜吾鋒者景州一敗  
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  
妖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主



二月

禮臣請舉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啟三年十二月廿

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

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

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

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

瓦搖落房窓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等因各

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伏念

陛下居質冲府說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上獨臨四海

修廢舉墜因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枯槁榮茂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綬帶稚子喁哺晏然而享黃虞之

盛也何乃孽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

豈可不悚怵惕而戒焉一手近者如關中巽風中原豕妖

有蟲豸之微皆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為

陛下臆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教者毋然泄泄也癸亥

星變

星變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星

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

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

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

少頃金星為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

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

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

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

天子後宮之衆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烏衡則軒轅星正

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為吳分也此精稷見於天者如此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十四 天啟二年二月

而黃河為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凌秋水灌漑

徐淮間殫為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

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

逆盤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為陰之常

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遙瞻

高帝弓冶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

山陵松栢可知臣從 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禱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 民心何如 風俗何如

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 峻夫經女方疾耕力織 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內監之料價踰額 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為 出之筭一不安也 吏道龐雜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 路而良民常以掠奪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憑氣力為 行止而田更野叟之公誣壅滌不得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五

天四年二月

上聞二不安也箱篋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有 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技充貴勢漁食閭 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後專累單寡剝產鬻奴搯手觸禁民 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 壩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半之各衛軍挑梗其形像 儒其腹府吏胥徒技敵巧法割貧軍之糧為常例牢不可 破開 天首善曾無武彘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 奇民剽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畫妖語不奉 虎 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梗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 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燭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門少

抱雞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輝赫鄉井五不安也中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咽梁豫大牙五湖浩渺吳越盤

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

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蓋天下極大利害之地倘有司撫

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飭

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

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

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是臣

等草茅賤賤區區自効不遺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六

天四年二月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 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 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 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答譽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 景響行將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變理大臣宜陋齊相於 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套疏曰臣嘗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傾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試之舉而根於舉人喻利之心蓋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為則無非為利也且不達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撥巍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牆壁善結納者恃錢神耽耽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為而司察諸官復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一 天四年二月

呈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憤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曰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因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迨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註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揭送逼真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纒纒贊揚之詞直當揭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印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君之託為不忠養人之惡為不義失民之望為不仁套習

之悞人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一法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但有失當併行的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說者曰藩臬離有司頗遠不得不借手於道府職不以為然自古為民者吏之程也試觀衙門之日為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難以他諉苟此處失真豈得註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為責成者重矣各道職司一路而一歸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為典除亦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一 天四年二月

日勸懲當而已方面非徇情之官百姓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雅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灼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為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少竊意涸花素之別則傷明冒瓜李之嫌則傷操受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即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即揭註該管



各官某某共報以為賢或某報

以為否者

其有所効也即指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為不賢行其

以為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莫逾

於通 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慾漏網即礙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權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為諸臣不職之

戒顧為此不憚煩者原為賢不明則勅懲當於以破其所

侍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

亟以自簡從事不苟徇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即稱臣職以為責人而忌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為被牽于舊例當論劾之時繞一惕息職妄意無日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七 天曆二年

行物色每季即出論疏即復 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

妨然職直道之行不徇於時而伶才之意不后於人怡終

者必不姑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即有前議併為刷洗此職

之所為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

以為疏糾以博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既多乎懇乞

皇上勅下部院立為科條持以信必庶或窮於不容私之

地以奪其各自為之心而職亦得仰藉 威靈用答

使命所裨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疏曰切惟古稱家宰為六

兩朝從信錄 卷二二

意哉蓋 陪都為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司

合而共成統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再

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

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

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為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遂成

瘴鄉迄今筋骨拘攣滿蹕 陛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骸骨可知矣中間召補掖垣

條陳忤 旨再起功曹啟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十七 天曆二年

進蓋投簪若穴者幾十年曳履 朝端者僅一載卒因人

言飄然去 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家臣懸缺未補 廷

臣秉彛之好眾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

前月二十三日共為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

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 留中未下職等

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

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頤得孔孟不傳之學為

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 近人情於是

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 朱熹入朝相知

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 士平所學惟此四字



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願嘉為何如人哉。我

皇上聖學緝熙。日講經筵。寒暑不輟。未嘗厭正心誠意

之學。而既學未烹之學者。不川於時。職為

聖明之世。惜之元輔。葉向高。先為元標。奏論甚明。近為揚

請甚切。豈汲汲元標一官哉。誠恐元標不用。百世而后推

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之名益重。而

聖政為之。不光老成愛

君。自不容已。

皇上推重元輔之心。以重元標。不待職詞之畢矣。且元標

非汲汲一官也者。觀其正色立。朝。急流勇退。與馮從吾

先後並去。國門進禮退義。儼然聖賢家法。視邇來被言

大察甘心。頑鈍氣節。何啻天淵。天下第一等官。爵自宜首

及於不愛官爵之人。今從吾已。接置留臺。又何恡南銓一

席地。獨令元標未蒙求舊之。恩。而抹向來會推舊例。且

從此。屬名。甚省者。作其敢諫之風。而忠蓋日聞。展承班聯

者。觀其難進之節。而廉頑立起。未必非激厲人才。磨礪世

風之一大機括矣。又豈獨為元標一身之用。舍進退而已

哉。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然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吏更苛細  
大抵於小  
民有大益  
投案苦心  
深

投士氣固  
人心

及備撫

請傳示  
公望祝

議以清查其項首而按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  
納銀三分。為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後  
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為率。滿則出缺。聽本衙門  
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如有缺奉  
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  
稅如前。或少補糧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首把陳守愚。詐降。故其罪。予以參。謀令招  
安。位身于。此其以勳為。若致原自不。及提兵回省  
中途被。諸前所。答在  
撫臣寡謀。督臣無備耳。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域。固幾年所。卒以忠義激發。誓死  
固守。則人心未嘗不可。也。撫臣立解。省會重圍。直破  
大方。老巢。皆躬。環甲。以寡擊眾。則黔兵未必不可用  
也。維是。大方。之後。回省。運籌。勳代。令。總兵。主領其  
地。指。皆。得。于。如意。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不。意。為。賊  
之。謀。計。所。誘。也。其。志。誠。壯。其。遇。誠。足。悲。矣。然。勝。負。兵。家  
之。常。多。難。與。非。之。基。我。兵。亦。有。屢。捷。賊。計。豈。能。萬。全。今  
遠。近。之。防。守。使。人。心。之。不。搖。督。兵。理。餉。撫。眾。守。城。貴。陽  
既。得。完。全。捷。伐。何。難。再。舉。此。所。當。急。者。一。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天曆元年

撫臣出征。數月。督臣業已代理之。賊勢緊急。督臣有調  
度兵餉之責。難以一力獨肩。應速商。惟才大。累。習。知。西  
南。利害。者。或。推。或。調。立。刻。簡。用。虎。豹。在。山。威。靈。自。震  
此。所。當。急。者。二。也。  
獨。謂。為。黔。楚。唇。齒。之。邦。輔。車。相。依。黔。急。則。偏。沅。亦。急。况  
楚。之。諸。土。司。多。向。南。有。孤。克。之。悲。觀。望。成。敗。以。為。順。逆  
故。先。年。征。播。之。時。設。撫。臣。以。鎮。之。事。平。旋。華。昨。已。會。議  
已。得。命。旨。矣。嗣。因。責。陽。屢。捷。又。復。中。止。今。事。急。勢。迫  
而。偏。沅。督。撫。仍。應。復。設。擇。流。近。之。有。才。望。者。推。之。令。其  
督。楚。餉。兵。馬。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為。得。其。人。為。而。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台。臣。傳。宗。龍。屢。言。滇。黔。方。畧。擊。擊。中。賊。其。人。忠。義。果。敢  
請。諸。節。帥。兩。省。之。吏。情。地。理。皆。洞。悉。于。指。掌。中。練。有。成。筭  
宜。以。監。軍。視。帥。之。任。與。督。撫。三。臣。尚。確。機。宜。大。展。壯。猷  
必。能。平。定。兩。南。不。建。膚。功。候。飲。至。之。日。破。格。優。異。以。酬  
其。勞。台。臣。桑。梓。接。壤。義。氣。不。凡。此。所。當。急。者。四。也。



推司道

議執守勅  
無之宜

因治有從

寬考以派  
夫之勢

防變補職

與師動眾十幾萬化督撫願其  
能運非深沈不能全點遠在天未  
道諸臣皆規避不樂就之一時之  
就近推擇良楛不一是以深入窮  
舉使之未可知宜速選附道府及  
者速為推補勤限任事功成之日  
此當急者五也

黔夷種數甚多兼以羅鬼之兵勇  
鏡已挂賊兵新勝始非固守無以  
以當計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  
應照原議漢蜀西粵各發兵各勤  
除沈雪耻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  
不可勦非聲罪致詐不能撫先動  
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愚之詐  
債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  
除此二酋不赦外聞安位母子屢  
籠之黨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  
于孟獲也服之而已自古未有絕  
者即郡縣而留兵設將亦貽異日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四年二月

安奢二酋連姻相倚非一日矣昨  
中則奢酋今之舉動視安酋為進  
傲恣奢酋亦將狂逞萬一遵義危  
震動合行四川撫臣亦未嘗以過  
其亂首惡如奢世輝奢寅者明示  
之計一應機開若開若不開使首  
制禦之術得展遵義去而全蜀俱  
孤此所當急者八也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  
至刑襄皆為黔楚要冲不惟諸土  
播印各邑患切震隣亦惶惶靡寧  
生心勾夷為亂關係安危豈淺也  
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  
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  
風靈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備陳象與  
思更委副  
言之可笑  
可涕

刑科解學龍饒玩懲貪疏曰封疆有荷且之政不可不知  
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  
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  
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據回鄉之口傳  
與撫道之揭報益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微倖又復二月  
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不來  
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驍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  
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  
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四年二月

揣來不來  
是定情非  
虛語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皇焉  
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  
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  
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墮開鉄逼近  
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  
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  
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 中國防  
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一舉而  
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得  
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無  
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奴未嘗忘。中國  
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  
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  
而傲奴酋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攬撥。則奴何以不來也。  
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  
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  
防之處。皆奴就就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峪。  
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  
不來也。此宜何如綱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天四年二月

從根上着脚。何如同心戮力以獎。王室何如知人善任。  
以備指麾。乃現在鉄衣。曾有的數。否。聞撫臣欲點閱。而各  
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稍黃。盛甲。曾經驗。否。  
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稍  
黃若干。盛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  
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場。放  
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閑。則稱  
觴為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姝。此乾坤何等時。而  
為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武否。乃三  
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斷石刊山。即此霄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  
吸髓之物。力且所費大將者。為其中明軍令。有犯必斬。乃  
出閔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遼民之妻。本婦  
喊叫。反網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  
而該鎮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  
掉臂。誰可摠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  
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為  
響馬行劫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驚衆。  
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暗自侵尅。每間費不  
過五六錢。拉兵為工築土為牆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十六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食弁視為奇貨。十扣其牛。以致朝  
野尾而入。暮伏。斃而斃。且倒。及不即日。呈報。開除。錢糧  
而遷延。為目支之計。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  
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樓。弓矢器械。十  
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遼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  
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虜明明  
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  
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  
又伺我東缺。西殘。漫不理會。然後亡而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軍兵。羸車下。駟何以應。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弊。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為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虜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為餉金。而指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資為犒資。而散千金以酌壯士。則將自勇。層層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縉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最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為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媮者。不願者。廉吏。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之墮者。飭玩者。悍汾陽。歛稚於平章。淮南竊謀於長孺。故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四二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朒以當幾身。在局外則爭梟奮一當事任。則兢兢焉。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鷹隼組者。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既為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既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悍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狼貪扁噬。不顧墜地之訕。而徇狗彘營喪心。無知之。愧如某某者。真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朝廷之德意。不絕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此輩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四三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勅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閑着作急者。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已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摠兵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爵。用絲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



時在寧遠道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  
 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  
 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  
 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  
 結屬國摠離人且也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  
 請牽其尾荷其巢世人異懷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  
 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歛  
 足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為東向再拜隨寄金紵以見  
 慰勞之意又臣近有謀于東謀回且述文龍有謀為賊所  
 祭而廣寧人鐵信其謀主也近亦迭來言其事則文龍之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勝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顧擾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  
 若數四擾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  
 入方可殄殲而文龍所請之餉尚未一有夫邊人之相  
 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况予之以虛着責之以  
 實效上不能以虛為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知文龍  
 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甚難此等  
 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蓋  
 體突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萊防南岸不  
 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密而疎似實而虛如勝  
 理有家按之不入終不關痛癢究竟疎且為漏費且不實

伏乞 皇上 勅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陞賞其所請錢糧  
 酌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曰功不必核其虛  
 餉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為國大聲疾呼  
 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蘭地

疏曰臣履戎行間計蘭地大城新築人于盧江一帶  
 皆膏腴地也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  
 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  
 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  
 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  
 土為利反以養兵為累故談及改流輒多感額但二酋  
 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立漢將與之  
 雖大乎况承享一塊土而百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之賊動則無處不可關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遠  
 最難照應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處可復進一狼乎  
 當 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就中設建衛所  
 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強壓之威浸尋至于二  
 逆肆惡橫行已無 天日在蜀以為土司而寬其文網  
 在黔以為鄰夷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朝驟發殺官  
 戮民不啻刈草此正古未有之變尚因循苟且不為  
 長久計哉  
 論者欲以赤水河為喻自河以東龍陽一帶悉以與黔  
 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立  
 遵府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勢聯力用  
 以彈壓諸夷保護內地計無善于此者若黔省以爲  
 祖制不肯更張則照恭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省  
 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敏後開疆之名以滋多事  
 但審地勢察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  
 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酋舉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避或  
 且暮接轉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  
 依優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勇兆提兵



一萬殺斷并子很羅等閑直入大友該撫臣即留台  
臣又行令總鎮李新搜等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  
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潰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  
借小民之化離未復膏血盡罄不敢自焚宗為臣憂心  
如割不能朝夕疆土既清早宜確議一面設法撥谷兵  
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會同請伏乞  
皇上賜裁定仍勅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議議伏  
請轉行臣次第料理奏報庶兩南夷界之地奠安  
于萬萬年矣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寒命醫視藥閣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三月

樞臣請亟推前遼總督

時督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而難其人樞輔孫承宗謂  
不如且停之然而寧遠去關門二百里遼矣至三協又  
數百里遼矣樞輔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寧無太勞乎  
且督臣離密雲而候代願義也行之日軍民擁道遼留  
三十六家夷人伏地痛哭不起非威望德澤素洽華夷  
之人人心詎能及此本兵之請留督督而催新總也意蓋  
深矣

孫居相為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為尚寶司少卿曠鳴鸞為

尚寶司丞

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時科臣熊春渭臺臣李喬嵩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  
不拘資序俟等而久之正與趙太宰之言合故上疏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  
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  
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  
即代庖亦若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  
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有直道二三人在署  
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  
者欲請告則預於應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  
以恒無缺人夫幸十年而後得為郎中文選考功郎中  
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  
璣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用相引議者  
遂謂其有頂替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遂單咨訪所  
以為諸臣絕疑議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  
若備資而越用之則遠者難以逮至是必擇其道里之  
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稍約于指資之訖其芽  
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  
迫馬上催促常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  
是以職等不得而就近推補  
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  
補不炒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乎  
先年引補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引補張霖傅作舟皆



江陵人即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則考完。而後轉。見為益。曹者。魏于職。業而。考于。管。選。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未。之。又。為。其。親。戚。故。借。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誰。可。之。而。杜。門。求。去。矣。職。守。與。請。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片。除。相。托。者。一。與。職。守。對。酌。之。如。振。按。滄。滯。昭。酒。寬。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徇。私。即。聽。參。處。或。以。任。慈。招。尤。即。為。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

秋闈在適禮臣請酌減點試事

上曰宵與大典雲南京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督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弗靖請以雲貴暫改壬午以前

勅使中書按使宜詳召家近津省或司道府有職業暇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提調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延按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時值奏凱無煩惟等者即以御史領其事故禮部送有此請也而命工部主祀并耀行人張鳴陛往仍勅該省撫臣沿途嚴兵護送勿致疎虞

大學士孫承宗拜邊察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罔不招辭獄要口口為真甚至暗啜之飯兒立殺受賞賣刀之殘卒以貽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王喇嘛奸細董成俊從羅城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日在棚城原為尚書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

每見區時有賞慰何會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為繫屬可借為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携有家口接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挺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其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為惡党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鞋鞢庸流盡責慷慨况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柘泊甫安時為警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人掃未定之魂垂索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携貲而相親相傍動道奇禍寧惟中土狡豪居奇踪跡抑且同來流冗相告要挾蓋作客他鄉舉目有山河之異遙歸西劫投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即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冒于山海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硝磺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濱而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為叛卒之瓜葛人徒知張元吳吳之滅人為可防也不知野外天都之遭殺亦有機也臣敢



謂已誅者為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慮而謂刑無溢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訛言。皆奔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在約束。日在拊摩。遂且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遺民之在苦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度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仇讎。俯乘困迫之警。以殄滅醜類矣。

先是濰縣獲解奸細。謀逆張通心等。遼人皆重足而立。矣。時論者言遼人必亂之勢。以及解散之策。若以遼于太平日。盡天下之金錢。以奉遼。故遼之人。泥沙川之鮮。衣美食。怒馬挽強。以為常。而絕不知稼穡之艱。與節省之道。今習氣已重。牢不可回。不耕不織。坐食梁黍。富者難保無常餘。而貧者已見無不足。此遼人自處于難繼。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空選

之勢也。不安一也。遼人新集。自屬流寓。而東人之暴無數者。往往估民土著。凌逼容于。自違于。濰不相長也。不安二也。三韓之眾。游海之卒。濰者近三萬。民中自不無貧富。自不無假貸而施者。武弁求民未已。是遼貧富與比。不相安三也。同是遼也。又分文武。所為文如生員監生。山人之類。是也。而其依諸兵槍。遼左請託居間。以獲富貴者。今非昔比。而若茲之貪婪無厭。猶伏故斗大一。濰。其笑僑居。欲請託而無可請。欲居間而無可居。皆若。是非遼人則曰。濰人欲甘心我。而濰人則口某某。擁百萬將。不利地方。彼武弁者。日不識丁。行尸走肉。外務。懷于難託之錢。內不甘于難割之欲。不安四也。夫此四。安。猶逆謀未發以前之情形也。而今何如哉。計所解散。之大縣百人。小縣七十人。隸之兩直山東河南之間。任其情之所便。官為給引。士農隨之。勿以冒籍花說苛求。焉。是在撫按有司加之意耳。

得而為異。癩之鬼。悲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員也。流品狃雅。巧階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其。之弊。乃併其公然。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皆。職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取者為一等。二等。可取。為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兩考不已。又再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又有降參斥退。即中者。入參。先撥辦。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後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又省。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選復考。時又分別考。除。選若斯之難也。蓋豈非其人。眾而弊多。故險。其途而。扼。其進。以防。濫。職。途。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經。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各。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空選

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祭考中。始得簿。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例。朝而白丁。夕而品官。實爵已為批政。而乞恩。則為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叙。檢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虛收。可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食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裁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五。添乞。恩。行。則。縶。納。與。實。歷。併。帶。空。年。行。則。收。印。出。序。者。亦。濫。此。貧。窮。守。候。者。所以。資。而。泣。血。也。臣等。請。自。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槩。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選。為。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即。患。貧。何。止。有。空。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察。資。以。三。十。兩。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選。而。備。典。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



矣。道司上糧則正入矣。以無名之會。視有品之丞。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金。轉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二年。照力役。乃以上金。色。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而。上。糧。之。數。定。照。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於。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選。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罷。招。之。術。至。其。選。而。選。矣。臣。等。以。為。不。若。追。追。貪。官。之。謀。為。便。今。世。道。衰。頹。士。風。凋。殘。貪。官。其。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清。軍。餉。民。貧。徼。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渡。眾。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聞。計。兩。生。與。槍。火。各。兵。角。鬪。眾。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把。總。為。難。而。把。總。舉。統。為。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抗。嚴。道。將。生。員。杖。責。羈。候。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猶。拆。毀。錢。塘。門。外。以。北。更。樓。十。座。矣。有。一。營。揚。把。總。出。示。約。束。管。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持。本。營。運。營。懸。兩。朝。從。信。錄。卷。五。上。之。高。築。開。弓。發。矢。欲。斃。之。而。后。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免。今。楊。把。總。且。革。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几。同。戰。場。矣。此。即。東。之。奴。爾。西。南。之。安。奢。也。焉。用。此。兵。為。哉。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陳奠安。退。荒。疏。曰。臣。受。

命。按。黔。一。載。于。茲。固。爰。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

大。都。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

實。日。隳。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叢。判。不。振。譬。之。疍。贏。之。

夫。臍。臟。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為。治。療。有。立。向。待。盡。

耳。日。今。蕩。平。可。望。夫。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為。整。頓。矣。

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上。陳。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跳。梁。苗。賊。生。發。兵。聚。之。

餘。殊。費。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為。腹。心。之。患。近。窺。總。兵。赴。鎮。省。會。大。肆。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壯。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參。將。一。員。以。為。保。障。盤。江。最。險。實。為。盜。藪。一。巡。檢。司。不。足。有。無。應。設。勁。兵。建。六。營。于。上。下。選。什。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督。兵。巡。緝。鎮。黔。血。脈。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西。接。安。苗。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遵。義。板。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襟。懷。間。安。苗。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苗。俾。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虧。

兩朝從信錄 卷五上 庚

額。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餘。耳。凡。有。賜。勦。借。力。土。司。是。以。土。司。煽。張。卒。至。決。裂。不。可。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參。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地。方。如。黃。泰。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患。舊。兵。例。支。協。濟。矣。新。兵。餉。安。出。乎。惟。有。乞。留。楚。餉。數。萬。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苦。于。呼。庚。耳。或。謂。國。用。方。詘。豈。能。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更。多。也。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縣中在萬山間，豁墾高低，並堪墾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軍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涸。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弊生。私頂暗投之蠹，莫除也。繼絕蕪熟之跡，莫察也。影射飛詭之害，莫禁也。吞併委壓之竇，莫釐也。法有遺好，也有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省令安順等處，戶口流亡，溝墜半是無主，不可不一問者。莫若及今亟作一番開拓，逐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田。查其各原納差糧若干，酌議攤派。土司忠順者，各管原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定差糧，照例起科。即有硃碯，絕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糧有稽，一洗得田拋糧之積習。其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又拋荒者，量行蠲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備給屯軍耕種，用抵餉額之乏。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為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之，始有實效。運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專物俾其悉心料理。巡行阡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糧冊籍，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一貯府衛州縣，互相覺考。永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五九

禁私

永無虞欺汝可也。  
一在禁兌扣以厘弊。政縣中諸項應支錢糧，一切累于兌扣。積弊盤據，帑廩如洗。即如駒遞馬館，例係條鞭。縣司如額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沿，卒係奸棍包攬，永走印領一張，執至領征縣司撥出納戶。賄通催差吏皂，逐戶秤收，加耗需索，勒逼折筭之害，不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稱疲累。此馬價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駙官吏冒破開銷，剝害鄉民，加征過倍。此館銀害也。若衛所站舖，管哨官軍俸糧，有就近供動餘，由遞馬糧米，而遇期仍赴布政司支協濟者，有已供動餉馬本銀兩，而正關一出，竟不扣還官者，有衙役豪右，六和買軍單，私自兌扣者，有官吏師生，俸廩支屯科秋，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折兌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籍口拋荒，或口田被苗占，或口小民拖進，長此安窮也。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為令。凡每歲出入錢糧毫厘，俱要征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領。仍前兌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而瘡痍可起矣。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縣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誦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五九



通滇要區黔藩咽喉先年止以一備兵統安順等四州六  
衛厥後改州為府而首邑缺如用是而堡壘各司紛紛助  
逆內應陷城摠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制也今應  
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板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  
建一縣于附廓令尉供廩之費一取沒入叛田給各官額  
俸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堪陽在粵西諸夷界  
限過定廣谷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為駐  
防行伍既得稽核民情亦便調輒自威清至平堪亦甚遼  
濶界首蘆荻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  
堪左控堪陽右帶安順互為犄角庶得弁土首知儆而管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聖 否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卒  
畏足也當事鯁鯁不勝高目于是有起遷之議有邊俸之  
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  
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銅其  
有別歷十年勞深望若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頓足窮  
微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觀者即為更  
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為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  
萬里鳥道崎嶇既而動迴車之想而瘴癘嵐氛景味絕惡  
乍居其上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 疏議日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趣裝而風氣相近  
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俱候  
聖裁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  
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  
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為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  
安而一旦黔禍再張臣被虜風靈地震黯黯三精天道  
恒賜月食再告而又值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四十一

聖躬違豫靜揖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  
歷于中而不釋者夫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  
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  
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微天之  
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  
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  
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君臣交儆轉念微柔尚可不



為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恩賞。親正人。還逐臣。簡名碩。停內操。慎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聰所習聽。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日。斷不至以規為瑱。所慮者。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旁時。亦獲之若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襟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庶魏忠賢弟任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

以獲偽造印劄。通同賣官。項君錫英。守福等。并前後操。李開礦。盜換精銀。屢除奸弊。故也。不知擅權作威之漸。已釀于此矣。御史宋禎。漢隨上疏言。爵位不宜輕畀。有以哉。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遂除除弊。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四十五

之功。與梁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輒得爵。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官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為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駟運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為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為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取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于地方。不丹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陵工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別旨。實圖兼併。使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一歲改而妨。國家一切公務者也。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為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脩造之費。馴馴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願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剛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勤

皇上奢侈少勤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修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目。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四十六

皇上嚴論李實。歲改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揆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其為聖世逸民。更當論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職言見采。地方蒙麻。雖加三補。臣有餘榮矣。



接心流血  
受其門之  
幸猶有未  
備

十

御史李應升縷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堅不肯應及欲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儲者九陽一系之全在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矣與利而未必可與不如且與之除害從役繁重奸胥欺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蠲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攤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役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那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紳兵召募之說則乘報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攀指平民三完賦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其毒四反也詔書停閣而丞尉殊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商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以傷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征之害今夫人口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休民方剝肉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罷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滑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狼虜一掃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貫虎狼四出鷄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為縣皆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垣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鴻儒葉明生史八舍陳林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上試思前項積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終無定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過于此。又近年吏部中飭考察署官不許征  
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爲  
遲。適且三冬收獲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  
月。詎能應乎。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  
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  
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  
之書冊。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單七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戒奏疏元漫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  
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鑣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  
恩秩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  
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  
生。受鎗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聞而踈于計也。三善之  
罪。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一六四

已盡駁  
之矣者

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  
功成奏凱。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廕。受不世之殊寵。乃何  
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  
又何以獨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  
赴難。在揚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惘  
紀律踈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  
浮于二弁。而尹仲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恭。方  
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遼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  
爨。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  
曰。縣大方之故智也。况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



且變出意外。身為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逃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遠而能廷弼有控制無方之責。今若三善被擄。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勸處。豈總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為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天朝赫赫重臣。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皇上宜遣親騎述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手旁觀者之終難追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達治以為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賚。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宥。視顏而偷餘息。封疆之外。以欺罔為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為忠厚。戴罪二字。視為護身之符。聽勸二字。真同續命之丹。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陋。

刑部從信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遂中疏稱總兵馬燭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燭喪師失律。歎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為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已病而不知有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豈督臣驚悸之際。心神憤亂。代為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憲典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真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述中早不具題請代。至今繫事決裂。而後奏。聞則述中之昏庸怠玩。此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烏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

賊將金重德。原係反叛。投夷下。總金遇河之任。奴差往平鹿於東歸路口。把截。順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出哨。內丁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詹大。號頭詹二。百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入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權。忠陳繼盛等。與達奴。慶。擒真夷頭目。太奈。斬獲級馬。器械。有差。分別情罪。輕重。解首。惡。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田。

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為毛鎮。掣。制。但。簡。罷不。備。戰。守。為。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命。

上曰。錄完邸報。并。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刑部從信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推用

宣大巡按方大任陛辭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

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竄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遼疆

南非夷虜狂逞而匪茹都城內外劫殺橫行而莫制長

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計薪膏糜且夕等事之時也我

皇上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當選

迅速竊行無斥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謚之休未

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為世運有不平人心

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卑

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為

媒究亦歸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憑胸臆以徑行智可美

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強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堯集

枯笑計靡夷錙銖翻手復手倏忽頃成雲雨名為愛

君則而所以庇身跡托憂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

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私自恩自盟自誓果有

一之真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徇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

嶇險例變幻詩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

之其始也相重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蓋世運之所潛驅何

敢以為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說利便  
實以良  
心証印  
不而  
踐者幾人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天四

之崎有象何敢不為請臣懼語云君明臣良其也者自然

而然平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群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

肥家之念自澹焉若為國之忱自切無委曲無偏敗

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人之心平于心

為良心于臣為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必象之何

自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

之而已伏乞

速教吏部為之宣諭庶其憬然悟翻然憤而

國君之事實有勳力之人世運之乎漸有可望之機矣臣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在西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暗昧鮮識無能別有窺

見一則以忠黨已多不必勝為聒瀆而其最躊躇最斟酌

而不敢輕發者蓋實見人心之不平縱有嘉謨嘉猷不過

吻中之浮物紙上之具文言之未必用之未必真祇存

一段議論焉是以寧甘寒蟬之請不逐螭螭之鳴而默默

坐是也

擒獲能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

游運總督呂兆熊巡按劉大受其尚書會泰疏曰臣邪

說橫行以來各理漸成各教不足以阻其迷刑憲不足

以揚其志固結日久逆其日深任如前時需費不過一

黃冠羽衣者流也一旦披削于鄒魯聖廟之間以致村

落皆墟燬燬斷環田控戈者半載庚戌尸流血者萬家

二百餘年來齊魯文物之區一大厄言之切齒及无何











天命攸歸 封除之典以不容已者但 冊典宜重以 朝使則尊

舊章隆 大典徐之受

命而王也 或戴之忱將與帝嚳而同永矣

茫茫海國 隱隱情形 臣民若干多事 而或持其新主 錄

助明其人心之向背 而後議封焉 可謂得大體矣

奴賊攻旅順堡 都司張盤大創之

守金州都司張盤 探得復州達賊 標掠遼瀋 于三年十

月初五日 夜半領兵襲之 奴眾奔竄 未寧等堡 俱下 奴

其入城 獲息已定 伏兵圍之 砲擊刀斬 斬獲無數 而罷

械銃砲 俱擲棄而奔 以兵少 狼乏 不敢回復州 隨移兵

于旅順 三山海口 偶有風 阻南船 內有滬 糧豆米 一千

餘石 兵民性命 賴以存活 本年正月初三日 奴又幸 萬

騎來 攻旅順 堡我兵奮擊 賊不能下 遣一使來 招降 盤

即斬之 以列守禦 火藥砲石 將盡 盤與衆議 設伏 南井

兩山夾攻之

勇大敗而去

兩山夾攻之

刑科傅魁 奏邪臣比昵匪人 把持朝政 眾皆側目 人有危

心 懇乞 立賜處分 以銷隱憂 以葆太和 事職惟天地之

大有 鸞鳳 則有鸚鵡 有芝蘭 則有荆棘 雖極盛明之世 安

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哉 惟其位置不尊 則其播惡不衆 黨

與不合 則其虛焰不張 故聖人作易 既責君子以射準之

利 又望之以獲狐之貞 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 職竊見憲

臣左光斗 科臣魏大中 貌醜心險 色取行違 自命為血性

男子 人亦視為聰明丈夫 然職久知其為匪類也 今

皇上陽剛中正 名碩鼎舉 奸回屏息 二臣方欲其鱗甲 戢

彼不牙 粉飾虛名 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 依附有道 未

公然與善類為仇 乃久而不禁技癢 欲貌為君子而不能

欲不為小人而不得 夫甚之而不顧名節 遂反戈君子而

恐為之 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 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

者 非即經犯贓吏奉

肯拿問 漏網之汪守太平 守太初 充歙縣門役 復營充本

縣庫胥 竊藏擬戍 營脫潛逃 京師 遂父事內監王安 內外

交通 事露 擬配人皆以為失出 而且敢易改名字 營納今

官 光斗身在憲府 不能追論 而且引為腹心 大中職添諫

短 不行驅除 而且助其贊養 自是脉絡 潛通 机鋒 弄露 相

與招搖 部市 攬泊 升遷 一借權璫為名 而群奸實收其利

一借銓衡為市 而端人反受其名 不惟使疊案之罪夫 黜

污禁近 而且令一時之士 路盡出常蹊 甚至小人以從邪

為得計 盡其伎倆 可以無所不至 君子亦以比匪為無傷

則其肝胆可以為所不為 世道凌夷 害且貽之于國 此臣  
所大恐也 是以臣不避兇鋒 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 立褫光斗 大中之職 以為人臣 潛畜私人  
之戒 而汪文言 即嚴行究處 以正其未盡之辜 職亦知光  
斗等平窟之兇 善營百足之虫 不僵 然憤積于中 義難緘  
嘿 但望



朝守清明憂孽消拜即詩奸剝刃于職職亦為世道其之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侍擬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擬之意矣擬之意不和于考功有那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三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存之為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教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為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內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使  
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奏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廷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為兄弟脉絡机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驅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起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那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獎恬按滯為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地臣愚幸甚國是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職

御史宋師襄奏內言黃克績多方那其盜竄之劉朝得不感感思國報未幾而以戎政內宜矣毛士龍嚴為抄卷旨凡中襄劉朝切齒腐心那輔忠秉机獻贊何而以授匪削籍矣故左憲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致仕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為左魏諸臣剖白，皆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疏曰：臣十六疏乞歸，同官擬旨謂時艱，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辭？顧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餐，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次不知臣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語，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盡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科臣傅樾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為辨，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計奏察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予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禱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為非所宜言而重加之，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臣忍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免聽，卿心亦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為國留卿至意。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鍵也。時逆黨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視外廷，惟此耿耿其人實為獨眼，得手摧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為。故借文言為用，而彼又適供其口實，雖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端，奈何以此為元輔尤乎。

太僕寺卿王之宋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勘？王之宋原以功在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選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為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有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傳封？其原住宮殿，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著回將話來



丁酉之大  
獨有一婦  
人亦服明  
日願効死  
力人夫率  
不差死

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無奈何語  
好亂也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功佐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階以慰死魂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為

皇上陳之臣職職束髮時適當

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間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留未盡

之蓄婚尚有奩奩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

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樵黑半菽不飽且也催征浩酷罪重網密呼罵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

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者弃稚子溝中飽鳶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臂無衣妻怨于

室子涕于懷吏催過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斃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職鄉延緩之驚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

嚴小民恬不為意且感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咲聚煩有徒也臣又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搜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贊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暮

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

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

月賞牌票減駟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却言錢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

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鞭坐一罪而傾百

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筭在匣不美

外甲第連云膏田連阡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獎荐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

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橐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曰彈壓



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參拿問追庄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撫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藥。一日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過者奉命入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弊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弄非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于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辨。在本府有收無辨。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魄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舉一切奈以重賄。又何處別覓真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狽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風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其期也。民生多患禍亂將作。

果此邑皆鸞鳳之樓。寧問里有鴟鵂之張。恐賢者亦無辨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連坐。府道不如經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關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為日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賍少者戒飭如法。賍多者參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荐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為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不妨于異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劾荐人數荐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塵可捲。若積陰沉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願與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五 大天四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五 大天四



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懇矣伏惟  
聖明 垂察施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二十五月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加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下矜恤之

聖德之政  
開切之論  
試一實錄  
實行之而  
其功當必  
有達于所  
吉者

詔再頒捐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寇而赦

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宜

民之有耻且格願須臾無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

爰書日奏斷獄日多兩血猶腥而桁楊接踵藁街未淨而

枷鎖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凜凜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二十五月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每至論議嘗相顧悽慘太息曰有是

哉虫虫者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

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

化之所致也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

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

日遷去漫不以民情為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肯者朕民

以自殖征歛吸其骨髓蓬楚若其肌膚虎冠而縱爪牙于

鷹犬兔跋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為



非既喪其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所事 刑。跳越于逋逃之間。以是庶宗。倡亂叛惡黨。成縣令。家僮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教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  
 為今之計。欲為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刊刻大字榜文。編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  
 速其死亡。又曰。我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一

五月二

聖明在宥。千古無兩。寬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匿不以聞也。合無重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屯膏。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  
 定約所。為邑長者。親詣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書。以發其良心。而熟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理。一切流氓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蓋有鄉約以開道。而親

上。或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問。族黨之中。聯農民  
 不輕弄其嚮。而亂民相勸。以為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編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  
 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  
 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為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  
 報之郡長。提綱即以鄉甲二事為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  
 司。而遠撫按如此。大家提撥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  
 催升。激揚將見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一

五月三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番入貢。况  
 皇上廣布教化。覃敷普天。幸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  
 酋安。聞之。將畏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樾。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疏奉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二十八日。鴻臚寺面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傳樾。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樾上言。夫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第326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17 反反下







表生往視曉諭解散

旋就寧謐真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官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

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

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

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一

五十六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三年冬值

神祖籍沒張漢文炳虎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  
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陞疏救而各官降罪職矣已而  
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為民矣宗史等微服前  
歸共視長安府項蘭臺之間幾于盡閉侍從備奔之班  
相寫吞聲獨上科林熙春御史馬孫倫庶文散三臣義  
憤申救悉遭貶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知報准平遼總兵毛

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夷砲等件

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

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畫謀商議欲以賄買西

虜更換旂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

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

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

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

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

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

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

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

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

歸馮特諭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御史黃尊素奏曰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

開逢逆日熱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踴躍涼

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

之曰恠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

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 臣以維璉為臣師不欲有

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

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彖臣破

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為賢

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

當世而以為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見

齊出千數  
悉於郭公  
而并有以  
知黃公



其人如斯  
豈易多辨

所通便可  
所授於

所通便可  
所授於

維。速。而。以。為。此。物。必。有。為。而。設。也。夫。不。知。維。速。生。乎。大。節。原。掛。冠。以。救。質。子。俾。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微。以。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忽。恐。妖。人。之。明。比。其。心。蚤。已。置。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且。維。速。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為。邪。誘。之。而。不。入。其。羅。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朕。相。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體。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速。者。為。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孫。趙。時。用。諸。人。其。有。靚。面。并。未。面。而。知。維。速。者。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夫

為。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速。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粒。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情。緩。急。有。賴。皇。上。以。為。祥。乎。惟。乎。屢。奉。

叢。言。勅。使。到。任。維。速。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速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曰無之。于此而或出於。

語。或。出。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倚。惶。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速。而。重。負。國。恩。乎。夫。維。速。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家。臣。又。

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各。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于。今。如。此。也。伏。祈。皇。上。特。

勅。家。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涉。羣。議。勿。介。小。嫌。使。維。速。進。退。有。據。不。為。維。谷。弁。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下。而。邦。家。亦。可。無。珍。瘁。焉。耳。矣。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夫。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九。復。上。言。臣。奉。旨。責。臣。以。主。持。國。是。平。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明。旨。為。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稟。擬。全。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此。恨。天。下。耶。臣。一。聞。此。



言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黃 揭帖  
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  
入閣 愈駭愈懼愈不得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  
久共事春闈旋入講帷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  
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項在

講筵而論閣臣諭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  
殊知面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花素之不相入是  
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聖臣何所聞遽形之章奏以重

兩朝從修錄 卷三十一

三十五月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  
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  
復思之人臣惟欺

君誤 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  
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怜而免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非山移文  
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惟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

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

無面目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堂臣以  
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  
持論稍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忝世路如  
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  
其風今日之風求波浪之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  
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弊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  
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  
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  
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于此而

兩朝從修錄 卷三十一

三十五月

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行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觀此景象  
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比今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  
蕩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

累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  
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

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畱也臣往者畱勸士大夫  
同心報

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志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  
其驅除今欲畱臣以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  
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凡此 疏時刻難俟伏乞

應難爲之  
勢與馬爲  
二日絕然  
不同謂停  
畱畱以救  
得一半

天災流行  
無人不涉  
此病能免  
此者必托  
內足自圖  
而不受降  
臨之危者  
矣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而蒙請于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觀官員科欽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泰良玉馬祥麟銀二十

兩大紅紵絲表裡泰翌明泰拱明銀二十兩遇叅游缺推

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廢馬德禮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國本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廢田爾耕子錦衣衛百戶

以緝捕人命一起便受世廢易哉

命計部速發黔餉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廢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使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大約是年四五月後恩應海加令人不可意度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廢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

判丁元薦吏部優擢

浙江撫臣奏曰盜賊有知縣索印索庫銀俱不可得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廷頭以死及入其署僅得俸銀二兩為布一端盜亦相顧驚嘆真正好官嗚呼臨難不苟與邑相殉功節精忠於昭日月

部院會議黔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其復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叅提學僉事劉錫玄奉

聖旨劉錫玄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叅政未任

今便到劉錫玄奏為微臣板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

重不得列款控辨伏乞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聞籍養病李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聞籍養病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聖旨該部院從公有了來說欽此欽遵吏部會同都察院希得黔陽之厄撫按學臣救血誓天敢死捍禦卒保

危城以還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而後何以際木鮮終若此

也則起于間與疑耳危聞門疑入疑復因問生展轉相

尋于是孤張載鬼之事成而竊鐵校持之隙深而不可

除矣臣請器制其大者按臣之察學臣重在獻城貴路

一事而學臣之詳按臣重在按留按臣一事夫當竟城

之敗績也按臣史永安欲發部司黃運清出往浙添平

越催兵稅而懼其不能濟方欲出使現任督催心極苦

氣極壯此正英雄慷慨所為學臣則為玄輒聽人言以

為按臣真有去志無稱報留矣臣既控訴以屈臣又選

大錫文臨難不避謂度支掣肘不為無益之生呼吸

之際安有照貨之念願即云欲護撫按出城然自請留

或作所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賊城賣



行歷極

國圖存之意而大奇錫之策之申成  
疏辨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者對善者彼此交搆以  
開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妨終相疑學臣因而揭按臣  
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并發撫臣哉今合三臣而論永安維才大畧  
起遠自說可以泣鬼神而光日月矣城之辦實為第一  
即錫玄言語之小過難況其公忠之大節李桂以被論  
之德臣抗大難于方熾可謂赤手而收桑榆矣即近有  
以金盆之說為言者然臣謂此大難萬死一生從前環  
喻俱可恕况乎盛開未必盡其罪傳曰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書曰方難惟重罪疑惟輕此足為李桂斷案矣史  
永安並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叙以酬  
厥勞李桂業已加銜示優選起用以為人臣當難之勸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三十四 五月

不惟為國  
家根本計  
為案詳論  
研計老成  
深慮可準  
可推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交萃猾輩以恫喝脅人財  
而富家兒卒多恣狂不檢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  
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  
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龍華  
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  
智者疑弱者懦勇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  
勢此今日之大患也蓋刻核之流以株連為利穴羅織之  
吏以鈎鉅為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  
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來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三十四 五月

不擾為得業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廕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鑄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兢明職掌嚴甄  
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為壯猷成畫

魏廣徵願乘謙朱國楨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璉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兩山竹齋  
東海波旬  
唐山幼葛  
後後後



此政務忠  
貞節百稱  
三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

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為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

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用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皇上堯舜之令名醜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

賢其人者舉

朝盡為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前以兵科都給

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

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批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賣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

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謹無苟分

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偽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讀政事之堂

幾成闕市至有徑自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

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

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

于於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心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網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帶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

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復職不可得顧于善類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

南朝後傳錄

卷六

智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顧

金甌之覆宇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

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與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一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嗚其私比捏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南朝後傳錄

卷六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不為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

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



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四十一

而欲廣順者，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發，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築慈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借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矣。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脆，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歎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

談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忿恚。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四十二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嬖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大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



任已奉

明青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

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祿為之鼓舌播唇馬繼教為

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奪中書注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南朝從信錄 卷五十五 聖 不

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干與

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虛逼城下忠賢因為奴酋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壩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

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

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

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

弟姪傾結達官忠賢益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一十

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

耀日驚蹕傳呼清塵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

也以輿夫為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遶則已儼然

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

視為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

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

南朝從信錄 卷五十五 聖 怨

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振附枝葉，或倚托門牆，或密揭居停，或投兒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投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 聖容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六月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及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稟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感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履行謹告，去年以災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霍告。

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甚昔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慙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疆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道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六月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愛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迺，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待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富斷。不所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三

聖 六月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總教着法司。問然後布告天下。恭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寒。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罪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

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

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

十未得一二。這本。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

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

籍。起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治直。本欲逐效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兩朝從傳錄 卷三十三 聖 六月

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

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厭乞罷。而旋矯

溫綸慰留。乃徐下

責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

陳良謨。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杜。徐思恂。胡永順。胡良樞。朱大典。陳奇瑜

翟學程。熊奮謂。劉之待。段國璋。霍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

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

奇學。胡士奇。劉朴。楊王珂。劉先春。南科道徐憲。卿趙應



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

朱欽相。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

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湯灶之奸。

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貶

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誥責停俸

者。更為慘矣。

特有陳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糾論。鬼魅心腸。不知其何見也。昔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為小忠小信。以結權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六月

頭而已。露勢必決裂。

今憲臣明明告之。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

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

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廷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

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橫瑞之毒。不在縉紳而

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

侍左右。而不急為之慮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

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

保類。若不及今嚴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直至

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

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或做盧受

例。置之風陽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四月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為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

泣

請退居田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冤魂累累。執簿相索

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應星等。仍付法司。快

朝野之心。以洩神人之憤。端在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時言者。曰。起已成騎虎之勢。業元輔意。主調劑。謂諷忠

賢。退而諸議息矣。且望其遷善改過。使立召王。紀文。震

五諸臣。復其原職。以著維新之意。其善矣。而執虞忠賢之

決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臣。持之不力。不知章



宜用磨用氣何謂權術彼則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  
中豈無一二入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其  
威福易盡凌虛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沉性命族屬何  
可不合後修即怙終罔忌清夜一思當必汗下羣然而  
願其身家必羣然而思所以保身家之計不出于求退  
改過之二道亦何途之復也昔曰爭國本諸公有以  
利害感動鄭威而得曲勸 貴妃明告

神廟卒定大計者可傲也何謂賄賂氣動臣刑矣部臣覽  
矣中心惴惴或資志以沒或旁蹊而竄總不可知勢分  
办孤日夕變生大事去矣諸君明而熟於計者苟不思  
諸疏已入彼且披其言而徐處之一網立盡耳不見  
世廟初議大禮楊慎等疏謂國長號累日者乎使諸  
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已彼有算雖成亦慮乎公議  
之不詐泉正之相持此未可以力爭者也豈有轉從之  
意因其轉徙而大臣操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為安依  
頃間耳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謀議  
不令不通而可以一二章疏殫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孤鼠焦山董極力  
撼之而未易動况忠賢乃大內之虎狼哉諸公易視疾  
引發內特有情張之賢宦乎外情有楊李之貞相手持虎  
引朝後傳錄 卷五十一 李  
不免倘亦發運之宜爾  
不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范燦 題為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敬中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事益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  
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園池威分出彘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  
日不在

字出于  
忠孝為臣  
子不可一  
日不讀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意由此言  
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  
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膳膳而大口啣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磨子姪至一世再世賞  
斷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  
言官空至十數者是一切爵實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為  
皇上有而盡為忠賢有與

國側目鯁鯁然者不勝太阿劍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兩朝後傳錄 卷五十一 李

禮其姪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渾臣  
又何敢據拾強為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妾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為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君之職掌者尚未言及

敢隨諸臣後而為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為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為陵工而用財是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陵工之用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若念也况

陵工原無須派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實源局隨蒙升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在局時日望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

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且夕可至因

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擅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以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探於若寄之取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

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任事

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實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陵工之繁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

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

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

義乎試一釋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

搜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既得利權  
之操政權  
朝廷將何  
覆之於耶

朝入心曲  
故成不  
辭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憂憂焉拘  
 執不詐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  
 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  
 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  
 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  
 賢所管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  
 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窺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璣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  
 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欲獻久之  
 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  
 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僭僭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此乎是  
 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  
 賢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費奉而為  
 先帝陵寢費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載如流  
 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於臣所

兩朝德備錄 卷五十一

嘉慶六月二十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偽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識悉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政惟竊利  
 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恃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恃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噴噴龍毒  
 兩朝德備錄 卷五十一  
 嘉慶六月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惡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濫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即  
 再為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懇總攬河魁之權

兩朝德備錄 卷五十一

嘉慶六月



以爲  
金有  
以爲  
其

勅令該監盡搜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價

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朝綱立真忠賢盜利權

陵工之罪予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盡即言出禍隨稅賦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奏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爆

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清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

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

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

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所救而燥旋斃矣

皇子薨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恤錄長友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恩泰進士田景猷知縣馮應奎捕

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董兆霖秦明厚監補我謀四有龍耿良張

要宗廷齡尤正國周國用薛應德馬武單天胤李紹忠

謝事君劉象民羅承官曹思敬貴中何劉應龍陳富俞

報國張倬楊鯨羅袍羅承龍劉仲時楊通張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

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庶滇黔之

氣脈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大妹婚期已近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

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惟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義命杖之前其秩



時火者曹進傳國與等乘曹大之妻與相大爭讓服毒  
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毀相大主家牛囚之羣掠其財  
報到道署研審根因曹大供出曹進傳國與等五人  
拘惟曹進到官願笞求免參  
奏着輕恕之責以五十板比入成而傳國與截之於途  
惡曹不已着收之于舖漸悔其非次日到官請罪乞如  
前通例着又薄懲之各以無庸數日而萬餘被其誣  
延杖革職之  
旨下矣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二

卷六 六月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林汝翁自詭遲化軍門獄

翁懼未受 廷杖而先殞命于中官之毒殿以逸出都  
門請遲化撫臣獄求欲代題各道潘雲翼等中官孫瑋  
各疏救不允 廷杖前 旨如  
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央蘭首賊首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干

西寨古營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口

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關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賴以安枕

可謂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貶有差

文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

俱屬緊要文書當即補查照后開郊廟群禮聖節冬至

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麻御馬  
監各司庫駕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



口文武職及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軍餉簿籍儀人壽山謁陵幸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宮賞賜各邊閱視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着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庶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刻期寫送 傳兵吏部

楊公首登 其狀可謂 幽突從類

南禮科楊棟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惡臣楊漣疏臆列

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為掇拾以瀆

二十四日

天聽獨計其漢整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籍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櫻公帑如龍旂如蠶袋據所頒

式樣工料撮要銀五六十萬黃絲之奸党仗為冰山鉅萬

之金錢盡入私橐裁絀過甚則群小必開口而訴曰曾與

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

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官禁何地票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敢干玩

弄是

陛下遂密之處為忠賢壘墜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之覺

也。今近而 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生死爭奪人也是得

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避赴臭

者遂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威

盜賊自此蠡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之

起禍作祟哉惟祈

陛下以漣一疏逐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

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代

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口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為忠臣良臣稷契

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權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軍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持。孤憤銷沉。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贖遂解

震威然恭請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為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為燦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燦生

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為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觀無歸遊魂戀闕臣僚伏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服為萬燦究而

深為

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

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

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穢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

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合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

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

之光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

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誅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為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

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

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

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

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

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逃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

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

更痛心

游十計



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不必資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猶望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為美譚

先皇帝期

皇上為堯舜而忠賢不顧

皇上為何如主使

皇上有斃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為懿美之累

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初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七

據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神號出神廟特封自內使來

冕至廟中未經禮曹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正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

去而忘

社稷之憂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封非之采昔有至逆

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為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况臣受

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適日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七

天顏似微清戒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節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

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燥已亡林汝翁注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收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學不生，則外學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請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至于

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八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

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却一人。如必

以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

悠之口矣。此上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

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

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

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痍

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給廩，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做計，臣猶感額攢眉。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

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

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

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

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為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商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然

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

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外廷。古稱軍容不

入國，况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

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謂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謂陵之期遠，近未上宜權時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脉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為恐負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為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為身官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痾養無不相通

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為耳西南酋終不能大

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

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南朝後傳錄卷二十三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効一籌私心

所愛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曰

皇上登極四年育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為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真愛痛心難割即屬在臣民就不悲愴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

助曜以綿

宗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詢

方書要訣  
醫國名言  
三百年來  
無此去疏

內其于外  
一語包全  
無限

卷二十三

十

皇子薨逝之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

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脉

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

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統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

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

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斜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

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劑神氣漸耗形色漸瘁

滿養已難為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

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涕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

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日半閉口撮縮涕

兩朝後傳錄卷二十三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症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捱半

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為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

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為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加受驚者也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起朝侍班卒聞銃炮之

聲必若迅雷傳于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手足皆

為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况宮禁之地密

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皇妃習于常聞

以漸而說  
入內然說  
其有體  
形容妙絕



而不覺保母慣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育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為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收養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七

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

武場合營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自陳飛

矢走馬一如內操自辰而西而歸囊弓發矢潛入得

勝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

以養陽和之脈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况

以眾鼓氣則氣益壯以眾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

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

靜則能生有不可斯男弄璋弄瓦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

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甫

脫胞餓飽之節嘆喜之性惟保母能為默體倘保母不習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

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

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

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尋甚

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消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

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

用心况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

以屑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七

怒為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

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

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

和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厚

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

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匪不可入

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

决裂橫發故鎗鈴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洗發遂至迅速

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調養保母不可不善人皆冲主不可不詳

善為騎兵之計



臨御之候忽然火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

天心示警豈為無意則降伏陰條以疏通陽德貴在鍾和氣于

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

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洶湧魁山堤潰四散奔流冲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其悉海道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

兩朝從信錄

卷三

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倘銀緊急着遵

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給

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眾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嶼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無數

杖禍首傅國典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李氏為 康妃

詔冊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順妃及一德冲太子喪禮俱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一需前供養每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軍卓及湯侯折銀每月三千餘兩又支糧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費矣若總算皇子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則史王祥昌有喪禮宜請旋有此命是皇上能以禮制情者矣為之一快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

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

有逆璫估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顛直招言董辭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覈楊漣疏奏

宜納並奉

嚴旨群臣為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資擾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瑣耳哉。然竊察察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  
贊御。嫉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  
令盈廷忠侃。口噤心忤。曾不得闢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  
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連竝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連

忠于

兩朝傳錄

卷二十三

末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竄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連而已。卽在廷大小諸

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連疏

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饒于忠賢。而比昵于楊連哉。凡

以公聽竝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

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竝聞宮中不

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

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  
妖。種種遽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  
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邇來愈見。朝政參差。國勢  
捨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蕪。豈無名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  
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

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兩朝傳錄

卷二十三

七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

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决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

以是酬勞。何待官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

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察察合



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群

臣疏論情節逐款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仰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

宥顯戮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

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敦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慎選小

心謹懇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

恣如是而官府一體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六

祖法昭明成親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論明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九極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日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頭場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而猛阻塞喧

填府尹點名多不能識聽前應遂至巳刻方出題監場

御史袁化中恭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

既里一司乃與清偏鎮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先

年香爐山苗賊披猖三載始殄故既里建造城池世為

屏障自安苗賊結平茶翠苗苗各修宿怨始而圍城既

而據岩頭寨漸次窺伺香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

狡矣竊里土官楊世爵力難支飛書告急且欲還城

交甲乘官他徙于是總督議以藩籬撤去則運道益危

乃發心理曹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

會督於二院就近催發新兵築壘并撥道府督催糧餉

後援令一戰克復岩頭寨獲多級饒里有險可

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衛安枕運道不便矣

宣大備虜

順義王川古兇貪狡異常然僻處遠塞其近邊而居者

皆素蒙節節落落也年來深謀秘計必欲據其穴并其眾則

邊愈近勢愈張今稽然梅寨我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

于我名雖修貢情殊叵測故撫臣王國楨令各堡將士

悉心警諭防備

倍嚴以保無虞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日民生凋敝之極一日財

用匱乏之極一日仕路蹀躞之極一日老成凋謝之極一

日人心渙散之極一日法紀凌夷之極一日名器濫觴之



極一日風俗奢侈之極一日災異譴告之極  
詔肅朝儀

是日

二節門左班有嗽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  
事太遠聲低不明為此

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嘗朝俱服青  
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着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  
體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譽母張氏貞懿

耕藉田

命照萬曆八年  
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為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時戚臣多越分比例互請肩輿不知非例

乘之在景泰四年一欵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餘不  
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在弘治七年申明兩  
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  
官及文武例應乘轎者上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官  
事并內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  
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人者皆實奏聞又萬曆  
三年奏准武職衙門及勳戚等官俱不許潛用  
三拜奏重處今皆違例借用甚至士人服紅黃優謀穿  
珠履遊人張涼傘于  
人自丁冒監頭巾不知是何出身而朱履便服借用馬  
扇不知是何官級相應 嚴諭禮部出示申飭者也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恤商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臣金維基博  
士門洞開鄧允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微姚士儒  
孫世裕董天胤李正王永興蔣紹堦學錄聶雲翔社士  
基典簿萬民慈典籍陳烈等請綱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  
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為

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  
學蓋言學校為積思廣益之地為天下公議所從出也  
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劾  
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察亦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悚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璫顯惡大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資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察亦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悚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璫顯惡大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雷同以資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兼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為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且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且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押親矣不可謂不信

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

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真可為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

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噴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

萌專擅壘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中國法以保全其首

領至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

多僭萌未聞以私塚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官官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饗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麻兩監掖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祿于兵戈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為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初死

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欲於

朝罷跪以候

旨聞忠賢云但謂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于

視學之日羣臣及大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夫公其公于舉

朝公莫公于太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答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

寧可測哉伏惟

兩朝從信錄

卷五

水

皇上將楊建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問

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

神祖處馮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于誅戮則思

威並著于萬世後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九月

偏沅巡撫李仙品奏請設兵三萬餉稱之以備策應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奉

命各省搜羅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觀官齋進以

備纂脩編輯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忤四疏請告

命留慈菽 實錄

諭內閣

聖諭朕以東事依重于卿日聞猷畧布宜兵威震疊固圍

恢復具有次第其軍需器甲等項中諭所司以時整備茲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三十一

檢內運庫併新造神器軍器精堅堪用的簡發軍前應用

計發安邊神炮虎蹲神砲各一百四十位佛郎機九十位

內提砲八十筒三眼鐵銃等全明盔甲一千項大小弓一

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萬千

開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十把勾連鎗三千十特

差總付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

勇營付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紀用陶文督率中軍張

守誠并牌子手金捷等七十七員齎至該監局庫查照器

仗數日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閩門照數驗收用助軍

威以備征勦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關歷二載拮据籌畫



駐劄邊營較之安坐廟堂備萬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  
膝襪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酬  
至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新解功賞  
銀備賞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襪段疋一百五十  
疋聽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督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  
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  
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庶借邊籌用資廟略爾功早奏  
飲至還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議死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黃陽之圍退掃大方之窟功在垂成以接濟  
不羈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忠臣固不受其死

未奇若此也

共事者游移其辭詢其貪生詳其烈  
死沉寃未雪卹典久稽幸按臣陸欽明查勸奏明公  
論昭著科部抄參請哀應奏張廷側可照而三善  
更多全城復地之功卹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有練遠之才沉毅之守汪浩之度人在其宇下如入  
春風光霽中自為令以至郡牧民懷其德士樂其教以  
才望拔置藩臬林泉志濃課  
子念切急流勇退仕林尚之

命瑩葬贈大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  
之捷敵愾倍增于是許將營兵鼓舞練胆率之深入冬底  
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隘堡妙家峪  
甜水站高嶺伏州東南三門海州刀兒嶺愛陽柴皮峪分

水嶺橫頭寨俺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從地自金州至永寧  
盜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奠瓊陽湯站鳳凰城併鎮  
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  
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  
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活獲婦女五名叛党奸細  
一名金重德據有傷札符驗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  
外其活夷顆級奸細獻之 闕下全帽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關上指示之九登津

應援之功許中書犒賞鼓舞之神暨將士戮力同心當先  
用命賊不能格遂爾以少擊多兵成列而載擄故疆失而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

也臣實何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稍有機殺即倍道長

驟奴且退徙舊遼陽而不果復築旅順新城以為攻復之

計臣急尾其後擾其耕作擊其惰歸彼方首鼠兩端自顧

不服安復他圖所望餽餉充足關上先應便可克復兩河

直搗其穴唯是借籌前席汗馬千城皆萬死一生得博此

捷既無按時饋餉以為免死宿飽之計又無顯名厚賞以



事之心所望 量材授官如奮勇設謀諸臣所宜酌量實  
投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  
二忘身殉 國之英其舍爵序而就退荒撤生死而衽金  
華固忠憤所激亦好名之念半有以驅之也

皇上若以遼平之後收功紀錄而補其立功不若因九仞  
之時先事超拔而課其速效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惻抽膺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命允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將參將陳維盛等照項加擢參謀葛

應貞宜加實授職銜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

德相等共三百二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時毛文龍

奏

傳軍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中府審奏初六日朝陽門  
外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刑部河南道俱在十二夷  
報有言某為官某為將當陣提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  
視之皆真夷也均當同罪逐之律而勿重四名勿女四  
婦一不任法屏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由居夷民被  
我師獲後以歸者耳哀哀無知我之或傷天心之租宥  
之益彰  
聖仁之太于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凡叛  
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為  
奴今把托等四人止十五以下而結既等五口雖年齒  
不齊均不計年者也事與律合伏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境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  
刑不惟 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有不歸心  
向化者誰乎使接文龍將士宜升一擢臣以為論功行  
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叙功中外之人無  
一不叙無一不升此近且惡套願當事者慎之往時朕  
廟今日之事萬不出此臣恐當事者或于一時修大之

且即照四川宣捷之例行之臣以為海外之事與蜀事  
不同齊魯雖未披首但獲其偽官又為甲其多降其妻  
子為其棄穴川有平之實也今奴之負罪如故若利刃  
終養任之助逆如故在我未嘗有新降奪城之功在奴  
不圖有沒軍喪師之辱不過小小捷功其稍俟文龍或  
清李佟二賊或俘如之父子即告  
而重 國典哉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與安邦之兄相侵交報故逆謀皆出其愚即遣  
偽賊發枯塚已足窮兇供誣而又偽降以陷王德輪貴  
陽情實以速攻獲此等奸狡真不可一日不誅者幸監  
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即擒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  
絕矣

樞輔孫承宗出關

大學士孫承宗請成累臣楊錦熊廷弼王化貞等 不允

南工科徐憲卿

奏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覆之  
疏緩不切救乃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  
四郡之賦復甲于東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省也計  
東西橫直幅員不過六百餘里而糧糶五百萬六千如一  
敵之所入寧幾而漕米連耗二斗十自銀連加派一錢一  
分以時價斗米一錢筭之每畝共輸正賦三錢餘銀矣而  
運糧收據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者不與焉然屢  
派屢加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祇以年來稍稔尚  
可罄所入以供歲額孰意吳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沈重  
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慘者言之臣



鄉四五月麥收成時也。目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四日，雨點如拳，勢如傾跌，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絕爛無顆粒矣。五六月禾插時時也，窪者多催人工身救高者，又貸金錢播種，滿其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之雨勢，比前更狂更驟，于是圩圯田崩，田河混合而苗不能插寸莖，實架室于鳩鵲之巢，繫舟于庭楹之上，雲水連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于青黃不接之時，後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掛于澎湃蒼天之日。今既腐春麥而絕之，又誘民質而竭之，正撫臣所謂災甚于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二十七

戊申而處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日景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三月矣。海湖以驟漲不容湖水，又基溢難洩，迄今高低之鄉，猶一望無涯。三家之都，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受害而受害中之利，偏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食與粒食俱難，恒心安得不同。恒產俱盡，彼人口嗷嗷，思珠桂真何來，惟搶掠可苟活，于是結聚勾連，以叨借為名，欲強開富舍之版廛，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行亂走，以忍餓不得

欲強搶販夫之米，塵按臣之移駐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言，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淪亂之景，得之確聞者也。然使止于鼠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多，即有業，不過擊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伎皆無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

類通府錄

類通府錄

神祖時，葛賢以監稅藉口，徧徂一呼，千人立聚，白晝將丁，鄉官家抄搶一空。萬曆庚申，因過羅米騰，一二饑民，強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毀役，几致大變。况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益甚于昔，如淮揚妖党，長興逆徒，所供強半吳民，真可寒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心，奈何不預為消彌，而堪令心腹之地，再有割裂財賦之區，堪經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為之崇也。臣以為為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下收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部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留以別販者，不必席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粟不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折不折者，漕艘自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遲，馴至六月未齊，煩督漕使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歷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



清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知漕儲然軍國大計司農窘迫無策聞之擇害其若輕而用財太奢者究之太費嘗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食土之毛又倍加削平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勘疏且晚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函議再復災重者獨災輕者折予以沛

附錄從作錄 卷二十五

二十九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夫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濫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

帑藏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絹布催制帛該部方苦無以應

而黃紅銅鉛涼暖罩熬山籠燈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

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

曾幾何而又以可省之務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

衣布措木關梁不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聖諭

新喪奢會雖通而建昌三路役使蓮妖雖熾而失業之民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方枘腹以控結草澤之雄日窺關而嘯聚此不減損示貶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為

天子節財裕民輩國祚于磐石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為一啓費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

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

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附錄從作錄 卷二十五

幸

論該監毋輕請

旨下部該部毋輕傳咨授南使南使不盡之物力專留以佐軍興勿徒以資尾漕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臣職

掌所關又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詔停刑

以甲元建歲仰承 天眷遵

鄒泗盜平

山東巡按魏元緒謹奏竊自鄒滕用兵而後已經先後兩撫臣極力招撫多方安插絕無意外之虞矣臣春初踏勘時止鄒泗接連去處一山內流遊匪數十人畏罪猶保飲賭圍聚然而為類不多一呼可至地方官稍一



仁人之功

大功

守身任事

故兩朝

留心即可庄刻傲也。隨經臣出示曉諭解散安插。而前  
 縣官開葦特異。毫不照管。新調各官。又以部費補進。未  
 即復任。兼之早逃。為虎。河工中。潰。各處。俄民。團聚。千。部  
 泗等處。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掠掠。該。京州。府。知。府。曹  
 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安。撫。李。守  
 已等七十餘人。皆謂鄉里。凌逼。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已  
 團。散。山。谷。願。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黨。保。認。結。入。保。甲。  
 仍。各。捐。俸。安。插。郭。境。遂。寧。所。餘。泗。賊。無。幾。日。內。可。了。而  
 無。端。奸。棍。吏。書。劣。生。滿。不。溢。等。倡。言。賊。眾。數。千。扎。有。三  
 大。營。等。語。搖。惑。遠。邇。民心。惶。惶。  
 魯。府。丘。承。本。倡。言。蒙。疎。首。遷。輻。重。賴。趙。府。曹。文。衡。嚴。切  
 禁。止。武。心。稍。定。各。官。于。是。張。大。其。聲。爭。言。幾。萬。幾。千。  
 請。兵。進。剿。而。領。兵。官。造。次。輕。進。又。不。杜。其。端。路。以。致。縱  
 虎。出。柙。四。散。掠。掠。警。報。日。至。變。在。目。前。隨。該。撫。臣。檄。下  
 如。飛。詳。悉。區。畫。而。臣。亦。從。聞。中。往。逐。商。確。朝。夕。督。率。復  
 拿。借。亂。史。言。滿。不。溢。等。立。刻。下。獄。嚴。諭。各。官。十。日。內。或  
 勤。或。懈。不。行。平。定。安。插。者。即。行  
 應。參。重。處。續。該。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浩。親。詣。泗  
 城。陳。兵。以。示。勦。之。勢。傳。牌。以。示。撫。之。機。復。該。鄒。縣  
 知。縣。郭。人。吉。仍。請。賊。巢。論。以。禍。福。各。賊。一。見。傳。牌。蟻。附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三

兩朝從信錄 卷二三

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全。付。之。各。守。令。而。計  
 與。定。一。考。覈。之。法。自。後。不。行。察。兵。保。甲。而。輒。以。失。事。報  
 者。一。次。二。次。免。參。余。賊。三。次。參。終。類。  
 題。罰。條。三。箇。月。被。罪。全。賊。四。次。五。次。罰。條。六。箇。月。如。限  
 嚴。拿。過。限。不。獲。赴。部。降。用。如。畏。避。參。罰。不。也。非。有。賊  
 出。即。行。參。處。失。事。地。方。不。論。何。處。流。賊。止。責。該。地。方。官  
 不。得。借。口。鄰。邑。改。滋。推。諉。至。于。各。道。府。統。治。合。屬。州。縣  
 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不。行。解。散。捕。賊。解  
 行。  
 請。兵。者。一  
 題。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盜。賊。不。斂。跡。臣。不。信。也  
 如。臣。言。可。採。伏。乞  
 切。下。該。部。即。遵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鄒。縣。知。縣。郭。人。吉。又。將。運。去。賊  
 首。數。世。魁。至。滕。縣。擒。獲。其。餘。或。免。無。幾。見。在。追。逐  
 旦。夕。可。了。鄒。泗。之。賊。大。槩。定。矣。從。容。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 應分任責成 按年完進  
 上從之 命各官加意綜稽恭裁酌務期早成 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  
 其略曰。兩河奔潰之後。將吏。竊。足。關。門。而。處。環。入。里。鋪  
 殺。人。東。虜。方。在。大。凌。河。西。噴。霧。是。及。寧。前。于。時。視。中。前  
 即。為。興。城。而。前。屯。寧。遠。不。過。一。六。里。以。九。月。造。經。歷。程  
 崙。同。左。輔。孫。三。百。里。外。該。處。山。三。兩。縣。民。而。業。以。旬。日  
 陷。矣。于。時。崙。等。凡。咬。虎。口。而。收。束。未。之。民。百。餘。人。以。歸  
 于。時。付。總。兵。趙。卒。教。以。三。十。餘。人。駐。前。屯。剪。刷。棘。驅。豺  
 狼。救。不。可。知。之。人。投。不。可。知。之。地。而。徒。手。為。防。楊。腹。為  
 後。今。所。部。官。兵。六。千。餘。名。皆。其。所。簡。拔。道。不。會。不。費。安  
 家。招。調。而。後。先。安。插。遼。人。五。萬。有。奇。時。予。之。衣。食。遂。卒  
 以。為。屯。為。勸。為。撫。不。費。公。家。一。錢。而。時。出。其。餘。以。接。濟  
 他。城。乃。賊。入。更。有。新。獲。遺。棄。其。馬。騾。器。甲。開。公。私。田。數  
 十。頃。即。兩。年。公。屯。可。值。十。餘。萬。其。修。築。有。巧。思。有。堅。工  
 一。錫。不。令。部。下。飽。其。兵。馬。餉。餉。分。明。不。獨。手。不。泥  
 此。一。官。者。備。舊。軍。圖。新。功。家。世。行。國。難。父。死。未。葬  
 而。更。從。臣。其。遺。屍。尸。而。幾。死。者。屢。矣。最。久。最。慘。獨。先。擲



開通君面  
如冠王扶  
勇人果  
冠將也

武人更難

法其所為。儘可為諸臣法。乃其意氣發揚。不獨諸臣以  
 手也。當加德兵官。以風先勞之臣。其在寧遠。則有付德  
 兵滿桂。初以勦撫。兼長。用為中軍。從宋薦借之。寧遠  
 能遠。哨探。理。墩。堡。一。意。拊。循。民。而。約。東。兵。丁。無。敢。相  
 之。役。尤。世。然。新。獲。四。十。三。級。李。達。馬。六。十。餘。匹。而。掛。劍  
 受。款。兩。酋。互。異。桂。探。報。之。盡。屬。條。緘。及。物。皆。挾。款。而。桂  
 以。臣。言。之。定。省。可。二。十。餘。萬。諸。酋。膜。拜。感。畏。偶。有。夜。竊  
 遂。殺。一。捕。一。先。遣。詰。責。而。虜。諱。言。去。當。是。時。野。盡。推  
 結。之。寧。遠。平。城。盡。短。髮。之。遺。子。而。眾。方。未。驚。兵。盡。烏。合  
 桂。能。事。為。行。理。人。為。安。插。合。兵。民。五。萬。餘。屯。種。至。五。十  
 里。而。開。闢。地。亦。有。法。其。體。貼。人。情。能。使。強。口。舌。稱  
 胆。願。心。而。驅。使。丁。壯。能。用。其。死。力。至。假。胡。服。以。夜。射。疾  
 以。當。賊。且。以。歸。營。之。村。而。誰。能。善。每。事。輒。以。趙。率。教  
 相。推。乃。至。禮。有。所。不。安。故。寧。夫。官。而。不。肯。為。故。關。外。兵  
 民。戴。為。神。慈。而。大。安。河。之。役。使。賊。五。百。而。合。營。盡。爭  
 為。頭。敵。此。一。臣。者。大。勇。沉。毅。真。忠。懇。到。從。來。中。權。之。任  
 儼。視。崇。隆。一。脫。參。謀。立。為。登。壇。而。桂。能。去。最。矣。間。之。地  
 孰。最。險。遠。之。區。未。既。能。盡。性。復。坦。蕩。章。天。校。直。橫。人。當  
 爾。朝。從。信。錄。卷。二。十。七

夫用合與道率教同授。其官仍管寧前衛事務。其德  
 先後出關防。率諸臣如魯之平等。宜酌其論。傳就其所  
 為加升。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曰。臣接耶  
 報。見督師輔臣孫承宗。遠累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鶴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放。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  
 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叙者。有離任而叙  
 者。有死事而叙者。有併議而叙者。或有甫經考功法奉  
 旨。處分而亦叙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遼。臣盡入薦疏。

毋太濫。敗臣。督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  
 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若懇放之章。同時  
 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車于關。請  
 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  
 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內庫之兵。伏搜。內帑之多金。始  
 遣中使。宣資軍前乎。舉。朝方。鯁。鯁。焉。慮。謀。不。萬。全。必。不  
 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真耶。稱病  
 者。真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亮。唐。臣。度。矣。請。即。以。此。効。他。山。之。石。可  
 爾。朝。從。信。錄。卷。二。十。七

手。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物躬。盡瘁。裴晉公  
 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  
 祭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  
 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  
 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貽。議。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  
 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為。美。談。臣。知。樞。輔  
 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懷。萬。邦。而。錫。命。者。是。何。殊。寵。而  
 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敢  
 忘。諱。竊。謂。樞。輔。一。臥。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叙。薦。諸。臣



者謂何而計復出此伏祈亟

勅拒輔勿申前

請務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蹈墮賊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三十八年九月

請其說以知其人心術之方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逮漢以還相襲為傳

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真之

朝段義雅朝宗崔或楊恒之徒迎合寧宗附會太妃假手

為偽接踵相愚見於李微之楊慎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諒呈稱漳

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依

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潤璧

際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但風撓水湧出河恭誦

篆文八字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獻

善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寶得其實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網不起



之臺諫此皆

皇國禎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干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靈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

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

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

禁闈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

官員捧進

殷鑒踪涉首端亦非臣誼然似應少緩須臾奉候

兩朝從傳錄

卷五十一

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迂且固不能歌天啓之風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之達觀承命之真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怡神寡慾親賢

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為登進圭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諄諄言人為

天子贊襄神聽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黿夏禹之玄圭

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思性王燦同鄉民邢一  
秦等在本縣地方務本在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  
平地忽風大起旋速直騰而上視之明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品瑩異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  
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  
於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官齋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奏捷其辭

曰紅夷之畔毗彭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

講懾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

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

作橫敵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

危所係軍惟半壁藩籬疆弱攸關幾累

兩朝從傳錄

卷五十一

三十一

靈長社稷所幸

廟靈默祐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

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

歷壘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

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

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

皇威赫震神武丕揚

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

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于

中興願為蒿矢慰

感節可敬

懋德以進  
賢為寶是  
古大臣心  
事



見旒之南顧敢作違際謹露布以馳

聞知

天顏之有喜也

閩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扶市捨掠猶可追逐惟  
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澎湖風濤洶湧  
難戰官軍彈藥雖有中左之創夷無退志於是南臺  
力主波彭島舉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  
夢熊諸將士開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日發吉具突入  
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奇攻各有斬獲  
夷退守風壘一城是月南院發二大策應舟師委加銜  
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澎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  
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慮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  
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  
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木標劉道榮彭湖把總洪際元  
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  
地勢風帆三而臨海惟時上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  
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十一月

于六月十五善師進攻夷恐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  
適南軍門又授方畧齋火藥火器接應即日運火砲登  
陸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扎營分布要害經其派  
道禦其登岸擊其砲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策  
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七  
月初二夷計無復之令夷日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  
開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日問能速還信地遂  
則攻勦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改分兵三路齊進  
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豎白旂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  
宮哀稟牛文來律奉咬啣吧王差肅公文赴投本院並  
無作反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拆城還地孫海道  
恐攻急彼必死開不如先復信地從一網盡之為穩姑  
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  
為舊高文律所居尚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  
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我師將府札  
營防其復回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  
則有按臣喬 左右布政游漢龍陸完學廉使朱身  
修參政朱一馮副使高登龍參政孫國禎沈珣楊公餘  
副使沈萃禎桂紹龍胡爾德餘事葛寅亮知府潘師道  
同知趙廷何舜齡推官林棟陸蘭欽文知縣李燦然楊

文臣孫朱  
二道功勞  
最大

武臣王劉  
二洪勞苦  
特甚

學美

以圖聖功

廷詔劉斯涑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儀  
南路副總兵俞咨皋遊擊劉應龍節僉李應山參將陳  
文揚遊擊鄭嘉謀都僉吳從質彭湖把總洪際元把總  
洪應斗守備王夢熊坐營張虎臣把總陳營等所宜分  
別功次陞賞以慰効力疆場者也計解生  
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日而論那等

起余懋衡南吏部尚書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申飭監規

時監臣言太學為首善近來成規錯亂告假不已且圖  
起趨越換不已竟欲納班所當申飭告假不許曠撥歷  
不許月期假借名色冀免坐班則考較有時附微有地  
納則且為利藪非立教之初意矣相應題復申飭其納  
貢充附出身原殊納貢當八月  
月充附生照青衣量減一月

改折江南漕糧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十一月

命行人姚昌錄護送故都御史孫瑛喪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銜以平盜功請陞兗州道右參政  
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  
國本功得  
贈恤典

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未盡用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  
缺冢宰臣集衆論以鄒元標名上一時

聖意難測慎重不報中外擬議騰沸玉鈔金鋪勿陳東序  
豈其求舊非與注內有期蓋數月以來而無不鳴嗚是冀



今馮從吾以前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前宰曾工汴南憲次第報

俞旨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銓舊旨果

君父之有成心而拜禮艱難為愾懃之誠棄物拔茅之亨不勝連茹之惜談者鬱鬱而臣竊以為不然夫元標筋力

未衰者也設其果衰几杖之頒從古自有優禮元標杖下餘生天留之以襄堯舜之治意者實所存注几杖遺意不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意原非厭薄元標昨陳良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奉

兩朝律條錄

卷五十五

聖主十月

旨該部知道明以推擢付主辭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今日者

聖意漸昭且衆正彙登不謂非同陞之漸顧人情疑信尚半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繪再

勅啓事普一視之仁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額彈冠也哉

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家三途並用除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考選皆以文字為致身

激騰已極不可不依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執務不敢與相頡頏豈非重詩書而耻以賄聞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剛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陵工議開巡視利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效俱

允惟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之意焉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兩朝律條錄

卷五十五

聖主十月

存之遂倚為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滄邊雖盡天下之庠序而貢之母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

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為市願冒濫于河清風見重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

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開于賓興之年天下廉監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各送吏部不過數十人所得幾何

而日嚮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曾經學臣優取盡一



時譽髦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賄士風日下士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貧者聞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墜正缺又少勢必與贊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為解而愚天下之寒生也彼斯地之才陷身末局欲逐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此三不必三不可而冒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北清長一  
大關頭  
識者愛之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旨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為能稱其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素知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有私其間訂辦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票帖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着言官

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植黨比今冢臣及憲臣

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已示薄懲

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

一體申飭卿等心齊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聖旨

付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惟炳疏內有云恭維聖旨有曰朋黨誅夫諸臣方此角立朝同心報

國誰為此言以告皇上從來小人稱國必指正人為黨益攻一人者僅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烈

皇上玄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請還已往臣方且靜聽

俞旨而復有此交際將使爾益不芳恭憲為芳而後可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開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

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冢臣後先立



何謂君之好義如始也

朝人品事業昭然在人耳目一日蒙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為部堂管指南星所甄叙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其焉前此啟事既無當于

聖心日後升除懼難道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裁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俯而思曰何以

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籍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別罪以飭吏

治而明

兩朝從侍錄

卷之三十一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續有

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乘人罪有難追即憑城社必欲

以法從事大計在邇方圖與臣堂官越南星澄清世道畢

臣報

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譴矣竊思題覆雖繇冢臣主持而考功職

掌承行起單呈堂功罪一體今以三朝風望之元老任

怨任勞力為國家慎名器抑僥倖且蒙不公忠之

旨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默然不吐以為荷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欺

君賣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疏入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

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

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奠

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

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

懷君父之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為姦欺朕切沖無所

忌憚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

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

滿其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

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

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

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為皆

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克已放羣小

未安或公相黨故或妄肆猜付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

念玉石碎未能辨



雷靈詎可驟施論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  
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  
之應天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决不襲姑息之政矣

至御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回道察憲綱至嚴節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不意有慢視憲規恣  
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臣西臺豈欲其是則是非則非漫

無可否爲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十一月

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

道一至清一至濁行徑較然臣不別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

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化中始以考核

呈秀者至化中蓋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

謝公巡按  
江西有地  
方民情一  
神可法也  
石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  
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

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

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使

同知譚臣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市離地方而鹽院劉

大受且臚列其賍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臣是

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十一月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之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臣之貪污論劾也天相稔其易

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夫相益於其易與也又奉

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掃山撼嶽之威祇供其禦貨

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且居獨好指佞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不讀于  
秋省刑監  
切商

切商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華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徵負罪愈驕疏曰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蒙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徵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日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聖十月

皇上至仁既已赦寬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  
之義廣徵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  
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劔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徵品足以服天下乎才及以臣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勸勸舜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  
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  
按

大明律失儀制賀者笞四十祭享失儀者杖一百廣徵宜  
何居焉可視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

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誚雖違衆吾從下孔  
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徵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鶴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車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徵之父嘗爲言官公  
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徵獨不念乎奈何此  
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  
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徵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  
前朝後作錄 卷三十三 聖十月

儼見指擗輒自張皇若十手十日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  
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  
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徵釋敬慎之

肯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  
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秀水 沈元述

十一月甲子

時各衙門奉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  
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各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失祖宗設立初意朕已  
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豈是  
陳于廷楊璉左光斗錯制舉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于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  
日楊璉既曾親接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伴為不知怙  
惡不悛社藉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  
不公頗屬楊璉左光斗張上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切  
冲真巨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  
南道葉與嵩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庭楊璉左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為民仍追  
奪楊璉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  
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  
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湖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敦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為褊迫博  
擊之事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皇上薄示懲譴因而銓憲空署已更思計典屆期穆然深  
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  
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難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者職伏思之

皇上天也天覆憐萬物川澤山藪洽戾都容行雲流水

底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刷千古急取崇官

無誤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願



皇上防其漸耳職愚無識竊觀古今事惟典章可限人而  
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越日者臺臣潘士良會推  
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論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諍可論否存  
舊章于勿溷留清議于一脈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謹怒與

點用並無成心總歸太造琴疑渙消

兩朝從借錄

卷十四

三

堂陸喜起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入  
降三級調外任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表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

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

遂入舟師應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探蓋州其鎮

道相高汝登統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廟正縱舟欲前而

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

陸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時臣住寧遠而撫臣喻安桂

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

州松山以堵西虜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  
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遠凡二百里  
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將臣  
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歡同心協力  
滅此朝食蓋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蓋  
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  
一事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言及天下即今  
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

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

兩朝從借錄

卷十四

四

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俱苦糧料無資臣乃由右門寨

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願蓋喜潘石古北東

警為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

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眾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

大未敢臆戴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漢詳計可

否其不可宜之筆札者畧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

可移如持鉢貧兒遂得綠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承年仍

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開山海因念春遊

天顏三年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

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萬壽仍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而聽諸臣教言遂可以稍解羣疑仰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糧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奏措辦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日入但邊備尚有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真切誠恐准臣暫入班行董差官賞捧具題以聞

兵部接出

兩朝從信錄

卷二四

五十四

聖諭遺土淪云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耻朕廟堂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桅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前遠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臾時日寧不啓夾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耻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

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侯犁延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勲著亮度河之偉績就或真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參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毛文承祿程尤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四

六十一

鑲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俘官周世登賴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日朝廷以滅奴伏遠為重毛文龍還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咨文移龍求和又授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遠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請龍回叛中分土地等情乞發餉以濟城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速奴酋未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呈候慶曆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

時有嚴出疾真遂乞歸



賜馳驛去

戶科陶崇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報稱其  
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為令東魯正值奇災性命  
僅存筋骨俱竭特薦蒙

皇祖拔置言官今遇

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趨

朝者十餘日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  
敢踰于正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值

皇上厲精之始涓埃不足報高厚職所素知緘默何以挽

兩朝從儉錄 卷三十四

七十四

曠瘼深用自愧故因稱慶之後畧進蕪蕪之例董條四事

仰贊

聖明狂替愚蒙冒觸忌諱職誠不敢復坐矜容一日慎起

若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誰不仰藉誠觀今日之衣冠

萬

國并舞千行望楓

宸而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無非為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羣心如此

睿慮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復則

皇上調攝之功鬼神呵護之力咸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聽而鯁鯁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歸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商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搃精損  
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溢怒之頻生亦犯養心養體

之良法所當慎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于在筭之  
貨財樽節于豐盈之日嘗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

兩朝從儉錄 卷三十四

七十四

不足况今當長日微陽始萌

王者承天尤宜靜謐故職所以為芹曝之初獻也一日去  
疑衷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百人

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阻責其  
取效苟克有濟自巧心賈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乎千  
眾志兼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勝于

聖心遂令

陛下若似乎有致疑于羣臣者夫

主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舉

朝必行其揣摹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



誠理本顯而必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夷猶于兩可之間似卸似肩取具于形似之內則尚能為

皇上進一人効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有魑魅魍魎之徒

且抒青袍紫之人何敢造犯法于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抒初心莫作四顧然後謀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蓋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信口倘倚鼎而不敢

烹迎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况軍國重事耶此所以為

諸臣請也一日慎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九

綸其出如綽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

有所指而據之以為端則傍有所視而竊之以為流夫天

下無疾而可使之必呻無微而可使之必蹈無影响而可

使之必不能不辨無則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

命名之一字當嚴也日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謐責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

異同猶望

皇上盡入陶鑄化其吟域如彼此之局而一開將水火之

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

隱禍况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劫譽攘名機關反覆夫虞廷

以受時之  
遠識則若  
口之危言

結在此

鑒下情

情於此

平心之論

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為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埃作徑則人才攸賴

固是亦攸賴矣一日鑒下情君等如天臣卑如地赫赫

在上誰敢不欽况士人遍野皆求官名及至登朝千百

一二即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兢業之小心惟是誠見偶殊

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累

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

專擅即或陪推蒙

點正是

聖度公虛既入啓事之中豈日斜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

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黷

宸聽遂傳

九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期順親羣工務在獲上乞于形

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註誤遂謂其心實然

勿以一人之虛張遂日其徒實正當去跋人之踴躍志在

求前啞夫之呼嗚不過欲語自今已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審其無他盡從獨宥若果豺狼其人臣輩自行鳥

雀之逐白簡森嚴誰敢怨之此亦君過臣勞之道宜然也

已上數款卑卑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管見忘其淺陋之

私衷倘蒙



皇上鑒職言之雖鄙察職心之無他 留神採納見之施行微臣幸甚天下卒甚疏入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任

自陳陶兩諫臣降而正言之氣亦稍折矣

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

特勅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

詩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民生困

極矣苟吏治無振劑之日則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

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五十五

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大交用奈何

天災流行寶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汚吏借征收以填豁整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也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

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亟欲振刷者亦在重雲

登霧中耳目之不靈其奈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火知傲愷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套

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科道條陳 勅下部院中修知必大加懲創一洗

貪汚之宇宙以甦久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

看詳則

是部院諸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

獲金而人長安者必不火也可無所以中飭之者乎臣以

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贖緩之利或通莽夜之金而皆未

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

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合怒共怨者莫此為甚今合無征

收二字填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此而輕其他

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

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為重而為解之者曰其才諳可取也

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為貪也

更巧又有為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五十五

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術竊其為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

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

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克軍餉實實可以傲貪墨毋如

某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為贓吏開一面也

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

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

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懇懇有餽

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苟負此有司之所

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

者此誰教之也則今大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



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懲  
貪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閒報  
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耳亦復曲徇情面此非  
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卽無各具之獨見當有衆  
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  
國之耳目遂過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  
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  
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七

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至于計期初去僅四  
十日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遙何日戒途何日到任  
卽竭蹶兼程恐事時迫忙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勅急催毋得例辭并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廢幾

計典不悞而貪吏不敢滿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

班時科道員缺既盈尚有需次者及續選者四五十人今  
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日下諸臣鱗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清華之選者正不乏  
人懇乞

皇上

敕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卽與考選庶  
幾言路充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嗾者有華  
選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清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  
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十四



十二月

復建汪文言

時御史梁夢瑀條陳計典復建論文言得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謬文言筆端謗惑聽以致負和此語印廷杖意盡其真還若錦衣衛差的書官旖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會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例則挺擊一案日宜從神廟慶法而進華移官業經會奏屢奉

明旨總之

卷二十四

五

此何心以不得正終為諱實奸執務真不可解矣若夫宮本移以前當慮其變既移以後宜安於常李經手者是以常人且無居功之心而旁觀反多推戴之論遂致象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原任淮安司理朱聘臣卒

信州重鎮口朱司理公諱鼎臣字公耀號調槐一號懷德為鍾陵望族太參鈞城公其祖也公自幼英明現傳不羣披公冠焉長條廉府庠推擅時望與其里中兩漢高公雲騎劉公後先相頡頏才志橫驚不可一世博通經術百家子史及陰陽律曆諸書無不諳覽下筆如神數千言立就不辭鋒眉摩子一時英俊爭領事之

流移上著 為兩受公 建隆德大 六

兩朝從作錄

卷二十四

五

排厲廉隅以道德自重絕不預公事當路者高公節秩未滿擢淮陰司理時赴丙辰公車府中聞報快然以不獲典試事為歎因已泊德揚界遂單車之任除左右獨肅手裁性素嫉邪兼職挾風霜公曰是可行吾志也夫斷一以明冤產為先察屬憐之入弗敢下以私准故豐沛遺風背公死黨水節較驍勇為日之司車之所輻輳民雜言龍游于者輒率百成乘持隨私隨官吏捺急動衡輒挺刃相抗而一二巨酋豪馴窟究其間戲公法而走包五尺符所指捺弄還相與左右市泰得驚恣如故故時有天聖之號公廉得共狀緝獲三四以開兩臺大加獎且屬後舉尚以在職日茂權多中制未盡成論然士民已額手相慶而姦黨不無側目云時齊赤地千里流民竄淮者日無慮億萬計郡守以梓里故責居長存養戶額其數期以秋望生還否則律坐淮郡驍然思亂者十室而九公亟條陳設賑賑粥以官董共事仍檄各縣屬分任遍給所活流移甚眾淮郡以安已而蝗起飛蝗蔽天郡守下令捕蝗委公鳩其務公誠心襄理禱額懇懇尋亦死徒相半蝗不為災時賈人有首流民子女為利者郡守禁特厲犯輒屠碎株及疑似適有為按君所聚四下淮理公訊其無辜竟直之郡守

志為公弗之省顧然微卻矣善劍府屬每遇大掣儲也高閣或有為公慮者曰緝天罪劔舉也述於任怨施官謝益務疑暴已之清難于其為前公日率吾素盡職耳他遠撫焉無何時公者果疾姦徒影排公行思所以除道率不更理其計日吾年望懸車像此舉固願乞骸骨



亦公之所失也公有子二人長太齡次二南太齡邑廩

亦公之所失也公有子二人長太齡次二南太齡邑廩  
庫布子健徽倫健徽辛酉同領鄉薦二南邑庠早喪有  
子復顯年益謝絕世務日課諸孫手不釋卷至易黃猶  
以夙抱未揚嗚呼子孫以先業繼志無一語及家事云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五  
乙丑 天啓五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適登萊撫臣以  
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  
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  
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

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  
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  
着該部卽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願素聞已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五 一五年正月

除中外所請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答忠勤爾  
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彼奴軍與有年兵機  
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殫兇逆用佐天誅  
朕不愛異數以爾爾將吏欽哉故諭

禮科劉懋慎舉  
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頃辦事本科接禮部議謚書冊開  
列有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久事湮者  
無近不搜無遠不羅蓋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

明感之世以爲  
大典憂甚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爾有功也高名

此為絕快



崇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推取。身後之崇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予謚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污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慎。第所議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人也近。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此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即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年之外。勢焰到此休歇。公論到此昭彰。其應謚。其不應謚。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真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既已濶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廷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所據以用其諮訪。况

兩朝從侍錄 卷十五

十五年正月

以華表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大典。蓋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為自二十年以後。曾經謚議兩番者。苟非凜凜大節。昭昭史冊。足信今傳。後一槩除名。勿濫訪單。寧重予毋輕俾。寧人有遺于謚。毋謚可議。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者。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德。以益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鳴有力。轉行國度。彼有力者。顧念香火。托名先達。亦每每曲徇情面。為營求。况以有力之人。自為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羣力。權在可以奪眾議。則廣布揭保。濫騰賢聲。何所不至。其為

兩朝從侍錄 卷十五

十五年正月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為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雖在應謚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另議。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却小嫌。以清大典。豈徒為朝廷重名。羅亦以為本人惜名節矣。而皮情多。公論易淆。典禮攸關。參酌宜慎。臣不識忌諱。謹循職掌。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剖門戶。疏凡十上。總以東林得准撫。則暗有所恃。准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泰

取得快

壬午未城



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為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法段然皆在論列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四 五年正月

二月

吏部接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譎之辭是非任其顛倒縱雖黃之口誣讒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謫巨奸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願指占風附會於外朕思遠疆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搃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兒人之是悅壞作人祖宗之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五 天五月

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達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叅政賈克忠真定知府馮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頌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真憲時

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舉四川等省直左布政等官閔夢德等二十四員奉聖旨這所舉卓異官員著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而加獎賞爾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兒在酌還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合計凡在應朝卓異官談自省等八員并前計推舉未經宴賞凡在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真憲時二員共十一員請



欽定日期照天啓  
三年儀注行禮

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徵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  
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美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  
紳姜日廣許宗禮羅尚忠白儲炤等充房考官

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

巡按陝西蔣允儀敬陳等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  
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為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

撫賞宜議一恤核墩墩

延鎮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冲而保寧常樂又止一  
滿之隔沙與精齊至設法掃除隨掃隨復虜馬一躍即  
入矣能無虞堂之慮乎軍丁設有額數查舊曆十九年  
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三萬二

兩朝修傳錄 卷二十五

天五月

千一百三十二匹上六閱視太昌元年十二月終止有  
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馬騾二萬六千九  
百十三匹至六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欲復十九年之  
額則添一軍又需一軍之餉近部議有增餉之論向又  
有裁餉之議此時增固不可減亦不得等邊者將何策  
焉計惟就見在之軍馬酌地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  
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援遠調去未補見在止  
五百五十九名比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為之  
復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隻視上次閱視馬騾五百  
四十四隻又減一百六十餘匹矣此可不急為之補乎  
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家落之軍馬將何以展其生業  
即日附近城有營或兵可到恐廢不時為疾雷能  
掩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樂居鎮之東其中浮  
猶之保寧也且邊化之擾甚于保寧軍丁止三百七十  
五名除長夫守城外不盈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尚  
不足迎送之用保寧有勞勞何以應之保寧固營而添  
將此地獨可不為未熟之防邪保寧常樂之左右手  
也欲保保寧例添一路救勢必不能不行之法則保寧  
設軍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騾五百七十三匹似可駐  
此地以一千軍丁撥常樂常樂營三三百七十五名兵

議官

議官

足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并馬五百七十三匹合常樂  
原有一百二十九匹頭共七百餘匹尚餘原營軍丁二  
百五十四名補撥保寧共計九百一十三名數六百名  
減管伍矣其未充保寧二百五十三名今根查自今年  
月日任支可為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寧  
被全營之慶常樂得有兵之勢誠救急之善也  
新例大將易地而官并欲舉副參將盡易之何也蓋保  
國家太平凡登壇之選皆借人之才於教而升而取債  
于占役制軍則本地為大便切指其家之老幼并其親  
戚僕隸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管作與夫親戚之  
管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新舊全資弗勸有罪則  
中其刑無全罰勿懲也惟弗勸弗懲則其偏勝甚而  
疾視之何幸五之暇為父兄子弟何暇問之同于閭里  
鄉黨乎則  
新例之易地而官也其善而士人又視此官為世職見  
外來者不啻課丁嗚托一有不遂便騰怨謔且偷鎮向  
有養廉地土自本鎮人總我將者朕日漸侵借擇為已  
業今所存已無幾矣無廉可養能禁大將軍之不復割  
軍丁而第下又復乘之勢不至外人聚足不來土人攘  
臂而往不止而疆事其堪再壞乎是宜再申

兩朝修傳錄 卷二十五

天五月

明禁以易地示著為令而并清其養廉之占地照舊額  
歸之于官庶總鎮一方者師中享士猶有資也向謂參  
游者體亦漸崇所轄兵馬亦漸眾其占軍役軍也亦視  
大將軍為等殺而近日且欲以各堡官之賢否責之開  
報是其責罰之權亦重矣而可不與大將軍  
一體易地以洗盤踞之奸或清而之矣乎  
給軍全憑足餉况延鎮黃沙四寨無地可耕本道折色  
俱仰給于民運則運民之征解于州縣者最切最急時  
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于花戶逋負或托言于加派不  
堪或推諉于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擬那借用私充糶粟  
遂至不可開况  
功令嚴而官之途窮誠破者且逆知出頭之無日益其  
謀求漫無清楚且且無死所矣尚軍餉之足哉則寬  
功令而探有司以鹿湖疫宜隨才而用資格斷不可前  
者也故當選授之時或調轉之地亦必為此處地另者  
分職界凡經察處及放職年衰者勿置此地則如  
揚之  
奏章保舉之次亦當念此若此方出一分照管才者  
勿拘常限至如維川宜川等縣是科甲尤當用遠才  
之例三年即行取不准調煩如此則十年內轉為充



議核

足之  
境矣  
照得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為先延緩鄰虜穴兵馬甲

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過欠京運應期倉庫蕩然幸就戎素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

告變如車西故事瘦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

若環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可

言也且年來水旱不特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于一

項召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借之志合無于新庫

運撫官銀庫暫借應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各堡節

省賞銀并易買糧餉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收官

于就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

且糧買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見在有糧者

不必再貯秋成買米入倉另殿積貯來春併騰出糧新

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簿于院道查盤以驗多少不許

注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利不然計利又須計害恐召買

之人博和濫批借口價值不等各異精求足數不許作

弊起落驗撥民間其中搬移傾倒未必無升合之折耗

量照時價每手多五釐而買者不苦于虧折則可繩之

同朝德信錄 卷二十五 九

以法矣蓋收官即令上倉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月

該道每查之即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除未

五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即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勵一

以為軍精之先謀一以為救荒之傾計其于邊疆利賴

議核

之說致令都為步兵皆陣拾馬宜屬法紀今宜以有馬

老弱軍丁責令守城即以其馬免給家丁庶為兩便而

小馬之弊不能盡除該道仍須每季一親查點印

用印烙但有瘦損影占者軍丁細打將官議處

邊材難得器使宜先凡各營路副參遊守中千哨記等

因其職守以課其勞績故才守兼全謀勇俱備者上也

或才逾于守而足以調度幹理勇勝于謀而足以破敵

中錄或有守而不足以調度幹理或有才而不足以破敵

有請或行直合家收若各官加意於平時軍馬不致割

越未聞獨力于秋防邊陲宴然地方安堵者一年當議

薦二年當議議三年當超擢按事以責其功因

功以錄其用上激勸而下奮發運籌有賴矣

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內附

中國者只在撫賞之善不善耳設賞有定數勿外溢也

撫有定時勿後期也物有定式勿弄損也然運籌無賞

每歲三萬八千亦奔而段約布疋皆在其中惟是買貨

之官往往以貨物為奇貨以差造為利藪借庫折之短

少與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多折取以致夷賞不精

房有煩言或再三爭拒不肯收領亦忿怒而去此欲虜

傾心款堅曷能久也合無以後凡差委各官必選府佐

議核

之賢者即一時或難其人亦必驟佐貳之賢者該道無

狗看托而輕委無幕節省之名而令委官藉為起落之

地買貨必知式而收其委官既省求情之費亦須先謝

泥一切陋規勿聽店家套數中則自身無染驗物論慎

又何患貨物之不精好乎承委官即以此為最嚴如買

貨價值相當絕無點染者即為廉潔以附其焚倘物惡

價騰中有起落者

即拿問進賍究罪

軍中耳目盡在墩夜荒邊貧苦恤之不可不周核之不

可不盡但各墩軍皆操守坐堡統之將領不得過而問

焉或扣小數以充囊或假雜差以役使是墩軍皆操堡

所使之軍也非老弱則賣放香然無人者若若之問有一

二人者有之此僅雖在操堡而墩軍亦不能無議有房

入遊不寒砲傳聲房出方虛張聲勢以掩耳目者如前

延安入犯時烽火未傳至鎮而聲息已聞追者有連于

傳火者乎每每遲之是皆因守墩原無人作然之頃手

足忙亂此時印繩之以法亦無及矣是有平日戒嚴各

墩將領與該道不時差人稽查之倘虛懸役使點查不

到并失傳砲火軍按以法操堡印行完筆失事者將領

一體論罪既核之矣不知所以恤之尤恐軍有若而求



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議，與不知同。查軍限一石，又小狼三斗，所以優恤之意也。今因虜款扣一斗以充，無賞之不足，是何異割肉醫瘡也。所在見告，皆謂而此，糧法不可損，撫賞原自有撫賞之銀，何獨于苦戰而奪之食乎。如前規已定，或量撥之沖，而酌為扣，而如大沖者，盡還小糧，不沖者，扣除亦不為過。故下有荒地，可耕者，量給牛種，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其小糧盡扣作牛種，豐歲即復併還官。如此，在戌軍無地可耕，若有糧，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資而食，扣其有餘以補不足，雖不趨宿飽，以侍烽燧，我即謂和之，即所以核之可也。仍嚴行各營堡，將被虜殘毀教台及原無教台望房，查明修築，勒限全備，令壞軍有所棲止，可以長川瞻望。又各挑脩水舍一處，預為積水，以免墩軍取水被虜之患。此亦脩傍邊備之一端也。

革刑部侍郎王之案職追奪 詔命

御史楊維垣劾之，案以張差一事，伴功顯疏，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五

先帝不削無功，抑且有罪，跪上，遂有是

大理寺丞徐大化論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詔侯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賈

脩理弘政宣治二門

三月 奴破株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擒斬有差兵部奏

自奴酋煽動，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藩之印，悉屬強寇。戰事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萊，為奴之防戍所。必爭亦我之戎奴所必取。登擊張盤，法亦平。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保株順。欲圖恢復，而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株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株順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全州以南，株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問戶部會議，裁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漕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連有株順之失，張盤注師株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所奏守。百里恭布，鼎足傳烽，自以為可保無虞。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五

庚以待三方與師為聲援，耳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遁約不來，即有勝跡，符至重閉我師，張盤力戰，被擄米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為有功，誘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戮將，血屠遼民之慘，不忍見聞。曾有功潛匿四口，坐視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為救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大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于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虜，必無生理，死節之朱國昌，侯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離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至于旅順口，直對登州，不及千里，為我師東渡之門戶，今金州城池已為奴酋削平，而孤懸旅順，何所持以自固。應照前議，速為開城，南之一百三十里，導引海水，以資天險。安插遼民，漸圖恢復，誠不容一日緩矣。然挑漕必用錢糧，登撫原議取給于額餉之內，無事地求，以省糜費。近戶部以開門新議，裁登餉十萬兩，遂將前工撥歸之數，亦見盡裁之難也。夫情六萬餘金之費，而失一門三十里之險，所省者小，所失者大，權其輕重，酌其利



害則登萊二十萬領餉似不宜以驟裁也夫計師苦于餉匱則省兵為便臣部急于海防則留兵為亟各為國家起見為封疆長慮耳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請伏乞

皇上敕下臣部會同戶部將天啓五年登萊領餉二十萬仍照舊全給一年即將所留之銀為除順再整士卒修復城池及督率諸將領挑浚開城南海口且屯且耕保固藩籬振起兵威漸次而復金甌海益以為犁庭掃穴根本再乞天語申飭一面鼓舞毛鎮益奮忠勞勿以小挫為嫌一面責成登撫益殫壯猷勿以扶餉為猜則所以國雪耻而成大功以行聖明之宵旰者端在此急着也除旅順將官另行查補外亟圖收拾之要務如斯統乞聖明裁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 先師

應報備錄 卷二十一  
擒賊首安應龍

巡撫雲南開洪學奏報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營長令捕鮮為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知縣封府庫而借六佐又以本年十一月圍羅平與阿九分營上下五營而借羅平之半者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奏報中自臣等天啓三年四月移平師羅之兵覆其巢穴繫其妻女此首逆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進捕深山密箐莫可踪跡故因安效良具文稱降始責其獻捕鮮餘應龍以誘之糜之如是者經年始縛應龍以不難事聞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遂不以此論願在滇言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設科李賢今午七月再賊張世臣所未得者世鮮與龍耳茲復生致龍亦聊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矣除檄安効良切責其不并獻捕鮮并飭道將令兵貴守相機處置外理合摺報

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三名吳孔嘉

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劫後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 年矣案費多必金錢損傷多少人命兵連禍結迄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相左駕馭之失宜人心之不回法令之不行也去歲表師之後上聖慮特簡督臣重以事權假以便宜冀收廓清之效毋忘前轍之鑒也近報我師勦至緄金節次斬首八千有奇可以稱大捷矣臣等方以克敵為喜復以輕敵為恨恐各將狃小勝而志遠慮成敗未可必也業經飛諭之檄務將全勝之策忽于本月十二日准督臣蔡復一咨文內稱將領故違節制土兵首倡叛逃總理者欽劉超黃越俱以敗績聞文臣披讀未竟不覺撫膺長痛而嘆息日非劫運之難逃實人謀之不臧亦非首之謀我者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工實我謀首者拙也

工實我謀首者拙也 兇乎有限之兵能堪幾番破耗未獲之士氣能堪幾番摧折且逆首侮慢無等若乘勝出兵貴陽又若可虞今之貴陽其物力人心又非昔日比矣則來何以禦禦何以固督按二臣自有成謀臣部遂度臆揣無及于濟而于慮一得可傳黔事之採擇者敬被瀝為我皇上陳之一日鼓士氣語以越山易越岳家軍難蓋有軍心齊一視死如歸故所向無前非敢兵所能制戰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來西川兵以來奔潰成風未交鋒而先逃者累于道幸由將領剝削日甚不能得士卒之心當事法令不嚴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貴陽之勢危矣逃潰豈可再見而督臣叮嚀告戒嚴行請革俾士卒領一分得一分之實惠營伍養一人得一人之歡心平時常有投醪快犒之恩臨陣自有親上死長之義又約束領兵官齊心戮力盡忠報國進前者有殊榮退後者有顯戮倡率而先逃者尤加信置之重典如是而軍威不逃將與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就之不滅也一日定廟議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其至今有省國之辭兵矣旋有六廣之敗有大方之捷矣隨有重臣之失有







其志使不能不用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恐不用命又有威令以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將勇制之兵始可以鞭撻四夷淨掃妖氛令敵師何如哉兵業已奔逃土兵又多頑冥如施兵不可謂已而何聽其然之謀妄以六七萬金博其一逃又故各營而俱逃也傳聞施兵願與安首通謀燒營為號何諸將不自斂戢亦燒營以應之各營散已大約必出湖廣二省募必附近之有名籍者毋以慣逃之無賴充數調必土司之有忠義者毋開騙餉之點增應招募之情始有強兵調之當始為我用又為之厚其餉以約其衷施之思以作其氣有勇知方一可當百蓋逆首終不出吾掌握中矣但開費陽斗米價值七錢轉運又艱難非多與額餉無以濟緩急益食足兵強一戰可以成功雖少費于一時實大省于後日願司農多方奏處及早給發非臣部敢越俎而總議也夫勝負兵家之常勝不足為富有戒心負不必憂當奮心精神一奮計畫自周捲土重來何難速到益逆賊當屢戰之後方亦疲矣諸上可經統制之患心亦慘矣善用間謀以與共黨廣行招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所不廢而今日之當講求也論今日之失非賊之多難乃我之寡算論貴勝之時事當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五

聖明採擇施行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鼎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眾謀之僉同初卜基于泰山再卜基于牛山二謂地脈非宜三謂輿情未協今疇咨荒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其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舊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

兩朝從信錄 卷二五

論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勢伏尚緩策助時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川雪國耻匪須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問使逆酋狼顧未遂鳴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庶幾于什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初良輔賞捧詔諭冕服冊封李綜為朝鮮國王道錄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膝襪段疋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五

勝算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卽帶礪可照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勦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璉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表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寧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宋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者為立名職等之資暨頗銓政者為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降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于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請







一丈五尺厚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座  
 約用銀一百五十兩把總二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  
 門外起蓋倉廩二座收貯預備米糧約用銀三十兩陸  
 兵計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為一間該營房二百  
 二十餘間每間約銀四兩哨官房舍約起造二十餘間  
 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二  
 十餘兩應等餉銀內動支一議澎湖路將之設越在海  
 島以控制海防威臨夷寇較之沿海各將官稍加體貌  
 似應改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銜照例賜給  
 勅封旂牌外念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  
 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彈壓若標下員役中標守備  
 一員左右登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旂牌官三員  
 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粟於新增餉內遞支非此不足  
 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至于事權則尤宜節制于南路  
 副將庶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隔閡之虞  
 矣一議屯田澎湖險島城在海外惟饒遺向稱艱險開  
 此島頭稱饒饒議者以為開墾耕屯可佐軍需查彭池  
 故沙磧鹹鹵曰南平垣無高山以開之幾持射不堪種  
 植惟中墩山南非及龍文港沙埔墾植稱肥沃處可得  
 田二千餘畝但墾荷戈之衆轉而緣南必勢不能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二天五月

無懸示聽官自行開墾收獲子粒一切不問俟成熟  
 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  
 之此一議也又彭湖固漁鹽也若招置沿海漁船聽其  
 搭蓋漁業給處錄票行什一之稅以海為田固漁漁之  
 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資而必播種乃稱屯田哉此一議  
 也一議築築砲臺查得彭島浮于海上信稱天塹其地平  
 濶遠近有類蛇勢坡港零嶼甚多其江洋空闊可以穩  
 泊巨艘惟其營地離海灣口兩山對峙左為嶺橫右為  
 西安計水向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案山鼎立其中最  
 稱要害此夷向且據此以與我爭也向為夷之所必爭  
 今為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檣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鏡  
 臺城一座

科臣霍維華疏曰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讒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簧惑聽聞  
 更欲竄入纂修心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賜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奉奉叮嚀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三天五月

音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珠夾  
 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為楊漣  
 一人獨以排閣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到一燎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掩蔽之功哉且  
 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  
 在一燎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載之功獨三人攘臂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論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常聞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人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為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為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

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靡而形就也

兩朝從侍錄

卷二十六

四 天五

繇是而播自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議繇是而捏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繇是而與盜竄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為崇漣與光斗等入

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聲勢

選侍之套篋併攬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入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不聲飲泣莫從控額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惜

歿此不過假盜竄以為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父不得其歿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狂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而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兩朝從侍錄

卷二十六

五 天五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槩可推矣臣以為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揚蔽稽停迄今讀

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况於后請

之不得而况於自后不妃不后而况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怒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本天五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有

吉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後宮之說甫出。選使

選侍徒跣奔避。逆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捨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捨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倉篋據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捨而罪盜。不亦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本天五

倒之極哉。王安風聲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奧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善。獨專政柄。迎合稟擬。仰鼻息而聽顛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燝懼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徵選。提取劉朝等之明旨。豈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提死不



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為報復駢語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况婚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掩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人 天五期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

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為

政授意纂修實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出忠愛

乃爭之愈眾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懼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宴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捏稱廢立巫

蠱之謀則

九閭遠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徵倖於萬一乃徒藉

一風癩之張差白晝持挺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弒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廷元之奏報

鞠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白愜當獨

匪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案與回惡相濟之陸大受等

無端造舛謬之說聞張差為山間窰戶雇保劉成領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人 天五期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

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為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端不勝憤

忿持挺尋覓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闖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寧之御親賜剖決其開裂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

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未有嫌疑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為甚以致夙疾陡發在再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笑

笑在疾之時而滿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為也病而女謁

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况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

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為原有夙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是盡破從前狐疑之說矣何為

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聞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卿科道官

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副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蓋百迴腸而後敢一啓口

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皇子為堯舜之旨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聞目見者

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無不思幸

一試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甚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謂日止可一丸強之乃再進一丸而

退詰且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况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于大漸之勢

耳即今日豈遂忘徬徨無已之情哉孫慎行自隔年之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十五 天五月

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鳩之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亦爾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遂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

輕易進藥不能無罪若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刑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並改會

奏為會議以除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永望風言

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違心使有半奉

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繼王志道徐景濤  
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  
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

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乃業知

慮照難欺真情難奪猶瞞心昧已故遣戍以存不子之新

火亦太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愛

先帝耶即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於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十三 天五月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寬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

耶何為從哲偏受其誣噫慎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

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為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

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

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竊今而論孫慎行

斥矣李可灼之遺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

也抑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山亦各有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避非刺之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維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註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授意旨、則揣合頌笑、真無忌憚之小人、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六 南 天五月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王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讒、如王之宗、孫慎行、楊漣、左光

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併宣付史館、務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

先是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承澤、竟與韓爌、方從哲、張可均、紅丸、為其逆罪案、何及韓爌、封議、移宮、三事、自附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陳、但從哲也不示、其亂賊之膽、使忠義之思、哉、臣職上、願、思、與、韓、爌、借、不明、白、一言、告、之、君、父、質、之、天、下、後、世、而、昌、焉、言、試、臨、青、史、辱、則、不、忠、之

尤也、竊惟世道有公是非、人心之真是非、是已、今日詩從哲、且勿問其他、最吃緊者、弒逆二字、須辨其真不真也、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止讓削而讓奪、不真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效、其、誦、萬、年、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召、見、文、武、駕、臨、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拳、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

之、藥、么、麼、可、灼、安、所、道、三、尺、僅、備、奪、作、同、籍、乎、哉、噫、太、縱、矣、責、以、不、誅、奸、之、義、從、哲、自、當、心、慄、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弒、事、焉、匪、特、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恐、天、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忍、言、者、也、夫、紅、丸、之、即、為、利、亦、臣、何、敢、知、第、想、當、同、受、顧、命、韓、爌、立、藥、日、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維、賢、在、有

閩、臣、劉、一、燦、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如、華、黃、加、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以、為、毒、乎、羣、疑、之、當、必、有

抗、頓、力、爭、而、何、必、闕、然、忘、語、以、為、丹、平、羣、信、之、不、必、有、未、達、致、憤、而、胡、以、偶、俱、無、猜、無、亦、勢、處、彌、留

主、與、臣、交、迫、於、回、天、之、望、乎、愛、則、司、心、過、亦、同、誤、弒、逆、大、惡、誰、甘、獨、承、是、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六 南 天五月

居、宗、伯、獨、抱、孤、忠、也、臣、海、內、不、敢、以、受、醜、謗、先、帝、以、弒、逆、竟、舊、臣、而、結、增、禮、也、若、夫、貴、妃、封、后、不、早、爭、禮、部、之、先、遂、號、稱、恭、不、詳、訂、降、王、之、委、真

之、識、力、全、欠、擔、當、慎、行、歷、數、而、督、過、之、誰、不、建、之、而、謂、此、亦、試、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發

宮、一、節、中、外、久、疑、臣、然、言、之、可、乎、蓋、當、得、湖、再、泣、寶、御、未、登、即、笑、箕、子、靡、依、大、原、無、鳩、庶、少、長、之、嫌、不、借、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宗、廟、社、稷、之、共、主、也、選、侍、雖、鍾、愛、於、先、皇、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宮比也、餘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嚴、正

祖宗家法宜爾、今諸臣行所無事、韓

中主以孝治也、不成清寧、乾、坤、我、後、子、然、一、嬪、呱、吸、一

女、運、甯、不、徒、者、何、故、豈、希、冊、妃、之、遺、命、耶、抑、有、要、挾

之、隱、謀、耶、官、中、一、段、真、情、景、亦、推、我

皇上自知、雖然、獨、斷、中、貴、之、目、臣、察、之、耳、皆、風、影、也、自

垂、簾、語、出、而

內廷、問、然、矣、從、移、宮、者、輒、振、為、奇、功、矣、自、李、堂、語、出、而

外廷、問、然、矣、言、加、思、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端、根







妨者乎。或曰：債師怯而貪，平時攘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

國減餉者？是不然。夫債師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如一師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金中，減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履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子粒若干名，備細報部移咨木兵，照軍加功，符俸一等，以開屯減餉立多寡爲本陣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况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斷斷無疑矣。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天五月

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穰穰滿家，貪弁橫索，起稅催糧，致攻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鞠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通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撥帑，中外不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訂謨非耶。若夫順天恃因地利，買贖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畧在惟當事者亟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國計實賴此一舉矣。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默事有三着：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搗巢之機，括策造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真石畫也。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該部那奏術窮內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開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兩，俱發二廠貯收。仍兩朝從信錄卷二十六天五月着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趨，工程早完。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被侵欺，違者從重叅來，必不寬赦。該衙門知道。



五月

御史顧宗孟謹陳清廷餉官疏曰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邊疆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尅餉制額

赫赫

王言且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動聽矣臣感時觸事竊謂以

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為然只各路領兵把

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

託通賄此債之數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

撫臣人人若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為

皇上陳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壬午五月

國家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次

題校守把謂之

欽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濶游兵二千分關

一方其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

道中軍所司不過奔走傳宣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

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揆補之謂之名色把總經撫按屢

薦方

欽依此舊制也兩年前突將名色把總之缺改為部選濫

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中式者反或多

濫

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中式者反或多濫

中

便

不得微一命之榮或予以閒地不得叨一旅之寄致

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營

稱貸但得千金之費遂儼然三品之榮黃蓋腰金明轎

從焜耀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祇以

請託通賄之途猶隘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

至此極矣至于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各色原無重

費不必挨叙今况以多費得官必以剝兵填壑月糧幾何

堪此名色人與官相宜官與兵相習臂指之勢易連緩急

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相關操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

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杜尅餉之原必請復營官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壬午五月

制仍改部選名色更有數便焉裁原給之費可以餉兵省

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為招則水陸哨官各

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徑行申詳撫

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言矣三

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政臣故得陳甚悉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色缺者盡

數列名具

覆行各撫臣盡去員缺聽撫臣從公推補如有復選者該

撫臣指名參究此亦杜尅剝之一大端也



御史張樞直陳驛遞苦累疏曰。竊思言官無職言即其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觀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為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力為調停。而竟因實益。在科道屢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兩令銜衝。身經萬苦。茲蒙

聖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

朝政非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嘗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五月

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羈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前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錫之地。父連子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於此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無何其中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以調停驛差為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單懷一驛。則係四通八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蹙。問料理則有官養

之法。有前任知縣邱存性之條議在。於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其置買馬騾。羅收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願覽。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插。與夫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逐件安排。每時查理。蓋舉當官

之心力。強半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既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業已去太甚。臣自惟彼時。雖別苦心。不過為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五月

苦矣。若索酒索飯之常禁也。假牌陳稟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堅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在今日。其視借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之為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為中傷。為反問。而主翁之僕。枝起矣。夫為有司者。俯首一經折腰。五十。寧肯恃一時。釐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錄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為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為必供之需。年復一



成上宮之  
身家而

實心為難

年。迄無變計。致令富者肉剝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與妻  
鬻子。而忍于徙去。騷擾之害。一至于此。噫。亦苦之極矣。臣  
計河內雖冲。不過海內一隅。矧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  
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衝衝者。固  
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  
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燎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  
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  
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  
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始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會  
兩朝律條錄 卷二十六 二五五

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做例。河內俱行官養  
將殘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川。王之

宋建訊追賍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別編次成書。刊  
行天下

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為是選

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為閣試之法。以選

之。酌為論寫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

之。其上者儲為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為解館而分布用之

要于會真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慎也。乃邇來選館。則似

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博洽。榜腹也。而以書笥收之矣。

寫字不必其清真。潦草也。而以如椽收之矣。或藉世族。而

閱閱之。冒據中秘。為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貪緣之輩。視

史局為取寄之物。總之借奔謁為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

厚之室。羣金輸壁。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即

兩朝律條錄 卷二十六 三五五

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恐僥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曳權門之裾者。則實禁其奔趨。將

明旨白

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敲筆禿。無益得失之數

而

王言於赫。直弁是春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為倖進

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為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

處女將適人。宜白璧視躬。以無忝於歸。而奈何以貪淫不

問白壤其真耶。職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



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朝綱國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一時。一開僥倖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驕人有愧。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而重負。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戒為四十之數。示慎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真人。海內方隅之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為餽送之路不塞。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五月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餽之路終不破。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政。以需効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鞍馬。略如朝

觀禁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禮。如係鑽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時之靜躁。註考官之貞邪。庶

成旨恪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輓近之倖竇矣。而又鄉評宜稱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壤地相接。耳目相習。其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槩。如謂鄉

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孰為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為採訪。畧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贗。為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考閱宜嚴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瞻典。而有聞者焉。而榜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願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閱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畧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偽投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五月

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總盡于餽之一字。舉餽之鬼運神輸。屢奏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為奉行之一言。實為奉行而餽不行。不行而偽進。可防真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蘖之良吏。于以清始進而儲相。范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臣愚幸甚

廟堂幸甚



六月

初一日冊封 衛 魯 慶 濟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告遣正使郭興言問可陞等十八人行

禮科葉有聲

禮科葉有聲司牧攸重疏曰觀 國家外征兵內征餉有

織毫不從民取辨否而今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氣息

奄然所為昭蘇而生息者惟此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

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澄汰者澄汰復任者未即之任而

僅以此子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劫之手不知數月來

剝削幾許元氣廢閣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令也如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天五月

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祗席也更不啻父母之

惟其疾之憂也幸而日今大選近矣新令尹之叱馭存日

矣然而愛昇喪寶全從此立脚孔邇何暮全從此處着根

是安可泄泄從事已者且不必縷悉當官詳引治法即就

新任一事言之而切為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

應急也憑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盤之錢糧應核也到任之

陋規應裁也上司之叅罰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

選之擇地者曰吾寧淡無濃寧簡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

寧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近也循之可也而否則國度

地方者于已不勝珩玉之思屈抑借款者于人不勝市德之

想日今當多番情而日後多一番葛藤則何如東西南北

信命潔潔淨淨一絲不掛直捷捷展布自如者之為得

也臣所為營缺應杜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此人民何

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蓋緣一二鄉貢關叢之輩穢

漸養成即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累足不

入而疲者益累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強以其所甚難今

即不能復邊俸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調劑者存刻必

優以前第行取另列為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

也臣所謂冲疲應急者此也諸臣由新選以遂計偕作客

已經歲月畫錦似可逍遙獨苦代庖者原有傳舍其官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清

慮而聞將至者益不勝五日京兆之思錢糧停征復將新

舊不并征矣詞訟停獄復將前後不并獄矣夫一

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濡滯執掌而無救情誤何如

作速料理而早得清楚此非但為地方計亦自為計也臣

所謂憑限應嚴者此也凡一邑額賦京邊為繁雜項工食

之類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

為甚彼同將留此宿通而以需之後耳夫以後人代前人

征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叅罰則功令不信切為

莫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

邊若干申詳撫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為



署官者有恭罰緊迫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為新任者有分數裁分于前亦可安意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士人之初試為令也猶處子之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御宇什物一派里甲甚之里甲有見而禮胥隸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見少即賢者亦且因之為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振拔何如立定脚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抖擻整頓一番庶幾割捨爭盡規恢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急亟以卓異優薦以示風厲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三五

及疲凋銳銷時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袂短接路隨革晝夜乘風交得伺其意音而揣摩之曰寬也曰嚴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新官之坐席未暖而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自道府一謁而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假頓啖而後為所當為習所未習得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謂察謂宜禁者此也噫人各有才見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情即操于本等職業注之逢迎上司即踈于鈐束左右夫營缺也冲疲也真定限也所當內而責之鈐司者也交盤也陋規也與恭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

也夫選缺之不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與嘉湖杭相錯如繡且烟火之相望曾衣帶之幾何願往往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關說也或抽豐也或撞太歲也前驅未離其境上而奸徒錯趾于道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知交誰無皮面于其望之斬釘截鉄以賈嫌怨孰若遠之瓜田李下以省粘帶乎此在一省如此而他省可知也是又在司鈐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營缺者之非善自愛也臣以選館屆期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旨這本說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與杭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三五

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為確論浙海官兵擄滅寇盜撫臣王洽奏捷三月廿二日外洋有大賊劫賊稱王稱帥偽用寬和年號日西元帥將軍等號自稱紅衣第連歸入犯幸將士川命賞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燬一獲擊沉二隻擄獲一十三艘擒獲二十八人紅衣諸賊赴水溺死奪獲旗幟口火器後切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遠避海氛云云越國公何大海七代應襲嫡孫何汝鍾謹奏為奕世國恩宜報狡奴逆命當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職助奮應襲幼孤未滿取具結保赴部候覆正值奴虜猖獗又稽天討征兵厝海內騷然職自稽時艱敢愛髮膚列在勦舊義切同仇敬陳勦滅



逆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畫策滅奴者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侈帶上之虛文而未嘗有布置之實着往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門為正兵汰兵核餉以轉弱而強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為應兵設立將官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兩軍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遼陽者此奇兵也職願與同志湯有光李熙範簡選親族胡雷助韓呈策接應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又無馴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惟願我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三十七

六

皇上鑒職等一腔血誠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剿定當恢復故地縛逆奴而獻于闕下于以報累世養之恩光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成千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臣無任激切之至

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場積弛之情疏曰今日國家之洞敞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為言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夫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緩川急用援用掠用間用謀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奔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息也議奴以為老而欲思而病者懸懸之談也議關以為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條聞賊急條則不急又嬰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為催官之符尋題日為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輸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三十八

六

文墨倒行之法也須臾固已難停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挫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朝廷尚示模稜遂使墜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幹旋之事有同室櫻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遼為今日之計請籌樞輔三方



到既爲兩  
款人識者  
已先見之

策應之略，以及師情之分合，邊情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  
提一旅，駐扎平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操營，條來條  
往，以授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  
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  
旅順失陷，腹裡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阻，愧餉之  
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  
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  
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  
疎矣。疑前奔者，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  
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

可與文龍  
可與文龍

遣智膽文龍一員，閱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  
軍密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疆之瑕累者也。楊  
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  
盪賊，掃清二東，仍亦鼓鑿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專海  
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  
至差救諸將，槩托海風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  
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磯牡厲諸島，伺其來窺，潛師夜  
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募傳  
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  
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懷

成局此其語，意大可揣疑，所宜亟勅登撫，執中撥量督責  
建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肇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  
瑕累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  
持之左臂，適因遼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盡地而  
分割之。內脩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  
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  
處之堅壁岩柵否？平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  
官祇增糜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與，抑亦撫  
鎮道將幾番更易，將曉無以見肩，而臂無以使指，與舊督  
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盡

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  
守某城，當某口，以其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  
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累者也。三方越大海，  
阻羣山，或會至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榆關大帥扼  
機權而居其會，以振卒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  
五載行間，原無寸幣，一旦尚方乘鉞而登上將之壇，  
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  
常之寵矣。計宜蚤殲奴賊，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又著  
彌縫之術，偏正嘗聞段汝征西羌，二十年未嘗寢蓐，誰出

兩朝從信錄 卷二六  
四五



可也

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輔之調停也餉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饒饒而用以供晉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為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炯其被劫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籠蓋于三方諸將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諺書盈篋不敗樂羊之賢即有街亭之顯殘無損我侯之重者樞輔採與言而更置之何

兩朝從備錄 卷之六

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莽丹戎無生事王瓊為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有加而爪牙先挾職所為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何人不弛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卒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途而移于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燬下求安專藉廢劑之利文士在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邊

此疏方請不達忌諱

事實暇疆土不可不復亦不宜驟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容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忠臣自矢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債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玩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廟廊振起之職不願國家遂弛軍法使眾職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彈擊疆場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諱冒昧上聞伏祈

聖明府鑒施行

復沾益城池

沾益火并

雲南撫臨閣洪學奏云沾益之為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為營火者四十有八踐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轄于而受職事焉至十一之漢人則鳥撒后十八營火不知有朝廷矣天啓二年十月鳥撒后官軍奔城逃散而州五墟矣近臣受滇事以天啓三年九月計請設科使叛夷失其頭緒至是乃謀恢復下今諸夷曰土官安遠死其地遠既失身亦佐其清復又墮會逆種時下土職承襲未易輕復不若錢糧站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為之布列除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知有朝廷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關會三貴兵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關會三貴天絕處分不容不候大勢俱結今日耳敢欺血腔詳臣前若屢疏益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局一日未收茲將吏格拒之力沾無少虧欠在皇上之靈可謂金甌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俱力同心



狼胸協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伏乞 勅下該部  
案候一體議叙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鼓舞庶漢土  
得士益知

水蘭烏雷三逆合兵數萬窺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雷土酋安效良水西師所之親也其順與逆惟  
水西之視漢年來以數賊兩字誇之際之豈得已哉以  
填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榜腹之師其無知及良何耳  
兩年之間效良亦伴為恭順自擒安應龍以來不意所  
遣獻功之人領文回還被劫中途而效良又見黔師出  
六廣與師入雷益懸然有背况相扼之折而水蘭烏雷成  
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截黔之餘煩遂南而  
而向滇也此番之寇蘭烏雷合成一氣安南諸夷三十  
九營其來殆十倍于我其目中固無漢矣使湖湘之守  
不則則戎馬必突入安南之機間不容髮賴將士智足  
料賊勇足吞賊以衆寡不如之勢决有死無生之心血  
戰添益城下者五月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  
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守備善必奎  
龍在田都大姓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偉張實千把德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四三

國忠左世榮范文廷百良劉世裕孟勝光馬光先普安  
通等監軍布政謝存仁右參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  
退賊全獲之功雲南撫臣洪學疏稱吾必奎知兵善戰  
孤軍獨存龍在田橫單先登其協守二官所當量加  
坐營都司職級責成以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宣胆惟  
君父股掌可玩諸發用兵四年屢建奇功不獨料敵設  
奇變化無窮更有神氣之既然而暇方萬賊窺城兩軍  
對壘之際從容堅立城樓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伏  
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牘一體勅叙  
仍將沙源吾必奎龍在田等二土司先加職級以昭激  
勸袁善宣以督銜克副總兵管治平遊擊案覆議上  
請行臣遵照施行

司

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井鎮撫

詩送黨類指非刑嚴訊文言已疑獄中深文審級一如  
前稱錄上又程一音醉刑進比詩惟完自送刑部

招提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忠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脩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

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甚詳西蜀天險土苗雜居非無屯之固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南之勢地之廣隘險夷兵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為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 薊邊而兼順撫也與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上 五十七

他撫臣異而年來偷關之震隣緊惟艱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為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撫其必備我兵將儲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警畿民安堵無虞留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提後勁而無慢于遠事此皆

勅書中所為諄諄懇懇以丁寧告誠于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 勉綱繆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操縵伊始勞畫無奇未知其志之果速與之輻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以先之剝心以繼之者也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互相矛盾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姪李日

宣發計陰謀傾害善長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上 五十七

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日中罔知國法林喬林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庵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賍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匾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其疏曰自東林以假道學實鼓呼朋引類挑陷正人乃就一己之功名流埋數十年之公論焉

聖上之修民久矣幸天賜宇宙然孤蕪鴛鴦伏實頌有德在今日為滿朝在昨日為野蠻為胡局以臣所親聞尚有數人為原任兵部侍郎



李邦華以東林高足，昔年與李三才、許人、為死黨，幸多一察，頃苦吾類，錮之長林，豐草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清流短氣，貞士磨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五鬼尚過，遂為伏莽，舉朝人心之所不伏也。且邦華之位，李日宜為御史，時當邪官正壬戌一察，凡邪元標諸人所愛，而欲加諸膝，遂而欲墮諸藉者，皆日宜陰為謀也。

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春明任為迎逆，而邦華來矣。復與趙南星、魏大中、等，察行陰謀，伎計險毒，毒勝辣手，善類又為之一空矣。故邦華之有日宜，如虎之傳翼，今雖偷視息，察交知，不勿連南星、魏大中、等，通消息于長安，暗弄其細，雲伏雨之傳，于邦華、于源任、文選、司員外、副順、呂者，以腰州司理，其職上官，領簡察友代，相史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特、重、索、劉、特、蘇、松、道、兩、時、周、顧、昌、居、里、千、童、蒙、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担、造、謗、柄、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注、文、言、廷、杖、南、容、居、儀、真、時、為、編、舟、與、顧、昌、會、于、姑、蘇、白、門、之、間、謀、預、徐、路、走、撤、都、門、呼、吸、相、通、後、文、言、被、逮、而、順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三

昌、魏、托、之、使、釋、釋、于、途、謀、所以、出、之、即、如、近、日、又、聞、選、魏、大、中、于、姑、蘇、為、十、庄、之、飲、大、中、以、一、于、托、祇、而、順、昌、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為、益、日、中、已、無、皇、上、矣、至、于、在、史、部、時、給、假、南、開、堂、大、船、貨、貨、充、溢、壓、沉、一、所、狼、藉、河、于、自、錄、崇、露、通、州、之、人、至、今、掩、口、又、其、貪、憤、之、一、端、耳、原、任、吏、部、文、選、員、外、林、枝、橋、體、質、既、庸、無、一、善、狀、徒、以、奸、壘、勢、援、遂、以、是、職、有、謂、于、林、亮、世、于、正、陽、門、外、私、裝、卷、親、長、銀、立、票、者、有、謂、江、都、主、簿、賴、托、吳、大、房、送、銀、一、千、五、百、兩、得、升、河、陽、知、縣、者、有、謂、紹、興、用、川、商、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得、升、大、府、判、者、有、謂、寶、其、以、息、縣、知、縣、托、危、火、房、送、金、子、一、百、五、十、兩、得、升、一、千、兩、者、有、謂、郭、某、某、討、如、皇、縣、主、簿、托、吳、大、房、送、一、千、兩、接、遠、者、大、安、民、議、曰、皇、木、開、大、口、凡、夫、一、千、五、百、兩、及、非、給、政、之、大、室、耶、夫、東、林、諸、人、其、後、者、既、不、堪、問、而、如、者、又、復、巨、額、若、此、乃、皇、上、方、以、為、什、路、已、清、矣、在、廷、諸、臣、亦、謂、黨、人、黨、伏、成、數、無、慮、而、不、知、滿、朝、神、守、為、國家、之、隱、禍、者、正、未、有、敬、也、且、謂、周、已、大、快、人、心、矣、今、屆、額、雖、更、各、評、仍、豎、是、不、惑、人、

心而反為假學留一赤轍哉伏乞  
皇上慈始始終銷前杜譽將李邦華分別定分並  
赦禮部將舊請院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肅清黨  
永息而太平可長保矣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萊巡撫武之聖題旅順  
漸成可守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為殘兵被撤急請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為東鎮回文有據信防應照敕書伏乞  
救下並加酌議以便遵守等因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四

聖旨是兵部並加酌議具復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內議未定  
而外勢已更矣敢推本末酌為平論與中外文武盡剖前  
疑一開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奴要管  
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姑苟安焉以觀時變而流窟相  
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雄心而登陸以探之  
乘夜以試之聞有斬獲張而大之  
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或一道也俄而  
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弃地而蒙息焉見金州之  
沃土而垂涎焉豔恢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坐糜



志大足高  
臣于堂所  
宜有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眦視乎同列。局已闢而力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領者撫臣以張板之節制屬登。而爲額爾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鯁鯁難之。科臣李魯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逮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而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詰問之請。議論幾同禁舍。總屬忠謀。事勢有似搏沙。要非急著。今鎮臣楊已至。而撫臣

洪論甚平

疏再入矣。臣有平論于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之地。然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奴。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後遠畧。而命將往。事自非鑿前事。而輟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肩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當爲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至安。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于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

兩朝後傳錄

卷二十七

五

洪論甚平

其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板暫屯近島。爲揚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澹長城子鹽場口。不費多金。不延時日。鎮臣經畫。已見一斑。宜定爲張板哨之地。冬月水堅。仍撤四島。至毛帥動。據撫臣微言。張板膚想。似乎抗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二月未旬。未用張板時。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遣。固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板。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繼善等突驅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之體。已傷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飭奸。即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板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題之改屬。以掩其奔。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哨不可少也。

兩朝後傳錄

卷二十七

六

請再爲二臣平之。捨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爲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征。辨鑿鑿。而有功自當未減矣。么麼國才。置之不校可也。卽如去歲領



根一事其為府廳扣稽領委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安登廳之盡善而動氣傷

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板之詈辱亦或板自言之繼善告鎮

臣之言未必即張板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矣

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天下以疑

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

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克長城等工食張板設哨其旅順

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天五十七

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進聽該鎮自

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敬觀

歷劫

八月

御史石三畏上言臣稽京察于今徵三變矣辛亥一案村

始于李三才結連顧憲成攪番世界王首謀大拜假書一

帑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氣之孫丕揚于是尋一隻手障天

者可布彌天之陣遂相與傾附曹于汴以其能申胡爝出

厥力護王之翰王林把握定也故雖已非常少而不顧雖

既管外察而不恤湯兆京王宗賢朋比為奸一時正人如

喬應甲劉國縉暨瑛京堂王紹徽輩驅逐必盡許弘綱纒

欲調停便見排擠徐兆魁屢疏糾正又見柳榆南中賴丁

賓董可威等主持不至傾覆然及矣此一亂也幸而天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天五十八

心厭亂數極則返變而為丁巳一案有一世山斗海內師

表之李銑鄭繼芳提衡于上孫紹吉韓浚趙士謨諸賢分

理于下掌南察者又得於倫等咸稱平允衆正盈廷群小

奪魄一時宵小如五鬼等輩抱頭鼠竄詩所云白雲漶漶

見晚自消意在此時乎夫何正人之心嘗淡淡則不相比

附邪人之心常濃濃則為勾連暗中伏竄險處設機延至

癸亥一案從千謀百計中權載一窺天極地之大惡趙南

星助以唾貪之張問遠群小在局外遙制其柄局內者不

得自專流毒播虐天日為黑而南察應陳陞掌管王允成

等惡其不便已私計令外轉而驟用察處之涂一榛與王



象春、狂逞、欺弄、南北、正人、一網打盡、物故者、無容置喙、其借察害正曹于沐等諸人、未經削斥者、作何究處、管察于允、丁賓等、未經起用者、作何優異、被察諸人、於倫等、未盡先錄者、作何拔置、務期徹底清查。毅然施行、固運幸甚。科臣吳國華直糾貪險部郎曹欽程奉

聖旨曹欽程既以力攻群黨、况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千物議、近乃屢登荐舉、非緣行賄。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九 天五月

皇親富貴、為奇貨、倚重、史為外府、人命、職、動、至、千、餘、詞、訟、索、賄、輒、輸、數、百、昏、僕、民、之、拾、原、臣、室、因、以、一、空、激、運、軍、之、鼓、躍、冠、服、幾、于、盡、毀、各、有、主、名、不、勝、臚、列、臣、當、年、未、使、使、還、時、一、再、過、其、地、親、見、其、積、累、累、家、幣、戶、號、若、數、千、以、去、致、使、民、困、窮、上、下、同、心、怨、怒、比、以、為、可、承、細、矣、詎、意、竟、脫、履、巧、騙、若、神、工、運、附、炎、炎、之、勢、結、江、文、言、為、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為、妾、女、自、是、交、情、濃、熱、力、求、連、化、司、數、月、旋、晉、工、督、趙、至、局、改、社、除、免、警、廳、落、聖、治、一、行、之、疏、出、矣、若、謂、所、學、者、半、是、波、濤、所、推、者、悉、係、私、貨、總、止、是、先、發、制、人、之、計、吾、誰、欺、欺、天、乎、吳、門、之、士、庶、堪、欺、乎、通、國、之、耳、目、堪、欺、乎、又、且、凌、辱、同、邑、自、肥、為、夜、郎、王、必、欲、阻、甲、可、若、台、諫、之、路、而、暗、肆、中、傷、則、亦、甚、也、彼、視、同、列、自、認、為、遠、東、系、必、欲、奪、李、謙、亨、陵、工、之、差、而、曲、加、排、擠、則、恨、甚、也、百、計、盜、公、家、之、金、錢、陵、工、未、竟、而、謀、管、木、版、物、工、價、一、切、抽、取、罔、念、日、破、之、禍、非、即、平、粟、工、食、加、二、加、散、之、故、習、乎、千、金、受、劉、弁、之、嬌、女、正、室、不、容、而、寄、之、他、所、長、班、皂、隸、俱、得、入、閨、門、頭、唯、薄、之、玷、非、即、淮、揚、賈、妾、久、泊、閨、門、之、故、習、乎、汪、文、言

臨、疾、誦、人、日、吾、罪、惡、貫、盈、恭、提、不、在、獨、曹、欽、程、為、首、而、援、引、以、有、今、日、而、亦、倒、戈、相、向、吾、亦、不、願、日、亦、足、為、笑、伏、之、實、証、矣、吾、且、揚、揚、得、志、曠、天、誠、謂、某、當、路、是、吾、家、奕、某、金、吾、是、吾、通、家、到、處、誇、張、逢、人、煽、惑、假、以、籍、長、安、之、口、而、執、知、府、有、識、之、羞、哉、以、司、收、則、如、狼、如、虎、以、立、制、則、如、鬼、如、神、以、曹、郎、侵、台、諫、之、權、既、罪、在、躍、台、以、冠、裳、工、阻、給、之、行、又、罪、在、除、滅、官、繩、部、若、而、藏、械、編、隊、人、殺、如、類、而、流、刑、甚、烈、則、欽、程、之、檢、那、可、輕、貸、乎、恭、欽、程、事、多、真、的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贈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先是科臣李養生請以首善書院改作忠臣祠已得俞旨竊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尉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飲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院據去輔業向高碑文所記者也疏查此時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始又山東妖寇猖獗之際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十 天五月

主憂臣辱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臥薪嘗膽極瀆救焚而乃高足濁步立戶分門兼都城扼要之區標榜高懸微文勒石群然孔孟相推不但清談廢事且國恤于周聞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洵洵之時笑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為無君無父不道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鼎治呂言力排上盟解散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究與之繁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要津之招也故計海內之為書院者其最盛有曰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不為不林立矣而若輩以為散處于野不若聚于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偏處此以與朝上爭統之一大權呼彼心良亦無將也茲幸軋爾大索離照當天關邪黨而禁私門天下驕然知化商柔以遵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舊言路諸臣皆能駁邪指佞日無虛積臣何敢更有稷求但書院撤改適朕巡視日思振本塞源尚有礙于中者不敢不以入告也昔今日之邪黨昭昭然皆古風望氣依草附木所謂脅從之流借以顯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為南北士噫乎







立金性

時海外

獻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聞毛文龍春初折木城等處  
之戰俘獲多功舉

朝言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撫武之聖疏云七月初旬毛文

龍差官汪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逃去二名當即拿獲

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

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趕來持令箭稱前達

兩朝從備錄

卷二十七

十三 天五月

俘六王子營家今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達換回耽讀之

不勝疑慮不勝驚悚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

浪之中須萬分提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後而

逃逝而效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

事猶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祖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綬此何等大事為毛帥計果

係臨陣所擒即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

來機用計事于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為用亦宜別其

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奉

驟至乃不憑符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各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

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

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

誅

奏凱勅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此等

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兩朝從備錄

卷二十七

十四 天五月

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大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既合舉以示真驟然追來

一時莫辨而解官混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

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繁累而來

前之解者真耶假耶後之換者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

代生其逃或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換之後耶皆不可得

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末云

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今俘夷將

報功且夕此係邊疆大事臣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也伏

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真偽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諭毛



文龍以後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

極輔孫承宗汰開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冊封任氏為容妃。

諭內閣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申，至諄切

矣。念日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璘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五十八月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

肩，哀應泰而遠陽言，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

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

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

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

其竄甚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

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

大中表化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

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理。頃八月

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

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

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此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

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

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眾，情益難容，况屢經言官郭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于章疏，再四詳釋，宜

亟加所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論來，具見獻

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

官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諭

刑部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

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即時驅逐

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疎縱，一併嚴究，不饒。

特魏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將應陽乃徽、華奸之實

而廷弼之死速矣。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入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稽賊

舟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 清盜源以靖江海... 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

兩廣總督

卷三十七

天五月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 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守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販...

續纂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 兵交換何以巡檢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

御

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



曰阜軍精曰惜才臣曰尊言路曰鼓邊吏  
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木內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潘士開論之也

吏科黃承吳進仰佐錄政疏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

屬之舉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上言逆臣身已伏辜不赦之罪未明借題之

奸當破請 查定爰書宣布中外疏入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

居功而楊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為移官之

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

眾恃強不許康如從容奉 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弃

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

前天膺朕心傑悟補封于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于朕

皇考且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連左光斗何救于事况與

魏大中周朝瑞章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

護廷弼夥壞封疆鉄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為出脫託汪

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

及汪文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

其罪剪所忌而肆其兇信口裝誣毫無影响肺肝如見欲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十九天五月

全朝軫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

楊漣等雖追庄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

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其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內問結

仍送鎮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

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俱着史臣

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

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

非惑眾其傳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

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

獲治以妖言惑眾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存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其在姑令戴罪立

功樞輔身膺重任者一力擔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

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時關內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魯之甲原為東哨按

廣難民統領官兵于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在屯衛起身

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總兵李承先領兵二十五日未

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進擊金冠等船隻

魯之甲見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用小漁船六

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性遲不能多渡先發該船于

總馬吉前守嶺等統領有馬官兵一百五員將李承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十九天五月



李先  
貴之甲  
錢之科

祭兵馬過河慮恐軍弱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說領  
後勁左在并沖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  
往效州應候有魯之甲邀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  
又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子集設營營壘  
結繩審請開有先祭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趙州城  
城而奴賊早已知悉將火已傳伏兵四起眾寡不抵我  
兵死即至散也遂賊隨逐追到河當有魯李二將營未  
下定差喬未成奴賊突至而前連步數砲賊亦被傷頗  
多李承先手執鳥砲打賊遂賊數名開池水深賊裝放  
不便遂頭中二刀而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死魯之甲亦  
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利亦落水而死也  
兵科李魯生言自柳河渡沒利書多午就中情節終未  
瞭然樞輔有疏鎮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詞察其指  
歸只一回饋數日以來公車之費詰問責備幾無遺情  
歸至道路所傳率言有魯自強者皆為降虜主員今為  
歸正遊擊踪跡難辨言謂報稱四王于住在錦州  
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遂民即殺王子瑞其眾以歸  
當事者輕信便欲遣此有功以為撒手之局而不知其  
中敵人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戀戰殺戮擄掠于途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二十五九月

聖情傲成 功不以少許為念然  
守以固 萬里不遠治具其  
在門庭 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西討當何如欣喜  
于德 德揚于慶 報効以益 而免後罪也乃東  
方之禍 禍愈甚 懼之者病愈急 古人馬革裹屍與  
討賊 勳臣 勳臣 勳臣 勳臣 勳臣 勳臣 勳臣 勳臣  
遠其 撫臣 從長 計議 簡道 臣之 簡道 臣之 簡道 臣之  
堅壁 清野 深溝 固壘 遺賊 不得 西突 又招 燒燬 兵  
甲 以 謝 河上 遊魂 又移 文毛 神令 之 出 命 命 命 命  
願 不得 一意 長驅 糜重 鍊守 而 神 命 命 命 命 命  
皇上 東顧 之憂 下以 賤輕 舉誤 軍之 罪 罪 罪 罪 罪

而且得以  
病解也  
戶科陳序互糾大慙以清伏戎奉  
聖旨孫居相身賣東林賄磨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  
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著該撫按  
提問追賍助工悔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山趙南星之門  
蹶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垂涕  
黨惡異常并有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水火議論玄黃要之是非  
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適上言巨奸之典刑既正忠邪之流品宜分奉  
聖旨能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二十五九月

前在追賍楊鶴江秉謙夏之令存救有據即係同惡本當  
重究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瑛亦合中林  
一柱力犯克鋒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  
議處該部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盧謙恭孫居相  
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職為民  
仍追奪誥命李微儀曾未言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  
具奏李孔度毗毗邪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  
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冒濫兵餉



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庄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

衙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智鉅疏恭學龍言其薦劉宗周王象春王之案恪結交魏大中魏希孟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參李璣劉懋為門戶渠魁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

丙寅願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王

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吳之

皞倪思輝潘文寺丞張論臣啟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壬午天五月

願大章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

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價崇姦而謀利堂

構無恙何定策之敢言社稷有君孰善策之可託自汪

文言潛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日后可虞漣曰

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令康妃踉蹌失措

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剗割之臨即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報復之謀惟其所欲燭

衆聽而背遺言惻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為名斥異

已之賈繼春片言刺骨進黨同之周朝瑞三辯衛恩曰誰

任擊排則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願使則願大

章繞指堪收角立門牆旁開徑竇吐咳雨露既饋遺之日

來吃叱風雲且陞升之在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

為等閑失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指冠

入為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齒牙之餘顯錢神之

力或飛書以緩頰或饋券而連章百方羽翼之圖

法網之漏是雖結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總之植黨

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為名高而羣邪為之響赴招權

者須樹人以救熊自助為隱念而國法為之弁髦獨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壬午天五月

思飯王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垂裳伊始豈羣邪跋

扈肆志之秋若非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

通誅已正兩觀之痲極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幸丹書

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羣疑川彰乾斷當天

日月盡掃魑魅之踪慕地雷霆坐散論訛之黨疏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日無法紀

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

扶同奏廢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願大

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

乃敢貪其重賄共為營脫巧言諛免暗邀人心頹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常情真雖已瘦火圍園  
 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揚同惡相  
 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  
 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行天  
 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未幾惠世  
 揚逮至鎮撫司銀鍊成獄與楊連等同招獄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  
 同楊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日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寃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  
 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垂示將來為人臣不忠之  
 戒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八

五月二十九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八

十月初一日

秀水 沈國元撰

皇子生隆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某臣某某誠惟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箴

玄穹樂眷禎祥茂發於璿源慶溢

宗祊驪騰寓甸恭惟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八

五月十九日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饗格敷八政以克虔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于

祥胤

乾元為父甫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頒鳳曆之一日共美吾

君有子行歌

主罷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感



恭聞

主業之敷榮愈覺葵心之密切受

天百祥觀

帝子之生育原

聖多此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惟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會向化日久忽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二 天五十月

因蘭逆搆構用兵四年尤爾負固者益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軍虛生欺藐之心各

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戰潰元兇或入山

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撫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

慰

皇上之懷臣肅將

明命嚴問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宜不殺之仁備其自省夙愆撻逆求贖三孽見於

一面可開願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遽就戎索屆查安商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

八目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為之羽翼計能戰疆苗不

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蘭穴蕩掃苗之東北已失二窟今

所倚為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為險者不過思固耳滇之

正兵須出沾益過效良佐開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等甸

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縱之區而

另抄出龍場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

河徑趨逆彥巢穴而另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

大兵繇遵又約定期會鼓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

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顧連又郡城逼近苗地集兵匪易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三 天五十月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早八站

抵郡城較之偏阮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

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餉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

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

據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

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

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

地必濟臣以資糧盡解望梅終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

情姑求

皇上







兵部主事徐日久疏列總兵馬世龍貪淫驕縱請申  
國法竟以此削奪為民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六天五月

十一月

旅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恭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賊趙時用陳以聞  
削奪

先是論者欲生廷弼以逆罪故之煥力言以明其無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已參之削奪矣而克順復為風影之說遂以賍私至重以提追助工不亦過乎若趙時用則謂其曾荐廷弼陳以聞則謂其結納楊左于高趙賀諸臣此不遇特題辭贊又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廢并

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七天五月

言妖賊木秦不能銷萌既發不能疾勦遲遲不決致賊勢蔓延民生魚爛乃會皇入寇若非克守孫朝肅之堅守總兵楊摩基合兵破賊彥尚得侈口言功耶京視碑祠適為議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昔階蕃錫足矣于之世廢則無以為軍功勳玉佩之論當不為苛也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恭原任禮卿孫慎行株連去輔

葉向高舊家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宣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何其忍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故聞

一鎮之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

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入眾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為眾將之領



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  
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各色夫惟  
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間節制五鎮之 特勅以專遣將  
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  
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為武督帥武經略也居于巡撫  
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  
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眾將畏憚而  
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誤矣從今  
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遠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  
之銜庶職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兩朝從儀錄 卷之六

天五月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  
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為驕恣故舊制總兵  
初見軍門必披械恭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  
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夤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  
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制也此變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貌向  
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恭謁披執行禮舊文  
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內有皇都淨樂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者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樓  
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  
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  
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  
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兩朝從儀錄 卷之六

天五月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  
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密勿贊襄區  
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  
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  
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除官如故各賞銀

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  
銳意圖謀殫精襄事况多樽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  
石



裏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泰陞六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裡潘達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謁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接出

聖旨圍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谷益踈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却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吏痛  
責示懲

冬至遣侯陳良弼等伯衛時春等祭長陵等陵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十一月

臨雍禮竣優敘孔聞範等三牛俱准送監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糾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  
師贊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騰霄削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 誥命  
逆黨指摘試錄內有廣東主事羅英士監借等語  
又該其父子參門戶並列津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藉調理

遼撫喻安性以病免歸

改田吉兵部職方司員外贊畫送東經略軍務

命各撫按刻宗藩限錄成書以便遵行

御史李時馨參須之彥熊明遇

南星前錄  
原定府趙  
州尚已點  
入

成趙南星不准收贖

伴定巡撫郭尚友奏云趙南星行堅意偽口是心非進  
退朝廷之權居為奇貨統均家宰之職藉作招牌託  
心腹於汪文言寄耳目于許念敬時出時入濠過付而  
為蔡賓講選講陸逸竹小以開賄徑多金賣奸官美爵  
恐君恩破格廣修戶依門敢違輿論益以雄行逞其  
均性而以鍊手濟其貪心其濁亂乘銓之規而貽良萬  
年之垢者也計賍投成罪當符符第年途七十收贖亦  
例則罪窮干法矣若趙清行南星之子也王中龍南星  
之外孫也唱和相應表裏為奸或時借呼或提線索則  
共開幕夜之局得百則百得千則千各潤貯錢之囊阿  
翁明知其情乃誑誑而作啞雨犯賄通其竅似掩耳以  
偷鈴即今完贖不分兩家可知受賄並為一手按法定  
罪並遣何疑即家人共犯清行似在果切之條然南星  
業已收贖清行各自有贖固不得以罪坐家長從未減  
也周卿潘一鳳行求  
在法理當嚴辜矣

刑部主事彭參疏論前任安慶知府陳標同知徐日升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十一月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解釋前疏  
留中如何又來噴奏并陳標徐日升都着削了職為民當  
差仍追奪 誥命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開住

內言可法以結交趙南星而職升巡撫唐暉倚仗門戶  
而取給司世賞則以鑽營而得也試就斯時之其  
能超然免于評論  
之外者幾人哉

御史梁夢環疏參唐世濟開住張濬徐如翰削奪

疏中誣世濟黨邪陷正張濬為袁化中死黨如翰獻戶  
門戶逆網羅人至此而極矣

逮揚州知府劉鐸



僧人本福偶撰鐸詩三章至 京師為逆黨出  
王益民通執懸坐詩詞為訛訕  
朝政下本福鎮撫  
司獄而并逮錄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奉

聖旨這六款中關門情弊經臣宜痛加整革撫賞濫惡白  
騙官民且挑虜募許入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追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日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關門後言之然不惟五  
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歲費二十餘  
金未之或交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遲速較之昔那  
曾裁得分毫而徒驅馳摩之兵丁操舟舟之備種餘關  
之外是處皆軍屯野荒蕪小民始排生而趨利焉必若因  
者始為軍屯

仍而無變計屯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于  
朝廷取此塵版土羨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材  
官之弊夫營伍之中累累橫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道  
撫一營多至百員其見于戶科疏奏者亦可知矣將  
官而設所費白丁而營加餉審派練等營副將守備  
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職不守之職其有人浮于  
缺者又開正副以廣其額山人星密故舊親知群聚之  
以噉我公廩者實頃有徒且所領家丁多者百名少者  
五六十名操縱何以自由而濫派一營合計之歲糜甚  
定員零星其丁分部之不成一營合計之歲糜甚  
國家曾易資其半弊之用而徒取耗費為乎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日撫賞之弊平來不愛多金以與西虜撫  
者以方有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吃食言之  
酒內卓席有定額亦有定額委官一官或而二之盤  
夾一千已計其五百金分矣且虜人來去登報緩急之  
間悉用破之熟酒而諸虜之所不得絲毫也至置  
買范紅總萬萬預指官銀以資情而更留一半以備  
打點此至給賞仍多不措如九九之數應撥段者開以  
毛青市四五折之其花放段官之類莫不皆然  
嗟此等省法所不還之朝制廷且通官總委後鼓

手而提其索講數不多則獲利不重故今日加  
加資點虜之價為挾我若輩受之也虜人得貨或真  
惡或彈駝載仍減價而沽之乃收買之人又半屬通委  
夥計如許張早山黃皆赤手窮棍不過私動撫賞之銀  
買得之而仍替以替之買撫賞之官賣者取利甚捷買  
者又爭落脚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賣出之賞  
出而買入之祿將

朝廷銀貨輪轉胃破而官銀如注奔赴諸奸之空矣不  
但耗餉更挑戎心李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輜車之弊  
關門車營十二每營戰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  
佐之每車騾二頭大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曰  
馬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同月纔一次耳即師  
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備廂驛駝堪載此為者也不  
過搜運輓石備公解餉舍之修墊已耳不則貪弁用之  
慎載西皮之刈獲已耳私搜商貨漏出之以規厚利已  
耳其委官隨通將領作法而糜餉者更多也計歲  
糜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解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日軍器之弊軍器不精則兵不強奈之何不  
打道開有平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而皆以一月十匠  
後強乎見各罷械一埋瓶鐵軍丁歇京而不願領者聞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天五十月

且山積矣近日裁革幾處則此物費項許多金錢悉  
土置置之耶耶着落邊手者變價運官或造充用亦不  
至出其後月之生須便足壯營伍之氣色豈便以為厲  
而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管馬之弊管馬之費  
不貴然後次赴領之銀尚未到手而所買得之馬死  
且過半豈盡馬之不善哉其給發者皆和實路其端則  
驗收者常規之重心而私情之謂而故等匹官給十八  
兩而或以十全六七金得之款段蓋其過而問焉本  
領到手無意糜養即有存活皮骨殘廢焉豈有無之數  
乎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者就就發置王之說而實則  
設法吞取馬乾者有馬獨不殺而胃歸分肥者有閭管  
推派號小馬銀而私置空馬以民充者皆之私騎並歷  
悉仰給于官 略道府之說多趨求而行伍之馬群空  
矣南臺裁革之說不為無見奈之何不嚴核之也

御史田景新奏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謹劾奪  
疏中言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為左光斗先鋒此猶一  
時傾情之借景獨証其反復幾幻詩張問標則有不可



解者夫世濟居鄉無赫赫名所交無匪類清其俗如布素其在仕途可以類推矣若發舉廢壞之故如風吹燈滅乎其有不被撲滅者哉至以王惟儉為結黨當路屢膺遷轉王孟震巡視秦晉為喬應甲所糾殺身東林驟躡銀臺誣李守俊重賄陳子廷宗戴高舉龍得遷泉長慈諱為繆昌期吳通文等以誣誦為業總之類瑞無計非以門戶汚以賤利何以遺傳擊正人之威而博逆瑞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奏陳日擊時艱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日就即如收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破格先升圖便已私懷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甘學無狀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臃腫之態朕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天五月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選為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孤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劫多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存生貪縱可恨着削了籍為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門李榮吳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著聞與韓浚董事極可觀察處浮躁未盡其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一本直糾邪黨事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薛殺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天五月

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其截扣見年子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參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女亭公慈仁為政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邑鄉而賑窮恤苦於江而設渡極溺其在南工凡河渠築橋無不修舉理及築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削險使夷易百我御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法募助不動縣官一文尤為奇功俾德云

隋朝德信錄 卷十八

五十五月

十二月

兵部為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武之望 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為照 國家兩大局一在閩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閱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通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為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詭詐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為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噫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五十五月

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疆以戎索至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于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為合不能為其離其不肖竹焉為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為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噴噴以為言者或亦少資其餼廩牽屨以命征縶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管借以為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營



室須知直以退為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守守  
 牧之收保借以為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守土  
 乎抑守遼土乎守鉄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  
 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  
 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為之撲滅之韓潤等之  
 勾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  
 始給我毋亦是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  
 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略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  
 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  
 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未天五月

並未來京無憑譯密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  
 為內應原不須謀差  
 天朝而後為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為  
 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  
 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  
 令館人察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登  
 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為關  
 計自宜因而戒嚴庶修守備况近者柳河之餓閔上俊如  
 一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靈而新是圖猶懼不及而  
 尚敢為此泄泄乎所教

皇上遠為照獨為斷撫不去制鎮有此一番易置將大有  
 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  
 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効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  
 輩着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  
 嚴飭內備訊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為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奏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  
 米萬鍾奏議王繼謨削奪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未天五月

王繼謨為左魏私人萬鍾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為  
 王之宋私黨大約以門戶統之者居多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  
 方有度  
 為御史王業  
 治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程學程公鶴冠帶閑住  
 為科臣葉  
 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奏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  
 奪  
 疏中言董元儒陰陽反覆變詐傾危為賊魁糾率特  
 周嘉漢應讓潘綱倪應眷才足濟惡力足支旬與左光  
 斗呼吸用通惟趙  
 兩星指便是驗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俱以削奪門  
與永不敘用

削奪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府諛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

孫必顯大理少卿革蕃削奪

疏中言廷諫一則郎耳尚書黨破格  
改調吏部必顯交遊勢要若謀錄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

沈儼炳閉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八

二十 天五十三月

言炳謨為王之案所薦來儼炳  
與川多議廷拱與王之案同門

御史盧承欽直陳當今急務奉

聖旨奸黨宜清調停宜戒這本說的是曹珍卿主邪盟董

應舉侵抗鹽政李遇知舉荐匪類獻媚東林着削了藉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一切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着該

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罪狀并

節次明白刊刻成書榜示海內垂斧鉞于將來以永保清

平之世

疏內言原任大理寺卿曹珍以氣節之性與邪匪無涉  
王長安講席已為孔孟之罪人矣及紅丸之禍既敗  
而先借題鼠竄幸而瓦全作回觀望工部侍郎革職舉  
以特賄之夫與徐光裕燒博塞上律例已為孫受之復

一疏之中  
備極慘  
多入卷已  
而文  
諸案甚  
海內  
何子  
犯清議

孟矣道鼓鑄之事惟既疑為元氣歸於後持益政是向  
肺腸又如兵科李遇知者職不知其生平為官人但  
據舊日逸事難陳一疏內群臣孟麟孫居馬王貞李  
若呈部元標輩諸人稱功頗品豈非紳身門戶哉精吏  
林者乎以上三臣有已經白簡而未盡毀辜有未經處  
分而尚仍故物俱非所以報人心肅國法也至如琴  
亥京察言路乘工諸臣惟害最酷江西道御史施傑有  
一煤請封議議進藥 移宮一議不苟附和取悉于舊  
禮臣孫慎行列卷與者兩載而遂以浮躁處矣一時變  
察如開詩教趙與邦年志 憂慈瑛與例轉之朱童蒙徐  
景濂張惟任俱蒙 恩照雪士論稱快而標猶抱抑未  
伸豈非一人之向隅耶職 請舉東林之易勢而整言  
之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輩馳而外其間力量不同  
流派尊應之勢參惟禮之權如王嗣孫慎行高攀龍輩  
謂之則帥有特筆舌之馳 勢到擊之勇如曹于汴湯兆  
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茅有身名既玷撤  
濛無賴如李鎮狗與遇物標而如童輒收之既先犯  
大准之端如李村賀煥沈正宗丁允存等謂之敢死軍  
人有一種人焉可負強直之舉脫濡沉澗之自受人推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天五十三月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天五十三月

戴向隨所錄美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  
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  
不嚴錮其退無以壯進者之勢或人已成矣而不追論  
其或無以視生者之視

聖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將曹珍董應舉李遇知重加  
斥削而仍 劫六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  
內既其蒙閱無地倒詞無期

而後太階可因感治無虞矣

御史趙胤昌疏論輔臣丁紹載議遼東總兵馬世龍去留

反復不忠犯人臣之大戒

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

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削職為民

追奪誥命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徒追贓







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誥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秀木 沈國元述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叅太僕少卿劉南史部郎中吳維祺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中童述先開住

疏指劉南史為庸劣張開達瓜牙腹心雖其素健講學黨人之惡若積呂克孝入張開達之幕而引其重述先避交楊左丹北廷南及楊左縱騎所過即以百金為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喬敬陳營務十一款 一會補之

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六年正月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破吟城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其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者有厭循資之鈍而觀躡進者有接壤伺之事執為常例



遇有老弱不堪者卽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齊力強壯卽許摘牌替役不必開收以在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卽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厄贏而精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卽以此爲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二天六五月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欸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收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令八厭鄙而希圖薦剗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騎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卽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取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知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二天六五月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善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撥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關力壯卽以選鋒名缺備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熟聞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為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為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為令各營先將

丙朝德信錄

卷上十九

四天六月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俟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而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為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強兼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備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前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為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叅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為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為不衆矣然夜巡愈繁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丙朝德信錄

卷上十九

五天六月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聞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為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為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盡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為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襟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議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舖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



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鎮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收群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算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六天正月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續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遼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足維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預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踈進毋得觀望不前

逆奴小蠢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籍茲爲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讓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中嚴法令逃者盡斬其樞貳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嚴加防禦不得疎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七天正月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滅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空心敵臺四座圍牆各一道作城西南面增塌敵臺一座開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揮馬牆一道內置火炮向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牆一道二片石極冲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牆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後山以北應修補邊牆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頽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舖原議創修大牆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節遼各分其半庶漸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縣據此案查先為東巡已竣聞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懇修議內一款大畧謂節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舖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區畫等因復奉欽依備咨到臣又推督臣咨前事內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八天六月

開節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管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兩鎮等因俱經脩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得節昌二鎮內護 陵京而榆關為 神京門戶前屯錦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牆及羅城外歡喜嶺八里舖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舖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牆一道一片石極冲之口修築北半壁城牆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牆三百餘丈皆所以壯開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頽壞難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節昌二鎮而置關門為緩苗是重堂與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偷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九天六月

見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百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炮打灰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釜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細柴澆油并機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整開達賊不能過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可及以後  
心處并牛  
虎五十餘



人可謂快

應變打灰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首狂逞狡謀巨測除一而中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吏得所少

按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惟牛殺馬引佩刀守其肉蓋之以變難士掛誠恪天故有此捷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為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泮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克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六日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為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為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屢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築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此十款明白簡易不致因外間內近所遂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輯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敵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

南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六日

舖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頽敗墩軍舖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冲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阻虜馬或虜騎必蹂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冲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為虜騎備遠之地人烟聚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得圍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為眾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為調度鉗束無致擾民何處為虜馬必蹂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章  
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  
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鬪何人年  
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  
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  
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  
可諮藉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  
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  
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為百姓保護  
身家即為

兩朝從備錄 卷二十九

十一 天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  
論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為一冊如  
登名冊中小過應管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倘有訟事到  
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  
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瓜牙之用亦消引致之虞一鄉  
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固練守禦者  
聽但宜申報令于衙門掌印官親為經理務期地形得利  
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  
細為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為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  
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  
即係異等乞

兩朝從備錄 卷二十九

十一 天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  
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與談兵不妨量  
才更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  
有賴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  
百人大約在常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  
奸細混入何絲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  
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之貢夷原非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遞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狡夷密伺  
虛實之弊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四

聖旨條陳十款皆綱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  
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  
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物照原開人數全  
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看得三輔爲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  
之暇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繁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  
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究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  
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  
按加意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

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爲長策中國計  
必嬰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礮難須令各  
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廢物物皆  
桑土而處處有網繆矣昔王壁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矧  
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  
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釋而籌處之也抄出斷  
之

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有曾經人道  
過者不得勦襲責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五

授承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藉以其條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并鐸供扇詩爲歐陽暉所作鐸  
首寫贈本稿故命逮之實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林一搜猛士以備冲殺  
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  
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來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嚴加偵探務備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紵絲三表裡廢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廢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廢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膏作令不仁廢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十六 天六

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嘯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却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始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顧錫嘯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却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始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賍以助大工仍據賍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黨根宜拔一曰移祀忠祠于城外隙地以代舊院宮迹海內講院雖不毀一曰濫贈宜禁一曰應釐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制一曰勘案宜精凡言官所糾與一曰嚴謹所及宜作速結一曰詩局宜堅言諸奸日謀捲上并力為控謀必有乘而何吾際者一曰輸錢一曰交代此六事中均結持

戊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刑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刑總兵楊麒藉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勅獎魏忠賢復廢弟侄一人勅獎魏忠賢復廢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刑部尚書徐光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刑部尚書徐光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啓光吳中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奉入逆瑞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方天佑忠義之人卒脫之于難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箴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遵素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十七 天六

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等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厥臣之忠智獲此元兒并擒姪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  
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勲今又潛消大燬不燬正矢  
遺鏃之費可比斬將塞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  
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答元臣至意其原  
辦官旂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登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曹欽程泰周  
宗建事款逐一研勘竟無實勉坐修造書院俸薪公費等  
項千金猶未稱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八天六月

嚴古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論清苦之宦念不能堪矣

先是曹欽程今吳江正值至清廉之郡守沈萃慎表率  
其上方而尤畏之性多所便思而不能發舒也隱隱憤恨  
矣乃隱隱日言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居民上歲入告  
賢撫則應元使之害去以全此子遺雖時吳江周宗建  
吳煥兩侍史與郡中周顯言送司河歸吳暨又文陳  
者君子直視松栢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  
情多造間語訪欽程于是疑其所配狀皆邑中周吳兩  
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醇厚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  
不非之義而為此曉曉夫亦以碑巷議實不能掩奈何  
其心投遞乘機報復使沈吳二公有請退之責同公有  
速退之苦而竟以此覆其家殞其生寧不悲哉正  
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害人之謂矣

三月

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畧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

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受不軌之深謀大

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

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為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銀券與國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十九天六月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戢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六中后所失火燒燬倉糧火業器械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即位以來屢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頌

器佐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

告警寧遠被困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職除則舉尊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遠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鞍憫我征人不啻痲瘵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席襪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祀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札清宮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檢得軍前被虜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煩三位二號發煩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鉄湧珠砲一百桿鉄連珠砲一百桿鉄三眼銳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鉛子十萬个弓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同軋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軋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蒞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道臣處服同查收相襍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需實惠勿致遺漏胃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餼糧不許騷擾期滿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賜出尚友表朕每飯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詎無捐軀首報之心知爾

賜地

齊河

三軍勇氣百倍倘犂庭掃穴得蚤紆東顧之憂將礪山帶河自不靳辭勲之典欽哉故諭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議據實密封馳奏不得參商

以獲王用行廕魏忠賢弟任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附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二十天六三月

藉見在追賍周大成鄧陞不堪久依門戶登得閣對大典

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皆惡党江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榮惑國是招權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

地都着削了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

姦媒孽孽于骨肉構風影於 官閣訕妄淋漓于筆端播

煽招邀其徒党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法成書以揚

人之心術  
可以反照  
而得之者  
此雖是也  
故錄之以  
志稽之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叛，圍範園說陽頌。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

憂危，茲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王衡、成造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羶慕奇勳，懽快驅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積憂危，茲議一書布散。朝堂說稱朱東吉

撰，若謂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問之，何慮不為江亢蘇文也耶。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午 天六三月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恣定長以絕旁議。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沐抗章追

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譏。藩封之固，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福。王府第成而之固，甚詩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仰天憂盛危明

之謨，不常有疑訪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類夫，一介持除之

隸，縛而問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地地自

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仇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籍口國本，實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為立少之誣，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駢至

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聲，訛為謗案，弑逆大獄

未遂，湯幢小品先判。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午 天六三月

于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詫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

翻稱衛護。國本皆讒姦所繇昌，而張問達譁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為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諉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克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詰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宜檢

問達支吾，覆覆存付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古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譏，以更新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用日，以傳



毋以己意滅刪自即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  
臣無將之戒至

明旨宜付史館及連能廷弼事蓋惟

勅法而竣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幸繼欲罷此案又察其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

擇而後任  
無不可又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開畿督撫鎮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兩朝從存錄

卷二十九

十四天六月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克摠兵官鎮守  
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  
者有四 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  
詔密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尉  
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憂疑畏避之心幸制既多展布必  
少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軍軍九事關  
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衙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  
亦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  
即中官進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昔地方馴  
馴無疆之患實一  
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欲再逞即當水陸固防  
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遠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  
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下見題復奴酋我緩防禦謂  
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悉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草  
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  
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  
王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楡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吳  
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岳李九官王  
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帥

兩朝從存錄

卷二十九

十五天六月

衆難謙陳世倌袁蘇王琪蘆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  
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  
疆場亦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丁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丁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為四內極  
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附和為同  
臣論詩教緣  
皇上有所察不當所奉不當之  
宜就中器為黜絕今興邦乃為詩教演明其說而云祝  
耀祖物議尚騰可無薦魏應嘉不可不察夫興邦亦知  
耀祖不當薦好惡几希之良似未及泯若魏應嘉以私  
怨報伏  
皇上固云所察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奏謂不與詩教  
附和為同耶興邦自以奉李玄等為澄清世道而求附  
于正人以妄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



其言而視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為正人假令共工驩堯悉論東林亦遂岸然自負正人而堯舜貴使舉變櫻事耶

南道何早以邪黨漏網參區大倫魏訖削奪

升畢自肅為參政代袁崇煥管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

為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舉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贅員業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殫力籌邊不得疑

慮推托今改經畧為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聞鳴泰速與交代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午 天六月八

必套辭

封西洋砲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吳上言邊才最難儲之空預謂南兵科袁玉佩

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獨

苦處之空優調雲貴按差近從優處而奴氛更惡則巡關

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蓋與撫鎮諸臣共之即往

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

處哉時論避之

時科臣黃承吳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

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足內地幸免蹂

躡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

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為兵者

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某將某

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

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于散遣之時即為團聚之日久

而南兵可汰則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

不少也前朝鮮刷還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

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

其強壯咨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

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午 天六月

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昇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

尤南科臣綱繆根本深慮畧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猖獗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

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

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增軍需日缺臣于切同讐之憤而

主上屢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為而計臣苦於不能支

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奸究就擒。奢實又為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襄後効。而有可早告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兔起鶻落。犬繼。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閱督臣朱燮元兩事。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疏。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始為此無可奈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機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夷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當悉從寬政。庶黔事便可結局。至于薦越其杰。而叅魯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數者皆定  
黔之愚終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

卷二十九

光緒二十九年

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構。帥夷師。罪人之得。茫無畔岸。往時當事諸臣。自為其難者。以致撫不成。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為成議。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順首受戎索。而人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為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于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誦疑議。莫悉于。王守仁二疏。十忠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今事。較若合符。順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播之役。疆臣與疾討賊。頗効忠順。况以

因制。則安位為。累朝封殖之長。以旅拒。則那彥為一時備起之梟。特以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為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科臣之言。招日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蕪賊也。兵機雖貴。審至於宜。布

請形實見  
如此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  
遣京官賞勅宣諭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  
後如尚不悛執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點胡原非英傑遼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  
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最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  
已定假以便宜臨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子 天六三月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  
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與營田其費  
省而久則趙克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  
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  
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  
是之謂不取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  
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  
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  
之兵輸不貲之餉稜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  
決談何容易若老成謀國則趙克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頃月省穀鹽芟蕪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范仲

淹之城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羌使  
為漢用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為近實

可行奴酋雖狡望奢而法嚴然所用為謀主不過內地奸  
人盤詰嚴密奸闖出入者屏跡其伎計自屈况有地不能

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  
之恢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蚤為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  
而軍有餘饒方為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折餉支

給全非固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九 壬子 天六三月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  
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感

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  
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克國謂糴二百萬斛殺羗不

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  
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費易逃亡至覺華

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算乘  
除稽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

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列附送其出共有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請併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堯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徃能延。彌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折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戢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後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妻。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日。有釜。無柯。終亦。狼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為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濟之富擅絕今古而於國家兵刑禮樂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詳別有就正者復不肯恃其才識臆決意利必誇引往昔鑿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刺禦諸條議亦足見其一班矣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苦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嶽嶽而氣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真朝守之積弊而宗聖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頃接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鞍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至二更時分官兵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如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砍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棄不開外參將易永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嗚啼嗚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弓箭鎗刀鞍韉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陣遺棄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死官馬三十八匹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著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驚伏數載海外自信  
捧削之能

朝中亦推捧削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道  
遙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操演潘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捧削者然茲續塘報尚  
叙去年十月間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葉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日先棧而獲八會寨之捷捷控其西南之鋒者耶

兩朝從信錄

卷三

二天六月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捧削奴酋為職者  
也果能捧削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  
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捧削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縱  
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兢兢西視之時專於捧削  
上着精神務圖掣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  
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舉矧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批數開稱三十名  
數目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驛遞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請  
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捧削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己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汎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捧削你部裡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兩朝從信錄

卷三

二天六月

都察院周應秋奏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為違限犯法心一徇情結鞫同門也

下周宗建謬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廢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高

旨建攀龍官所獲於十八日

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困池死

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諫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請

嶺南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道

詔起光宗孫王戊至太僕卿甲

子澄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園山

中與座家通隔優悠以卒歲月詎意繼當受忠賢意格

穿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為快因掘入黨網忽聞提騎







勅書兩道職掌遵照管事速將兵馬隘甲器械城壁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冠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戊熊明遇黃龍光鄧漢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懸坐諸臣擬城且奏復而逆黨朦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爲慘痛

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尙犯順久通天誅通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逃歸穴恢復有機朕心嘉悅内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月六

明其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絲綸密筭樽俎雄籌集羣策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勲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良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徵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釘給與應得誥命版臣魏忠賢竭

誠報國矢志籌邊緝獲巨奸潛消異孽預發什物火砲大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 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月七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用滿柱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翊陞都司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實承功授遊擊斬國臣鍾宇王成曹參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慎轉員外郎仍加俸一級金際偉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十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廷郊呂應蛟李永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赫  
嘛給副總兵廩給埒其徒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奏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聞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  
倉卒勢甚危迫等不勝駭異力為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費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

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

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木衙門至十七日奉牌擇於

十八日午時開讀時聞罷人民執香號呼喧闐階下正開  
讀聞羣呼奔擠聲若轟雷時眾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  
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  
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  
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闐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  
聞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接因而若輩  
復又到彼爭鬪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  
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該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  
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  
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  
即行呵斥而各官以為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  
如此直傳鼓相催遂羣除從人上皆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疾雷響應莫可嚮避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

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為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憤却走衆益揮號攘臂直入後

堂致踴躑踐踏板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等速調防

禦官兵以大鱗集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接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闕城外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戒而旂亦散逸此十八日

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等惟有密加防獲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役內有李國



民雖愚何  
敢犯不  
赦此其情  
益可憐憫  
矣

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熾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繫當令府縣為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遐邇需添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蹂躪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臣等諄切飭示何管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置雜諸人踴滿填塞以召急

不能駁率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

兩朝從信錄

卷三

一天六四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

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

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

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猖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讀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逆至拊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

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遂着察拿首

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  
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黨魏忠賢等

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

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講指也先是吏科都御史周

汝達順昌聞而哭之道經長門公與周相語相

持勸哭是時逆黨灼天字內宛舌詞皆極手觸禁而公

獨感概不休以此援忠賢怒然公清節顯著自視文煥

忠賢懼迫借織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遂捏言分逮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日也故事

詔使至郡嚴縣官自請主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發士也夜半叩戶求見縣而慨公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

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後逝者再諸子環

泣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曰范司

兩朝從信錄

卷三

一天六四

謀屬于教誨千古峻嶽君獨悲然長往乎公笑曰無事

馳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勝曰此龍謝也借借書者向

已許之今日可下不亦一節心乃呼筆題之字大如

半體法道勁後歲年日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

而姓號竟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請軍門

士民聚送衆大中丞毛公恐自揣不協與清微有司數

易置公母使養聚一日四五遷然遠道聞風相繼至食

朝延逮之如昔人不解司馬相公為黨大考或情慘若

怒或恨恨若悲或笑若笑或昏昏若昏而無以

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來自十五日至十八

在茶通國望皇也聞讀之日亦中十民送官無慮數萬

相聚謀曰吾儕小人無辭上達

天子頃當投哀兩臺懇其疏救或曰此皆東廠監官忠

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有

識者懼生變稍加慰口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當為吏部門戶計不

如乞命而臺為得於是百姓皆執香迎順昌於縣署

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時

按未至人情河海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



外私

陳辭

白露

一語

哀高知

死有分

此紀

此紀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天子詔不致發... 足慰百姓... 按徐公言至... 王景阜哀微... 哭而陳曰... 士大夫民之... 心憤懣不平...

長山古至

今德在

五人自當

得相

五年三

字六天

通通配

八王之

德一逆

德不

及義

而逆黨怙惡如故... 列宗遣大馬忠賢... 錦蓋不勝楚毒... 周文元等五人... 所感惟願作相... 湯衣也然毛公... 等五人幾成大獄... 今上即位神武... 純等先後伏法... 上復從廷臣請... 士既因而蒙天... 大聖人雷電乘... 文煥家白日見... 左右煥家大怖... 然余讀史記見... 軍忠義者西漢... 見於今日也... 此紀為吾友王... 周公莫道... 百世而後想見... 將領曰逆奄之... 部之生平吾卿... 憤痛之極走死... 也... 熹宗大漸... 爾是是死... 謀而不... 國家養士二... 子稱孫稱臣... 益是... 益是...

而逆黨怙惡如故... 列宗遣大馬忠賢... 錦蓋不勝楚毒... 周文元等五人... 所感惟願作相... 湯衣也然毛公... 等五人幾成大獄... 今上即位神武... 純等先後伏法... 上復從廷臣請... 士既因而蒙天... 大聖人雷電乘... 文煥家白日見... 左右煥家大怖... 然余讀史記見... 軍忠義者西漢... 見於今日也... 此紀為吾友王... 周公莫道... 百世而後想見... 將領曰逆奄之... 部之生平吾卿... 憤痛之極走死... 也... 熹宗大漸... 爾是是死... 謀而不... 國家養士二... 子稱孫稱臣... 益是... 益是...



曰王命也始并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窮無論士民加額五人亦合天九京矣  
是舉也於海內乃有台矣於台矣乃有此五人若多士  
廟天位既散陳坤嶽大德焉  
聖朝不日氣侯其人中伏殺譯有餘崇焉  
神廟崇嬪李氏苑喪假道

旨照萬曆魏慎嬪例行禮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大常寺卿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地方夫監空額軍一萬五千人應從營馬監  
各米坐至是巡視計道空參奏  
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露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十四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竄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奏堂臣張繼孟刑奪追竄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同請之變于是新設相成  
不取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刑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逆黨亦証以  
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止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長得偏  
沅巡閱夢得黔省陷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城咨言三月  
初三日安邦序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四營至二更賊勢甚眾漸逼營  
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  
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  
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  
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奢實被  
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  
大都黔省遠在天未人視為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  
緩之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靡推諉之習  
多謂餉不果腹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孫  
無餉之致然蓋有難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為時幾何  
豈無餉掬腹能捱之于數月者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  
之也故賊勢甚眾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  
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為歸  
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報真偵報賊將麻姑孫官  
等堡燒劫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  
知即偏沅撫臣閣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遙張聲勢  
虛而有裨實用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緩而  
行濟急事乎此盡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為安賊所竊笑矣  
夫黔省多故簡命王城聞亦夙負薄名受事以來不知作  
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怒弄將賊眾一



臨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云下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  
 運籌決勝又安在戒亦何為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  
 哉傳宗龍識諳首情選擇而使無奈勞動久而倦勤生任  
 事之心與願息之心交橫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  
 臣者同有軍旅之奇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  
 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  
 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  
 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  
 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  
 忽之精神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常望之而卻走黔無  
 恙而楚蜀海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口也至  
 兵馬之從一面速檄黔中整棚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  
 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  
 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搜索  
 事平銷筭若偏沅撫臣閔地居輔車唇齒之勢宜作披髮  
 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蹶策應毋第日移駐偏橋率兵  
 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為此不急之語以塞責  
 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  
 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享邊各項盡行那借俱  
 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  
 亂何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拚一得 一日竟猛應酌  
 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  
 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孽斷不盡法雖大柄獨  
 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溥育諸人幸  
 恩罔  
 上仰干  
 天諫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抑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  
 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重新人心震疊自今以往惟當  
 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獎廉靖以紓  
 貪兢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灑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  
 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即有夙警屏居自引亦不深咎  
 無為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忤文罔  
 皇上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  
 陰曠暖日和風乃可昭示恭庶曾見上天有寬且雷霆者  
 乎 一曰

兩朝從信錄

卷三

十六 天六四月

兩朝從信錄

卷五

天諫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表俾總庶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愆忘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輦殺奸宄踴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

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謀犯異一決

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冒支官糧者

命殘之比覆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

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偽微駁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直俾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

無爲而治之道也 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慮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馘以張武功舞于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司農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

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哀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

既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

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

人殫匱之形使使狡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

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愛時而出嘔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為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凡准忠猷未竟臣芹曝微忱固犯人憂天過慮實

娶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為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已効退就隴畝成無所恨矣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奉天六月

瑞橫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奸惡未熾公疏單疏糾者  
十百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缺口無敢一字與瑞  
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  
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庶僚無敢言及職掌一字者惟瑞  
意指是向閣刑曹諸職職如汪心淵無証追賊數萬李  
承恩以倦用應擬徒誣坐盜殺其完協皆不附律輕重  
任瑞意心中既大不平瑞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  
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譁舉朝無  
敢駁正一語自思身為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舛錯  
食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星夜草疏達旦而成瑞專  
以非刑箝人口故前官寬刑瑞專以中旨行亂政依大  
言守成法無臆次瑞專以大工蠱窺素非理苛索充費  
故不吝言宜後工無見影而提焚林而佃三事皆當所最  
忌不克免虎口身老于勿不虞歸骨之難乎心如此勸是  
忠其如心不能干疏一日不十日念念似無以支朝  
久不取計一身生竟以四月廿二日此疏瑞一見怒  
甚與其同黨言依定說都是我釋邊不是了意欲重處  
而閣中原稟  
肯甚濶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沸聲

載道復集其心腹商議不知且以淡  
音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疏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  
也日使殿後踪跡其奈門無檢察無可尋檢故借章梓  
斗事入殿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為題然亦不能一字  
巧噴直于辨疏上時第二日即內批別籍為民引紅牌  
轉換字而欲中以危法恐公論不平故謂止削籍又  
令履役隨路踪跡職悉必報不取幸耳在途兩月家中  
皆傳已逮親知如唐存意諸公為之痛神為之問上  
都里細民皆為扼腕後聞抵吳門擊舟相還者為路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奉天六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勸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潘耆室女有四  
省從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  
為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任身故  
氏生子敦復僅八月時年二十二歲任先有嗣子包藏  
禍心謀殺敦復兼備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  
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  
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詔亂值族兒恠提連  
巨室飛禍備之其家幾破氏號天誓海請禮哀求事雖  
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二年按氏  
生而不辰嫁即多難甫叶徵蘭之夢蓬成點竹之悲引  
刀而志靡池遂仇而鞠凶歲及遭孽嗣之禍飲水茹華  
卒救傷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老携幼後德遺孫而  
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禍終身之完節  
蓋棺論定優表宜先又勸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  
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敦復時十八  
歲年十一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

兩朝從信錄

卷三

天六五月

時新喪孝廉家却叢起豪橫踰籍幾欲取卵破巢正前  
所云潘氏號天誓海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  
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焚焚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  
解即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  
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皎日操履嚴霜始如禦  
難植垂絕之宗枝萌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  
鵲血淚鐵石為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松筠比勁旌例已  
過幽開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貴州  
部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  
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履所適必躬親手進及見  
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  
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回凡若此者月近  
官以致遠宦自違官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如一日迨  
為翼病秉介萬端醫治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如一日迨  
養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願為之翼父病篤時日不交

曉衣不解帶嘗自闔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前抱持  
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絕家  
人以水漿灌口踰宿而甦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  
軀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離人扶掖  
于牀上微作跪拜狀氣思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  
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灰木縣知縣張  
山頂廉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  
各有獎勵屬頌充膺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  
大抵秉介之孝不為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真清真  
性懇到體認為人所不可及至於一死而後知孫秉達  
外之孝輒近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憲令常熟時氣味相投  
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惟知信昔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  
詆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固銜之嫉  
昔斥奪制籍編氓暨而坐與連善為之點窺疏章即紐  
為邪黨連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攢  
折進比誣賤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兩朝從信錄

卷三

天六五月

應天巡撫毛一鸞勸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  
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刑籍為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糾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參孫培削奪革去恩蔭

請帝為門戶故也  
應甲從此滋議矣

王恭嚴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聩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頽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驟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此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殿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焦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踈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殿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錄

聖明

等事

嚴勅內外巡做防守無致疎虞以彰廟筭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火諸役從殿中救出幸身男子二間之山稱身係殿中木批火藥人役但見殿內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殿藥鎗發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廟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

南一方王恭殿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頽震壓多命朕以渺

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悚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

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着

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聞

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

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

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

首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

訖念遼黔疆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

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

職掌所關速宜修理况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茲查

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川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即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即傳

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各速往王恭廠

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運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

恭廠土棧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號瓦石料各

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郵力至意特

諭

計查明房一萬九百三十七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局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欲民北上欲還西寇故奮勇

入交勉會安堡按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兵勇

三十六名

千首挾賞

延綏塘報言虜酋于兒馬阿伊母赤吉娘子三月二十

八日率眾執舊帖文索賚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舊

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沛

故命十九日祈雨爲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餉覺

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淆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

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

班軍出關糧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

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洵

臻必朝有紕政位有儉人顛倒悖謬然後逢天瘡怒而譴

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歷元克登庸衆正朝講不報刑政具修

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敷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

乃天心眷愛猶若有倦倦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  
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  
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  
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  
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  
逞臆斷送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一

壬午 天六月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  
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  
不同職業各異而擬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回天之子也一言善即為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  
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  
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  
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  
命雖其人自不究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  
與不時竝律裝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足十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比  
附者幸繳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謫除減免之一  
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  
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為  
亟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披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搜  
無可搜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  
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  
寢其屑瑟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候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為遲也此皆老生  
兩朝從信錄 卷五十一 壬午 天六月

意常譚實為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稟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  
或以疑而成涸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  
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為端振刷已極苦心  
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竝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



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

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

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開門內外大小將領俱

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歛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楛王應熊充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九天六五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葬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劫建廟宇于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燭深可駭異

湖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先是迺奴掩襲柳花部殺其各王貴人掠其牛馬時  
房衆雖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恐中間夾漢奸  
人呼柳花領賞白刺麻舉其歸來夷日一盾問喇麻  
泣言俱是柳花部隨行寧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  
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定仍歸房營  
以示拉惠之意則房必畏威懷德

貴州巡撫王城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蚤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繁安危

機漏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慮郵筒逗漏也一便也利

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絕也二

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

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

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爾黔又後餉蜀可免躊

躇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

空拳而稽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

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

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死奢寅即可以死邦

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死奢寅未可以死邦彥督

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死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

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

止共一百三十一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

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即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即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美堦若見之思其加恩示耐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慨自魯欽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

苗蟻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憲書一日而十

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城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

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

攻河沙壩之羅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狡夷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於趙官堡小戰

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筭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

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

葬誥命得

俞吉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

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薨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祈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昇開坐路咨訪人才實加鼓

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

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

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徇情面連章保留以掣用人之

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開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奉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

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

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攤逐一

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續修四庫全書卷之三十一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

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

資淮費二水在路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

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

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謁

陵行河經宿遷顧凌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

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

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

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蓋纜中斷前船橫下后

船互相碰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

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

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

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

經臨則見筓鍾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

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

中詳稱原議靈雅宿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

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料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

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

五千六百一十六名業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條引然

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

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跨募夫三

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循夫四百名協力併作

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

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

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垣者

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

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

八丈又兩頭坍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

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封築殘堤

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

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

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藉拽之費可省漂

蕩碰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卸尾直進

可以計日計程无復耽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

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

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

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

虞湧可勿慮矣

一勞永逸  
安可以  
民權而  
從事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七二三







得輕縱該部知道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務朕紹  
統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上帝

眷祐是賴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災頻仍亢旱彌  
甚茲者伏遭霖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克謹

天戒恐懼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  
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

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復房屋  
坍塌入口損傷朕甚憫焉即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具奏

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二個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

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  
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

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其朕欽若昊  
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其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

新面一念不公儼肺腑之卑見一事不實崇釜鉞之難逃  
務使積誠動天轉災為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

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愆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寧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奉廟食不同氣節然為等國節人不敢犯  
勢家懼服運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疏歸

遷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黃山欽赴  
編民無辜  
特矣

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  
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一日安牀

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為欺

君抗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二月六日

旨 國賊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旂  
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

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  
萬為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

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逞其  
強霸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

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日  
惟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

官具疏造册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膠蔽至今仍舊公  
行霸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橫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飾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攜帶多金同到京城蒞子街今在官男子吳蹇叔家投下密令蹇叔等為其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蹇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今未到官男子吳邦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財物積有萬餘設立車藏專備黨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兩朝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啓六年

于天啓二年六月內奉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胤等不合不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為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混在內看書招聚朋黨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州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伏財為惡將親弟養澤謀死 將七歲孤子嗣鵬謀死

希圖鯨吞家資數萬有令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夥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殘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藉行至儀鎮 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為惡多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廠蒙將君實併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蹇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神奸游手藉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已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物

兩朝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啓六年

至于吳養春久壩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罔之素張小民吞聲復錢神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欺

君抗

旨莫此為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犯人胡君實吳蹇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荐茅培在廠監候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有賣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音久壩山場犯人吳君實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宰汪時胤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多并着撫按嚴拿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啟六年

太玉該部知道○浙江巡撫潘汝禎題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乞之

時鑿匠張選沈尚文等倡議立生祠此小人常態固無足怪不謂堂堂冠裳亦溺于諂媚之私首倡疏請遂貽千古之羞良足嗤矣祠額永固

黔督朱燮元田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

中調度控制五省○今應昇卒于獄○追處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風氣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善類誅疆暴風清霜肅玉潤春溫廉名遠布宦索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惟奸中救建言諸人逆璫愈怒疏奪而歸奉親教子李嗣不旋踵無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徵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齊身

就道登舟作賦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懣鬱之色遂至加刑時惟大呼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君父之報國臣之分也但親恩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愆然幸而有見有子是不乏奉養惟同寃諸人止存黃尊素相與忠懇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遺日其奈監司敲朴過損且肆奸欲速其斃料應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子讀之一字一淚

按哈酋一族較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卯來泉曾未深入亦未經大創掠邊外牧放番馬而去其志亦奢遂糾合諸酋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蓋鎮謂不一親出制之必至枉逞內地其各管官軍亦感朝廷養之恩願捐軀以圖報効比董總兵親提大兵截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乘勝長驅再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至不能割級此一場血戰山河為之震動羌夷為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止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啟六年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命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關津為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啟元年以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算還民侵在吏書者不得復酒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協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南臺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陝西巡撫喬應

甲候勘

下周啓元鎖撫獄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惠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采着冠帶閉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縮符職方吳殿邦居鄉多事橫參公祖立逐身績以快已私却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奴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奴酋住牧近東于四月十七日開被劫前兵圖報奴酋劫去妻子拾去又字遠副將左輔塘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日過河冠穿遠以妙花發兵來助行至養善木遇奴兵殺奴妙花名獲達馬五十餘疋奴大恨復益精兵于二十五日辰時圍安兒營安兒見并妻逸出南乘盡被殺奴抄花

亦跑過黃河北邊躲避虎虜諸酋會兵欲圖報仇按歹安兒係妙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開任

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忠賢救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階二級

御史王業浩枚上疏日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証黔蜀危困財匱餉空災熾民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允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詭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日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揚崇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德祐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與不凡之品也苟為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誹黃扉而愧

白麻并曆

叨命矣一日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維下慰倉生之望而定四夷之心豈虛名之糜攝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套裝公謹画餅才

猷徒藉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遙來王新泰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各行豈可以訓乎一日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裁力錦而負重顛骨脆而致遠什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日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因遐陬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隙亦未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毀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歿黨之客幸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林連妬口所傳不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

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庶念始懼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上寤寐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懇懇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甘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川以內安外攘襄盛治而

奏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竇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為厥疏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飭辦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為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捉

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從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厥疏言盜糧犯官李住明與借州龍袍犯官李承恩以重資營脫而與見同監之方震孺昔日同監之劉鐸謀畫御史溫國奇為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于紹後司官翟師偃李非聞馮上渠受賄賣情吏書史大仁等拾詐多贓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四十六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  
駐紮開門兼管四路

冊封遼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吳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觀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勵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象矣乃積弛已久習翫犹存尚有視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為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

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

一一復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

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為得計以沉閣為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

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家宰既偏聽而又獨任

仰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

事以洞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

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彈盜防

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春初假滿還朝正值東事孔

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

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畏人故民

皆不願克兵必須工食以為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

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明旨遂成滿餅乎若有司不為肥家計而為地方計切恐

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贖

天聽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

出也則兢兢焉慎之又慎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

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著

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而

聖政益見清明矣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滂雨為灾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糧草拯恤灾傷疾疢

督師王之臣曰親勸散灾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卧濕泥之上彌聞狼狽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縣水冲倒寶城神路橋梁紅門

朱已繼以水災正上以惡堂滿刑酷罰草荒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

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據實參糾章下所司

兵科參看得安酋之為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滅無期庶幾用間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酋中自縛獻其元

外也據疏速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資就日兩次賊

來雖繫自近開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况致安效良藉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為甚如王鎮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為人夤緣加戍永宜李端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桐杜三策徐應秋刑奪



時指其為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團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進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名二名所燒頃刻化為灰燼時火藥蕩然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款虜一事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眾挾賞如干兒罵補打大生齒俱乎天啓五年五過市賞例該把舊市互兌挨次輪市

南朝律律錄 卷三十一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眾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避

矣大抵皆眾醜朋謀特借于補為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乏不得已支吾款局不敢好大

啓蒙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悶氣而不亟置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

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操甲厲刃相機截殺應接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于虜情塘報

錦衣衛奉

聖旨這拿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質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 中庚

鎮撫司奉

聖旨劉鐸賦性好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處惠河鎮屢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咒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各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蝗

南朝律律錄 卷三十一

東廠奉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蓄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薦茅培聽厥發落工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孽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為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

論公之功實不可掩

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撫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閩鳴太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覩我之虛



實故傾巢入犯。視最爾之寧遠。如杞上肉。至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臣思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其意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悉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板厚二十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由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携之以入。犯為一進不退計。然知毛文龍徑讓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况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積雨成川。我之哨馬且不能往。彼之大眾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且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餒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遼東。攻堅之法。不過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溝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殺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國鄙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交伐。孰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郊。而腹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危我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奴實狡且秘。然臣不懼也。惟日前雨患。城塌。艱于修築。然已併力為之。即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簡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眾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力能生。自是古法。願以為經臣尤。臣罪大矣。我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笑。蓋不合功。便無絲。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在此。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為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微。祖宗之培植厚與。皇上之。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艱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遷，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為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折衷，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為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忠付臣等，更無可避，况經督兩臣，又天下之豪然也，何得不殫督畢力策臣為

皇上完此一現土，撫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翌明，俱有識有為，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卒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即鎮守諸臣，諸內臣俱身視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天下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龍、虞、翊、董、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為，故成功惟漢為最。唐安史之亂，蹂躪長安，而不敢窺澤潞，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之功。至宋始則以天下奉契丹，繼則以天下守河北，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了然，奴而能為中國患，則其獨擁一方，生殺予奪之自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訓四方為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分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人目中已無虎，更豈發縱倚角之有人，餉餽擄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為患，審也。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為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遼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川窾哉。但賊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

附穿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注為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圮，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後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為乘間擊情，以為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畧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無履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况為遼東舊有之官，或宜竝設如撫鎮



若臣鯁曠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米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借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  
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幘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後  
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卽此一  
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卽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可也。  
蓋人可通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圍上方略。以夷  
攻夷。卒之償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  
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卽墨大  
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惟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共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關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奴。勿以瞻  
顧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尙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賊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賊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殖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卽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上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嚴臣魏忠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棄紫極之。浩  
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  
懋。着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知  
道。

刑部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卽使會官處決。辛  
雲佑。造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  
陳振家。湯本沛。先係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



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官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道奉

誌旨之名輒以徐自強等為中傷

朕宛領諸

司后可謂拔矣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况臣所親經之地苟外尚得指陳而况臣所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董一一為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為多固足以備用但今日一都司明

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官易而人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歸遊海內黃蓋腰金號千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為隨便授官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清汰一查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造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并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為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

猛士之為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則難

精而况餉不給乎為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

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

田之盡克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

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運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

子弟約定名數務是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

飽其家室其有餘之眾或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為兵弱者籍為屯在戶部既不

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

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資恢復恐中

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膚慮特裁非所敢妄議也一有兵之當裁也臣聞南

出

出海時各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

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

幾矣况以非人補南兵各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廣東江

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

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

成盡一之紀律庶各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

當發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時其友給也有限而與商

人及朝伴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倘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

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

之水乎合無申飭議省預為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

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

寬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

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

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

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

鷁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

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眾也若

救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携二之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狩奴之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難為安插職以為嚴為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為奴用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候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遣條陳五款其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藉

曹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委典相反故削爵毀板

平遠總兵毛文龍上言為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掣奴適聞聞臣至島收歸鐵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為海外捷音復至等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住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者職自己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為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扼要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即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為料理是職之先知已為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人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赴後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援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

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為援兵之

計以此指為不知豈不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

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

彌島再後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又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遠，陽三百六十里，是鉄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攻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清歷又州，以悉遠近，則遠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審處一節，職有熟籌，自信足圖結局，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卽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閉，直至清明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悉有爲地勢，人心與地勢，旣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根半幾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遇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紐目前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蚤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粮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船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今部猶言不憚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後鎮印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賊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截漕何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糧歲定十萬石糧總得四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准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為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鐵農具防裨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黍不必官商置辨竟以部銀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為命沙唬舡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唬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給舊征虜前將軍印何為西虜熟識印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印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課東江進剿之績併額餉械接濟之需上年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己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汨舊例官賣以計運脚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授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遠潯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為尅期不幾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為今日要著然不自今日始言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為遠錢糧百萬不為多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念之

以上數事最為簡省最為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以

俯從是不敢隱熟算之籌畫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主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為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無練一旦委棄之耳至于東江之南非官兵饑寒窮苦最可怨嘆上年十月永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眾張願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糧十萬餘石分給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熟米七十餘包為鈔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困具見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回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病交發且以南非官兵奄奄乏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床不起難以理事請將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九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糧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器械需紅隻等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五年之內用若干糧養活若干官生兵眾牛馬騾匹庶民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兩撥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能地

利失人心挫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氛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則遼之為遠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樞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願覓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犯職故為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為乏糧餉乏器械乏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九

敗坏經院道鎮業已數斃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偽賊沐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扼之恩忠祈立善後之左券也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

械紅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弄璋，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勵，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

刑科黃承吳請允袁崇煥議設餉司奉

聖旨，黃承吳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寒責，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黃山木植，久為奸宄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教，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兩朝御信錄 卷三十一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聞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啓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為海外孤軍可念，糧餉酌 數宜酌重

獻剪荒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因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即着頒詔二臣便道詳聞具奏，以憑酌議

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聞間，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與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察察慎

焉，語曰：民為貴，董先為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

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

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

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即自

兩朝御信錄 卷三十一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

絕，奈皮骨僅存，程履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

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

床褥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

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

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

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試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真可

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所報，計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冊

請此慘然  
欲絕

此念未死  
良可憫濟



以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儘堪圖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遠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真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啓元年

公家一日之作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糧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流離瓊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即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關中式川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向隅之泣也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選過者即過海岸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爲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以待頒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鉅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爲償後此者更難爲繼此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啓元年

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畫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日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迺隸朝鮮其圍墾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嶺或山坡，澆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日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其民什野，不高華飭，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

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總撥款而提衡斟酌者

刑部徐自強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大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民，至十餘萬眾，即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

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

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

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

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

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

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眾，若何

使之生全，遠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為精銳，老職之官係

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糧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其，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閭閻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

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壯志，故忠義以屬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朔望謁

聖朝

關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循禮蹈義雍遊揖讓朝吟夕嘖正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

其二公  
避居作人  
其德匪

惟士為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趨迎哀陳苦志願求明試閱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為之品題噴噴許可且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

附錄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二六九

孔熾遠計人文頓

大非并吻

國運污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

而

國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額猶一日也雖當盟國多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脈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王益切頑鈍如職猶知拔遠士於播越之中而遠士實切

明揚之有日今

皇正神聖踐祚超廢策淹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興歌著我育化追姬周文之盛治矣獨遠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觀光於

上國此固遠士深可悲愍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遠士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俞其奏已令遠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遠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或在北直隸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此論更確

忍性煉成百折不回之骨做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

亟收郵士類實以士氣為國家真命脈又安在禮義之不為干櫓而禁御之非盡願

牧哉故遠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賤弁竊不避斧鉞而冒為越俎其亦鄒魯之神明有迫於職之肺

腑而仰賞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甄收遠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讜議也科舉

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士  
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竝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  
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抑掄之口而磨  
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  
以徇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  
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  
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  
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四 天六

以華廬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  
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凡此者所以重  
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生員可  
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為舉監而竟可為知  
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為生員而設所議  
增恩選以醇缺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  
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  
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  
倘舉選缺則以明經出示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

奮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  
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懋朕敦睦戚  
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葢語已諭緝事  
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參戚臣政暗以誠  
母后也何其險哉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天六

鄭江鄭海漢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梁開州  
而其出沒為害則東省受之近聞開州作亂軍民剪之  
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二賊不剪則餘黨徒散  
徒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守東兗道曹文衡之運命  
設伏兗州管將陳思明之勇勇先二賊一斃一獲一  
而射死劉東漢活擒劉思明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測漏  
而零賊俱全魚雖有遺跡之張加倘早晚可得也從此  
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為寧宇

九月二十日東兗道曹文衡會兗州管將陳思明  
勦捕于初八日等前後共獲賊首三劉某九名獲  
獲劉一等馬四匹劉二等馬九匹劉三等馬六匹劉四等  
丁范大虎等直抵新集州地矣賊首孫東漢等  
等率領強賊一夥官丁奮勇向前將九賊首孫東漢等  
馬斬取首級聚賊遂上獲五捕夫石知五出用人前改  
擒活賊馬見劉東全等家屬小官等五萬更等三  
十五馬一匹劉二等馬九匹劉三等馬六匹劉四等  
名重傷民犯裝才等又于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  
復河木道家丁范大虎等奉曹文衡命示嚴禁賊  
伏擒劉于賊所出沒處至五更時分直抵開州自強集  
與賊對敵擒獲強賊五名可成築有賊首鄭江鄭海騎馬



冲出集外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而驟至官兵將鄭江等圍繞二賊遂回厥後後出兵丁放箭射馬將鄭海馬射住鄭海各馬就縛三面伏兵俱至復射死二賊賊首可成等獲馬二匹

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初延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等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贊惟正之下用人則裕提衝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靡于久誦勞來不怠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依宇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

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其餘內

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勅書明職學奉

聖旨據奏黔事勦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辰沅去黔千里

有難遙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確共圖

萬全依議行

遣喇嘛僧錫南木座等往奴中偵問

遼撫袁崇煥奏以本備久居五臺有禪行受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暢了彼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當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奴寨

宜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為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復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勾哈之捷剪賦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策勳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肅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徐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依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瑞并誣參諸臣奉

聖旨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

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

權居間賊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提問追贓

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了籍為民追

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

知道

一時頌諛逆瑞諸疏閱之殊為汗且故不具載而其中

借媚傾善者更為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

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一日建極殿監柱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宜繼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善類空正氣塞及觀乎群小之颯崇階躋顯秩如拾如寄益不勝歎息矣

聖旨厥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詹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詹錦承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詹第侄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詹錦承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詹錦承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

戴中朝忠貞之忱溢手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眾雜

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

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

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輓朕近責令該部

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遠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

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為王累并力

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

十乎在中所開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傳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王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

戴中朝忠貞之忱溢手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遠眾雜

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

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

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芻輓朕近責令該部

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遠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

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為王累并力

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

十乎在中所開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十一月  
陸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宜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上諸臣俱以門戶破  
削為之扼腕。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同室操戈故時  
論快之。

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歿節忠烈足表世風。墓賜謚。與建祠

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明朝後代錄 卷三十一

墓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一子錦衣千戶

世讓。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  
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放遙望不見火光止謂樓後臺

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刺榛成叢隨為刈除見煙氣  
如縷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柱

利坊堆積朽腐無筭濕者如絮焦者如炭欲燃未燃氣  
然如炊兩日始滅識者謂煙于時朽木更能生火理或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土客軍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

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成效已可樂見而該鎮費

益主  
久假

安家與盛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眾

無法為壽有不堪言者况正軍未必肯來展轉而僱此

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

處彼已捐實績况如邇者毛酋挾賞邊燧漸開九邊不宜

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

撤間即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克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

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開外者冗兵

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

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募來器械盛甲馬匹擇

其堪用照數給值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造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為便該職

看得東事調募以來釀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

川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

於遼瘡可填肉何惜割乃調到之兵寧但不能為遠授而

主客不安先已為遼之授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

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

用兵之人也職與鎮臣共任遼事而為執咎之人也使此

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邊無

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

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填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事之至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苦無兵，只苦無厯甲器。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應償三鎮厯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量二萬餘金，卽於餉司截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職又慮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卽據之存庫，而以馬匹厯甲指爲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爲遊加派之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一

皇上之金錢，留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數多，具有册案可查，贓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疏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奉差按黔，十月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至任，計奔走於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叛酋之情，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嗣茲雖馳驅楚域，然日催黔餉，亦日訪黔情，每覘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廻，今曷敢煩稱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卽行者，二有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嚴禁者，二安酋抗天作逆，屠害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

今費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十二

國家金錢無筭，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斬馘

獻俘，曷伸

國法，顧揆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試，嗚呼，張鬼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微餒，餉寡難支，彼兇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昇子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卽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既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禍，以善結局，况祇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



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秀即撫

上聞詭云受撫輒肆邀賞我方幸就條籠彼且轉恣殺掠  
蓋寬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為莫可誰何而畧無意于俯首  
向化故今之未能仰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既不可輕用  
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懷以馴此反側則惟有脩備  
固圉以徐蒞之耳計貴陽武事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士  
卒不下五萬以撻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衛官軍  
久已星羅棋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有  
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  
令嚴明烽堠無墮即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撓我而文武

兩朝律儀錄

卷三十一

天

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哨懇川養民常常振舉元氣  
克盈禁衛益固矧今

皇上勵精而治中外臣工悉心而畫威靈旁也漸次可勦  
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意者可以不  
煩鞠旅而自爾欽逆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日黔餉  
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善  
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食風乃全黔有粒  
米可供官帑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  
為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竊則變法幾思更所當酌議者也  
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

警宜忌

逆彥蹂躪屠戮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  
不為荒郊骸骨則為異省流移野無青草溝渠溝濬天啓  
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  
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  
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為屯  
民可召募則亟為召募應給農具者悉處農具在兵則責  
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徵時之豐稔糴糶  
有賴儲播稍寬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  
頓者墾田其一

兩朝律儀錄

卷三十一

天

管哨者即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  
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迫法弛人既苗之出  
劫卒皆窮軍為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為苗矣往  
職駐鎮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  
聞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資糧為官軍之養  
贍重懲其過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交代設法  
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生而  
外禦侮譬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必不  
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一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  
率多兼治民遊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於府縣正佐先年



豈為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畏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強半不到。宦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事代庖。眾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管哨諸事，疇為料理。今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外，計時參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思鼓舞。腹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區區狡酋何能為哉。所急整稽核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撒烏蒙之郊，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若安酋技窮思遁，此皆其遁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六天六十月七

安酋至今得以肆螫負隅，撫臣王三善之遇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籍彼中，至於廣西四城州，其上官有接黔之責而奸民需賣火藥于紅酋，縱其肩摩踵接，酋蓋有恃無恐。到底鴛鴦夫土司土官豈不關本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過絕，毋為淵藪，毋為輸助。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放更出安賊之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伴為讓路，徒肆阻隔，思為振刷，別無良法。惟計安賊在江外，

慈助

急切不能兩江回獲諸苗，宜挿勁兵一枝，猝出洗劍，斷其輪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防自無創。蓋創固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為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款，但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俟職曉曉之贅。顧治黔者若舍此別無他奇，况職三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為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圖繕，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籍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觀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六天六十月八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臆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即賜省覽，應酌議者亟勅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平可期，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奉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旗尉車夫橋等項預為指辨俱依議行其紅隻選照會典所載數日護送以照篤厚親濟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太 五十五

印行後難  
有便計也

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指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王絨楚人不便督楚閩夢得管敘未凡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奉

聖旨都城奸尼叢生厥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清釐鞏毅屏逐豺狼茲至詳晰朕心嘉悅着廢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禮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救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好摘伏能盡其

職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奉

聖旨田爾耕緝紡有功着于原廢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關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黨繁熾流毒關地撫鎮諸臣制度設奇宜威布信賊魁楊六等率眾就撫且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詐計與善矣部議宜以其眾散處各營使殺賊自效貪死計功資敘其抗違騷擾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設左侍郎

呂純如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閩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九 五十五

鳴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陳九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救封 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相請護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狼領巡

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論遠東屯  
出於無此  
明快切實

遠東巡撫表崇煥陳屯遠地疏臣前其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容酌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慮屯田之妨民也誠膺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祇慎及後思維便兵妨民豈

敢言此而不知邊方非腹裡比遠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

所之官令軍餘耳嫡子為官庶子為令正子為軍次子為

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

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奉天

國初擇腴以餉軍軍繼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

身為正軍之儲也綏綏愈快其貞即正軍亦置其身買販

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

天下矣我

皇上續祖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

疏原未縷陳今職敢補續再于

大聽祈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遠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漕

耳

國儲外分

京庾日罄一不便海運招商派酒那移交卸都移致北直

山東民為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紅戶客官沿海為奸

究添水和沙苦益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糧料數十

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糶不堪炊料絕石

可飼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市其值者本色有名而

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遠地新復土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奉天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生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

其窘且轉販而奪前門之食前且以遠寄四不便今調募

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居世業倏忽逃忘日後

更能為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產安

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賦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

之眾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為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

家畜食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

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致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日之法不

得行便一兵以屯為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



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飭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卽爲商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卽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糧而人馬不饑困兵且得利其前朝月餉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鎮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未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水種根高下縱橫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罄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卮負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一

二十五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

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拮据之日職亦

不敢比例以苦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

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

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手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

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

腴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嘗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萊者聽不願者不强之以

招來若錦衣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井

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一 二十五

進我不勞而虞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爲我擒

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觀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千古大有爲之

堯舜也而厥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粢夔龍之

逸以主督閩鳴泰職之知已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恢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敢卜爲之必成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速行議復即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皇上勿謂職僅辨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臣趙卒教可婉充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爲之保任如爲而無成有三尺在。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而身試法也。

陝西巡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開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續完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勘家賞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真憲時

與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收募玉牒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勲主事

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祠額名崇勲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

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

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

贓房可壯樊尚燦侵課贓私卽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

贓具奏樊尚燦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逮王之來戍孫慎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遠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

朱滅日言恢復遠而遠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自畫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

奴。茲。者。天。厭。奴。氛。一。旦。暴。下。豈。非。陰。殺。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卽。當。應。天。順。人。爲。覆。巢。絕。卵。之。

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

前。畫。餅。則。遠。事。終。無。歸。結。旬。奴。愈。蓄。驕。狂。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

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

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

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捷伐一用西虜以感東夷一

令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誼一絕和議以杜蒙



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  
遠謂之畫餅。臣先任客云時存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  
祖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恭月若再坐視不言溺職  
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轍盡更因思轍之弊莫大于遠

國家經費莫煩于遠邊備廢弛人情玩忽甚于遠若不  
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  
刃能不用直至潰而為大命憂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已  
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  
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一

共三十一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嘗私智以僥富貴利  
達之伴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母彼疆此界毋外合中  
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諭諸臣母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謝  
孝資有夷書自稱天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  
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挨異日而始擒之  
則不可不早為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疆臣有事拓土非循途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  
使軍前嘗有餘資方不授蔭蠹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資

倘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  
為之所毋就懸歲几致因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綸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杯甲而氣自信矣如以臣為不  
肖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  
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也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邊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  
弱為強變夷為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一

十七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稿為職差偵諭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  
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  
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還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  
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會同又謂合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為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  
關即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  
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共事而又會同



疏。臣豈反復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惟魯無他長。惟是勿欺

一念。蓋自幼學以至於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曰。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為。瓦。礫。自。西。北。東。務。先。逐。節。按

程。經。營。安。棟。而。民。可。也。兵。可。練。也。

大。日。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茶。泉。宜。將

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後。駐。于。遠。海。大。小。各。城

一。以。衛。民。一。以。禦。虜。相。沿。不。替。而。遠。民。之。歸。附。者。占。籍

一。定。永。為。世。業。官。不。地。為。傳。舍。民。不。以。官。為。過。客。如。是

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日。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丘。墟。者。三。十。餘。處。大。而

要。者。則。廣。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

軍。酌。請。工。費。以。成。恢。疆。之。實。

四。日。分。兵。民。寇。在。門。庭。使。將。士。從。事。私。私。可。乎。朝。廷。以

原。餉。節。兵。急。在。後。遠。遠。復。而。兵。可。轉。餉。可。省。矣。歸。來。遠

民。焉。能。家。給。而。人。哺。之。仍。以。遠。土。處。遠。民。使。各。自。食。其

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日。清。屯。馬。馬。匹。餉。死。一。任。官。軍。開。報。即。便。買。補。買。補

愈。逆。制。死。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為。一。大。漏。厄。宜。奪。設。一

風。力。文。臣。提。綱。領。而。謹。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局。而。久。成。會。遣。兵。會。哨。于。登。海

東。江。聲。息。已。通。若。非。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屢。捷。之

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執。撫。西。虜。正。為。復。地。後。亮。之。計

乃。虜。兒。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漁。散。奴。即。多。方。要。結

不。惟。金。珠。子。女。與。哈。喇。喇。察。罕。諸。酋。均。締。姻。結。花。等。營

已。吞。其。餉。惟。虎。慙。不。肯。受。譯。審。總。兵。王。世。忠。係。非。閉。金

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宗。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能。于。虎

慙。虎。慙。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于

十。萬。師。矣。

八。日。合。開。寧。欲。督。撫。同。心。復。遠。也。

九。日。集。眾。思。

十。日。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度。掣。于。朝。鮮。一。旦。議

和。德。必。離。心。是。益。款。以。自。孤。也。近。日。逆。收。過。都。會。處。夷

報其背云。你從人全沒胸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你  
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喇喇替他。串之。求和。反教別人  
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按此我將何辭。庶  
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遣  
晉人代假道諸謀。而徐為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一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婦忠賢、建懷德祠

決孫文秀、顧同寅

文秀太倉縣生，同寅崑山人，以嫌忿互誣，遂罹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開住

亦誣門戶故遭削奪

給內臣關防

徐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復，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秣馬厲兵，長驅

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風

心，計必出此。你部卽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

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

削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逆伐謀之方畧，將士

用命之勞苦，亦宜叙酬。李嵩岳、駱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

雖已加銜，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

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

御史劉重慶開住

削奪曾楚卿

皆以門戶懸生

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畧曰：臣不才謬

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顧喫緊

關頭，不係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

三臣於一城，總總焉日講求勦撫之局，以為不必爾，蓋

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過得元惡而止，豈

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

見解，與黔之撫按二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為推敲。總之

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勦之機。兵有四機：地居一焉，機之所

在，卽是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書生也不習

為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衄，豈盡緣將懦兵弱之

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

所以矯輕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



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今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爲重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茲欲轉敗爲功似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納谿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里至陸廣拒河而守猶易爲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遂擊我非得真正勁兵健將贏糧景從必不能進即進必不能退按兵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懸也下順而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不能出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五月

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臣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論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進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盡掣納谿兵會於長寧鼓行而前來永寧逆克雖孫兵力稍厚實得地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看工夫宜從永寧始蓋制狗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嚙其項今賊之藩籬東爲播非爲蘭業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四夷通耳錄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於此一面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既具然後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層

臺又六十里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並進賊必不能支而爲勦檮柄在我是乃緊頸嚙項之術也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令已芸人以故瀕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旣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蒿萊良可大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按臣傅綢繆素預賊縱馳馳睥睨必不敢長驅深入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五月

願皇上一以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畢節之役臣不敢不以身任蓋論臣身之卽次似舍近就遠合易就難而論用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何敢自便其身圖而坐淹歲月以負皇上之任使耶臣度其經費除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嘗以二百萬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除見餉外以一百萬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合全局而所請與二臣約畧相同寧有餘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即當率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議盧安世、同入永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益兆鼎駐永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情、如指諸掌、與之共事、誠事半功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然而每年各六十萬、兩年內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省、此策之上也、如以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橋、或遵義、酌事勢之緩急、以為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則於臣身甚近甚便、亦甚逸、願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至于臣撫之一着、臣奉

卷三十五

五

勅書開載論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日以協從開治、所為携其黨而置其腹者、亦盡心力為之、然不敢壅

皇上之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四字而已、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為

題復、以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即駐

偏沅、亦必不能兼、別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勅該部、一并查議施行、

開其既以言利進身小人沈毒欲入言之切也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日起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為題請、本中說周為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贍田二項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

信王同謁辭陵

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閒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曰、歛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

生齒甚煩、而每歲糧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資

或僱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有餘利、歲杪寄歸、以償經年所賒口食之費、女則朝夕績

織、苟為蔽體之謀、然食用不過淡粥黃齏而已、如是揆數兩之資、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歛之風土、在在皆然、但可

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怪吝異常、復為不軌、以首專利、又有



嫖賭好啖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忿。然各省營建立為客網，于是歛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歛也。且本地無大，屢開門無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為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知做官，不識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婁子，是所謂富而不貴，貴而不富者也。今有壟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專利不軌，幸蒙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已奉

明旨拿究追贓，使小民無新桂之患，人倫無吞殺之冤。江南之民舉手加額，誦

兩朝從信錄

卷三三

七 天七月 二

聖德于無疆矣。但養春祖父世業，暨于淮楊兩浙天津諸處，重資在外，而家止有產業，今奉

旨追比，拘其家屬，外則夥計營運，聞病于官，捲其所有，逃

諸海溪，實有既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衷，敢不直陳一得之

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一員，重其事權，從天津淮楊兩浙諸處用一番精神，細為查追，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

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如有奉法者舉之，庶法可行，匪可逃完矣。某處引鹽及屋產與債若干，逐一變出銀兩，造冊印于某處起解，為便差數千里外運至征州，伏行起解，道路險阻，耽延年，何其勞而費，且不可為也。至欲縣追比產業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文到欲申  
志行不  
非人相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資在外，夥計潛避，其誰為查，其誰與納，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

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無米之炊。六十餘

萬，賍銀作何區處，即板扯無辜，必推謗折，辦遂爾愆期。于

事何濟，賍銀一日不完，欽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于是臣

兩朝從信錄

卷三三

八 天七月 三

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情，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賍銀以濟

大工之用，使欽民安然樂業，不為所累，共戴

皇恩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聞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

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違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膻，繼因經



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供億多方、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  
 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為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  
 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  
 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  
 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于朕心、宗社  
 恃以安危、安攘成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  
 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  
 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  
 家督捍主、亞旅悟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  
 保無慮、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  
 信、肝膽與同、謀畧總期為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  
 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  
 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為區畫、  
 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吟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  
 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  
 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乘應、撫  
 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  
 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  
 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合力克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九月

全遼、蚤建膚功、紆朕東顧、策勳飲至、具有葵章、如或沉溺、  
 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疆圉  
 弗靖、具軫于懷、尚思薦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戶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于  
 捕鹿、螽茲逆奴、犯順十載、耻歷三朝、東顧足憂、實勞宵旰、  
 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帥旅、閱歷當時、乃中朝  
 實倚為輔車、而去輔每視為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枕  
 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屣屨之供、乃  
 千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  
 且憫、即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  
 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計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  
 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  
 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鎮守海外等  
 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  
 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十月



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送。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色紵絲通袖膝襪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公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煩砲三位，二號發煩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六十位，鐵裡虎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朗機二十位，二號佛朗機二十位，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砲什物全盛五百項，齊腰甲五百付，長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單鈎鎗一百桿，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隔阻，潮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重。所有合用勅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分，確資固圉之實效。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臯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奏辦，并議妥速覆。

時恭將楊明輝奉差官諭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從盡行赦宥而安拜送。殺明輝等其罪不可赦矣。

削奪謝奇舉張其實領其仁周邦基吳性梁元柱等俱以門戶誣削，然視諸奸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啻有榮色矣。

禮部奉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委宜速舉。代世子昇渭着襲封為代王，郭氏封為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淪盟奉

聖旨，該鎮賣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議諸款，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為緊要。着將五六年二年兄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住，缺另推看。

吏部奉

聖旨，白爾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住。張捷曾附党人，為李



應并灰友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戶部奉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為區處后將安寤除太倉增該司官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連之一法欠邊之數惟有策應新鮮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何開節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各該邊鎮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縮費之道以備採擇

聖旨夷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蕭條物力既訕深軫朕念覽奏膳羞廩糧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運送問候之緝禮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苛求槩從裁節嚴加約戢愛人節用若溢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間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河南巡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奉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樽節

聖旨中州為腹心重地磁兵委難議裁况係該省抽扣等

上賢之

龍轉從倫錄

卷五十三

三十一

龍轉從倫錄

卷五十三

三十一

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王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稟報十二月盡奴酋次要犯徐寧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罷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物償我只管竟收又報鳳凰山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路遇達子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間累次差人與奴商說河冰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未拿毛都督甚是不准我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商慮他如何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大羊口善心惡 上右見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為此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遼總兵王文龍揭帖前事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報夜都司毛有俊報稱，奴賊收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鐵山等處等情。到職，即嚴令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梅制相，機動殺後，報再到職，即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麗人向恨遠民，援害暗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殺戮。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乘兵犯槍，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實槍鐵山圍賊，衙門按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撥夜都司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職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缺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恨殺之，兵民避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賊，職一聞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砲，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因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餘，砲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此日驚荒，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著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下降表，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時援兵盡數殺完。職將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為賊斷絕糧道，賊無食，借得各南麥，分給一院半碗，夫不能空腹赴戰，惟以疑兵出沒，安意靜候，激勝南兵，將士堅壁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州下營，口恨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纏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刺頭，歸職。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新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萬餘石，職去殺義州節制使，克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鐵山、宣州、凌兵，親領南兵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砲，星夜出一間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探賊攻麗，服頂，指撥以截其後，職又令管待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兵帶死馬、牛肉為飽，職向為天朝不及，不能不取給于麗，今彼報奴言，職職無復自八間口之理，伏乞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幸制運勤之局，奴等不為少，雖兵追，隨員未知，嗣後再報，請因到職。

兩朝從信錄 卷三三

准此理 令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師，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悞大計，饑軍需餉甚緊，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助，支贖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目前急着，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三王念驛遞疲若，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元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啓 瑞王面辭，請升殿  
聖旨：藩封之國，典禮重大，面辭誠國之彝章，但念朕與王為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築董家口



按董家口為華虜往來之所冲要不減舊崇尤宜繕修  
發固當非議量派協力全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速發額  
餉以備行糧得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 青州西王墮地方王九常

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偏身鱗

甲形似麒麟產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  
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鳥已集中州茲仁獸復產東土王者之瑞曾

見叠出朕心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脩庶

政以克副禱祥厥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閣勲名

朕所素鑒本中願朕體天任賢慎終如始安不忘儆以襄

泰寧具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

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奉

聖旨覽你每說遠允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厥臣軫念東南  
痾痛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懼你輩但念回空愆期

困儲要緊暫資功勞本年為止不必慮其後區處脚價足  
以相直不必懼其累有船則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

說船至之日官即為允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  
之役地方各官有清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空漕船變

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催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株  
守瓜議於間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因民兩便以稱朕

懷該部知道

瓜允之議畢竟于民弗便後派不得行遂知  
法先臣周忱所定運兌事宜百世不能改也

賜李如槍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

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脩省中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啓

五六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

急以承天儆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

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

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積濟以牽奴

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

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臬臣胡士容於鎮撫獄

遼東巡撫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

勇曾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

人先令哨東橫方簡選馬步進取間隨奉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夷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移

餉缺數月  
用之  
亦指  
給之運糧  
運計不五  
如此

我不往如  
必來不知  
委來之則  
東江無聞  
無此禍

以許官等  
故也



書樞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為援能恃城借一如寧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遠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蓋往以救鮮則不能搗遼瀋而令夷內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于是日偕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臣畢自肅商議急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桂關內道臣王應象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金國奇都司靳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為監軍進逼三岔河為搗勦之舉總兵趙率教十八日即來往簡調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趙率教老成持重亦復變幼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之先聲後實勿趨近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去駐前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叅將徐率水兵千人繼發是役也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交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機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謨洋洋而厥臣一體  
官府素釀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滅謀必全一腔烈胆誓必復遼滅賊為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一步以貽  
皇上東顧也若缺餉本折不宜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  
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派房等礦洞  
兩朝從信錄 卷三三  
叙滇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此錢糧彼本縣百姓登時刺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戢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着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為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胡策應海外正以綱繆為封疆大計宜救急者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與各該撫鎮速為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李日儼楊應簡副考行人汪邦

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曾徐大義副考行人宋

鳴梧馬茂木奉

聖旨有黠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邦柱宋鳴梧俱

係門戶且着官帶開任

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祥等陸世科開任

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處法之有輕重則逢瑞怒之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時永恩祠一倡而相效者恐即後至之謂于是清運李

德通三州至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長壽而四賢廟

及上食費祀一如王公議者非之

祠中小像不但求其首飾已也以泥塑為貴服單日鼻

服鮮麗又不足言矣獨髻上一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

聞一處遠像頭稍大小腹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逆

杭州名紳王貞父過西河祠頗有訕笑宦者斥之令忿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四

秀水 沈因元述

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愚臣督催變出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槩追出侵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

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之不堪承買之後

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載委曲開譬多方調劑地

方人情兩求樞當人必樂從確額為額方據實入奏有何

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

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事原由量懲首禍具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

心努力共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叅處地方人等亦

宜共曉朝廷追究大豪無波累無辜至意靜聽有司官設

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點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一帶追辦變價屢奉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履任伊始移檄再

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遽激而成變也據詳黃文攜帶自役妄拘票內

無名之潘家彥眾憤而斃之付之一炬仍暨旂書逐部安

民四字越日而擁之部臣公署毀折門柵燬其帳藉致部



臣跪避匿一時披猖狂逞之狀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矣徽郡層巖複嶺幽深阻味器凌獷悍雖俗習固然詎意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散聞按臣以造冊復

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有以寬皇上之德意

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臣治所距新安千有余里前所賫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變出異常不敢不先以

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猖亂仰候

聖裁

山勢逼近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木多株

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犯着王應祥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

陵寢

東江將士逃散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稱天啓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平遠德兵自文龍揭帖前報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搶劫山雲從賊差部司日未領兵一千相救宜州不意十七日陽約民松裝故家春兵丁共二百餘名逃散時夾情正急未及申報幸旅順參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逃等情據報未報在城參將高樹勳先在島中傳言

鐵山云從俱失統領中軍劉璋等將本島股實軍民財物盡行劫奪掠有姿色婦女約五十餘口又將池風羔妻妾銀兩及高豎武妻背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百餘人將貨物男婦捲次打二船又將西來守凍米船盡數分散作為行糧為于二月初三日滿裝逃去都司馬承勛亦帶兵六百由六路西逃當此賊封壘之時兵將紛紛逃竄

封疆誰守且又三軍沸譴李鎮鄭繼魁等帶兵回去多在覺華島大糧大餉受用不盡我們受饑受寒又要封敵島中通諜兵將俱無固志朕恐風聞于賊嚴拿集示割耳四人軍心始定李鎮自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脫逃皆屬徐數奏借言謠惑所致律有明條罪俱不赦

事關重大為此塘報  
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晏廷開口錢山禁處塘報稱奴酋暗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強半歸降彼直

視玉京儿上丙耳乃

天厭逆氛甫渡水解前后阻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將救麗我兵據報三戰三勝庶始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為

功亦可以少伸鐵山憤懣之氣而抑犬羊匪茹之謀矣奉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接

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欵議雖寧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開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為狡奴所糜而為

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兵部奏議察會與白寧皆我款夷也察會向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



諸酋其能支乎今諸酋情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首必肆螫于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辨通官出口以和解為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犬羊之性中情叵測或聲東擊西便道而來挾索則沿邊諸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着料理會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雖不可過于張皇以自發難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鎮靜中密策萬全斷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蚕食原莫予毒也是總在督撫鎮臣之多寡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勅下臣部容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

兩朝往後錄

卷三十四

四月

防虜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探漢印印虎烈恩因祖所屬部落把漢哈喇先年投在哈喇管內住牧今又因哈喇喇已故老酋滿五素幼年與哈喇恩兒老王子為兒恩養成人分管人馬后滿五素與哈喇恩兒老王子等講要世祀都記下后行哈喇恩兒老王子與滿五素等講要把漢以制旗一枝高漢又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人馬白言等酋未與今探漢恩王子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人馬來講又開得夷人密說探漢恩王子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人那有這些王子等不張家口都是他的地方是叫別人吃賞與白言等酋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等兒王子等各將官前報說今探漢恩王子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等春捺首情由已經報說今探漢恩王子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等十五日進邊報稱探得探漢恩王子等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等有哈喇喇家夷酋領帶小部夷兵張房牛馬四匹于二十三日從容兒城撤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計等亦于本月二十二日從容兒城撤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扎各酋口稱聯絡一塊以備處前等情三月二十九日已時據張家口堡守備周周亮稟稱本年三月

月十七日有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差夷使惡不 equal 夷使到邊說稱今探漢子馬要犯御石一帶口于不知與我們達子家作仇與

南朝作仇如犯

南朝我們達子兵馬助

南朝上陳如先我們達子上陳乞助我鏡砲手凡百等

因又于本日已時據前邊提督官侯恩稟報探漢川

守吉迪與前邊軍門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探守門

通哨鄭進稟稱今有沙章首那二等首人統夷使到

關票送到我看來稟內云被夷差人各具夷票有我祖

父毛酋祖母大發只常守邊疆忠順效力所遺弟兄二

人亦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探漢恩達子與你裏面

不和前于本月初四日奴人三百于哈喇恩王子跟前

日稱探漢恩達子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預先報至

也不知謂及于誰其情難測使我弟兄二人心中愚想

兩家既是一家我者復捨棄邊疆明家

皇賞豈可指望泥必竟心吐野力你裡邊得人馬鎗砲

分慶防不可玩忽或者禍及下家你裡邊得人馬鎗砲

扶助多我務要復此賊嚴顯我兩家日後磐石之固

總有漢人傳報在邊不自臨來今端差人望夜傳報有

食另行稟伏乞即行自裁以不可謂為尋常等因各至

曉諭此看有得種性僻處東關與官風馬牛不相及今橫

勢必無幸且恐其登東擊西之虞在我內地各嚴為設

備以待之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

去秋虜酋三兄弟計商人犯為領兵所斃及報仇又破劍

橫恨已久于是套首土酋力前等領木寨守備等

前糾約拾犯傳警甚急無臣王會同總領徐承志副將

周上顯等設伏火攻大挫虜鋒斬獲頗衆虜遂引去

戶部議軍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賴本色軍弁私折數多不亟查治何以果饑軍之腹着將督撫屯糧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鎮撫送駝船運本色纔准收納開寧餉司亦親自盤驗存無



私折該部仍各會本并查運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弁夙弊俱着該部議移文中飭行

平遠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奉

聖旨該鎮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深知亦所深憫覽奏掣于舊撫過餉饋糧歸于奸弁將逃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鑛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登萊糧催僱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還稽查未到新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胆深相機宜繫奴係鮮以惻朕懷

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天七月初七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虞近日關寧尚自却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即許為我用以規近利爾特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虎聲空喝將無空增一番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苟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携貳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奉

聖旨奴孽東侵震鄰孔棘朕與厥臣深加綢繆之慮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

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即俱作速伏議回奏

姜口廣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鈺莊際昌朱繼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五臺

賜額名日報功

遠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

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悟端雅沉博淵澹于書無所不讀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則有所注不欲以諸君自見也世如高陳太史之流亦發浮米作區之流亦可謂不中三老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四

天七月初七

茂德李太監請建感恩殿吉士李請建德馨堂老節世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悟端雅沉博淵澹于書無所不讀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則有所注不欲以諸君自見也世如高陳太史之流亦發浮米作區之流亦可謂不中三老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厥殺之言許也宜假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囑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為遜言所愚西虜撫賞回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攜二至諭虜酋與紗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宣諭務令願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益體厥臣細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力厲秣兵馬脩塞要害倍加嚴禁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四

八 五月一

命禮史議忠臣張餘母霍氏恤典○建廟烈婦坊

按霍母訓孫忠義壽幾百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為能于宜匾死無典刑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逆情真服刑律當非厥臣深謀遠慮密計邀偵任用該監同心緝獲何以使神奸就擒詭踪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科宋得貴周氏臘梅俱擬斬既已允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其未獲周日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并吏部議處

兵部塘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田雲從高毛帥智勇自能聯合

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接濟尚恐未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五萬刻期前發以緩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悞關西兵馬着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藥鉛子等項俱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酋乞盟

宣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罰願就戎索

防奴

倫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故令鎮撫遣將整兵馬嚴偵探并壁壘

兵部奉

兩朝傳信錄

卷三十四

九 五月二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還寫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脈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信朕與厥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寧遠之法着各自清野堅壁相機堵剿該部速傳與他每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情形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派軍增氣點奴撤衆還瀋屬國



獲全。職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著勞，候徐璉等回京，并行題敘。該部知道。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擡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擡死屍，赴班兵採辦窟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呂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副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保定副五千，領以總兵王健。若星發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遲遲，致誤軍機。楊嘉漢既係諸部薦來，必有心計堪用，着賞尚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以資方略。彈歷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

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發前赴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林勵，裝糧整柵，用條緩急，即火速傳與他每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勿遲，遲以干明法。

戶部段國璋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速補。且桃林口飢軍待哺，情甚危迫，着該部不拘新舊餉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運本色，或借用通倉，或暫碾各州縣倉穀，事平一并銷算。其各省直應解餉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叙，欠者摘叅。凡精經過地方，責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疎虞。

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成，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遙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而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與商確中傍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熱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援者以退賊為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聲遠紆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却顧則該撫持重之效也冒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擾之重兵相機守保寧遠關外方略俱全朕意調發宜蘇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速給已有旨了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

延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奏填補

楊肇基議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南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遠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而有一面有警傳警併往延應援亦須十日已足報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彼此兩失封疆重任非將謀勇兼備分推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為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降于西情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敵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則遠近可照管援恐無誤

臣

無臣朱謀略臣查得有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當年登壇勇力早聞于他處家近夷穴威聲久振于河前近地撫寧及史永安具咨未補先馬地總兵見報已奉關旨駐守副總一切事例照舊馬地新降乃今之分地而任西自鹽場堡東至龍州城亦聽其節制料理若虜犯一處則與本鎮總兵互相救援倘虜從分頭奔入則各出其精銳一力拒殺况楊肇基自任以來大啟積習辨掃宿弊實心為皇上固守疆場其與顯祖素結之相見而又金石之交甚矣在肇基既不容分離以顯祖心之助在顯祖必不甘負友以誤

國軍之機况衙門有協守之居不必營建營水有協守之舊不必加深雖有更改實為利益

兵部奏奴子回巢即聚糧而來其欲捷我脩築燒我屯糧明矣但海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俟待勞以飽待飢如上年寧遠要城固守故事且河西糧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米無所標掠若奴子不播派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惰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乞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逆其情歸最為上策

西虜領部眾報劫遣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為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問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圍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所不妨便前重賞



以哨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  
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當道啓

職非才而當封疆之重竊益經五六載而外被之局天  
下即未必有知而邊人所共濟也女真兵滿野不可敵  
今且十餘萬矣往合九邊之兵力戰之而不足也故益  
之川浙湖廣淮無不調無不收致不肯探究于得失之  
故却疲困之景象自必不可再調即調亦未必有濟故  
後邊地而乘遠人爲守先以已之口爲資故邊之流  
移于內者悉以家口歸來遠未離致之兵何如近收回  
鄉之衆此不肖乘其計也木色仰給漕買或積今年春  
三月無糧照諸區印存銀兩無所取故不得不議屯以  
爲食但地不廣何以爲屯不築何以爲聚一築一屯以  
兵之所最忌而無容我下于也故有今日之兵然不戰  
而何以請買戰馬請購備黃器械不肯知天下接而天  
急已况邊臣自苦因分隨條不虞滔天之虞慮我邊疆  
危聲及歸未築錦陵二城秋而軍力收歸歸我城坐以

為非故理  
及之

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聲于河以拒之何如假一  
款字以緩之今彼欲爭而無及我固而無患也然二事  
俱非臣所得專大用之而不竟自用此千古遺憾况所  
以恨天下而若邊者則江東爲甚毛帥每冬水交合即  
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隔老弱及麗人耳今一  
攻以令毛不能以一天加遣而能其鋒此豈遠事而天  
表請撲之即滅十年血戰就借毛以行已私乎毛已  
下付之不知則造言生事者欲借毛以行已私乎毛已  
露矣夫是在松杏接納而毛帥者二百里間一片精強  
初邊邊幸造之者者當之未易取守而固者也毛守而  
未必固者也毛印邊下封疆無害焉將何之毛印不勝  
于金固無損焉之所守其十餘何如而可以固事嘗手  
敢質之天下且表藉累勝脫不卒歸破寧費山海俱廢  
其危何以集援兵而固山海俱非臨事可籌者成歸之  
幸完彼視爲必榮我冬應領軍重來又如何作計如何  
用人肯崇不投印更致致略教總兵無益于成敗之  
數况官多而兵益以少故添文官不知添將添武官不  
若添兵若不添兵添將而添將必自弱文武中軍  
過而議後之人不借事何以起之官必立有功方令後  
獲分職之復而仍無功人得官而速受累當事者且爲

之計若職固有病也今力疾嬰甲或以此身到此地後  
何言儻此番房退斷不以庸病再誤但邊事不可浪試  
一言不致殃及生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論  
決者此皆封疆大計不肯仰請正者其一切情形俱  
載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  
詳察情急而危語不擇言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叅右都等官  
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大府孫武馮  
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  
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繇五道嶺徑奔西來又  
有撫院差去喻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  
掌號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策離山看見夷係大  
隊來兵甚急隨傳參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  
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柘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在陣射  
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  
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俟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  
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稱  
議奴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  
之酋將兵撤至大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  
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  
得錦州之圍而親臣紀用同因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  
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願歸  
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令諸選擇將領

兩朝從信錄 卷三四



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逞欲于一擊  
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捷制于  
先春寧遠時若使器械粗具夷即久匪何妨正未必耳但  
此感者即夷兵恐亦未必能久置職記去春職固謝絕援  
兵亦無延援今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飲其營又舟師統  
出其後令王喇嘛督西虜揚旗于錦州之地凡可為者俱  
為之夷安得不戒心今日賊盟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退  
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逸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  
其返客為子于藩陽遞番往來攻困職恐諸將領不能救  
錦者必不能救寧寧與錦為存忘職與紀用為生死此則  
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衛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恐將原兵  
調來速給行糧糧備而行速兵法貴靜變起宜營除遣將  
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祇  
以滋蔓而無補于事在

御製詩集 卷三十四 天七月九

延之臣為自裁擇也  
勅廣西潯州鴨山賊胡扶紀等

按扶紀負固自守屢為擾害反生雲雲官軍兵勇  
無巨王與道臣滿應龍等合兵攻勦以薄平

山海總兵滿佳塘報稱本月三十一日寅時本鎮守  
守備李世等稟稱帶領家丁潘連安撥哨至塔山

營有精兵韃賊數百在彼攔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  
東奴攔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  
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  
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為前鋒以本鎮  
下中軍參遊都司劉恩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為後  
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嚴諭今攔路韃賊  
乃係挑來強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  
割級違者梟斬催督即時起兵衝殺疾走本鎮即同總兵  
閔思印等親統內鎮太監劉標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  
監孫下守備周于策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舉等  
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  
行至笨羅山正遇前賊攔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  
下手扑砍一處忽從笨羅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  
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  
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數多各官  
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訖內丁  
自雄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刀俱全笨  
羅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  
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懼威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  
而接遼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御製詩集 卷三十四 天七月十



天威承東廠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寒其膽矣况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夷橫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希春等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

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兵將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磺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

春兵科李魯生江西編脩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

姚昌錄兵主胡福弘

時削奪晏清倫肇脩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瓚沈榮

王熊曾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開任

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門戶印堂不足理及真品也

監生陸萬餘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思祠

戴德徐節延綏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歷孫如河所請祝思係本撫所請

清即大功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袁撫去暑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即戰去年亦從上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鎗而下符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驃悍職復范環大呼分路進退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頓厥臣指授方畧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朕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

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陶文揚朝誼斌嗣仇分

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刻所策應孫茂林武俊親

臨雜瑛發令督戰胡佑吳康臣李進揚承芳督催官兵奉

放神器馮允升董文儒閻思印陳崇督兵城外齊力奮勇

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新許博組發縱有力

畢自肅王應子張春接應軍實期會不爽滿桂九世祿孫

祖壽揚國臣披堅執銳親蒞行間祖天壽計定國尤世威

及朱國儀潘永保王佳王選劉恩周鎮等各將領督陣催

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人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憤作三軍

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勅諭勞苦該鎮及內



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覽奏具知詳  
深慰朕懷有功及被傷吏士宜優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奉  
報奴氛雖奈夷情叵測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困該鎮與  
文武各官商確便宜行事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厥臣先事緝  
縲純忠鼓舞故能使內外文武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  
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錦兒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  
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着速發出  
開聽用不許遲留盛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  
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大馬仍着揀粗壯的解發軍  
前備用不必折價獎勅已發犒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  
賞恤俱已有旨了

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圍意甚如焚會同楊總兵  
元表寧前道副使計議進勦賊定二十八日發兵整  
隊鼓勇前進聞忽報賊執打五色旗旗于灰山窟窿  
亦有山連山前分九營官兵數進營內同副安營有  
德兵孫世威同將許定國在西門扎營滿鎮隨行令副  
將尤世威與參將大器預備特望見城東賊營蔽天大勢  
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滿鎮即督兵馬器械等項接濟  
官印親督親統同尤總兵督率各營官兵並將領等  
官祖天奇等親敵刀放箭射砲打賊無效不許到  
級賊賊見勢不佳即欲退去尤總兵督率各營官兵  
箭戰馬亦被射傷尤總兵奮不顧身戰馬亦被射傷有

東原魏忠賢差錦衣衛指揮使王祿玉選等十四員親  
臨戰場督陣有大監劉胡孫武俱親在東城樓督戰從  
令守備朱國傑都司潘永勝安設紅夷砲勇大將軍發  
項等砲連放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打死賊數  
多自卯至午賊見我軍勇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散回  
任東去訖滿鎮意恐前山有賊後山有賊恐有埋伏故  
不窮追隨令各將領收兵觀在後山有賊恐有埋伏故  
守伏道哨丁遠探奴象在平山有賊恐有埋伏故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  
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外奴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  
官兵對敵聞撥夷馳報錦州大兵殺攻奴營奴賊撤兵即  
回錦州于三十日圍城放火砲三箇哨喊三聲仍赴夷寨  
於初三日夜寫欺上述語箭上射之入城太府紀用與職  
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暇入報抄寫

上覽是日晚連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行是攻城太府紀  
用與職等遍傳預備果於初四日丑時提馬步兵數萬擡  
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千司禮監  
魏忠賢發來火砲及火鐮矢石填滿溝渠平地積之如山  
四王子在教場下黃帳房穿黃衣力能攻城又過三時賊  
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砲攻打城牆至酉時賊方撤兵  
敗歸所造挨牌車梯戰具隨發兵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  
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詞禮監魏忠賢妙算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



輔副將朱梅都司紀鯨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舉誓俱願拚命殺賊仗

朝庭謝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爲功爲此塘報

寧遠大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  
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初  
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鐳與矢石  
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撤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  
酋長屍骸處

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

末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  
扎營雷精兵殿後臣卽同總兵趙率教前鋒總兵左輔副  
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厥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要地可據以伏地  
奴臣等苦心鑿開部密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安  
能保守六年棄遺之取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  
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據奏奴敗奔折毀所過城垣恨極不忘報復事定  
卽當謹防說得是降奴未卜真僞着押解入關赴總督衙  
門分發安插具見遠慮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惡須  
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  
官解赴軍前分發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巨測既經挫衄渡兵踞鮮復借西虜  
關入秋冬津蘆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  
壁厲秣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逆將李鐸李鉞及鄭  
繼奎鄭繼武高應詔執法廢紀若不正罪何以懲衆着內

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卽行梟首以肅軍律

鎮守海外大監胡奏報遼東海外海防

聖旨覽奏該鎮已達皮島宜撥用官賞齊軍士安撫島國  
分挿難民偵探奴息深體朕與極臣憂勤國事軫念危疆  
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孤懸不便建關而廣鹿牛  
島襟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屯種牽制出奇移島實  
便茹聚衛而等形瞭然內鎮毛帥卽於長山建牙設重如  
議便宜行皮島舊鎮毛承祿屢建庸功着加副總兵職銜  
偏帥駐彼用張特角東事破壞委綠中外因循該鎮悉心  
區畫訓練兵馬相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恩澤聞鳴奏奴泛海有據奉

聖旨鎮將受倭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膽已寒

之有日然聞奴新得鮮國海船四百隻又令麗人打造

船四百餘號當憤賊時轉陸為水以此報復狡謀巨淵乃

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援誠為可慮前旨往淮

揚召募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

到關以資防禦其調募水兵駐扎南海口及覺華島添舟

簡將該部即酌議具覆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巡撫朱一馮奏略閩因海寇以多海寇年來噴聚寔繁

有他小者不論洪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西二老蘭

往來閩粵之關劫掠商船在閩二老為首二老為首

馬所併歸于芝龍二賊為一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芝龍

突犯銅山縣把總李宗憲所任不備遂將船殺其焚燬

官民房屋無數時臣未及境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

北中二標之船統之南奔而逃臣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

奉文燦率左軍把總洪應十右軍把總陳嘉龍及北標

把總陳望高中標把總林文舉會同移會按臣周

行聞臣以二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廿一日抵會城一面

嚴督舟師南下中標將領更各設法嚴緝此朝食二月

而臣臣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北中二標之船統之南奔而逃臣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

奉文燦率左軍把總洪應十右軍把總陳嘉龍及北標

把總陳望高中標把總林文舉會同移會按臣周

行聞臣以二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廿一日抵會城一面

嚴督舟師南下中標將領更各設法嚴緝此朝食二月

而臣臣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北中二標之船統之南奔而逃臣聞其會同中謀調水標及

為騎角賊果于二十二日復入中左復為官軍所獲  
出泊下外洋二十四日南風大發賊乘浪復入  
禦之不勝船被燒十餘隻臣先後得分巡漳南道副使  
朱大典及漳州府海防同知黃運昌泉州海防同知何  
齡稟報梗概如此而船之所失若千兵之所失若干  
各道及 節未以的數報臣屢催未到欲查確列上  
聞恐遲緩為罪謹 略馳報地方驚恐之狀惟是賊之  
來也以索前所招撫揚六揚七通張偽示聲言假仇等  
語雖或假此為名亦未可知而揚六等不能殺賊自贖  
向者敢官兵則鳴張今者遇賊則縮縮前經臣發檄在  
無以應也綠閩中官兵因循養癰不知有勦滅一事臣  
旬日之間等盡督責幾于筆視充類而諸將本無圖志  
為賊所愚妄意賊之不來及一旦賊至倉皇失措雖兩  
戰間有奔潰亦曾格鬪其間勇怯不等而提防既疎紀  
律未 使賊勢益張我氣遂奪見今道館告急千臣  
請發援兵羽書押至而船兵之損失已多造船募兵動  
費時日且閩省自西庫銀解助  
大工外  
船若若洗無米可炊束手坐困除臣暫借布政司庫銀  
解沽準備船一百五十隻以圖再舉剿賊一委都司洪

先春往海上召募及製造船器以為奇兵一千同安海

將吏應分別論罪若夫閩將之畏賊甚于畏法閩民之

從賊甚于從官痼疾入其膏肓酣睡難醒以曉醒臣不能

翻從前之策曰亦何以承向後之担負且強殺兵而不

殺民掠富民而少施于貧民勢其鳴眾人心區鴉有風

則走閩北風則走粵非南省會剿無以副其死命見今

泉省督臣約會進師臣已拮据應之容嗣報

聞伏乞

皇上矜念

封疆

勅下該部先將失事各官議供并該用兵之費而另擇

將將之人止則所以為地方計者矣臣愚幸甚

封疆幸甚

延綏總兵楊肇基建義士祠奏

聞奉

聖旨綱常萬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這千奴死難請人添



可嘉謫該鎮捐資建祠具見同袍厚誼着該有司官春秋祭享歲為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勦風俗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孟秋享

廟禮

時皆媚逆竟以魏良卿代大禮為之弗光

宣延鎮之捷

先是套虜入犯斬馘二百五十至是祭告宣布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閒住

亦生以門戶

承天建鴻惠祠畿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江北建瞻

德祠○濟寧祠名表助湖廣祠名隆仁一崔文升建

鴻惠係湖廣守備李監所請贈德係清運內監崔文升所請爾日彼同類自相捧戴如旌功則勳遠總督問隆禧則山東巡撫李如哉勢利之場君子之所弗顧而後以一官為重斯子孫莫蓋之羞亦可哀矣

惠王選侍王氏於本月初七日巳時生一子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四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刑部請出竇承武竇濬于獄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四也夫援師急赴而以為逗遛擁眾殿後而以為巨測奉催入關而以為棄城况承武閱歷邊疆敢冒鋒鏑屢有斬獲之功今年力精壯狀貌驍勇昔在錦州奮力殺賊身被六矢其子濬單騎舞鎗冲鋒殺入救父而出官兵奮勇繼之遂克奏捷此唐報之可覆閱者也聞其一而使得自效必有可觀

賜樞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圖戰守犁掃機軍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寧遠內藩山海外接錦州崇煥所職首尾交湊非老成持重練達邊事者不可故以樞臣出鎮焉

詔錦州等處又秋禾斂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偵

時奴圖再犯因糧于我故宜首行收割其將士應派信地偵護整飭兵務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開採燬鍊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仲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陸一騏山西試官少卿蔣一騏戶部主事陳寶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利院請發治之  
先是錦州被圍請遣鎮之兵以援之惡兵某等因等  
借行糧而殺作看公物有強訓平民之耳而又照傷其  
軍法之不赦

太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奉

聖旨奴孽推歸扶憤圖報勢所必至據留枝順都邑等萬  
以作嚮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  
爭營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慮修築工艱奴  
騎冲穴便當審處緩急商定築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至  
寧城濬壕築土為外障以屯聚軍民保定等處不必調發  
援兵止調薊鎮以防山海揀山海銳卒以濟關外俱鑿鑿  
中窾轉盼秋高各口要害儲備火器繕甲兵嚴加厲練以圖  
戰守信地時刻難緩都着該部速與議覆行

兵部奏開外需人甚急奉

聖旨開外戰守需將才甚急而各營伍惟西兵得力說得  
是揚嘉謨既習西兵即着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  
江焜夏登仕官維賢鄭一京都着各帶親工作速赴邊用  
備緩急官維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臨御告典時

聖躬未霍然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錦州之戰生擒賊表五十九名刑部獄存賜力把  
飛肩吹漢呼聲個徹具便凌遲處決等俱斬首處  
決其病故歸仍行  
幾疑一併傳首各邊  
禮部奉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掄才寓招集之  
意但秋試甚遜士從登萊跋涉歸遠途遙試阻反孤士望  
姑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  
四名開外遼士就試寧前道委為妥便其原例納監暫將  
印結咨監考試還行文原籍查確方准實歷俱如該部所  
議行

太監劉應坤奏接師救師奉

聖旨錦寧之捷擣越穆靡克暢天威皆賴厥臣魏忠賢一  
腔忠誠萬全籌筭恩威迭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  
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念殊勛之難酬宜思禮  
之申錫着加恩三等廢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  
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采段六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監臣王體乾梁  
棟李承貞石元雅王朝輔郝隱儒李實涂文輔崔文升功  
叅密勿績茂儲胥着各加恩二等廢第任一人與做錦衣  
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  
裏鎮臣劉應坤鼓舞將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賊鋒于寧

同朝錄 卷之三十一

二天七月二

同朝錄 卷之三十五

三天七月三



遠有却敵之効，抑亦深寒虜胆。于錦州有解圍之功，着加恩三等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裏李明道、劉忠陶、文楊朝杜，助矢心後急，殫力馳驅，着各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胡良輔、葛九思、張守成、李應江，聲實相資，特為叙資，着各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苗成、郭尚禮、金節、田奉、張大興，分猷邊塞，着各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二十兩。采段二表裏賈進朝、賈進忠、馮允升、董元儒、閻恩、印劉尚用、王愛、陳費、許光先、崔良用、劉希正、馬化龍、馬忠、孫正、實効力戰場，起事開解，着各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嘉謨等，浩氣枕戈，壯懷吞虜，楊宋孫方鶴、王崇德及王文元等，誥奸禁暴，并戰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照例優恤，以昭激勸。王之臣等，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監紀用、秦元臣，殫心制勝，奉聖旨錦州之捷，雪耻除克，十年僅見，朕心加悅，厥臣魏忠賢、賈源、精誠、補天、經濟、微桑、著、惟、惟、刻、刻、開、心、軍、實、邊

需接濟，源源奏手，助資十萬，身作長城，尤為崇功，堪藏門府。朕所洞鑒，宜有特恩，着該部照依寧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閣臣功在帷幄，朕自加恩，內鎮臣紀用、捍孤城，以却勁虜，振久弛，以挫方張，義胆忠肝，持危濟弱，此番却敵，厥功為最，着加恩三等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彩段四表裏內臣胡輔忠、竭力不避險難，接濟應邊，深副特遣，着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孫茂林、武得、開關問道，共濟軍實，着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楊德玉、黃友德、孫玉守，能護城戰能斬馘，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孟吉祥、吳秉臣、楊高進、朝鄭良輔、宋永福、劉成、楊承芳、武進、高起、潘傳貴、周之禎、馮應斗、陳朝孔、適王進、履險為鋒，均着磨第任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王之臣、郭允厚、黃運泰、薛鳳翔、聞鳴、太、袁崇煥、劉詔、中外同心，安攘懋績，越率教，左輔朱梅，志切同仇，功著急難，科道劄司及戰守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與照例優卹，以昭



激勸該部知道

宜犬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奉

聖旨方鎮重地軍馬糧料缺至四五月防禦何資已有旨

速催民運如何違玩不遵其山西河南見征銀二十九萬

餘兩并所欠本色着勒限解發有仍前延挨的叅來重究

仍於京運新欠銀先奏處十數萬星馳至鎮以濟燃眉該

部知道

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饑軍將何濟用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奇

剛毅徐信金 卷三十五

六 天七月六

功雪耻除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葵

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第任一人特封為安平伯世

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

段羊酒新鈔賜勅獎勵以光賁大典風勵忠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

詞臣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驥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

虞廷陞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削奪

俱以門戶削除

而善類空矣

巡按許其孝請建瞻恩祠於淮揚

大將左輔卒

守錦州

塔山

快火器

領東營

振部上言軍中之當籌尚多而目下之吃緊有四。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頃內鎮與督臣之疏皆論守錦而兩可其辭。臣愚以為當斷在必守。夫全遼疆上則於必復。咫尺錦州豈可異議。況向以修築未完之日尚能據以挫賊。今乘此戰守已勝之餘何難憑以自固。且尤帥乞為信地增兵奉有

明旨宜一意修葺城垣整頓兵馬料理芻糧為有進無退之計可也。一曰塔山不可不城也。錦州既在必守而聯絡於錦寧之間者惟塔山是恃。即無城猶當增置。況有城何難修葺。第恐轉眼秋高時日迫而工程大故顧慮不決耳。

剛毅徐信金 卷三十五

七 天七月七

臣以為城欲堅不欲大。止就舊垣補葺。本山之石與附近殘堡民房之磚運而砌之亦其易也。一曰火器不可不練也。與奴爭于鼓歲之內我之騎射不如奴。若擊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騎射無所施其力矣。我之火器未嘗不精。火藥未嘗不多。要必使件件各盡其用。人人俱擅其能。則一器可以斃數奴。一人可以發數器。即用寡敵眾當無不勝。況我之兵且倍於奴。無笑哉。一曰軍營不可不備也。夫均此火器也。用以城守則有餘。用以進戰則不足。若無他營壘不堅無所據以展其技。豈可以堅我營壘拒奴神突者。莫如車。而諸將支吾若視為緩圖者。未能窮其製

遼東失一  
以城可懼



途

耳前臣等在文華門見發去關外之車以古制而妙新裁  
即拒守而為搏戰其法盡善關外宜倣而多備之俾諸營  
皆以車為主克以步卒足以盡火器之長中藏馬兵可以  
妙出奇之計進憑以攻止據以守則有勝無敗之勢常在  
我以至若某處應兵若干某處應馬若干芻糧應用若干  
器甲藥料應若干是在督師與內外鎮臣熟計定額各部  
竭力預辦而速應之非臣部所敢遙揣而度越俎而談也

建昌路通

禮部申明表貢 大典事宜奉

聖旨遠藩支庶歸併惠藩表箋封婚等項悉歸類進奉祀

六廟祭掃湘陵一節照舊仍屬遠藩以明支庶而妥幽冥

着如議行

八月

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靈效頌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啓工至七年八月初二工完  
共川通工價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九十九兩零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敬效愚忠疏曰勝亦兵之常謀居

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

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幾

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訓須先儘內地海瀕之暫卸

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

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連屯頭畜預宜以收缺

堅壁清野以上田客是為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

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畜銳以固其防

勿輕嘗以入其穀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

是為今時第二義游者非酣鬪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

至秋深則馬肥於草實弓效於風高海處不便運艘難于

轉輸秋月信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

輜重可以歸水胡騎運能飛渡島師難旋守制之身京土

秋防

第一義

第二義

公經略關  
門中  
有成其矣  
故所奏者  
者得成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五

天七年八月



本春

易。曩。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皸。瘃。彼。向。陽。而。就。寒。我。向。陰。而。就。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倘。道。津。門。之。水。岸。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萃。新。募。之。遠。人。能。慣。涉。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點。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永。懷。好。音。而。後。可。固。藩。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

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煩。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早。辦。軍。需。火。器。備。臨。期。之。緊。用。預。筭。其。所。難。

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為。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于。曲。突。徒。薪。之。慮。此。在。心。膂。重。臣。又。有。成。美。而。臣。等。深。心。惕。息。輒。敢。佐。一。籌。若。夫。戰。勝。而。俱。好。謀。而。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廷。自。饒。為。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秩。少。師。

無。端。逆。孽。屢。僭。宮。商。德。薄。位。高。忽。焉。傾。滅。理。勢。然。也。特。彼。身。在。局。中。而。不。悟。耳。

簡。討。楊。世。芳。冠。帶。閑。住。帙。游。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

奉。表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為。東。安。侯。世。襲。  
既。以。勳。工。封。之。何。云。東。安。顧。名。思。義。其。何。以。處。

叙。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督。理。諸。臣。原。宜。優。叙。以。酬。其。勞。然。而。非。借。則。濫。恐。有。品。骨。之。人。所。不。願。與。寺。婦。同。功。也。

戶。部。奏。議。邊。餉。重。務。宜。有。專。官。奉。聖。旨。邊。餉。重。務。照。倉。場。錢。法。例。宜。設。專。官。說。得。是。着。將。該。部。左。侍。郎。加。督。理。邊。餉。字。樣。專。重。其。事。合。舉。堪。任。的。來。看。主。專。理。邊。餉。司。官。選。精。敏。的。加。銜。用。其。堂。司。官。應。鑄。關。防。俱。如。議。行。卿。掌。邦。計。邊。腹。財。賦。咸。所。提。衡。還。宜。兼。總。其。成。以。裕。邊。儲。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禮。祿。清。癯。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益。勤。兢。業。倍。加。節。宣。近。朕。冲。齡。嗣。服。倚。毗。周。旋。更。着。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真。可。嘉。尚。茲。殿。工。捷。音。兩。次。叙。賚。正。隆。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廕。第。男。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

禮。科。李。覺。斯。上。言。奴。賊。一。見。挫。于。寧。錦。而。東。江。又。已。大。創。矣。在。奴。寇。伎。倆。已。盡。而。我。之。胆。氣。倍。張。乘。此。長。驅。勢。且。破。竹。職。愚。以。為。今。之。計。惟。合。率。錦。之。兵。與。東。江。之。眾。各。分。為。







先皇聖體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信王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慰禮請速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

又接出

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愛國至意願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見卿等為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又接出

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違勉從所請

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繼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

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姿憲古勵精宵旰銳慮安攘海宇

快覩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視庶方啓鴻圖

忽賔

龍馭爰膺

顧命及於眇躬相聞兪凡之言凜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羣

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堅拒弗獲乃仰遵

遺詔於八月二十四日祇告

天地即

皇帝位以明年為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統承鴻業

親功

宗德惟祗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來宜於通變毗爾中外

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念茂新猷所有

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光廟貞靖賢妃老嫗孀當尊謚



皇后并耕塋事宜等速擬勅諭來看

又揭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

加恩文武軍民人等

賞賚守邊官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起九月二十一日除服

禮部奉

聖旨朕哀思方切豈遽忍離喪次其以九月初六日視朝

卷三十五

十七

禮部具儀來看

聖諱檢字用簡

聖明御極善政聿新萬年有道之長左右史

許注之草莽臣未敢以聯頌也